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Chinese

2009

《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關係之研究

Wing Kin LEE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etd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李詠健 (2009)。《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關係之研究 (碩士論文, 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chi_etd.14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關係之研究

李詠健

哲學碩士

嶺南大學

二零零九

《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關係之研究

李詠健

此論文爲中文哲學碩士學位課程之部分要求

嶺南大學

二零零九

論文提要

《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關係之研究

李詠健

哲學碩士

籀文，一般認為出自童蒙識字課本《史籀篇》，故其文字稱為「籀」。然《史籀篇》早亡，迄今能確證為籀文者，僅餘東漢許慎（68—148）《說文解字》（下稱《說文》）所錄的 227 形籀文。

過往，學者對《史籀篇》的作者及成書年代多有研究，但看法並不一致。傳統觀點根據東漢班固（32—92）和許慎的說法，以《史籀篇》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然而近代王國維（1877—1927）提出新說，他認為史籀並非人名，懷疑《史籀篇》並非作於西周，而是「春秋戰國之間」秦人所作，並進而提出「所謂秦文，即籀文也」的觀點，以籀文為戰國時秦國通行之文字。此後，學者對此說多有評述，但至今未有定論。本文旨在結合商、周的甲骨金文和戰國古文字材料，與《說文》籀文作比較分析，重新審視班、許舊說與王國維說，以確定籀文的時代，並以此為基礎，進而考察《說文》籀文與殷商、西周、春秋、戰國文字所存在的關係。

通過《說文》籀文與古文字材料的逐字系聯和對比，本文發現籀文與西周金文的相合程度最高，二者應為同時期的文字。換言之，傳統以《史籀篇》為西周宣王時作的觀點並不容輕易推翻，王國維把《史籀篇》成書時代推遲的說法似乎未能成立。此外，針對籀文的流傳範圍，本文系聯了籀文與戰國各系古文字材料，發現籀文在春秋戰國時期固然行用於秦國，但東土六國使用籀文的情況亦甚普遍，故此，王氏的「秦用籀文」之說並不符合出土古文字材料所反映的實際情況。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論文為原創性之研究成果，所有已發表或未發表著作之引用，均已適當註明出處。

李詠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一、研究範圍·····	1
二、研究動機·····	7
三、研究方法·····	10
四、研究回顧·····	10
第二章：關於《說文》籀文的訛形 ·····	29
一、訛形的成因·····	29
二、《說文》籀文訛形分析·····	30
三、《說文》籀文偏旁中的訛形·····	45
四、小結·····	50
第三章：《說文》籀文與殷商文字 ·····	51
一、《說文》籀文與商代文字的系聯統計·····	51
二、《說文》籀文與商代文字的關係·····	54
三、小結·····	58
第四章：《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 ·····	60
一、《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的系聯統計·····	60
二、典型字例的分析——只與西周金文相同的籀文·····	62
三、《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系聯統計中的疑點 ·····	76
四、《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的偏旁共通點 ·····	84
五、有關籀文與春秋以後文字相同的現象·····	89
六、《說文》籀文的字體特點·····	92
七、《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	100
八、小結·····	106

第五章：《說文》籀文與東周文字	107
一、近代研究述評	107
二、前賢研究的檢討	125
上篇：《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	127
一、研究《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關係的重要性	127
二、《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的系聯統計	130
三、典型例子分析——僅見於春秋文字的籀文	132
四、春秋時期《說文》籀文的發展情況	137
五、前人對《史籀篇》流傳範圍的看法商榷	148
六、《說文》籀文與春秋各系文字的關係分析	150
七、小結	186
下篇：《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	188
一、《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字形的系聯統計	188
二、戰國時期《說文》籀文的發展情況	202
三、《說文》籀文與戰國各系文字的關係分析	207
四、《說文》籀文與秦小篆的關係	230
五、小結	240
第六章：結論	242
附錄	246
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各期古文字系聯統計表	246
附錄二：《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字形異同表（實際字形）	272
附錄三：《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字形異同表（實際字形）	278
附錄四：殷商至戰國時期《說文》籀文構形樣式分類資料庫	283
參考書目	719

謝辭

本論文承蒙許師子濱博士悉心指導，得以完成，謹此衷心致謝。

學生：李詠健

日期：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

第一章：緒論

一、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為許慎（68-148）《說文解字》¹中之 227 個籀文（包括「箕」和「牆」字 2 形重文）。本文將會廣泛結合出土古文字材料（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等）與《說文》籀文作對照研究，為《說文》227 形籀文分別建構出一個構形演變式樣，以考察籀文與其他古文字構形的相同之處。同時，以此為基礎，對籀文與殷商、西周、東周（包括春秋和戰國）各期古文字的關係等作詳細分析。

本文以時代為經，集中探討籀文與各時代古文字的關係，取材範圍上起殷商時代的甲骨金文，下至秦統一前戰國文字材料（當中也包括小部分秦王朝的古文字材料）。不過，這裏必須指出，古文字材料除了傳世的器物 and 近世出土的材料之外，尚有一些傳鈔古文，《說文》古文即屬此類。《說文》古文，經近代學者的考證，基本上公認為戰國時期的東方六國文字²，可歸入戰國東土文字的範疇，因此，本文未有將《說文》「古文」獨立起來，與籀文作比較分析，而將之視為戰國東土文字的一部分³。這是在進入論述前必須說明的地方。

以上界定了本文的研究範圍，現在我們再就《說文》籀文的來源及其字數作一簡介。

¹ 本研究將依據大徐本（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 1 版〕）。

² 《說文》古文主要源於孔子壁中書。何琳儀指出，壁中書屬齊魯系竹簡（或以為屬楚系竹簡），是以戰國流行的六國古文書寫的典籍。如此則《說文》古文當屬戰國時的東土文字。何說詳參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頁 45。

³ 詳見本文第五章下篇「《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中「《說文》籀文與戰國各系文字關係分析」部分。

(1)《說文》籀文的來源

《說文》重文中有「籀文」一類，許慎無注明出處，但一般認為出於童蒙識字課本《史籀篇》，故其字體稱為「籀」。但《史籀篇》已亡，現今資料未能確證《說文》籀文出自《史籀篇》。如馬敘倫（1884—1970）便說：「特《史籀》十五篇今無可徵，許之所錄為《史籀篇》文以否，亦不可得證。」⁴高明（1909—）亦謂：「『籀文』是否來自《史籀》，也無從斷定。」⁵不過，《漢書·藝文志》（下稱《漢志》）載「史籀十五篇」，班固（32—92）自注曰：「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⁶〈藝文志·小學類後敘〉又說：「《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⁷許慎《說文解字·敘》（下稱《說文·敘》）亦言：「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⁸啓功（1912—2005）由此分析說：

從以上的材料中得知名為《史籀》的十五篇書，即是名為大篆的十五篇書。那麼大篆這種字體名，即是《史籀篇》中的字樣，應無異議。《說文·敘》中提到本書體例時說：「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可知《說文》重文中標明籀文的二百二十五個字，即是《史籀篇》中的字。⁹

就啓功的分析來看，籀文出於《史籀篇》，這點似無可疑之處，故現代學者亦多認為籀文出自《史籀篇》，如王國維（1877—1927）¹⁰、蔣善國（1898—？）¹¹、容庚（1894—1983）¹²、高亨（1900—1986）¹³、何琳儀（1943—2007）¹⁴等。本文從王、蔣等人的說法。

⁴ 馬敘倫：《說文解字研究法》（香港：太平書局，1970），頁 21。

⁵ 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頁 5。

⁶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香港：中華書局，1970），頁 1719。

⁷ 同上書，頁 1721。

⁸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 1 版），頁 314。

⁹ 啓功：《古代字體論稿》（香港：邵華文化服務社，出版年份不詳），頁 11。

¹⁰ 參見王國維：〈史籀篇敘錄〉，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第 2 版），頁 2056。

¹¹ 參見蔣善國：《漢字形體學》（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頁 118。

¹² 參見容庚：《中國文字學形篇》（台北：廣文書局，1963），頁 39。

¹³ 參見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濟南：齊魯書社，1981），頁 38。

¹⁴ 參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頁 34。

籀文既出自《史籀篇》，如據班固《漢志》及許慎《說文·敘》的說法，《史籀篇》乃周宣王（前 827—前 782 在位）時太史所作。唐玄度對《史籀篇》的流傳情況有詳盡論述。其《十體書》云：

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晉世此篇廢，今略傳字體而已。¹⁵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亦說：

《史籀》十五篇，古之遺書，戰國之前，未見稱述，爰逮秦世，李、趙、胡毋本之以作〈蒼頡〉諸篇。劉向校書，始著於錄。建武之世，亡其六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許慎纂《說文》，復據所存九篇，存其異文，所謂籀文是也。¹⁶

《史籀篇》於西周晚期一直流傳至戰國，到秦朝建立，也倖免於秦焚書之禍。李斯（？—前 208）、趙高（？—前 207）、胡毋敬（？—？）等人更本其書分別編成《倉頡》、《爰歷》、《博學》三篇¹⁷。然而，歷王莽之亂，《史籀篇》傳至東漢建武（公元 25—56 年）時僅餘九篇¹⁸。章帝（公元 76—88 年）時，王育為它作解說，能通解者亦不過十之七八，是知漢人已不能盡明書中文字。

由此可見，許慎編寫《說文》時，看到的《史籀篇》已經殘缺，再扣除漢人不能通解的「十之二三」，《說文》所載的籀文資料其實並不完整。

¹⁵ 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324 引。

¹⁶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056。

¹⁷ 《說文·敘》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¹⁸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自注曰：「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許慎僅得見《史籀》十五篇中的九篇。

(2)《說文》籀文的字數

關於籀文的字數，各家的看法不盡相同。近人潘玉坤（1961—）〈籀文字數考索〉和王平（1958—）《說文重文研究》等著作曾就各家研究作過陳述¹⁹，此處再作補充介紹。綜合言之，就《說文》所存籀文，清代已有學者作過整理研究。馬國翰（1794—1857）《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篇小學類》中曾著錄《史籀篇》一卷，該書採《說文》所錄重文籀文 219 字，並把《玉篇》所引而為《說文》所遺 13 字籀文計算在內，共得 232 字²⁰。葉德輝《說文籀文考證》輯大徐本《說文》所引籀文 210 字，其從子葉啓勛補遺 4 字，共 214 字²¹。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抽取《說文》重文中之籀文，合《說文》所引《史篇》²²奭、匋、姚、易四字²³，共得 223 字，重文 2 字（「箕」和「牆」字各有二形重文籀文）。至於《說文》艸部末「芥」字以前有「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从艸」一行字，王氏以為此 53 字非取自《史籀篇》，未有著錄。²⁴潘玉坤〈籀文字數考索〉對馬、

¹⁹ 王平：《〈說文〉重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43。

²⁰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小學類》（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頁 437-445。

²¹ 詳參王逸明主編：《葉德輝集》，第二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 382-421。

²² 對《說文》所引《史篇》，黃侃《說文略說》曰：「案此稱《史篇》，然楊子雲曰，《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是《倉頡》亦稱《史篇》。此《史篇》未必即《史籀》。」（見《說文略說》，《制言半月刊》，第 15 期〔1936 年〕，頁 32）王國維則以《史篇》為《史籀篇》，本文沿用王氏說法。

²³ 《說文》於「奭」下云：「《史篇》名醜，此燕召公名。」「匋」下云：「《史篇》讀與缶同。」「姚」下云：「《史篇》以為姚，易也。」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曰：「其書謂之《史篇》，即《史籀篇》之略稱。《說文》於頤、缶、女三部三引《史篇》，蓋存其字謂之籀文，舉其書謂之《史篇》，其實一也。」（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056。）

²⁴ 王國維在〈致羅振玉〉的信中說：「《說文》艸部末之五十三字，許云大篆从艸。初擬錄入《史篇疏識》中，今晨未起，思之忽悟其不然。許引《史篇》字皆云籀文，此獨云大篆者，明此五十三字不出於《史籀篇》，蓋採《漢志》所錄《八體六技》一書中字也。秦八體中有大篆，則《八體六技》中必有大篆無疑，雖當時已佚之《史籀》六篇中或有其字，然許君不敢謂之籀文从艸，蓋其慎也。觀此五十三字中蓬字下重籀文葦，可知草部所謂大篆之非《史篇》矣。此說前人未有及之者。」（王國維：《王國維全集·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58。）王說是也，此 53 字未必出於《史籀篇》。考「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从艸」一行字，小徐本無載，可能為後加。又《說文》通例，重文中出於《史籀篇》者必標明「籀文某」，此處卻言大篆，不言籀文，故未必是《史籀篇》中字。另一方面，《說文》所言「大篆」亦未必完全等同籀文，如唐蘭所言：「《史籀篇》只是用大篆寫的一本書，跟《倉頡篇》是用小篆寫的一本書，情形正同。《說文》所采籀文出於《史籀篇》，而徐鉉本艸部有大篆从艸的五十三字，這五十三字的中間就有一個『葦』字是籀文，可見籀文跟大篆，並不是完全相等的。」（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26。）嚴格來說，大篆的概念似較籀文要廣，徐寶貴說：「許書中所說的大篆，不包括許書中的六國古文。而《史籀篇》上的文字既在大篆之列，當是大篆的一種。《許序》所說的秦書八體中的大篆的範圍是要大於《史籀篇》的，所收的文字不會早於《史籀篇》，但也不會太晚，應該是距離《史籀篇》很近的文字。」（徐寶貴：〈石鼓文的學及藝術價值〉，

葉、王三家的說法作了考定，認為籀文字數應是 224 字，內含重文 2 字，與王國維計算的數字相比，剔除了兩個，增加了一個。²⁵不過，筆者仿王氏的做法，並參酌各家的考定結果，就今本《說文》²⁶所錄籀文再作統計，共得 225 字²⁷，重文 2 字，較王氏又多了「涉」、「流」二字²⁸。因此，合箕、牆二形重文籀文，《說文》籀文的字數，實際上應為 227 字。

《說文》籀文出於《史籀篇》，但今本《說文》所錄籀文僅 227 字，《史籀篇》作為一部「教學童書」，不可能只有二百多字。關於這個問題，段玉裁（1735-1815）注《說文·敍》時已有論及。《說文·敍》謂李斯等作《倉頡》三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段氏注云：

或之云者，不盡省改也，不改者多。則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

載《故宮學術季刊》，2007 年 4 月，頁 8。）由此可見，這裏標明大篆的 53 字，未必出於《史籀篇》。

²⁵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了𠩺和易字為籀文，潘氏剔除了這兩字，另外又從馬國翰和葉德輝的做法，加了「隘」字為籀文。本文把只把潘氏剔除的前兩字計算在內。潘說詳參潘著《籀文字數考索》，載《古籍研究》2002 年第 2 期，頁 81 及 123。

²⁶ 本文所據版本為同治十二年陳昌治校刊宋本《說文》（〔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 1 版〕），陳氏所據底本為孫星衍重刊宋本《說文》「大徐本」。對於個別大徐本失收的字形，則以小徐本（〔宋〕徐鉉：《說文解字繫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作參証。

²⁷ 在《說文》227 字籀文中，「人」、「爰」、「𠩺」（廼）、「鼎」等字的說解中均曾提及籀文，但未有別出重文籀文。據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敍》曰：「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見〔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 2 版〕，頁 758。）知該小篆形體與籀文相同。又盟、麗、𠩺等字先古籀後小篆，異於《說文》通例，屬變例。此外，大徐本失收「殺」和「婁」字的籀文，今據小徐本（〔宋〕徐鉉：《說文解字繫傳》，卷 6，頁 164 及卷 24，頁 688。）補。大徐本並以「𩺰」為「魴」字之或體，今亦從小徐本（〔宋〕徐鉉：《說文解字繫傳》，卷 5，頁 645。），以「𩺰」為籀文。另外，大徐本於「𣎵」字下亦未收重文籀文，今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 2 版〕，頁 317。）補。

²⁸ 「涉」、「流」二字《說文》未有別出籀文，正文分別作𣶒和𣶑等，其下別出篆文𣶒和𣶑。據該書「先古籀後小篆」的原則，知「𣶒」、「𣶑」二字兼古籀。葉德輝《〈說文〉籀文考證》亦以「𣶒」、「𣶑」二字為籀文。此外，《說文》有「次」字，條下別出籀文𣶒，从𣶒與𣶒、𣶑二字同，此亦二字為籀文之一證。另一方面，除了本文調查所得的 225 字外，在大徐本《說文》中標明為籀文的字尚有「𣶒」字，但該字見於《說文》新附一欄，屬後加，本寧缺無濫的原則，本文未將見於新附的字計算在內。

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省改者也。²⁹

按段說甚是。經李斯等人省改的文字，其小篆形體已異於《史籀篇》中的原形，《說文》將原形列爲重文籀文，反之不改的，其小篆仍與《史籀篇》中形體相同，自無須標明爲籀文。若由此推論，則《說文》中 227 字標明爲籀文的字，就是李斯等省改前的《史籀》原形，至於其他《史籀篇》中的文字，則已包含在餘下《說文》正篆當中。

不過，《說文》正篆共有 9353 字，加以《說文·敍》曾引漢《尉律》言：「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³⁰，我們又是否可據此以定《史籀篇》的字數？學者在這點上頗有歧見。桂馥（1736—1805）在《說文解字義證》中即據此定《史籀篇》有九千字。其書於《說文·敍》「諷籀書九千字」下注：「大篆十五篇，斷六百字爲一篇，共得九千字。」³¹孫星衍（1753—1818）在〈孫氏重刊宋本《說文》序〉亦云：「許叔重不妄作，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即史籀大篆九千字。」³²同樣認爲《史籀篇》有九千字。然而，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卻指出《說文·敍》所引「籀書」當訓讀書，非指籀文。³³王國維在〈史籀篇疏證〉也力闢其誤，王氏曰：

張懷瓘《書斷》謂籀文凡九千字，《說文》字數與此適合，先民謂即取此而釋之。近世孫星衍序所刊《說文》猶用其說，此蓋誤讀《說文·敍》也。《說文·敍》引漢尉律「諷籀書九千字」，諷籀即諷讀。《漢書·藝文志》所引無籀字可證。且《倉頡》三篇僅三千五百字，加以揚雄《訓纂》亦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應《史籀篇》反有九千字，此可斷定者二也。

王氏以《倉頡》三篇與楊雄《訓纂》相加不過 5340 字爲據，論定《史籀篇》不可能有九千字。其後學者於此說多有討論，如潘重規（1908—2005）認爲《倉

²⁹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版），頁758。

³⁰ 許慎《說文解字》，頁315。

³¹ 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315。

³²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

³³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版），頁757。

頡》三篇僅三千三百字，《史籀篇》的字數當與此相去不遠。³⁴蔣善國也認為籀文至多不過三千³⁵，潘玉坤與蔣氏觀點相若³⁶。蘇尙耀則認為籀文大概在二千至三千字之間³⁷。不過，由於《史籀篇》已亡，現今尚無足夠出土古文字材料為《說文》與《史籀篇》作對比研究³⁸，學者僅能就文獻記載加以推測，故籀文字數仍不可知，於此本文只能暫付闕如。

二、研究動機

自清代至今，學者對《說文》籀文（《史籀篇》）的研究漸多，但各家對《史籀篇》的字數、成書時代、流佈地域和字形特點等問題，或有不同見解³⁹，對此實有歸納整理的必要。另一方面，這些歧異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亦關涉到籀文與先秦各期古文字的關係，例如《史籀篇》成書年代的早晚便影響著籀文在不同時代文字中的地位。因此，梳理和歸納前人對籀文的研究，是本文必須處理的工作，這也是本文寫作的第一個目的。

³⁴ 潘重規《中國文字學》（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7），頁133。

³⁵ 蔣善國《漢字形體學》，頁116。

³⁶ 潘玉坤說：「《史籀篇》有十五篇之多；仿它而作年代稍晚的《三倉》有三千三百字；後來的啓蒙字書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家文》，例不過三千字，現代人掌握了三千八百個漢字，就能閱讀一般書刊內容的99.9%；國家語委和國家教委1988年發布的《現代漢語常用字表》收字3500個（其中常用字2500字，次常用字1000個）。根據這五點，我們推測，《史籀篇》的字數當在三千上下。」見〈籀文字數考索〉，載《古籍研究》2002年第2期，頁80。

³⁷ 蘇尙耀《中國文字學叢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頁69。

³⁸ 新出土江陵漢簡或可證明《史籀篇》有九千字。祝敏申在〈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一文曾引述李學勤的說法，李氏指出，據新出土江陵漢簡，知《史籀篇》有九千字。不過祝文並無引述李氏所持證據為何。因此本文未有採用李氏的說法。

³⁹ 如張懷瓘《書斷》謂籀文凡九千字，但王國維據《蒼頡》三篇和《訓纂篇》推算，認為《史籀篇》字數不可能有九千字，蔣善國則認為《史籀篇》字數約三千，今人李學勤、祝敏申則仍傾向九千字的說法。對籀文之年代，諸家亦有歧見。王國維主張其為戰國時秦之文字，《史籀篇》非西周書。近人証之以出土資料，認為是籀文是西周時代的文字。學者如容庚、唐蘭、陳夢家、裘錫圭、林尹、何琳儀、祝敏申、林素清等皆贊同此說法，惟王輝把籀文對比甲金文，認為《史籀篇》應為春秋戰國間之文字，潘玉坤亦有類似看法，他以春秋戰國文字對照籀文，認為是《史籀篇》是春秋戰國之際周王室史官編撰。趙平安則以《史籀篇》作於春秋早期。另一方面，清王筠謂「籀文好重疊」，王國維謂籀文「稍涉繁複」，今人何琳儀列舉古文例子，證明古文也有稍涉繁複例，論證繁複非獨籀文之特點。此外，對籀文之流佈地域，王國維謂「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主張戰國時古籀分用，金德建贊同其說。蔣善國則持不同意見，他雖認同古籀文皆戰國文字，但卻反對古籀分用的說法。何琳儀和祝敏申則曾對《說文》古、籀文與古文字材料比照，認為籀文並非只見於秦國文字；邱德修則認為古籀文並非本有二系，亦不贊成古籀文有東西二土之分。由此可見，歷代學者對籀文的見解頗有歧異。

其次，雖然過往對籀文的研究論著漸多，但就筆者所見，除單篇論文外，學術界仍未有全面探討籀文的專著。各種文字學著作，一般只在書中立一章節討論籀文，且多以討論《史籀篇》年代和流佈地域等為主，對籀文與商周古文字之間的關係，未有深入的討論。對《說文》籀文作專題研究的，本人僅見王國維〈史籀篇疏證〉、葉德輝（1864—1927）《〈說文〉籀文考證》、許鈺輝（1934—）《〈說文〉重文形體考》及《〈說文解字〉重文諧聲考》等數種著作而已。這些著作，大都以疏證字形為主，且除王文以外，餘書皆不著重探討籀文與殷周古文的關係。學位論文方面，以籀文為研究焦點的，有陳韻珊（？—？）〈小篆與籀文關係的研究〉⁴⁰、方怡哲（？—？）〈《說文》重文相關問題研究〉⁴¹、陳紹慈（？—？）〈甲、金、籀、篆四體文字變化的研究〉⁴²等數篇，但這些論文皆非純粹研究籀文，文中探討籀文的部分，只對其名義和源流等作局部研究，未有就籀文與西周金文、春秋金文及戰國文字的關係作全盤的分析。至於單篇論文方面，數量甚夥，要者如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⁴³、金德建（？—？）〈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⁴⁴、孫海波（1910—？）〈《說文》古文籀文考〉⁴⁵、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⁴⁶、江影紅（？—？）〈籀文時地重探〉⁴⁷、何清谷（1931—）〈《史籀篇》初探〉⁴⁸、陳楓（？—？）〈籀文時代新探〉⁴⁹、潘玉坤（1961—）〈《史籀篇》年代考〉⁵⁰、〈籀文形體淺論〉⁵¹、祝敏申（1950

⁴⁰ 國立台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2。

⁴¹ 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3。

⁴² 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4。

⁴³ 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第2版）。

⁴⁴ 孫海波〈《說文》古文籀文考〉，載《文哲月刊》1卷8期，頁58-78。

⁴⁵ 金德建：〈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收錄於《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台北：貫雅文化事有限公司，1992）

⁴⁶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1分冊，頁209-252。

⁴⁷ 江影紅：〈籀文時地重探〉，載《問學初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問學初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畢業論文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94，頁161-191）

⁴⁸ 何清谷：〈史籀篇初探〉，《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3月，第23卷第1期，頁89-95。

⁴⁹ 陳楓：〈籀文時代新探〉，載《人文雜誌》，1996年第3期，頁63-68。

一)〈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⁵²、王輝(1943—)〈《史籀篇》時代重探〉⁵³、趙衛〈《說文》籀文研究〉⁵⁴等。這些文章，多引用古文字佐證，或側重於討論籀文的時代，或集中探討其流佈範圍、結構特點等，但限於篇幅，難以做到精密周全。本文寫作的第二個目的，就是爲了填補這方面研究的不足。

另一方面，近世出土古文字材料漸多，但廣泛結合古文字材料來分析個別籀文的著作也不多見。就本人所見，許倬輝和金德建之著作均有參考甲金文材料，對籀文作個別考察。此外，單周堯(1947—)《〈說文釋例〉有關籀文、或體、俗體諸篇之研究》、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祝敏申《〈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以下簡稱《秦系文字研究》)亦多結合古文字資料來分析籀文。但單書未有參考戰國文字材料，也沒有爲《說文釋例》未引的《說文》籀文作分析。何書雖將籀文、古文、戰國時的六國文字和秦文字列舉對照，但對籀文與戰國文字的系聯界限不夠嚴格。祝書則把《說文》各種重文與古文字材料列表對照，但書中僅以統計所得之數據分析籀文的年代及其與各種古文字之關係，而未有細加考察各籀文的形體，其書亦未採用新近出土的戰國文字材料。至於陳書雖廣泛徵引戰國文字，但該書以研究秦文字爲主，未有多採用東土文字分析。因此，本文將廣泛利用

⁵⁰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頁82-85。

⁵¹ 潘玉坤：〈籀文形體淺論〉，載《殷都學刊》，2003，頁89-92。

⁵² 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頁256-267。

⁵³ 王輝：〈《史籀篇》時代重探〉，載《一粟集——王輝學術文存》(台北：藝文印書館，2002)，頁771-782。

⁵⁴ 趙衛：〈《說文》籀文研究〉，收錄於《文字學論叢》第1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頁47-100。趙文是近年對籀文研究得較全面的一篇論文。該文曾將籀文與甲骨文、西周、春秋、國文字和《說文》古文等作比勘，並就其結果作了分析。不過，針對籀文與春秋戰國文字的關係，文中只就籀文和春秋文字作了獨立分析，未有詳細闡明籀文與戰國文字存在的連繫。此外，該文所附的「《說文》籀文與其它古文字字形比較表」的取材範圍亦不夠廣闊。據趙文的說明，該表所採的古文字材料主要源自高明《古文字類編》和徐中舒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此二書因出版年份較早，尙未能吸納部分新出的古文字材料。由此可見，在籀文與古文字字形的比照和分析等層面上，仍有相當的研究空間。

商至戰國各期的古文字材料，包括新近出土的戰國竹簡，重新探討籀文與商至戰國各期古文字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本文寫作的最後一個目的。

三、研究方法

本文廣泛利用古文字材料，以統計和字形比較等方法作研究。具體方法是：對《說文》中標出籀文的二百餘正文，蒐集該字在商代至戰國的古文字字形，包括甲骨文、西周、春秋金文及近世出土的戰國文字材料，再與《說文》227 個籀文分別作對照比較。

得出資料後，按時代分類，同時代的字形，形體相同的歸入一式，不同的別立一式，以求得出《說文》227 個籀文的正篆在商、西周、春秋、戰國等時代的基本構形式樣。完成是項構形分析後，本文並會以該《說文》正文的構形分析比配籀文形體，把籀文與商代至戰國各期的文字系聯起來，按時代分類，統計能系聯和不能系聯的數量，再逐一考察這些能系聯的籀文形體，以梳理籀文與商代至戰國各期文字的關係。

關於籀文與商代至戰國文字的系聯結果，可參見本文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系聯統計表」的數據及字形資料。

四、研究回顧

清季以來，文字訓詁之學大盛，《說文》籀文的研究亦興於此時。《說文》四大家中，以王筠（1784—1854）對籀文著墨最多。王氏撰《說文釋例》（下稱《釋例》），書中卷五提出「籀文好重疊」的觀點，條下舉出不少構形繁複的例子佐證，如陸之籀文 、乃之籀文 、秦之籀文 、車之籀文 等。⁵⁵同時，王

⁵⁵ 王筠：《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119-121。

書也對某些籀文詳加分析，如囿之籀文 、震之籀文 、敗之籀文 等均屬其例。此外，《釋例》每卷後並附有補正，結合金文等古文字來補正籀文的形義和說解，爲以古文字證《說文》字形之始。

王筠以後，張行孚著《說文發疑》，書中「小篆多古籀文」部分，探討了古籀文與篆文形體混合和偏旁互作的現象⁵⁶，如「囿」，籀文作 ，篆文又有 字等，可視爲研究《說文》籀文與其他古文字關係的先聲。其後莊述祖作《〈說文〉古籀疏證》；孫詒讓（1848—1908）著《古籀拾遺》和《古籀餘論》等；日人高田忠周作《古籀篇》；吳大澂（1835—1902）著《說文古籀補》；丁佛言（1888—1930）著《說文古籀補補》；強運開（1867—1935）著《說文古籀三補》；徐文鏡著《古籀彙編》，多采錄金石甲骨等補苴《說文》籀文字形，但由於當時對古、籀文與其它古文字的關係和界限等理解仍不清晰，經常把籀文與甲、金文等相混。⁵⁷

至於真正將《說文》籀文和其它古文字的關係作爲焦點來探討的，則要數王國維的研究。王國維曾撰〈史籀篇敍錄〉、〈史籀篇疏證序〉、〈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數文⁵⁸，文中一反傳統「籀文出自周宣王」的說法，指出《史籀篇》乃「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傳於東方諸國」⁵⁹。王氏對籀文的新認識，激活了文字學界對籀文的研究，此後學者論籀文和古文字的

⁵⁶ 張行孚：《說文發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626-630。

⁵⁷ 蔣善國說：「高田忠周和丁佛言等以來，多采錄金石甲骨或其他古文來合籀文，範圍很廣，界限不嚴，把籀文跟古文，金、甲文等相混。在他們的書名裏已表示是混合古文和籀文的作品，我們怎能要求他們有嚴格的界限呢！」（蔣善國《漢字形體學》，頁 111。）啓功也說：「《史籀篇》既亡，《說文》一書又是屢經傳寫的，籀文的筆法風格也無從印證，只剩下這一部分與小篆組織構造不同的二百多字。所以古器物上的字即使原來是用《史籀篇》中字寫的，我們也無從確指。因此清代以來，雖有許多人作《說文古籀補》，但都籠統地說“古籀”，沒有人能夠明說某字是補的古、某字是補的籀，正是這個緣故。」（啓功《古代字體論稿》，頁 12-13。）

⁵⁸ 王國維：〈史籀篇敍錄〉，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053-2066；〈史籀篇疏證序〉，同上書第 1 冊〈觀堂集林〉卷五，頁 239-245；〈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同上書第 1 冊〈觀堂集林〉卷七，頁 293-295。

⁵⁹ 王國維：〈史籀篇敍錄〉，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061。

關係時，多圍繞王氏的說法作評論，相關研究至今不絕。

本文的研究課題為《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的關係。鑑於前人對這個題目仍未有全面的研究，學者探討這個問題時，多傾向從《說文》籀文的年代及其流傳範圍兩方面來展開論述，因此，本節回顧也專由這兩方面分述歷來的研究。以下先從《說文》籀文的所屬年代出發，就傳統文獻和王國維的不同見解作一概述。

（1）《說文》籀文的年代

1. 班固《漢書》和許慎《說文·敘》的說法

籀文出於《史籀篇》，要分析《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的關係，必先清晰《史籀篇》所屬的時代，故前人論籀文，多從《史籀篇》的成書年代入手。《史籀》之名，最早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下稱《漢志》）。《漢書·藝文志》載「《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曰：

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⁶⁰

東漢許慎撰《說文·敘》亦謂：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⁶¹

同樣以《史籀篇》為周宣王（前 827—前 782 在位）時之文字，並進一步認為「籀」是太史的名字。班、許二人均以《史籀篇》作於周宣王時，似有一定根據。後代學者莫不從其說，如衛恆（？—？）《四體書勢》云：「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⁶²；魏收（506—572）《魏書·江式傳》曰：「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⁶³；張懷瓘（？—？）《書斷》亦曰：「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

⁶⁰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719。

⁶¹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 1 版），頁 314。

⁶² 衛恆：《四體書勢》（香港：漢達古文獻資料庫中心，1996）。

⁶³ 魏收：《魏書》，卷 6（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1961。

⁶⁴皆以《史籀》大篆為周宣王時「太史史籀」所作，為西周時之文字。

2. 王國維的說法

不過，自清代以來，籀文出自宣王的說法卻開始受到質疑。清末吳大澂（1835-1902）和陳介祺（1813-1884）為《說文古籀補》作序時，從籀文的字形著眼，指出籀文裏有一些時代較晚的文字，與西周金文並不相類⁶⁵。後王國維（1877-1927）撰〈史籀篇敘錄〉及〈史籀篇疏證序〉，更提出新說，他認為《史籀篇》乃因篇首作「大史籀書」而得名，史籀並非人名，「籀」訓讀，有抽讀之義。其說曰：

……自班志著錄以史籀為周宣王大史，許書从之，二千年來世無異論，顧獨有疑者。《說文》云：「籀，讀也。」又云：「讀，籀書也。」古籀讀二字同聲同義，又古者讀書皆史事。……籀書為史之專職，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云「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句中史籀二字以名其篇（註：古字書皆以首二字名篇，存者有《急就篇》可證。推之《蒼頡篇》，首句當云「倉頡作書」。《爰歷》、《博學》諸篇，當無不然。觀《詩》、《書》及周秦諸子，大抵以首二字名篇，此古代名書之通例也。）大史籀書猶言大史讀書，漢人不審，乃以史籀為著此書之人，其官為大史，其生當宣王之世，是亦不足怪。李斯作《倉頡篇》，其時去漢甚近，學士大夫猶能言之。然俗儒猶以為古帝之所作，以《倉頡篇》為倉頡所作，無惑乎以《史籀篇》為史籀所作矣。不知大史籀書乃周世之成語，以首句名篇又古書之通例。而猥云，有大史名籀者作此書，此可疑者一也。⁶⁶

王國維從古書以首句名篇，推論《史籀篇》首句當即「大史籀書」。王氏基於史籀非人名的假設，又進而懷疑《史籀篇》的所屬時代。其說曰：

⁶⁴ 張懷瓘：《書斷》（中國：迪志文化公司，2001，頁6）。

⁶⁵ 吳說見吳撰〈說文古籀補序〉，頁2-3；陳說見陳撰〈說文古籀補序〉，頁1，二者均載（清）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⁶⁶ 王國維：〈史籀篇敘錄〉，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5冊，頁2058-2059。

……史籀之為人名既可疑，則其時代亦愈可疑。《史篇》文字，就其見於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也。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啓秦刻石，與篆文極近……則《史篇》之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傳於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⁶⁷

王氏從籀文的結構特點出發，論定《史籀篇》為春秋戰國之間秦人所作字書。其後，在〈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中，他進一步提出「所謂秦文，即籀文也」，「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⁶⁸的觀點，以籀文為戰國時秦之文字。

以籀文為戰國文字的說法，始自王國維，其後不少學者也主張籀文為晚出之文字。不過，主張從漢人舊說者亦眾。有關近人對籀文年代的看法，林素清在〈《說文》古籀文重探〉一文裏曾詳加梳理，並作了客觀的評述。⁶⁹但林文發表於 1987 年，其後學術界對籀文時代的問題仍續有研究，並提出了不少新見。本節結合近年學者的研究，重新梳理了各家的說法。以下舉其要者，略作評述。

3. 近代學者研究述評

3.1 主張籀文為西周文字者

王國維懷疑《史籀篇》並非作於西周，乃基於其「史籀」非人名之推論。因此，支持班、許舊說的學者，多就「史籀」是否真有其人作論證，以駁斥王說。如林尹（1909—1983）在《文字學概說》便指出史籀當有其人，「籀」為人

⁶⁷ 王國維：〈史籀篇敘錄〉，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060-2061。

⁶⁸ 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1 冊，頁 293-294。

⁶⁹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8 本 1 分冊，頁 234-241。

名。書中林氏先駁斥王說，認為王氏僅以《史籀篇》在「戰國以前，未見稱述」來證明《史籀》非宣王時作，理據不足⁷⁰，接著又說：

王氏從而引《說文》對「籀」、「讀」二字的解釋，認為籀是動詞，而非名詞；其實《說文》為許慎所作，許慎對此豈有不知的道理？許慎既知籀本義為動詞，而敍以大史籀之籀為人名，自然有他的理由和根據。⁷¹

林氏既重申「籀」為人名，又從邏輯上推翻王氏所說「史籀」之得名由來。考王氏認為《史籀》之得名，並非由於它是太史籀所作，而是其書首句有「大史籀書」之故。對此，林氏則反駁謂：「果如王說，《史籀篇》應該用此句一二字叫『大史篇』，不應取二三字叫『史籀篇』」。是林氏仍然傾向漢人舊說。

林尹雖強調「史籀」為人名，但欠缺實質證據證明其說法，說服力略嫌不足。在這點上，高亨（1900—1986）的論述則較林氏有力。他在《文字形義學概論》中曾指出，班固、許慎並以籀為周宣王太史，當有所本，並非憑空臆斷。他說：

班固、許慎並以籀為周宣王太史，其言章明的確，當非憑空臆撰。竊疑班、許之言即本於《史籀篇》。古人作書，有將其名與其官編入書內者。《詩·崧高》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烝民》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此二篇周宣王時作。《巷伯》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訕。」此二篇周幽王時作。可見宣幽之世，確有此風。《史籀篇》本亦成文之字書，史籀撰此，蓋曾將其名、其官編入文內，如「寺人孟子，作為此詩」之例。故後人將其書曰《史籀篇》，班、許因曰太史籀所作也。一書之年代，往往由其文意可以推斷，字書亦有此例……以此推之，《史籀篇》為周宣王時所作，或其文明白言之，

⁷⁰ 林尹：《文字學概說》（台北：正中書局，1971），頁212。王國維在《史籀篇攷錄》中曾說：「《史籀》十五篇，古之遺書，戰國以前，未見稱述。」故林氏有是言。

⁷¹ 林尹：《文字學概說》，頁212。

或由其文意可以推斷，故班、許均以籀為周宣王太史也。⁷²

高氏既以史籀為人名，然周宣王有太史名籀，史傳無載，高氏遂以聚、籀古通用為證，論定太史籀就是幽王的內史聚子，亦即《漢書·古今人表》的內史聚子。太史籀在宣、幽兩朝做官，由太史轉為內史⁷³。

不過，《史籀篇》中錄有作者官名人名之說，亦僅屬推想，並無真憑實據。因此，林素清在〈《說文》古籀文重探〉中亦批駁高亨說：「以作者自言其官與名於內之例，來確定太史籀必為《史籀篇》之作者，其論證亦不夠堅強，和王國維必以『大史籀書』為篇文首句一樣不足為據。」⁷⁴林氏的批評相當中肯。

高亨的說法雖存在漏洞，但他認為班、許皆以籀為宣王太史，當非憑空捏造這一點，潘重規（1908—？）先生亦有相同看法。潘氏著有〈《史籀篇》非周宣王大史所作辯〉，文中廣引《漢志》的著錄情況，力證劉向歆父子及班固治學態度謹嚴，絕無可能捏造一不見載籍之「史籀」之名，並以此大力駁斥王國維「史籀非人名，非宣王時之史官」的觀點。文中說：

……王氏有見於「古者讀書皆史事」，又以「古籀讀二字同音同義」，遂假定《史籀篇》之首句為「大史籀書」，此云王氏個人之臆想，並非客觀之事實。……即姑如王氏之言，以「大史籀書」為《史籀篇》之首句，亦斷難指為漢人誤認作者之確證。蓋王氏所謂漢人，即校讎著錄之劉班諸氏，……夫向歆班固，皆漢代通儒，莫不殫治見聞，而又當富於實事求是之精神，……今案《漢志》著錄諸家著作，凡標明作者姓名時代者，皆確有所本，決非憑空嚮壁虛造。故《漢志》所錄羣書，凡闕作者之名者，則闕疑而不敢貿言，……大凡著作底本，必有作者姓名題識，故編

⁷² 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濟南：齊魯書社，1981），頁 39-40。

⁷³ 參見〈《史籀篇》作者考〉，原文載《文哲月刊》，1936 年第 4 期。該論述亦見於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頁 38-41。

⁷⁴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8 本 1 分冊，頁 232。

藝文目錄者得據之而標明作者為誰某，篇數為若干也，其注明「不知作者」、「不知何世」之著作，必底本脫落作者姓名及題識者也。由此觀之，假令《史籀》十五篇，其底本無作者姓名題識，而是篇首縱如王氏所云之「大史籀書」，向歆諸人亦斷無憑此單文，即臆斷為大史籀所作之書，而又憑空捏造大史籀書大史籀為周宣王大史。……況史籀一名，於古書未見徵引……若劉向諸人，校書天祿，竟橫指一不見載籍之人名，為周宣王大史，其荒謬無稽，不更甚於漢世之俗儒鄙夫耶？此王氏之說之萬萬不通者也。⁷⁵

以《漢志》著錄作旁證，斷言劉、班、許諸人不可能憑空造出「史籀」之名，大體上是合理的。但問題在於《史籀篇》已亡，「史籀」是否人名，及其究竟是否作為人名記於篇中，在沒有進一步的文獻證據前，我們依然無法確定。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博物館所藏趯鼎似乎為班、許「史籀為周宣王太史」的說法提供了佐證。1982年，陳佩芬（?—）〈繁卣、趯鼎及梁其鐘銘文詮釋〉⁷⁶公佈了趯鼎資料，銘文云：

隹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王在周康邵宮，各于大室，即位，宰訊右趯入門，立中廷，北鄉，史留受王命書……

可知西周確有史留其人。此鼎劉啓益初斷為厲王時器⁷⁷，周法高斷為宣王時⁷⁸，後劉氏也自我修定，改稱為宣王時器⁷⁹。銘文中「史留」，唐蘭（1901—1979）晚年認為即周宣王時之「太史籀」⁸⁰，「留」、「籀」通假。李學勤（1933—）也

⁷⁵ 潘重規〈史籀篇非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辨〉，收錄於潘著《中國文字學》，頁212-216。

⁷⁶ 陳佩芬：〈繁卣、趯鼎及梁其鐘銘文詮釋〉，《上海博物館集刊》第2期，1982，頁17-20。

⁷⁷ 參見劉啓益：〈伯寬父盃銘與厲王在位年數〉，載《文物》，1979年第11期，頁19。

⁷⁸ 周法高：〈論金文月相與西周王年〉，載《古文字學論集》（香港中文大學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983），頁344。

⁷⁹ 參見劉啓益：〈再談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與西周銅器斷代〉，載《古文字研究》第13輯，1986年，頁413-414。

⁸⁰ 參見劉啓益：〈伯寬父盃銘與厲王在位年數〉，載《文物》，1979年第11期，頁19。此為唐蘭晚年的說法，他早年仍主張籀文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字，詳見後述。

說：「大史籀確有其人，上海博物館所藏一件鼎銘文有史留，當即史籀」⁸¹。孔仲溫（1956—2000）亦謂：「這個史留應該就是『太史籀』……從這裏則更加可以落實相傳已久的『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的傳統說法了。」⁸²此後，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⁸³、何清谷〈《史籀篇》初探〉⁸⁴、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⁸⁵、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⁸⁶等著作皆援引此銘文資料以證明班、許舊說不誤，《史籀篇》當作於西周宣王時期。

趨鼎的銘文可以證明西周末確有「史留」其人，而「史留」即「史籀」，這點也言之成理。不過，筆者認為，若單就《漢書·藝文志》和《說文·敘》所記的「太史籀」的姓名和活動年代作考察，似未足以確定《史籀篇》的年代。晏士信在〈王國維《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申議〉一文中便說：

此類結合漢儒說與出土資料驗證比對之推斷，由於時代與任職情形之合理性當更具說服力道。然相對於未出土資料之浩瀚，吾人或直對此抱持幾分保留。⁸⁷

王輝在〈《史籀篇》時代重探〉中也曾對此提出質疑。他說：

我以為，「史留」即「史籀」，此點可以成立。問題在於：趨鼎的「史留」是否就作過《史籀篇》？這從鼎銘本身看不出來，先秦文字也無任何記載，班固、許慎都是據傳說推測，今人依然。這種推測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也僅是推測而已。這裏，我們也可以作另一種推測：《史籀篇》作者并非太史籀（亦即史留），其作者只是託名古人而已。這正像《倉頡篇》為

⁸¹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365。

⁸² 林慶勳、竺家寧、孔仲溫：《文字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5），頁 115。

⁸³ 《戰國文字通論》，頁 35。

⁸⁴ 〈《史籀篇》初探〉，載《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23 卷第 1 期，頁 90。

⁸⁵ 〈秦系文字構形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1。

⁸⁶ 《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 18-19。

⁸⁷ 晏士信：〈王國維《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申議〉，載《雲漢學刊》第 8 期（2001 年 6 月），頁 139。

李斯作，而非倉頡作。……同樣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考慮到這一點，我們不妨撇開史籀其人的時代不管，而僅根據《說文》保留的籀文本身來判斷《史籀篇》的成書年代。⁸⁸

潘玉坤（1961—）在〈史籀篇年代考〉也說：

《史籀篇》是否周宣王時所作，不能只根據當時是不是有史籀或史留來下斷語。在沒有更多其他材料來證明籀文年代的情況下，主要還得從籀文本身、從籀文與其他文字材料的比較中，去探求籀文的真正年代。⁸⁹

晏、王、潘諸氏之言揭示了高亨和潘重規等人說法的不足，籀文的所屬年代，不能單靠證明「史籀」爲人名來確定，應當據籀文的形體本身來判別。

若撇開史籀其人不管，根據籀文形體來推論其年代的，首開風氣的是王國維。王氏在〈史籀篇敘錄〉中曾謂籀文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啓秦刻石，與篆文極近」⁹⁰，因此遽定籀文爲戰國文字。王氏此說，頗引起一些爭論。其後裘錫圭（1935—）、何琳儀等人曾對籀文的字體作過分析，並就此說提出反對意見。同時，張政烺（1912—2005）也主張籀文應爲西周時代之文字。⁹¹

以上各家的論述，或從字體風格，或徵引出土古文字例證分析，以支持漢人舊說。除此之外，近世也有部分學者採用統計方式，爲籀文和出土古文字材料的字形作比照統計，從而考定籀文的年代。陳夢家（1911—1966）即是其一。陳氏在《文字學甲編》中稱曾比較籀文與甲文金文的字形，在 225 字籀文⁹²中，

⁸⁸ 王輝：〈《史籀篇》時代重探〉，見《一粟集——王輝學術文存》，頁 781。

⁸⁹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2 年第 2 期，頁 83。

⁹⁰ 王國維〈史籀篇敘錄〉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060。

⁹¹ 裘說見裘著《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48-51；何說見何著《戰國文字通論》，頁 34-40；張說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頁 538。

⁹² 陳氏的統計基礎是王國維〈史籀篇疏證〉中存錄的 225 字籀文，與本文統計的結果（227 字）略有不同。

三分之一見於甲文金文，各時代的比例如下：

籀文同於甲文和初期金文者	十分之三・五弱	35%
籀文同於西周金文者	十分之四・五弱	45%
籀文同於東周金文者	十分之二弱	20% ⁹³

其統計結果顯示，籀文與西周金文相同者最多，陳氏因此斷定「《史籀篇》的文字當在西周之晚期而早於東周，傳說上說它作於周宣王，大致不錯。」⁹⁴又說：「《史篇》文字應是西周文字，於宣王時編綴。」⁹⁵

陳氏以統計方法論證籀文的時代，其結果應是可信的。不過陳書並無列明其統計資料⁹⁶，我們無法知道他所據的是甚麼材料，以及他的系聯準則為何。另一方面，陳書成於 1939 年，但嗣後尚有不少古文字材料出土，為陳氏未及採用。

澳洲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祝敏申於 1988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說文解字》的古文字學成就〉則彌補了陳夢家統計的缺陷。祝氏在該文把《說文》中的重文與考古材料作比較，以文字結構為準則，統計兩者能對照的比例。當中「籀文」一類，祝氏據今本《說文》，共查得 213 形⁹⁷，並指出其中 69 形見於古文字材料，佔總數的 32.29%。該統計又列出此 69 字在商代至戰國的分佈情況，其比例如下：

商代晚期：21，佔 30.43%

⁹³ 有關陳氏的統計，詳參其《中國文字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 1 版），頁 152-153。

⁹⁴ 陳夢家：《中國文字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 1 版），頁 152。

⁹⁵ 同上書，頁 152-153。

⁹⁶ 陳氏在書中稱把其統計列為一表，載於附錄，但該書編者未見其表，故未有收錄。

⁹⁷ 祝氏對《說文》籀文字數的統計與本文不同，本文把《說文》中引《史篇》的字及大徐本失收，而見於小徐本的字均計算在內。

西周：40，佔 57.97%
春秋早期：5，佔 7.24%
春秋中期：16，佔 23.18%
春秋晚期：14，佔 20.28%
戰國早期：4，佔 5.79%
戰國中期：18，佔 26.08%
戰國晚期：10，佔 14.49%

其中西周比例最高，祝氏更強調「合商、西周兩期，69 字中已出現了 48 字，佔 69.56%，為三分之二以上。」⁹⁸因此，他作了以下結論：

從這一統計來看，我們認為籀文在西周晚期已形成規模，是沒有疑問的。籀文不僅見於西周晚期的典型作品虢季子白盤，還見於晚商甲骨文及西周其他銅器……這原是各種異體之一，宣王史籀作了一次文字規範整理工作，許慎稱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的「著」應當這樣理解。這種被史籀選擇為範本的字體便成了「正字」。《史籀篇》作用同秦《倉頡》三篇，它可以說是這一類字書的濫觴。當時有其他的異體字，所以許慎說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⁹⁹

祝氏廣泛採集商代甲骨、周代金文、戰國簡帛、璽印、石刻文字，以統計方式，按時代計算出能對照的比例，最後得出籀文為西周文字的結論，其論證確能令人信服。美中不足的是，祝文的統計雖然仔細，但文中只就其統計結果作一總論，未有就個別矛盾字例作分析。¹⁰⁰此外，祝氏在統計分類上有未盡完善的地方，例如文中把春秋戰國的材料分成早、中、晚三期，但對西周的材料卻只統合成一類，未有細分。再者，祝文成於 1988 年，但其後尚有相當數量的戰國竹

⁹⁸ 祝敏申：《〈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頁 118。

⁹⁹ 同上。

¹⁰⁰ 籀文中固然有某些字構形同於西周金文，而不見於戰國，如櫛、孳、子等字。然而，也有些籀文形體只見於春秋戰國，未見於西周，如折、兵、劍等字即是。祝氏未有就這些矛盾現象作解釋。

簡出土¹⁰¹，祝氏仍未就新出材料為該文作出修訂。

祝氏以後，江影紅〈籀文時地重探〉¹⁰²也曾嘗試考證籀文的時代。文中江氏主要運用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在比較和統計了籀文與西周金文的字形後，江氏有以下看法：

透過分析和統計，本文發覺在各種先秦文字中，以西周晚期的金文和籀文的關係最為密切。在並見於籀文和西周晚期金文的四十四字中，有三十四字的籀文與西周晚期金文的字形相同或相近（百分比為 77.27%）。而在西周晚期的金文中，又以周宣王時的金文與籀文最接近。在並見於籀文和周宣王時金文的二十七字中，有二十二字的籀文與此時金文的字形相同或相近（百分比達 81.48%）。¹⁰³

與祝敏申的研究相若，江氏同樣認為籀文是西周晚期的文字，因此她的結論是：「從籀文與周宣王時金文的關係最為密切，可知自漢以來，以籀文為西周宣王時文字的說法可信。」¹⁰⁴

江氏以後，陳楓〈籀文時代新探〉也考證過籀文的時代。陳楓曾將籀文比對甲骨文、金文、《汗簡》、侯馬盟書、中山王器、古璽文、貨幣文、古陶文及春秋、戰國的秦文字，得出的結果是「籀文與西周、春秋的金文關係最親近」¹⁰⁵，在有 90 多個西周、春秋金文中，有 40 多個與籀文相同或相近，因此，對籀文的時代，他作了以下結論：

籀文是在甲文、早期金文逐漸地變化中產生並形成了自己的特點，代替了甲文，而它自己也是在不斷調整變化中，被戰國文字取代了。所以，與其把籀文看作某一王某一公時期的文字，不如把它看作某一歷史時期

¹⁰¹ 如郭店楚簡、包山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等。

¹⁰² 香港中文大學學士論文，1992，載《問學初集》，頁 161-191。

¹⁰³ 江影紅：〈籀文時地重探〉，載《問學初集》，頁 184。

¹⁰⁴ 同上文，頁 185。

¹⁰⁵ 陳楓：〈籀文時代新探〉，載《人文雜誌》1996 年第 3 期，頁 66。

的文字更為科學。從它的結構分析來看，它不是戰國時期的文字，也不獨行於秦，而是西周末春秋初各地普遍使用的一種文字。¹⁰⁶

陳氏雖然未有迴護班、許的周宣王舊說，但他也認同籀文確與西周金文較為接近，並非戰國文字。由是觀之，較諸王國維的說法，陳氏仍然傾向籀文出於西周的舊說。

總結上述各家說法，或就「史籀」其人立論，或分析籀文的書體風格，或比較籀文與古文字的形體，論證角度雖有不同，但其結論均支持班、許的周宣王舊說，以籀文為西周文字。事實上，除上引諸說外，其他若裘錫圭（1935—）《文字學概要》¹⁰⁷、孫鈞錫（？—？）《中國漢字學史》¹⁰⁸、張光裕（？—）《先秦泉幣文字辨疑》¹⁰⁹、王初慶（？—？）《中國文字結構析論》¹¹⁰、王世征（？—？）¹¹¹、宋金蘭（？—？）《古文字學指要》¹¹¹、張其昀（1901—1985）《漢字學基礎》¹¹²、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¹¹³、方怡哲〈《說文》重文相關問題研究〉¹¹⁴、李朝遠（1953—）〈新出土秦公器銘文與籀文〉¹¹⁵、張傳旭（？—？）〈從楚文字看古文籀文的性質〉¹¹⁶等著作和文章也同意班、許以來的傳統說法，《史籀篇》為西周字書，似乎已成定論。

3.2 主張籀文為春秋以後文字者

不過，反對的意見依然是存在的。自王國維提出《史籀篇》為「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的觀點後，不少學者受其影響，也開始質疑漢人的舊

¹⁰⁶ 同上文，頁 68。

¹⁰⁷ 《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51。

¹⁰⁸ 《中國漢字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1991），頁 33。

¹⁰⁹ 《先秦泉幣文字辨疑》（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70），頁 156。

¹¹⁰ 《中國文字結構析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第 4 版），頁 36。

¹¹¹ 《古文字學指要》（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7），頁 87。

¹¹² 《漢字學基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212-213。

¹¹³ 〈《說文》古籀文重探〉，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8 本 1 分冊，頁 234-241。

¹¹⁴ 「《說文》重文相關問題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3，頁 25-27。

¹¹⁵ 〈新出土秦公器銘文與籀文〉，載《考古與文物》，1997 年第 5 期，頁 86。

¹¹⁶ 〈從楚文字看古文籀文的性質〉，載《青少年書法》，2004 年第 10 期，頁 30。

說。唐蘭便是其中之一。唐氏早年著有《中國文字學》，書中曾分析籀文，就王國維「史籀非人名」的假設，他認為近於玄想，毫無實據，故仍強調史籀是人名，並認為「史籀」即《漢書·古今人表》中的「史留」¹¹⁷。不過，在籀文的年代這問題上，他還是採用了王氏的推斷。唐蘭說：

我們雖看不見《史籀篇》，在《說文》裏還保存了幾百個字，是儘量繁複的一種文字，和西周厲、宣期文字不一樣，可是和春秋時到戰國初期的銅器文字卻很接近，秦公簋、石鼓文也都是屬於這一系的。¹¹⁸

與何琳儀等人一樣，唐氏以籀文的結構特點來考定其年代，但兩者看法卻迥然不同。唐氏認為籀文繁複的結構，與春秋戰國的文字較為接近，因此以籀文為春秋戰國時的文字¹¹⁹。

蔣善國也是從籀文「繁複」的觀點來討論《史籀篇》的時代。他在《漢字形體學》中說：

按籀文的特點是形體繁疊（據《說文》所載籀文看），跟石鼓文相近；但石鼓文的字體絕不是宣王時候的字體。如虢季子白盤是宣王十二年作器，裏面沒有甚麼繁疊的字體，拿行字說，裏面把行字寫作𠂔，是傳統的寫法；石鼓文作𠂔，比虢季子白盤中間多了個亻（人）字，𠂔字可能是籀文的繁疊形式。這種繁疊形式，大約非到春秋戰國不能出現，說《史籀篇》是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似非事實。¹²⁰

唐、蔣二家同以籀文繁複為理據，證明籀文為春秋戰國的文字，其說本身存在

¹¹⁷ 周壽昌是最先推測「史籀」即《漢書·古今人表》中「史留」的人。不過《古今人表》將「史留」列在六國時代豫讓之前，而班、許所言的太史籀則處於周宣王時代，兩者時代並不相近。故王先謙雖引周壽昌說，但又補充說：「周說近之，表次時代稍後。」唐氏採周壽昌說，但為了彌補二者年代不符的缺陷，便採取改《漢志》中「周宣王」改為「周元王」的辦法，認為《漢志》的「宣」字為誤字，元和宣音近而誤。不過，在虢鼎發現後，唐氏的說法有了改變，他審視過鼎銘拓片後，認為銘文中之「史留」，當即「史籀」。詳見前文。

¹¹⁸ 唐蘭：《中國文字學》，頁 124。

¹¹⁹ 唐蘭說：「其實《古今人表》把史留放在春秋戰國之際，正是《史籀篇》的準確時代」。

¹²⁰ 蔣善國：《漢字形體學》，頁 117。

漏洞。首先，繁複、繁疊是否籀文的特點？這點值得商榷¹²¹。退一步說，即使承認籀文確是古文字中較繁疊的一類，蔣氏的說法，仍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從古至今，漢字的發展趨勢都是以簡化為主調¹²²，時代愈晚，簡化趨勢愈明顯。林素清便曾以此批評蔣說曰：

從字形多繁複、繁疊來證明籀文必須到春秋、戰國間才能出現，也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在文字發展演變上，都是朝簡化方向進展的，而漢字在殷末已至極成熟階段，若又必須經歷數百年之久，直到春秋、戰國時代才能發展到籀文的繁疊形式，根本是不合乎文字發展規律。相反地，戰國文字基本上是一種簡化傾向濃厚的字體。蔣善國說是難以成立的。¹²³

從林氏的批駁可見，以繁疊與否作為區別籀文年代的準則，是缺乏說服力的。

孫海波〈《說文》籀文古文考〉則試圖從另一角度考察籀文的年代。該文利用統計方法，為王國維說提出證據。孫氏取《說文》所存 223 字籀文與商周六國的甲骨金文及陶璽文字相較，其中可對照者共 38 字。這 38 字中「合於商周文者十之六，合於六國文者十之四」，孫氏於是作出以下結論：

此可證明《史籀篇》為六國文字興起以後之字書無疑。¹²⁴

比照字形，並對材料作量化分析，這方法本來是可取的，但孫氏所作的結論與其統計結果卻有點自相矛盾。從籀文「合於商周文者十之六，合於六國文者十之四」的結果中看，似乎只能顯示籀文較近於商周古文字，難以看出籀文必出於六國文字興起之後。另一方面，如果要證明籀文為晚出，我們應該只抽取籀文中合於六國的字形作獨立統計。因為一個字形如並見於商周六國，我們很難

¹²¹ 前文曾引述何琳儀的觀點，他曾以籀文比照數例小篆，證明籀文並非全部「稍涉繁複」。

¹²² 如林澐在分析漢字字形演變時提出了三個規律，包括簡化、分化和規範化，其中簡化居其首（見《古文字研究簡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頁 71-85。）

¹²³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8 本 1 分冊，頁 235。

¹²⁴ 孫海波：〈《說文》籀文古文考〉，原載《文哲月刊》第 1 卷，第 8 期，頁 78。該文亦收錄於董蓮池主編：《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第 12 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判定它所依據的到底是商周還是六國的寫法。今就孫氏的統計資料來看，其中確有些籀文只與六國文字相同，但也有不少籀文字形並見於商周和六國文字，但孫氏卻沒有把兩者分開計算，這是其統計未盡完善的地方。

上述唐、蔣、孫諸氏皆主張《史籀篇》作於春秋戰國間，其論證雖有欠穩妥，但近世認同此主張者仍不乏人，如潘玉坤和王輝等即是。潘玉坤作〈《史籀篇》年代考〉，文中引用了唐蘭的說法，認為籀文的風格與宣王時銘文並不一致，對宣王舊說提出質疑。接著，潘氏又比較了籀文與其他古文字材料，特別抽出籀文中只與春秋以後文字相同的例子作考察¹²⁵，並分析籀文偏旁的寫法，論證籀文的產生當是西周以後的事情，班、許的說法並不正確。不過，在否定舊說的同時，他亦指出：

筆者不認為籀文是周宣王時文字，也不贊同籀文是戰國時秦人專用文字的說法。¹²⁶

他的理據是，籀文中有些只見於東土列國文字，不見於秦文字，如果「《史籀篇》是秦人作的專用於秦地的字書，則其中夾雜有這些秦國以外的文字就實在沒有道理」。因此，他最後的結論認為：

《史籀篇》應該是春秋戰國之際，在周王室的主持下，由史官編纂而成的一部字書。¹²⁷

潘氏結合春秋、戰國文字，對籀文同於晚周文字者多有分析。但不可忽視的是，《說文》籀文同於西周文字者亦不少，對此潘文只是輕輕帶過，並無就這些實例提出反駁。

王輝〈《史籀篇》時代重探〉的論述則較潘文仔細。文中王氏將僅同於西周金文的籀文逐一條舉，計算其比例，並指出《史籀篇》作於西周的傳統說法的

¹²⁵ 如「殺」、「封」、「癸」、「折」、「噍」等共 24 字籀文。

¹²⁶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2002 年第 2 期，頁 84。

¹²⁷ 同上。

疑點。他認為部分籀文的形體雖然與西周文字相近，但比例不高¹²⁸，而且這些籀文的結構多有訛變，這一點「只能說明《史籀篇》的作者非西周人，他所看到的，只是春秋戰國時傳鈔的西周古文字，而非西周古文字的實際。」

接著，王文又以同樣的方法，抽取《說文》中僅同於春秋以後文字的籀文，計算比例，最後指出：籀文同於春秋以後文字者的比例較高¹²⁹。另一方面，與春秋戰國文字材料比較，籀文訛變者亦相對較少。因此，籀文反映的乃是戰國文字的實際。於是王文在結論中說：

由以上的分析，可見《說文》籀文一如唐蘭早年所說，接近春秋到戰國初的古文字實際。……（《史籀篇》）大體上把它看作春秋戰國間的作品，還是可以的。¹³⁰

提取典型字例作分析，並計算籀文與兩周文字脗合的比例，其論證結果有一定的可信性。此外，王輝對籀文和西周文字之間的訛變現象的剖析，亦正道出了宣王舊說的疑點¹³¹。不過，綜合上述各家的說法，我們不難發現，無論主張籀文為西周文字抑或戰國文字者，皆有其理據，也有漏洞。有見及此，本文廣泛蒐集現有各種出土古文字材料，為籀文與商周文字作了一次新的系聯統計。在接下來的數章，本文將對統計表內的資料作分析，按時代分類，逐一考釋能與古文字系聯的籀文，重新考察《說文》籀文與殷商和兩周文字的關係。

（2）籀文使用的時空範圍

有關籀文使用的時空範圍的研究，以王國維「秦用籀文」說影響最廣，他

¹²⁸ 據王輝統計，這些籀文共占《說文》籀文總數的 5.03%。詳參王輝：〈《史籀篇》時代重探〉，載《一粟集——王輝學術文存》，頁 778。。

¹²⁹ 據王輝統計，這些籀文共占《說文》籀文總數的 16%。詳參王輝：〈《史籀篇》時代重探〉，載《一粟集——王輝學術文存》，頁 778。

¹³⁰ 王輝：〈《史籀篇》時代重探〉，頁 780。

¹³¹ 過往不少學者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材料作比照，統計形近能系聯的比例，證明籀文屬於西周文字，如陳夢家和祝敏申等。但我們發現，某些籀文與西周金文的構形雖然相似，卻多有訛變，並非完全相同，這一點是單靠分析統計數據所無法解釋清楚的。

說：

所謂秦文，即籀文也……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布於秦（原注：猶《史籀篇》之不行於東方諸國）。其書皆以東方字書之……故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為近。¹³²

王氏以籀文為戰國時西土的文字，其說法頗引起一些爭辯。其後高亨、金德建、林素清、王初慶、何琳儀等人對此說多有評述。但有關籀文使用範圍的研究，在本文第五章「《說文》籀文與東周文字」中會有深入的探討，此處暫不贅述。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史籀篇》的年代與籀文使用時空範圍是有連帶關係的，因為王氏以籀文為春秋戰國間之秦字書，所以才會有「秦用籀文」的觀點，並且特指為戰國時代而言的。換言之，果如王氏所言，則籀文產生在春秋戰國之間，而影響及於戰國。至於西周及春秋金文，不過是籀文的源頭，這時期的漢字系統自然不屬於籀文使用的時空範圍內。但反過來說，如《史籀篇》並非作於春秋戰國時，而屬於較早時期的作品的話，則籀文的使用時限可能更長，並且使用範圍也不一定只限於秦地。

由此可見，要理清籀文與春秋戰國文字的關係，得先清晰《說文》籀文的年代。因此本文往後數章會先就系聯統計表的資料作一分析，以確定籀文的年代，此後便會深入分析籀文與春秋戰國文字的關係。

¹³² 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頁293-294。

第二章：關於《說文》籀文的訛形

本文的研究課題是《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的關係，文中各章的立論和分析皆以《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字形的系聯統計結果為基礎，因此《說文》所錄籀文的真確性對本文的研究結果有著重要影響。然《說文》傳世已久，字形恐有失真之虞，因此，在進入正文的討論前，本文必須先為書中的籀文訛形作出訂正。

一、訛形的成因

如前所述，《說文》籀文出自《史籀篇》，若據班、許舊說，《史籀篇》乃作於西周宣王（前 827-前 782 在位）時。但周宣王下距許慎撰《說文》（公元 100 年成書）的時代，已有約 800 年之久，在這段時間裏，《史籀篇》要流傳下來，就必須通過傳抄，因此，許慎看到的《史籀篇》，很可能已非原本，許氏取其籀文錄入《說文》，當中也許已混有訛形，並非史籀時代的原貌。加以自《說文》問世後，由東漢流傳至今，又歷 1900 年，其間在傳抄和刊刻的過程中，也難免出現訛誤。馬敘倫便說：「徒《史篇》傳寫至漢，已不能無譌，許書至今，復多逡寫之失，則將有徯於審謬矣。」¹³³杜忠誥（?— ）在《說文篆文訛形釋例》中也說：

自從許氏《說文》問世以後，迄今又將近兩千年。在傳拓與印刷技術尚未發達以前，古籍之流傳，幾乎全賴抄寫。在這長期的傳抄過程中，不管是抄寫者個人學養不足之無心疏誤，或因傳抄者主觀見解的有意竄改。乃至原寫本字跡不清，辨識困難，由於誤解筆畫而致誤抄等，在在都有可能讓原本字形失真走樣。¹³⁴

由此看來，《說文》保存至今的籀文字形，可能已有相當程度的失真或訛誤，因

¹³³ 馬敘倫：《說文解字研究法》（香港：太平書局，1970），頁 22。

¹³⁴ 杜忠誥：《〈說文〉篆文訛形釋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頁 28。

此，在進入正文的討論前，我們認為有必要先為籀文中的訛誤或失真的形體作出考訂，以便更穩妥地展開本文的論述。

要界定《說文》中哪個籀文為訛形，最直接的方法是把籀文與其他古文字的字形作對照比較。張光裕（?— ）說：

《說文》經過長時間的傳抄翻刻，它所收的古文和籀文，很可能有一部分已和原來的形體不符。其可靠的程度只有依賴當時器物上的文字作對照，才能予以證明。¹³⁵

有別於各種傳世的文獻，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是古代的真迹，能準確的反映當時文字的寫法，故本節分析將以出土古文字材料作為主要的字形比照對象。不過，這裏必須指出，有些籀文，現時仍沒有相應的出土古文字材料，我們無法確定它們是否訛形。也有些籀文，雖然有相應的古文字材料，但所見形體均與籀文不相近，我們亦無法確知籀文的寫法有沒有傳寫訛誤的問題。本著不知蓋闕的原則，下文只就有足夠出土材料的字例作分析。

二、《說文》籀文訛形分析

（1）誤抄致訛

《說文》中有些籀文，其形體雖見於出土古文字材料，但構形往往略有不同。這些差異，明顯是因傳寫時誤抄而造成的訛誤。以下擇取其例，詳加說明。

1. 中

《說文》籀文作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於「 」字下引羅振玉（1866—1940）《殷虛書契考釋》云：「古中字旂或在左或在右，象因風而或左或右也。無作 者，蓋旂不能同時既偃於左又偃於右。其說至精，然則此字當為傳寫之

¹³⁵ 張光裕：《先秦泉幣文字辨疑》（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70），頁 155。

譌矣。」¹³⁶按籀文 形，左右各有兩小橫，其形見於商代以至戰國文字。商代甲骨文作 （乙 7741）¹³⁷、 （續 4・4・5）¹³⁸、 （鄴 45・8）、 （續存 22）¹³⁹、 （前 7・22・1）、 （佚 252）、 （明藏 222）、 （續 4・7・1）¹⁴⁰、 （粹 411）¹⁴¹等，西周金文作 （大中乍父丁卣）、 （中觶）、 （吳方彝蓋）、 （盞方彝）、 （白中父殷）、 （師酉殷）、 （卯殷蓋）、 （牧殷）、 （無夷鼎）、 （此鼎）、 （善夫山鼎）、 （頌鼎）、 （中友父殷）、 （辛弔皇父殷）、 （元年師兌殷）、 （此殷）、 （三年師兌殷）、 （頌壺）¹⁴²等；春秋文字作 （鄒子鑄白鑄）、 （沈兒鑄）、 （王孫遺者鐘）、 （叔尸鐘）等、 （侯馬 299）、 （溫縣 3）¹⁴³、 （侯馬）¹⁴⁴等；戰國秦系文字作 （石鼓文・吳人）¹⁴⁵、 （咸陽印中壹）¹⁴⁶；楚系作 （鄂君啓車節）、 （包山 138）¹⁴⁷、 （包山 138）、 （包山 139 反）¹⁴⁸、 （曾樂律鐘 291・4）、 （中賁王鼎）¹⁴⁹等，齊系作 （子禾子釜）¹⁵⁰，所見諸形之上下部皆有橫劃或曲劃，象旗旂之形，但其旂或在左或在右，總在一面，確無如籀文兼从左右者。此足證

¹³⁶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071。

¹³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7。

¹³⁸ 金祥恆：《續甲骨文編》，第一卷（台北：藝文印書館，1993），頁 10。

¹³⁹ 以上二字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1。

¹⁴⁰ 以上四字見《甲骨文編》，頁 17。

¹⁴¹ 《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0。

¹⁴² 本文各章所引金文字形皆出自「漢達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8—）。下文省注，唯另見他書者則隨文注明。

¹⁴³ 同上，頁 271。

¹⁴⁴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 22。

¹⁴⁵ 《戰國文字編》，頁 21。

¹⁴⁶ 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頁 132。

¹⁴⁷ 以上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21。

¹⁴⁸ 以上二字見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6。

¹⁴⁹ 以上二字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272。

¹⁵⁰ 《戰國文字編》，頁 22。

羅、王二說不誤，籀文「𠂔」實屬傳寫之訛。¹⁵¹

2. 殺

小徐本《說文》籀文作𠂔。按「殺」之初文見於甲骨文，作𠂔¹⁵²；西周金文作𠂔（𠂔比鼎），春秋金文作𠂔（庚壺）、𠂔（叔夷罇）、𠂔（莒叔之仲子平鐘）等，均與籀文不同。春秋《侯馬盟書》「殺」字作𠂔¹⁵³，始與籀文接近。戰國文字則从殳作𠂔（雲夢·答問 66）¹⁵⁴、𠂔（雲夢·日乙 104）、𠂔（雲夢·秦律 84）¹⁵⁵等，或从支作𠂔（郭店·魯穆 6）¹⁵⁶、𠂔（包山 121）、𠂔（包山 137）¹⁵⁷、𠂔（郭店·老丙 7）、𠂔（郭店·尊德 3）¹⁵⁸、𠂔（包山 83）¹⁵⁹等，均略近於籀文。不過，古文字材料中諸「殺」字左上方皆作X或𠂔，籀文𠂔字則作𠂔，二者略有不同；又籀文右旁从𠂔，上引諸形則从殳或从支，亦略異。細考籀文的形體，𠂔似為X之轉訛。至於𠂔，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於「𠂔」下說：「石鼓文『毆』字从𠂔，蓋由𠂔轉譌。」¹⁶⁰認為𠂔乃𠂔形轉寫之失。王氏說法得理，可從。

¹⁵¹ 必須註明，「中」字戰國晉系有一式構形作𠂔（璽臺 4531），上下皆有一橫筆，且一左一右，與籀文上下各兩橫筆略近，但該形僅見於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屬孤例，未知是否摹寫錯誤，再者該形與籀文並非完全相同，故本文認為此形未足以推翻羅、王二氏的說法。

¹⁵² 《甲骨文編》，頁 490-491。

¹⁵³ 《戰國文字編》，頁 192。

¹⁵⁴ 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 45。

¹⁵⁵ 以上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192。

¹⁵⁶ 《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5。

¹⁵⁷ 以上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192。

¹⁵⁸ 以上二字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5。

¹⁵⁹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5。

¹⁶⁰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089。

3. 皮

《說文》「𠩺」下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籀文作𠩺。西周金文作 （九年衛鼎）、 （九年衛鼎）、 （九年衛鼎）、 （弔皮父毀）等，春秋寫法與西周相同，作 （者濫鐘）、 （者濫鐘）、 （者濫鐘）、 （鑄弔皮父毀）、 （鑄弔皮父毀）、 （鉅尹鉦）¹⁶¹、 （石鼓·作原）¹⁶²、 （石鼓·汧殿）¹⁶³等，均與籀文接近，特前者左旁作 ，籀文則作 ，形近而小異耳。戰國文字構形亦承襲西周金文，唯 演爲 與 兩部分，作 （卅三年鄭令劍）、 （元年鄭令矛）、 （貨系 2187）¹⁶⁴等形，也略近於籀文。

「皮」字西周與春秋所見皆从 、 ，林義光釋云：「 象獸頭角尾之形， 象其皮， 象手剝取之。」¹⁶⁵是也。或曰 乃半革，王國維〈史籀篇疏證〉謂：「《叔皮父敦》皮作 ，石鼓文作 （假爲彼字），皆从 ， 者革之半字也。毛公鼎攸勒之字作 ，吳尊蓋作 ， 、 均象革形， 从又持半革，故爲剝去獸革之名。」¹⁶⁶也可備一說。但無論 象獸形還是半革，似乎皆未足以解釋籀文的構形，而籀文所从之 ，於義亦無取，由此推知其形應屬傳寫之誤，故王氏亦謂「籀文作 ，乃 傳寫之譌。」¹⁶⁷王說是也。

¹⁶¹ 《金文編》，頁 209。

¹⁶² 《戰國古文字典》，頁 885。

¹⁶³ 《戰國文字編》，頁 194。

¹⁶⁴ 以上三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5。

¹⁶⁵ 說見林義光《文源》卷六，收錄於《古文字詁林》，第三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頁 599。

¹⁶⁶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090。

¹⁶⁷ 同上。

4. 敢

《說文》籀文作 ，从肉。西周金文多从口作 （癸鐘）、 （仲枋父鬲）、 （十五年趙曹鼎）、 （癸毀）、 （頌毀）、 （兮甲盤）等，或於口中加飾點訛爲甘¹⁶⁸，變作聲符，作 （大孟鼎）、 （焚乍周公毀）、 （矢令方彝）、 （師秦宮鼎）、 （大師盧毀）、 （師虎毀）、 （師遽方彝）、 （公臣毀）、 （元年師族毀）等，籀文所从之肉，當由「甘」訛變而來。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於「 」下亦云：「此字毛公鼎作 ，从口。孟鼎作 ；作 ，从甘，殆以甘爲聲。籀文所从之月，乃甘之譌。」¹⁶⁹是也。不過，西周所見「敢」字均从 、 ，像兩手相爭一物形¹⁷⁰；籀文左旁 構件則分爲 和 兩部分，右旁从「殳」，不从又，與 形亦不相連，有異於上引之西周寫法。

「敢」字春秋金文作 （郕鐘）、 （叔尸鐘）、 （配兒鈞鐘）等，構形仍同西周金文。戰國秦系文字則演變作 （秦簡 10·4）¹⁷¹ （集粹）、 （雲夢·秦律 192）¹⁷²等，亦有从殳作 （杜虎符）、 （詛楚巫咸）¹⁷³、 （新郢虎符）等¹⁷⁴，構形較西周和春秋寫法更接近籀文，但仍从甘不从肉。另外，楚系有作 （包

¹⁶⁸ 劉釗：「古文字中從口的字許多訛變爲從甘或從曰作。」（《古文字構形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¹⁶⁹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095。

¹⁷⁰ 「 」見西周金文，作 （善夫山鼎）、 （毛公鼎），从 、 ，像相爭一物形。又从「口」，大概是用口爭手奪以會進取之意，并不从古聲。（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頁 157。）

¹⁷¹ 《秦文字類編》，頁 92。

¹⁷² 以上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¹⁷³ 以上二字見《秦文字類編》，頁 92。

¹⁷⁴ 《戰國文字編》，頁 252。

山 85)¹⁷⁵作 (中山圓壺)、 (中山守丘石刻)¹⁷⁶等形者，从支與从𦥑義近古通，也可與籀文系聯。綜觀西周至戰國諸「敢」字，或从口；或从甘，未見从肉者，由此可知籀文的構形乃由甘旁傳寫致訛。

5. 箕

《說文》籀文有二，一作 (上从 ，象簸箕之形，下部所从 乃由飾筆演變而來。¹⁷⁷)，一作 ，前者疑爲訛形。考「箕」字西周金文作 (師與鐘)、 (戲白鬲)、 (仲父鬲)、 (仲勛鬲)、 (仲勛鬲)、 (奠白筍父鬲)、 (函皇父鼎)、 (小克鼎)等，上部作 或 ，下部作 ，與籀文極近。春秋戰國文字承西周寫法，作 (衛夫人鬲)、 (昶仲鬲)、 (襄鼎)、 (楚王頌鐘)、 (其次句鐘)、 (叔尸鐘)、 (自乍其徒鐘)、 (者盪鐘)、 (郭店·緇衣 40)¹⁷⁸、 (石鼓文·吳人)、 (哀成叔鼎)¹⁷⁹等，亦略同於籀文。不過，籀文上部所从之 ，中作 ，而上引古文字諸形則一律作 ，二者略有不同。事實上，就現存「箕」字的古文字材料來看，至今也未見有从 (即中从二 作)的寫法。¹⁸⁰或謂「箕」字有作 形者，如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於「 」

¹⁷⁵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0。

¹⁷⁶ 以上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¹⁷⁷ 董蓮池說：「『箕』初文作 、 (《甲骨文編》二〇五頁)，像簸箕。西周下部加飾筆作 (作冊 卣)，又於 下加 爲飾作 (元年師旋簋)， 又豎起作 (仲師父鼎)。許訓丁爲『下基也』，『薦物之丁』，故其云『下其丁也』，即謂『箕』所从之『丁』是放置簸箕的底架，不確。劉釗云：「古文字中一些下部爲橫劃的字，在發展演變中，常常在橫劃下加上一橫或二小橫，二小橫又逐漸豎起來，於是便出現了 形飾筆。」(見劉釗博士論文《古文字構形研究》)其說極是。(說見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頁 181)

¹⁷⁸ 張守中、張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 82。

¹⁷⁹ 《戰國文字編》，頁 291。

¹⁸⁰ 上文未有徵引「箕」字的甲骨文寫法，甲文「箕」字作 (甲 662)、 (乙 7285 朱書)、 (前 5·6·1)、 (甲 2366)、 (乙 3400 骨橋朱書)、 鐵 117·2¹⁸⁰、 (甲 353)、 (甲 3640)、 (乙 6370)、 (乙 6664)、 (珠 189)、 (佚 37)、 (續 1·26·4)¹⁸⁰

下曾引《亞形父己鼎》字形說：

亞形父己鼎有 字，與此上略同，蓋象編竹之多寡不同耳。¹⁸¹

按馬氏所引 字有誤。根據漢達文庫所載金文原器圖片，亞形父己鼎（文庫作亞 父己鼎）中僅有 字，中作 ，並非 。但從另一角度看，从 之 ，也有可能是此形之訛變。不過，鑑於可供徵引的例證不足，且就現存古文字的用例觀之，若說籀文由從 的 和 等字傳訛似更合於實際，故此，保守一點來看，姑且先定 為訛形，至於它由何形傳訛，當存疑為上。

6. 鼓

《說文》云：「 ，籀文鼓，从古聲。」¹⁸²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於「 」

下云：「案殷虛卜辭與古金文皆作 ，與篆文同，無如籀文从古者。知此為後起

之字，足證李斯等所省改者多从古字矣。」¹⁸³按「鼓」字甲骨文作 （餘 10・2）、

（前 4・1・4）、 （前 5・11）、 （後 2・14・15）、 （京津 1560）、 （甲 1164）、

（京都 1839）¹⁸⁴等；西周金文作 （鼓臺乍父辛觶）、 （癸鐘）、 （癸鐘）、

（癸鐘）、 （豳貯鼓）、 （大克鼎）、 （師楚鼓）、 （師楚鼓）等，均象

手執鼓捶擊鼓之形，未見如籀文从古者。王氏因以為後起之字。然徵諸春秋戰

國文字材料，「鼓」或作 （沈兒罇）、 （叔尸鐘）、 （庚壺）、 （邾王子鐘）¹⁸⁵、

等，均象簣箕之形，唯字中一律作 ，未見有作 者。

¹⁸¹ 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九，收錄於《古文字詁林》，第四冊，頁 709。

¹⁸² 《說文》有「鼓」、「鼓」二字，籀文 見「鼓」字條下。又《說文》訓「鼓」為「擊鼓也」，訓「鼓」為「郭也」。其實二者當係一字。林義光《文源》云：「鼓、鼓二字古通用無別」。唐蘭《殷虛文字記》亦釋曰：「蓋古文字凡象以手執物擊之者，从支、攴或攴，固可任意也」（林、唐二說見《古文字詁林》，第五冊，頁 91-92），林、唐二說甚是。

¹⁸³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100。

¹⁸⁴ 以上六字見《甲骨文編》，頁 220。

¹⁸⁵ 容庚編：《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 4 版），頁 329。

(越王者旨於賜鐘)、 (黠鐘)、 (曾侯乙鐘)¹⁸⁶、 (曾樂鐘 326·6)¹⁸⁷等形，於豆下疊加「口」旁。从古之「鼓」，恐爲此形之誤。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亦說：「金文無從古之𣪠，以沈兒鐘作 證之，或此譌也」¹⁸⁸。蓋「鼓」本不从「古」，疑後人傳抄時以「鼓」、「古」聲近¹⁸⁹，其字當从「古」聲，故訛「喜」字之 爲「古」，以爲聲符，而其形遂誤。

7. 𣪠

《說文》「 」下云：「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𣪠木也。象形。」籀文作 。按「𣪠」字應爲「若」之訛省。董蓮池（1953—）《說文部首形義通釋》釋「 」云：

許意謂此「𣪠」是太陽從東方湯谷剛剛升起之時所登的榑桑樹，此樹又稱𣪠木。實以其所列籀文及大所加切語來分析，則此文即若字之訛省。¹⁹⁰「𣪠」字大徐本注音「而灼切」，與「若」同音。王筠亦指出，「《玉篇》𣪠下有籀文 ，若下亦有籀文 ，是知𣪠、若之爲一字」。¹⁹¹然則與「𣪠」與「若」字在古文字裏當係一字，「大抵訓『順』之字，當以『𣪠』爲本字，而用若則爲假借。」¹⁹²

考察「若」字的古文字寫法，可證「𣪠」之籀文 爲訛形。「若」字甲骨文作 （甲 205）¹⁹³、 （甲 411）、 （甲 896）、 （甲 968）¹⁹⁴、 （徵 11·53）、

¹⁸⁶ 《戰國文字編》，頁 201。

¹⁸⁷ 《戰國古文字典》，頁 479。

¹⁸⁸ 《古文字詁林》，第五冊，頁 91。

¹⁸⁹ 鼓，工戶切；古，公戶切，二字同音，在聲同屬見紐，在韻同屬模部。

¹⁹⁰ 董蓮池：《說文部首形義通釋》（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161。

¹⁹¹ 王筠：《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342。

¹⁹² 李孝定：《讀說文記》（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頁 164。

¹⁹³ 《甲骨文編》，頁 20。

(京3·28·2)¹⁹⁵等，象人跪跽以兩手梳順髮形。西周金文承甲文寫法，作 (大孟鼎)、 (小孟鼎)、 (我鼎)、 (父己爵)¹⁹⁶、 (趙殷)、 (牧殷)、 (師頤殷)、 (師克盥蓋)、 (毛公鼎)、 (師楚殷)等，與篆文略似。另有加口旁繁化的構形作 (麥方尊)、 (麥方尊)、 (召鼎)、 (師虎殷)、 (逆鐘)、 (毛公鼎)、 (師獸殷)、 (師袁殷)、 (師匍殷)等，則與籀文 接近。王國維說：

殷虛卜辭若字作 (殷虛書契卷三第二十七葉)，作 (同上卷四第十一葉)。古金文作 (孟鼎)，或加口作 (召鼎)，此篆文之𡗗，即古 字之訛變，籀文之 ，又古 字之訛變。¹⁹⁷

王說是也。又「若」字春秋金文作 (上曾大子鼎)、 (叔尸鐘)、 (簡大史申鼎)、 (復公仲殷蓋)等，與西周寫法相同。戰國秦、楚、晉二系承襲春秋金文，分別作 (詛楚湫淵)¹⁹⁸、 (上博二·子8·37)、 (上博三·彭2·6)、 (上博三·彭2·10)、 (上博四·東9·2)、 (上博四·東10·2)、 (上博五·三13·32)、 (上博五·鬼5·1730)¹⁹⁹、 (中山王鼎)²⁰⁰等形，亦與籀文略近。

不過，西周至戰國所見諸「𡗗」字，其上部均作 (中山王鼎和上博簡諸

¹⁹⁴ 以上三字見《甲骨文編》，頁21。

¹⁹⁵ 以上二字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13。

¹⁹⁶ 以上二字見《金文編》，頁413。

¹⁹⁷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5冊，頁2107。

¹⁹⁸ 《秦文字類編》，頁313。

¹⁹⁹ 以上七字見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頁304。

²⁰⁰ 《金文編》，頁413。

形作)，籀文則从三又作 ，構形略有不同。此外，上引金文及詛楚文等字形，其下部雖疊加口旁，但無如籀文作 者（春秋復公仲毀蓋字作 ，下部與籀文最爲接近，但仍有差距）²⁰¹。是知籀文所从三又當由 形傳寫致訛，下部所从之 則又金文 （麥方尊）和 （復公仲毀蓋）等形傳寫之訛矣。

8. 盟

《說文》云：「从囧，从血。」籀文作 。²⁰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認爲盟與孟皆皿聲，故盟津與孟津通用。其字應从皿得聲，故字不从血，因改說解爲「从囧，皿聲」，並把古籀篆三形所从血旁改寫爲从皿。²⁰³按甲骨文「盟」字有作 （京津 755）、 （甲 2363）、 （後 2・30・17）、 （寧滬 1・156）等形者，略近於籀文，但字均从皿，不从血。西周盟弘卣作 ²⁰⁴；戰國晉系文字作 （璽彙 0408）²⁰⁵，也與籀文略同，唯亦不从血。上引諸形，其下部皆从皿，似可證段氏說不誤。然方濬益曾提出異議說：

《說文》盟各本皆作 。段氏注改爲从囧血聲。謂盟與孟皆皿聲，故盟津與孟津通用。此文（引者按：指盟弘卣之 ）从血，與段注合矣。然邾公華鐘、魯侯肉二銘盟字並从血。古人書無定體，又未可執一論也。²⁰⁶

方氏指出「盟」字也有从血的例子，與段說不合。事實上，古文字所見「盟」

²⁰¹ 值得注意的是，小徐本「叕」籀文作 ，下部作 ，與復公仲毀蓋 形所从之 尤爲接近。

²⁰²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下稱小徐本）與徐鉉《說文解字》（下文如與小徐並舉時，稱大徐本）同列 作正文，但小徐本以 爲古文， 爲籀文。大徐本則以 爲篆文， 爲古文。今依大徐。大徐既以前二者爲篆文古文，則 當爲籀文，爲《說文》先古籀後小篆之例。

²⁰³ 說詳（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版），頁314-315。

²⁰⁴ 《金文編》，頁481。

²⁰⁵ 《戰國古文字典》，頁725。

²⁰⁶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十二》，收錄於《古文字詁林》，第六冊，頁516。

字雖多从皿，但也有少數例外。考「盟」字有古、籀、篆三體，三體均見於古文字材料。其中篆作 ，此形於古文字材料中雖多从皿作，如 （盟爵）、 （父丁方壺）、 （師望鼎）²⁰⁷、 （侯馬）、 （邾公鉞鐘）²⁰⁸等；但也有二例从 ，包括 （邾公華鐘）和 （魯侯爵）等。至於秦詛楚文所作 （詛楚湫淵）形²⁰⁹，則為戰國「盟」字僅有的从 之例。我們認為，正如方氏所說，古人書無定體，从 與从皿之「盟」應屬異體關係，然而「 」並非「血」，不過是皿中綴加符號的異體而已。張再興（?—?）也說：「《說文》釋其形體為『从 从血』。段注改為从 皿聲。段注確有見地。甲骨文『盟』字皆从皿，西周金文亦多从皿，魯侯爵、邾公華鐘等少數器从 ，當是皿中綴加符號的異體。」²¹⁰其說甚是。再者，「盟」字的古文字中，獨从 者有从 作之例，其它从 或从明作者皆不从血，足證段說有其道理。以此推之，从血之籀文 ，有可能是傳寫時受 形的影響才加上飾筆 的。

9. 馬

《說文》籀文作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於「 」下曰：「案彖伯敦蓋馬作 ，與 形略似，但 从彡，不能得髦，形當為轉寫之失矣。」²¹¹按籀文 為馬之象形，右旁三撇象馬頭髮²¹²。西周金文有作 （召卣）、 （鬲尊）、 （中觶）、 （犬馭觥蓋）、 （召鼎）、 （鼂毀）、 （趙毀）、 （豆閉毀）、 （繁卣）、

²⁰⁷ 以上三字見《金文編》，頁 481。

²⁰⁸ 以上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472。

²⁰⁹ 《秦文字類編》，頁 333。

²¹⁰ 張再興：《西周金文文字系統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156。

²¹¹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121。

²¹² 《說文》：「 ，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凡馬之屬皆从馬。 古文。 籀文馬，與 同，有髦。」（見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 1 版〕，頁 199。）

(盥方彝)、 (克鐘)、 (毛公鼎)、 (戡盂)、 (諫盂)等，均與籀文略似，但金文中象馬頭髦的筆劃皆與馬頭（即上方象人目的部分）相連，而籀文中此部分卻已分離作右偏旁，故王氏云其「不能得髦」。由此可見，籀文「𡗗」形亦當爲傳寫之誤。²¹³

10. 婚

《說文》籀文作 。西周金文作 (象伯戡盂蓋)、 (𣪠白歸苑盂)、 (毛公鼎)、 (克盃)、 (頤多父盤)、 (姁季良父壺)、 (諫盂)²¹⁴等，均與籀文略同，當中克盃與諫盂所作構形，與籀文尤爲接近。王國維說：

此字毛公鼎作 作 。姁季良父壺作 。毛公鼎𡗗字亦作 ，从 。𡗗皆从古文爵从女。从女者初至，爵以禮之。與勞字作 (毛公鼎)，作 (象伯敦蓋)同意。籀文作 , 乃 (象爵形)或 之譌。 則女之譌矣。

215

龍宇純（1928—）與王氏同樣認爲籀文「婚」字爲上引諸金文之訛，但其解釋與王國維略有不同，他說：

《說文》的𡗗字， 是金文或 之譌， 是 之譌， 是手形 之譌， 是 形之譌。至於《說文》字從 到反而是較為保存原來的面目。²¹⁶

按王氏以爲婚字下从女，龍氏則認爲字形下半部象人有手有足趾之形並非从女。雖然二人對字形的結構有不同理解，但籀文 爲毛公鼎等金文字形之訛

²¹³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金文「馬」字中多有 象人目，籀文則作 （日），此爲金文中典型的訛混現象。劉釗在《古文字構形學》中指出，古文字中「目」與「日」經常相混，並舉了「睪」字爲例，揭示金文中「目」與「日」的混同演變，詳見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181-182。

²¹⁴ 毛公鼎以下五字均見《金文編》，頁793。

²¹⁵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5冊，頁2129。

²¹⁶ 龍宇純：《說婚》，收錄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下冊頁605-612，此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第13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5），頁6716-6717。

卻爲二者之共同看法²¹⁷。從王、龍二氏的分析可見，籀文的構形應爲西周金文傳寫之誤。

11. 黽

《說文》籀文作 ，象蛙類動物之形，「虍」爲主體，「𠂔」和「𠂔」象前後四足。「黽」字見於甲骨文，作 （甲 1161）、 （甲 2241）、 （福 24）、 （鐵 23・2）、 （佚 724）²¹⁸；金文作 （師同鼎）²¹⁹；戰國文字作 （大良造鞅鐲）、 （珍秦 142）²²⁰、 （十鐘 3・46）²²¹、 （秦陶 1460 食）²²²、 （鄂君啓車節）²²³等，均與籀文不相近。不過，春秋金文有「鼃」字，作 （邵鐘）和 （秦公鼓）²²⁴等，秦石鼓文則作 ²²⁵，三字皆从「黽」，其「黽」旁分別作 、 、 等，與籀文相近，特籀文所象四足部分作「𠂔」和「𠂔」，與此三字構形略異。就這點，王國維曾解釋說：

此字殆譌。魯伯愈父鬲鼃字作 ，从 ，邵鐘鼃字作 ，从 ，皆象鼃前後四足，籀文鼃字前足譌而為 ，後足譌而為 ，皆失其形，蓋傳寫之誤矣。²²⁶

²¹⁷ 上引毛公鼎及諫改等金文，孫詒讓、王國維、朱芳圃等以爲是「婚」的本字，高田忠周、龍宇純、張日昇等則認爲是「聞」的本字，假借爲「婚」。不過，因高田和龍氏等人也不否認籀文 是由這些金文字形傳譌。故此，無論這些金文字形是「婚」字還是「聞」字也好，也不影響籀文爲金文形體訛變的論證。諸家說法詳參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第 13 冊，頁 6705-6731。

²¹⁸ 以上五字見《甲骨文編》，頁 515。

²¹⁹ 《金文編》，頁 878。

²²⁰ 以上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874。

²²¹ 《戰國古文字典》，頁 732。

²²² 《秦文字類編》，頁 231。

²²³ 《戰國文字編》，頁 874。

²²⁴ 以上二字見《金文編》，頁 541。

²²⁵ 《秦文字類編》，頁 408。

²²⁶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133。

王說塙矣，籀文當屬訛形。商承祚（1902－1991）也說：「 金文作 （邵鐘 字偏旁），《說文》籀文作 ，乃寫譌。」²²⁷徐寶貴（？－？）亦謂：「睪，石鼓文「寵」字所從作 ，籀文作 ，籀文當由傳寫致譌。」²²⁸是也。

12. 子

《說文》籀文作 ，象小兒「囟有髮，臂脛在几上也」。甲文作 （鐵 256・1）、 （前 1・5・4）、 （前 3・7・2）²²⁹、 （燕 261）、 （佚 59）、 （存 2711）、 （存 2740）²³⁰等，西周金文或作 （折方彝）和 （折方彝）等，均象小兒頭、髮及兩脛，與籀文略同。西周又有作 （利殷）、 （小臣傳殷）、 （子車鑾鈴）、 （子車鑾鈴）、 （子鼎）等形，較甲文諸形多出雙臂部分。至於西周晚期六年召伯虎殷所作 形，則與籀文尤為接近。林義光曾釋此形曰：「 象腦上有髮， 象身脛， 象兩手。」是也。²³¹唯審視上引甲、金文諸形，雖具備頭、身、手、足各部分，但無一具籀文所从之几。羅振玉也曾指出這點說：

與許書所載籀文 字頗近，但無兩臂及几耳。召伯虎殷作有臂而無几，與卜辭亦略同。²³²

王國維因而認為金文是籀文的省略寫法，他說：

殷虛卜辭子丑之子有作 者，召伯虎敦作 ，與籀文同而省几。²³³

²²⁷ 商承祚：《甲骨文字研究下編》收錄於《古文字詁林》，第十冊，頁 133。

²²⁸ 徐寶貴：〈石鼓文的學術及藝術價值〉，載《故宮學術季刊》，第 19 卷第 3 期，2007 年 4 月，頁 10。

²²⁹ 以上三字見《甲骨文編》，頁 556。

²³⁰ 以上四字見《甲骨文編》，頁 557。

²³¹ 林義光：《文源》，卷一，收錄於《古文字詁林》，第十冊，頁 1070-1071。

²³² 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卷中》，收錄於《古文字詁林》，第十冊，頁 1071-1072。

²³³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140。

郭沫若（1892-1978）在《釋支干甲骨文字研究》中則另有見解，他認為籀文「从几」之構形乃西周金文之訛變，他說：

傳卣（引者按：即上引小臣傳毀）字形與許書籀文極相近，唯下从者非

几，仍為兩脛，蓋於臂脛之外有衣形也。疑許之籀文乃由此訛變。²³⁴

郭說可從。按从几之「子」並未見於甲、金文字形，即作為偏旁者亦然，如「孳」

籀文从子，作 ，該形見於西周諡鐘，作 和 等，其子旁作 ，亦不从几，加

上「子」於春秋戰國時多已省作 形（分析詳見本文第四章），無如籀文者，此足證从几之籀文為西周金文構形之轉訛。許氏「臂脛在几上也」的解釋實據訛體為說。

以上對籀文中的訛形作了淺釋，其實可考的例子尚有不少，如「櫺」籀文作 ；「蠶」籀文作 等；「車」籀文作 ，均有傳寫訛誤的問題（三字分析見本文第四章）。這些字例反映了籀文在不斷傳抄和刻印的過程中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失真。這是在進入本文正式討論前必須注意和辨清的地方。

（2）晚周文字在籀文流傳過程中產生的影響

上舉的字例，多是由於誤解筆畫或無心疏誤而造成的訛形。但值得注意的是，《說文》籀文中尚有一些訛形，並非純粹由於誤解筆畫而造成，而是因為後世的傳寫者在傳鈔過程中摻雜了當時的文字寫法，因而改變了籀文的本形。這裏，我們可以舉「字」字為例作說明。「字」籀文作 ，从「禹」，西周金文或作 （五祀衛鼎）、 （癸鐘）等，从禹，與籀文近。春秋以後則作 （公彭字簠）、 （雲夢·為吏 19）、 （雲夢·答問 186）等，一律从于，無从禹者。比較籀

²³⁴ 郭沫若：《釋支干甲骨文字研究》，收錄於《古文字詁林》，第十冊，頁 1072。

文「字」字和西周、春秋戰國文字的構形，我們不難發現，西周金文 與籀文 的形體雖然接近，但稍有不同。「字」字金文下部「禹」旁作 及 形等，籀文所从的「禹」旁則作 ，二者略有差異。劉釗在《古文字構形學》中曾指出，古文字中有一些下部爲一豎劃的字，在發展演變中先後加上了「内」式飾筆，並舉了「禹」字爲例，說明「禹」字本作 ，春秋時才加上「内」式飾筆，演變爲 。今籀文既从 ，則該寫法當出於春秋以後，可是，徵諸古文字材料，我們發現「字」字在春秋戰國時已不从字，从宀从禹的「字」字只見於西周，換言之，籀文从 的構形很可能是因爲後世傳寫者受到晚周文字的寫法的影響，混訛了原先的西周寫法而造成的訛形²³⁵。事實上，與「字」字同類的例子尚有不少，如「襲」（龍旁的寫法）、「樹」、「𡗗」（訛又爲寸）等字的籀文均屬其例。這些籀文在傳鈔時，都因爲受到晚周文字寫法的影響而有所失真。不過，這些例子在本文第四章「《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中有詳細的分析，於此暫不贅述。

三、《說文》籀文偏旁中的訛形

(1)「口」旁（與）

須注明的是，本文依據的是大徐本《說文》所錄的籀文字形（字形依據可參考本文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系聯統計表」的說明部分），但大徐本的籀文中，有些偏旁的寫法和出土古文字材料以至傳世的小徐本《說文》所錄的籀文均有差別，「口」旁的寫法就是明顯例子。考察《說文》所錄籀文，有十多字从口，在大徐本中，籀文的口旁一律寫作 ，而小徐本籀文作則作 ²³⁶，以二書所錄籀文例子作比較，便足以說明問題：

²³⁵ 「字」字的訛形分析亦見於本文第四章「《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中典型字例分析的部分。

²³⁶ 「愆」字除外。該字大徐本籀文作 ，小徐本籀文作 ，所从言旁之口均作 。徵諸古文字材料，《侯馬盟書》有「愆」字作 （見《戰國文字編》，頁711），與籀文近，但其口旁作 ，

大徐本 籀文
小徐本 籀文
大徐本 籀文
小徐本 籀文

表中所見，《說文》有 13 例籀文从口，大徐本均作▽形，小徐本則作⌒形。徵諸古文字材料，可證大徐本之失。例如「昌」字甲骨文作 （甲 185）²³⁷，戰國文字作 （貨系 3227 刀）²³⁸，與籀文同體，但其口旁作⌒，不作▽。「商」字商代金文作 （𠂔商壺）；西周金文作 （魯士商𠂔𠂔）；春秋金文作 （秦公𠂔）和 （秦公一號墓𠂔）²³⁹等，口旁亦作⌒形。「意」字秦詛楚文作 等，亦同類。「鼓」字春秋金文作 （沈兒𠂔）、 （叔尸鐘）、 （庚壺）等，不从古（訛形分析見上文），但下方有口旁作⌒，與小徐本所錄形近²⁴⁰。此外，「𠂔」字西周金文作 （散氏盤），雖接近籀文 形，但上部所从二口仍呈圓形，與籀文所从之 （呈三角形）有別。其字於戰國則作 （璽彙 0309）、 （璽彙 1251）、 （郭店·成之

與▽形有所不同。

²³⁷ 《甲骨文編》，頁 288。按《甲骨文編》誤釋為「旦」，今正。

²³⁸ 《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²³⁹ 《秦文字類編》，頁 140。

²⁴⁰ 小徐本籀文與古文字材料的寫法在結構位置上略有差異。考上引春秋金文諸形，「古」旁（連帶部件「口」）均置於左偏旁下方，而小徐本籀文則將之廁於字形正下方，二者稍有不同。

34)²⁴¹、𠂔²⁴²（璽彙 1459）、𠂔²⁴²（包山 103）、𠂔²⁴²（包山 170）、𠂔²⁴²（包山 176）²⁴³、𠂔²⁴³（郭店·成之 29）、𠂔²⁴³（郭店·成之 34）、𠂔²⁴³（郭店·成之 34）、𠂔²⁴³（郭店·語叢 4·23）²⁴⁴等形，上部二口多作○○，與籀文也不同。由上引古文字諸形可見，大徐本所錄𠂔旁之爲訛形，明矣。

(2)「日」旁（☉與☐）

大徐本與小徐本籀文在「日」旁的寫法上亦不相同。據筆者調查，《說文》籀文从日者凡 5 例，這 5 例中，二書所錄「日」旁的寫法皆有別，詳見下表：

大徐本 籀文
小徐本 籀文

表中所見，大徐本「日」旁一律寫作☉，小徐本則寫作☐，前者於圈中加上飾點，後者則在圈中加上橫劃飾筆。徵諸古文字材料，「日」旁既有作☉，也有作☐者。作☉的例子如「觴」字，「觴」字西周金文作 （𠂔仲多壺）、 （觴姬毀蓋）等，「日」旁作☉和☐，圈中爲飾點，並非飾筆²⁴⁵。至於作☐的例子亦不鮮，如

²⁴¹ 以上四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77。

²⁴² 《戰國古文字典》，頁 688。

²⁴³ 以上三字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9。

²⁴⁴ 以上四字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

²⁴⁵ 與「觴」類同的例子尚有「馬」字。「馬」字籀文大徐本作 ，小徐本作 ，上部分別作☉和☐。西周金文作 （玕方鼎）、 （乍冊大方鼎）、 （大孟鼎）、 （御正衛毀）、 （召卣）、 （𠂔駟觥蓋）、 （召鼎）、 （召鼎）、 （繁卣）等，各形所从之☉，即籀文所从之☉，其中大徐本籀文的構形雖略有訛變，但二者圈中所加同爲飾點，並非飾筆。不過，鑑於馬字☉形本象馬首，並非日旁，籀文从日乃目旁之訛混，因此本文並未將籀文「馬」字放在這部分與其餘五例一同分析。

「是」字，《溫縣盟書》作 ²⁴⁶，與籀文同體，但其所从日旁作 ，中間爲橫劃飾筆；「昌」字，戰國文字作 （貨系 3227 刀）²⁴⁷，「日」旁作 ，亦爲飾筆，其形與小徐本之籀文 形全同。除上舉諸例外，「日」旁也有 與 並作者，如「晝」字西周金文作 （敦殷），戰國文字作 （上博四·曹 10·29）²⁴⁸等，二者皆同籀文，但前者日旁作 ，中爲飾點，後者作 ，中爲橫劃飾筆。由此可見，在日旁的寫法上，大徐與小徐所錄構形均有其根據。不過，爲統一起見，在這點上，本文仍以大徐本的籀文形體爲準。

通過對照籀文和古文字的字形，我們論證出上述各籀文及其偏旁的寫法均有傳寫訛誤的問題。儘管如此，若撇除訛誤的部分不論，這些籀文與古文字材料的構形大致上仍是相同的，故本文的古文字系聯統計仍把這些籀文納入可系聯的數字內。²⁴⁹

（3）「卑」旁

除此之外，《說文》中也有些籀文，沒有完整的古文字字形可資對照，或者雖有可作對照的古文字字形，但其構形與籀文皆不相同。對於這些籀文，我們一般難以確定它們是否有傳寫訛誤問題，不過，若採用離析偏旁的的方法的話，還是可以考定出一些訛形的。例如「陴」字从卑聲，籀文作 ，其卑旁作 。但「卑」字西周金文作 （召鼎）、 （免殷）、 （或殷）、 （散盤）²⁵⁰等；

²⁴⁶ 《戰國古文字典》，頁 750。

²⁴⁷ 《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²⁴⁸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61。

²⁴⁹ 「睪」字除外。由於「睪」字只見於古文字的偏旁，未有獨立字形出土，而據本文系聯統計的準則，我們只計算同於《說文》籀文的獨立古文字字形，並未採用離析偏旁的方法，因此這一類字形並未加入統計數字之內。與之同類的例子尚有「邕」、「繡」等。

²⁵⁰ 《金文編》，頁 195。

春秋金文作 (晉姜鼎)、 (卑侃君光鼎)、 (秦王鐘)、 (齊聖氏鐘)、 (叔尸鐘)等；戰國秦系文字作 (秦陶 1610 瓦書)²⁵¹；楚系作 (救秦戎鐘)、 (郭店·老甲 20)、 (郭店·緇衣 23)等；晉系作 (璽彙 3525)、 (中山王鼎)、 (侯馬)、 (侯馬)、 (侯馬)、 (侯馬)等；齊系作 (璽彙 0234)和 (璽彙 3677)等；燕系作 (燕下都 20·1)²⁵²，皆與籀文不同，文獻中唯有《說文》篆文的寫法同於籀文，作 。《說文》篆文，若據《說文·敘》所言，乃李斯於秦統一後，在《史籀》大篆的基礎上「或頗省改」而成的字體。至於《說文》籀文，如據班、許舊說，則是西周宣王時所編定的《史籀篇》中的字體；如據王國維說，則是春秋戰國之間秦人所用的字體。但無論從班、許舊說抑或王說，其時代均應早於李斯之世。今籀文「卑」字既同於小篆，而先秦各代古文字又未見同於籀文的構形，此已足證籀文 所从之 爲訛形，蓋亦因傳寫而致誤矣。

(4)「鳥」旁

如果以上述角度來考察《說文》籀文，我們還可以發現更多與 字相類的例子，籀文所从的「鳥」旁即屬其例。考《說文》隹部共收錄了雞、雛、雕、雁、雝、雇、雛七字籀文，七字皆从「鳥」，作 、 、 、 、 、 、 等，諸字之「鳥」旁俱作 形，與《說文》小篆 全同。但徵諸古文字材料，「鳥」字西周金文作 (鳥壬卣鼎)、 (鳥且癸簋)²⁵³等；春秋金文作 (子□弄鳥鼎)²⁵⁴；戰國文字作 (雲夢·日甲 49 反)、 (雲夢·日反 59 反)、 (郭店·老甲

²⁵¹ 《秦文字類編》，頁 75。

²⁵² 以上所引「卑」字戰國文字構形均見《戰國文字編》，頁 184。

²⁵³ 以上二字見《金文編》，頁 264。

²⁵⁴ 同上。

33)、𠂔 (中山雜器)²⁵⁵等，均與籀文不同（子□弄鳥鼎、雲夢秦簡所作𠂔和𠂔形與籀文最爲接近，但二字上部別作𠂔和𠂔，與籀文所作𠂔形有別）。以此推之，可知籀文之𠂔旁或於傳寫時受小篆寫法所影響，遂致訛誤矣。

四、小結

如本章開首所言，本文各章的立論和分析皆以《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字形的系聯統計結果爲基礎，因此《說文》所錄籀文的真確性直接影響著本文的研究結果。本章的寫作目的，旨在爲《說文》所錄籀文提出界定和說明。上文已對《說文》籀文中可考的訛形作了詳細的考證，訂正了籀文中因傳寫而致誤的部分。儘管由於古文字材料的局限，我們未能對書中所有籀文都作考訂分析，但本章所舉的《說文》籀文訛形，以及對不同版本籀文的考釋和界定，足以作爲後文的論述和系聯統計的依據。此外，在這裏亦必須重申一點，即在籀文版本的依據上，除了本章注明的訛形外，對其餘《說文》籀文，本文的系聯統計仍以大徐本所錄的形體爲準。

²⁵⁵ 以上四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241。

第三章：《說文》籀文與殷商文字

自班、許以來的說法，皆謂《史籀篇》作於西周，至王國維時，始別爲新說，以籀文爲戰國文字。因此，前人在考察籀文年代時，多只集中探討《說文》籀文與西周和戰國文字的關係，鮮有對《說文》籀文與殷商文字的關係作詳細分析。其實，籀文中也有同於殷商文字者，王國維曾說：「史篇文字，就其見於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²⁵⁶，蔣善國亦謂：「籀文多跟金、甲文相合，例如四字，古文作 ，籀文作 ，正跟甲骨文 字相同。其餘如登字、系字、妣字、子字，也都跟甲骨文一樣。」²⁵⁷由此看來，籀文與殷商文字當存在一定關聯。本章旨在對照《說文》籀文與殷商文字的字形，找出兩者相同的字數，以考察它們的關係。

一、《說文》籀文與商代文字的系聯統計

殷商文字，現在看到的主要是甲骨卜辭，也有小部分是銅器文字。本文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各期古文字系聯統計表」對照了《說文》籀文與殷商文字的字形。在 97 個見於古文字材料的籀文字形中，能與殷商文字系聯的有 32 字，包括中、登、商、諄、雞、雛、雇、箕、牆、樹、囿、昌、盟、囟、栗、鼎、秋、秦、寢、网、人、磬、西、匸、系、艱、車、陸、陴、四、子、𡗗等字的籀文，佔總數的 32.99%，約三分之一。

比照附錄一所載字形，《說文》籀文與殷商文字的結構基本相同，只是後者的象形意味較濃一些。另一方面，若再仔細考察上述 32 例籀文形體，我們發現，當中 11 字的構形已與殷商文字極爲接近。它們分別爲：

²⁵⁶ 王國維：〈史籀篇證序〉，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1 冊，頁 242。

²⁵⁷ 蔣善國：《漢字形體學》，頁 127。

- (1) 中，籀文作 ；甲骨文作 （甲 398）、 （續 4・7・1）²⁵⁸、 （乙 7741）、
（續 4・4・5）、 （續存 591）、 （續存 348）、 （粹 411）²⁵⁹、 （續存 22）²⁶⁰

等，上、下部的曲劃象旗旂之形，或在左或在右，與籀文相近。

- (2) 商，籀文作 ，於辛旁²⁶¹兩側加圓圈。何琳儀謂：「辛旁兩側加圓圈者，疑爲商星之商的本字。」²⁶²甲骨文「商」字有作 （佚 518）²⁶³者；商代金文亦有作 （昇商壺）者，兩者皆有 部件，與籀文同。

- (3) 樹，籀文作 ；甲骨文有作 （徵 10・39）²⁶⁴者，與籀文大同，特甲文从又，籀文从寸，此其小異。

- (4) 囿，《說文》云：「苑有垣也。」²⁶⁵籀文从四木作 ，象苑中有草木之形。甲骨文或从四木作 （前 4・12・4）及 （前 4・12・3）；或从四中作 （七 S186）和 （前 4・53・4）²⁶⁶等，皆與籀文極近。因古文字中中、木偏旁可以通用，故从木與从中之囿均能與籀文系聯。

- (5) 盟，籀文作 ，《說文》云「从囿，从血」²⁶⁷，甲骨文有作 （京津 755）²⁶⁸者，二者形近，唯甲文从皿不从血，此小別也。

- (6) 鼎，*《說文》*云：「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²⁶⁹籀文作 ，甲骨文有

²⁵⁸ 以上二字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7。

²⁵⁹ 以上五字見金祥恆：《續甲骨文編》，第一卷（台北：藝文印書館，1993），頁 10。

²⁶⁰ 《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1。

²⁶¹ 《說文》「商」下云：「从 ，章省聲。」何琳儀疑其當从辛，丙聲（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652。），今從何說。

²⁶²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652。

²⁶³ 《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2。

²⁶⁴ 《續甲骨文編》，第六卷，頁 1。

²⁶⁵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48。

²⁶⁶ 以上四字見《甲骨文編》，頁 276。

²⁶⁷ 《說文解字》頁 142。

²⁶⁸ 《甲骨文編》，頁 296。

²⁶⁹ 《說文解字》頁 143。

作 (甲 2851)、 (掇 2・8)、 (戠 47・8)²⁷⁰等者，象鼎形，鼎足上飾有扉棱作 形，與籀文近。

(7) 秦，籀文作 ，从秝。甲骨文亦有从秝者，作 (後 2・39・2)、 (戠 37・7)、 (戠 44・8)²⁷¹等，形近籀文。

(8) 人，籀文作 ，象側面人立之形。甲骨文作 (甲 792)、 (甲 2490 朱書)、 (甲 2005)、 (前 2・15・3)²⁷²、 (乙 1938)、 (續存 1592)²⁷³等，皆與籀文無別。

(9) 系，籀文作 ，《說文》謂「从爪、絲」。甲骨文作 (鐵 2・2)、 (鐵 92・3)、 (前 5・366)等²⁷⁴，像以手繫絲線形；商代金文作 (戈涉 爵)，與甲文同，下部从二幺，與籀文从絲相近。

(10) 四，籀文作 ，乃積劃成字，表示四物。甲骨文作 (餘 16・2)、 (前 3・27・7)、 (前 4・29・5)²⁷⁵、 (珠 1141)、 (續 1・51・2)、 (續 2・20・1)、 (徵 8・24)、 (京 1・36・3)、 (掇 128)²⁷⁶等，均與籀文無異。

(11) 𡗗，籀文作 ，从二子；从曰。商代金文作 (亞 父丁卣)和 (亞 父丁卣)等，亦从二子，與籀文同。

²⁷⁰ 以上三字見《甲骨文編》，頁 305。

²⁷¹ 以上三字見《甲骨文編》，頁 310。

²⁷² 以上四字見《甲骨文編》，頁 339。

²⁷³ 以上二字見《續甲骨文編》，第八卷，頁 1。

²⁷⁴ 以上三字見高明《古文字類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35。

²⁷⁵ 以上三字見《甲骨文編》，頁 538。

²⁷⁶ 以上六字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四卷，頁 9。

二、《說文》籀文與商代文字的關係

就上述的字例分析來看，《說文》籀文曾存在於漢字史中，當屬不爭的事實。羅振玉所謂「刻辭中文字同於篆文者十五六，而合於古籀乃十無一二」²⁷⁷的說法，並不符合殷商文字的實際情況。而籀文能系聯殷商文字，更證明它們有密切的關係。如由此推論，我們又是否能把籀文的存在時限上推至殷商時期呢？關於這一點，筆者未敢苟同。事實上，有不少證據顯示籀文並非出於商代，而應屬於時代較晚的文字。此說可由以下三點得到證明：

（一）本文附錄一的統計結果顯示，籀文中能和殷商文字系聯的共 32 形，相較籀文與其它時期古文字的系聯比例，包括西周（57 形）、春秋（45 形）、戰國（57 形）文字等，其系聯比例略低。

（二）殷商文字的象形意味很重，字形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所象實物的特徵，相對而言，籀文的象形程度明顯要低一些，並朝著符號化的方向發展。例如雞（𪇑）、雛（𪇒）、雇（𪇓）三字籀文皆从鳥，其鳥旁寫法已與《說文》小篆無異²⁷⁸；甲文則分別作 （明藏 787）、 （乙 1052）、 （師友 1·80）等，所从鳥旁的鳥首、鳥身、翅膀等形狀均清晰可辨，與籀文的寫法大相逕庭。又如秋（𪇔），右有龜旁。甲文作 （掇 1·435）²⁷⁹， 象爬行動物的形狀，相當於籀文的龜旁，但其寫法也跟籀文不同。再如車（𨍵），甲文作 （明藏 641）、 （存下 915）、 （鐵 114·1）²⁸⁰等，字形尚保留了車輪、車軸、車廂、車轅和車軛等的

²⁷⁷ 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考》（出版地不詳，玉簡齋，1901，版次不詳），頁 12。

²⁷⁸ 籀文「鳥」旁的寫法和小篆相同，可能是《史籀篇》或《說文》在後世傳抄時受到小篆寫法的影響所致，相關分析已見本文第二章。但由於我們無法確定該字受到何種程度的影響，因此僅能就現存的籀文形體作比較分析，以確定籀文的時代。

²⁷⁹ 《古文字類編》，頁 272。

²⁸⁰ 以上三字見《甲骨文編》，頁 532。

形狀，籀文右旁則訛爲二戈，其圖畫性已大大下降。

其次，籀文就見於《說文》者觀之，筆劃已趨向綫條化，字形整齊且方塊化（王國維氏所謂「左右均一」、「規旋矩折」是也），圓筆、肥筆也較多；殷商文字則絕大部分爲甲骨文，甲骨文的特點是「圓筆、肥筆極少，方筆、瘦筆多見，整體顯得剛勁有力，富有刀筆味」²⁸¹，與籀文的風格判然有別。例如「磬」字，籀文作 ；甲文作 （前 4・10・5）、 （前 7・42・1）²⁸²等；「囿」，籀文作 ；甲文作 （前 4・12・4）和 （七 S186）²⁸³等。此兩例籀文的筆劃均以圓筆、肥筆爲主，結體方正，也有曲筆；相較之下，甲文的寫法以方筆、瘦筆爲多，結體亦不及籀文均一齊整。當然，不得不指出的是，甲骨文是殷人的占卜紀錄，並不能完全反映當時的文字情況；而且甲文絕大多數是契刻而成，其書寫方式或多或少也限制了它的字形風格。不過，即以商代金文而論，我們仍可以發現商代文字與籀文在書體風格上有所不同，舉例如「𡗗」，籀文作 ，結體方正，且結構均一，商代金文則作 （亞婁父丁卣），形體仍然踣斜不整；「寢」，籀文作 ，商代金文則作 （寢玄爵），字形中各構件的位置亦不及籀文平均和齊整。由此可見，籀文與殷商文字在書體風格上確有差異，當非同時代的文字。

（三）運用古文字的發展規律考察殷商文字和籀文，可以證明殷商文字的結構與《說文》籀文略有不同，兩者雖能系聯，但商代的文字系統尚未發展至籀文的程度。茲就古文字的「繁化」、「加飾筆」和「簡化」²⁸⁴等規律作分析，

²⁸¹ 陳煒湛、唐鈺明《古文字學綱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頁 61。

²⁸² 以上二字見《甲骨文編》，頁 385。

²⁸³ 以上二字見《甲骨文編》，頁 276。

²⁸⁴ 此處既言「繁化」，又言「簡化」，似自相矛盾，其實兩者並行不悖。李孝定曾說：「簡化與繁化，看似矛盾，卻是相輔相承的。原來早期文字中，也有極少數過於簡單的，爲求整齊劃一，過簡者便加以增繁，不過就全部的文字言，卻是簡化的多，而繁化的只是極少數而已」（《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收錄於《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頁 176）。裘錫圭也指出文字的簡化和

略舉數例說明之。

1. 商

《說文》籀文作 ；商代作 （佚 518）²⁸⁵或 （昇商壺）等，分析已見前。筆者在前文雖指出甲、金文的「商」字與籀文構形相似，但若就二者細加比較，不難發現甲文 形缺少了「口」旁，商代金文 的上部則缺一短橫，與籀文略異。劉釗（1959—）曾說：「古文字中凡字形上部爲橫劃的字，大都可以加一橫劃短筆爲飾筆。」²⁸⁶商字从辛，籀文於辛旁頂部有短橫，正合於此例。然而，考察甲骨文「辛」字的構形，在九種不同的形式中²⁸⁷，於頂部橫劃上加飾筆的絕無僅有，甲文中的「商」字亦然²⁸⁸，這說明了商代文字與籀文在字形發展上尚有差距。另一方面，劉釗又說：「甲骨文發展到金文，一些字可加上『口』旁繁化」，也舉出商字爲例。事實上，加口旁的商字雖也見於甲骨文，但該形在西周金文較爲普遍，如 （宜乍父辛卣蓋）、 （征乍父辛角）、 （九年衛鼎）等寫法即屬其例。同時，就現存的古文字材料來看，如籀文般頂部有橫劃飾筆，又有 部件，同時疊加口旁的「商」字並未見於商代文字，類似的構形最早見於西周晚期的魯士商獻毀，作 （按：此形中从 ，與籀文所从之 形小異，但二者當屬異體關係。許談輝曰：「籀文 ，甲文金文亦未見，此由 形所變，所从 當爲 之異體，字从二口，非从二日也。」²⁸⁹其說可從），此足證《說文》籀文並非出於殷商時代。

繁化趨勢交替存在，主要以簡化爲主。（《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30。）

²⁸⁵ 《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2。

²⁸⁶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345。

²⁸⁷ 甲骨文「辛」字的構形可分爲九種形式，詳參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54。

²⁸⁸ 甲骨文商字構形多變，可分七式，作 （甲 2416）、 （甲 3659）、 （佚 853）、 （掇 1·29）、 （甲 727）、 （甲 1225）、 （掇 1·294）等，但無一於頂部加上短橫飾筆。

²⁸⁹ 說詳許談輝：《說文重文形體考》（台北：文津出版社，1973），頁277-278。

2. 西

《說文》籀文作 。甲骨文或作 (後 1・23・4)、 (甲 740 西對)、 (前 4・36・4)、 (前 4・36・5)、 (前 4・36・6)、 (京津 3560)²⁹⁰等，商代金文或作 (戊甬鼎)，均略近於籀文，唯上部缺少了 的筆劃。劉釗謂：「古文字中向上突出的斜筆劃，常常可加上一個向一邊斜出的飾筆。」²⁹¹籀文 上部之 即屬其例。爲了更清楚地解釋飾筆與籀文時代的關係，此處還可以舉「角」字作進一步說明。「角」字甲骨文作 (菁 1・1)、 (粹 1244)、 (前 4・35・3)²⁹²等，頂端向上突出，但尚未有斜出的飾筆。該字發展至西周，頂部始出現了斜筆作 (癸鐘)形，至西周晚期又在斜筆上加上飾筆而作 (鄂侯鼎)²⁹³形。「西」字的情況當亦同此。考商代甲骨文中，「西」字的頂端均無飾筆²⁹⁴，與籀文相同的構形始見於西周晚期，作 (多友鼎)²⁹⁵。由此可見，商代的文字系統與籀文似乎仍存在差距，並非同時代的產物。

3. 鼎

高明說：「由複雜的圖形變爲簡練的符號，乃是漢字簡化普遍運用的方法之一。」²⁹⁶這個規律正好用來解釋「鼎」字的演變過程。「鼎」，商代金文作 (方

²⁹⁰ 以上六字見《甲骨文編》，頁 464。

²⁹¹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 345。

²⁹² 以上三字見《甲骨文編》頁 203。

²⁹³ 癸鐘與鄂侯鼎二字金文見容庚：《金文編》，頁 292。

²⁹⁴ 甲骨文「西」字的構形可分爲十式，當中只有兩式可與籀文系聯。但這兩式均未有加上斜出的飾筆。

²⁹⁵ 《金文編》頁 766。

²⁹⁶ 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頁 135。

彝文)²⁹⁷，象鼎身、雙耳、三足之形。甲骨文已略簡化，作 (甲 2851)、 (掇 2·8)、 (戠 47·8)²⁹⁸等；省一鼎足，形近籀文。不過，甲文「鼎」字上部一律作 ，保留了雙耳，籀文則已省去此部分，作 。甲文此形其後為西周金文所本，西周「鼎」字多保留兩耳，與籀文較接近的省形始見於西周晚期，作 (匚 皇父簋)。由「鼎」字的演變實例可見，殷商文字在簡化程度上與籀文也有差距，故籀文並非商代文字。

以上三例說明了籀文與殷商文字構形不合的地方，從而論證出籀文並非始於商代的事實。其實可考的例子還有更多，比如「樹」籀文从寸，甲文則从又，而訛又為寸的現象大概始自春秋晚期²⁹⁹；「盟」字籀文从 ，下部兩旁有飾筆，甲文所从 下則無。凡此種種，皆證明籀文與殷商文字並非處於同一時空範圍，其出現時間當晚於商代。

三、小結

本章比較了籀文與殷商文字的字形結構，試圖理清二者的關係。附錄一的文字系聯結果表明，《說文》籀文確與部分殷商文字有著相同的結構，它們同屬一個文字系統，關係密切。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能視籀文為殷商時代的文字。這不僅是由於籀文與殷商文字的可系聯比例較其他時代的文字為低，更重要的是二者在書寫風格和字形發展程度上的差異。透過典型字例的分析，我們認為籀文這種字體必出於商代以後。籀文既能系聯商代文字，足證二者一脈相承，它理應和周代的金文一樣，是繼承商代的甲骨文發展而來的。當然，籀文未必直接脫胎自商代文字，它可能與西周金文也有傳承關係（這點留在第四章討

²⁹⁷ 《金文編》頁 489。

²⁹⁸ 以上三字見《甲骨文編》，頁 305。

²⁹⁹ 說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頁 50。裘氏認為「樹」之籀文「討」所以从「寸」不从「又」，乃傳寫訛誤所致。關於這點，本文往後還會討論，在此不贅述。

論)，但從廣義的角度看，把殷商文字視為籀文的源頭，還是可以的。

第四章：《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

《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是近代籀文研究中的討論焦點。原本自班固《漢志》與許慎《說文·敘》以來，歷代學者皆沿其說，以《史籀篇》為西周宣王時太史所作，為西周文字，故王國維亦謂「二千年來世無異論」³⁰⁰。然自王氏一反傳統，提出《史籀篇》乃「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的新觀點後，近代學者受其影響，紛紛重新審視班、許舊說，並試圖從不同角度論證籀文的年代，當中有證成王說的，也有迴護班、許舊說的，相關研究已見前述。儘管如此，筆者有感於前人研究有欠全面，故為《說文》籀文與西周文字作了一次新的系聯統計。本章旨在對照《說文》籀文和西周金文的字形，找出兩者相同的數量，同時對可系聯的字例加以分析，以理清兩者的關係。

一、《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的系聯統計

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系聯統計表」的統計結果顯示，在見於古文字材料的 97 形《說文》籀文中，能與西周金文系聯的共 57 形，包括禪、中、折、啗、𠂔、登、迹、遲、商、諄、童、農、晝、皮、敗、棄、爰、膚、則、觴、箕、飴、牆、樹、槃、榼、𠂔、員、盟、栗、鼎、秦、宇、人、襲、厂、易、馬、麗、蠹、西、𡗗、婚、妣、𠂔、系、城、艱、車、陸、陴、四、𡗗、辭、子、孳、𡗗等字的籀文，佔總數的 58.76%，接近六成，為商代至戰國各期古文字中系聯比例最高的（與戰國的數字相同）。單就這個統計結果而言，已反映籀文與西周金文關係之密切。

若再按時代先後把西周分為三期，其系聯比例則如下：

³⁰⁰ 〈史籀篇敘錄〉，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第 2 版），頁 2057。

時代	能與古文字材料系聯的 籀文數量	系聯比例
西周早期	22 形	22.68%
西周中期	32 形	32.99%
西周晚期	44 形	45.36%

其中西周晚期的比例最高，共 44 形，佔 45.36%。如果我們把西周中期的數字也計算在內，其系聯比例則更高，合西周中、晚期的數字，能與古文字系聯的籀文字形共計 51 形³⁰¹，佔總系聯數的 52.58%，超過半數。以此結果審視班、許的觀點，我們發現「周宣王太史」說有其合理性。班、許舊說認為，《史籀篇》為周宣王太史所作，宣王在位當西周晚期，如以此說為是，則《史籀篇》當屬西周晚期之作品，其在時間上與本文的系聯結果相脗合。即此而論，已知歷代相沿的說法並非無根之談。

西周也是發展出最多籀文形體的年代。據前文對殷商文字的調查，見於商代文字的籀文共 32 形；爰及西周，出現的籀文有增無減，在西周早期，首次出現的籀文形體有 9 形³⁰²；西周中期有 14 形³⁰³，到晚期有 11 形³⁰⁴。就西周的統計數字來看，有超過一半（25 個）的籀文字形首次是出現在西周中、晚期的。同時，如果合西周全期計算，則首次出現的籀文字形共計有 34 形，較商代多出 2 形。總的來說，從商代到西周晚期，已見於古文字的籀文形體共 66 形³⁰⁵，佔總系聯數的 68.04%，超過三分之二。籀文確立於西周晚期的說法，似乎其來有自。

³⁰¹ 表中所見，能與西周中期和晚期金文系聯的籀文分別為 32 形和 44 形，故二者的總和應是 76 形，但這個數字並未減去同時並見於西周中期和晚期的籀文數量。如果減去複重的字例，實際的系聯數量應為 51 形。

³⁰² 包括嗑、則、箕、叕、員、厂、馬、妣、舜等字的籀文。

³⁰³ 包括禪、遲、皮、臚、飴、盤、櫺、宇、襲、易、蠶、妘、婚、辭等字的籀文。

³⁰⁴ 包括折、𠂔、迹、童、晝、敗、棄、爰、觴、麗、城等字的籀文。

³⁰⁵ 商代出現的籀文共 32 形，與西周出現的 34 形相加，便得出 66 形的總數。

二、典型字例的分析——只與西周金文相同的籀文

再就具體字形作考察，本章開首曾提及，籀文中能與西周金文系聯的共有 57 形。然而，如果我們把這些籀文與春秋以後的寫法作歷時比較，不難發現它們當中有些既見於西周金文，也見於春秋或戰國文字。對於這些籀文，我們難以準確判別其時代。固然，我們可以認為它們依據的是西周寫法，而春秋戰國文字所以同於籀文，乃是西周寫法傳承到後代的緣故；但反過來說，若我們說它們純粹是戰國文字構形的反映，而與西周寫法無關，似乎也無不可。因此，為了更透徹的剖析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下文的分析暫剔除上述這類並見於西周和春秋戰國的籀文，而把焦點放在只與西周金文相同的籀文上。

據筆者的調查，在 57 形同於西周金文的籀文中，有 14 形的寫法只同於西周金文，未見於西周以後的文字。³⁰⁶這些籀文分別是：

1. 遲

《說文》籀文作 ，西周金文作 （仲貳父毀）、 （伯遲父鼎）³⁰⁷、 （遲父鐘）、 （仲禹父毀）、 （元年師族毀）、 （元年師族毀）等，所見諸形从辵从犀，與籀文極近。春秋以後僅見於燕、楚二系文字，燕系省作 （右遲肩鼎）、 （左遲壺）、 （西宮壺）、 （楚高壺）³⁰⁸等，从止从𠂔；楚系亦作 （望山 1·60）³⁰⁹、 （望山 1·63）³¹⁰等形，與燕系同，另又作 （郭店·老乙 10）、 （望山 1·62）

³⁰⁶ 這 14 字當中有些是既見於西周金文，也見於商代文字的，但前一章已詳細剖析了籀文與商代文字的關係。在肯定籀文並非商代文字的前提下，即使把這些例子納入一起討論，也不會影響本章的分析結果。

³⁰⁷ 《金文編》，頁 100。

³⁰⁸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1228。

³⁰⁹ 《戰國古文字典》，頁 1228。

³¹⁰ 《戰國文字編》，頁 97。

³¹¹、𠂔 (包山 202)、𠂔 (包山 200) ³¹²、𠂔 (望山 1・60)、𠂔 (天星 3603)、𠂔 (天

星 3701) ³¹³、等，从𠂔从𠂔，略近於或體𠂔，與籀文不同。春秋晚期王孫誥鐘和

戰國曾侯乙鐘所見「遲」字作𠂔和𠂔³¹⁴形，與籀文同从𠂔，爲東周文字中最接近籀文之寫法。不過，二字所从𠂔旁中的「尸」部分已有明顯訛變，並與「辛」旁割裂成兩個部件，與籀文距離甚大，同時其書寫風格也跟籀文有別。

2. 童

《說文》籀文作𠂔，西周金文或作𠂔 (毛公鼎) ³¹⁵，二者構形相近。毛公鼎之「童」字「从辛从目³¹⁶，象以辛類鑿具刺瞎奴隸眼睛之形。」³¹⁷字形中𠂔部件即所从之目。上所从辛爲刑具³¹⁸，會以刑具刺目之意。《說文》籀文與金文相近，唯目旁訛變爲𠂔。西周以後，古文字所見「童」字皆有所省簡，與籀文略異，

如戰國楚系作𠂔 (包山 39) ³¹⁹、𠂔 (郭店・窮達 11) ³²⁰、𠂔 (璽壘 0279) ³²¹、𠂔 (璽

壘 3645) ³²²；齊系作𠂔 (璽壘 1278) ³²³、𠂔 (陶壘 3・452) ³²⁴等。秦系的寫法則近於

小篆，作𠂔 (陶壘 5・384) ³²⁵、𠂔 (雜 32) ³²⁶、𠂔 (日甲 79 背) ³²⁷等，也跟籀文不同。

³¹¹ 二字見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 97。

³¹² 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23。

³¹³ 三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28。

³¹⁴ 《戰國文字編》，頁 97。

³¹⁵ 《金文編》，頁 154。

³¹⁶ 《說文》謂「童」字「从𠂔，重省聲」，非。其實「童」字當从辛，从目，重聲，不从𠂔。

先秦古文字所見「童」字皆从目，西周除毛公鼎外，甬生簋作𠂔，亦从目。戰國所見童字亦多从目，參見文中所引諸例。

³¹⁷ 張再興：《西周金文文字系統論》，頁 246。

³¹⁸ 說詳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頁 581。

³¹⁹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38。

³²⁰ 張守中、張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 44。

³²¹ 《戰國古文字典》頁 366。

³²² 《戰國古文字典》頁 366。

³²³ 《戰國文字編》，頁 160。

³²⁴ 《戰國古文字典》頁 366。

³²⁵ 《戰國文字編》頁 160。

3. 農

《說文》籀文从林作 。甲骨文作 （前 5・47・5）、 （乙 5329）、 （明 668）³²⁸、 （甲 274）³²⁹、 （乙 282）³³⁰等，从林或从艸，與籀文同，但二者構形差異尙大；西周 其鐘从田从林作 ，始與籀文接近。此外，農 作 ，从艸與从林義近，可以通用，亦可與籀文系聯。不過，西周習見的「農」字均从「田」，商承祚說：「金文从田，象執事于田間也」³³¹，但《說文》籀文和小篆卻从「囟」，許慎亦謂「農」字爲「囟聲」。對此，董蓮池解釋說：「『農』原从林从辰。西周金文追加意符『田』……故篆文、古文、籀文从囟并當是从『田』之訛。」³³²按董說是也，籀文並非以「囟」爲聲，「囟」當爲西周金文意符「田」之訛變。

「農」字未見於春秋文字，戰國秦系文字作 （雲夢秦律 144）³³³和 （秦簡 17・137）³³⁴等，同於小篆；齊系作 （陶壺 3・1234）³³⁵，與古文同³³⁶，二者並異於籀文。

4. 飴

《說文》籀文作 ；西周中期金文作 （鬲毀），與籀文大同。「飴」字唯

³²⁶ 《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37。

³²⁷ 同上。

³²⁸ 三字見《甲骨文編》頁 107。

³²⁹ 《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10。

³³⁰ 《甲骨文編》頁 108。

³³¹ 說見商承祚《甲骨文字研究下編》，此處引自《古文字詁林》，頁 245。

³³² 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頁 106。

³³³ 《戰國文字編》頁 167。

³³⁴ 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頁 379。

³³⁵ 此字於湯餘惠《戰國文字編》被編入齊系（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7），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則列入秦系（見《戰國文字編》頁 167），此處從湯氏的分類。

³³⁶ 「農」字《說文》古文作 和 （《說文解字》頁 60），齊系文字同於後者。

見於西周金文，未見於春秋之後的古文字材料。

5. 牆

《說文》籀文有二，一从二禾作 ，一从二來作 ，唯前者見於古文字材料。

「牆」字甲文作 (粹 1161)，从禾，具籀文雛形，西周中期金文作 (牆父乙爵)

和 (史牆盤)等，从二禾，亦同籀文，但其下部作 ，與籀文所从之 仍小異。

至於西周晚期師寰毀作 ³³⁷，下从 ，則為古文字中最接近籀文之寫法。王國

維〈史籀篇疏證〉曰：「案从禾與从來同意，即師寰敦作 ，从二禾，與籀文弟

一字同。」³³⁸西周以後，「牆」字未見从二禾者，戰國秦系作 (雲夢·秦律 195)、

(雲夢·日乙 114)³³⁹等；楚系 (包山 170)、 (郭店·語叢 4·2)³⁴⁰、 (上博一·孔 28·6)³⁴¹等，皆與籀文有別。

6. 櫺

《說文》云：「从木，晶聲」。籀文作 ，西周金文作 (函皇父毀)，二者形近，但籀文从缶，金文从金。王國維釋曰：「蓋金以質言，缶以器言也。」³⁴²

籀文並訛 為 。「櫺」字春秋文字未見，戰國唯見於不白缶，作 ，略近於

或體 ，但與籀文不同。

³³⁷ 《金文編》，頁 383。

³³⁸ 〈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 5，頁 2103。

³³⁹ 《睡虎秦簡文字編》，頁 80。

³⁴⁰ 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344。

³⁴¹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頁 286。

³⁴² 〈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 5，頁 2105。

又「𩇛」字以「晶」爲聲，「晶」即「雷」字。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釋「雷」字云：「(『雷』字)西周金文寫作 (雷甗)、 (師旂鼎)，追增意符『雨』作 (盞駒尊)，至小篆省作 ，故 乃初文『雷』之省。」³⁴³今「𩇛」字亦从晶，其晶旁自然也是雷之省體。同時，「正因爲『晶』乃『雷』字之省，所以後世从晶的字在古文字中可从『雷』作。」³⁴⁴由此而論，籀文「𩇛」旁以外的 部分，當爲「雷」旁，相應金文中的 ，而 實爲西周「雷」字寫法 、 等的訛變。許鈞也說：「雷於金文作 (楚公鐘)， 即 之譌變。」³⁴⁵ 既源於 ，而 又是西周寫法的訛變³⁴⁶，這表明籀文 是西周文字構形的反映。以此推之，與 構形相類的籀文「𩇛」( )和「𩇛」( )，二字雖未見於商周古文字材料，但其屬西周寫法應無疑問。

7. 字

《說文》籀文作 ，西周中期金文作 (五祀衛鼎)、 (癸鐘)，晚期作 (大克鼎)，皆與籀文同。「字」字西周同時作 (史牆盤)和 (鼓殷)等形，爲春秋戰國文字所繼承，春秋 公彭字簋即作 。戰國則僅見於秦系文字，作 (雲夢·爲吏 19)、 (金村銅鈐)³⁴⁷、 (雲夢·日乙 912)、 (雲夢·日甲 874 反面)

³⁴⁸、 (雲夢·答問 186)³⁴⁹，寫法已近小篆，籀文的構形未見於西周以後的古文

³⁴³ 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頁 455。

³⁴⁴ 劉釗：《古文字構形研究》，頁 119。

³⁴⁵ 許鈞：《說文重文形體考》(台北：文津出版社，1973)，頁 170。

³⁴⁶ 春秋「雷」字作 、 (洹子孟姜壺)等，戰國所見則已疊加雨旁，兩者均與 略異，故 必如許鈞說所言，爲西周寫法 的訛變。

³⁴⁷ 二字見湯餘惠：《戰國文字編》，頁 495。

³⁴⁸ 二字見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頁 393。

字材料。

又「字」籀文从「禹」，以籀文所从與金文之 及 形相較，略有訛變，但此訛變不難解釋。劉釗曾指出，古文字中有一些下部爲一豎劃的字，在發展演變中先後加上了「内」式飾筆，即舉了「禹」字爲例。³⁵⁰「禹」字先作 ，次變爲 ，再變爲 ，始同於西周的寫法。至於其後來所以變作「 」形，董蓮池分析說：「『禹』字，西周所見寫作 （弔向簋）、 （禹鼎），下部僅是 形而已。

到了春秋變作 （秦公簋）， 也變爲 ，於是「禹」字構形便有了『内』旁。」

³⁵¹由於从 从禹的籀文 形只見於西周，未見於春秋以後文字，故可知其《說文》籀文的構形乃是在傳抄過程中受晚周文字寫法影響所致，其構形實從西周寫法訛變而來。

8. 襲

《說文》籀文作 ，从襲，西周金文作 （或方鼎）和 （或毀）等，與籀文同从襲，特籀文「龍」旁作 ，金文則作 ，構形小異。「襲」字未見於春秋文字，戰國僅見於秦系，作 （雲夢·答問 105）³⁵²和 （簡天星觀 M1）³⁵³等，均省爲从龍，不从襲。籀文的寫法唯見於西周金文。

籀文 的「龍」旁與西周金文寫法的差異，乃是《史籀篇》傳抄時受晚周文字影響的結果，這點可從考察「龍」字在兩周時期的演變過程中得到證明。

³⁴⁹ 二字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14。

³⁵⁰ 《古文字構形研究》，頁 23。

³⁵¹ 董蓮池：《說文部首形義新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頁 370。

³⁵² 《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33。

³⁵³ 《古文字類編》，頁 256。

考「龍」字西周金文作 (龍母尊)³⁵⁴，象龍形，爲獨體字。後來漸演變爲身首分離，作 (邱鐘)³⁵⁵，戰國時再於右旁加上「彡」形飾筆³⁵⁶，作 (雲夢·日甲 18)、 (鐵續)、 (集粹)³⁵⁷等，成爲近於小篆的形體。今觀籀文 的構形，其龕旁所从二「龍」的寫法已跟小篆無別。換言之，該寫法應該晚至戰國時才出現。但若說「龕」之籀文爲晚出形體，似難成立，蓋从龕之龕只見於西周金文，未見於戰國文字³⁵⁸。由此可見，籀文的構形應是傳抄者受後代寫法影響，混訛了西周的寫法而造成的。

9. 厂

《說文》小篆作 ，籀文从干，作 。西周散氏盤作 ，同於小篆，不从干聲。不過，金文中也有作 (乍冊折觥)、 (折方彝)、 (乍冊折尊)、 (乍冊鬯尊)者，以及 (遣卣)和 (遣尊)等形，从广从干，與籀文極近。西周以後，「厂」字唯見於戰國燕系文字，但都不从干聲，作 (貨系 2913 刀)和 (貨系 2933 刀)³⁵⁹等。

又上引从广从干者，容庚《金文編》第四版將之廁於「岸」字下，列爲《說文》所無之字，張再興則謂「岸」爲「岸」之初文。³⁶⁰其實「岸」與籀文「岸」

³⁵⁴ 《金文編》，頁 759。

³⁵⁵ 同上

³⁵⁶ 劉釗指出，戰國文字有時加「彡」形飾筆，即舉了「龍」字爲例，見《古文字構形研究》，頁 345。

³⁵⁷ 《戰國文字編》頁 772。

³⁵⁸ 除「龕」字外，戰國文字均未見从龕之字，這點可證以其他从龍之字，如「龔」。「龔」，戰國文字作 (集粹)和 (集粹)，皆不从龕。

³⁵⁹ 二字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976。

³⁶⁰ 張再興：《西周金文文字系統論》，頁 360。

一从广，一从厂，广、厂取象相近，同樣可以表示居所，用在意符時可以通用。³⁶¹ 李孝定《讀說文記》也說：「厂者，山石之厓巖可居者，蓋先民穴居而野處，每依厓巖爲屋，其字金文偏旁多作 ，其左即所依厓巖，右即所謂對刺高屋也。」³⁶² 厂、广於古音上亦可通，何琳儀云：「厂、广一字分化。厂，曉紐；广，疑紐。曉疑爲喉牙通轉。」³⁶³ 是則二字音義皆通，故从广之「庠」可與籀文「𡩂」字系聯。

10. 系

《說文》籀文从爪、絲，作 ，象以手繫絲線形。商代金文作 （戈涉 爵）³⁶⁴，从二幺，構形相近³⁶⁵；西周所見則作 （小臣 卣）³⁶⁶，从三幺，亦近於籀文。³⁶⁷ 春秋文字未見，戰國文字已省去一系，作 （陶彙 6・79），與小篆同，系上弧筆表示繫聯。

至於上引金文一从二幺，一从三幺，籀文則从絲，三者其實無別。此處可以古文字偏旁的演變規律來解釋。李孝定曾指出，在早期的會意、形聲等合體

³⁶¹ 張再興說：「一些字素由於取象於同一事物或同類事物，其構字意義就會相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異體。……再如『厶』、『厂』、『广』三個字素因都可表示居所，也存在同義替換的現象。如西周金文的“居”字，多從『广』從『立』，作 ，如《中方鼎》；也可以從『厂』作 ，如《蔡簋》；也可以從『厶』作 ，如《師虎簋》。（張再興：《西周金文文字系統論》，頁 46-47。）劉釗在《古文字構形學》也說：「古文字中厂、广二字用作表義偏旁時可以通用。」（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 338。）

³⁶² 李孝定：《讀說文記》，頁 229。《說文》於「广」下云：「因厂爲屋，象對刺高屋之形。」上引李氏之言，即釋許慎此語。

³⁶³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976。

³⁶⁴ 容庚：《金文編》，頁 851。容書名此器爲「戠系爵」，漢達文庫標作「戈涉 爵」，同器異名而已。

³⁶⁵ 除了从幺與从系之別外，「系」字籀文與西周金文上方的「爪」旁一正一反，也有少許差別，但古文字字形「正反無別」是較普遍的現象，在此不另加篇幅贅述。

³⁶⁶ 此器「漢達文庫」斷爲商代，高明《古文字類編》斷爲西周早期，這裏從高氏的斷代。

³⁶⁷ 戈涉 爵與小臣 卣所見「系」字，劉釗認爲當是「絲」字，爲 之初文，加手旁是繁體，可備一說（說詳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 174-175）。不過，從構形上看，二字的形體與「系」字的籀文更爲接近，故這裏仍以之與籀文「系」字作比照。

之字中有偏旁多寡不定的現象。³⁶⁸林澧也說：「在早期古文字中，有些合體字的偏旁的相對位置是不固定的，同一種偏旁的個數也不固定。」³⁶⁹因此，金文所从二幺與三幺是相同的，不過是同時期的異體。至於籀文所从絲旁與金文所从二幺，其實也可以通用。絲从二系，董蓮池說：「古文字常常省『系』爲『幺』，从『幺』旁的字常常就是从『系』旁的字。例不勝舉。」³⁷⁰在西周金文裏，這類例子確有不少³⁷¹，如「顯」字，西周金文有作 （孟鼎）形，也有作 （克鼎）形者；「孳」，西周有作 （孳君毀），也有作 （鼓鐘）者。「系」字金文中的下偏旁不作絲而省作二幺，其源亦同此。

11. 車

《說文》籀文从二戈作 。西周金文習見作 （大孟鼎）、 （小臣宅毀）、 （白晨鼎）、 （九年衛鼎）、 （師同鼎）、 （多友鼎）、 （三年師兌毀）、 （不嬰毀蓋）等形，均與籀文略同。此外，西周另有省體作 （同卣）、 （師同鼎）、 （棗車父毀）等，春秋文字承襲此形，作 （鑄公簠蓋）、 （子西車鼎）、 （庚壺）、 （叔尸鐘）、 （鄭季壺）、 （鄭季寬車匝）、 （郟大弔斧）等。戰國五系文字均同於春秋金文，作 （石鼓文·鑾車）、 （雲夢·秦律 74）、 （鄂君啓車節）、 （隨縣 1）³⁷²、 （望山 2·11）³⁷³、 （包山 271）³⁷⁴、 （中山圓壺圈足）、 （集粹）

³⁶⁸ 李孝定：〈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載《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頁 172-173。

³⁶⁹ 林澧：《古文字研究簡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頁 98。

³⁷⁰ 見董蓮池：《金文編校補》（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頁 67。

³⁷¹ 張再興認爲董蓮池的說法未盡準確。他說：「到了西周金文階段，雖然幺與系在許多字中還存在混用現象，但在許多字中兩者已有明顯區分」（見張再興：《西周金文文字系統論》，頁 404）。儘管如此，張再興也承認西周金文確存在幺、系混用的現象，並舉了訊、孫、綰等共五字作說明，因此張說並不影響本文所作論證的可信性。

³⁷²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頁 931。

³⁷³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531。

³⁷⁴ 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14。

³⁷⁵、車（帳杆母扣）³⁷⁶、車（子車戈）³⁷⁷、車（璽彙 0368）³⁷⁸、車（璽彙 0293）³⁷⁹等。

晉、齊二系更有省作 （帳架）³⁸⁰和 （陳豫車戈）³⁸¹者，與籀文相類的構形未見於西周以後文字。

又上引大孟鼎下西周諸「車」字，皆象古車形，乃由商代 （亦車觚）、 （車盤）、 （車觚）、 （車父己毀）等形演變而來，其寫法雖與《說文》籀文相似，但籀文「重車」、「重戈」³⁸²，構形小異。對此，孫詒讓釋云：

「車」籀文作 ，从二車二戈，於形聲皆無所取，且與「輶」、「車」字混。而二徐以來，未有知其誤者，近珍蓺莊氏母山王氏始據金文作 字以正之，其說塙矣。今考金文車，本象駟馬車之全形，其義至精……蓋金文車字，如《吳彝》、《毛公鼎》不 敢並作 （薛尚功《鐘鼎款識》亦有此字而傳樞失其本形，故並據今所見金文拓本論之）。諦審其形，左兩 象兩輪，旁兩畫象轂耑之鍵而軸貫之。其中畫特長，夾于兩輪與軸午交者，輶也。輶曲為梁形，前出而連於衡，故右為 形。長畫與輶午交者，衡也。兩旁短畫下岐如半月者，軌與 也。蓋衡縛於輶，軌縛於衡，而 又縛於軌。³⁸³

足證西周所作諸 皆象「車」之全形，「重車」、「重戈」的籀文 形已經失真，當為傳抄致誤之故。此蓋因西周以後，春秋戰國皆用省體 等， 形不行，後

³⁷⁵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頁 931。

³⁷⁶ 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29。

³⁷⁷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531。

³⁷⁸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頁 931。

³⁷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531。

³⁸⁰ 張守中：《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29。

³⁸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531。

³⁸² 段玉裁於籀文「 」下注云：「从戈者，車所建之兵莫先於戈也。从重車者，象兵車聯綴也，重車則重戈矣。」〔漢〕許慎撰；〔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 2 版〕，頁 720。）果如段氏所言，則籀文乃會意，非象形字。

³⁸³ 孫詒讓：〈籀文車字說〉，載《國粹學報》第五年原第五十八期，此處引自《古文字詁林》，第十冊，頁 697。

人傳抄時不審所從，以 形與二車同， 形與𨋖略似，輒依其寫法改之，遂致訛誤。故王國維〈史籀篇疏證〉也說：「案殷虛卜辭車或作 ，金文或作 （毛公鼎）。 或 象輶輶之形，籀文變爲二戈，乃轉寫之譌。」³⁸⁴方濬益亦謂：「《說文》「車」之籀文作 ，今彝器文皆作 ，知許書此字與輶之籀文 並以形似而譌，或傳寫致誤。」³⁸⁵由此可見，籀文 與《說文》車部「輶」之籀文 ³⁸⁶皆非其本形，並傳寫致訛。

12. 陴

《說文》籀文作 ，从 ，甲文有作 （前2·8·3）、 （前2·8·4）³⁸⁷者，略近於籀文，西周史頌鼎、史頌毀作 和 ³⁸⁸，更爲接近。「陴」字唯見於西周，未見於春秋以後文字材料。

「陴」字从 ，值得注意的是，「城」（ ）、「垣」（ ）、「堵」（ ）諸字籀文亦从 ，我們可試從 旁的時代特徵蠡測籀文的年代。

³⁸⁴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5冊，頁2136。

³⁸⁵ 方濬益：〈克編鐘〉，收錄於《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一，此處見《古文字詁林》，第十冊，頁696。

³⁸⁶ 「輶」字籀文 僅見於戰國包山木牘，作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頁933），其車旁亦已省作「車」形。

³⁸⁷ 二字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頁536。二字所以从「卑」，葉玉森釋云：「从 、 象手持一物，大若鬼頭，蓋椎類古兵器，持之以守 者，後乃沿訛爲卑。」（〈說契〉，《學衡》第31期，收錄於《古文字詁林》，第十冊，頁842）。

³⁸⁸ 此兩字形「漢達文庫」隸作「 」，从 ，非「陴」字，高明《古文字類編》和容庚《金文編》釋爲「塢」。學者於此的見解頗有分歧，吳大澂認爲此實「 」字，而「借禹爲卑」。劉心源、羅振玉亦以爲「陴」字，劉氏並指出， 所从之 亦「卑」字，乃从 （即甲）从 （即 ），故釋爲「陴」。馬敘倫謂此「或隅之異文，不然， 之訛體也。」李孝定則從銘文的讀法分析此字，認爲史頌簋（ ）「簋銘讀爲俾，爲字當釋陴字之證。」（諸說見《古文字詁林》，第十冊，頁842。）我們認爲，這兩字的 一部分，可能是飾筆，即如前文所引「禹」字的例子，如是者則此字當釋爲 。不過，上引諸說多釋爲「陴」字，其解釋亦見合理，故此處仍從劉、羅、馬、李諸氏的說法，以之爲「陴」字。

「**臺**」，《說文》云：「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臺**之重，兩亭相對也。」其字在古文字中可獨立成字，也可用作文字的偏旁，一般來說，从**臺**的字都有表示城垣之類的意義。考察「**臺**」字的歷史，作為獨立字形的「**臺**」字見於西周以至戰國的古文字，如 （臣諫殷）、 （毛公鼎）、 （拍敦）、 （姬奭母豆）、 （國差簠）、 （曾乙戾鐘下二 一 五）、 （曾乙戾鐘下二 一 八）等（戰國曾侯乙鐘二字形下部作 ，與籀文 形差距較大），作為偏旁的「**臺**」字亦然。³⁸⁹儘管如此，我們發現，不少在西周所見从**臺**的字，在春秋以後多變為从土，如「城」、「垣」等均屬其例。「城」，春秋作 （成陽高馬里戈）³⁹⁰、 （武城戈）、 （斜隄尹鉦城）等；戰國五系分別作**城**（秦簡 12・49）、**城**（詛楚巫咸）³⁹¹、**城**（隨縣 166）、**城**（郭店・老甲 17）³⁹²、**城**（ 羌鐘）、**城**（貨系 1688 布方）³⁹³、**城**（璽臺 0150）、**城**（燕侯載簠）³⁹⁴等，均从土，唯齊、楚二系有數例从**臺**作 （武城戈）、 （陶臺 3・542）、**城**（包山 2・4）³⁹⁵等。「垣」，春秋文字未見，戰國所見則一律从土，作 （上郡守壽戈）、**垣**（雲夢・日甲 138 反）³⁹⁶、**垣**（貨系 4055）³⁹⁷、**垣**（貨系 1626 布方）³⁹⁸ **垣**（中山王響兆域圖）³⁹⁹等。從以上兩例可見，作為偏旁的「**臺**」在西周以後已漸由「土」所取代。不少學者也發現這個現象，因而指出「土」與「**臺**」具通用條件。⁴⁰⁰其實此說違背了字素關係的時代性，因為「土」與「**臺**」在字素功能上是有時

³⁸⁹ 如从**臺**的「陴」與「城」字均見於西周，「**臺**」字見於春秋邾公鉞鐘，「**臺**」字見於戰國哀成叔鼎。

³⁹⁰ 《戰國文字編》頁 886。

³⁹¹ 二字見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頁 436。

³⁹² 二字見湯餘惠：《戰國文字編》，頁 885。

³⁹³ 二字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809。

³⁹⁴ 二字見湯餘惠：《戰國文字編》，頁 886。

³⁹⁵ 值得注意的是，包山簡中**臺**旁的寫法已有訛變。

³⁹⁶ 二字見湯餘惠：《戰國文字編》，頁 881。

³⁹⁷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頁 881。

³⁹⁸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3。

³⁹⁹ 張守中：《中山王響器文字編》，頁 47。

⁴⁰⁰ 如劉釗說：「古文字中土、**臺**二字在用做表意偏旁是可以通用。」（《古文字構形學》，頁 337）；

代先後之別的，西周从「 」的字，春秋以後才改从「土」。張再興也曾解釋這點說：「從字素的功能上看，西周金文中的字素『土』沒有表示城垣之類的意義。字素『土』具有城垣之類的意義是春秋以後才產生的。…… 是後來被『土』類化而消失的。」張說表明，字素「 」是在春秋才開始被「土」類化的。今「陴」、「城」、「垣」、「堵」四字籀文既統一从 ，其最有可能反映的理應是西周文字的構形實際。⁴⁰¹

13. 子

《說文》籀文作 ，象小兒「囟有髮，臂脛在几上也」。甲文作 （鐵 256・1）、 （前 1・5・4）、 （前 3・7・2）⁴⁰²、 （燕 261）⁴⁰³等，西周早期金文或作 （折方彝）和 （折方彝）等，均具籀文雛形，但兩者相距尚遠；西周另有作 （利殷）、 （小臣傳殷）、 （子車鑾鈴）、 （子車鑾鈴）、 （子鼎）等形，其小兒頭、身、雙臂、雙足等形構始具，略同於籀文，至於西周晚期六年召伯虎殷所作 形，與籀文尤為接近。

自春秋以下，古文字所見「子」字皆有所省簡，二足併為一足，無如籀文者，例如春秋金文作 （敬事天王鐘）、 （者盞鐘）、 （鄒子盞白鐃）、 （臧孫鐘）、 （簡弔之仲子平鐘）、 （余購逖兒鐘）等；戰國五系文字承襲春秋文字，

《金文大字典》釋「城」字時說：「凡與城 義近的字也都可改土从 ，如垣、堵、墉等字的籀文皆可从 。」（《金文大字典》，頁 1606）。

⁴⁰¹ 當然，从 的字例如「城」和「堵」字亦見於春秋戰國文字（詳參本文附錄一的系聯統計表），因此我們也不能排除籀文是春秋文字構形的反映，但就从 改為从土這個演變中，西周時从 的字，到春秋戰國仍从 的數量甚少，且戰國 旁的寫法已有譌變，如上引「城」字，故从 的籀文最有可能反映的是西周文字的構形情況。

⁴⁰² 《甲骨文編》，頁 556。

⁴⁰³ 《甲骨文編》，頁 557。

作 (石鼓齏雨)⁴⁰⁴、 (書也缶)⁴⁰⁵、 (鄆孝子鼎)⁴⁰⁶、 (陳甗簋蓋)、 (乘馬戈)⁴⁰⁷、 (雲夢日書乙 897)⁴⁰⁸、 (包山 2)、 (中山方壺)、 (陳侯因甗敦)⁴⁰⁹等，或填實頭部作 (隨縣 62) 和 (侯馬 299)⁴¹⁰等，或加飾筆作 (陶彙 6·4) 和 (古幣 19)⁴¹¹，或省變作 (貨系 1548)⁴¹²、 (貨系 1512 布方)、 (貨系 1541 布方)⁴¹³等，均爲省形，與籀文構形相去甚遠。

14. 孳

《說文》籀文作 ，西周早期金文作 (孳君毀)，晚期作 (鼓鐘) 和 (鼓鐘) 等，皆與籀文極近。⁴¹⁴又籀文 中所从子旁乃籀文 ，鼓鐘「孳」字所从子旁亦與「子」字西周金文 形略似。另外，籀文从絲，金文或从二幺，从幺與从系同，說見上文第 10 例「系」字條。

「孳」字春秋金文未見，戰國則見於楚系文字，作 (郭店·老丙 3)、 (郭店·緇衣 25)⁴¹⁵等，所从子旁已省作 形，與籀文不同。

以上凡 14 字，乃《說文》籀文僅同於西周金文之例，足證籀文確保留了西

⁴⁰⁴ 《秦文字類編》，頁 56。

⁴⁰⁵ 《戰國文字編》，頁 965。

⁴⁰⁶ 《戰國文字編》，頁 966。

⁴⁰⁷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⁴⁰⁸ 《秦文字類編》，頁 56。

⁴⁰⁹ 三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966。

⁴¹⁰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⁴¹¹ 同上。

⁴¹² 《戰國文字編》，頁 966。

⁴¹³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⁴¹⁴ 孳君毀與 鼓鐘所見「孳」字諸形，亦見於容庚《金文編》第四版頁 989「孳」字下。董蓮池《金文編校補》則引裘錫圭說，謂二器所見字形當从 絲，與籀文所从絲旁爲二字，並指出字當釋爲「孳」(說詳《金文編校補》[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頁 377-380)。董說可備一解，唯此處仍从《金文編》的考釋結果。

⁴¹⁵ 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968。

周金文的構形特徵，前人以籀文爲西周時文字的說法，是有其根據的。

三、《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系聯統計中的疑點

不過，在指出籀文與西周金文相合的同時，也有兩點需要注意：

- (1) 籀文多爲西周金文形體之訛變，二者並非完全相同，如童、櫺、字、襲、車、子、孳等皆是。訛變現象似乎削弱了上舉例證的說服力。
- (2) 根據本文的系聯統計，以上所舉 14 字，只佔總系聯數的 14.43%，約一成半，與僅見於戰國文字的籀文數量（15 字，15.46%）⁴¹⁶相較，二者比例相若。因此，單就這個統計數字來看，若說籀文爲西周時文字，理據似嫌不足。

以上兩點，似乎降低了班、許舊說的可信性。不過，這些疑點並非不能解釋，茲就二者分別說明如下。

（一）傳抄的影響

關於第一點，首先要指出的是，如據傳統說法，《史籀篇》乃作於西周宣王（前 827—前 782 在位）時，周宣王下距東漢許慎撰《說文》（公元 100 年成書）的時代約有八百年之久。在這段時間裏，《史籀篇》要流傳下來，就必須通過傳抄。正如本文第二章所說，籀文在歷代輾轉傳抄的過程中，產生訛誤也是在所難免的。孫詒讓也說：「許書古籀重文，傳寫舛互，後人不窺所從，輒依形近字臆改之，以牽就篆法，此弊尤夥。」⁴¹⁷正好解釋了《說文》籀文傳寫致誤的問題。我們知道，有些文字，在西周作一寫法，到春秋戰國時，便不作如是寫法，例如「車」字，西周習見作 ，右旁「 」象車轅和車軛之形，但其字至春秋戰國時已省作 形，後世傳寫者不明其構形原委，遂依當時文字改之，《說文》「車」

⁴¹⁶ 這 15 字包括𨋖、速、敢、劍、侖、甸、贛、癰、頂、豪、大、奢、意、紵、申等字的籀文。諸字的分析見本文第五章下篇「《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

⁴¹⁷ 孫詒讓《名原》，收錄於《孫籀頤先生集》，第 1 冊（台北：藝文印書館），頁 65。

字的籀文，其右旁變為从二戈，正是後世臆改字形的明證，以此推之，上舉字例如「櫺」、「童」、等字的情況實亦同類。因此，籀文的訛變現象並不會影響其作為西周文字論據的可信性，相反，部分例子如「櫺」、「車」、「馬」、「靄」（馬、靄二字見下文）等籀文的訛變部分更反映其所依據的是西周寫法。⁴¹⁸

（二）籀文行於西周的其它證據

關於第二點，不能否認的是，與戰國文字的統計數字相比，僅見於西周文字的籀文數量並沒有明顯優勢，不過，能證明籀文是西周文字的例子，其實並不止上舉的 14 例。我們發現，有些籀文，雖並見於西周和春秋以後的古文字材料，但仔細分析其構形，不難看出其寫法與西周金文較為接近，足以作為籀文行於西周的證據。例如：

1. 諄

《說文》籀文作 ，从二或。甲文作 （乙 6519）、 （乙 781）、 （徵 4·86）、 （撫 99）⁴¹⁹等，與籀文結構相同，但形體稍異。李孝定云：「甲骨文作 ，正从兩「或」相嚮，「或」為「國」之古文，兩國交爭之意也。」⁴²⁰其字於西周金文唯一見，作 （旅仲殷）⁴²¹，亦从二或，且較甲文更接近籀文。春秋文字未見，

⁴¹⁸ 王輝在曾對籀文的訛變現象作過另一解釋，他說：「籀文與西周文字之相近者多有訛變，祇能說明《史籀篇》的作者非西周人，他所看到的，祇是春秋戰國時傳鈔的西周古文字，而非西周古文字的實際。這就像《汗簡》、《古文四聲韻》保留傳鈔至宋的戰國古文字，其中多有訛變一樣。」（《〈史籀篇〉時代重探》，收錄於《一粟集——王輝學術文存》，頁 774。）我們認為王說鄰於玄想，缺乏真憑實據。首先，王氏舉《汗簡》、《古文四聲韻》來證明其春秋戰國說已有不妥之處，因為傳世文獻中的字體訛變乃今人所見的事實，但其字到底從作者作書時已經訛變，還是後來傳抄者傳抄致訛，我們是難以確知的，《說文·敘》既明言《史籀篇》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則籀文的訛誤當屬西周以後傳抄者輾轉傳抄所致。再者，王氏的春秋戰國說並無任何文獻證據支持，僅以籀文的訛變現象這一點來斷定《史籀篇》作者為春秋戰國人，似乎難以令人信服。

⁴¹⁹ 《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5。

⁴²⁰ 李孝定《讀說文記》，頁 60。

⁴²¹ 《古文字類編》，頁 355。

戰國則僅見於晉系文字，作 （侯馬 353）⁴²²。其形似由西周寫法演變而來，唯稍有訛變，上方所从「或」字的口旁下移，與下方口旁合成 構件，整體與籀文的差異較大。因此，比較各代「詩」字構形，與籀文最相似者仍推西周金文的寫法。

2. 晝

《說文》籀文作 ，字中日旁作 ，中間爲飾點。西周金文作 （鼓殷），其日旁亦作 ，與籀文同；戰國楚系則作 （上博四·曹 10·29）⁴²³、 （帛書甲）、 （九店 56·71）⁴²⁴等形，雖與籀文接近，但下部日旁皆作 形，日中飾點已演變爲橫筆，與籀文小異，由此推知其時代當晚於籀文。

3. 馬

《說文》籀文作 ，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西周早期金文作 （玕方鼎）、 （令鼎）、 （御正衛殷）等，中期作 （召鼎）、 （繁卣）、 （盨方彝）等，晚期作 （克鐘）、 （諫殷）等，所見諸形皆與籀文略同。金文中 形象馬和馬髦，下部所从 形則象馬身、足、尾等，籀文除把 形稍訛作 和 兩個部件外，其餘部分皆與金文無異。

爰及春秋，古文字所見「馬」字上部已由 形變爲 形，與小篆上部的 形日趨接近⁴²⁵，如春秋金文作 （食生走馬谷殷）和 （邾大司馬戈）等即屬其例，

⁴²² 《戰國古文字典》，頁 1301。

⁴²³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61。

⁴²⁴ 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187。

⁴²⁵ 仔細考察先秦「馬」字的構形，這個演變其實在西周中期已開始，如走馬休盤作 ；甬殷

至於叔尸鐘所作 形，其上部的寫法更與小篆無別，與籀文上部 和 形距離漸遠。

戰國文字演變則更劇，不單馬頭部分有所改變，即馬身部分亦復不同。西周「馬」字下部多作 ，與籀文同，春秋叔尸鐘尙作此形，戰國寫法雖多，但卻未見作此形者。如秦系作 （秦簡 25・44）⁴²⁶、 （石鼓文・吾車）⁴²⁷等，與小篆同；楚系作 （曾侯乙 210）⁴²⁸、 （包山 8）⁴²⁹、 （郭店・窮達 8）⁴³⁰等；晉系作 （三晉 120）、 （貨系 1708）、 （侯馬）、 （侯馬）⁴³¹、 （貨系 1701）等⁴³²；齊系作 （齊司馬車 ）⁴³³、 （璽彙 0025）⁴³⁴； （璽彙 5540）⁴³⁵、 （璽彙 0064）、 （陶彙 3・399）⁴³⁶等；燕系作 （庚都司馬鐲）、 （璽彙 0050）等⁴³⁷。綜觀戰國五系文字，除秦、晉二系中部分「馬」字仍保留馬形外，餘皆有所省簡，或省馬首，或省馬足，未有如籀文者。

由上述分析可見，與籀文相類的構形（即上部既从 下部又作 ）只見於西周，雖然春秋所見「馬」字下部仍同籀文，但上部構形已明顯不同，因此，籀文所反映的應為西周文字構形之實際。

作 等即是其例。到西周晚期，該演變趨勢仍然持續，金文或作 （三年師兌 ）和 （元年師兌 ）等，春秋文字承襲此形，並繼續發展。

⁴²⁶ 《秦文字類編》，頁 215。

⁴²⁷ 《戰國文字編》，頁 651。

⁴²⁸ 《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174。

⁴²⁹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3。

⁴³⁰ 《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35。

⁴³¹ 四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⁴³² 《戰國古文字典》，頁 606。

⁴³³ 《戰國古文字典》，頁 605。

⁴³⁴ 《戰國文字編》，頁 651。

⁴³⁵ 《戰國古文字典》，頁 605。

⁴³⁶ 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652。

⁴³⁷ 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652。

4. 靄

《說文》籀文作 ，西周金文作 （盥駒尊）、 （盥駒尊蓋）、 （楚公逆罇）等，皆與籀文極近，唯籀文訛 和 爲 （許慎《說文》謂：「籀文靄間有回。回，靄聲也。」以 爲雷聲，非），與上文「櫪」字情況略同。春秋金文「雷」字作 、 （洹子孟姜壺）⁴³⁸，未有加上意符「雨」，與籀文略異，但戰國楚系所見作 （信陽 2·01）⁴³⁹、 （包山 174）、 （包山 175）⁴⁴⁰；齊系作 （璽臺 3694）⁴⁴¹，則復同於籀文。

籀文「 」既見於西周，又見於戰國，何以見得其必出於西周？以西周金文「雷」字中皆有「 」或「 」部件，而戰國則無故也。董蓮池謂：「籀文『雷』字中之 非『回』，乃表閃電之 、 之訛，許云其爲雷聲不確。」⁴⁴²按：董說是也。籀文所从 表示閃電，乃由西周金文 和 等部件訛變而來，而這一點亦正好說明了籀文依據的是西周寫法。由是觀之，戰國「雷」字所以近於籀文，並非因爲籀文出於戰國時期，相反，其實是因爲戰國承襲並省簡了西周寫法之故。

5. 西

《說文》籀文作 。本文前一章曾提及，與籀文「西」字全同的構形（即上部有 飾筆者）始見於西周晚期的多友鼎，作 ⁴⁴³，而事實上，這個構形亦只見於西周金文。春秋以降，見於古文字材料的「西」字，其上部雖然也有 形飾筆，

⁴³⁸ 《金文編》，頁 751。

⁴³⁹ 《戰國古文字典》，頁 1263。

⁴⁴⁰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73。

⁴⁴¹ 《戰國古文字典》，頁 1263。

⁴⁴² 《說文解字考正》，頁 455。

⁴⁴³ 《金文編》頁 766。

但下部多不作 形，春秋金文作 （秦公鼓）、 （國差罇）、 （西年車器）等，當中唯繡白盤作 ，與籀文略似，但不如西周 形接近。戰國文字變化較多，秦系文字與東土四系各自發展，秦系由 形演化為 （睡虎 161）⁴⁴⁴、 （雲夢日書乙 1072）、 （放馬灘地圖）⁴⁴⁵等，遂與隸書相同。又譌變為 （官印 0083）、 （秦陶 1234）⁴⁴⁶、 （蜀西工戈）等，為小篆所本。⁴⁴⁷東土四系的寫法則多同《說文》古文 ，如楚系作 （禽章鏹）⁴⁴⁸、 （天星）、 （帛書甲 4）、 （廿八宿漆書）、 （西荅簋）⁴⁴⁹、 （包山 154）⁴⁵⁰、 （郭店·太一 13）⁴⁵¹、 （上博五·弟 18·11）⁴⁵²等；晉系作 （貨系 0058）⁴⁵³、 （貨系 4081 錢）、 （侯馬 307）、 （貨系 61 布空）、 （璽彙 3963）⁴⁵⁴、 （璽彙 3966）、 （璽彙 3216）⁴⁵⁵；齊系作 （陶彙 3·433）⁴⁵⁶、 （陶彙 3·431）⁴⁵⁷；燕系作 （陶彙 3966）、 （陶彙 3963）⁴⁵⁸等。東土四系中，獨晉系有作 （貨系 0060）⁴⁵⁹者，與籀文同，但其字上部飾筆作 ，與西周多友鼎之 形（上部飾筆作 ）相較，仍是以西周寫法與籀文較近。

⁴⁴⁴ 《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⁴⁴⁵ 《秦文字類編》，頁 508。

⁴⁴⁶ 《戰國文字編》，頁 777。

⁴⁴⁷ 有關「西」字在春秋戰國的構形演變，可參考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頁 466 及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⁴⁴⁸ 《戰國文字編》，頁 777。

⁴⁴⁹ 《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⁴⁵⁰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76。

⁴⁵¹ 《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64。

⁴⁵²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536。

⁴⁵³ 《戰國文字編》，頁 777。

⁴⁵⁴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49。

⁴⁵⁵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⁴⁵⁶ 《戰國文字編》，頁 777。

⁴⁵⁷ 《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⁴⁵⁸ 《戰國文字編》，頁 777。

⁴⁵⁹ 《戰國文字編》，頁 777。

6. 婚

《說文》籀文作 。西周金文作 (象伯 毀蓋)、 (弇白歸苑)、 (毛公 鼎)、 (克盥)、 (諫簋)⁴⁶⁰等，均與籀文接近，只是金文上部所从之 稍訛爲 ， 稍訛爲 ， 或 則訛爲「止」而已（籀文「婚」字的訛變分析已見本文第二章）。

「婚」字亦見於春秋文字，作 （徐王子 鐘）、 （侯馬）、 （侯馬）、 （侯馬）、 （侯馬）⁴⁶¹等，寫法亦近籀文。不過，較諸西周金文形體，春秋所見「婚」字均已省去 或 的部分，略有不同。至戰國，其字則作 （璽彙 1156）和 （詛楚文）⁴⁶²等，與籀文差異更大。

前文曾指出，籀文 中从止，應爲 或 之訛變，今考「婚」字之古文字寫法，獨西周金文具此部分（如克盥之 、諫簋之 等），春秋寫法雖近籀文，唯未見有此構件者，戰國諸形則與籀文相距更遠。由此可見，籀文反映的應是西周文字的構形實況。

7. 匚

《說文》籀文作 ，商代甲骨文作 （甲 2123）、 （明藏 476）、 （珠 277）⁴⁶³、 （書 1・5・F）、 （摭續 44）、 （粹 1535）⁴⁶⁴等，略近於籀文。西周金文承襲甲文構形，作 （匚方鼎）⁴⁶⁵，亦與籀文接近，但籀文於 形中有間紋，甲、

⁴⁶⁰ 毛公 鼎以下五字均見《金文編》，頁 793。

⁴⁶¹ 二字見〈侯馬盟書字表〉，收錄於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盟書》（上海：文物出版社，1976），頁 329。

⁴⁶² 《戰國古文字典》，頁 1311。

⁴⁶³ 《甲骨文編》，頁 500。

⁴⁶⁴ 《續甲骨文編》第十二卷，頁 26。

⁴⁶⁵ 《金文編》，頁 843。

金文則無。不過，西周早期金文另有作 （乃孫作且己鼎）形者，中有間紋，為現存古文字材料中最接近籀文的寫法。

8. 艱

《說文》籀文作 ，甲文作 （甲 2125）、 （河 425）⁴⁶⁶、 （錄 573）、 （錄 772）⁴⁶⁷等，从亼，亼為喜之省，與籀文尚有差異；西周金文作 、 （毛公厝鼎） （不嬰殷）、 （不嬰殷蓋），始與籀文同體，特金文右旁作 或 ，下从火，籀文稍訛為土，此其小異耳。

从堇，「堇」實為「𤇗」（𤇗之初文）之訛⁴⁶⁸。王輝〈《史籀篇》時代重探〉曾舉西周末鞮鐘所作「堇」字構形，以證明當時「堇」下方尚未訛火為土，並指出春秋時齊器洹子孟姜壺、陳曼匱「堇」字作 、 ，下始訛从土，意謂籀文當屬較晚之寫法。⁴⁶⁹我們認為，王說不無可商之處，首先，西周所見「堇」字下方雖多从火作 ，但从土的並非沒有，如單白昊生鐘作 ；駒父盥蓋作 等，均从土，是故籀文雖从土，但並不能證明其必出於春秋之後。其次，退一步說，即便承認「堇」字訛火為土的現象乃始自春秋，王說亦有不當之處，蓋「艱」字亦見於春秋，叔尸鐘所見作 、 、 等，其「堇」旁下方已省去土旁，與籀文構形有別。因此，若只比較籀文 與古文字材料的構形，與之最接近的仍為西周金文，故 形應本於西周寫法，不過經傳寫而略有訛變而已。

⁴⁶⁶ 《甲骨文編》，頁 521。

⁴⁶⁷ 《續甲骨文編》第十三卷，頁 10。

⁴⁶⁸ 西周金文「堇」字下方皆从火，或省去兩點作 ， 漸被視作「土」旁，後遂訛為「土」，說詳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頁 544。

⁴⁶⁹ 王輝：〈史籀篇時代重探〉，收錄於《一粟集——王輝學術文存》，頁 773。

從上述分析可見，有些籀文縱使並見商周各代的古文字字形，但仔細考察該形在各代嬗變的軌跡，還是可看出它們較接近西周金文的寫法。籀文既保留了西周金文的時代特徵，其屬西周時代之文字應無疑問。

四、《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的偏旁共通點

上文對系聯統計中的疑點作了淺釋，證明籀文的構形確與西周金文較為接近，二者應為同時代的字體。不過，上文僅就古文字材料中的完整字形作分析，並未採用離析偏旁的方法。事實上，有些籀文，雖不見於完整的古文字字形，但卻與古文字的偏旁寫法相近。對於這些籀文，本文並未納入系聯統計的範圍內。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籀文中，有部分的確見於西周金文的偏旁中，足以反映二者為同一時代的文字，例如：

1. 邕

《說文》籀文作 ，从川， 象水自邕成池之形。甲文作 （鐵 210・3）、
（前 5・9・5）、 （前 6・44・6）、 （後 2・34・2）、 （後 2・41・3）、 （林 2・2・13）
⁴⁷⁰等，與籀文構形迥異，西周金文未見籀文構形。不過，西周金文有「𨾏」字，
所見作 （雍母乙鼎）、 （雍伯原鼎）、 （ 鐘）、 （毛公 鼎）等⁴⁷¹，諸形所从
「邕」旁皆作 ，从水从 ，與籀文 形極近。特金文从水，籀文从川，此其小
異。川、水古通，故許鏊輝亦謂：「𨾏，金文或作 （雍伯原鼎），所从 ，即邕之
古文（引者按：當云籀文）」⁴⁷²，並引此為川、水古通之例。

⁴⁷⁰ 《甲骨文編》，頁 447。

⁴⁷¹ 諸「𨾏」字金文字形見《金文編》，頁 257。

⁴⁷² 《說文重文形體考》，頁 226。

「邕」字亦見於春秋金文，作 （秦公罇）、 （虢平鐘），與西周金文同。董蓮池謂：「邕」西周金文除去訛省者外，一律从水从日，作 （《金文編》二五七頁， 所从）。戰國所見始有追加邑旁从川者，作 （邑旁與日旁共用一「口」。見高明、葛英會《古陶文字徵》260頁 所从），篆亦訛省水旁爲川，並省去一口而有 。⁴⁷³由此可知「邕」字从川的寫法始見於戰國，但戰國時其字已追加邑旁，異於籀文 ，與籀文相似的寫法（即从 者）唯見於西周和春秋，而以西周所見例子較多，故籀文反映的應是西周文字構形的實際。

2. 繻

《說文》籀文作 ，从絲。古文字材料未見該字。但西周金文有「繻」字，或作 （簠生盥）、 （簠生盥二）⁴⁷⁴等，字中「繻」旁作 、 ，上从日，其形與籀文 所从「繻」旁 形極爲接近。籀文「繻」同於西周金文的寫法，爲其字行於西周之又一證明。

以上兩例運用了離析偏旁的方法，比照了籀文與西周金文字形中相應的偏旁寫法，證明籀文與西周金文構形確有共同之處，應爲同時代的產物。

除上舉兩例外，《說文》中部分籀文的偏旁寫法，其實也透露了籀文屬於較早期文字的信息。最明顯的，莫過於籀文所从的「鳥」旁和「車」旁。林素清在〈《說文》古籀文重探〉一文中便曾對這兩個偏旁作過詳細分析，力證籀文應

⁴⁷³ 《說文解字考正》，頁 452。

⁴⁷⁴ 《金文編》，頁 101。

屬西周末葉以前字體，絕非戰國文字。⁴⁷⁵以下試就林說，細加申述。

1. 「鳥」和「隹」

《說文》隹部共收錄了雞、雛、雕、雁、雉、雇、雛七字籀文，於諸字下皆云「从鳥」，寫作雞、雛、雛、雛、雛、雛、雛等。其實，「隹」、「鳥」在古文字中是同源的，都是鳥的象形字。高明說：

鳥字甲骨文寫作 (乙 6664)，隹字寫作 (乙 6664)，本來它們都是鳥的象形字，由於繁簡不同而構成了兩種形體。《說文》分別謂：「鳥，長尾禽總名也」；「隹，鳥之短尾總名也」。這是後來的區分，在古文字體中彼此可互相通用。⁴⁷⁶

足見「隹」、「鳥」在形體上只是繁簡的不同而已。至於其繁簡差別的成因，林素清認為，「從字形演變上看，顯然 比 更接近鳥的原形， 應該是省去鳥的尾、足以及眼部，是較晚起的省文」，⁴⁷⁷並列表引例，展示出由 到 的演變過程。茲不厭其煩，具錄於下：

	商	西周	戰國
(1) 隹	甲 936 佚 518 背 後上・18・6	我鼎 戎鼎 戌甬鼎	石鼓文 秦命鐘 中山王鼎
(2) 隹	甲 3939	万隻鼎	禽志盤 禽志鼎

⁴⁷⁵ 〈《說文》古籀文重探〉，頁 237-240。

⁴⁷⁶ 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頁 121。

⁴⁷⁷ 同上，頁 237-238。

	矢伯隻貞	禹鼎	陶文 古璽
(3) 奮		令鼎	詛楚文

表中所見，各字在戰國時代已一律从 ，省去了尾、足等形，因此，林氏的結論認為「《說文》所錄 、 等籀文，應屬西周末葉以前字體，絕非戰國文字」。

應當指出，林氏的論證有未盡完善之處，表中他只列舉了商、西周和戰國的字形，而忽略了春秋文字的寫法。⁴⁷⁸其實林氏所引三例，除「奮」字未見於春秋金文外，其餘二字在春秋時期均已寫作 ，可見 確是春秋以後的省文，从 表示該字為較早時期的文字⁴⁷⁹。林氏以籀文為西周末葉的字體，其論證大致不誤。

1. 車

「車」字的分析已見前文。在典型字例分析的部分，本文曾引王國維等人的說法，謂籀文 乃 形之訛體。林素清在〈《說文》古籀文重探〉中亦引王說，並進而指出《說文》小篆作車為 之省文，是晚期寫法，為了證明其說，他表列了車字及从車旁字在商代、西周、戰國的幾種形體，說明車字的演變過程：⁴⁸⁰

	商	西周	戰國
(1) 車	前 7·5·3	孟鼎	石鼓文

⁴⁷⁸ 王國維新說認為「《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由於王氏界定的是「春秋戰國」時期，故論證籀文年代時，也應該同時考察春秋文字的寫法。

⁴⁷⁹ 當然，商代文字較西周文字更早，如果說从「鳥」的籀文是商代文字，似乎也無不可，但本文上一章「《說文》籀文與商代文字」已論證了籀文並非商代文字，而必出於商代之後，因此，以籀文為西周文字的結論，無疑較合理一些。

⁴⁸⁰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頁 239。

	鐵 114.1 乙 324 弔車觚 車且丁爵	九年衛鼎 師克盃蓋 克鐘	鄂君啓車節 中山胤嗣好盃壺
(2) 从車旁字		(較) 象伯簋 (較) 吳方彝 (軫) 番生簋 (輶) 毛公盾鼎 (害) 揚鼎	(軒) 江陵楚簡 古璽 (載) 鄂君啓節 楚繪書 鄧侯戟 中山王璽壺

表中各字在商代和西周均作 或 形，到戰國一律簡省成「 」，由此「可知《說文》籀文 、 皆只能代表較早期字體，而絕非戰國文字」⁴⁸¹。

與「鳥」字的分析一樣，林文並無列出表中諸字在春秋時期的寫法。不過，有關春秋文字「車」字的構形，前文已舉了不少例子，足證其字在春秋已省作 形，這裏不再複舉。至於从「車」旁字方面，由於林氏所舉諸字均無相應的春秋文字材料，因此我們無法以實例引證春秋是否已作省形，但從「車」字在春秋一律省作 形，以及从「車」旁字的戰國各形均省作从「 」來看，足以肯定籀文並非春秋戰國文字，而屬較早時期的文字。由於本文第三章已論證了籀文

⁴⁸¹ 同上，頁 240。

並非商代文字，而且徵諸「車」字之籀文寫法， 形顯然與上引西周諸形較為接近，應是西周文字構形的反映。因此，林氏以籀文為西周末葉的文字的說法，大致上是可信的。

五、有關籀文與春秋以後文字相同的現象

雖然上舉籀文的字形和偏旁形體均蘊藏了西周時代的信息，但不能忽視的是，《說文》中也有相當部分的籀文字形同於春秋以後文字，顯示它們與東周文字也有關係。根據本文統計的結果，《說文》中同於春秋文字的籀文有 45 形，同於戰國文字的籀文有 57 形。其中後者的系聯比例（58.76%）剛好同於西周金文的系聯比例（57 形，58.76%）。籀文同於春秋以後文字，固然可以認為是春秋戰國文字繼承了西周的籀文寫法，但我們發現，這些籀文中，有部分是只見於春秋以後文字，而未見於西周金文材料的。在 97 形可與古文字系聯的籀文中，僅見於春秋以後文字的籀文有 29 形⁴⁸²（其中僅見於春秋者 6 形⁴⁸³，僅見於戰國者 15 形⁴⁸⁴），為數亦不算少。如果說籀文是西周時的字體，又該怎樣解釋這個矛盾現象？

首先必須指出，在上舉 29 形僅見於春秋戰國的籀文中，包括「意」、「愆」、「地」、「醬」、「堵」、「流」、「隄」、「速」、「侖」、「贛」、「癰」、「頂」、「豪」、「魴」、「紘」等在內的 15 字，均沒有相應的西周金文材料，沒有古文字材料，則本身欠缺比較基礎，我們無法確定當時有沒有這種寫法。至於餘下的 14 字⁴⁸⁵，雖然大都有相應的商代或西周古文字材料，當中亦未見有籀文的寫法，但單憑這一點，似乎不足以把籀文與春秋戰國文字聯繫起來。原因在於現在看到的古文字

⁴⁸² 這 29 字包括兵、殺、鼓、昔、**意**、愆、流、地、封、翼、堵、醬、是、隄、速、敢、劍、侖、甸、贛、癰、頂、豪、大、奢、魴、紘、癸、申等字的籀文。

⁴⁸³ 即是、流、魴、翼、堵、醬等字的籀文。

⁴⁸⁴ 包括隄、速、敢、劍、侖、甸、贛、癰、頂、豪、大、奢、**意**、紘、申等字的籀文。

⁴⁸⁵ 即兵、殺、鼓、昔、封、翼、是、敢、劍、甸、大、奢、癸、申等字的籀文。

材料始終不多，不能因現有的甲骨金文材料中未見該字的籀文寫法，就斷定該寫法不存在。裘錫圭也說：

有些籀文的字形在較早的古文字資料裏尚未發現。但是我們目前掌握的古文字資料很有限，不能因為在現有的較早材料裏看不到這些字，就斷定它們在當時還不存在。⁴⁸⁶

裘說甚是。再者，這 14 字籀文多非同時並見於春秋戰國，當中有部分只同於春秋文字，而不同於戰國文字寫法的，如是、流、魴、翼、堵、醬等字是⁴⁸⁷。同樣，也有部分是只同於戰國文字，而不同於春秋文字寫法的，如敢、劍、甸、大、奢、申等字是。⁴⁸⁸這些現象表明，在古文字材料有限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以某幾個籀文字形只見於某個時期，就把全部籀文都與那個時代拉上關係。《漢志》和《說文·敘》既明言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而籀文的形體和偏旁又保留了西周文字的特點，加上本文的系聯統計結果顯示有近六成的籀文形體合於西周金文材料，凡此種種，皆證明舊說言之有據，並非臆測之辭。因此，我們認為，在未有更新和更可靠的文獻證據出現之前，保守一點的做法是維持漢人舊說，故本文仍主張籀文為西周時代的文字。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上舉 14 字籀文中，「是」、「敢」、「大」、「鼓」、「殺」、「癸」、「申」等字均有相當數量的西周金文材料，而其中並未見籀文的寫法；同時，《說文》中有些籀文的寫法似乎也表現了一些晚周文字的特徵，與班、許的西周說法相悖。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𣎵」( )和「樹」( )所从的「寸」旁。王國維曾指出，古文字中从「又」旁的字，後世多變為从「寸」⁴⁸⁹，這種做法大概始自春秋晚期。⁴⁹⁰然而，「𣎵」和「樹」兩籀文卻都从寸，若說籀文

⁴⁸⁶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0。

⁴⁸⁷ 六字的分析見本文第五章上篇「《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

⁴⁸⁸ 六字的分析見本文第五章下篇「《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

⁴⁸⁹ 說見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087 及 2099。

⁴⁹⁰ 說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0。

是西周時的文字，又該怎樣解釋這個現象？

我們認為，這是與前人傳寫《史籀篇》或《說文》時產生了訛誤有關。前文已指出，《史籀篇》由西周傳寫至東漢，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訛誤。許慎所記的籀文，或已摻雜了一些受到較後年代寫法影響的字形。 和 所以从「寸」，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另一方面，《說文》在傳寫刊刻時也可能出錯。裘錫圭亦謂：「《說文》所收的籀文的字形，在《說文》傳寫刊刻的過程裏也會產生一些訛誤。」

⁴⁹¹他並以此對 和 从「寸」的現象作出解釋，他說：

在古文字裏變偏旁「又」為「寸」的風氣，似乎要到春秋晚期才開始流行（石鼓文、侯馬盟書中有些例子，再往上追溯好像就像沒有資料了），但是籀文 （金文作 ）和 （叟）卻都從「寸」。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應該是由於後來的抄寫者按照自己的書寫習慣改變了原來的寫法。我們不能因此把全部籀文都往後拉。⁴⁹²

裘說甚是。由此看來，某些籀文在傳抄的過程中已失去了原本的形貌。何琳儀也說：「《史籀篇》原來的那種西周晚期模式的文字，流傳到後代，不可能不摻雜有晚周文字的形體」⁴⁹³，因此，《說文》籀文既包涵諸如「童」、「農」、「飴」、「牆」、「櫺」、「字」、「襲」、「厶」、「陴」、「子」、「孳」、「四」、「棄」、「觴」、「囿」、「盟」、「秋」、「匸」、「雷」、「𡗗」、「系」、「車」、「𡗗」之類的早期文字，也包涵上面所舉的「殺」、「鼓」、「地」、「封」、「醬」、「敢」、「劍」、「大」、「癸」、「申」之類的晚期文字。

總之，「《說文》所保存的籀文形體，並非史籀時代的原貌，乃是延及戰國各種文字的混合體。既不能盲目地將其時代提得太早，也不能籠統地將其時代

⁴⁹¹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0。

⁴⁹² 同上書，頁 50。

⁴⁹³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40。

推得過晚。」⁴⁹⁴因此，結合本文的統計數據，我們認為，一如裘錫圭所說，「籀文就是周宣王時代的文字，只不過在後來的傳抄過程中已經產生了一些訛誤。近人把籀文時代推遲的說法似不能成立。」⁴⁹⁵

六、《說文》籀文的字體特點

上文分析了籀文與西周金文的統計數據，又對二者形近的字例作了詳細考證，足證籀文應為西周時代的字體。但這裏亦必須指出，王國維以籀文為戰國文字，乃基於其對籀文形體特點的觀察。因此，若我們說籀文是西周文字，似乎有必要就王說提出反駁。王氏在〈史籀篇敘錄〉中曾描述籀文的特點說：

史篇文字，就其見於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⁴⁹⁶

根據這些特點，王氏認為「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啓秦刻石，與篆文極近」，因此遽定籀文為戰國文字。

王氏此說，頗引起一些爭論。有學者認為，王氏所舉籀文特點，乃由觀察《說文》中所錄籀文而得出之結論。然《史籀篇》由西周傳寫至漢，已不能無訛，加以《說文》刊行既久，於其中刻印過程產生訛誤，亦在所難免。因此，書中所載籀文字體，其書寫風格和特點是否能夠保留原貌，似有可商之處。張曉明（1971—）在《春秋戰國金文字體演變研究》便說：

至今「籀文」與「古文」的得名與保存主要是依賴輾轉傳抄的傳世文獻。傳世文獻，包括《說文》，往往是用一種書寫方式來記錄文字不同的結構構成。因此，文字結構上的變化可以表現出來，但是筆畫形態方面的特點能否保留原貌就很值得懷疑了。⁴⁹⁷

⁴⁹⁴ 同上。

⁴⁹⁵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51。

⁴⁹⁶ 王國維〈史籀篇敘錄〉，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1 冊，頁 2060。

⁴⁹⁷ 張曉明：《春秋戰國金文字體演變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 71。

陳韻珊在〈小篆與籀文關係的研究〉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並試圖以此調和王說與傳統西周舊說的分歧，他說：

……然而王氏係由見於《說文》之《史籀篇》文字：「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所作之結論，或者正是說明《說文》籀文的時代，與周宣王時太史籀所著之《史籀篇》有異。換言之，《史籀篇》固然是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而《說文》中籀文未必就是周宣王時代的字體。我們知道，《史籀篇》西漢時尚存；劉氏父子猶及見之。至王莽之亂，此書亡佚。建武（西元 25—55 年）中，嘗獲九篇。章帝時（西元 76—88 年），王育為此九篇作解說；所不通者，已十有三。許慎撰《說文》時（永元 12 年起，西元 100 年），徵引的即為此九篇之殘帙；或者已非宣王時史篇的原本面目。《說文》中之籀文字形「規旋矩折之意多」，也就是符號性遠比西周時器增強，所以許氏所見之《史籀篇》，也可能是後人的傳鈔本。今日若研究籀文，保守一點的看法是：《說文》中之籀文，或者未必即可代表《史籀篇》。⁴⁹⁸

陳氏認為，王氏以籀文特點來推論其為戰國文字，應該是可信的，但由於受傳抄的影響，《說文》中之籀文已未必能反映《史籀篇》的真貌，因此王說仍不足以推翻班、許所言的《史籀篇》為宣王時所作的舊說。

我們認為，陳氏的觀點固然有理，但其說充其量只能解釋「左右均一」、「規旋矩折」等近於筆勢形態方面特點的矛盾現象。至於「稍涉繁複」一點，乃係指文字結構而言，正如張曉明所說，在傳世文獻中，文字結構方面的差別，即使經過輾轉傳抄，在一定程度上也應該可以保存真貌的。

如果傳抄影響不能完全調和王說和班許舊說的分歧，我們又是否應從王氏

⁴⁹⁸ 陳韻珊：〈小篆與籀文關係的研究〉，頁 126-127。

的說法，以籀文爲戰國文字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辨明幾點：一、王氏所舉籀文特點是否合乎事實？二、這些特點是否與戰國文字相合？三、除戰國文字外，其他時代的文字是否同樣具有這些籀文特點？以下按王氏的說法，分別就「稍涉繁複」、「左右均一」、「規矩旋折」三點，逐一細加分析。

（1）稍涉繁複

首先，就王氏所謂「稍涉繁複」而言，學者的意見不一，有部分學者贊同王說，認爲繁複確是籀文的特色，如唐蘭、蔣善國、江影紅⁴⁹⁹、陳紹慈等是⁵⁰⁰；不過，也有些學者認爲，繁複並非籀文特點，不能以此遽定籀文爲戰國文字。啓功即傾向此說。他在《古代字體論稿》中曾說：

至於「稍涉繁複」，似更不能成為特點，因為秦代以前各種器物銘文的字，比小篆繁複的多得很，也不足以證明它們都是籀文。

何琳儀也反對王說，並提出實例反駁，在《戰國文字通論》中，他列舉了數例古文，證明古文中也不乏構形繁複之例⁵⁰¹，是故繁複非籀文特點。裘錫圭也指出，籀文並非全都具有繁複的特點。「有些籀文比後來的小篆更爲簡單，如『妣』作『妣』，『薇』作『薇』，『蓬』作『蓬』，『磬』作『磬』等。」⁵⁰²由此看來，以「繁複」來推定籀文爲戰國文字之說，似乎並不恰當。

上述諸家的說法，均否定「稍涉繁複」爲籀文特點，從而駁斥王氏以籀文爲戰國文字的說法。不過，他們提出觀點時，一般只是略舉字例以證明籀文並

⁴⁹⁹ 詳參江影紅：〈籀文時地重探〉，載《問學初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4），頁162-163。

⁵⁰⁰ 詳參陳紹慈：〈甲、金、籀、篆四體文字的變化研究〉（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4），頁71。

⁵⁰¹ 包括一、社、業、惠、巫、某等字的古文。詳參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35。

⁵⁰²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49。

非全部繁複，或者舉出一些籀文以外的繁複例子以支持其說法，其論證似未夠堅實。其實，繁複與否是相對的概念，說籀文繁複，必須透過比較的方法來驗證，在《說文》中，與籀文最具比較基礎的是小篆⁵⁰³，陳韻珊在〈小篆與籀文關係的研究〉中便試圖就《說文》籀文、古文、或體三者與小篆的關係來觀察籀文的特徵，文中他主要透過考察許書中「省」與「不省」用語的多寡來分析籀文是否較其他字體繁重，他說：

許慎在解釋字形時，常用「省」、「不省」來照應重文與正篆的關係。觀察許慎「不省」用語的多寡，大致可看出《說文》中的籀文的特徵，有比較繁重的現象。《說文》中的古文，許慎注明不省者有三見；或體中注明或不省者有六見；而在籀文中注明不省者有十一見。就不省者出現的頻率來看，籀文在這三者中，字數最少，許氏以為「不省者」卻最多；顯而易見的這是比較繁重的現象。因此對小篆而言，繁重應為籀文的特徵。⁵⁰⁴

陳氏的分析證明籀文確有「比較繁重的現象」，故繁重應為籀文的特徵。其後，潘玉坤在〈籀文形體淺論〉一文中也曾對籀文與小篆作過統計，且其統計範圍較陳文更廣，文中他就《說文》223 個籀文字形與對應的小篆字形作了一個繁簡對比統計，並得出了結果，詳見於下：

籀文與小篆繁簡相當者 67 文，佔總數的 30%；

籀文比小篆省簡者 39 文，佔總數的 17.5%；

籀文比小篆增繁者 117 文，佔總數的 52.5%。⁵⁰⁵

得出數據後，潘氏又分析說：「如果再對這些數字作些重新組合，不難發現，繁簡相當數與省簡數兩項之和還不及增繁數一項；撇開繁簡相當數一項不談，增繁數恰好是省簡數的三倍。」因此，他的結論是：「籀文形體確實比小篆繁複。」

⁵⁰³ 當然，部分籀文可以跟古文作比較，但據潘玉坤〈籀文形體淺論〉的統計，籀文能與古文直接作字形繁簡比較的只有 39 組，遠較籀文與小篆的可比較數字為低。

⁵⁰⁴ 陳韻珊：〈小篆與籀文關係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頁 137。

⁵⁰⁵ 潘玉坤：〈籀文形體淺論〉，載《殷都學刊》，2003 年第 2 期，頁 90。

王筠⁵⁰⁶、王國維的話基本是不錯的。」⁵⁰⁷

陳、潘二氏的統計結果表明，籀文確實較小篆繁複，由此可見，王氏所謂籀文「稍涉繁複」的見解大致上是正確的。既然王說不誤，那麼上引啓、何、裘諸家對王說的批駁就顯得沒有說服力了。然則，我們是否應該從王氏說法，以此遽定籀文爲戰國文字呢？

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辨明的是，繁複是否戰國文字的特點？除了戰國文字以外，其他時代的文字又是否具有繁複的特點？細考先秦各代的文字，我們認爲，戰國文字雖然存在一定數量的增繁現象，但同時其簡化趨向亦十分明顯，故繁複並非其特點。⁵⁰⁸相反，文字的尙繁傾向在西周金文中表現得更爲顯著。張再興說：

西周青銅器用於比較莊重的場合，比較重視審美。同時其書寫又沒有多少限制。因此，形體繁化的現象大量存在，造成了一些繁化的形體更加通用。⁵⁰⁹

正好指出了西周金文尙繁的現象及其原因。籀文既然具有比較繁重的現象，它理應跟西周金文的書體風格更爲接近。事實上，徵諸《說文》籀文，我們發現，當中較繁疊的字大多數在商代甲文和西周金文已經出現，林素清在〈《說文》古籀文重探〉一文便舉了 11 例，包括敗、童、襲、櫺、蠹、陴、城、蓐、系、子、孳等字的籀文，當中除蓐字外，其餘各字均見於西周金文，可作憑證。⁵¹⁰換言之，王國維說籀文「稍涉繁複」是不錯的，但繁複的現象似乎更合於西周金文的書體風格，王氏以此推論它爲戰國文字，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⁵⁰⁶ 王筠在《說文釋例》中曾提出「籀文好重疊」的觀點，詳參本文的研究回顧。

⁵⁰⁷ 潘玉坤：〈籀文形體淺論〉，載《殷都學刊》，2003 年第 2 期，頁 90。

⁵⁰⁸ 何琳儀在《戰國文字通論》第四章「戰國文字形體演變」中曾剖析戰國文字形體的演變規律，包括簡化、繁化、異化、同化、特殊符號等方面，當中簡化居其首。詳參《戰國文字通論》，頁 202-264。

⁵⁰⁹ 張再興：《西周金文文字系統論》，頁 48。

⁵¹⁰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頁 236-237。

(2) 左右均一

上述的分析表明，繁複乃籀文和西周金文共有的現象，王氏的推論似未盡準確。不過，籀文的特點並不只繁複一項，以下再就「左右均一」這一點作考察。所謂「左右均一」，我們大致可以理解為平整方正，這種風格，在《說文》籀文中確有明顯表現，舉例說，「婚」字的西周早、中期金文分別作 (大孟鼎)、 (魯伯)或 (殷蓋)等，籀文則作 ，後者的結體顯然較方正平均；「申」，甲骨文作 (乙 6419)⁵¹¹、 (前 4・1・1)、 (林 1・15・13)等⁵¹²；西周早期金文作 (子申父己鼎)、 (焚殷)等，中期作 (即殷)、 (沔其壺)等，其形體仍然踣斜不整，籀文則作 ，上下兩端整齊了不少，可見籀文確有平整方正的特點，王氏認為籀文「左右均一」的說法是成立的。不過，問題在於，平直方整的文字風格是否如王氏所言，只見於「上承石鼓文，下啓秦刻石」的戰國時代呢？對此，筆者認為不然。事實上，不少西周的銅器文字發展至中晚期，也漸呈現出整齊的風格，與籀文「左右均一」的特點十分相似。唐蘭便說：「周初的銘刻，顯然是繼承商代的。後來漸漸整齊起來。」⁵¹³他又舉出一些西周中晚期的例子：「像厲王時的克鼎，已是有方格子的篆書了。散盤書法雖較不同，行款也是很整齊的。虢季子白盤的書法，簡直要使人懷疑它不是宗周時代了。」⁵¹⁴李學勤也說：「西周末年，有些銘文的字體開始有新的變化，虢季子白盤最值得注意，其文字方整，在風格上開後來秦人文字的端緒。」⁵¹⁵可見西周後期的金文已漸趨方整。⁵¹⁶陳煒湛、唐鈺明在分析銘文的書體風格時亦說：

⁵¹¹ 《甲骨文編》，567。

⁵¹² 同上，頁 568。

⁵¹³ 唐蘭：《中國文字學》，頁 120。

⁵¹⁴ 同上。

⁵¹⁵ 見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頁 40。

⁵¹⁶ 見啓功：《古代字體論稿》，頁 14。

（西周金文）前期與商代接近，同屬波捺體，唯銘體擴大，短者數十字、長者數百字，點畫粗肥略減，行距講究、字距則大小不一。後期盛行玉箸體，筆畫粗細均勻，首尾等粗齊平、不露鋒芒，無波捺。字的個體多成豎貫橫平的方塊，有的還畫成方格以防字體過於參差。銘體外緣整齊，豎成行、橫成列，除鐘、鬲等受器物限制外，其它銘體均方整化。

具體的描述了西周金文結體方正，首尾、兩端平齊的書體特點，而這種風格，正好與王氏所說「左右均一」不謀而合。由此可見，《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在這點上也有共同之處。

（3）規旋矩折之意多

另外，王氏又指出籀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所謂「象形象事之意」和「規旋矩折之意」，啓功解釋說：

按所謂『象形象事之意』，即是圖畫性；『規旋矩折之意』，即是綫條的，便化圖案的符號性。⁵¹⁷

按照啓功的說法，我們可以把籀文理解為一種符號性較強，綫條化程度較高，而圖畫性較弱的字體。但他認為「兩周銅器中這種現象也不是沒有的」。⁵¹⁸在《古代字體論稿》中，他便分析了一批銅器銘文，如虢季子白盤、大良造鞅量、曾伯陁壺等銘文，證明周代的銅器文字也有王氏所謂的籀文特點，故「規旋矩折」並非籀文的獨有風格。⁵¹⁹

啓功指出了籀文體勢與周代銅器銘文相近的事實。其後，何琳儀的論述更進一步，在《戰國文字通論》中，他把籀文與西周文字聯繫起來。就王氏所謂

⁵¹⁷ 見啓功：《古代字體論稿》，頁 13。

⁵¹⁸ 啓功認為「有些銅器的銘文中呈現一種由兩項條件所組成的特殊現象，那兩項條件是：（甲）筆劃綫條較勻，不是隨形輕重的，接搭處也沒有凝結的樣子。（乙）有豎行氣，也有橫行氣，或更有方格，在格中寫字。凡這兩項條件同時俱有的，那字的風格便有如王國維先生所說的那些現象。」詳見啓功：《古代字體論稿》，頁 13。

⁵¹⁹ 同上。

「規旋矩折」的籀文風格，何氏明確指出，那是西周中晚期以後銅器銘文的共同特點。他說：

其實所謂「規旋矩折」云云，乃是西周中晚期以後銅器銘文的共同特點。

這一時期銘文的佈局，橫行豎行都非常整齊，字體也日趨綫條化、方塊化，筆畫無波折，兩端平齊，成為普遍作風。如克器、頌器、虢季子白盤等都屬於這一路銘文的典範作品。⁵²⁰

從籀文與西周中晚期文字的共同點出發，何氏進而論定《史籀篇》為西周字書，「《史籀篇》是經厲、宣之際史官『留』整理過的一種童蒙課本……西周後期，銅器銘文日趨綫條化，方塊化，乃是時代風氣所致。史籀以類似的字體施於簡冊，作為童蒙課本是合情合理的。」⁵²¹

與何氏看法相同的還有張政烺（1912—2005），張氏甚至認為，籀文與西周後期的金文是同一類書體，他說：

西周晚期，約周宣王時出現了一種新風氣，字體方正微長，行款整齊，筆劃勻稱，偏旁、結構有定，例如虢季子白盤、宗婦鼎等銘文，和籀文（王國維說：「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十分相似，可認為是同一類書體。⁵²²

王世征、宋金蘭也持相同見解，在《古文字學指要》中，他們更從籀文的特點而推論它為西周時代的正體字，他們說：

籀文字形趨於綫條化、方塊化，結構勻稱，筆劃橫平豎直。籀文的這些特點正是西周中晚期時代的銅器銘文的基本特點。由此推知籀文當是西

⁵²⁰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35。

⁵²¹ 同上書，頁 36。

⁵²²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頁 538。

周時代的標準字體（正體字），所以它才會被收入當時的識字課本。⁵²³

以上各學者的論述足以證明，無論在「左右均一」、「稍涉繁複」，還是在「規旋矩折」等方面，籀文與西周中晚期的金文均有相同的風格特點。⁵²⁴換句話說，無論在具體的字形比較上，還是字體的普遍特點上，籀文與西周金文均十分相近。那麼，它們兩者到底存在著何種關係呢？

(1) 虢季子白盤（西周晚期）

(2) 史頌毀（西周晚期）

七、《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

(1) 籀文是從西周金文各「異體」中確立的「正體」

從籀文與西周金文相似的字體特點看來，籀文似乎是屬於西周中晚期的一

⁵²³ 王世征、宋金蘭：《古文字學指要》（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7），頁 87。

⁵²⁴ 當然，正如前文所說，由於傳抄因素的影響，《說文》所收籀文形體未必盡是許君之舊，但因我們不能確定傳抄導致的訛變程度如何，於此也只能以今本《說文》所錄字形與金文作比較分析。

種文字，所以《史籀篇》很可能如班固和許慎的說法，是宣王時由太史籀整理編訂的一部「教學童」書。周宣王是西周後期的中興之主，他在位期間詔史籀進行一番文字整理的工作是有可能的⁵²⁵，而這個說法亦與本文的文字統計結果相脗合。一如何琳儀所說，《說文》籀文源於《史籀篇》，《史籀篇》中字與西周後期金文屬同類字體，原本《史籀篇》應該是採用當時的字體（有可能是克器、頌器、虢季子白盤之類的西周後期銅器銘文），並稍加整齊化所寫成。⁵²⁶換言之，現今所見《說文》中所載籀文，實乃來源自西周後期的金文。

籀文的字體既與西周後期金文同類，那麼它極可能是當時眾多通用的字體之一，即其中一種「異體」。考商周文字異體較多，即便是同一字，亦有甚多寫法。王國維也曾指出這個現象，他說：

……文字不獨因時地而異，即同時同地，亦復不同。故有一篇之書而前後異文，一人之作而器蓋殊字。⁵²⁷

商周文字所以出現較多異體，是因為它們仍處於漢字發展的初始階段，文字在從圖象演變到符號的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字形。林澐（1939—）也說：

「文字中最初的異體現象，是文字尚未脫離圖象這一母胎的反映。從實際事物的形象變成圖形符號，都要經過提煉，即對實際物象的簡化，這種簡化一開始就可以採取不同的方式。」⁵²⁸事實上，在現存的金文材料中，也可發現這個現象，典型例子如「鼎」字，西周金文有作 （孟鼎）、 （頌鼎）、 （函皇父鼎）、

（大鼎）、 （毛公鼎）等數種⁵²⁹，其形皆相近而稍有差異；又如「車」字，西

⁵²⁵ 說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36、林尹《文字學概說》頁 212-213。

⁵²⁶ 同上。其實除何琳儀外，李學勤也曾提出類似看法，他說：「東周的秦文字可溯源到宣王時青銅器《虢季子白盤》，恐非偶然，恐怕盤銘就是史籀倡行的字體吧？」（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頁 365）同樣認為籀文與西周晚期金文屬同一書體。

⁵²⁷ 見王國維《史籀篇攷錄》，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062。

⁵²⁸ 見林澐：《古文字研究簡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頁 94。

⁵²⁹ 「鼎」字的早期金文異體更多，圖畫性較濃，字形差異更大，有些對鼎足部分表現較細緻，有些則重鼎腹部分，有些在鼎耳部分也有不同表現，例如作 （商卣）、 （鼎文）、 （作

周金文作 (孟鼎)、 (余伯毀)、 (鑄公卣)、 (克鐘)、 (揚鼎)⁵³⁰等，有些很清晰的保留了車的車廂、車轅、車衡和車軛部分的形體，有些則局部省去某些部分，寫法很多，就是因為它們對實際物象採取了不同方式的簡化。西周時期繁多的異體，正好為宣王時太史籀作文字規範下了註腳。祝敏申在《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中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他說：

籀文不僅見於西周晚期的典型著作虢季子白盤，還見於晚商甲骨及西周其他銅器……這原是各種異體之一，宣王史籀作了一次文字規範整理工作，許慎稱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的「著」應當這樣理解。這種被「史籀」選擇為範本的字體便成了「正字」。《史籀篇》作用同秦《倉頡》三篇，它可以說是這一類字書的濫觴。當時有其他異體字，所以許慎說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⁵³¹

祝氏所言甚是。由此可見，籀文作為一種字體，是宣王時確立的一種正體。它是西周後期進行文字規範化時被選作範本的字體。現在我們所見與《說文》籀文構形相同的金文，可能就當時被選入《史籀篇》中的字體。

(2) 太史籀對籀文的「整理」與「規範」

籀文為宣王時太史籀所編訂《史籀篇》時用作範本的字體，這點大概沒有疑問。但值得考究的是，太史籀對西周文字到底作過何種程度的整理與規範？在編修《史籀篇》時，是有意識地先對當時文字進行修改，再將之寫進篇中；還是毫無改動，直接採用當時文字的其中一體來寫成該書呢？

關於這一點，章太炎（1868—1936）在《國學略說》的〈小學略說〉裏曾

父己鼎)、 (簋文)、 (作冊大鼎)等。

⁵³⁰ 「車」字的早期金文形體也有較大差異，如有作 (車卣)和 (車觚)等。

⁵³¹ 祝敏申：《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頁 119。

說：

史籀所以作大篆者，欲收整齊畫一之功也。故為之釐定結體，增益點畫，以期不致淆亂。今觀籀文，筆畫繁重，結體方正。本作山旁者，重之而作屾旁；本作水旁者，重之而作𣶒旁。較鐘鼎所著踣斜不整者為有別矣。此史籀之苦心也。⁵³²

我們認為，章氏以史籀作大篆的目的為「欲收整齊畫一之功」這點，大致上是可取的。然而，他提出史籀刻意地為當時文字「釐定結體，增益點畫，以期不致淆亂」的看法，則似乎有商榷的餘地。

其實，前文已就籀文的字體特點詳加分析，說明筆畫繁重、結體方正等乃史籀所處時代（西周晚期）文字的特色，章氏據此而推論史籀曾刻意改作文字，是不妥當的。龍宇純在《中國文字學》中也說：「籀文筆畫繁重為一事實，但非僅籀文如此」，在書中，他更舉了不少甲、金文的繁重字例為證⁵³³，證明「籀文的繁重必是當時文字本來現象，非史籀所改作」⁵³⁴。陳紹慈也指出，籀文的形體趨於整齊，「是一種自然發展的趨勢，基於藝術的觀點，求形體的緊密方正。並非如章炳麟先生所說的：出於史籀刻意地整齊文字，以期不致淆亂。」⁵³⁵可見籀文的繁重與方正只是反映當時的書寫習慣和文字特色，並非史籀刻意增益或改變其文字結構。

（章氏）以為大篆出於史籀的改作，用意在整齊文字，此說頗有可商。《班志》與許序但云史籀作教學童書，是古無整齊文字之說；而籀文有或體，如𣎵又作𣎵，𣎵又作𣎵，此或因篇中其字出現在兩次以上，或其字下有間列異體的體例（案𣎵字出現頻率應不高，故後者可能性最大），更可見《史籀篇》文字不排斥異體，不斤斤計較於字形的固定，與小篆以前書

⁵³² 章太炎《國學略說》（香港：香港寰球文化服務社，出版年份不詳），頁 17。

⁵³³ 諸例詳參龍宇純《中國文字學》（台北：五四書店，2001，定本再版），頁 387。

⁵³⁴ 同上。

⁵³⁵ 陳紹慈：〈甲、金、籀、篆四體文字變化的研究〉，頁 69。

寫文字的习惯相同，決無「釐定結體，欲收整齊畫一之功」的意味。⁵³⁶

不過，也有學者持反對意見，何清谷在〈史籀篇初探〉一文便指出太史籀曾對文字「稍加省改」，並舉了數例作證明。何氏說：

籀文是殷代西周古文字的繼承和發展。太史籀時代，既有商朝以來五花八門的象形字，又有西周日益增多的會意字和形聲字，有王室常用的正體，有貴族之間通行的俗體，《史籀篇》則是從種種不同的形體中，選擇一個比較規範的字形，或稍加省改，作為官方提倡的標準文字。籀文與西周金文相比雖然變化不小，但基本字形還是從甲骨文、金文衍化來的。其變化是字形力取方整，減少象形性。如「中」字，甲骨文中間一豎上下的飄帶，多彎曲而或左或右，總在一面，取旗幟迎風招展象，籀文則改為左右各兩小橫，以呈方整。「申」字甲骨文、金文取甲骨文閃電時電光回曲閃爍之形，籀文只把筆畫變直，作長方形。把一部分象形字改為會意字。如「車」字殷周古文均作車形，有車箱、車輪、車軸、車衡、車軛，籀文則給簡化的車上加戈。成為表兵車聯綴的會意字。把一部分象形字加上聲符改為形聲字。如「鼓」字甲骨文、金文均作手執鼓槌擊鼓之象。籀文則在左下方增加聲符「古」。⁵³⁷

何氏認為，《史籀篇》是從西周古文字異體中，選取一個較規範的字形寫成的。這點與本文的看法大致相同。但他同時指出，太史籀在選取文字的過程中，或曾對字形「稍加省改」，其所舉「中」、「申」、「車」、「鼓」等籀文所以跟與金文形體有異，正是由省改所致。

何氏提出的「省改」一點，值得商榷。其實，細考他所舉的「中」、「申」、「車」、「鼓」等字的古文字構形，便會發現這些籀文與金文的形體差異並非由

⁵³⁶ 龍宇純《中國文字學》，頁386。

⁵³⁷ 何清谷：〈史籀篇初探〉，《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3月，第23卷第1期。

「省改」所致，只不過是後人傳抄籀文時所造成的訛誤。⁵³⁸因此，所謂太史籀曾「省改」當時文字的說法，是不太恰當的。我們認為，籀文理應是直接選擇西周時通行的金文異體寫成，不涉及創作成分。何氏所言太史籀為文字增加聲符和意符等的說法，殊難成立。正如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所說：

凡既有文字之國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者。許氏謂史籀大篆與古文或異，則不異者固多；且所謂異者亦由後人觀之，在作書時亦祇用當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無所謂創作及增省也。⁵³⁹

王氏之說，誠為確論。由此可見，太史籀所作的規範，最多亦不過就文字局部作一些綫條化、整齊化的調整⁵⁴⁰，而這調整也應是順應著當時的書寫作風而為的。

如果太史籀只是對金文「稍加整齊化」，然後直接將之採入《史籀篇》中的話，那麼，就能解釋為甚麼籀文的劃一程度並不很高了。仔細觀察《說文》籀文各形，不難發現，有些偏旁在不同字中，寫法仍有很大的差異。潘玉坤在〈籀文形體淺論〉中也曾指出這個現象，並條舉了相關例子，詳見於下：

1. 示旁：𠄎 𠄏 𠄐 𠄑

2. 馬旁：𠂇 𠂈

3. 頁旁：𠂊 𠂋 𠂌 𠂍

4. 魚旁：𩺰 𩺱

5. 女旁：𡚦 𡚧 𡚨 𡚩

6. 阜旁：𡵓 𡵔

7. 竹旁：𥵒 𥵓

⁵³⁸ 「中」、「車」、「鼓」等字的分析已見本文第二章。至於「申」字，籀文作𠄎，西周金文雖不作此形，然戰國璽印有作𠄎（璽彙 3137）形者，與籀文同，顯示籀文可能受到晚周文字的寫法影響而改變了構形，《說文》所錄已未必是史籀時代的原形。

⁵³⁹ 王國維〈史籀篇敘錄〉，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5冊，頁2062-63。

⁵⁴⁰ 即前文引述何琳儀指出的「稍加整齊化」意思。

除此之外，有些結構單位，獨立成字時與用作偏旁時寫法也不同，如「申」，籀文作 ，而从申的籀文「虹」字則作 ；「网」，籀文作 ，从网的籀文「置」字則作 等。⁵⁴¹

這些現象表明，《史籀篇》中文字的規範程度並不高，寫法劃一也不徹底。究其原因，可能是太史籀編訂《史籀篇》時，只直接選取當世文字寫入篇中，而未對每字的偏旁構件寫法作嚴格甄別和劃一標準之故。正如潘玉坤所言，「在史籀那個年代，第一次對漢字字形進行整理，這種情況的發生難以避免。」⁵⁴²

八、小結

本章透過比照《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的字形，分析統計數據，同時考釋相關的字例和偏旁寫法，試圖考察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就本文的系聯統計結果來看，籀文在西周晚期已形成規模，大概是沒有疑問的。通過對籀文字體特點的分析，我們認為籀文應是西周後期金文中的一種異體。西周宣王時，可能曾任命太史籀進行過一次文字規範工作，太史籀應該是從自西周後期的銅器銘文中取材，並對某些字體稍加整齊化後，再將之寫進《史籀篇》的。《史籀篇》中的籀文，就是當時被選為「正體」的一種文字異體。儘管由於古文字材料不足，以及傳抄致誤等因素的影響，我們現在看到的籀文，未必每字都與西周金文完全相同，但現存的 227 形（包括「箕」和「牆」2 形重文）《說文》籀文，仍不失為研究《史籀篇》這種「正體」的重要比照和參考材料。

⁵⁴¹ 以上字例及分析見潘玉坤：〈籀文形體淺論〉，載《殷都學刊》，2003 年第 2 期，頁 91。

⁵⁴² 同上。這裏必須特別注明，在《史籀篇》年代這一問題上，潘文與本文的觀點並不相同。潘氏認為《史籀篇》是春秋戰國之際編成的字書，與本文傾向的「周宣王太史說」有異。但不論史籀時代的早晚，《史籀篇》是中國「第一次對漢字字形進行整理」這一點，則是本文與潘文的共同看法。

第五章：《說文》籀文與東周文字

《說文》籀文與東周文字的關係，是除了籀文時代以外，近世籀文研究中所關注的另一個焦點。近人對這個課題的研究，一般都是圍繞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的說法作檢討。不過，嚴格來說，籀文與東周文字的關係，並非只與籀文使用的範圍有關，同時亦涵蓋了籀文時代的問題。正如前文研究回顧中所提及，自王國維提出《史籀篇》為「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的觀點後，不少學者受王說影響，都把籀文的時代推遲了。然而，本文上一章的分析已論證了籀文是西周晚期被確立為「正體」其中一種異體字，因此王國維對籀文時代的看法並不成立。在這個前提下，本章的探討重點，將集中在籀文流傳使用的範圍上（即王國維的「秦用籀文」說），透過分析系聯統計的數據，對籀文在東周時期，包括春秋、戰國的流佈情況作獨立考察，從而揭示籀文對東周時期各系文字所產生的影響。

一、近代研究述評

關於籀文流傳使用的範圍的研究，首要者當數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一文。⁵⁴³文中他提出了重要的「所謂秦文，即籀文也」⁵⁴⁴，「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⁵⁴⁵的觀點，其說對後世學者影響深遠。現今把戰國文字按地域分系的做法，也是源於王國維的「東西土說」。⁵⁴⁶王氏提出的文字「東西土說」的觀點，固然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本文的研究焦點是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的關係，因此，在東周文字的層面上，下文將以籀文的流傳範

⁵⁴³ 王說已見前文研究回顧。

⁵⁴⁴ 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頁293。

⁵⁴⁵ 同上書，頁294。

⁵⁴⁶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第九章第四節「王國維東西說商榷」曾就戰國文字的分域研究作過回顧。該文縷述了分域說的沿革，自從王國維提出「東西土說」後，胡小石又提出了「西、南、北土說」、邱德修提出「南北土說」、陳夢家提出「東、西、南、北、中土說」、白川靜提出「東、西、南、中土說」，李學勤則提出「戰國五系說」。追本溯源，各家把戰國文字按地域分類的做法，其實皆源於王說，王說對後世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

圍作為探討重點。陳昭容在《秦系文字研究》中曾指出：

要討論「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這樣的命題，應有四個觀察面需要顧及：（一）秦使用籀文，（二）六國不使用籀文，（三）六國用古文，（四）秦不使用古文。⁵⁴⁷

本文討論所關照的部分，即在第（一）和（二）兩個觀察面上。概言之，即籀文在東周時期東土和西土各系文字的傳播和使用情況。以下專從這方向分述歷來的相關研究。

（1）主張東周古籀分用，秦用籀文者

王國維給古文和籀文設下使用界限，把它們分別作為戰國時東土和西土的文字，彼此互不相涉。受王氏影響，其後高亨在《文字形義學概論》中也提出類似觀點。書中高氏雖未採用王國維對《史籀篇》時代的推論，仍以《史籀篇》為西西周宣王時作，但卻認為籀文是春秋戰國時的西方文字。他說：

籀文者，春秋戰國時之西方文字也。何以明之？……《說文·敘》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大篆即籀文。此籀文行於西方之一證也。《說文·敘》又曰：「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分為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小篆出於籀文。秦之統一文字，乃以本國之所有，易他國之所有。設籀文非秦之原有文字，篆文何得取而省改之？然則篆文未造之前，秦國通用籀文，明矣。此籀文行於西方之二證也。故曰籀文者春秋戰國時之西方文字也。⁵⁴⁸

這裏高氏以《說文·敘》的記載作輔證，認為籀文當為秦原有之文字。他又指，籀文雖興於西周宣王時，但因《史籀篇》撰就不久，即遭國亂，因此籀文在春

⁵⁴⁷ 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頁 39。

⁵⁴⁸ 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頁 42。

秋戰國時未及傳至東方，而只見用於西土秦國。⁵⁴⁹不過，我們認為，單就《說文·敍》的記載來證明秦用籀文的說法，其論證仍未夠堅實，如要證明籀文只行用於西土，應從古文字材料中找出實證。

金德建〈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即以這個角度來證成王國維說。金氏依地域國別，徵引古器物上的文字，來證明古籀分用的情形。該文第二節「西土運用籀文之證」列舉了《說文》籀文同於西土器物文字的實例，如子、車、迹、則、敗、城、員等共 37 字，以證明籀文確為西土文字。對那些不見於西土，反見於東土的《說文》籀文，如折字等，金氏則認為那些是古文，只是許慎誤認為籀文罷了。

金氏舉例證明了古籀文確有地域上的分別，但由於確實存在「古文不一定見於東土，籀文也不一定見於西土」的情況，於是金氏又提出了「別體字」⁵⁵⁰這

⁵⁴⁹ 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頁 43。

⁵⁵⁰ 金氏的所謂「別體字」，是由以下五點綜合而得，他說：

- （一）最顯明的當然是地域的關係。大致通行的文字在各種器物上普遍多見，而作古文的僅見於東土寥寥幾器，作籀文的也僅見於西土寥寥幾器，運用上只限制在某地域。可見古籀文字之在古代文字系統上，原來不過是一個支流，古代文字流衍下來，到了某種趨勢中，自然而然所生出來的變體。
- （二）東土固然運用古文，但也並非把全部的古文字每字都特別創造出一種新的古文形式；無論從哪一件彝器銘文上看，的確雜有少數幾個古文，此外仍然都用通行文字。籀文之在西土的器物上亦然。可見古籀文字性質上不過是一種別體，當時東西二土實在並沒有把文字嚴密地每個字都分開，古籀文字之在東西土人手裏，只有混用出少數字來而已。
某一個字已經有了別體的古籀之後，也並非即把原來這個字廢棄不用。這一個原來的字，在別的地域仍然有人運用的。
- （三）從古籀文字產生的時間上而論，最早在商代的甲骨文字上古文籀文都已經出現過幾個了，最遲在戰國時候還逐漸產生。大概也因為古籀的性質上為別體字，所以隨時都會有別體字產生的可能。
- （四）古籀所從產生的方式係後出之字，必定先有了本字，然後再產生出一種古籀，不能夠獨立產生。錢大昕《跋汗簡》說：
作字之始，先簡而後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弋、式、式。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弋、式、式之下，吾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體，非弋古於一也。
雖則古文並非一概都較通行文字為繁，但是錢氏以為先有了一、二、三，然後再會有从弋而產生的弋、式、式，斷定古文的性質為別體字，這種見解是對的。
- （五）古籀的運用固然限於地域，不能超越範圍。但是進一步即在這範圍以內看，東土偶然也不一定必用古文，西土也偶然不一定必用籀文。

個概念，認為古籀文都是別體字，並以此解釋「東土偶然也不一定必用古文，西土也偶然不一定必用籀文」的現象。他說：

例如「孟」字古文作 ，見於東土各器，但東土齊侯壺、陳逆簠、鄒子簠等幾器的「孟」字卻並不作此種古文寫法。又如「保」字古文作 ，亦見於東土各器，但東土邾公華鐘、鄒子簠、沅兒鐘卻也並不作此種古文。既然限於地域，而在這地域有時候又不完全運用，豈非像一種矛盾嗎？這也須明瞭古籀性質為別體字就可以解釋。因為某字產生了別體的古籀文之後，原來的這一個通行本字並不會因此消滅，所以古文運用儘不出東土地域之外，而東土仍舊有可能去偶然運用非古文的通行文字的。⁵⁵¹

對於籀文見於東土的矛盾現象，他又解釋說：

至於更矛盾一點的，例如「四」字籀文作 ，見於西土各器，而東土齊侯甗、齊子仲姜罇居然也作 ；又有「秦」字籀文作 ，亦見於西土各器，而東土許子妝簠也同樣有這籀文；又如「是」字籀文作 ，亦見於西土各器，而東土邾公慆鐘竟也同樣作這個籀文。不過類此變例究竟佔極少數，不足以推翻東西土文字不同的假設。⁵⁵²

金德建採用古文字材料證明王說，其論證理應是可靠的，可是金氏在研究材料選取及運用上有若干不妥善之處，例如他採用的古文字材料不多，對三晉、中山和燕國等東土系統的文字均未採用。在徵引器物的同時，又未注意時間上的條件，王國維的「秦用籀文說」是指戰國而言的，但金氏卻連早至西周的器物如召鼎、毛公鼎、散盤等均舉作例證。凡此種種，皆影響了論證的可信性。另一方面，關於金氏提出的「別體字」的概念，也還有商榷的餘地。不過，就金氏這些缺失，林素清〈《說文》古籀文初探〉中已有詳細討論，茲不贅述⁵⁵³。

以上見金德建〈古代東西土古籀文字不同考〉收錄於《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頁 51-52。

⁵⁵¹ 同上文，頁 52。

⁵⁵² 同上文，頁 52-53。

⁵⁵³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8 本，頁 246-249。

金德建雖然贊同王說，但其論證也為我們帶出一個事實，就是戰國時籀文確實不只見於西土。對此，金氏始終固守王說，認為這種變例僅少數，「不足以推翻東西土文字不同的假設」。蔣善國則較謹慎，他並無墨守王說，只承認籀文和古文有東西土的分別，但不強調它們的通行範圍和使用界限。他說：

我們雖不否認籀文和古文的東西土的分別，卻反對一般人強調它們的通行範圍和使用界限。我們把它們都看作戰國時候全中國通行的文字，不過一個是真書，一個是行書或俗簡字罷了。我們把籀文看作是春秋以後周代文字的代表形式，是殷代甲骨文的後裔，是西周金文的直接繼承者，站在正統地位的，如秦公簋是公元前五七六年作器，在春秋時代，它的銘文已很接近籀文，可見籀文是有淵源的。⁵⁵⁴

綜上所述，高、金、蔣三人大體上都贊同王說，承認籀文為戰國時之西土文字。對此，林素清也有相同見解，在〈《說文》古籀文重探〉中，林氏評論了各家對古籀分用的研究後，提出了以下結論：

戰國時代東、西土文字確有古籀分用的現象。古籀文之別，並不在官府與民間，工整與草率的差異，或書寫工具的差異，而是字體結構上的根本不同。戰國時代，東方各國除了部分文字沿用商周舊系統外，大部分均採用當時盛行的「六國新興古文體」，與商周古文距離較遠。秦國則不然，秦人始終嚴謹地承襲西周籀文系統，變化不大，於是戰國時代東西方文字呈現出相當大的不同，正如王國維所指出的：「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修正《史籀篇》作者與時代說法，王國維「古籀分用」的觀念仍是可取的。⁵⁵⁵

林氏同樣認為王國維的東西土文字說是正確的，並且修正了蔣善國所謂「籀文和古文為正體和俗體的分別」的說法，同時指出了秦與東方六國文字不同的原

⁵⁵⁴ 蔣善國：《漢字形體學》，頁 123。

⁵⁵⁵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8 本 1 分冊，頁 251。

因⁵⁵⁶。然而，他的結論只是透過批判諸說而得，文中並沒有以戰國文字材料爲《說文》籀文僅行於西土的說法提供佐證。

繼林素清後，晏士信也提出類似觀點，在〈《說文今敍篆文合以古籀說》申議〉中，他先引裘錫圭說，指出秦系文字因忠實繼承西周傳統「正體」，加上國家地處西僻，文字變化較慢，所以俗體要到戰國中期才發展起來。而東方諸國則因流行俗體字，文字變化也較快，造成東西文字結構有所不同。他並據此作了如下結論：

戰國時期秦國文字趨於保守，多承襲西周籀文系統，因而與東方諸國大量使用新興字體之文字大異其趣，存在著字體結構上之根本不同，故王氏「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基本上可謂真確。但是秦所用「籀文」實與周宣王太史籀之《史籀篇》屬同一系文字，並非如王氏所言乃秦人所新造書體。⁵⁵⁷

不過，就「古籀分用」的問題，他亦補充說：

關於「古籀分用」情形，誠如龍宇純先生略本章炳麟《小學述略》所提：「推考《史籀篇》之所以不行於齊魯，係因其書完成不久，犬戎之難作，東遷以後，王室衰微，無復號令諸侯的力量，故關東方面，推行不能深遠。關西王畿所在之地則不然，書成固然便當通行。」然而，即便東西土有所差異，而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現象，卻不可謂之截然，因為正體字仍可通用，六國俗體亦可能流於秦地，否則秦與六國何能交通？如此則解釋秦文字出現古文，東方諸國文字出現籀文之現象，並同時補正王氏「古籀分用」說法所未足之處。⁵⁵⁸

晏氏的看法基本上融合了上引林素清和蔣善國的觀點。不過，與林氏的研究相

⁵⁵⁶ 關於秦文字較接近西周傳統這一點，早在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已經提出，其後在容庚著《中國文字學形篇》時更以此反駁籀文獨行於秦的說法，他說：「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仍周舊，未可因此遽定（籀文）獨行於秦也。」見《中國文字學形篇》（台北：廣文書局），頁 40。

⁵⁵⁷ 晏士信〈《說文今敍篆文合以古籀說》申議〉，載《雲漢學刊》第 8 期（2001 年 6 月），頁 146。

⁵⁵⁸ 同上文，頁 146。

同，晏氏並未就籀文與戰國東西土的文字材料作異同比較，因此其說法仍略欠說服力。

除了上引諸說外，李孝定（1918—1997）和高明等也支持王國維「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看法。李孝定在〈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中曾徵引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和〈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二篇的說法，並評述說：

王氏兩文，說明東周末葉戰國時代東西二土所行文字，即為古文（漢世所謂古文，即六國文字），與籀文，其說確不可易⁵⁵⁹。

高明在《中國古文字學通論》中亦同意王氏的觀點，但他同時也強調東土各國文字自身的差異。他說：

王國維曾撰有〈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認為在秦始皇推行「書同文字」之前，即「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之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秦之小篆即根據史籀大篆加以省改，他說：「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或較東方文字為近。」（《觀堂集林》卷七）戰國時代存在兩種字體和名稱，分別流行在東西二土，或如王說。但是，就各地彝銘形體分析，不僅東西兩地各有差異，東方六國也不完全一致。如壽、孝、老等字，山東諸國有明顯的書寫特點。壽字在山東諸國的彝銘中多寫作「𠂔」（魯侯匜）、「𠂔」（齊侯壺），其他地區則寫作「𠂔」（郟公匜）、「𠂔」（樂書缶）。孝字山東諸國彝銘多寫作「𠂔」（陳侯午鐙），其它地區則寫作「𠂔」（王孫鐘）。老字山東諸國彝銘多寫作「𠂔」（夆叔匜），其它地區則寫作「𠂔」（父季良父壺）。說明像壽、孝、老等古文字中從「𠂔」者，在山東諸國彝銘中多寫作「𠂔」。再如年字，其它地區的銅器銘文，一般寫「𠂔」（鄭伯鬲）、「𠂔」

⁵⁵⁹ 李孝定：《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台北：聯經出版社，1986），頁 142。

(蔡侯盤)、「𠄎」(齊侯盤)、「𠄎」(邾公鈞鐘)。⁵⁶⁰

就上文所述，高氏雖指出六國在寫法上有不同的地方，但他也沒有反對東西二土存在古、籀之間的差別。概言之，學術界在「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這問題上，基本上是著眼於兩地文字是否可以截然區分，以及古籀是否存在絕對的使用界限等觀點上。儘管上述各家對這兩點的看法不盡相同。但在籀文的使用範圍這問題上，上引諸說的見解基本上一致，皆同意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的說法。

(2) 主張籀文非秦專用文字者

王國維的「秦用籀文」說引起了古文字學界極大的迴響，當中雖有贊成者，然而反對者亦匪鮮，如孔仲溫、王初慶等即是。孔仲溫在《文字學》中說：

至於周宣王時的籀文，到了東周以後，東土諸國各自發展成具地域色彩的文字，而秦國由於繼承了西周的故地，在渭水流域一帶獨自發展，文化與文字則深受西周的影響，所以在東土文字劇烈變化之際，秦國文字雖然也在變化，但相對的就顯得保守，因此也就保留較多西周的風格，這也就是為甚麼秦石鼓文之所以有部分文字跟《說文》籀文相合，被認定是西周時期的文字，而戰國秦詛楚文同樣有籀文痕跡的原因了。從這個角度來看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我們也就無法贊同了，因為秦與六國文字事實上都是從籀文一路發展下來的，沒有理由稱秦文字為籀文，六國文字為古文。且《說文》裏的「籀文」，基本上就是指周宣王時《史籀篇》的籀文，它是有特定範疇的，我們應該以這個範圍為討論的重心。⁵⁶¹

在籀文時代上，孔氏傾向漢人舊說，以籀文為西周文字。他認為既然籀文本有所專指，則以秦文字為籀文便不合理。換言之，孔氏欲藉駁斥籀文年代的觀點

⁵⁶⁰ 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頁 519。

⁵⁶¹ 孔仲溫：《文字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5），頁 115-116。

來推翻王國維「秦用籀文」的說法。

王初慶《中國文字結構析論》則以另一角度批駁王說。在《中國文字結構析論》中，他從文化發展的角度出發，指出東西二土不存在文化隔絕的情況，而文字和文化本為一體，自然也沒有隔絕的道理。茲扼要條陳其說於下：

一、就王國維「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於秦」一點，指出書經有〈秦誓〉、《詩經》有〈秦風〉，一直到春秋末期，秦國仍受到六藝偌大的影響，東西文化並無顯著的差異。

二、引潘重規說，證明秦國文字常用古文，東方諸國亦復用籀文，是東西土文字並非壁壘分明。

三、春秋以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以致「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由於地域與政治背景的差異和語言的紛歧，在文字上各國難免會因時因地而制宜，有他們的特色出現。陳夢家也把東周銅器文字分為五系，可見當時文字並不止東西土的差別。⁵⁶²

王氏提出各種論據後，最後指出，「既然東西相異之說有諸多疑問，不如仍從傳統的說法，仍以籀文為周宣王時整齊文字的結果為宜。」⁵⁶³是王氏仍以籀文為西周文字，反對王國維「秦用籀文」之說。

綜合孔、王二家說法，均強調籀文為西周文字，反對把籀文定為秦地專用文字。不過，這裏必須指出，即使我們斷定籀文乃西周時代之文字，仍不能因

⁵⁶² 王說詳參《中國文字結構析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頁 31-38。

⁵⁶³ 王初慶：《中國文字結構析論》，頁 36。

此否定「秦用籀文」之說。因為東周時東西二土用不用籀文，並非純粹看東周文字是否承襲西周文字，同時也是取決於《史籀篇》在東周時的傳播情況。正如上引高亨的說法，支持王說者也可以以當時《史籀篇》未及傳於東方為理據，說明東土文字沒有受籀文影響。如此則「秦用籀文」說（其反面即「六國不用籀文」）仍然說得通。

再者，王初慶以文化角度反駁「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做法也有缺陷，晏士信（?—?）曾批駁他說：

統合其說（引者按：即王初慶說），則中心在於東西文化不可能斷絕，因而文字不會因地域而劃分，就算有所不同，亦屬因地制宜而發展之自身特色，並無根本上之東西土分別。吾人必須承認，即使國土之幅員寬廣，卻總難以分裂文化之一貫。但是，於討論東西土文字是否分用之問題上，此恐怕不成一個有力論證，因為文化儘管可以同根，然語言文字卻能因時空阻隔而各具特色。就春秋戰國時代之形勢以觀，秦國地處西方邊陲，東方諸國則多在平原或沿海，地理條件帶來不同生活環境，本隱然存在著東西區別。東西可以交通，但東方諸國彼此交通恐將更繁於西行，同理，秦國自身往來，想必或比東渡來得熱絡。每一國家之文字可能皆具其自身特色。⁵⁶⁴

晏說甚是。王氏單以文化隔絕與否來分析古、籀是否分用，其論證尚欠說服力。我們認為，要分析籀文是否獨行於秦，應該在古文字材料中找出實證。

近數十年來，地不愛寶，各種戰國文字材料相繼問世，隨著各種原始材料出現，以古文字字形為據駁斥王國維「秦用籀文」說者也有不少，張光裕即是其中之一。在《先秦泉幣文字辨疑》中，他說：

⁵⁶⁴ 晏士信：〈王國維《說文今敍篆文合以古籀說》申議〉，載《雲漢學刊》第8期（2001年6月），頁145-146。

《史籀篇》本身就是宗周通行的文字，秦因地域的關係，所用文字受西周的影響較深，其體勢作法接近於「籀文」是理所當然的了。故始皇初兼天下，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而成的小篆，同於大篆的當不在少數，段玉裁和王國維對這點皆曾有精要的分析。可是六國的古文，王氏既知亦源出殷周古文，但卻以東西二土的異稱，把古文籀文加以畫分，似乎便有商榷的餘地。現在我們得知先秦泉幣的文字，是各國文字的實錄，把它們整理後，並依東西土地域畫分的結果，說明了古文、籀文的區分，是不十分嚴格的。例如東方齊國的即墨刀背鑄「關(關)封」二字，關是古文，封是籀文；齊「𧇵(贓)化」圓錢，贓字所從偏旁𧇵，又同於籀文「噬」字的寫法，那齊國竟然有著「古、籀」合用的現象了。方足布中「皮氏」，皮氏地在今山西河津縣境，戰國時屬趙，而「皮」字作「𠂔」也和籀文皮作「𠂔」的寫法相類。周王畿的鑄幣，如「東周」「西周」圓幣、周字「東周」空布錢文的周字又皆從「用」，與古文的寫法相同。這些都可見東西土的地域並不足以截然畫分古文籀文使用的界限。⁵⁶⁵

邱德修在《說文解字古文字釋形考述》也徵引張說，認為將戰國文字區分為東、西土實有失偏頗。同時，針對王國維〈史籀篇疏證〉中所徵引之古文字字形，又加以批駁說：

又即王氏所引證之銘文，其中籀文與六國彝器有相合者，如𠂔(許子鐘)，𠂔(齊子仲姜罇)，𠂔(邵鐘)，𠂔(齊子仲姜罇、義妣鬲、齊侯壺)，人、盟(邾公鐘、魯侯角)，𠂔(楚公鐘、齊侯壺)，盤(齊大侯歸父盤)，𠂔(韓中多壺、韓姬敦蓋)，皮(吳尊)，𠂔(曾伯霧簠、晉邦簠)，折(齊侯壺)等字。以上鄆、齊、邵、邾、魯、楚、韓、吳、曾、晉(41)諸國，均為東土之邦。既為籀文，竟又與六國銘文同者為數弗貳，知戰國

⁵⁶⁵ 張光裕《先秦泉幣文字辨疑》，頁156。

時代不分東西二土文字，即可豁然貫通。再證諸古鉢、泉幣、楚繒、楚簡、匋文等東土所出實物文字，其與籀文合者，所在多有。⁵⁶⁶

邱氏指出，王文所引各器文字字形中也有部分屬於東土文字，故他把古、籀文二分爲戰國東、西土文字實不合理。

張、邱二氏強調東土文字材料中有同於籀文的例子，藉以駁斥王國維以籀文爲秦地專用文字之說。其論證基本上是可靠的。但正如晏士信所言：「交流存在，使得後人於西土發現東土通行之文字，或於東土發現西土通行之文字，此本天經地義，恐不足以建立起東西土文字絕不分用之說。」⁵⁶⁷單憑幾個東土用籀文的矛盾例子來證明籀文同樣通行在東土，其分析似乎未夠全面。

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的分析則較前述幾家仔細。書中陳氏曾對籀文與秦文字材料作異同比較，就秦以外地區是否用籀文形體的問題，他又列表舉出不少字例證明，包括折、嗑、登、商、諄、誕、鞞⁵⁶⁸、畫、敗、臚、則、侖、就、槃、昔、頂、妣、紗、地、堵、堂、封、城、銳、四、辭、喬、申、醬等。⁵⁶⁹其後，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曾引述陳氏的統計，並以東方六國文字與籀文相合之例來質疑王國維說。徐氏謂：

東方六國文字與籀文相合之例，表示籀文不僅侷限在西土的秦國，在東土之地亦廣為流傳，這是因為無論東西土文字均是承襲於殷周古文。秦文字並非一昧的在簡化舊有籀文的形體，王國維在〈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中認為戰國時的秦國以籀文為其主要字體之說應需修正，籀文同影響了西土秦國與東土六國的文字形體，並且以目前所見的文字資料見之，秦文字雖仍有沿用籀文以來的字形，然戰國之秦實際主要通

⁵⁶⁶ 邱德修《說文解字古文字釋形考述》，（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2），頁40-41。

⁵⁶⁷ 晏士信：〈王國維《說文今敍篆文合以古籀說》申議〉，載《雲漢學刊》第8期（2001年6月），頁146。

⁵⁶⁸ 因本文對字形的系聯準則與陳氏有所不同，誕、鞞二字並未納入本文的系聯統計內。

⁵⁶⁹ 該表見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頁41-42。

行字體是小篆，甚至到晚期，篆古隸並行。⁵⁷⁰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也廣泛徵引近世出土的戰國文字材料，考察「秦用籀文」說的得失。書中他先舉出秦國文字與籀文相合的例證，再列舉《說文》古文中與籀文相脗合的例子，證明籀文與古文的使用的確存在交叉現象。他並因此評論王說曰：

這些交叉現象表明籀文與《說文》古文並不能完全隔緣。「六藝之書行於齊魯，爰及趙魏，而罕布於秦」的結論，大體說來是對的。至於謂「《史籀篇》之不行於東方諸國」則根本不符合出土六國文字的實際情況。⁵⁷¹

爲進一步分析籀文與戰國時東土文字的關係，何氏又列舉《說文》籀文與六國傳鈔古文相脗合者，共得 32 字。由此他認為「籀文並非秦國的專用文字。所謂籀文爲『西土文字』說並不可信。」⁵⁷²

最後，何琳儀以圖表形式總結了籀文與西周至戰國古文字的關係如下：

何氏認為，「籀文和古文是橫綫時代關係和交叉地域關係的混合」⁵⁷³，「秦文字和六國文字都是籀文的後裔，籀文也是戰國文字的遠祖。」⁵⁷⁴籀文由西周宣王時期一直流傳至春秋戰國，無論西土秦國還是東土六國的文字，都能找到籀文的踪影，故籀文並非秦地專用文字。由此可見，何氏的論證基本上否定了王國維「籀文爲西土文字」的說法。

⁵⁷⁰ 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頁 30-31。

⁵⁷¹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頁 37。

⁵⁷² 同上書，頁 39。

⁵⁷³ 同上書，頁 40。

⁵⁷⁴ 同上書，頁 40。

祝敏申也對王國維的說法有保留，但觀點與何氏不盡相同。在〈《說文解字》的古文字學成就〉一文中，祝氏按地域分佈，計算合於《說文》籀文的古文字材料的比例，其結果如下：

系別	秦	楚	三晉中原	北方	齊
籀文	47.22%	33.33%	36.11%	22.22%	25.00% ⁵⁷⁵

其中秦系的籀文比例為五系中最高，而其他四系的比例，雖然低於秦系，但相差程度並不大，例如秦楚之間的差距僅百分之十。由此可見「東土不是不用籀文，只是用得少一點。單看用不用籀文，似乎還沒有道出秦系與東土的不同特色。」⁵⁷⁶祝氏之言事實上間接否定了「籀文為西土文字」的說法。

同樣的觀點也見於祝氏另一著作，在〈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一文中，祝敏申更明確地指出了王國維說的不足，他說：

回到王國維的論點，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積極意義是指出了戰國時代西土（秦）與東土六國之間文字異形的事實。但不足之處是用以區分兩者的概念不嚴謹。既然廣義的籀文⁵⁷⁷是漢字的主幹系統（無論東土西土），狹義的重文籀文也見於各系，我們就不能把用不用「籀文」作為秦系文字的特點；既然從廣義的古文⁵⁷⁸來理解，秦系文字也繼承了商和西周的古文，我們也不能把用不用「古文」作為東土文字的特點。⁵⁷⁹

⁵⁷⁵ 祝敏申：《〈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頁 139。

⁵⁷⁶ 同上，頁 140-141。

⁵⁷⁷ 需要辨明的是，祝氏的理論是建基於《史籀篇》作於西周的說法上的。他所謂「廣義籀文」是指從《史籀》十五篇開始，延續到《倉頡》三篇，乃至《說文》的正文保存的秦小篆；狹義的籀文，是《說文》重文中的籀文。

⁵⁷⁸ 祝氏所說的「廣義古文」，相當於今天說的「古文字」。他認為《說文·敘》中的古文概念，應該是春秋晚期以前形成的古文字，其中包括合於《史籀》大篆的部分（反映在《說文》籀文正文及重文籀文中），及不合《史籀》大篆的商西周古異體和春秋新異體（反映在《說文》重文古文和其他重文中）。至於狹義古文，則是指《說文》的重文古文，即是除去了合於《史籀》大篆那部分的狹義用法。

⁵⁷⁹ 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 1 輯），頁 261-262。

至於對籀文和其他古文字的關係，他則作了以下描述：

秦系和東土文字都以古文經、《史籀篇》為代表的古文、籀文為其主幹。

秦系文字較恪守正體；而東土的特點是較多保留了不合史籀規範的異形

古文即狹義的《說文》重文古文，並出現了一些新異體。⁵⁸⁰

這裏再一次重申籀文並非等於西土秦系的文字。《史籀篇》文字是戰國東西土文字的共同源頭，其中的差異，不過是西土秦文字較多地保留《史籀》的寫法，東土六國文字則相對保留較少，而較多使用古文的寫法，所以戰國時東西土文字異形是事實，但嚴格的古籀分用界限並不存在。

除何、祝二家外，洪燕梅（?—?）「秦金文研究」也曾探討戰國時「古籀分用」的問題。洪文第八章「秦金文論文字學之相關議題」曾就戰國秦金文及其他各系金文同時存在的 116 個字例進行分析，旨在考察王國維「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法是否恰當。他將對照結果分成四類⁵⁸¹，結果發現東西土金文的構形差別並不如王氏所說般畫然分明。他說：

秦與六國在西周文字是一種記錄與交通的工具。戰國在歷史上，是一個

⁵⁸⁰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 262。

⁵⁸¹ 這四類包括：一、二者皆同小篆，且《說文》未收重文者，共計 66 個字例。

二、《說文》收有重文，但二者均從小篆者，共計 19 個字例。

三、二者均從《說文》重文者，共計 4 個字例。

四、二者字形互異者，六國文字或秦文字均有同籀文、古文或小篆者，共計 27 例。

洪氏並就其統計得出之數據作出分析說：

一、第一至第三項，屬於二者字形相同或相近者，共計 89 個字例，約佔總數的 77%，其比例之高，實足以證明秦與六國之間，所使用的文字，並未如部分學者所說般，有明顯的不同與隔閡。

二、第一項《說文解字》並未收錄重文的部分，如果小篆即是未經「或頗省改」的籀文，則戰國時期東方的六國，實仍與秦一樣，沿用許多周宣王時期整理修訂而成的籀文。

三、第二項《說文解字》小篆收錄有重文，包括古文、籀文，但秦與六國均同於或近於小篆，顯示二者都有使用經修改過的籀文的情形，而李斯等人正是採用這些字形，加以修訂。

四、在第三項中，可以明顯看出秦用古文，而六國反倒使用籀文的字例。

五、第四項是屬於二者字形相異的部分，共計 27 個字例，約佔總數的 23%，比例明顯低於相同者。而且其中六國同籀文或秦用古文的例子，仍時有所見。

洪氏的統計結果詳參〈秦金文研究〉，頁 299-307。

區域間交流頻繁、往來密切的時期，即使這股推動的力量中，包含了大部分的政治軍事因素，但仍然少不了有共通的語言、文字作為媒介。何況秦和六國的歷史文化，都奠基於周室，這一類根深蒂固的遺傳因子，實難於短期間內剔除。從上述第四項中不難發現，秦固然有許多沿用春秋以前周文的字例，如「救、角、良、樂、圖、寅、酉」等，也有同於《說文解字》籀文之例，如「敢、申」等，更有使用王國維先生所稱「六國古文」之例，如「呂、長」等。⁵⁸²

於是洪氏總結其分析說：

以上探討應可證明，以兩種書體做為畫分秦與六國，或西土與東土的憑藉，是與事實不符的。「文字異形」是普遍存於戰國時期各國之間的現象，基於歷史文化的薰染、地域特質的轉化等因素，國與國之間的差異，無可避免，問題只在於其程度是不有如學者所說般畫然分明。即以所謂的「東土」而言，其本身也存在著許多文字異體的現象。例如「戌」字，古代金文作「𠂔」（段簋），六國中的齊〈陳猷釜〉增加部件作「𠂔」，而楚的〈禽肯匜〉卻依古形作「𠂔」。又如「丘」字，古代金文作「𡵓」（商丘弔匜），齊〈子禾子釜〉仍近古形作「𡵓」，而楚〈鄂君啓節〉卻從《說文解字》古文「從土」作「𡵓」。既然六國之間都不能避免文字的歧異，那麼，與地理環境互異的秦之間，存在著一些形構有別的「異體字」，也就不足為奇了。⁵⁸³

從以上論述可見，洪氏並不贊同把古、籀文劃分為戰國時東、西土的文字。換言之，在洪氏看來，「秦用籀文」說並不符合出土古文字材料的實際情況。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⁵⁸⁴第九章「戰國文字異時異域關係考」

⁵⁸² 洪燕梅〈秦金文研究〉，頁 308-309。

⁵⁸³ 洪燕梅〈秦金文研究〉，頁 309。

⁵⁸⁴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也曾探討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文中他列表對照了籀文與戰國文字材料⁵⁸⁵，並就其結果作了分析。他說：

戰國文字裏，楚系與《說文解字》收錄的籀文相近同的比率最高，為 7.01%，晉系為 2.34%，齊系為 2.80%，燕系為 0.93%，秦系為 3.27%。籀文所呈現的結果，與古文相同，亦即戰國時期在籀文的使用上，只有使用時普及與否的差異。若以字形相合的比率言，「秦用籀文」之說，的確無法與事實相符。⁵⁸⁶

基於這個統計結果，他最後總結說：「總之，王國維提出文字分域的作法，非僅正確也具有開創性的作用，至於『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之說，將之與現今出土的戰國文字相較，實為臆說。」⁵⁸⁷

除上引諸家研究外，江影紅〈籀文時地重探〉和張傳旭〈從楚文字看古文籀文的性質〉也曾就籀文與東周文字材料作過比較分析。江文把東周文字分成六系，包括東土、西土、三晉、南土、北土、中土系。就這些材料，江氏又分為金文、貨幣、陶文、璽印文字等類別，把當中可與籀文比較者一一對照⁵⁸⁸。

⁵⁸⁵ 表見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39-641。

⁵⁸⁶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頁 641。

⁵⁸⁷ 同上。

⁵⁸⁸ 江氏的統計結果如下：

(1) 籀文與東周金文形同或形近的百分比為 58.82%。

籀文與東周各系金文的形同或形近的百分比				
東土系	西土系	三晉系	南土系	中土系
60.00%	66.67%	66.67%	50.00%	50.00%

(2) 籀文東周貨幣文形同或形近的百分比為 78.57%。

籀文與東周各系貨幣文的形同或形近的百分比			
東土系	三晉系	西土系	南土系
60.00%	75.00%	缺	缺

北土系貨幣文只有一「昌」字可與籀文比對，二者形構相近。
中土系貨幣文只有「城」字可與籀文比對，該字與籀文不同。

(3) 籀文與東周各系陶文的形同或形近的百分比為：

得出統計結果後，江氏總結說：

至於籀文與東周各地文字的關係，以秦文字和籀文的關係最為密切，三晉文字和籀文的關係次之，而東土、南土、北土和中土四系文字，在字形結構上也有和籀文相同或相近之處。基於上述的研究結果，本文對於籀文的時地，作以下的結論：籀文是西周宣王時的文字，各地文字或多或少均受它的影響；在東周時，各地使用籀文的情況雖有不同，但籀文仍然是行於全中國的文字。⁵⁸⁹

而就前人對籀文時代和地域的觀點，她又評論說：

從籀文與西周宣王時金文的接近程度，及籀文與東周各地文字都有關係，可見王國維、金德建、唐蘭和胡樸安以籀文起於戰國且獨見於秦之說不成立。⁵⁹⁰

可見江氏認為籀文興起於西周，而東周文字承自西周，因而各系文字均受到籀文的影響，只是秦文字與籀文構形較為接近罷了。若從這個角度看，所謂「秦用籀文」說自然難以成立。

張傳旭的看法與江氏相同。在〈從楚文字看古文籀文的性質〉中，他稱曾以楚文字與籀文作字形比勘，發現二者相同者共 27 字，佔《說文》所收籀文的 12%。得出結果後，他分析說：

我們在楚文字中共發現與《說文》所收籀文相同的字 27 字。同時，我們從春秋戰國時東方六國的材料中，也發現了不少與《說文》所收籀文相同的籀文例字……由此，我們認為有些學者關於籀文認識的絕對化傾向，是站不住腳的，如高亨先生認為「籀文獨行於秦」，王國維認為「《史

東土系	西土系	三晉系	北土系
17.86%	12.50%	10.00%	12.50%

(4) 籀文與東周古璽文形同或形近的百分比為 37.21%。

⁵⁸⁹ 江影紅〈籀文時地重探〉，香港中文大學學士論文，1992，載《問學初集》，頁 184。

⁵⁹⁰ 江影紅〈籀文時地重探〉，載《問學初集》，頁 185。

籀篇》不行於東方諸國」。我們認為，籀文是來自於西周時期經過整理的《史籀篇》中的文字。因為東周之後各國的文字都是繼承了西周的文字，無論是西土的秦國文字，還是東土的六國文字，都在繼續沿用這些籀文，因此在春秋戰國之後的各國文字中發現籀文是很自然的現象。⁵⁹¹

綜合各家的統計和分析，明顯看到的是籀文不僅見於秦地，即在東土文字中也有籀文的痕迹。雖然金德建、林素清等人主張使用古文與籀文乃戰國時東西土文字的差別所在，並認為即使有個別見於東土的籀文例子，也不足以駁斥王說⁵⁹²；但是陳昭容、何琳儀、祝敏申、陳立諸位的研究也反映了「東土用籀文」的現象甚為廣泛，並非只是個別的零星用例。即使把「東土用籀文」的情況與「秦用籀文」的情況作比較，我們仍可以發現東方四系使用籀文的比例並不算低。因此，揆諸統計數據，本文傾向籀文並非秦國專用文字的看法。王國維「秦用籀文」之說並不符合出土古文字的實際情況。

二、前賢研究的檢討

就「籀文的使用範圍」這議題，上文對各家的研究作了檢討，並提出了個人的看法。總的來說，前賢的研究已獲得一定的成果，只是尚有一些方法上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如：

- (1) 東周文字包括春秋和戰國兩部分，但各家研究多未為這兩部分與籀文作獨立比較和分析。考王國維的「秦用籀文」說乃基於其對《史籀篇》時代之推論，而王氏認為「《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傳於東方諸國」⁵⁹³。因為他把《史籀篇》

⁵⁹¹ 張傳旭〈從楚文字看古文籀文的性質〉載《青少年書法》，2004年第10期，頁31。

⁵⁹² 金德建曾指出東西土文字中皆看到籀文𠄎的矛盾例子，認為這類例子雖與王說不符，但僅屬變例，未足以推翻王說。林氏在文中也引述了金德建的研究結果，並指出古文與籀文不必盡異，故「四」字東土雖也有作𠄎者，亦並非矛盾之例。他又說：「至於僅見一、二東西土器銘之不合於《說文》古文、籀文之例，就持以作為駁斥王國維說的一唯一證據的一些說詞，也都是過於片面的。」（見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頁247。）

⁵⁹³ 王國維：〈史籀篇敘錄〉，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5冊，頁2061。

時代定為「春秋戰國之間」，所以才有「戰國時秦用籀文」之說。然而，後世研究多只把重點在「戰國時秦用籀文」的說法上，而未注意到為王氏提出的「春秋」部分作獨立考察。舉例說，上引祝敏申、江影紅等人的統計只把春秋與戰國文字材料合為東周一類來分析；張傳旭的文章雖只集中在楚文字與籀文的比較，但文中他也沒有為楚文字與籀文的異同作斷代分析。陳立的研究則可能受題目局限（陳文題為「戰國文字構形研究」），故只分析了戰國文字與籀文的關係，同樣未就春秋文字的部分作探討。

- （2）諸家研究多集中在東周時東、西土文字的分別上，未有深入分析籀文與東、西土各系文字的關係。例如何琳儀只列舉了東土六國用籀文的例子，以指出籀文非秦人專用文字，卻未將這些材料按系別分類，與籀文作獨立的比較分析。同時，陳昭容和洪燕梅的研究也由於題目所限，未能就籀文與秦以外的東土各系文字的關係作考察。

基於上述原因，本章以下的分析，將分為上下兩篇，包括「《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和「《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兩部分。在這兩部分中，本文也會為籀文與東、西土各系文字的關係作獨立分析，透過斷代和分域的考察，窺探籀文在東周時期各系文字中的發展脈絡。

上篇：《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

《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的關係，是籀文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但就筆者所見，時賢對這課題作獨立討論的並不多⁵⁹⁴。各家的研究，一般都是針對王國維對籀文年代和流佈地域的說法加以評論，故其內容多側重於考察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或以分析籀文與戰國文字的異同為主，鮮有把焦點放在籀文與春秋文字的源流關係上。⁵⁹⁵儘管部分學者在考證籀文的時代和流佈範圍時，也有徵引春秋文字與籀文作異同比照，但他們一般將春秋與戰國文字歸為一類分析（概言之，即東周文字），並沒有就二者分別與籀文作獨立的比較研究⁵⁹⁶。本章的寫作，旨在為《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之間的關係作獨立分析，通過字形的比照和統計，探討籀文在春秋時期的發展和流佈情況，並就籀文與春秋各系文字的異同的成因作一探討。同時，以此論述為基礎，對前人（如王國維、章太炎等）的看法略作評論。

一、研究《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關係的重要性

如上文所言，歷來對《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關係的討論並不多，各家的

⁵⁹⁴ 就筆者所見，把《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的關係作獨立分析的研究，僅有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一書。書中第二章「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平議」部分曾把籀文與現存的春秋秦系古文字材料與《說文》籀文作對勘比較，分析籀文對春秋秦文字產生的影響。詳見陳書（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23-39。

⁵⁹⁵ 《史籀》為周宣王時作，乃班、許以來之成說。然王國維在《史籀篇攷錄》中曾一反漢人的西周舊說，認為《史籀篇》應出於「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及後在《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中，又提出「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的觀點，重申籀文乃「戰國時」之文字。因此後人在討論籀文的時代或流佈地域時，多著眼於籀文與西周金文或戰國文字的異同，而忽略了籀文與春秋文字之間的傳承關係。有關各家對籀文時代和流佈範圍的研究，可分別參考本文緒論的「研究回顧」部分及第五章「《說文》籀文與東周文字」。

⁵⁹⁶ 這些研究包括孫海波《〈說文〉籀文古文考》、陳夢家《文字學甲編》、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祝敏申《〈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江影紅《籀文時地重探》、王輝《〈史籀篇〉時代重探》等。其中陳夢家和江影紅曾統計籀文與甲、金文相同者，但二人均只將金文材料分作西周和東周兩類，未有為東周金文材料按時代先後加以細分。孫海波則把甲、金文分為殷周文、六國文兩類，把春秋文字與殷周文混同；至於何琳儀、王輝、潘玉坤等人，在徵引籀文同於晚周文字的例子時，也沒有把見於春秋和戰國的字例分開處理。祝敏申、江影紅等亦曾就籀文與春秋戰國文字字形作東西土地域分佈的系聯統計，但二者均只籠統的把字形合為「東周文字」處理，沒有將之細分成兩類。

研究，大多是著眼於籀文與東周文字的關係（包括籀文的時代，流傳範圍等），而沒有將春秋文字獨立出來跟籀文作比較分析。諸家把春秋和戰國文字合觀的做法，似本王國維之說。考王氏曾說：「《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⁵⁹⁷，申明《史籀篇》成書時間乃「春秋戰國」時期。受王說影響，後代學者在論證籀文年代時，把春秋和戰國文字結合來跟籀文作比較分析，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王國維說有可商之處。首先，本文在前一章已辨明《說文》籀文應是西周中、晚期金文中的一種異體，並非春秋以後之文字。王氏對籀文年代的看法是不足為訓的。其次，即使我們撇開前一章的論證不論，只就王氏的說法作分析，其說仍有未安之處。考王氏把《史籀篇》的成書時期定在「春秋戰國之間」，所謂「春秋戰國」，所指涉的時間太長，有失諸過泛之嫌。事實上，過往也有學者注意到這一點，如林尹便曾批駁王說曰：

王氏最後斷定《史籀》「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這話含意太模糊了。如說《史籀》為春秋時作，春秋起於周平王元年（西前七七〇年）東遷，其年秦始為諸侯，上距宣王（西前八二七至七八二年），不過十二年之差，王氏所爭，難道僅爭第十二年？如說戰國時作，戰國時秦力雖強，然務於攻伐，是否有餘力於武事之餘整理文字，大有疑問。

598

由此可見，「春秋戰國」本身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公元前 770—前 221 年，共 549 年），王氏只籠統地把《史籀篇》的成書定於這段時間內，是不夠確切的。固然，林尹的批評也有其不足之處（林氏忽視了春秋時期的時間跨度，考春秋由周平王元年〔公元前 770 年〕起計，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 476 年〕止，

⁵⁹⁷ 王國維：〈史籀篇敘錄〉，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1 冊，頁 2061。

⁵⁹⁸ 林尹《文字學概說》，頁 212-213。

共歷 294 年。⁵⁹⁹王氏所爭，當然不僅僅是「第十二年」)，但其批駁無疑也反映了王說的弱點。既然王氏的說法有不妥之處，我們在分析籀文與東周古文字的關係時，便不應受其說法影響，將春秋與戰國文字歸為一類分析。必須將之加以區別，與籀文作獨立的比較研究。

另一方面，學者沒有為籀文與春秋文字作獨立分析，與學術界對古文字的分期和歸類也有關係。簡單來說，就春秋文字的分期而言，學術界一般存在兩種觀點，一是將它與西周金文歸為一類，二是將它與戰國文字劃在一起。⁶⁰⁰上引學者在分析籀文與春秋戰國文字的關係時，沒有為二者作獨立考察，可能是受到後一種分類的影響。

然而，將春秋和戰國文字劃在一起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這是因為春秋和戰國文字在構形系統上有一定距離，在研究時似乎有將二者分立的必要。羅衛東（1967－）說：

從構形系統總體比較來看，春秋金文繼承西周金文的成分大，但它和西周金文也有一定的距離，春秋金文構形系統比西周金文構形系統成熟。它的區域性特徵並不如戰國那樣明顯。和它前後的兩個漢字發展階段相比較，它與西周金文的距離更近。……春秋金文中逐漸出現區域性特徵，但沒有戰國文字那樣嚴重的文字異形現象，春秋金文構形系統仍然以系

⁵⁹⁹ 關於春秋時代的斷限，有不同的計算方法。萬國鼎編《中國歷史紀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2）把春秋時代下限定為公元前 480 年；顧靜編《中國歷代紀年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的春秋分期以「三家分晉」為分水嶺，定為公元前 403 年。方詩銘編《中國歷史紀年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根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又補上一年，把春秋下限定為公元前 476 年。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則把春秋時期定為公元前 770—477 年，公元前 476 年為戰國開始。本文取李說。

⁶⁰⁰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頁 33）把古文字分為殷商系文字、兩周系文字、六國系文字、秦系文字四類，春秋金文歸入兩周系文字，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46）則把西周春秋文字歸為一類，分析時再細分為兩類敘述。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把先秦題銘按時代的演進分為殷、西周至春秋、戰國等三個階段，分析銅器題銘時，將西周和春秋兩時代分開敘述。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頁 225-464）把周代銅器銘文分為西周和東周銅器銘文。有關春秋金文的歸屬問題，羅衛東曾對各家的分類作過評述，詳參羅著《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13-14。

統的統一為主。所以，春秋金文構形系統是獨立的，它既不同於西周金文，也不同於戰國文字。春秋金文處在西周金文和戰國文字之間，處於從嚴整到嚴重異形的中間環節，在漢字史上有不可忽視的研究價值。⁶⁰¹

儘管現存的春秋文字材料除了金文以外，還有一些玉石文字和石刻文字（如侯馬盟書、溫縣盟書、石鼓文等），但它基本上仍以金文材料為主。因此上引羅氏之言，也等於強調了春秋文字的獨立地位。既然春秋文字在周代古文字中有其獨特性，我們在分析籀文與春秋戰國文字的關係時，就應該把春秋和戰國文字獨立起來作分別考察，唯有這樣才能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籀文與它們兩者之間存在的聯繫。

再者，正如羅氏所言，「春秋金文處在西周金文和戰國文字之間」，上承規整的西周金文，下啓嚴重「異形」的戰國文字。本文上一章曾論證出《說文》籀文乃源於西周晚期金文中的一體，故此考察籀文與春秋文字的關係，除了有助我們進一步釐清籀文的時代問題之外，還可以從二者的獨立比較中，窺探籀文由西周晚期發展至春秋時代的傳承大略。此外，在理清籀文與春秋文字之間的關係後，我們也可以以此為基礎，進而深入分析籀文從「異形始端」的春秋延續至「嚴重異形」的戰國時代的發展脈絡。

二、《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的系聯統計

本文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系聯統計表」的統計結果顯示，在見於古文字材料的 97 形《說文》籀文中，能與春秋文字系聯的共 45 形，包括中、折、啗、𠂔、登、是、商、諄、兵、殺、皮、則、箕、鼓、樹、槃、叕、囿、員、昔、栗、鼎、秦、人、磬、易、馬、愆、流、魴、翼、西、𡗗、婚、妣、地、堵、封、城、艱、四、𡗗、辭、癸、醬等字的籀文，佔總數的 46.39%，

⁶⁰¹ 王寧主編；羅衛東著：《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74。

接近半數。

就這個統計結果來看，《說文》籀文存在於春秋時代的漢字中，當無庸置疑。但在肯定籀文存在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一點：能與春秋文字系聯的籀文有 45 形，與西周金文的系聯數字（57 形，佔總數的 58.76%）相比，籀文與春秋文字的系聯比例明顯要低一些（較西周數字少 12 形，相差 12.37%）。

若把春秋按時代先後分爲三期，其系聯比例則如下：

時代	能與古文字材料系聯的籀文數量 (百分比計算至小數點後兩位)		
春秋早期	15 形，15.46%	春秋 全期	45 形，46.39%
春秋中期	6 形，6.19%		
春秋晚期	37 形，38.14%		

表中把春秋的數字按時代先後分爲早、中、晚三期。通過三者的比較，我們發現籀文同於或近於春秋晚期文字者最多。相比之下，籀文與春秋早、中期文字的系聯數量要少得多，當中尤以中期的比例（6.19%）爲甚⁶⁰²。看到這個統計數據，我們不免會產生疑問：（一）爲甚麼籀文與春秋早期文字的系聯數字會較西周晚期的數據顯著降低（西周晚期有 44 形，春秋早期只有 15 形）呢？（二）籀文與春秋中期文字的系聯數字較早期更少，然而到了晚期卻忽然劇增，這又基於何種原因？在展開下文的論述前，我們似乎必須先爲這些現象作解釋。其實，春秋早、中、晚期的數字分佈所以如此不平均，很大程度上是和比照材料的多寡有關。首先，正如前文所提及，春秋文字的材料以金文爲主，另有部分

⁶⁰² 這 6.19%（6 形）中，有四形只見於春秋中晚期的文字材料，包括人、易、四、舜等籀文。爲方便計算起見，本文列入與中期一同計算，特此注明。

是玉石和石刻文字。但金文的全盛時期是西周，因此傳世和發掘出土的有銘銅器亦以西周時期的較多，春秋器物相對較少。這是春秋早、中期的系聯數字較西周金文的數字顯著減少的原因。同時，由於春秋金文的材料中，以屬於春秋晚期者最多⁶⁰³，而金文以外的侯馬盟書、溫縣盟書、秦公一號墓磬、秦石鼓文等玉石和石刻文字材料又都屬於春秋晚期之物⁶⁰⁴，因此春秋晚期可供比照的文字材料特別豐富，於是才會造成該期的系聯數字大幅高於早、中期的數字。

由此看來，本文春秋早、中期文字的系聯結果或未足以全面反映籀文在當時的行用情況，這是比照材料不足使然。在此，我們也只能根據有限的材料管窺籀文與春秋文字之間的關係。

三、典型例子分析——僅見於春秋文字的籀文

以上對系聯統計的數字作了淺析。接著，我們再就具體字形作考察。根據附錄一的統計結果，在 45 形可與春秋文字系聯的《說文》籀文中，有 6 形只見於春秋文字，而不見於其它時代的文字材料，它們分別是：

⁶⁰³ 「漢達文庫」的資料顯示，春秋晚期有器物 527 個，春秋早期有 341 個，春秋中期有 21 個，春秋中晚期有 7 個。從器物的數量上看，在春秋各期中，以春秋晚期的金文材料最為豐富。

⁶⁰⁴ 侯馬盟書的所屬年代應為春秋晚期，詳見下文。溫縣盟書的年代，據〈河南溫縣東周盟誓遺址一號坎發掘簡報〉一文的推斷，為公元前 497 年 1 月 16 日（說詳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溫縣東周盟誓遺址一號坎發掘簡報〉，載《文物》1983.3）。程峰在〈侯馬盟書與溫縣盟書〉則引鄭慧生說（鄭說見於鄭氏致程峰的書函），謂盟書的確切日期為公元 497 年 1 月 15 日。以上二說雖略有不同，但僅有一日之差，基本上可確定盟書的年代為公元前 497 年。據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春秋時期訖於公元 477 年，較盟書作成的公元 497 年僅晚約 20 年，故盟書當屬春秋晚期之物。

秦公一號墓磬為景公四年（公元前 573 年）親政時所作，時亦當春秋晚期。詳參王輝、焦南鋒、馬振智：〈秦公大墓石銘殘器考釋〉，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7 本 2 分冊，頁 263-322。

秦石鼓文應為春秋晚期之物，說詳本文附錄，亦可參考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中第三章「論石鼓文的相對年代」部分，見《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頁 193-312。

1. 是

《說文》籀文作 ，許慎謂其字「从古文正」⁶⁰⁵。西周早期所見金文作 （毛公旅方鼎）；中期作 （是婁毀）；晚期作 （毛公鼎）、 （虢季子白盤）、 （豐白車父毀）等，各形上部皆从早（早旁或繁化為 形）⁶⁰⁶，與从日的籀文有異；下部所从乃止旁，並非从正，亦與籀文不同。春秋金文作 （秦公毀）、 （秦公鑄）、 （冶仲考父壺）、 （叔尸鐘）、 （書也缶）、 （者濫鐘）、 （晉姜鼎）、 （邢王是楚戈）等，秦石鼓文作 ⁶⁰⁷，構形仍略同西周金文，並異於籀文。王國維〈史籀篇疏證〉說：「案是字毛公鼎作 ，石鼓文作 ，皆从止，與篆籀均異。」⁶⁰⁸郭沫若亦云：「是小篆作 ，說文『直也，从日正。』籀文是，从古文正。」⁶⁰⁹今案古金文是字與此異。」⁶⁰⁹是也。不過，近世出土的溫縣盟書也有「是」字，該盟書作於春秋晚期，其中「是」字作 （溫縣七）⁶¹⁰，上从日，下作 ，其形與籀文 形正同。春秋以後，古文字所見諸「是」字均與籀文不相近。戰國文字構形多同篆文，如秦系作 （睡虎·秦 171）、 （睡虎·效律 30）⁶¹¹、 （詛楚文）⁶¹²等；楚系作 （帛書甲）⁶¹³、 （郭店·語叢 4·16）⁶¹⁴等；晉系作 （貨系 414 布

⁶⁰⁵ 《說文解字》於「𠄎」下曾別出「𠄎」字，並釋曰：「𠄎，古文正」。𠄎與籀文 字下部所从相同。故許云籀文是字「从古文正」。

⁶⁰⁶ 何琳儀說：「是，西周金文作 （毛公旅鼎）。从早，从止，會意不明」（《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751。）

⁶⁰⁷ 《戰國文字編》，頁 89。

⁶⁰⁸ 〈史籀篇疏證〉，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頁 2079。

⁶⁰⁹ 郭沫若：〈釋卣氏·金文餘釋之餘·金文叢考〉，載《古文字詁林》第二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頁 303。

⁶¹⁰ 《戰國古文字典》頁 750。

⁶¹¹ 以上二字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9。

⁶¹² 《戰國古文字典》，頁 751。

⁶¹³ 《戰國文字編》，頁 89

⁶¹⁴ 《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21。

空)、 (貨系 2256 布方)⁶¹⁵、 (中山王鼎)⁶¹⁶、 (璽彙 2907)、 (貨系 1589 布方)、 (貨系 412 布空)⁶¹⁷等即是。又或承西周金文寫法，如齊系作 (陳逆簋)⁶¹⁸；楚系作 (包山 4)⁶¹⁹等。

2. 流

《說文》籀文作 。「流」字未見於西周以前的古文字材料。春秋晚期秦石鼓文作 ，與籀文同。戰國楚系文字作 (璽 0212)、 (郭店·尊德 28)、 (郭店·性自 31)、 (郭店·性自 46)、 (郭店·語叢 4·7)、 (璽 3201)、 (璽 3200)⁶²⁰ (郭店·緇衣 30)、 (郭店·成之 11)、 (郭店·語叢 4·7)⁶²¹；晉系作 (中山王圓壺)；齊系作 (陶壘 3·1334)⁶²²，均从水，不从沝。秦朝繹山碑所見作 ，已全同篆文，不从沝，與籀文同體者僅見於春秋古文字材料。

3. 魴

《說文》籀文作 。⁶²³「魴」字同樣未見於西周以前之古文字材料。春秋石鼓文則作 ⁶²⁴，从旁與籀文略同。戰國文字寫法同篆文( )，作 (璽彙 2728)

⁶¹⁵ 以上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0。

⁶¹⁶ 《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43。

⁶¹⁷ 以上三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0。

⁶¹⁸ 《戰國文字編》，頁 89。

⁶¹⁹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1。

⁶²⁰ 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 646。

⁶²¹ 《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59。

⁶²² 《戰國古文字典》，頁 222。

⁶²³ ，大徐本《說文》以爲或體，小徐本則標作籀文。王國維〈史籀篇疏證〉亦錄「 」字，於其下云：「《說文解字》魚部：『魴，赤尾魚。从魚，方聲。魴籀文魴。从旁。』案小徐本如是。大徐本作『魴或从旁』，殆以籀文旁作旁，不應有从旁之字而改之。」今據王說，採小徐本說法，以魴爲籀文。

⁶²⁴ 徐中舒主編：《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1)，頁 444。

𨾏 (璽彙 2729)⁶²⁵等，皆从方，未見有同於籀文者。

4. 翼

《說文》篆文从羽作 ，籀文从飛作 。西周金文作 (孟鼎)⁶²⁶、 (鬲圖器)，不从羽亦不从飛；春秋金文作 (秦公鐘)、 (秦公罍)、 (秦公罍)等，从飛與籀文同。戰國文字則近於篆文，如秦、楚二系多从羽作 (雲夢·日甲 6 反)⁶²⁷、 (雲夢日書甲 808 反面)⁶²⁸、 (隨縣 62)、 (隨縣 68)⁶²⁹、 (隨縣 3)⁶³⁰等形。楚、晉二系文字另有从非作者，如 (隨縣漆書)⁶³¹和 (中山王方壺)⁶³²等，但均與籀文不相近，與籀文同形者僅見於春秋金文材料。

5. 堵

《說文》籀文作 。「堵」字未見於西周以前之古文字材料，因此無從比對。春秋金文則作 (邵槃鐘)，从 ，與籀文同。戰國文字改從土，作 (秦簡 53·30)⁶³³、 (雲夢·雜抄 40)、 (璽彙 0124)、 (璽彙 1328)⁶³⁴等，均與籀文不同。與籀文相近者唯見於春秋金文。

⁶²⁵ 以上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770。

⁶²⁶ 《金文編》，頁 760。

⁶²⁷ 《戰國文字編》，頁 773。

⁶²⁸ 《秦文字類編》，頁 251。

⁶²⁹ 以上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773。

⁶³⁰ 《戰國古文字典》，頁 72。

⁶³¹ 《戰國文字編》，頁 773。

⁶³² 《中山王壺器文字編》，頁 74。

⁶³³ 《秦文字類編》，頁 437。

⁶³⁴ 以上三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881。

6. 醬

《說文》籀文作 。「醬」字亦未見於西周以前之古文字材料。春秋鄒子 白
鑄作 和 等，與籀文同體。戰國東土文字多同《說文》古文 ，如楚系
作 （天星 4003）⁶³⁵、 （郭店·老甲 14）、 （郭店·老甲 13）⁶³⁶、 （包山 144）⁶³⁷、
（帛書乙）⁶³⁸等；晉系作 （中山王方壺）⁶³⁹和 （中山守丘石刻）⁶⁴⁰等；齊系作
（璽臺 0095）⁶⁴¹和 （璽臺 5657）⁶⁴²等；燕系作 （九年將軍戈）⁶⁴³等。秦系寫法則
與篆文 略同，作 （秦簡 19·180）、 （病方 240）⁶⁴⁴、 （雲夢·日甲 26 反）
⁶⁴⁵等。綜觀「醬」字的古、籀、篆三體，獨籀文形體未見於戰國文字。

有了這個分析結果後，我們不妨再回到籀文年代的問題上作考察。王國維曾指出《史籀篇》作於「春秋戰國之間」，我們可據此結果來考證王說的真確性。上文已指出，在 97 形見於商周古文字的籀文中，能與春秋文字系聯的字形佔總數的 46.39%，低於西周金文的系聯比例。在這些字形中，僅見於春秋文字者亦只有 6 例，佔總系聯數的 6.19%，其比例偏低。但與此同時，反觀西周金文的系聯數字，在 97 形籀文中，僅見於西周金文者共 14 形，佔總系聯數的 14.43%，兩者相比差距甚大。再者，這 6 例中，「流」、「魴」、「堵」、「醬」四字均欠缺西周及以前的古文字材料作對照，我們無法否定西周時也有近於籀文的寫法存在。換言之，能證明籀文出於春秋時代的字例，實際上僅有 2 形籀文。單據這 2

⁶³⁵ 《戰國古文字典》，頁 705。

⁶³⁶ 以上二字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8。

⁶³⁷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7。

⁶³⁸ 《戰國文字編》，頁 976。

⁶³⁹ 《中山王器文字編》，頁 53。

⁶⁴⁰ 《戰國文字編》，頁 976。

⁶⁴¹ 《戰國文字編》，頁 976。

⁶⁴² 《戰國古文字典》，頁 705。

⁶⁴³ 《戰國古文字典》，頁 705。

⁶⁴⁴ 《秦文字類編》，頁 340。

⁶⁴⁵ 《戰國文字編》，頁 976。

形籀文，似乎尚未足以證明《說文》籀文出於春秋時期。反過來說，以上的統計結果，進一步證明了班、許舊說的真確性。

四、春秋時期《說文》籀文的發展情況

(1) 籀文對春秋文字影響力的下降及其原因

在肯定籀文為周宣王文字的前提下，接下來再就春秋時期籀文的發展情況作考察。本文的統計結果顯示，籀文與春秋文字的系聯比例不及西周金文。這個現象，固然與上文提及的材料數量的多寡有關，但即使我們不論春秋早、中期的統計數字，只以春秋晚期的數字為衡量準則，仍可以發現其比例及不上西周金文的系聯比例⁶⁴⁶。這個統計結果，似乎反映了一個事實：從西周晚期發展至春秋，籀文對漢字發展的影響力已有所下降。

籀文對春秋文字的影響力下降，是不難理解的。籀文是西周晚期的產物，這種字體發展至春秋，已經歷了一段時間，其間必然會受到其它因素干擾而減低了影響力。這裏，我們也許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解釋。西周時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⁶⁴⁷，籀文亦於此時確立。及平王東遷，中國進入春秋時期。李學勤說：「由統一走向分裂，是春秋時期的總趨勢」⁶⁴⁸。春秋時，王綱失墜，諸侯各自為政，隨著周室權力下移，其於文化上的影響力和號召力自然也漸次降低。這時象徵王權的青銅器不再為王室尊有，各國諸侯也可以私自鑄造銅器。就出土和傳世的金文材料來看，春秋時各國的器物逐漸增多，正是這種現象的反映。⁶⁴⁹另一方面，根據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的劃分，東周列國在文化上可分為七大區域，包括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圈、吳越文

⁶⁴⁶ 能與西周金文系聯的籀文有 57 形，即使我們只考慮西周晚期的系聯數量，也有 44 形，但能與春秋晚期文字系聯的籀文只有 37 形，相差共 7 形之多。

⁶⁴⁷ 《論語·季氏》，見楊伯峻注：《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74。

⁶⁴⁸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頁 5。

⁶⁴⁹ 李學勤也說：「周王室東遷以後，朝廷勢力衰落，諸侯的器物逐漸增多，從而青銅器的地方性日益加強。」（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8。）

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等⁶⁵⁰。文化上形成的區域性特徵，自然也反映在銅器文字上，使各地區文字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性特點。唐蘭說：

春秋以後，王室的勢力衰落，各個國家都在發展它本國的文化，除了秦國還繼承西周文字，北方的大國如齊跟晉，南方的像徐跟楚，都有過很高的文化，虢、鄭、魯、衛、陳、宋、邾、莒、滕、薛，幾乎各有各的文字，最後一直發展到吳、越。⁶⁵¹

裘錫圭對春秋文字特點的分析更為詳細，他說：

春秋時代各國的金文，在開始的時候大體上都沿襲西周晚期金文的寫法。後來各地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個地區可以是一個國家，如秦國自成一區；也可以包含幾個國家，如齊、魯等在今山東省境內的一部分國家構成一區，楚、徐、吳等東南國家也構成一區）各地區金文的特色主要表現在書寫風格上，字形構造大體上還是相似的。⁶⁵²

裘氏之言大抵道出了春秋時期文字的發展情況⁶⁵³。不過，他認為各地區金文的特色主要是書寫風格上的不同，果如其說，則似乎仍未足以解釋為何籀文與春秋文字的系聯比例會較西周金文有所下降（本文對字形的系聯準則是結構相同或相近，並不考慮風格上的差異）。其實，揆諸金文形體，我們發現春秋各地區的文字（主要是金文）不僅於風格上有所不同，即在字形結構上也有一定的差異。羅衛東說：

春秋時期，王室勢力衰落，諸侯各自為政……作為王權象徵的青銅禮器的鑄造也不再是周王朝的特權，各諸侯國為了銘功記德以及聯姻等目的紛紛私自治銅鑄器。銅器銘文也表現出一定的隨意性，不同地域、不同

⁶⁵⁰ 同上書，頁 11。

⁶⁵¹ 唐蘭：《中國文字學》，頁 120。

⁶⁵²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47。

⁶⁵³ 裘氏未有提及春秋文字地域特點形成的確切時期，但這裏可以作一點補充。正如祝敏申在〈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中所說：「東周文字異形是在春秋中期開始續到戰國的。」（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 264）可見東土文字的特色是在春秋中期開始成的。此外，張曉明也指出，「地域性的萌芽」是春秋中期金文的特點之一（張曉明：《春秋戰國金文字體演變研究》，頁 83），同樣認為春秋文字地域特點的形成始於春秋中期。

國別的金文就體現出各自的特色。有的字形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寫法，這樣使春秋金文構形產生變化。……從春秋金文構形變化的實際情況看，在原西周故地的諸侯國及其臨近國家的文字變化少一些，而楚系文字和吳越地區的文字變化就要多一些。⁶⁵⁴

所謂「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寫法」有實例為證，羅氏在《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中便曾就不同區域的金文構形作比較，並列出了一批異構字⁶⁵⁵，其中「四」（籀文作)便是典型例子。西周時期，「四」字一律作 ，與籀文同。但據羅書的統計，該字在春秋金文裏已分化為兩種寫法，一作「四」，一作「三」。這兩種寫法分佈在不同的地域中。前者於春秋金文中凡五見，見於徐王子旂鐘、者盨鐘、曾子旂鼎等楚系器物中，晉系郕鬲鐘亦作是形。後者（籀文「三」）則七見於春秋金文，分別見於秦公鐘、秦公簋（秦系）、晉公盆（晉系）、國差罇（齊系）等。從「四」字構形的地域分佈可見，「春秋時期不同地域文字在字體和構形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⁶⁵⁶區域文化的不同，促使青銅器的地方性增強，從而令各地區的文字改變了寫法⁶⁵⁷，籀文之所以在春秋時期的影響力稍遜於西周時期，正是這個緣故。

事實上，若仔細考察西周金文的字形，我們也不難發現，西周時有些金文構形與籀文十分接近，但發展至春秋時，則改變了寫法，與籀文相類的寫法已不復存在，例如宇、蠹、車、陸、子等字均是。凡此種種，皆證明籀文在春秋時期的影響力已略為下降。

⁶⁵⁴ 羅衛東：《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69。

⁶⁵⁵ 同上書，頁 44-50。

⁶⁵⁶ 同上書，頁 50。

⁶⁵⁷ 羅衛東認為異構字「一定程度反映春秋金文的區域性特徵」。她強調「一定程度」，是因為有時同一器物上也出現異構字，這不能說明區域性特徵。此外，羅氏又指出，春秋時期不同文字和構形上的差別雖然存在，但只是少量。異構字僅佔 18% 左右。而且，這些異構字也不是整齊劃一地分佈在各個區域中，而是參差不齊的，缺乏地域性的對立。上說詳參《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45 及 50。

（2）籀文在春秋時期的流佈和行用情況

從系聯數字（45 形）上看，籀文在春秋時期的影響力比不上西周時期。儘管如此，但其字體於春秋時期仍然行用，卻是鐵一般的事實。然則，籀文在當時的流傳和地域分佈情況又如何呢？下文專就這方面作詳細探討。

爲清楚說明籀文在春秋時期的流佈情況，本文附錄一的「《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系聯統計表」曾對照《說文》籀文和春秋文字的字形，並按出土材料的國別標示了地域，分別爲秦、楚、晉、燕⁶⁵⁸、齊五個系別。

五系的分類，源自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和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對戰國文字的地域劃分方法⁶⁵⁹。這裏，本文必須特別指出，雖然李、何二氏的劃分對象是戰國文字材料，並非春秋文字，但本文是項統計的目的，乃在考察籀文在春秋文字中的地域分佈情況。就金文而言，春秋時期的器物主要也是分佈在李學勤提出的五系地域之內。李氏在《古文字學初階》也說：

總的來說，春秋時期的青銅器以晉、鄭、齊、楚等大國的最為重要，其中晉國在字形演變和器形的發展上都較為先進。春秋晚年，南方的徐、吳、越、楚等國青銅工藝突飛猛進，生產出有很高藝術水平的器物，銘文也規整美觀，用韻精嚴。⁶⁶⁰

其言已大致說明了春秋金文的主要地域來源。在他提及的幾個國家中，晉、鄭等國屬三晉中原地區，齊屬齊系，楚、徐、吳、越等國一般也可歸入楚系範圍。因此，就春秋金文材料的地域分類而言，李、何二氏的劃分法依然適用。

⁶⁵⁸ 燕系因爲春秋器物數量太少，未有獨立爲一系，故落實統計中其實僅有四系，詳見下文。

⁶⁵⁹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把戰國文字分爲六類，包括「齊國題銘」、「燕國題銘」、「三晉題銘」、「兩周題銘」、「楚國題銘」、「秦國題銘」等，其中除「兩周題銘」外，其餘五類都是按地域分類的。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採用了李氏的五分法，但不以國家分類，而以地區區分，即以「系」分類。一系之內可以包括一個國家的文字，如秦系、燕系文字等，也可以包含若干國家的文字，如齊、楚、晉系文字等。本文沿用此分法。

⁶⁶⁰ 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北京：中華書局，2006）

必須指出的是，春秋文字材料雖然以上述國家的爲最重要，但並非所有材料皆源自這些國家。因此，本文仍有必要爲各國的材料作具體的地域分類。爲此，本文參考了羅衛東《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的分域做法。羅氏曾把春秋金文（包括原有資料和新出土資料）的研究按器物的國別分作幾個範圍，包括：

1. 中原：晉、鄭、虢等國⁶⁶¹
2. 山東諸國：齊、魯、邾、陳、滕、薛、杞、莒、曹等國
3. 楚國
4. 楚附近漢淮諸國：蔡、曾（隨）⁶⁶²、黃、番、息、樊、許、朴、郢、郤、鄧、中等國
5. 吳、越、徐、舒諸國
6. 秦國

爲便於統計起見，這六個地域分類，落實在字形系聯時，按各國的地理位置分別歸入五系。第一類屬中原地區，故歸入晉系；第二類爲山東地區，歸齊系；第三、四、五皆處於或近於楚地，故歸入楚系。燕系文字，因現存的材料太少，在統計中亦未見有能系聯的字形⁶⁶³，爲方便表述，故略去此分類。餘下的第六類僅得秦一個國家，自成一系，爲秦系。

羅衛東亦編有「春秋有銘器物表」⁶⁶⁴，表中把《殷周金文集成》⁶⁶⁵（下稱

⁶⁶¹ 羅氏未有把衛國列入這六個範圍之內，今據其國的地理位置，將之歸入中原地區，落實統計時則歸入晉系範疇。

⁶⁶² 中國歷史有兩個曾國，一爲湖北姬姓的曾，即文獻研究所稱的隨國；另一爲姒姓之鄧國，相傳爲夏代封的古國。由於鄧國於春秋晚期已爲莒國所滅，其地後入於魯，因此本文將該國器物歸入齊系範圍。

⁶⁶³ 據羅衛東所編「春秋有銘器物表」，僅欒氏壺（春秋晚期）一器屬燕國之物。在該器所錄文字中，雖有「是」、「頌」、「車」三字可與籀文作比對，但當中未見有與籀文寫法相近者。又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認爲欒氏壺並非燕器，應屬三晉文字體系（說詳《戰國文字通論》頁135-136），未知孰是，故未將此器文字納入統計範圍內。

⁶⁶⁴ 參羅衛東：《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109-120。

《集成》)和《近出殷周金文集錄》⁶⁶⁶(下稱《集錄》)所收錄的器物按銘文所記標明其國別,本文對春秋銅器的地域歸類即根據此表所記資料。簡言之,表中標示為秦、楚、晉、齊等國器物的,直接按國別歸入四系之內。至於出於以上四國之外的器物,本文則按上述幾個地域分類來歸系。舉例說,夔子石鼎(《集成》編號 2421),羅表標作鄭國器,鄭國屬上引第一類地域,故歸入晉系。魯少鬲(《集成》編號 10154),羅表標為魯國器,魯國屬上引第二類地域,故歸入齊系。黃子鼎(《集成》編號 2566),羅表標為黃國器,黃國屬上引第四類地域,故歸入楚系。沈兒鐘(《集成》編號 203),羅表標為邾國(即徐國)器,邾國屬上文所引的第五類地域,故一同歸入楚系,餘此類推。

至於金文以外的玉石和石刻文字材料,包括侯馬盟書、溫縣盟書、石鼓文、秦公一號墓磬等,本文按《戰國文字編》、《戰國古文字典》、《秦文字類編》等書的記載作地域分類,其中前二者屬晉系,後二者屬秦系。

另外,必須注明的是,有些文字材料,包括一些春秋晚期的銅器、石刻、玉石文字等⁶⁶⁷,雖然在時代上仍屬春秋時期,但一般戰國文字材料的工具書都會把這些字形錄入書中,視之為戰國文字系統的一部分,如湯餘惠《戰國文字編》、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等均採用這種做法。不過,鑑於本文各章的分析均以時代為經,而且這些材料的年代始終屬於春秋時期,為統一起見,本文仍將之歸入春秋文字系統來分析。⁶⁶⁸

⁶⁶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84—)

⁶⁶⁶ 劉雨、盧岩:《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

⁶⁶⁷ 石刻文字如秦石鼓文等,玉石文字則如侯馬盟書、溫縣盟書等。

⁶⁶⁸ 當然,文字的分期與歷史、政治的分期並不能完全等同,但正如羅衛東所說:「既然人們不能截然劃分文字演變的時期,所以也只好姑且用歷史分期來代表」(《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74)。羅氏所著《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也使用了歷史分期來限定研究材料的範圍。她把研究材料限定在一般公認的春秋時期之內,即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7年之間。可見本文的做法也是有先例可援的。

據上述的分域準則，本文對照了籀文和春秋文字的字形，並就可系聯的字形按其系別歸類，系聯結果如下：

春秋時期《說文》籀文地域分佈概況表 ⁶⁶⁹				
(○表示可系聯者 ⁶⁷⁰)				
	秦系	楚系	晉系	齊系
中	○	○	○	○
折		○		○
嗑			○	
𠂔				○
登		○	○	○
是			○	
商	○			
諄			○	
兵				○
殺			○	
皮	○	○		
則	○	○	○	○
箕	○	○	○	○
鼓		○		○
樹	○			
槃		○		

⁶⁶⁹ 以下簡稱「春秋籀文地域分佈表」。

⁶⁷⁰ 本文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各期古文字系聯統計表」已統計了春秋文字材料中可與籀文系聯者，並標明了系別和年代。此處整理了該表的統計資料，並以圖表形式列出，以便觀察籀文與各系文字在系聯數量上的差異。表中「○」所代表的實際字形，可參考文後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各期古文字系聯統計表」所載字形。

叕		○		○
囿	○			
員	○			
昔		○		
栗	○			
鼎	○	○	○	
秦	○	○		
人	○	○	○	○
磬	○			
易		○		○
馬				○
愆		○	○	
流	○			
魴	○			
翼	○			
嬖			○	
婚		○	○	
妣				○
地			○	
堵			○	
封				○
城				○
艱				○
四	○	○	○	○
辭			○	○

辭	○			○
癸	○			
醬		○		
總數：44 形 ⁶⁷¹ (百分比)	19 形 (43.18%)	18 形 (40.90%)	17 形 (38.64%)	19 形 (43.18%)

系聯結果顯示，《說文》籀文廣泛見於春秋四系文字。在能與春秋文字材料系聯的 44 形籀文中，見於東土齊系和西土秦系者分別有 19 形，佔總數逾四成（43.18%），為各系之冠；楚系僅次於齊、秦二系，有 18 形籀文可與之系聯，佔總數 40.90%。晉系則略少於前三系，但也有 17 形籀文合於該系的文字材料，佔總數 38.64%。就晉系的數據觀之，雖然其比例略低於其餘三系，但以比例最高的齊、秦二系與之相較，前者的數字亦僅高出 4.54%，差別並不明顯。另一方面，統計結果也表明，有些籀文並不只見於某一、二系，而是同時見於四系的文字材料中，如「中」，秦石鼓文作 、楚系沈兒罇作 、晉《侯馬盟書》作 、齊器叔尸鐘作 等，皆近於籀文 形；「則」，秦石鼓文作 、楚系黃子盤作 、晉侯馬盟書作 、齊器洹子孟姜壺作 等；四系的寫法均與籀文 形相同；「箕」，秦石鼓文作 、晉系衛夫人鬲作 、楚系鄧公甬鼎作 、齊器叔尸鐘作 等，各系的構形亦與籀文 形略同。這些字例反映籀文在春秋時期並不只行用於某一地區，而是普遍存在於東、西土各系的文字中。

此外，還有些情況是上述數據所未能反映出來的，例如表中顯示有些籀文只見於某一系列，這類字例，也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這些籀文沒有別系

⁶⁷¹ 附錄一的統計數字顯示，能與春秋文字材料系聯的籀文共 45 形，這裏總數卻是 44 形，少了一形，這是因為「西」字籀文 雖可與見於綠白盤（《集成》編號 10167）之 形系聯，但因羅表並未收錄此器資料，本文未能據之以定此器之系別，因而未有將「西」字納入分域統計內。

的文字材料可供對照；另一種是雖有別系的材料可供對照，但當中只有一系的寫法近於籀文，以下按這兩種情況把字例歸類於下：

1. 有別系文字材料可供對照，但僅有一系寫法近於籀文：

是⁶⁷²、商⁶⁷³、諄⁶⁷⁴、兵⁶⁷⁵、殺⁶⁷⁶、叕⁶⁷⁷、城⁶⁷⁸、癸⁶⁷⁹

2. 只有一系的春秋文字材料可供對照：

折、噬、𣎵、樹、槃、囿、員、昔、馬、磬、流、魴、翼、舛、妣、地、堵、封、艱、舜

必須指出，就後一種情況而言，這些籀文雖只見於一個系別，但因為沒有別系的材料可供參照，所以我們仍不能否定在其他系別裏有近於這些籀文的寫法存在。若把這個因素計算在內的話，則籀文在春秋各系文字的分佈可能更為廣泛。

有了這個統計結果後，我們再來審視王國維的說法。王氏於〈史籀篇敘錄〉曾說：

《史篇》之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⁶⁸⁰

又云：

《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傳於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述，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篇》

⁶⁷² 是字並見於秦、楚、晉、齊系的文字材料中，但只有晉系的寫法近於籀文。

⁶⁷³ 商字並見於齊、秦、楚系的文材料中，但只有秦系的寫法近於籀文。

⁶⁷⁴ 諄字並見楚、晉二系的文字材料中，但只有晉系的寫法近於籀文。

⁶⁷⁵ 兵字並見於楚、齊系的文字材料中，但只有齊系寫法近於籀文。

⁶⁷⁶ 殺字並見於楚、晉、齊系的文字材料中，但只有晉系的寫法近於籀文。

⁶⁷⁷ 叕字並見於齊、楚二系文字材料中，但只有齊系的寫法近於籀文。

⁶⁷⁸ 城字並見於楚、齊二系的文字材料中，但只有齊系的寫法近於籀文。

⁶⁷⁹ 癸字並見於秦、楚二系的文字材料中，但只有秦系的寫法近於籀文。

⁶⁸⁰ 王國維：〈史籀篇敘錄〉，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5冊，頁2061。

獨行於秦之一證。⁶⁸¹

從秦文字與齊、魯文字的不同出發，王氏指出籀文始於春秋戰國，並且只行於秦地。其實，就王氏此說，容庚早已提出異議說：

余意周代載籍，傳於今者蓋鮮。秦人著書口說，未嘗有言及《史籀》一書，不獨齊魯。《史籀》為周代字書，李斯等取其文字，用其體例，猶司馬相如、史游、李長、揚雄、班固之於倉頡三篇。秦既處宗周故地，文字多仍周舊，則其作法體勢，自較合於齊、魯。然未可遽定為獨行於秦也。⁶⁸²

容氏指出秦文字多沿襲西周傳統寫法，其作法體勢當與齊、魯等地區文字較為接近，是故籀文未必獨行於秦地。容氏此說確有道理，惜他未有提出實質的文字證據支持。其後，陳夢家亦提出相同觀點，並舉出實例，對王說加以反駁。在《文字學甲編》中，他說：

王氏主《史篇》為秦字書，他的理由是：（1）齊魯間東方文字體勢與之殊異，（2）齊魯間諸儒著書口說亦有未及之者。關於（1），《史籀篇》文字並不與齊魯文字殊異，相反的如籀文盟作𠄎，西作𠄎、妣作妣、折作𠄎、登作𠄎、商作𠄎、兵作兵、𠄎作𠄎等字齊（並陳）的金文和籀文相合，而其中若妣、折、兵、𠄎等字幾乎只有齊金文合於籀文。陶文是屬於東方系的，而陶文𠄎所從的益和籀文同，陶文以缶為𠄎與《史篇》同，陶文𠄎疑即籀文𠄎字。關於（2），雖然齊魯諸儒沒有提到《史籀篇》的，即秦人也沒有提到，秦人所以用《史籀篇》因為秦居宗周故地就近取用，而秦之有文，正在《史籀篇》作成以後五十年間。⁶⁸³

容、陳二氏均以爲《史籀篇》文字與齊魯文字無大異，從而推論籀文不應只行於秦地。今徵諸本文的統計結果，益證其說之塙。就上表的數據觀之，籀文固然普遍見於西土秦系文字，但屬東土的楚、晉、齊系地區，亦非沒有籀文的踪

⁶⁸¹ 同上。

⁶⁸² 容庚：《中國文字學形篇》（台北：廣文書局，1963），頁41。

⁶⁸³ 陳夢家：《中國文字學》，頁152。

跡。從系聯數字上看，東土各系所見的籀文數量與西土秦系所見者不但沒有明顯差距，而且齊系文字的系聯數量更與秦系相同。由此看來，王國維所謂《史籀篇》「不傳於東方諸國」和「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等說法，至少在春秋文字的層面上，是難以成立的。

綜上所述，我們大致可得出如下結論：春秋時期，無論在東土還是西土的文字系統裏，籀文均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力。因此，王國維認為《史籀篇》是「周秦間西土之文字」實際上只道出了春秋時代的部分事實，其結論有所偏頗。從上述的分析可知，春秋時代東、西土各國的文字裏均有籀文的蹤跡，王氏主張的「《史籀篇》為春秋戰國秦人所作，而不傳於東方諸國」的觀點，顯然與上述的系聯統計結果不相符，換句話說，其說至少在春秋文字的層面上（有關籀文在戰國文字中的流佈情況留在本章下篇探討），有修正的必要。事實上，這個結論也與本文上一章論證結果相脗合。在上一章裏，本文曾論證出籀文是西周晚期金文中一種被選為「正體」的異體。作為西周金文的直接繼承者，春秋各國文字（無論東、西土）在構形上承襲西周金文的這種「正體」，也是理所當然的。唯有這樣，才可以解釋為何籀文會廣泛分佈於春秋東、西土的文字，而不是僅見於某一系列的文字材料中。

五、前人對《史籀篇》流傳範圍的看法商榷

籀文在春秋時期的分佈情況，已如上述。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知道籀文普遍通行於春秋的東、西土各地區，王國維提出的《史籀篇》「不傳於東方諸國」的說法，並不符合春秋文字的實際情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籀文在春秋時不只行用於西方的話，那麼除了王氏之外，部分學者的說法，可能也變得有商榷的餘地。例如章太炎在〈小學略說〉中曾分析籀文不行於關外的原因謂：

自倉頡至史籀作大篆時，歷年二千，其間字體，必甚複雜。史籀所以作大篆者，欲收整齊畫一之功也。……惜書成未盡頒行，即遇犬戎之禍。

王畿之外，未收推行之效。故漢代發現之孔子壁中經，仍為古文。魏初鄆淳亦以相傳之古文書三體石經至周代所遺之鐘鼎，無論屬於西周，或屬於東周，亦大抵古文多而籀文少。此因周宣初元年至幽王十一年，相去僅五十年，史籀成書，僅行關中，未曾推行關外故也。⁶⁸⁴

章氏從歷史和政治的角度出發，試圖解釋籀文不行於東土的現象。其後，高亨也提出類似看法，他說：

籀文興於周宣王時……其未見用於西周，而見用於春秋戰國，未遍行於海內，而獨行於西方之秦，其故何也？蓋周宣王時，太史籀作《史籀篇》，意在統一文字。宣王死，幽王立，十一年被犬戎所殺。平王立，東徙洛邑。此二三四十年間事耳。是《史籀篇》撰就未久，即遭國變。其書僅傳於王畿，未及傳於東方也。其字僅行於王畿，未及行於東方也。周室既東，西都故域為秦所有。秦之先世，文化較低，既據有西周之故域，自接受西周之文化，既接受西周之文化，自採用西周之文字。況秦之故國，接壤西周，其舊有之文化文字，亦必以西周為宗範。然則籀文獨行於秦，而為春秋戰國時西方文字，固事之自然而然，勢之必然而然也。⁶⁸⁵

章、高二氏皆認為《史籀篇》所以不行於東方諸國，乃因其書成不久，即遭國亂所致。此說其後亦為龍宇純《中國文字學》所本⁶⁸⁶。今以本文的統計結果視之，東土系文字既不乏使用籀文者，則《史籀篇》不播於東方諸國之說亦不攻自破。如此一來，上舉章、高、龍諸氏的說法，也就失去了立說的基礎。然則，他們的說法是否也有修正的必要呢？

其實，揆諸本文的統計結果，《史籀篇》的流傳範圍，並不僅限於秦地，同時及於東土各國，章、高諸氏的說法也許有商榷的餘地。不過，這裏亦必須補

⁶⁸⁴ 章炳麟：《國學略說》，頁 17。

⁶⁸⁵ 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頁 42-43。

⁶⁸⁶ 龍宇純說：「推考《史籀篇》之所以不行於齊魯，係因其書完成不久，故關東方面，推行不能深遠。關西王畿所在之地則不然，書成固然便當通行。」（龍宇純：《中國文字學》，頁 384-385。）

充一點，即《史籀篇》對春秋文字的影響，並不能純粹從其書是否行於東方來下定論。這是因為籀文是周宣王時期通用的其中一種異體（李學勤認為是虢季子白盤銘的字體），《史籀篇》不過是使用當世文字稍加整齊化而寫成，並無結構上的改作。按理說，東周各國文字（包括春秋）均是繼承西周金文的統緒發展而來的，不過一些變化較快，一些則相對保守，變化較慢而已。因此，春秋各國（無論東、西土）的文字系統必然也有些西周金文的子遺。雖然某些國家文字的地域性差異隨時間推移而愈見明顯，但春秋時期的變遷尚不及「文字異形」的戰國般快速，既然春秋各國文字均源自西周金文，那麼籀文作為西周金文中的一體，其書即使未盡播於東土，東土文字也必定自然而然對這些寫法有所繼承的。

再者，若分析章氏的說法，我們不難發現，他之所以認為《史籀篇》不傳於東方諸國，與他主張史籀作大篆時對文字「釐定結體，增益點畫」的說法是互為表裏的。因為章氏以《史籀篇》中之籀文為經史籀刻意改作而成的「人造」字體，果如其說，則是書若不播於東土的話，東土文字自然不能受其字體影響。然而，本文上一章已論證章說有誤，籀文不過是當時的金文，後世繼承了這些金文，其實等於繼承了籀文，因此《史籀篇》即使未傳於東方，東方文字的寫法也未必完全沒有籀文的影子。只有這樣，才足以解釋為何後來春秋各系文字都能找到近於籀文的寫法。

六、《說文》籀文與春秋各系文字的關係分析

通過分析系聯統計的數據，上文闡述了籀文在春秋時期的發展概況。不過，前文的分析僅從整個春秋文字的層面上探討了籀文和各系文字的共通處和其分佈大略，尚未能就籀文與個別地區文字的異同關係作進一步剖析。⁶⁸⁷為此，下

⁶⁸⁷ 上文所列「春秋籀文地域分佈表」的統計分析，著眼點是籀文的使用範圍，而非籀文對個別系別文字所產生的影響。因此該統計的基數是以所有系別的可系聯字數相加而成的。各系的比

文選取了春秋時期較具代表性的幾個東、西土系別文字（亦即本文統計中四個系別），包括晉、楚、齊、秦四系，與籀文分別作比較分析。透過籀文與各系別的春秋器物文字的系聯統計，試圖從系聯比例的多寡來考察《說文》籀文在該系文字中的地位，從而以揭示它們兩者之間的異同關係。

（1）《說文》籀文與春秋晉系文字的關係

春秋晉系地區的代表國家包括晉、鄭、衛三國。春秋時期，這三國皆為重要的諸侯。三者之中，以晉國最為強大。晉國在西周時代已是一個重要的諸侯國，具有相當的政治勢力。春秋初年，平王和攜王二王並立，晉文侯曾殺死攜王，確立平王的統治。其後晉國日益強大，並一再成為春秋霸主。李學勤說：「春秋時期的晉國文化相當先進，而且和周有密切的關係」⁶⁸⁸。有見及此，本文用以統計的晉系文字材料亦以晉國的文字材料為主（包括金文及侯馬盟書等），並輔以鄭、衛兩國的金文材料，統計時按國別分類，把這些文字材料與籀文逐一作系聯對照。

先就春秋晉國的銅器文字進行統計。據羅衛東編「春秋有銘器物表」⁶⁸⁹的記載及分類，屬晉國的有銘器物包括以下各器⁶⁹⁰：

225-237 郕鬲鐘

2826 晉姜鼎⁶⁹¹

4625 長子沐臣簠

10008 絲書缶

例則以該系的系聯數字除此基數計算出來。根據這個比例，我們可看出籀文在不同系別的春秋文字中的發展差異，但卻不能從中得知籀文與某一系列別文字之間的異同關係。

⁶⁸⁸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頁 32。

⁶⁸⁹ 參羅衛東：《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109-120。

⁶⁹⁰ 器物名稱根據「漢達文庫」所引《集成》的名稱寫法，見於《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下稱《集錄》）的器物則據該書所標示之名稱。器物名稱前的數字為《集成》和《集錄》的器物編號，見於《集錄》者在數字前加*，以資識別，以下同。

⁶⁹¹ 晉姜鼎羅表漏收，特此補入。

9678 趙孟𣎵壺

10288 智君子鑑

10342 晉公盆

11696 少虞劍

11786 呂大弔斧

11788 郕大弔斧

12027 晉公車書

*10 子犯編鐘

*1100 黃城戟

*1146 虢城戟

*1148 趙朔之禦戈

在這些器物中，除了 9678 趙孟𣎵壺及*1148 趙朔之禦戈兩器未能找到可與籀文比照的字形外，其餘器物均有與籀文相應的字形可資比對。本文據這些器物所錄的文字與籀文作了比照，並將系聯統計的結果列成一表，詳見如下⁶⁹²：

春秋晉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箕、𠂔(𪔐)、堵、四、𣎵	共 5 形
不可系聯者	折、是、童(鐘)、敢、箕 ⁶⁹³ 、鼓、盟、大、邕(𪔐)、城、車、子	共 12 形
總計	系聯比例：5／17 形，29.41%	共 17 形

統計結果顯示，在《說文》所錄籀文中，共有 18 形可與春秋晉器文字作比對，其中 6 形與春秋晉器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33.33%。

⁶⁹² 為表述方便，以下各統計表均只見今文字標示可與籀文系聯的字形，實際的古文字字形和出處詳參本文附錄二「《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字形異同表（實際字形）」。

⁶⁹³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𪔐和𪔐，前者見於春秋晉器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單看《說文》籀文與晉國金文的系聯比例，似乎籀文對春秋晉系文字寫法的影響並不特別明顯。不過，上述的統計結果只對照了金文的字形，而晉國的春秋文字材料除了金文外，尚有一些玉石文字材料。這裏，我們再就晉國的另一項出土材料——侯馬盟書作對照比較。

侯馬盟書於 1965 到 1966 年在侯馬秦村以西的盟誓遺址出土，出土盟書中文字可辨者六百多件，數量甚多。關於盟書的確切年代，各家有不同看法⁶⁹⁴。張頴（1920—）結合史實和盟書內容來分析，認為盟書的主盟者是趙鞅，並將其年代定於公元前 497 年至前 489 年之間⁶⁹⁵，黃盛璋（？—？）也持相同觀點⁶⁹⁶；曾志雄（？—？）進而認為盟書的確切年份是公元前 496 年⁶⁹⁷。其後江村治樹（1947—）又定為公元前 5 世紀中葉⁶⁹⁸。儘管以上幾家說法略有出入，但大體上皆主張盟書為春秋晚期之物。因此本文據此以定侯馬盟書文字為春秋晚期之晉國文字。

為考察《說文》籀文與晉系侯馬盟書文字的關係，本文根據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所編《侯馬盟書》中〈侯馬盟書字表〉所錄文字，以籀文相互對照，系聯結果如下：

⁶⁹⁴ 程峰〈侯馬盟書和溫縣盟書〉一文曾歸納各家對盟書年代的看法為 6 種：

1. 郭沫若考訂年代為公元前 386 年；
2. 陳夢家認為侯馬盟書公元前五世紀後半葉的產物；
3. 唐蘭、高明考證侯馬盟書的年代為公元前 424 年；
4. 李裕民認為盟書訂於公元前 585—前 581 年；
5. 張頴等認為是公元前 497 年至前 489 年晉國世卿趙鞅同卿大夫之間盟誓的約信盟書；
6. 李學勤認為第 105 號坑所出盟書（詛咒類）確實反映了公元前 497 年晉卿趙氏家族分裂，導致六兼併的史實。其它盟書的年代，從 16 號坑的歷朔看（宗盟類一）當在公元前 470 年前後。

以上說法詳參程峰：〈侯馬盟書和溫縣盟書〉，載《殷都學刊》，2002 年第 4 期，頁 46。

⁶⁹⁵ 詳參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盟書》（上海：文物出版社，1976），頁 68 及 75。

⁶⁹⁶ 黃盛璋：〈關於侯馬盟書的主要問題〉，載《中原文物》，1981 年第 2 期，頁 33。

⁶⁹⁷ 曾志雄：「侯馬盟書研究」，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論文，1993。曾說見該文「摘要」部分。

⁶⁹⁸ （日）江村治樹：〈侯馬盟書考〉，載《文物世界》，1996 年第 1 期，頁 85。

《說文》籀文與侯馬盟書字形對照比較		
可系聯者	中、啗、登、諄 ⁶⁹⁹ 、殺、則、人、愆、婚、地	共 10 形
未能系聯者	歸、是、豎、敢、秋、疾、馬、駕、西、城、癸、子	共 12 形
總計	系聯比例：10／22 形，45.45%	共 22 形

與金文的統計結果不同，《說文》籀文與侯馬盟書文字的系聯比例頗高。表中所見，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22 形可在侯馬盟書中找到，其中 10 形籀文與盟書文字的寫法相同或相近，佔總數的 45.45%，超過四成。與此同時，我們發現，在統計的總字數中，雖有超過一半的盟書文字寫法與籀文不相近，但在這 12 形中有「是」字，該字亦見於年代相約，同樣出於晉國的溫縣盟書，作 ，與籀文極近。這足以證明春秋晚期晉國確有同於籀文的寫法。如果我們把這字也計算在內，則晉國盟書文字中可與籀文系聯的文字已超過半數。由此可知，《說文》籀文與春秋晚期的侯馬盟書文字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

這裏，本文再把《說文》籀文與晉國金文及侯馬盟書文字的總系聯結果表列出來，以便顯示籀文與晉國文字的異同關係。

春秋晉國文字材料（包括金文及侯馬盟書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啗、登、諄 ⁷⁰⁰ 、殺、則、箕、人、愆、婚、𠂔 (𠂔)、地、堵、四、𠂔	共 15 形
不可系聯者	折、歸、是、童(鐘)、豎、敢、箕 ⁷⁰¹ 、鼓、盟、秋、	共 20 形

⁶⁹⁹ 「諄」字〈侯馬盟書字表〉未見，今據《戰國古文字典》所收字形補。

⁷⁰⁰ 「諄」字未見於侯馬盟書字表，今據《戰國古文字典》所收字形補。

⁷⁰¹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見於晉國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疾、馬、駕、大、邕(𨾏)、西、城、車、癸、子	
總計	系聯比例：15／35 形，42.86%	共 35 形

在《說文》所錄籀文中，共有 35 形可與侯馬盟書文字作比對，其中 15 形與侯馬盟書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42.86%。若把溫縣盟書的「是」字也計算在內，則可系聯字數增至 16 形，百分比為 45.71%。

以下再就晉系地區的另一諸侯國——鄭國的文字材料作統計。就現存材料觀之，可徵引的春秋鄭國文字材料只有金文。據羅衛東「春秋有銘器物表」⁷⁰²的資料，春秋時期鄭國的有銘器物包括以下各器：

579 𨾏弔𨾏父鬲

580 𨾏弔叔𨾏父鬲

597 鄭𨾏白鬲

659 𨾏羌白鬲

731 𨾏師𨾏父鬲

938 白高父甗

2421 𨾏子石鼎

2493 𨾏𨾏父鼎

2520 𨾏𨾏句父鼎

2599 𨾏𨾏仲鼎

2667 𨾏白氏弔皇父鼎

2782 哀成弔鼎⁷⁰³

4650 哀成弔鉶

⁷⁰² 參羅衛東：《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109-120。

⁷⁰³ 此器「漢達文庫」標作戰國時器，本文據「文庫」的斷代，故未有把此器納入春秋文字的統計之內。

4663 哀成弔豆

10090 奠白盤

10281 奠大內史弔上匜⁷⁰⁴

10808 京戈

以上各器，除了 579 奠弔戠父鬲、580 奠弔叔戠父鬲、597 鄭_白白鬲、731 奠師_父父鬲、4650 哀成弔_釶、4663 哀成弔豆、10808 京戈等器物未有找到可與籀文形體比照的字形外，其餘器物均有可資比對的字形，本文據這些鄭國器物的文字，與籀文作了比照。下表為統計結果：

春秋鄭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箕、鼎、妘	共 3 形
不可系聯者	箕 ⁷⁰⁵ 、人、子	共 3 形
總計	系聯比例：3／6 形，50.00%	共 6 形

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6 形可與春秋鄭器文字作比對，其中 3 形與春秋鄭器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50.00%。

再就衛國的器物文字作系聯統計。據羅衛東「春秋有銘器物表」⁷⁰⁶的資料，衛國的有銘器物只有四件，包括：

594 衛始鬲

595 衛夫人鬲

4499 衛子弔_父父簠

11200 衛公孫呂戈

⁷⁰⁴ 奠大內史弔上匜羅表未收，特此補入。

⁷⁰⁵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_箕和_箕，前者見於鄭國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⁷⁰⁶ 參羅衛東：《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109-120。

以上四器中，本文僅在 594 衛始鬲及 11200 衛公孫呂戈的文字中找到可與籀文形體比對的字形。至於系聯的結果則如下：

春秋衛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箕、人	共 2 形
不可系聯者	箕 ⁷⁰⁷ 、子	共 2 形
總計	系聯比例：2／4 形，50.00%	共 4 形

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4 形可與春秋衛國金文作比對，其中 2 形與春秋衛國金文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50.00%。

根據上述的系聯統計結果，我們發現，晉、鄭、衛各國的文字均存在一定比例的籀文寫法，比例上約為四至五成之間。儘管鄭、衛二國可資比對的春秋文字材料不多，未必能完全反映籀文在這兩國的行用情況，但相信本文的統計結果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以下再綜合上述各項統計的資料，把《說文》籀文與春秋晉系，包括晉、鄭、衛國等所有文字材料的比照結果列為一表，詳見於下：

春秋晉系（晉、鄭、衛國）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啗、登、是、諄、殺、則、箕、鼎、人、愆、 嬖、婚、眚（𪔐）、地、堵、四、舜	共 18 形
不可系聯者	折、歸、是、童（鐘）、豎、敢、箕 ⁷⁰⁸ 、鼓、盟、秋、	共 20 形

⁷⁰⁷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𪔐和𪔑，前者見於衛器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疾、馬、駕、大、邕(雝)、西、城、車、癸、子	
總計	系聯比例：18／38 形，47.37% 附加溫縣盟書「是」字：19／38 形，50.00%	共 38 形

就上表的數據看，在春秋的晉系文字中有近五成的字形與籀文相合，比例甚高，證明籀文在晉系文字系統發揮著相當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到春秋晚期還一直持續著，這點可從春秋晚期的侯馬盟書字形與籀文之間超過四成以上的相合度得到證明。至於這個現象的成因，大概可從地域的角度來解釋。從地理位置上看，晉國以及周邊的鄭、衛等國⁷⁰⁹，均與平王東遷後的周王畿十分接近。儘管東周時王畿縮小，勢力大不如前，但春秋時期，列國尚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周室作為當時華夏諸國的「共主」，在文化上理應仍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力。東周繼承的是西周統緒，在政治上既承自西周政權，文化上亦當直接受西周影響。《史籀篇》是西周晚期的產物，不難推想，它最少在周王畿的範圍內仍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而晉、鄭諸國雖不在王畿之內，然皆與周室相鄰，《左傳》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⁷¹⁰，可見東周王室與它們的密切關係。地域上的接近，直接促成文化上的往來與交流。李學勤說：「荀、賈、虞、虢、鄭、衛各國，和周、晉加在一起，構成中原文化圈」⁷¹¹，可見周、晉和鄰近的鄭、衛等國的文化是一源的，各國之間交流頻繁。春秋晉系文字之所以大量保留了籀文的寫法，與此不無關係。

（2）《說文》籀文與春秋齊系文字的關係

次就《說文》和春秋齊系文字的關係作探討。春秋時齊系地區包含的諸侯

⁷⁰⁸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見於晉系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⁷⁰⁹ 除這些國家外，在鄰近的地域裏還有荀、賈、虞、虢等國，但這些國家所遺下的器物較少，在本文的統計中亦未發現這些國家器物中有與籀文寫法接近的字形，故從略。

⁷¹⁰ 語出《左傳·隱公六年》。此處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51。

⁷¹¹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頁 72。

國，除了較強大的齊國外，尚有位於齊國西南，如魯、邾、滕、薛、曹等星羅棋布的泗上諸侯小國。不過，在這些國家中，以齊、魯兩國的文化最具代表性⁷¹²，故此處專就兩國的器物文字與籀文分別作系聯統計。

現存的春秋齊國文字材料也是以金文爲主。根據羅衛東「春秋有銘器物表」⁷¹³的資料，春秋齊國的有銘器物包括：

142 齊𣎵氏鐘

271 𣎵罍

272-285 叔尸鐘⁷¹⁴

685-686 齊𣎵父鬲

4638-4639 齊𣎵敦

9659 齊良壺

9709 公子土折壺

9730 洹子孟姜壺

9733 庚壺

10123 齊𣎵孟姬盤

10135 尋仲盤

10147 齊𣎵姬盤

10151 齊大宰歸父盤

10159 齊𣎵盤

10233 齊𣎵子行匜

10266 尋仲匜

10272 齊𣎵匜

⁷¹² 李學勤在《東周與秦代文明》中把今山東省範圍內，齊、魯和若干小諸侯國合爲「齊魯文化圈」，證明齊、魯兩國在該周邊範圍中最具代表性。

⁷¹³ 參羅衛東：《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109-120。

⁷¹⁴ 據「漢達文庫」的資料，叔尸鐘爲齊靈公時之器物，其銘文自當屬齊系文字，但羅表未有收錄此器資料，今據「文庫」補。

10283 齊𣪠匜

10318 齊𣪠孟

10361 國差罇

10961 高子戈

以上器物，除了 142 齊𣪠氏鐘和 10283 齊𣪠匜未能找到可與籀文形體比對的字形外，其餘的齊器文字材料均有相應的字形可資比對。本文據這些銅器銘文的字形，與《說文》籀文作了對照統計，並得出了結果。詳見下表：

春秋齊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折、兵、登、則、箕、鼓、姦、鼎、人、易、妣、艱、四、辟、辭	共 16 形
不可系聯者	歸、商、是、殺、敢、箕 ⁷¹⁵ 、乃、槃、盟、馬、大、西、臣（姬）、城、車、子	共 16 形
總計	系聯比例：16／32 形，50.00%	共 32 形

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32 形可與春秋齊國金文作比對，其中 16 形與春秋齊國金文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50.00%。

就上表的數據看，《說文》籀文與齊國金文的系聯比例甚高。同時，我們亦發現，在上舉的齊國器物中，272-285 叔尸鐘、271 鞶罇、9730 洹子孟姜壺等器物的銘文字數較多，因此在這些器物出現的籀文數量也較多，上表中可與齊國金文系聯的 16 形籀文，多見於此三器中。本文有見及此，為進一步考察籀文與齊國金文的關係，以下專就這三器的文字與籀文作對照統計。

⁷¹⁵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見於齊器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說文》籀文形體與春秋齊器銘文相同或相近者不少，其中同於叔尸鐘者尤多。據「漢達文庫」的標示，叔尸鐘為春秋齊靈公（公元 581 年）時之器物。本文根據文庫所錄之叔尸鐘文字，與籀文相互比照，得出結果如下：

《說文》籀文與齊器叔尸鐘字形對照比較 ⁷¹⁶		
可系聯者 ⁷¹⁷	中、登、兵、箕、鼓、叕、人、易、妣、艱、四、辭、辭	共 13 形
不可系聯者	是、敢、箕 ⁷¹⁸ 、乃、盟、馬、城、車、子	共 9 形
總計	系聯比例：13／22 形，59.09%	共 22 形

表中所見，在《說文》所錄籀文中，共有 22 形可與叔尸鐘文字作字形比對，其中 13 形與叔尸鐘文字相同或相近，佔總數 59.09%，接近六成。

接著再就另一件齊器鞶罍（齊矢罍）的文字與《說文》籀文作系統聯計。本文據「漢達文庫」所載鞶罍文字，與籀文作了字形比照，結果如下：

《說文》籀文與齊器鞶罍文字對照比較		
可系聯者	人、易、四、辭	共 4 形
不可系聯者	是、大、妣、子	共 4 形
總計	系聯比例：4／8 形，50.00%	共 8 形

在《說文》所錄籀文中，共有 8 形可與鞶罍的文字作比對，其中 4 形與鞶罍的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50.00%。

⁷¹⁶ 「漢達文庫」顯示，《集成》編號 272-285 的器物照片均出自同一套叔尸鐘，本表所據資料即這些器物照片中的字形。

⁷¹⁷ 結構相同，而叔尸鐘用例多於一個的，本表僅取一例表示。

⁷¹⁸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見於叔尸鐘文字，後者未見。

再就《說文》籀文與齊器洹子孟姜壺的文字異同作考察：

《說文》籀文與齊器洹子孟姜壺文字對照比較		
可系聯者	折、則、箕、鼎、辭	共 5 形
不可系聯者	鼓、箕 ⁷¹⁹ 、大、子	共 4 形
總計	系聯比例：5／9 形，55.56%	共 9 形

表中所見，在《說文》所錄籀文中，共有 9 形可與洹子孟姜壺的文字作字形比對，其中 5 形與洹子孟姜壺的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55.56%。

總的來說，以上三件齊器，其銘文與籀文相合者均不少於半數，當中叔尸鐘和洹子孟姜的文字更有近六成的字形合於籀文。這是除了個別秦國器物之外，在其餘各系的文字材料中比例最高的。

現在再對春秋魯國文字與籀文作對照統計。就現有的材料觀之，春秋魯國的文字材料主要也是金文。據羅衛東「春秋有銘器物表」⁷²⁰的資料，春秋有銘的魯國器物包括：

593 魯姬鬲

690-695 魯伯愈父鬲

707 魯宰駟父鬲

939 魯仲齊鬲

2639 魯仲齊鼎

⁷¹⁹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見於洹子孟姜壺文字，後者未見。

⁷²⁰ 參羅衛東：《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109-120。

3974 魯白大父作季姬媿^𣪠
3987 魯大宰^𣪠父^𣪠
3988 魯白大父乍孟^𣪠姜^𣪠
3989 魯白大父乍仲姬俞^𣪠
4440 魯^𣪠徒仲齊^𣪠
4458 魯白^𣪠
4517 魯士^𣪠父^𣪠
4566 魯白俞父^𣪠
4640 歸父^𣪠
4645 齊^𣪠乍孟姜^𣪠
4689 魯大^𣪠徒厚氏元^𣪠
10086 魯白厚父^𣪠
10087 魯白者父^𣪠
10116 魯^𣪠徒仲齊^𣪠
10154 魯少^𣪠寇^𣪠
10222 魯白^𣪠
10275 魯^𣪠徒仲齊^𣪠
10277 魯大^𣪠徒子仲白^𣪠
10316 魯大^𣪠徒元孟^𣪠
10090 武城戈
10967 武城戟
11024 武^𣪠戈

這些器物中，除了 4517 魯士^𣪠父^𣪠、10087 魯白者父^𣪠、10961 武城戈等器物中沒有字形可與籀文形體作比對外，在其餘的器物材料中均能找到可資比對的字形。本文按這些材料的文字與籀文相互對照，得出結果如下：

春秋魯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箕、封、城、辭	共 4 形
不可系聯者	歸、敢、箕 ⁷²¹ 、大、臣（姬）、子	共 6 形
總計	系聯比例：4／10 形，40.00%	共 10 形

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10 形可與魯國金文形體作比對，其中 4 形與魯國金文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40.00%。

現在再列出《說文》籀文與春秋齊、魯兩國的金文材料的總系聯結果。詳見下表：

春秋齊系（齊、魯國）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⁷²²		
可系聯者	中、折、登、兵、則、箕、鼓、叕、鼎、人、易、妣、封、城、艱、四、辭、辭	共 18 形
不可系聯者	歸、是、商、殺、敢、箕 ⁷²³ 、乃、槃、盟、馬、大、西、臣（姬）、車、子	共 15 形
總計	系聯比例：18／33 形，54.55%	共 33 形

系聯結果表明，籀文與春秋齊系文字寫法相合者接近五成半，是各系比例中的第二高，僅次於秦系。這與上文所列出的「春秋籀文地域分佈表」的字形系聯結果亦大致脗合。籀文對齊系文字的影響更一直持續至春秋中期以至晚

⁷²¹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見於魯器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⁷²² 此處顯示籀文與齊系文字相合者僅 18 形，與前文「春秋籀文地域分佈表」的結果（19 形）相差一形（該形為 字，出自薛氏盤），這是因為本表只統計了齊、魯兩國的字形，未計算齊系其它國別的器物。

⁷²³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見於春秋齊系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期。⁷²⁴超過五成的系聯比例，反映齊系文字與秦系一樣（秦系的分析見下文），是春秋五系文字中最大幅度地繼承了西周《史籀》「正體」的其中一系文字，其文字系統與籀文應是一脈相承的。

籀文對齊系文字有如此巨大的影響，與齊、魯文化本身繼承了西周的文化傳統有莫大關聯。祝敏申在〈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中便從歷史與文獻的角度，為齊、魯文化在東周時繼承了西周文化提出證據。他說：

齊魯都是西周最早分封的諸侯國之一。齊姜姓，出自姜尚；魯姬姓，出自周公旦。與周室關係至為密切。齊魯在東周仍保存西周古禮習俗，有史可稽。如《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知齊存古樂。又《左傳》襄公十年：「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注：諸侯之中，魯用周天子之禘禮，宋用殷商之王禮，故他國人往觀之。）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注：魯用周王之禘樂，於享大賓及大祭時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可知魯所存之周禮，他國已無。又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注：魯受周室虞、夏、商、周四代之樂無，故季札請觀之。）」魯國樂工先後為季札歌〈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小雅〉、〈大雅〉，並舞〈象箭〉、〈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箛〉，使季札嘆為觀止。此外，從《論語·八佾》中還可知魯行佾舞。⁷²⁵

由此可知齊、魯等地區在文化上確保留了不少西周的傳統因素。除此之外，王志民《齊文化概論》在解釋周文化與齊文化的關係時，也強調了前者對後者的影響。他說：

⁷²⁴ 春秋中晚期的秦鑄文字合於籀文形體者五成，晚期的叔尸鐘更有近六成的字形與籀文相合，證明籀文對春秋齊系文字的影響持久而深遠。

⁷²⁵ 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270。

周文化對齊文化的影響，無論在齊立國之後還是立國之前都是其它文化所不能比擬的。齊為周朝封國，在周初那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勢之下，周文化對齊文化的形成是有決定性影響的。即令春秋而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周王朝統治呈末大不掉之衰局，它作為天下之「共主」，在文化上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視的。齊文化在其形成鮮明特色的過程中，表現出大量與周魯文化認同的一些方面，應與這種影響直接相關。⁷²⁶

王氏這段論述指出了齊文化之所以繼承周文化的原因，並認為齊與周魯文化確有不少共通的地方。綜合上述祝、王二家說法，我們可以推想，齊魯文化既然在禮、樂等方面大量保存了西周的文化傳統，那麼，文字作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齊魯等地在這方面繼承宗周時代使用的《史籀》「正體」，也是順理成章的。祝敏申曾指出「齊系文字吸收不少西周因素（包括西周正體與異體）」⁷²⁷，並認為這與古代文獻的記載所反映的齊魯文化圈保存西周傳統的情況是一致的⁷²⁸。祝氏以文化傳承的角度，旁及傳世文獻和出土材料的分析，其說頗能解釋齊系文字與產自西周晚期的籀文高度相合的情況。

（3）《說文》籀文與春秋秦系文字之關係

秦系地區所包含的國家僅有秦國，這地區亦即是王國維「東西土說」中所指稱的「西土」。秦嬴姓，其先世居於西戎之間，在西周時期僅為「附庸」。其後平王東遷，秦襄公因救周有功，才正式受封為諸侯。春秋時，秦國發展迅速，穆公時更曾稱霸西戎，國力強盛。不過，正如《史記·秦本紀》所載：「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⁷²⁹當時的秦國，仍被中原各國視為「夷狄」。也由於這個原因，春秋時期的秦國與中原各國並沒有太多來往，用李

⁷²⁶ 王志民：《齊文化概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24。

⁷²⁷ 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271。

⁷²⁸ 同上。

⁷²⁹ （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202。

學勤的說法是，當時秦與東方處於「半隔絕的情況」⁷³⁰，因而「自行發展，形成具有本身特色的文化」。這些具本身特色的文化，當然也包括文字在內。⁷³¹事實上，王國維認為《史籀篇》不傳於東方諸國，並提出文字的「東西土說」，多少是由於他注意到秦地和東土各國文字的構形系統存在著若干差異。下文試為《說文》籀文與春秋秦文字作一比較，以分析兩者之間存在的關係。

現存的春秋秦文字材料主要是金文，也有些是石刻文字。陳昭容所著《秦系文字研究》一書曾就春秋的秦系個別文字材料與籀文作異同比較，茲據其統計結果，分列於下：

春秋、戰國個別文字資料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武公鐘	與籀合	商、童 ⁷³² 、秦、次 ⁷³³ 、翼、四（沒有與籀異者）
景公磬 ⁷³⁴	與籀合	商、觴 ⁷³⁵ 、秦、磬、𥇑 ⁷³⁶ 、四、申
	與籀異	癸、寢、是、子
秦公簋	與籀合	秦、𥇑、敢、四、西 ⁷³⁷
	與籀異	囿、賁、是
盨和鐘	與籀合	秦、敢、𥇑、四
	與籀異	𣎵、𣎵、賁、是
石鼓文	與籀合	中、皮、則、樹、囿、員、栗、次 ⁷³⁸ 、魴、西、

⁷³⁰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頁 175。

⁷³¹ 同上。

⁷³² 此「童」字見於武公鐘中「鐘」字的偏旁，並非獨立字形。

⁷³³ 「次」字見於秦公鐘「盜」字和石鼓文「盜」字偏旁，並非獨立字形。

⁷³⁴ 即秦公一號墓磬。

⁷³⁵ 此「觴」字見於秦公一號墓磬的「觴」字，並非獨立字形。

⁷³⁶ 表中諸「𥇑」字（見於景公磬、秦公簋、盨和鐘、石鼓文等）皆為「𥇑」字之偏旁，並非獨立字形。

⁷³⁷ 陳書注云：「秦公簋『西』字係後刻，不應列入此統計中。」

⁷³⁸ 此「次」字為秦武公鑄字^𣎵的偏旁，表中石鼓文一欄中的「次」字則為^𣎵字的偏旁，皆非獨立字形。

		𠂔、辭、癸、申
	與籀異	速、車、四、旁、是、駕、虹、子 ⁷³⁹

若將上述的統計結果換算成數據，則如下表：

春秋個別文字資料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⁷⁴⁰					
	秦公鐘	景公磬	秦公簋	盨和鐘	石鼓文
與籀同	6／6 100%	7／11 64%	4／7 57%	4／8 50%	14／22 64%
與籀異	0／6 0%	4／11 36%	3／7 43%	4／8 50%	8／22 36%

必須注明，據羅衛東編「春秋有銘器物表」的資料，春秋秦文字除見於上述的器物材料外，尚包括 11352 秦子戈、11353 秦子戈、11547 秦子矛、*293-*296 秦公鼎和、*423-*424 秦公簋等器物材料。陳氏並未就這些文字材料與籀文作異同比較。不過，有見及此，本文曾比對籀文與這些器物的字形，發現這些器物中，除了見於秦公鼎的「鼎」字外，其餘可與籀文比對的字形均已見於上表的器物⁷⁴¹，而秦公鼎中「鼎」字的寫法也可與籀文系聯。因此，即使在陳氏的統

⁷³⁹ 以上統計資料見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頁 36。

⁷⁴⁰ 陳書原表為「春秋戰國個別文字資料與籀文異同比較表」（見該書頁 37），表中除列明春秋文字資料的統計數據外，尚包括戰國時期的詛楚文，但因本章旨在分析籀文與春秋秦文字的關係，故僅取用其中春秋文字部分的數據。

⁷⁴¹ 在 11352 秦子戈中，可與籀文形體比對的有 3 字，包括「中」、「秦」、「子」，其中「中」、「秦」二字均可與籀文系聯，比例為 66.67%。

在 11353 秦子戈中，有 2 字可與籀文比對，包括「秦」、「子」二字，其中「秦」字可與籀文系聯，比例為 50%。

在*293-*296 秦公鼎中，可與籀文比對的有「秦」、「鼎」二字，二字均可與籀文系聯，比例為 100%。

在*423-*424 秦公簋中，僅得「秦」一字可與籀文形體作比對，但簋中的字形與籀文構形有異，未能系聯。

在 11547 秦子矛中，雖有「秦」、「子」二字可與籀文作比對，但該器字形模糊，難以辨清寫法，因此本文未有將此器納入統計範圍。

計加入這些器物文字材料，充其量只會增加籀文與春秋秦文字的系聯數量，其系聯比例並不會因此而降低。

總括而言，就可比對者觀之，春秋大部分秦器和石刻文字的字形與籀文的相合度均甚高，平均超過五成。這結果足以證明籀文與春秋秦文字存在直接的傳承關係。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春秋秦文字材料中可與籀文比對的字形數量不多，也許未必有絕對的代表性。但「從不同角度所作的統計呈現出來的訊息一致看來，這個統計應該具有參考價值」⁷⁴²。

陳昭容在書中同時列出了一個總表，統合了所有春秋篆書系統文字與籀文的異同比較結果，詳見於下：

春秋篆書系統秦文字與籀文異同表		
同（包括西周末）	中、商、童、皮、則、觴、樹、囿、員、栗、秦、次、磬、魴、翼、西、眦、艱、車、四、辭、癸、申、「鼎」、「箕」、「人」、「流」 ⁷⁴³	共 23 形 （未計「」中的字形）
異（包括西周末）	（囿、秦、車、四、癸） ⁷⁴⁴ 旁、折、歸、是、速、變、叡、賁、寢、駕、虹、子、「箕」 ⁷⁴⁵	共 17 形 （未計「」中的字形）

總言之，這幾件器物中可與籀文系聯的字形包括「秦」、「鼎」、「中」三字。

⁷⁴² 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頁 37。

⁷⁴³ 引號「」中的字陳表無載，為本文補入，特此注明。

⁷⁴⁴ 陳書原注：「（）中的字是出現不只一次，形體有與籀同者，有與籀異者。例如，囿，石鼓作 ，同籀，又秦公簋作囿，同篆不同籀。以下同。」

⁷⁴⁵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見於春秋篆書系統秦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在分析陳表的數據前，我們有需要為其統計作一些補充和修正。首先要說明的是，陳書原表無「鼎」字，表中的「鼎」字乃據本文對秦公鼎的系聯結果補入。其次，「箕」、「人」、「流」三字陳書未納入統計之內，今復據本文附錄一的統計結果補入。此外，由於研究側重點的不同，陳氏的統計雖然以春秋文字材料為主，但也包含了西周末期的金文材料。但本章我們集中探討的是籀文與春秋文字的關係，如果作較嚴格的區分的話，我們似乎應該把西周晚期的文字排除在統計之外。今據陳書所列「籀文與秦系文字相合者對照表」⁷⁴⁶的字形資料，得知其統計中的「艱」、「車」兩字出自不其簋。不其簋為西周晚期的古文字材料，因此不應納入春秋文字的統計之內。其次，在春秋秦文字材料中，「西」、「申」二字的構形與籀文差距較大，若以本文的字形系聯準則來衡量，二字應不在可系聯之列。換句話說，扣除了上舉「艱」、「車」、「西」、「申」四字，《說文》籀文與春秋秦文字相同或相近的數量應為 19 形。不過，在陳氏統計的基礎上，本文又補入了「鼎」、「箕」、「人」、「流」四字，若加上這 4 字，則《說文》籀文與春秋秦文字相同或相近的數量實際上仍是 23 形。⁷⁴⁷

以下再列出經修正後的統計結果，詳見下表：

春秋篆書系統秦文字與籀文異同表		
與籀同	中、商、童、皮、則、觴、樹、〔囿〕 ⁷⁴⁸ 、員、	共 23 形

⁷⁴⁶ 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頁 25-28。

⁷⁴⁷ 此處的統計結果為 23 形，與上文「春秋籀文地域分佈表」中秦系的統計結果 19 形有所不同。這是因為陳書的異同統計並不限於完整字形，還包括見於字形偏旁的籀文形體的緣故。若減去見於偏旁的籀文字形，即「童」、「次」、「觴」、「𠂔」四字，那麼系聯結果便會跟上文「春秋籀文地域分佈表」的結果相同。

⁷⁴⁸ 陳書原表將「囿」、「秦」、「車」、「四」、「癸」五字同時放在「與籀文異」一欄，並以括號特別標明。本文認為這些字例雖然存在與籀文不同的寫法，但既然當中最少有一種寫法與籀文相合，則無必要再列於「與籀文異」的一欄重覆計算。因此本表未跟隨陳表做法，但仍以〔 〕注明該字有其他不合籀文的寫法存在。此外，陳氏原表中，「與籀異」一欄共有 17 字，今扣除「囿」、「秦」、「四」、「癸」四字（春秋諸器之「車」字寫法皆不同籀文，故無須扣除），共餘下 13 字。在這 13 字上，再加上不能系聯的「西」、「申」二字，以及本文補入的「箕」字，「與籀異」一欄的總字數應為 16 形。

	栗、〔秦〕、次、磬、魴、翼、𩚑、〔四〕、辭、 〔癸〕、鼎、箕、人、流	
與籀異	旁、折、歸、是、速、燮、叡、箕、賁、寢、 駕、車、虹、子、西、申	共 16 形
總計	系聯比例：23／39 形，58.97%	共 39 形

經修正後，本文計算出籀文與春秋篆體秦文字異同的比例應為 58.97%。

春秋秦文字與籀文相合的比例超過六成，為本文所統計的四系文字中最高，反映籀文對秦文字的發展存在很大的影響。同時，比較本文對春秋各系文字的統計數字，系聯比例超過五成的只有齊系和秦系文字。齊系文字之所以與籀文接近，是因為齊魯文化繼承了西周傳統，這一點已見上述。但對秦系文字的情況，我們又應該怎樣理解呢？祝敏申曾說：「齊系文字與秦系文字有所接近，不是橫向影響，而是有一個共同源頭的結果。」⁷⁴⁹其說可謂洞中肯綮。秦、齊二系文字之所以相同，並非由於地理上的接近⁷⁵⁰，而是因為二者皆同時大幅度地繼承了西周文化。以下就此細加申述。

齊、秦二系文化雖然都繼承了西周文化的因素，但二者的情況不盡相同。如前所述，齊、魯等國是西周最早封的諸侯國之一，其與周文化早有淵源，因此，她們的文字繼承宗周寫法是很自然的事。但秦的情況則不一樣，前文已指出，秦在西周時僅為「附庸」，其受封為諸侯始於西周覆亡以後，故秦國的文化發展較其他東土國家都要晚一些。《史記·秦本紀》載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 777

⁷⁴⁹ 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 271。

⁷⁵⁰ 從地理環境上看，齊、魯等國處於今山東地區，秦則處陝西省一帶，兩者相距甚遠。且秦僻處西方，春秋時期與中原的來往本來就不多，一直發展到穆公時才參與中原爭霸。因此秦、齊文字的接近，似乎跟地理上的橫向影響沒有多大關連。

年)才「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⁷⁵¹，足見其文化之落後。平王東遷後，秦國據有西周舊地，始為她繼承西周文化創造了地理條件。唐蘭說：「秦系文字是直接西周的，秦民族既然處在周地，無形之間就承襲了她的文化。」⁷⁵²便明確地道出了秦國繼承西周故地文化（包括文字）的事實。王國維也說：「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多仍周舊」⁷⁵³；「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⁷⁵⁴。確實，從現存在秦文字材料看，春秋秦文字與西周晚期文字無論在構形抑或風格上均十分相似。謝光輝（?-?）便曾就這點分析說：

作為秦文化因素之一的秦文字，也應是從西周晚期文字中直接繼承發展而來。春秋時其他諸國文字雖然同樣是來於西周文字，但由於他們有的開國既久，一些字的承襲關係可以上溯到西周早、中期，到春秋初年就已經顯露出各自獨特的風格。秦文字到春秋早期才開始出現。目前所能確定的有銘秦器，以秦子戈、矛和太公廟出土秦公及王姬鐘、罇為最早……從字數較多的鐘、罇銘文看，與西周中晚期的銅器銘文幾乎沒有甚麼區別。鐘、罇的銘辭格式是承襲西周中晚期金文的作風。在書法風格上，其行筆用粗細均勻的玉箸體，橫豎排列整齊，也同樣是西周中晚期以來金文如克、頌等器銘的主要特色。而其疏朗的布局，則與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盤銘相近。再從字形結構上看，如命作令、余字沒有下面兩點以及靜、虔、魯、壽等字的寫法均為西周金文的通常書法。就是春秋中晚期的秦公簋銘文，其書法風格和字形特徵也都與西周晚期的王子刺公宗婦諸器如出一轍。⁷⁵⁵

由此可見，春秋時期的秦文字確與西周晚期文字十分相似。這也許是由於秦文化努力吸收西周文化的緣故。籀文既然是西周晚期文字的「正體」，而秦文字又

⁷⁵¹ （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179。

⁷⁵² 唐蘭：《中國文字學》，頁122。

⁷⁵³ 王國維：〈史籀篇敘錄〉，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5冊，頁2060。

⁷⁵⁴ 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頁294。

⁷⁵⁵ 謝光輝：〈秦文字形體研究〉，載曾憲通主編《古文字與漢語史論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頁261。

繼承了西周文字的寫法，那麼二者相同也就不足為奇了。

祝敏申在〈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一文中也曾就秦致力吸收西周文化提出證據。他在文中說：

《秦本紀》載秦繆公對戎使者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這時秦已儼然以「中國」自居，其標準是奉行詩書禮樂法度。從中可以窺出，秦國統治者急於吸收西周舊典，正是想早日丟掉「夷狄」的帽子，躋身中原諸侯之列。在這樣的文化氣氛下，春秋早期到中晚期，出現秦公鐘罍、秦公簋、石鼓文這樣字體就很自然了。一方面，文化上要全盤吸收詩書禮樂，文字上自然要吸收周標準的史籀大篆。另一方面，西虢隨周室東遷，舊地歸秦所有，會寫虢季子白盤一路書體的人，有的隨之東去，也有的會留在原地，為秦效力，這也為秦繼承史籀大篆提供了可能的條件。⁷⁵⁶

從謝、祝二氏的分析看來，秦文字繼承了西周的《史籀》「正體」是可以肯定的。秦、齊二系文字與籀文的相合度高，並非由於共時的橫向交流，而是二者直接吸收和繼承西周傳統文化的結果。

（4）《說文》籀文與春秋楚系文字之關係

再就《說文》籀文與春秋楚系文字的關係作剖析。楚系文字的代表國家是楚國，但整個楚系地域所涵蓋的範圍要大得多，除了楚國本身外，還包括蔡、曾（隨）、黃、番、息、樊、許、朴、鄆、郢、鄧、中、吳、越、徐、舒等諸侯國。這裏，本文採用了春秋時期較重要的蔡、吳、越、徐幾個國家，再加上楚國的金文材料，與《說文》籀文作一系聯比較，透過觀察二者的系聯比例，從而理清籀文在春秋楚系文字中的地位。

⁷⁵⁶ 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 269。

現在的春秋楚系文字材料主要是金文。據羅衛東「春秋有銘器物表」⁷⁵⁷所載資料，屬楚國的金文材料包括以下各器的文字：

37 秦王鐘

38 型簋鐘

52 王子嬰次鐘

53 楚王頌鐘

73 敬事天王鐘

183 余曠遜兒鐘

261 王孫遣者鐘

1955 鼎之戍鼎

2082 虢北鼎

2085 韋鼎

2231 楚子起鼎

2357 楚弔之孫俚鼎

4501 王孫靈簋

4594 子季羸青簋

4608 考叔信父簋

4612 楚屈子赤角簋蓋

4637 楚子敦

4643 王子申盞蓋

9426 楚叔之孫途盃

9988 匭缶

10005 孟滕姬缶

⁷⁵⁷ 羅衛東：《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109-120。

10125 楚季苟盤
10273 楚羸匱
10276 塞公孫𢆶父匱
10386 王子嬰次盧
11393 楚屈弔佗戈
*51—*56 𢆶編鐘
*60-72 王孫誥編鐘
*98—*105 𢆶編鎛
*132 自作薦鬲
*513 自作簠
*517 楚子棄疾簠
*524 仲姬衛簠
*533 何次簠
*536 上郡公簠
*1000 倗盤
*1010 倗匱
*1021 東姬匱
*1022 楚王畚審盞孟
*1030 倗缶
*1036 爲子倗缶
*1038 孟滕姬缶
*1144 以鄧戟
*1145 以鄧戈
*1154 鄧子妝戈
*1159 王孫誥戟
*1160 王子午戟

*1197 倮戟

*1207 倮矛

這些器物中，除了 2082 虢北鼎、2357 楚弔之孫倮鼎、4501 王孫戣簠、9426 楚叔之孫途盃、9988 倮缶、*1022 楚王畚審盞盂、*1030 倮缶、*1036 爲子倮缶、*1159 王孫誥戟、*1197 倮戟、*1207 倮矛等器物沒有與籀文可資對照的字形外，其餘器物均有相應的字形可作比對。下表爲本文對籀文和楚國器物字形的對照統計結果：

春秋楚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折、登、則、箕、鼓、𠂔 ⁷⁵⁸ 、人、婚 ⁷⁵⁹ 、四	共 10 形
不可系聯者	是、遲、童（鐘）、臧、箕 ⁷⁶⁰ 、差、廬、盟、鼎、秦、疾、翼、臣（姬）、子、申	共 15 形
總計	系聯比例：10／25 形，40.00%	共 25 形

統計結果顯示，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25 形可與楚國金文作字形比對，其中 10 形與楚國金文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爲 40.00%。

接著爲籀文與吳國器物的字形作比較。據羅衛東「春秋有銘器物表」⁷⁶¹，吳國器物包括以下各器：

93 戣孫鐘

193-202 者盞鐘

427 配兒鉤鐙

2359 吳王孫無土鼎

⁷⁵⁸ 「𠂔」，金文中用爲「若」字。

⁷⁵⁹ 「婚」，金文中用爲「聞」字。

⁷⁶⁰ 「箕」有二形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見於春秋楚器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⁷⁶¹ 羅衛東：《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109-120。

4527 吳王邶士弔繇簠

10294 吳王夫差鑑

10295 吳王夫差鑑

10298 吳王光鑑

11258 攻敵戟

11263 邶王是楚戈

11288 攻敵王夫差戈

11620 攻敵王光劍

11636 攻敵王劍

11637 攻敵王夫差劍

11654 攻敵王光劍

11665 工虞王劍

11666 攻敵王光劍

11718 姑發鬲反劍

*941 吳王夫差盃

*1004 工虞大叔盤

*1210 工虞矛

*1220 吳王夫差劍

*1225 吳王夫差劍

*1226 吳王夫差劍⁷⁶²

*1229 工虞王弟季子劍

以上各器，除了 2359 吳王孫無土鼎、4527 吳王邶士弔繇簠、11665 工虞王劍等三件器物中沒有與籀文可資比照的字形外，其餘器物均有相應的金文字形可作比較。下表爲本文的統計結果：

⁷⁶² 羅表未收此器，今據《集錄》補入。

春秋吳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登、皮、箕	共 3 形
不可系聯者	是、童（鐘）、敢、劍、箕 ⁷⁶³ 、差、乃、槃、人、大、西、臣（姬）、婚、四、子	共 15 形
總計	系聯比例：3／15 形，16.67%	共 18 形

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18 形可與吳國金文作字形比對，其中 3 形與吳國金文構形近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16.67%。

再為越國器物與籀文作對照比較。現存屬越國的春秋器物並不多，只有 421 其次句鐘、424 姑馮昏同之子句鐘、*1222 越王州句劍等三件器物，本文據此三器文字與籀文作了比較，得出結果如下：

春秋越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箕	共 1 形
不可系聯者	商、劍、箕 ⁷⁶⁴ 、子	共 4 形
總計	系聯比例：1／5 形，20.00%	共 5 形

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5 形可與越國金文形體作比對，其中 1 形與越國金文構形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20.00%。

現在再就《說文》籀文與徐國器物文字作比對。據羅衛東「春秋有銘器物表」⁷⁶⁵的資料，春秋徐國器物包括以下各器：

⁷⁶³ 「箕」有二形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見於春秋吳器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⁷⁶⁴ 「箕」有二形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見於春秋越器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⁷⁶⁵ 羅衛東：《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109-120。

182 徐王子^旂鐘

203 沈兒^罍

425^郕尹征城

2390 余子^余鼎

2652 余大子鼎

2675^邾王^釐鼎

2716 庚兒鼎

6462 義楚^解

6506^邾王^𢆶又^解

6513^邾王義楚^解

10099^邾王義楚盤

10320^寗桐孟

10390^邾王盧

10391^邾令尹者旨^型盧

11282 徐王之子戈

11668 徐王義楚之子元劍

*94—*96^邾編^罍

*1041 徐^頤君之孫缶

這些器物中，除了 6462 義楚^解、6506^邾王^𢆶又^解、10390^邾王盧等三件器物中沒有與籀文可資比照的字形外，其餘器物均有相應的金文字形可供比照。根據這些材料，本文得出的系聯結果如下：

春秋徐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皮、箕、鼓、槃、昔、鼎、婚	共 8 形

不可系聯者	是、童（鐘）、兵、劍、箕 ⁷⁶⁶ 、盧、人、大、城、 癸、子	共 11 形
總計	系聯比例：8／19 形，42.11%	共 19 形

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19 形可與徐國金文作字形比對，其中 8 形與籀文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者，百分比為 42.11%。

最後就《說文》籀文與蔡國文字材料作系聯統計。據羅衛東「春秋有銘器物表」⁷⁶⁷，春秋蔡國器物包括：

210-218 蔡_𠄎紐鐘

219-222 蔡_𠄎罍

2215 蔡_𠄎鼎

2216 蔡_𠄎鼎

2217 蔡_𠄎鼎

2222 蔡_𠄎殘鼎蓋

2738 蔡大師鼎

4490 蔡_𠄎簠

4500 蔡公子義工簠

9976 蔡_𠄎瓶

9991 蔡_𠄎朱缶

9992 蔡_𠄎鬲缶

10004 蔡_𠄎鬲缶

10072 蔡_𠄎盤

10171 蔡_𠄎盤

⁷⁶⁶ 「箕」有二形重文籀文，分別作𠄎和𠄎，前者見於春秋徐器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⁷⁶⁷ 參羅衛東：《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頁 109-120。

10189 蔡𠄎𠄎

10196 蔡子𠄎

10284 蔡弔季之孫𠄎

10356 蔡大史鉶

11140 蔡𠄎𠄎戈

*327 蔡侯鼎

*528 蔡姬簠

*970 蔡公湯叔壺

*1008 鄒仲姬丹盤

*1020 鄒仲姬丹𠄎

這些器物中，除了 2215 蔡𠄎𠄎、2216 蔡𠄎𠄎、2217 蔡𠄎鼎、2222 蔡𠄎殘鼎蓋、4490 蔡𠄎簠、9976 蔡𠄎瓶、9991 蔡𠄎朱缶、9992 蔡𠄎𠄎缶、10196 蔡子𠄎、11140 蔡𠄎𠄎戈等器物沒有可與籀文比照的字形外，其餘器物均有相應金文字形可供比對。下表為比照結果：

春秋蔡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差(𠄎)、易、愆	共 4 形
不可系聯者	禮、是、商、童(鐘)、敢、箕 ⁷⁶⁸ 、鼓、槃、盟、秦、頌、大、臣(姬)、子	共 15 形 (包括「箕」字 2 形重文)
總計	系聯比例：4／19 形，21.05%	共 19 形

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19 形可與蔡國金文作字形比對的，其中 4 形與蔡國金文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21.05%。

⁷⁶⁸ 「箕」有二形重文籀文，分別作𠄎和𠄎，二者皆未見於蔡器文字材料。

若把上述楚、吳、越、蔡、徐各國金文的系聯結果彙總，則如下表：

春秋楚系（楚、吳、越、蔡、徐）器物文字與籀文異同數量統計表		
可系聯者	中、折、登、皮、則、箕、差（𨾏）、鼓、槃、叕、昔、鼎、人、易、愆、婚、四	共 17 形
不可系聯者	禮、是、遲、商、童（鐘）、兵、臧、敢、劍、箕 ⁷⁶⁹ 、乃、廬、盟、秦、疾、頌、大、翼、西、臣（姬）、城、癸、子、申	共 24 形
總計	系聯比例：17／41 形，41.46%	共 41 形

統計結果表明，在楚系金文中，與籀文寫法相合的有四成，可見二者當存在一定程度的關聯。前文曾列出「春秋籀文地域分佈表」，該系聯結果便說明了楚系文字合於籀文寫法的比例甚高，在春秋四系文字中，它的比例僅次於最高的齊、秦二系文字，二者只有些微差距，為東土系文字使用籀文提供了有力證據。

儘管如此，「春秋籀文地域分佈表」的統計分析著眼於籀文的使用範圍，而非籀文對個別系別文字所產生的影響，故該統計結果有其局限性。上表的統計結果便說明，如果我們排除了與其它系別文字的比較，而只衡量籀文在楚系文字自身的使用比率的話，則籀文與楚系文字的相合度是本文統計的四系文字中最低的。⁷⁷⁰同時，若把上述楚系文字的統計再分成楚、吳、越、徐、蔡等國作獨立考察，不難發現，除了楚、徐兩國之外，其餘各國文字與籀文的系聯比例

⁷⁶⁹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見於春秋楚系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⁷⁷⁰ 晉系文字的系聯比例為 50.00%，齊系為 54.55%，秦系為 58.97%，楚系只有 41.46%，居四系之末。相關數字可參考本章「《說文》籀文與春秋各系文字的關係分析」中的統計資料。

均處於較低水平，只介乎 15%至 25%左右，不足三成。

楚系文字與籀文的相合度不及其餘三系，與楚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很有莫大關係。楚國成立的歷史，可追溯至西周早期。周成王時，熊繹受封於楚蠻之地，當時楚國的文化十分落後，仍停留在原始社會之中。張正明說：

楚人立國之初，地僻民貧，勢弱位卑，還滯留在始社會中。名雖為國，實則只是一個部落聯盟，他們的文化比周人的文化要落後得多。⁷⁷¹

在這種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不難想見，楚國在西周時期應是以吸收周文化為主，尚未建立起具自身特色的文化。文字與文化既是一體，那麼，楚地文字當時應該也是以承襲西周作風為主的。祝敏申也說：

西周以前楚文化的面貌，目前還不能明確指出。我們現可根據的材料，有西周晚期的銘文楚公逆罇、楚公冢鐘、楚公冢戈，從結構和字體來看，基本上是西周作風，沒有後來楚系文字特有的意味。不難推測，當時楚文化以吸收中原文化為主，本身特點尚未展示。⁷⁷²

可見楚系文字在當時基本上仍是沿襲西周的寫法。然而，平王東遷後，周室的影響力大減，楚國也在這時乘勢發展。「東周初年春秋中期，是楚國國勢發展迅速的時期。隨著政治上的反抗與獨立，文化發展中突破西周傳統的新的獨立因素，也大大加強了。」⁷⁷³

籀文是西周晚期確立的「正體」字，但隨著楚文化的發展，傳統寫法對楚文字的影響日益下降。這一點可透過觀察春秋楚金文的結構得到證明。鄭英都（?—?）在《楚系銘文綜合研究》中曾以楚系銘文形體等為標準，對楚系銘文進行分期分段，並歸納了各期各段的時代特徵。根據鄭書的分類，楚系銘文可分

⁷⁷¹ 張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 17。

⁷⁷² 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 267。

⁷⁷³ 同上。

爲四期，而春秋時期則包含在第二期和第三期的早、中段之中。

第二期的楚系銘文始於平王東遷時，鄭氏對此評述說：

當歷史跨入東周之世，楚銘仍沿襲些許西周遺風，如中子化盤字形仍作方正狀，顯得端莊凝重，佈局亦較整齊、規範。⁷⁷⁴

可見春秋初年楚系文字的風格和寫法仍然受到西周金文的影響。總的來說，「商周遺風與楚銘特色在此期相互並存，祇不過在前段商周風格稍濃而後段楚風格略佔上風而已。」⁷⁷⁵

然而，到了春秋中期（鄭氏分類中的第三期），楚系文字的自身特點已日趨明顯。張正明說：

楚文字的特殊風格和特徵氣派，正是春秋中期開始形成的。這時的楚文字，與春秋早期以前的楚文字相比，有明顯的差異，字體趨向修長，仰首伸腳，筆劃富於變化，多波折彎曲，作美術字狀。⁷⁷⁶

鄭芙都也說：

本期（引者按：第三期，即春秋中期到戰國早期）較之前兩期，無論字形、結體、銘辭內容、文辭格式還是銘文韻律等無不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與北方諸國迥然有異，構成典型的南方銘文風格。⁷⁷⁷

張、鄭二氏的分析指出了春秋楚文字在字形和作風上日益脫離西周傳統的事實。這一點亦正好解釋了爲何籀文與楚系文字相合度不及其餘三系。自春秋中期開始，由於周室在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力已大爲削弱，加之楚國的擴張，其自身文化亦得到不斷發展，楚文字的自身特點開始形成。因此，過去楚地傳承的西周文字寫法，也漸漸遭到揚棄。籀文，作爲西周晚期的正統寫法，在這個

⁷⁷⁴ 鄭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7），頁 239。

⁷⁷⁵ 鄭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頁 240。

⁷⁷⁶ 張正明：《楚文化史》，頁 102。

⁷⁷⁷ 鄭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頁 242。

趨勢下，對楚系文字的影響自然隨時日而遞減。這也是籀文在春秋楚文字中的系聯比例不及其餘三系的原因所在。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秦、晉、齊、楚各系文化均有自身的特色，她們對西周傳統也有不同程度的繼承。然而，楚文字為何會獨樹一幟，在悖離西周傳統這點上，較諸各系文字走得更遠？這點值得我們深究。其實，正如上文所言，文字與文化是一體的，「楚文字的個性是楚文化個性的反映，是楚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產物」。⁷⁷⁸祝敏申在〈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中便曾以文化角度詮釋楚文化與別系文化的根本分別。他除了從銅器形制和紋飾等角度入手分析外，還強調了楚文化在文學領域上的反映。他說：

文學的特徵與文字並非無關。楚人的精神面貌正如同楚辭（還不應忘記《莊子》）那樣充滿浪漫精神，不受約束，喜愛無羈的想象與狂放的活力。他們對待文字使用又會是怎樣呢？楚人不喜愛西周規範化字體而寧願繼承形態多變的古異體，不喜墨守成規而追求結構更新，不喜把文字當成單純的書寫工具而創造出富有浪漫氣息的鳥蟲書……這一切，不都是很順理成章嗎？

祝說甚是。楚文字脫離西周籀文「正體」較快，實與楚文化「狂放」、「不受約束」等精神息息相關。這種文化精神是楚系本身獨有的，與地域的因素頗有關係。邱德修曾指出，七國文字宜分為南北二系（南土文字即楚系文字），其實也是出於楚文化的與北方文化有顯著差異的緣故。⁷⁷⁹這表示楚文化較諸北方各系

⁷⁷⁸ 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 266。

⁷⁷⁹ 邱德修說：「中國自古均分南北二域，蓋山川形勢，本是不同；氣候變化，南北迥別；民情風俗，因之而異。是故南人食以米，北食以麥；南人出則乘舟，北地出則服馬；或因黃淮平原之壯闊，則其人每多豪邁之氣；或係江南水鄉澤國，風光旖旎，民性常富兒女情長。外在之別異，以致思想亦殊差，北人多坦率悍直，類似曲調；南人多玄想柔情，頗近詞格，職是之故，詩為心聲，其所披露亦有不同，則先秦文學中，以《詩經》為北方文學之表率，而南人則以《楚辭》為其宗祧。然則《楚辭》、《詩經》風格絕異，蓋地域之限制、冷暖之有別，而所影響之性情，自亦有所不同也。」（邱德修：《說文解字古文字釋形考述》〔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2〕，頁 41-42。）因而主張分七國文字為南北二系文字。邱說詳參邱著《說文解字古文字釋

文化確有較明顯的不同。而楚人尚玄想，狂放不羈的特點，形諸文字上，自然是更新舊體和發展新體，這也許正是其脫離史籀「正體」影響較快的原因之一。

七、小結

本篇闡述了《說文》籀文在春秋時代的發展概況。通過統計籀文與春秋文字材料中的可系聯字形數量，我們發現籀文在春秋時代的影響力較西周時略有下降。此外，在流傳範圍方面，統計數據顯示，籀文不僅見於春秋時期的西土地區，而且廣泛見於東土三系文字之中。王國維主張的《史籀篇》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和《史籀篇》「不傳於東方諸國」的觀點實難以成立。而與此同時，章太炎和高亨等人提出的「《史籀篇》未及行於東方」之說可能也有修正的必要。

另一方面，在籀文與個別系別文字的關係上，本文對晉、齊、秦、楚四個與籀文系聯比例較高的系別的文字材料作了重點分析。結果發現秦系文字中合於籀文形體的比例最高，齊系次之，晉系又次於齊系，楚系則最低。春秋各系文字雖然都繼承自西周金文，不過，晉系文字中的部分寫法與籀文相合，還有多一重原因，此即地理因素。春秋時晉、鄭等國接近東周王畿，其文化仍較多地受到周王室的影響。換言之，部分晉系文字寫法同於籀文，可能是與地域上的橫向影響有關，這是共時的因素。齊、秦二系文字的情況則不一樣，這兩系文字與籀文相合度高，是因為二者同時大幅度繼承了宗周文化。齊、秦兩個諸侯國，儘管其歷史背景和文化淵源並不相同，但她們於春秋時卻不約而同地一致保留了宗周文字中的「正體」寫法，這是歷時的縱向影響所致。至於楚系的情況則尤為特別，楚系文字由最初全面吸收西周寫法和作風，到後來因為發展了具自身特色的文化，漸漸更新了舊體，以致籀文對它的影響日益減弱。這是

地域和文化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

最後，這裏亦必須重申一點，就是本篇我們只擇取了各系別中較有代表性的國家的器物文字材料作分析，以此得出的統計結果，或未能完全反映籀文與各個系別文字的關係，但從各系別均有相當比例的字形合於籀文的結果來看，相信這統計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下篇：《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

東周時代可分為春秋和戰國兩部分，本章的上篇已論析了《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之間的關係，接下來再就《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作探討。誠如本章開首所提及，近世研究籀文時地的學者，多把焦點放在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的分析上。本文比較了籀文和商周古文字材料的形體後，也發現籀文除了與西周金文構形相近外，某部分字形亦與戰國文字寫法相同。高明（1909— ）說：「從（《說文》）所收籀文字形分析，其中有些的確與西周時代金文相近，也有些是戰國文字。」⁷⁸⁰本篇旨在結合戰國文字材料，重新審視王國維對籀文時代的看法，並從王氏「戰國時秦用籀文」的觀點出發，考察籀文在戰國時期西土和東土四系文字的分佈大略。通過觀察籀文與戰國東、西土各系文字的脗合程度，揭示籀文由春秋發展至戰國時期的消長情況，從而蠡測籀文與戰國文字之間的關係。

一、《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字形的系聯統計

本文曾比對籀文與現存的戰國文字材料，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系聯統計表」列出了相關數據，在可與商周古文字材料系聯的 97 形籀文中，有 57 形可與戰國文字系聯，包括禪、中、折、嗑、𠂔、登、𨔵、迹、速、兵、畫、殺、皮、敗、棄、爰、敢、臚、則、劍、箕、鼓、侖、甸、樹、槃、叕、員、贛、昌、昔、盟、栗、鼎、秦、癰、人、頂、豪、易、麗、大、奢、憲、愆、𩇛、西、妣、紵、地、封、城、陸、四、癸、𡗗、申等字的籀文，佔總系聯數 58.76%。

根據本文的統計結果，籀文與戰國文字的可系聯數字和西周金文剛好相

⁷⁸⁰ 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頁 5。

同。單憑表面數據，我們似乎看不出籀文必出於西周，而不是戰國時期。就這個疑點，本文認為可從以下三方面作解釋：

- (一) 籀文同於戰國文字，是因為戰國文字繼承了西周金文的寫法。上引 57 形可與戰國文字系聯的籀文中，包括禪、中、折、嗑、𠂔、登、迹、晝、皮、敗、棄、爰、臚、則、箕、樹、槃、叕、員、盟、栗、鼎、秦、人、易、麗、囂、西、妣、城、陸、四、𡵓等 33 字在西周時期已有和籀文相合的寫法。這些字例和籀文接近，是因為籀文繼承了西周文字的構形，因此它們並不能作為籀文晚出的證據。
- (二) 本表只就籀文與戰國文字材料相合者作統計，並未列明這些文字材料中可與籀文比對但形體不同的數字。事實上，同時期文字材料的多寡對系聯統計的結果有很大影響。戰國文字材料，由於近數十年的考古發掘和收購，已累積了相當的數量。因此，57 形的系聯數字，相比已出土的戰國文字材料來說，比例並不算高。
- (三) 上文提及的 57 形籀文中，確有 15 字籀文寫法未見於殷商及西周文字材料，只同於戰國文字，包括𨔵、速、敢、劍、侖、甸、贛、癰、頂、豪、大、奢、𡇗、紗、申等。然而，這些字例中，有 9 字並沒有相應的西周金文材料可資比對，我們無法證明西周時期沒有這種寫法存在。這 9 字包括：

(1) 𨔵

《說文》籀文作𨔵。西周和春秋文字材料中未見可資比對的字形。戰國楚系文字有作𨔵⁷⁸¹（隨縣 73）者，上博楚簡亦有作𨔵⁷⁸²（上博二·民 10·15）、𨔵⁷⁸²（上博三·周 11·9）者，下部皆从心，與籀文同。劉釗說：「古文字中許多偏旁位置左右、

⁷⁸¹ 《戰國古文字典》，頁 1177。

⁷⁸²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79。

上下、內外無別」⁷⁸³，是也，由是上引三字均可與籀文系聯。

(2) 速

《說文》籀文作 ，从𧾷。西周金文未見該字，春秋金文作 （弔家父簠），从𧾷，但右旁不从欠，與籀文異。春秋晚期秦石鼓文作 ⁷⁸⁴，仍與籀文不同。「速」字戰國見於秦、楚二系，楚系郭店楚簡作 （郭店·性自 36）、 （郭店·六德 44）、 （郭店·六德 31）⁷⁸⁵，包山楚簡作 （包山 135 反）、 （包山 200）、 （包山 220）、 （包山 239）⁷⁸⁶，諸形皆與籀文迥異。秦系文字則作 （十鐘）、 （陶壘 5·159）⁷⁸⁷、 （咸陽釜）、 （秦陶 397 俑）、 （秦陶 399 俑）、 （秦簡 4·3）⁷⁸⁸等形，右旁从欠，爲古文字材料中最接近籀文的寫法。

(3) 侖

《說文》籀文作 ，从侖。王國維〈史籀篇疏證〉謂：「案册下云：𠄎，古文册。此从之。然古金文册字或作 （師虎敦），或作 （刺鼎），乃象簡之或刊其本，非从竹也。」⁷⁸⁹許鈸輝《說文重文形體考》曰：「𠄎，册之異體，册之古文作 （册部），𠄎又由 譌變。」⁷⁹⁰，是也。籀文中部所从 形乃譌變而成，本非从竹也。「侖」字未見於西周和春秋文字材料，戰國見於秦、楚、晉三系。秦

⁷⁸³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 336。

⁷⁸⁴ 《秦文字類編》，頁 117。

⁷⁸⁵ 三字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23。

⁷⁸⁶ 四字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

⁷⁸⁷ 三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94。

⁷⁸⁸ 四字見《秦文字類編》，頁 122。

⁷⁸⁹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5 冊，頁 2101。

⁷⁹⁰ 許鈸輝：《說文重文形體考》，頁 296。

系作 (放馬灘地圖)⁷⁹¹，已屬隸體，不同籀文。楚系作 (郭店·尊德 1)、 (郭店·尊德 25)、 (郭店·尊德 30)、 (郭店·成之 31)、 (郭店·性自 17)⁷⁹²等，中部从 ，與籀文所从 有異。晉系或作 (中山王鼎)⁷⁹³、 (璽臺 0341)、 (七年命氏令戈)⁷⁹⁴等，其中中山王鼎 形與籀文最爲接近(「册」古文 及「命」籀文之 旁，並 形之譌變)，該形也是古文字材料中唯一近於籀文的寫法。

(4) 贛

《說文》籀文作 ，小篆作 ，二者爲从 與从彖之別。「贛」字未見於西周及春秋文字材料，戰國見於秦、楚、晉三系文字，秦系作 (秦陶 478 墓志瓦文) (秦陶 490 墓志瓦文)⁷⁹⁵、 (陶臺 5·363)⁷⁹⁶、 (集粹)⁷⁹⁷，皆从夂或从彖，與篆文略同。晉系作 (十五年鄭令戈)、 (二十年鄭令戈)⁷⁹⁸，並異於篆籀。楚系或作 (信陽 1·010)、 (包山 175)、 (天星 4029)、 (包山 244)⁷⁹⁹等，皆不从 ，上博楚簡作 (上博五·君 11·20)、 (上博五·君 15·7)、 (上博五·弟 1·24)、 (上博五·弟 8·13)、 (上博二·魯 3·4)、 (上博二·魯 3·22)⁸⁰⁰，右上方所从 ，寫法略近 旁，但仍有距離，唯楚系璽印有作 (璽臺 5697)⁸⁰¹者，右上

⁷⁹¹ 《秦文字類編》，頁 15。

⁷⁹² 《戰國文字編》，頁 331。

⁷⁹³ 《中山王器文字編》，頁 34。

⁷⁹⁴ 《戰國文字編》，頁 331。

⁷⁹⁵ 《秦文字類編》，頁 246。

⁷⁹⁶ 《戰國古文字典》，頁 1455。

⁷⁹⁷ 《戰國文字編》，頁 399。

⁷⁹⁸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455。

⁷⁹⁹ 四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455。

⁸⁰⁰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32。

⁸⁰¹ 《戰國文字編》，頁 399。

方所从 形與籀文 旁接近，何琳儀說：「籀文所从 ，由 、 等形譌變」⁸⁰²，是也。籀文構形當爲戰國文字寫法的譌變⁸⁰³。

(5) 癰

《說文》籀文作 ，从彖。「癰」字僅見於戰國秦系文字材料，作 （十鐘）及 （雲夢·日甲 55）⁸⁰⁴等，均从彖，與籀文同體。

(6) 頂

《說文》籀文作 ，从鼎。其字同樣只見於戰國文字材料。戰國璽印有作 （璽臺 5580）⁸⁰⁵者，乃頂之異文⁸⁰⁶，从首，略近於或體 ，但異於籀文。晉系魚顛匕則作 ⁸⁰⁷，左从 ，與籀文从鼎同。

(7) 豪

《說文》籀文作 ，从豕，高聲。西周、春秋文字未見可資比對的材料。戰國秦系文字作 （雲夢·爲吏 27）⁸⁰⁸，上从高，下从豕，與籀文同。楚系作 （陶臺 3·925）⁸⁰⁹，亦从豕，並同於籀文。

⁸⁰² 《戰國古文字典》，頁 1455。

⁸⁰³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認爲籀文贛作 ，變文 相承爲 相承，當出於贛字之後。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曾引王說，並指出籀文 形之 實由 而譌變，乃傳寫致然，非先後之故。是馬氏認爲籀文 形係由贛字所从彖旁傳寫致訛，此與何琳儀說有所不同，但也可備一解。馬說詳見《古文字詁林》第六冊，頁 187。

⁸⁰⁴ 《戰國文字編》，頁 524。

⁸⁰⁵ 《戰國古文字典》，頁 791。

⁸⁰⁶ 說法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91。

⁸⁰⁷ 《戰國文字編》，頁 606。

⁸⁰⁸ 《戰國文字編》，頁 646。

⁸⁰⁹ 同上。

(8) 意

《說文》籀文作 。西周、春秋文字材料未見「意」字⁸¹⁰，戰國獨見於秦詛楚文，作 ⁸¹¹，从言，與籀文略同。

(9) 紿

《說文》籀文作 。「紿」字見甲骨文，作 (前 6·33·2)⁸¹²，不从金，西周、春秋文字未見，戰國僅見於楚系文字，作 (仰天 3)、 (仰天 6)、 (信陽 2·12)、 (信陽 2·12)、 (包山 254)、 (包山 272)⁸¹³，皆从糸从金，與籀文同。

以上 9 例籀文均只同於戰國文字。然而，考慮到這些字例皆未有西周金文材料可作比對，我們也無法否定西周時有類似的寫法存在，因此這 9 字並不能作為籀文晚出的證據。

當然，無可否認的是，在前文所舉的 15 字籀文中，餘下 6 字均有西周金文材料可資比對，而且當中並未見有近於籀文的寫法。它們包括：

(1) 敢 (𢇛)

《說文》籀文作 。「敢」字數見於西周金文，西周早期作 (靜卣)、 (矢

⁸¹⁰ 西周中期意殷有 字，高明《古文字類編》把該形列於意下(《古文字類編》頁 156)，漢達文庫則隸作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1)謂 、 、 、 為一字之孳乳，但書中把 和 (意)分作二字，各舉文例，是 和 當為二字。意殷 形當隸作 ，非 。

⁸¹¹ 《秦文字類編》，頁 176。

⁸¹² 《續甲骨文編》第十三卷，頁 1。

⁸¹³ 六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848。

令方彝)、 (大孟鼎)、 (章白取殷)、 (焚乍周公殷)、 (矢令方彝)；中期作 (癸鐘)、 (仲栴父鬲)、 (師秦宮鼎)、 (大師盧殷)、 (盞方彝)；晚期作 (頌鼎)、 (多友鼎)、 (頌殷蓋)、 (南宮乎鐘)、 (公臣殷)、 (元年師旅殷)、 (兮甲盤)、 (毛公鼎)等，或从口或从甘，與籀文形體迥異。吳大澂《說文古籀補》釋毛公鼎「敢」字云：「象兩手相執，有物格之，箝其口」⁸¹⁴。李孝定則認為金文「敢」字「乃从爭，甘聲，爭爲進取，故引申有果敢進取之義」⁸¹⁵。其實金文所从甘旁係由口旁加飾點訛混而成，後遂變作聲符。然而籀文 下部从月，不从甘聲（按：此籀文爲訛形，「月」由「甘」傳寫致譌，說詳第二章《說文》籀文訛形分析第4例），其右旁亦不从殳，與西周諸形差異甚大。

「敢」字春秋金文大體承襲西周寫法，早期作 (邾賤尹晉鼎)和 (魯白匜)等，晚期作 (姑發鬲反劍)、 (蔡矢紐鐘)、 (郕鬲鐘)、 (叔尸鐘)、 (配兒鈎鐘)等，从口或从甘，與西周金文同。春秋晚期侯馬盟書有作 、 、 ⁸¹⁶者，下部始訛爲从古，略近於篆文，不同籀文。綜觀春秋諸形，未見有右旁从殳者。

戰國晉系文字作 (中山圓壺)、 (集粹)、 (璽臺 3404)⁸¹⁷等；齊系作 (陶臺 3·407)及 (陳曼匜)⁸¹⁸等，皆近於西周及春秋金文。楚系作 (郭店·老甲 9)、

⁸¹⁴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卷四，收錄於《古文文字詁林》，第四冊，頁 363。

⁸¹⁵ 李孝定：《讀說文記》，頁 116。

⁸¹⁶ 《戰國文字編》，頁 252。

⁸¹⁷ 《戰國文字編》，頁 252。

⁸¹⁸ 《戰國文字編》，頁 252。

𠂔 (郭店·老丙 14)⁸¹⁹、𠂔 (包山 135)、𠂔 (包山 85)⁸²⁰、𠂔 (璽臺 2539)、𠂔 (郭店·五行 46)⁸²¹ 𠂔 (包山 15)⁸²²、𠂔 (郭店·六德 17)⁸²³等，右旁从支，與籀文略近，唯左旁或从古或从口，與籀文仍有異。

秦系文字或作𠂔 (雲夢·秦律 68)、𠂔 (雲夢·爲吏 2)、𠂔 (雲夢·日甲 111 背)⁸²⁴、𠂔 (秦簡 10·4)⁸²⁵、𠂔 (集粹)、𠂔 (雲夢·秦律 192)⁸²⁶等，左旁从口或从甘作，右旁从又，形體尙與籀文有別，但同期材料有作𠂔 (杜虎符)、𠂔 (詛楚文)⁸²⁷、𠂔 (新鄭虎符)⁸²⁸者，右从殳，左从甘 (籀文从月爲从甘之譌)，則與籀文略同。晉系並作𠂔 (中山圓壺) 及𠂔 (中山守丘石刻)⁸²⁹等，从支與从殳義近通用，也可與籀文系聯。

(2) 劍

《說文》籀文作𠂔，从刀。西周晚期金文作𠂔 (師同鼎)，从金，與籀文異構。春秋戰國「劍」字亦多从金，如楚系作𠂔 (子逞劍)、𠂔 (越王句踐劍)⁸³⁰、𠂔 (包山 18)⁸³¹、𠂔 (仰天 10)、𠂔 (天星)⁸³²等；晉系作𠂔 (富彘劍)、𠂔 (耳公劍)⁸³³

⁸¹⁹ 二字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73。

⁸²⁰ 二字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0。

⁸²¹ 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⁸²²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0。

⁸²³ 《戰國文字編》，頁 252。

⁸²⁴ 三字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8。

⁸²⁵ 《秦文字類編》，頁 92。

⁸²⁶ 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⁸²⁷ 二字見《秦文字類編》，頁 92。

⁸²⁸ 「漢達文庫」。

⁸²⁹ 《戰國文字編》，頁 252。

⁸³⁰ 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279。

⁸³¹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5。

⁸³²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460。

⁸³³ 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279。

等；燕系作 （燕王職劍）和 （燕王職劍）⁸³⁴等皆是。戰國各系中唯秦系「劍」字从刀作 （雲夢·答問 84）、 （雲夢·日乙 38）⁸³⁵、 （雲夢·日甲 861 反面）⁸³⁶等，與籀文同體。此三形亦爲古文字材料中僅有同於籀文之例。

（3）匣

《說文》於 下云：「案《史篇》讀與缶同」。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曰：「據許君案語，知《史篇》有匣字，匣下不云籀文者，與篆文同字也」。是《說文》籀文當亦作 .

「匣」字見西周金文，早期作 （能匣尊）、 （能匣尊）、 （匣父盃）；中期 （匣建鼎）、 （匣殷）、 （匣父盃）等，林義光謂其字「从人持缶」⁸³⁷，董蓮池亦指出字形「像一人俯身持杵製匣之形」，二說甚是。「匣」字春秋晚期 公劍作 ，上部仍爲人形，與籀文所从之 有所不同，下部作 ，从口，也異於籀文「缶」形。戰國則並見於秦、楚、齊三系文字，楚系作 （郭店·窮達 2）和 （郭店·忠信 3）⁸³⁸等，上部訛爲从大，下从古；齊系作 （陶壘 3·65）、 （陶壘 3·71）、 （陶壘 3·425）、 （陶壘 3·427）、 （陶壘 3·464）⁸³⁹、 （陶壘 3·95）⁸⁴⁰、 （壘壘 0272）⁸⁴¹等，下部多从 ，不同籀文。三系中，獨秦系有作 （吉大 145）⁸⁴²者，與篆文全同。

⁸³⁴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460。

⁸³⁵ 《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65。

⁸³⁶ 《秦文字類編》，頁 356。

⁸³⁷ 林義光：《文源》，收錄於《古文字詁林》，第五冊，頁 443。

⁸³⁸ 《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89。

⁸³⁹ 《戰國文字編》，頁 335。

⁸⁴⁰ 《戰國文字編》，頁 335。

⁸⁴¹ 《戰國文字編》，頁 334。

⁸⁴² 《戰國文字編》，頁 334。

(4) 大 (𡗗)

《說文》 下云：「古文大」； 下云：「籀文大」。容庚《金文編》於「大」下釋曰：

象人正立之形。 、 為一字。說文分二部，金文只作 。段玉裁曰：大下云古文 ， 下云籀文 ，此以古文籀文互釋，明祇一字而體稍異。後來小篆偏旁或从古或从籀，故不得不殊為二部。亦猶从 从 ，必分系二部也。經典又以泰太為之。⁸⁴³

依容氏說法， 與 實為一字，許書雖把它們分作二部，但僅屬古、籀之別，二者同係「大」字⁸⁴⁴。甲骨文中「大」字多見，作 （鐵 23·1）、 （前 4·45·4）、 （鐵 175·4）、 （鐵 242·1）、 （後 1·4·17）、 （珠 21）⁸⁴⁵、 （甲 2428）、 （乙 4495）、 （乙 6291）、 （佚 32）、 （續 1·1·7）、 （掇 395）、 （徵 8·23）⁸⁴⁶等，又作 （乙 9092）⁸⁴⁷，大抵同於古文 。西周金文作 （大祝禽方鼎） （乍冊大方鼎） （大保殷） （令鼎）、 （盧鐘）、 （癸鐘）、 （七年趙曹鼎）、 （大矢始鼎）、 （大鼎）、 （九年衛鼎）、 （大矢始鼎）、 （楚公蒙鐘）、 （此鼎）、 （頌鼎）、

⁸⁴³ 容庚：《金文編》，頁 693-694。

⁸⁴⁴ 董蓮池說：

「大」甲骨文作 、 等（《甲骨文編》四一八頁）象揚其兩臂，張其四足的正面人形。此後一直到篆文，均保持與甲骨文相同的寫法（唯戰國時六國文字有作 者，是 之訛），並無篆、古、籀之別，且籀文西周晚期一種文字形體，而西周晚期根本看不到有此種寫法的「大」，故許慎以 為籀文形體不可信。其實不過是「大」字在參與構形時位於其他偏旁之下時的一種篆文寫法而已。（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頁 412）

按董氏認為 非籀文，理據是「大」字本無古、籀、篆之別。然考察戰國文字材料，戰國時秦、楚、燕、齊各系文字中均有與籀文相近的寫法存在（參下文分析），如此則董氏的說法未足信服。我們認為，籀文為西周產物，而籀文 所以未見於西周，可能是因為抄寫者傳抄《史籀篇》時受後世寫法影響而改變了寫法而已。

⁸⁴⁵ 六字見《甲骨文編》，頁 418。

⁸⁴⁶ 七字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卷，頁 16。

⁸⁴⁷ 《續甲骨文編》第十卷，頁 16。

(禹鼎)、 (毛公鼎)、 (大師小子師望鬲)、 (楚公冢鐘)、 (師同鼎)等，與甲文同。春秋金文承西周寫法，作 (奠大內史弔上匜)、 (曾大保盆)、 (黃大子白克盆)、 (庚壺)、 (蔡大師鼎)、 (敬事天王鐘)、 (郢爰鐘)、 (簡弔之仲子平鐘)、 (齊大宰歸父盤)等，侯馬盟書則作 和 等⁸⁴⁸，亦近於古文。籀文 的結構未見於春秋以前文字。

戰國文字「大」字的構形則較多變，但大抵也是由甲文寫法演變而來，如秦系作 (陶彙 5・384)⁸⁴⁹和 (秦簡 29・23)⁸⁵⁰；楚系作 (上博二・容 41・31)⁸⁵¹、 (上博一・緇 12・18)⁸⁵²、 (曾侯乙 210)⁸⁵³，晉系作 (兆域圖)、 (廿七年大梁司寇鼎)⁸⁵⁴、 (中山方壺)等⁸⁵⁵；齊系作 (陳逆簋)⁸⁵⁶、 (陳侯午簋)、 (陳璋壺)、 (因齊簋)⁸⁵⁷等。燕系則稍訛作 (貨系 3447 刀)、 (璽彙 4123)⁸⁵⁸等。另外，楚、晉二系亦有訛作 (望山 1・63)、 (天星 3201)⁸⁵⁹、 (上博一・孔 2・32)、 (上博一・孔 3・25)⁸⁶⁰、 (大攻尹鉞)、 (陶彙 6・219)⁸⁶¹者。齊系又有加口旁作 (貨系 2505)、 (陶彙 3・87)、 (陶彙 3・91)、 (陶彙 3・95)、

⁸⁴⁸ 《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⁸⁴⁹ 《戰國文字編》，頁 684。

⁸⁵⁰ 《秦文字類編》，頁 34。

⁸⁵¹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68。

⁸⁵²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70。

⁸⁵³ 《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⁸⁵⁴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⁸⁵⁵ 《戰國文字編》，頁 684。

⁸⁵⁶ 《戰國文字編》，頁 685。

⁸⁵⁷ 三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⁸⁵⁸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⁸⁵⁹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⁸⁶⁰ 二字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70。

⁸⁶¹ 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685。

(陶彙 3・620)⁸⁶²等，異構甚多。尤爲重要的是，「大」字秦系有作 (泰山刻石)⁸⁶³和 (秦陶 790 瓦)⁸⁶⁴形者；楚系有作 (望山 1・10)和 (包山 146)⁸⁶⁵者，齊、燕二系亦分別有作 (陶彙 3・691)⁸⁶⁶及 (璽彙 0022)⁸⁶⁷者，四系寫法皆同籀文，此亦爲各期古文字材料中僅有合於籀文寫法之例。

(5) 奢

《說文》籀文作 。西周早期金文作 (奢毀)；春秋早期作 (奢流簠)、 (奢流簠)，皆从者，與篆文 略近。戰國僅見於秦系，作 (十鐘)、 (陶彙 5・88)⁸⁶⁸、 (咸陽罐)、 (秦陶 1411 器片)⁸⁶⁹等，亦从者，不同籀文。唯秦詛楚文有「宣參競从」一句，其中 ⁸⁷⁰字與籀文 形正同。

(6) 申

《說文》籀文作 。甲骨文作 (粹 10)⁸⁷¹、 (甲 2635)、 (前 4・1・1)、 (後 1・13・5)、 (甲 2293)、 (佚 59)⁸⁷²等，「像閃電曲折激射之形，即電之初文」⁸⁷³。

⁸⁶² 五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685。

⁸⁶³ 《秦文字類編》，頁 33。

⁸⁶⁴ 《秦文字類編》，頁 34。

⁸⁶⁵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⁸⁶⁶ 《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⁸⁶⁷ 《戰國文字編》，頁 685。

⁸⁶⁸ 《戰國文字編》，頁 691。

⁸⁶⁹ 《秦文字類編》，頁 39。

⁸⁷⁰ 《戰國文字編》，頁 691。

⁸⁷¹ 《甲骨文編》，頁 567。

⁸⁷² 《甲骨文編》，頁 568。

⁸⁷³ 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頁 588。李孝定《讀說文記》亦謂「申」字甲金文「並象電耀屈折之形」。他並指出許書「虹」古文作 ，从申，許解云「申，電也」，其說極是，同樣認爲申即電之本字。

明義士謂：「古文籀文皆由𠄎所衍變」。⁸⁷⁴按「申」字籀文與甲文雖近，但小有不同（籀文上下分別作 、 ，甲文作 ），與金文相較亦然，由此可見二者時代雖然不同，但其形當源於此。細考「申」字的金文形體，商代作 （ 亞乍父癸角）、 （ 亞乍父癸角）、 （ 桮角），與甲文同；西周早期金文作 （子申父己鼎）、 （白申鼎）、 （旅鼎）、 （焚毀）、 （高卣），中期作 （即毀）、 （申毀蓋）、 （ 其壺）等，晚期作 （ 其鼎）、 （不嬰毀）、 （杜白盥）、 （杜白盥）、 （ 匱）等，另有一體作 （此鼎）、 （毛甬毀）、 （曾仲大父 毀），皆與甲文相近，略異於籀文。春秋金文承襲西周金文，作 （弔液鼎）、 （弔朕鼎）、 （敬事天王鐘）、 （簡大史申鼎）等，同期又有別體作 （ 兒鼎）、 （曾子 彝簠），與西周金文同。春秋晚期石鼓文則作 ⁸⁷⁵，近於西周金文。綜觀「申」字由殷商至春秋文字的寫法，雖略近籀文，但或作 ，或作 ，無作 者⁸⁷⁶。

「申」字戰國秦系作 （ 秦 131）⁸⁷⁷、 （咸陽盆）、 （秦陶 389 匚）、 （秦陶 391 匚）、 （雲夢·日乙 899）、 （放馬灘日書甲一）、 （雲夢日書乙 898）、 （二十五年上郡守厓戈）⁸⁷⁸，多同《說文》篆文 。晉系作 （襄門鼎）、 （中山 20）⁸⁷⁹、 （象牙干支簪）、 （ 壘 1295）⁸⁸⁰、 （ 壘 1294）、 （ 壘 4701）⁸⁸¹等，亦近篆文。

⁸⁷⁴ 明義士：《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收錄於《古文字詁林》，第十冊，頁 1148。

⁸⁷⁵ 《戰國文字編》，頁 973。

⁸⁷⁶ 「申」字殷商至春秋多作 ，與籀文 形近而略異，王筠認為以 形整齊之則為籀文 ，也可備一解。王說見王著《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311。

⁸⁷⁷ 《戰國文字編》，頁 973。

⁸⁷⁸ 《秦文字類編》，頁 441。

⁸⁷⁹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18。

⁸⁸⁰ 二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974。

⁸⁸¹ 二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18。

楚系則繼承西周和春秋 形的寫法，作 （鄧陵君豆）、 （璽彙 1258）、 （玉印 28）⁸⁸²、 （包山 91）、 （包山 16 反）、 （包山 98）、 （包山 175）、 （包山 167）⁸⁸³、 （信陽 1・053）、 （天星 4803）、 （曾侯乙 1）⁸⁸⁴、 （上博二・53・39）⁸⁸⁵等，另又有一式作 （郭店・忠信 6）⁸⁸⁶，與《說文》古文 同。燕系同楚系，亦有一式作 （璽彙 0876）⁸⁸⁷及 （璽彙 3646）⁸⁸⁸等，同《說文》古文，又有省作 （貨系 3616 刀）、 （貨系 3617 刀）、 （陶彙 4・97）⁸⁸⁹者，與籀文距離更遠。戰國文字中，獨璽印文有作 （璽彙 3137）⁸⁹⁰者，上下分別从 及 ，與籀文 上下所从 和 同。

以上 6 字，皆是籀文異於西周寫法，而同於戰國文字的例子。不過，本文必須指出，這 6 字中，「劍」、「奢」二字均只有一例西周金文材料可資比對，材料上的局限，自然對系聯結果有所影響。至於敢、匍、大、申四字，雖然它們都有一定數量的西周金文可作比照，而當中亦未見籀文的寫法，但僅據這 4 字例證，我們似乎仍難以論定籀文為晚周文字。再者，這 4 字之中，匍、申二字在戰國時的習見寫法均不同籀文，而且二字也只是一例戰國材料合於籀文的構形。凡此種種，皆降低了籀文為戰國文字說法的可信性。

就以上分析和論證，我們認為應該維持前文對籀文時代的看法：《史籀篇》作於周宣王時，籀文當是西周晚期的金文中的一體。至於部分籀文之所以同於

⁸⁸² 《戰國文字編》，頁 973。

⁸⁸³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7。

⁸⁸⁴ 《戰國古文字典》頁 1118

⁸⁸⁵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57。

⁸⁸⁶ 《戰國文字編》，頁 974。

⁸⁸⁷ 《戰國文字編》，頁 974。

⁸⁸⁸ 《戰國古文字典》，頁 1118。

⁸⁸⁹ 《戰國古文字典》，頁 1118。

⁸⁹⁰ 《戰國文字編》，頁 974。

戰國文字，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因為它們承襲了西周金文的寫法；一是由於抄寫者傳抄《史籀篇》時受後代的寫法影響，改變了原字的結構所致。

二、戰國時期《說文》籀文的發展情況

上文反覆辯證了籀文的時代，同時亦證明部分戰國文字確實承襲了西周籀文的寫法。然而，王國維曾提出戰國文字有東西土之分，然則籀文在戰國東西二土的流傳情況又怎樣呢？王世征、宋金蘭曾說：「戰國文字與籀文有些傳承關係，無論是在西土的秦系文字中，還是在東土的六國文字中都可以找到其脫胎於籀文的痕迹」⁸⁹¹。爲了釐清《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的傳承關係，下文將利用戰國古文字材料作分域統計，考察籀文在戰國時東西二土的流傳和分佈概況。

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系聯統計表」列出了可與籀文系聯的古文字材料，其中戰國文字材料一項，表中依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和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的分類，將材料按地域分爲秦、楚、晉、燕、齊五系，以地區分，不以國別分。材料的具體系別則依據湯餘惠《戰國文字編》和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⁸⁹²。下表整理了本文附錄一的統計資料，將合於籀文的戰國文字字形按系別不同作了分類統計，詳見於下：

戰國時期《說文》籀文地域分佈概況表 (○表示可系聯者 ⁸⁹³)					
	秦	楚	晉	燕	齊
禋			○		

⁸⁹¹ 王世征、宋金蘭《古文字學指要》(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7)，頁 87。

⁸⁹² 以上統計準則及依據詳參本文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各期古文字系聯統計表」的說明部分。

⁸⁹³ ○代表的實際字形，可參本文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各期古文字系聯統計表」所載資料。

中	○	○			○
折		○	○		
嗑		○	○		
毆		○			○
登		○			○
躄		○			
迹	○				
速	○				
兵	○				
晝		○			
殺	○				
皮		○	○		
敗		○			
棄	○				
爰	○				
敢	○		○		
臚	○	○	○		
則	○	○	○		
劍	○				
箕	○	○	○		
鼓		○			
侖			○		
甸	○				
樹	○		○		
槃		○			

叕	○	○	○		
員					○
贛		○			
昌				○	
昔					○
盟			○		
栗		○			○
鼎	○		○		
秦	○		○		
癰	○				
人	○	○			○
頂			○		
豪	○				○
易	○	○	○		
麗	○				
大	○	○		○	○
奢	○				
意	○				
愆		○			
靄		○			○
西			○		
妣					○
紗		○			
地		○	○		
封		○	○		○

城		○			○
陸		○			
四	○	○	○	○	○
癸	○				
𡗗		○			
總數：56 形 (百分比)	27 形 (48.21%)	29 形 (51.79%)	20 形 (35.71%)	3 形 (5.66%)	14 形 (25.00%)

統計結果顯示，《說文》籀文廣泛見於戰國東、西土的文字材料，其中東西比例最高的是楚系和秦系，而以楚系尤高。在統計總數 56 形籀文中，同於戰國楚系文字材料者共 29 形，佔 51.79%，超過半數。秦系文字則次之，共 27 形籀文可與之系聯，佔 48.21%。其餘三系的比例排名依次為晉系、齊系、燕系，其中燕系材料的比例最低，僅有 3 形籀文能與之系聯，佔 5.66%，少於一成。

得出上述數據後，我們可以此考察戰國時期籀文的流佈情況。綜觀東土四系的統計數字，除燕系外，楚、晉、齊三系文字的系聯比例均在兩成以上，反映籀文在戰國時期並不只流傳於某一地區；同時，與上篇「春秋籀文地域分佈表」的結果相若，戰國時期除了有些籀文構形見於東土，有些籀文見於西土外，也有些籀文是廣泛見於東西土各系的。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四」字。「四」籀文作「𠄎」，早在商代的甲骨文已習見作此形，其後西周金文仍一律作𠄎，春秋時雖出現𠄎（郢鐘）、𠄎（石鼓文）的異體，但作𠄎者仍甚普遍。戰國時「四」字異形雖多，但各系文字中作𠄎者亦匪鮮，秦、楚、晉、齊、燕五系文字均有同於籀文形體的例子。此外，籀文「大」（𡗗）亦並見於秦、楚、燕、齊四系；「中」、「臚」、「則」、「𠄎」、「易」等籀文也並見東、西土的三系文字。由此可見，使

用籀文與否並非秦和六國文字的區別所在。換言之，我們也不可以把籀文局限為某一地區的專用文字了。再者，上舉 56 形籀文中，有些字例雖有可資比對的秦文字材料，但二者構形不同，相反，同於籀文的寫法卻見於東土各系的文字材料，如「登」、「折」、「晝」、「皮」、「敗」、「鼓」、「箕」、「侖」、「贛」、「西」等⁸⁹⁴。凡此種種，皆顯示王國維主張的「所謂秦文，即籀文也」和「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代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的觀點並不符合出土文字材料所反映的情況，其說實有修正的必要。

籀文在戰國時期廣佈於東、西土各系，這個結果其實在意料之中。這是因為戰國文字乃由春秋文字系統發展而來，而本章上篇曾就籀文在春秋文字的分佈情況作過統計，證實籀文在春秋時期已廣播於東西二土，因此上表的統計結果不過是進一步加強了前一章論證的說服力而已。此外，前文也曾提及，王國維的「秦用籀文」說乃基於他對《史籀篇》時代的看法。王氏既認為《史籀篇》是春秋戰國之間的秦字書，那麼在諸侯各自為政的戰國時期，籀文的影響力當然也只限於西土秦國了。然而，本文早已論證王氏於《史籀篇》時代的說法有誤，《史籀篇》應是西周晚期的產物。因此，作為當時的正體字，籀文的影響及於春秋戰國各系文字，也是順理成章的。

不過，就上表的統計結果來看，仍有些疑點值得我們深究的。首先，如把上表的統計結果與本章上篇「春秋籀文地域分佈表」的統計結果作比較的話，不難發現二者的統計數字有矛盾之處，最明顯的莫過於楚系的系聯數字。楚系文字屬東土系統，據前文的統計和分析，我們知道楚文字較多改換舊體，因此其與籀文的系聯比例是戰國四系中最低的，可是到了戰國時期，楚系文字同於籀文的比例反而較恪守正體的西土秦系還要多。對此，我們應該作何解釋？

⁸⁹⁴ 根據上表的資料，「𨾏」、「𨾏」、「𨾏」三字亦未見於秦系文字材料，但這三例並沒有可資比對的秦文字材料，我們不能肯定秦文字是否有近於籀文的寫法，因此這裏未把三字計算在內。

其實，楚系的系聯數字在戰國時代大幅增加，並非由於籀文對楚文字的影響力有所提升。之所以會出現這個現象，是因為現存楚文字材料數量較多的緣故。楚系文字，受惠於近世出土的大量楚地簡帛文獻⁸⁹⁵，有較多材料可與籀文作字形比對，由是其系聯比例亦較各系文字為高，可是，這個數字並不能證明籀文與戰國楚系文字的關係最為密切。這是因為我們在衡量籀文與某一系別文字的相合程度時，除了須觀察二者相同的字例外，亦必須就二者相異的數量作統計，才可以得出較客觀的結論。上表的統計，由於其目的在於觀察籀文在各系文字中的流傳情況，因此表中只列出了籀文與各系文字相合的字例，以便作系別比較，而未有將二者相異的字形納入統計中。考慮到這一點，我們若要分析籀文與各系別文字的關係的話，便不能只考察籀文與各系文字相同的字形，而必需就各系別的文字材料作獨立的異同比照。下文即從這方面作統計分析，試圖揭示籀文與戰國五系文字的異同關係。

三、《說文》籀文與戰國各系文字的關係分析

與本章上篇的論證方式相同，本部分的分析也是主要採用統計手段，透過系聯籀文與戰國五系文字字形，統計籀文與它們的異同比率。不過，在進入正式分析前，本文有必要提出一點：由於本文研究的是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的關係，而戰國古文字，除了前文提及的五系文字外，《說文》所錄的「古文」也屬於其中一體，因此「古文」理應同時納入下文的研究範圍內。然而，關於《說文》「古文」的性質，經孫海波、林素清、陳昭容、何琳儀等學者的考證⁸⁹⁶，認為應是戰國時東土六國的文字。此說亦已為學術界廣泛認同。既然《說文》古文是戰國時的東土文字，那麼它應當包含在楚、晉、燕、齊四系文字之中，基於這種

⁸⁹⁵ 字數較多的資料如長沙子彈庫楚帛書（1942）、望山楚簡（1956）、天星觀楚簡（1978）、曾侯乙墓楚簡（1978）、包山楚簡（1987）、郭店楚簡（1993）、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994）等。

⁸⁹⁶ 孫海波〈《說文》籀文古文考〉、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

理解，本文並未另辟專題探討《說文》籀文與古文的關係，而只立專項分析籀文與東西土五系文字的關係。這是進入下文分析前必須注明的地方。

本文附錄四「殷商至戰國時期《說文》籀文構形樣式分類資料庫」搜集了《說文》225 字籀文⁸⁹⁷由商代至戰國時期的古文字字形寫法，按其構形分作不同體式。針對戰國文字材料的地域差別，本文又據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及湯餘惠《戰國文字編》二書的區分，將材料分作五系。下文的統計材料皆依據附錄四所列出的字形。以下先就籀文與晉系文字的關係作獨立分析。

(1) 《說文》籀文與戰國晉系文字的關係

戰國晉系文字的內涵十分廣泛，據何琳儀的分類，除了韓、趙、魏三國屬這一系外，中山國、東周、西周⁸⁹⁸、鄭、衛等小國文字也可歸入這一系⁸⁹⁹。根據附錄四的資料，本文對這 227 形籀文與戰國晉系文字的寫法作了系聯和統計。結果如下：

《說文》籀文與戰國晉系文字異同比較表 ⁹⁰⁰		
可系聯者	禮、折、啞、皮、敢、臚、則、箕、侖、樹、 𠂔、員(勛)、盟、鼎、秦、頂、易、西、地、 封、四	共 21 形

⁸⁹⁷ 「箕」和「牆」二字各有 2 形重文籀文，二者均只當作一字處理。

⁸⁹⁸ 戰國時，周王畿被分裂成東周和西周兩個小國。戰國前期，周考王（公元前 440—426 年）分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西周桓公，至周顯王二年（公元前 367 年），西周桓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為名，號為東周，自始周王畿實際上分裂成兩個小國。詳參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頁 15）及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137）。

⁸⁹⁹ 詳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115。

⁹⁰⁰ 為表述方便，以下各統計表均只見今文字標示可與籀文系聯的字形，實際的古文字字形和出處詳參本文附錄三「《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字形異同表（實際字形）」。

不可系聯者	旁、齋、中、𠂔、登、是、迹、述、送、商、兵、燮、豎、臧、奭、棄、爰、叡、箕 ⁹⁰¹ 、鼓、廬、贛、昌、昔、盟、秋、疾、网、人、屋、頌、仄、馬、炙、大、流、魴、翼、臣、婚、婁、𡩊、系、強、睪、垣、堵、堂、璽、城、車、陸、癸、子、申、酸、醬	共 57 形
總計	系聯比例：21／78 形，26.92%	共 78 形

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78 形可與戰國晉系文字材料作字形比對，其中 21 形與晉系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26.92%。

晉系文字的統計結果，已如上述。而前文曾指出，中山國的文字也可歸入晉系範疇，因此上表的統計資料已同時包含了戰國中山國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表中的中山國文字，多出於中山王𧔔器（下稱「𧔔器」）。𧔔器在 1977 年出土於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據張守中《中山王𧔔器文字編·凡例》的統計，出土器物中有銘器物凡 118 件，其中銅器 90 件，玉器 26 件，木器 2 件，收錄了 2458 字，數量豐富。至於𧔔器的年代，經學者考證，認為應是戰國中晚期的中山國遺物⁹⁰²。為了更清楚理解籀文與晉系文字的關係，本文同時對𧔔器的文字與籀文作了獨立的字形比對統計⁹⁰³。下表為統計結果：

《說文》籀文與戰國中山王𧔔器文字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則、箕、侖、𠂔、員（勛）、易、地、四	共 8 形

⁹⁰¹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𠂔和𠂔，前者的構形見於晉系文字，後者未見。

⁹⁰² 詳參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134。

⁹⁰³ 本統計中，𧔔器的文字根據張守中撰集《中山王𧔔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所錄文字字形。

不可系聯者	中、折、是、送、皮、棄、叡、箕 ⁹⁰⁴ 、昔、鼎、人、馬、大、流、翼、垣、堂、封、城、車、子、申、醬	共 23 形
總計	系聯比例：8／31 形，25.81%	共 31 形

統計結果顯示，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31 形可與戰國𣪠器文字材料作字形比對，其中 8 形與𣪠器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25.81%。這個比例與「《說文》籀文與戰國晉系文字異同比較表」的統計結果（25.97%）相若。

從上述兩項統計的結果看來，戰國時期籀文對晉系文字仍存在一定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然而，仔細觀察兩表的數字，不難發現二者的系聯比例皆不超過三成，與上篇「春秋晉系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的系聯結果（50.00%）相比，以上兩表的比例明顯要低一些。這個現象，似乎反映籀文對戰國晉系文字的影響力較春秋時已有所下降。

籀文在戰國時的影響力不及春秋，是可以理解的。首先，籀文產自西周晚期，即使只算至戰國初期，其間已歷時超過三百年。在這段時間裏，文字自身由繁趨簡，或改易形體等的演變，本已造成籀文的使用率下降；其次，正如本章上篇所言，籀文之所以同於晉系文字，乃是橫向的地理影響所致。晉及其附近列國，因為鄰近周王畿，地理上的優勢使得各國與周王室的交流相對頻繁，文化和文字自然也會受到周室的影響了。

然而，戰國時期「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所謂「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

⁹⁰⁴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的構形見於中山王𣪠器文字，後者未見。

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⁹⁰⁵，當時的情勢已非春秋時「尊王攘夷」的局面可比，周王室作爲天下共主的角色也日益淡化。事實上，早在戰國初期，周王朝已淪爲蕞爾小國，僅據有今河南洛陽、孟津、偃師、巩、汝陽等地⁹⁰⁶。其後，發展至戰國中期，周王畿甚至被分割成西周和東周兩個小國。周室本身自顧不暇，更遑論在文化和文字上影響其它諸侯了。另一方面，春秋時期中原地區勢力最大的晉國，戰國時也被瓜分爲韓、趙、魏三個國家，史稱「三家分晉」。三晉的文化雖然同源，可是在戰國時期已各自發展。李學勤也說：「三晉雖然是一個國分立而成，但在滅亡前的近二百年間，文化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⁹⁰⁷，因此原先周文化對它們的影響，自然也會相應下降。籀文，作爲宗周文化的一種代表形式，其影響力隨時遞減也是無可厚非的。從以上分析來看，我們不難發現，若從歷史背景上作考察，籀文在晉系文字中的影響力減低，其實是有跡可尋的。

（二）《說文》籀文與戰國齊、秦二系文字的關係

齊、秦二系文字分屬於東、西土文字的不同系統，但在繼承西周籀文這點上，二者卻有著若干共通處，因此本文把它們放在一起分析。

戰國齊系文字以齊國爲中心，同時包括魯、邾、倪、任、滕、薛、莒、杞、紀、祝等泗上諸侯國的文字。此外，宋國原都河南商丘，戰國時遷至江蘇徐州，也在泗上諸侯之例。因此可一同納入齊系文字的範圍。

據附錄四的字形資料，本文把《說文》籀文和戰國齊系文字作了比對統計，下表是統計結果：

⁹⁰⁵ 《戰國策·劉向書錄》，見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1196。

⁹⁰⁶ 據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137。

⁹⁰⁷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頁 48。

《說文》籀文與戰國齊系文字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𠂔、登、員、昔、栗、人、豪、大、𩇛、妣、封、城、四	共 14 形
不可系聯者	是、商、童、兵、農、臧、殺、皮、雞、爰、敢、臚、箕 ⁹⁰⁸ 、匍、昌、賁、盟、疾、顏、馬、麗、流、西、婁、𩇛、強、堂、璽、城、車、陸、癸、子、醬	共 35 形 (包括「箕」字 2 形重文)
總計	系聯比例：14／49 形，28.57%	共 49 形

統計結果表明，在《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49 形可與戰國齊系文字材料作字形比對，其中 14 形與齊系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28.57%。

與上篇「春秋齊系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的統計結果不同，戰國時籀文與齊系文字的系聯比例並不算高。從數字上看，春秋時期，齊系文字中有近五成半（54.55%）字形合於籀文的寫法，但到了戰國時期，系聯比例卻下降至不足三成（28.57%），跌幅甚為顯著（25.98%）。這意味著戰國時籀文在齊系文字中的影響力已有所減弱。

接著我們再就《說文》籀文和戰國秦系文字字形作對照統計。

現存的戰國秦系文字材料十分豐富，銅器銘文以量器和兵器文字為主，另又有石刻銘文、貨幣文字、璽印文字、陶器文字、木器文字、漆器文字等。以時代細分，這些材料大部分屬於戰國中期至秦王朝建立期間⁹⁰⁹。陳昭容《秦系

⁹⁰⁸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𦰩和𦰪，二者皆未見於戰國齊系文字材料。

⁹⁰⁹ 戰國早期的有銘秦國器物只發現一件，為陝西鳳翔八旗屯九號墓出土的「吉為乍元用」劍。

文字研究》曾把戰國秦文字材料分爲三類，包括篆書、俗書和隸書⁹¹⁰。其中的篆書材料，一般見於官方的器物，反映了當時正統的寫法。爲了考察籀文與戰國秦系文字的關係。下文首先選取了戰國中晚期其中一項篆書材料——〈詛楚文〉，與《說文》籀文作字形對照統計，以考察戰國秦系篆書系統文字與籀文的關係。

〈詛楚文〉爲戰國中晚期的石刻文字⁹¹¹，共有三石，於北宋時期發現。三石的出土先後依次爲〈巫咸文〉、〈大沈厥湫文〉、〈亞駝文〉。南宋時期，原石已不知去向，現僅有拓本的複刻本傳世。關於〈詛楚文〉的真偽，歷來爭議甚多，陳煒燾認爲是「唐宋間好事之徒所僞作」⁹¹²，郭沫若則認爲三石中的〈亞駝文〉爲宋人僞造⁹¹³。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中「論詛楚文的真偽及其相關問題」一章曾就詛楚文的真偽作過詳細考證，認爲〈詛楚文〉爲唐宋人僞作的觀點缺乏證據，不能成立⁹¹⁴。本文傾向陳說，以爲〈詛楚文〉並非僞作。

在肯定〈詛楚文〉爲真迹的前提下，現在再就籀文與〈詛楚文〉字形作系聯統計。必須指出，在本文之前，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曾就《說文》籀文與〈詛楚文〉字形作過異同比較。有見及此，本文的統計大體上仍以陳氏的結果爲基礎，但同時又作了一些補正。以下是本文的統計結果：

《說文》籀文與秦詛楚文異同比較表 ⁹¹⁵

詳參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181 及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頁 10。

⁹¹⁰ 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頁 10。

⁹¹¹ 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認爲詛楚文是秦惠文王後元十三年（公元前 312 年），本文從郭說。郭說詳參郭沫若：《詛楚文考釋》，收錄於《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 7 輯，第 1 卷（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頁 271-281。

⁹¹² 陳煒燾：〈詛楚文獻疑〉，收錄於《陳煒燾語言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82-93。

⁹¹³ 郭沫若：《詛楚文考釋》，收錄於《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 7 輯，第 1 卷，頁 270-271。

⁹¹⁴ 陳氏的論證詳參《秦系文字研究》頁 213-246。

⁹¹⁵ 陳書原表及統計資料可參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頁 36-37。

可系聯者	迹、兵、敢、則、秦、奢、 意 、(申) ⁹¹⁶ 、 「箕」 ⁹¹⁷	共 8 形 (包括「箕」字 2 形重文)
不可系聯者	中、齋、是、述、「箕」 ⁹¹⁸ 、昔、盟、婚、 姻、城	共 10 形
總計	系聯比例：8／18 形，44.44%	共 18 形

統計結果顯示，《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18 形可與〈詛楚文〉作字形比對，其中 8 形與〈詛楚文〉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44.44%。

〈詛楚文〉文字與籀文相合的比例超過四成，反映戰國篆書系統秦文字與籀文的關係甚為密切。但不能忽視的是，秦國篆書系統的文字材料並不只〈詛楚文〉一項，尚有其它刻石材料如瑯琊刻石、兵符材料如杜虎符、新郢虎符及統一後的陽陵虎符等。此外，璽印、封泥等文字材料也都屬於篆書系統。換言之，要全面考察籀文與篆書秦文字的關係，必須把上述這些材料納入統計範圍內。與〈詛楚文〉的統計相同，在本文以前，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亦從事了這方面的比較統計。茲具錄其統計結果如下：

戰國篆書系統秦文字與籀文異同表		
同（包括秦）	中、迹、兵、皮、敢、則、秦、奢、 意 、癸、 申	共 11 形
異（包括秦）	(中、則)、齋、是、述、乃、昔、盟、襲、	共 15 形

⁹¹⁶ 此「申」字構形見詛楚文「 」字，但該「申」旁構形與籀文尚有一定差異，據本文的系聯準則，未能歸入可系聯之列。

⁹¹⁷ 「箕」字陳表未納入統計之內，本文據詛楚文資料補入。

⁹¹⁸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的構形見於詛楚文，後者未見。

	婚、姻、強、城、四、辭	
總計	系聯比例：11／26 形，42.31%	共 26 形

分析陳氏的統計結果前，本文有必要先為其內容作一些修正。首先，籀文「箕」字見〈詛楚文〉（用為「其」字），陳表未收，應予以補入。「中」、「則」二字，由於它們的寫法既有與籀同者，也有與籀異者，故陳表將之分列於同、異兩欄內。然而，本文的統計重點在於可系聯的比率，今二字既有同於籀文構形，那就無須列入「與籀異」一欄重複計算。此外，「申」字戰國篆書作 （秦駟禱病玉版）⁹¹⁹、 （詛楚文）、 （秦駟禱病玉版）⁹²⁰、 （雲夢秦簡）、 （秦印）等，與籀文 構形有別，據本文的系聯準則，應不在可系聯之列。換句話說，經上述修訂後，陳氏的統計結果應如下表：

戰國篆書系統秦文字與籀文異同表		
同（包括秦）	中、迹、兵、皮、敢、則、秦、奢、 意 、癸、 「箕」 ⁹²¹	共 11 形
異（包括秦）	齋、是、述、「箕」 ⁹²² 、乃、昔、盟、襲、婚、 姻、強、城、四、辭	共 14 形
總計	系聯比例：11／25 形，44.00%	共 25 形

統計結果表明，《說文》所錄籀文中，有 25 形可與戰國篆書系統秦文字作字形比對，其中 11 形與篆書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44.00%。

⁹¹⁹ 此為「伸」字，右从申旁。

⁹²⁰ 和 皆「神」字，右从申旁。

⁹²¹ 「箕」字陳表未納入統計之內，本文據詛楚文資料補入。

⁹²² 「箕」有 2 形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的構形見於戰國篆書系統秦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從以上兩項統計得出的結果（44.44%和 44.00%）看來，所傳達的訊息相當一致，也就是：相對其它系別文字而言，戰國時篆書系統秦文字與籀文相合的比率是最高的⁹²³，顯示籀文在該系統中仍發揮著相對大的影響力。不過，若以此數字與上篇「春秋篆書系統秦文字與籀文異同表」的統計結果相較，我們也可以發現戰國的數字已略為下降⁹²⁴。由此可見，籀文在秦系文字的影響力也是隨時代推移而遞減的。

籀文在戰國時的影響力不如春秋，與東周時期秦文字自身的演變有關。徐筱婷說：

籀文從春秋時期至戰國之際，對於秦文字的影響日趨減弱，這是由於秦文字發展到後來，形成一個擁有自己風格的文字——小篆。春秋時期籀文影響秦文較大的主因，與當時秦國初脫離蠻夷之名，毫無任何文化背景，因此全盤接收周代文明有關，當秦國日漸強大時，政經各方日趨繁雜，益以文化層面提高後，就會漸漸產生代表自我的文字。⁹²⁵

按徐說甚是。秦系文字雖較東方四系文字相對保守，文字的變化較慢，但在繼承《史籀篇》的籀文系統之餘，隨著秦國自身文化和國力的壯大，必然會形成具自身特色的文字⁹²⁶。故此，在這一點上，秦國與東方各國文字的發展方向是相似的，只是其變化不及東方文字般快速而已。

當然，這裏必須指出一點，即現存的戰國篆書文字材料尚少，因此以上統計得出的結果可能未足以全面反映當時的文字使用情況，但從兩項統計傳遞的一致訊息看來，籀文在戰國秦篆文字中仍維持相對大的影響力，這點應該是成

⁹²³ 戰國晉系的比例是 26.92%，齊系是 28.57%，燕系是 7.89%，楚系是 23.58%，秦系篆書則是 44.00%，為各系比例中最高。

⁹²⁴ 春秋的數字為 58.97%，戰國的數字 44.00%，二者相差 14.97%。

⁹²⁵ 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頁 31。

⁹²⁶ 小篆在戰國時期已經行用於秦地，分析詳見下文「《說文》籀文與秦小篆的關係」部分。

立的。

以上就齊、秦二系的文字材料作了統計和分析，證明戰國時期籀文對這兩系文字的影響力均遜於春秋時期。然而，比較兩系的數字，我們同時發現了一個值得探究的現象，那就是：戰國齊、秦二系文字對籀文的採用率均有所下降，但齊系的下降幅度明顯大於秦系文字。

前文曾提及，春秋時期，齊、秦二系均大幅度繼承了宗周文化傳統，按理說，籀文作為宗周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平王東遷後，它固然會因時間推移而降低影響力，可是徵諸上文的統計結果，齊系使用籀文的比率由春秋時的五成半下跌至戰國時的不足三成，跌幅達兩成半（25.98%）；相反，秦系篆書使用籀文的比率由春秋到戰國只下降了一成半（14.97%），這個差異，是何種因素造成的呢？

我們認為，齊、秦二系的數字之所以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與它們自身文字系統的特色有莫大關係。齊系屬東土文字，秦系為西土文字。祝敏申曾指出，戰國時西土秦國和東土六國存在文字異形的事實，秦系文字恪守《史籀》正體，東土文字則較多保留了不合《史籀》規範的異形古文（即《說文》古文）。至於齊系文字，基本上屬東土大類，但「同楚、三晉、燕（中山）相比，他的東土特色較淡一些，與西土秦系靠攏一些，略帶『中間派』的意味」⁹²⁷。

關於齊系文字的「中性」特點，他又解釋說：

齊系文字這種「中性」現象，也是由其本身歷史文化背景決定的。在齊文化中，交織著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齊魯保存了較多的西周傳統文化，

⁹²⁷ 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270。

一個是在廣義的齊文化領域裏，包羅著歷史背景不一的當地文化傳統。

交織的結果，是齊文化對西周傳統的繼承或背離的態度出現折衷。⁹²⁸

祝氏之言正好道出了齊系與秦系文字不同之處。事實上，齊、秦雖然都保留較多的西周傳統文化，但齊文化的內涵卻不只周文化一種，還包含了齊地本身各種不同的文化傳統。王志民曾指出，齊文化「是各種文化的多源複合體，從主要的方面講，它與東夷文化、姜炎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有更直接的淵源關係」⁹²⁹，可見齊文化的背景並非單一，而是多源的。如果我們把「泗上諸侯」等小國都計算在內，則齊文化的背景更為複雜，如前文提及的宋國，就是戰國時才遷至齊系範圍的，其文字多受到楚文化的影響⁹³⁰。總而言之，由這些不同文化傳統交織出來的結果，形諸文字上，自然不會是單單繼承西周的籀文系統，而是有所創新的。何琳儀在《戰國文字通論》也說：

春秋中葉以還，以齊國為中心的魯、邾、倪、任、滕、薛、莒、杞、紀、祝等國銅器銘文，逐漸形成一種頗具特色的東方文字體系。⁹³¹

他並舉了「壽」和「簋」字為例，說明齊系文字在某些字的寫法與西周以至各地區文字均有明顯區別。由此可見，齊系文字其實早在春秋中期已開始發展出自身的特色，並非單純的繼承西周籀文系統，只是隨時代推移，這種變化變得更為明顯罷了。祝敏申也說：「在錯綜交織的文化因素影響下，齊系文字或早或晚，或多或少，總歸逐漸走向了東周新體」。⁹³²其說甚是。換句話說，齊系文字所以較秦系文字更快脫離籀文的影響，其實是可以在文化背景中找到答案的。

再從秦系文字的角度出發分析。關於秦系文字的特點，祝敏申曾說：

秦系文字的特點，一方面表現於對西周大篆的繼承性，一方面還表現於

⁹²⁸ 同上，頁 270。

⁹²⁹ 王志民：《齊文化概論》，頁 19。

⁹³⁰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頁 110。

⁹³¹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86。

⁹³² 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 271。

內部穩定性。自春秋直至戰國末期文字大變革前，秦系文字幾乎沒有甚麼改觀，本系內異體也極少。⁹³³

按祝氏的說法頗具啓發性。根據他的觀點，可以推論戰國秦文字與籀文保持較高的相合比率，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因為秦系文字恪守《史籀篇》的大篆系統，承襲西周以來的籀文寫法；其二則與秦系文字本身較為保守，變動不多有關⁹³⁴。秦系文字由於內部穩定性強，異體不多，為籀文的長足發展建立了良好基礎。相反齊系則不然，正如何琳儀所說：「齊系文字並非一成不變。一個文字往往有很多寫法，這反映了當時異體字的繁多和書寫者的任意性」⁹³⁵。繁多的異體自然也就影響了籀文在齊系文字中的採用率了。

當然，上文的論述乃基於秦系正統的篆書而言，而不能忽視的是，自戰國中晚期，民間的俗書（見於陶、瓦、兵器的文字材料）、隸書（簡牘文字）漸次興起⁹³⁶。如果我們把這些材料連同篆書材料一起與籀文作異同比較的話，得出的結果又會怎樣呢？本文據袁仲一、劉鈺著《秦文字類編》所收戰國秦文字字形，與《說文》籀文作了字形比照，得出的結果如下：

《說文》籀文與戰國秦系文字（包括篆書、俗書、隸書）異同比較表

⁹³³ 同上，頁 269。

⁹³⁴ 何琳儀亦謂：「與六國古文相比，戰國秦系文字的形體始終變化不大，它與西周、春秋文字有著直接的承襲關係，而與六國文字相距懸殊」；又云：「秦文字的『異形』比起六國文字的異形畢竟要少得多」，可見秦系文字與東方各系相比確是較為保守的（見《戰國文字通論》，頁 194-195）。

⁹³⁵ 說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97。何書並列舉了 14 例齊系文字的異體來闡明其說法，其中城字既有从土作者，亦有从 作如籀文者。詳參《戰國文字通論》，頁 97-98。

⁹³⁶ 裘錫圭說：「秦系文字的俗體就是隸書形成的基礎」，又說：「戰國晚期是隸書形成的時期」。他並指出秦孝公 16 年（公元前 346 年）的商鞅矛鏃上的銘文已有很草率的俗體，而「孝公之後，文字使用越來越頻繁，俗體也隨著越流行了」，可見秦文字的俗體要到戰國中期以後才開始發展，隸書要到晚期才流行，較東方六國的俗體發展要晚一些。（裘說詳參《文字學概要》，頁 63 及 67）何琳儀也說：「戰國中晚期以後，諸如石鼓文、詛楚文、虎符之類的標準秦篆並不多。大多數的銅器銘文行筆方折簡易，與青川木牘、雲夢秦簡風格接近，這應是秦隸的萌芽」，同樣指出秦隸的形成時期在戰國中晚期以後。

可系聯者	中、迹、速、兵、殺、棄、爰、敢、臚、則、劍、箕、匄 ⁹³⁷ 、樹、叕、鼎、秦、癰 ⁹³⁸ 、人、豪、易、麗、大、奢、意、四、癸	共 27 形
不可系聯者	旁、齋、崇、折、歸、登、是、逋、商、訾、童、農、爨、燮、晝、臧、皮、敗、閭、雞、箕 ⁹³⁹ 、廼、鼓、盧、侖、就、牆 ⁹⁴⁰ 、栢、囿、員、贛、昌、昔、賁、秋、泉、宇、疾、瘡、襲、裘、屋、顏、頰、廡、馬、駕、煙、炙、惓、涉、流、脈、蠶、翼、西、姚、婚、姻、婁、繒、強、虹、眦、地、垣、堵、堂、封、塹、城、壤、車、陸、乾、辭、辭、子、申、酸、醬	共 82 形 (包括「箕」和「牆」字各 2 形重文)
總計	系聯比例：27／109 形，24.77 %	共 109 形

以上統計所包含的俗書和隸書的材料，其時代多屬戰國晚期至秦王朝。統計結果顯示，與篆書系統秦文字的情況不一樣，若把俗書和隸書計算在內，則籀文與秦系文字的系聯比例明顯下降。在 109 個可資比對的《說文》籀文中，只有 27 形同於或近於戰國秦文字的寫法，其比例甚至低於齊系文字。

《說文》籀文與整個秦系文字的系聯比例不足兩成半（24.77%），其數字比起單以篆書系統文字所作的統計結果低兩成（19.23%），差距甚大。不過，這個差異其實也是在預期之內。這是因為俗書和隸書皆是從篆書發展出來的書體，

⁹³⁷ 「匄」字未見《秦文字類編》，此處據《戰國文字編》所收字形補入。

⁹³⁸ 「癰」字未見《秦文字類編》，此處據《戰國文字編》所收字形補入。

⁹³⁹ 「箕」有 2 形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的構形見於戰國篆書系統秦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⁹⁴⁰ 「牆」字有 2 形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二者皆未見於戰國秦系文字材料。

俗書如陶、瓦上的文字，有時受書寫工具的局限，多省簡形體和筆畫；同時，隸書的出現，也是爲了便於書寫。《說文·敘》說：「初有隸書，以趣約易」⁹⁴¹，正反映了它刪繁就簡的本質。陳昭容也說：「隸體本是在草率篆體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解散篆體，粗疏爲之，以期達到書寫時更省易的目的，其較篆體更趨簡省，當然也就距離籀體更遠了」⁹⁴²。其說甚是。由是觀之，秦文字由春秋發展至戰國，其文字均受到籀文的系統所影響，但這個影響愈往後愈趨減弱，發展至戰國末期，民間所用的書體與籀文已有相當距離，只是以篆書系統爲主的官方秦文字仍保留了保存了籀文的傳統寫法而已。

總的來說，與東方六國文字相比，秦系文字較爲保守，忠實地繼承了西周末期《史籀篇》的籀文系統，至於東方六國雖然都繼承了籀文的寫法，但漸次發展了不同的地域特色，因此「在春秋時期，秦國文字在作風上已經跟其他國家的文字有了相當明顯的區別。到了戰國時代，東方各國文字的變化大大加劇，秦國文字跟它們的區別也就越來越突出了」⁹⁴³。這個說法正好解釋了爲何春秋時期籀文與秦系文字的系聯比例冠於五系。同時，進入戰國以後，即使籀文對秦系文字的影響已有所減弱，但以正統篆書言之，秦系文字與籀文的相合比率依然是五系中最高的。

（三）《說文》籀文與燕系文字的關係

燕系的範圍只包括燕一個國家。燕國是周朝在北方最重要的封國，戰國時爲「七雄」之一，但相對其它六國來說，國力仍是最弱的一個。就戰國文字材料而言，燕系的銅器銘文不多，較豐富的材料是兵器、貨幣、璽印等文字，當中「璽印文字所佔的比例最大，內容豐富，風格特異，它與兵器銘文均爲研究

⁹⁴¹ 《說文·敘》（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15。

⁹⁴² 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頁 38。

⁹⁴³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64。

燕系文字的最主要資料」⁹⁴⁴。本文據附錄四的字形資料，比較了《說文》籀文和戰國燕系文字的字形，並得出了以下結果：

《說文》籀文與戰國燕系文字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昌、大、四	共 3 形
不可系聯者	中、𠂔、𠂔、登、遲、兵、豎、臧、殺、棄、敢、劍、箕 ⁹⁴⁵ 、囟、秋、秦、疾、人、屋、厂、馬、西、𠂔、強、封、璽、城、車、陸、辵、癸、子、申、醬	共 35 形 (包括「箕」字 2 形重文)
總計	系聯比例：3／38 形，7.89%	共 38 形

統計結果顯示，《說文》籀文中有 38 形可與戰國燕系文字材料作字形比對，但其中僅有 3 形與燕系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7.89%。

從上述結果看來，燕系文字與籀文的關係並不算十分密切。當然，這裏亦必須指出，因現存的燕系文字材料不足，上表的數據未必能反映事實的全貌。另一方面，由於現在看到的燕系文字主要是璽印、貨幣、兵器等文字材料，這些材料因製作目的的不同，其文字往往出現較多裝飾性筆畫和構件，因而有異於當時普遍通行的文字。趙學清（1966—）在《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中論及五國（除楚國之外的東方五國）文字材料的特點時也說：

東方五國文字中之所以出現較多的裝飾性筆畫和構件，也與我們的研究對象有關。由於來自璽印、貨幣、兵器的文字佔有相當大的比例，所以漢字繁化裝飾部件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因為璽印、貨幣、兵器等上面的漢字並不是當時社會的通行漢字，它們在記載人名、地名、官名、國

⁹⁴⁴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108。

⁹⁴⁵ 「箕」有二字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二者皆未見於戰國燕系文字材料。

名、幣制的同時，很多時候還通過對通行文字一些非本質的改動來顯示差異，展示各自獨特的風貌。⁹⁴⁶

基於以上原因，現存的燕系文字材料也許未能完全反映戰國時燕系通用文字的真貌，於此我們也只能以現有的證據作分析。

回到本文的統計結果，撇除其它因素不論，我們發現籀文與戰國燕系文字的系聯比例確實遠較其它四系為低，而且，即使再往上追溯，春秋時期的燕系金文材料也極少，而當中亦未見有同於籀文的字例。綜合這些證據來看，我們認為燕系文字在春秋戰國時期似乎未有受到籀文的廣泛影響⁹⁴⁷。李學勤曾指出，春秋時燕國為少數民族戎狄所阻絕，與中原華夏諸國較少往來⁹⁴⁸，這可能是東周以後時籀文未能對燕系文字發揮影響的其中一個原因。以此推論，戰國時期籀文對燕系文字的影響力也不會很大，相對其餘四系來說，燕系使用籀文的的比例可能要低一些。

（五）《說文》籀文與戰國楚系文字的關係

戰國楚系文字涵蓋的範圍與春秋時期大致相同，除楚國之外，還包括吳、越、蔡、徐等較大的國家。此外，江、淮之間星羅棋布的小國也都屬於楚系範圍。文字材料方面，現存的戰國楚系文字材料十分豐富，包括銅器文字、兵器文字、石器文字、貨幣文字、陶器文字、璽印文字等，另外還有珍貴的縑帛文字（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和數量龐大的竹簡文字材料。為考察這些文字與《說文》籀文的關係，本文根據李守奎《楚文字編》所收的戰國楚文字字形，與籀文作了系聯比較，並得出了結果，詳見於下：

⁹⁴⁶ 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49-50。

⁹⁴⁷ 當然，籀文是西周晚期的金文，而燕系文字也是從西周金文發展而來的，其或多或少總會承襲籀文的寫法，只是燕系文字的傳承程度相對較低而已。

⁹⁴⁸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頁 86。

《說文》籀文與《楚文字編》文字（戰國）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折、𠂔、𠂔、登、𠂔、晝、皮、敗、臚、則、箕、鼓、槃、𠂔、𠂔、栗、人、易、大、愆、𠂔、紆、地、城、陸、四、𠂔	共 28 形
不可系聯者	旁、齋、禱、崇、歸、是、𠂔、述、速、遲、商、話、𠂔、童、兵、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殺、爰、敢、翼、雞、𠂔、劍、𠂔、𠂔 ⁹⁴⁹ 、差、乃、盧、𠂔、樹、就、牆 ⁹⁵⁰ 、𠂔、員、昌、昔、盟、𠂔、鼎、秋、秦、寢、网、𠂔、頌、廡、𠂔、馬、駕、麗、涉、翼、西、婁、系、強、𠂔、堵、堂、𠂔、壞、車、𠂔、癸、子、申、醬、醢	共 74 形 （包括「箕」和「牆」字各 2 形重文）
總計	系聯比例：28／102 形，27.45 %	共 102 形

系聯結果顯示，《說文》籀文中共有 102 形可與戰國楚文字材料作字形比對，當中 28 形與楚系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27.45%。

上表就《楚文字編》的文字與籀文作了系聯統計，由於《楚文字編》收錄的資料較為全面，因此系聯的結果大致可信。不過，不得不提的是，1994 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收購了一批竹簡，數量共 1200 餘枚，收字總計 35000 左右，其數量遠遠超過了已公開發表的竹簡。這批材料經測定為戰國後期的楚簡。2001 年起，這批楚簡由上海博物館分階段出版成書，名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下稱《上博竹書》），至今出版至第七冊。《上博竹書》在楚系文字乃至戰國文字研究中均有極重要的地位，而《楚文字編》出版於 2003 年，當

⁹⁴⁹ 「箕」有 2 形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前者的構形見於《楚文字編》，後者未見。

⁹⁵⁰ 「牆」字有 2 形重文籀文，分別作 和 ，二者皆未見於《楚文字編》所收字形。

時《上博竹書》只發表了很小部分，而且該書所收字形限於 2000 年或以前的資料，故未有收錄《上博楚書》的文字。有見及此，本文在《楚文字編》以外，又根據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等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所收字形，與《說文》籀文作了獨立的系聯統計⁹⁵¹，以比較二者的異同，結果如下：

《說文》籀文與《上博竹書》文字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折、啗、𨾏、晝、皮、敗、臚、則、𦰩、𦰪、人、封、四	共 13 形
不可系聯者	禱、璿、中、𨾏、歸、登、是、述、速、送、遲、商、訇、童、兵、戴、農、融、豎、臧、殺、𦰩、𨾏、棄、敢、𨾏、差、乃、廼、鼓、侖、甸、牆 ⁹⁵² 、樹、員、昌、昔、盟、𨾏、秋、秦、𨾏、寢、疾、次、顏、頌、易、馬、𨾏、煙、大、霰、𨾏、西、頤、婁、強、地、堂、城、車、陸、子、孳、申、醬	共 68 形 （包括「牆」字 2 形重文）
總計	系聯比例：13／81 形，16.05%	共 81 形

系聯結果顯示，《說文》籀文中有 81 形可與《上博竹書》文字材料作字形比對，其中 13 形與《上博竹書》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16.05%。

單從統計數字來看，籀文與《上博竹書》文字的相合程度比《楚文字編》

⁹⁵¹ 本文並未將《上博竹書》第六、七兩冊的文字納入統計範圍。這是因為二書出版至今尚未超過兩年（二書分別出版於 2007 和 2008 年），部分字的隸定和釋讀尚未有一致意見。

⁹⁵² 「牆」字有 2 形重文籀文，分別作𨾏和𨾏，二者皆未見於上博簡文字材料。

文字還要低。不過，若將兩項統計數字分立來看似乎有欠全面，以下我們把上述兩項統計的結果彙成一表，以考察籀文與整個楚系文字的異同情況，詳見於下：

《說文》籀文與楚系文字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 ⁹⁵³ 、折、嗑、𠂔、登、𨔵、晝、皮、敗、臚、則、箕、鼓、槃、𠂔、贛、栗、人、易 ⁹⁵⁴ 、大、愆、𩇑 ⁹⁵⁵ 、紆、地 ⁹⁵⁶ 、封、城 ⁹⁵⁷ 、陸 ⁹⁵⁸ 、四、𡗗	共 29 形
不可系聯者	旁、齋、禱、崇、璿、𠂔、歸、登、是、𨔵、述、速、送、遲、商、話、訇、童、兵、戴、農、𦉳、𦉳、𦉳、融、豎、臧、殺、爽、雞、𨔵、棄、爰、敢、𡗗、劍、觴、箕 ⁹⁵⁹ 、差、乃、𡗗、鼓、盧、侖、甸、就、樹、牆 ⁹⁶⁰ 、𣎵、員、昌、昔、盟、𠂔、鼎、秋、秦、𦉳、寢、疾、𦉳、𦉳、次、顏、頌、廡、𦉳、馬、駕、麗、𦉳、煙、涉、𦉳、翼、西、臣、婁、系、強、𦉳、堵、堂、𦉳、壞、車、𦉳、癸、子、孳、	共 94 形 (包括「牆」字 2 形重文)

⁹⁵³ 「中」字見於上博簡，唯諸形皆與籀文不同。然《楚文字編》有與籀文構形接近者，可以系聯。

⁹⁵⁴ 「易」字見於上博簡，唯諸形皆與籀文不同。然《楚文字編》有與籀文構形接近者，可以系聯。

⁹⁵⁵ 「𩇑」字見於上博簡，唯諸形皆與籀文不同。然《楚文字編》有與籀文構形接近者，可以系聯。

⁹⁵⁶ 「地」字見於上博簡，唯諸形皆與籀文不同。然《楚文字編》有與籀文構形接近者，可以系聯。

⁹⁵⁷ 「城」字見於上博簡，唯諸形皆與籀文不同。然《楚文字編》有與籀文構形接近者，可以系聯。

⁹⁵⁸ 「陸」字見於上博簡，唯諸形皆與籀文不同。然《楚文字編》有與籀文構形接近者，可以系聯。

⁹⁵⁹ 「箕」有 2 形重文籀文，分別作𦉳和𦉳，前者的構形見於戰國楚系文字材料，後者未見。

⁹⁶⁰ 「牆」字有 2 形重文籀文，分別作𦉳和𦉳，二者皆未見於戰國楚系文字材料。

	申、醬、醢	
總計	系聯比例：29／123，23.58%	共 123 形

統計結果顯示，《說文》籀文中有 123 形可與楚系文字材料作比對，其中 29 形與楚系文字構形相同或相近，可以系聯，百分比為 23.58%。

在戰國文字中，楚系的文字材料較為豐富，因此以上統計得出的結果也較具說服力。從數字上看，楚系文字的可系聯字數是戰國五系中最多的（29 形），儘管如此，但該系異於籀文寫法的字形同樣冠於五系，因此換算成百分比時，籀文與楚系文字的可系聯比例並不高，不超過兩成半。這是在審視統計結果時必須注意的地方。

與戰國其餘四系的情況相若，籀文與戰國楚系文字的系聯比例同樣較春秋時要低⁹⁶¹，二者相差 17.88%，反映籀文對楚系文字的影響力也是隨時而遞降。前文曾指出，早在春秋時期，楚系文字脫離籀文的影響已較其它四系為快，而這個現象應與其地域和民族的精神面貌有關，此處不再重複。不過，相比春秋時期，戰國楚系文字與籀文漸行漸遠，還有多一重因素，就是「隸變」的出現。隸變並非秦系文字所獨有的演變方式，事實上，戰國時東方各系文字都有類似的現象發生，裘錫圭說：

在戰國時代，六國文字的俗體也有向隸書類型字體發展的趨勢。楚國的簡帛文字「體式簡略，形態扁平，接近於後世的隸書」（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証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 年 3 期 8 頁）。在齊國陶文裏可以看到把𣎵所从的「𣎵」寫作𣎵，把「棠」所从的𣎵寫作𣎵，把𣎵（卒）寫作𣎵或𣎵等現象。這種簡寫方法跟隸書改造篆文的方法極為相似。如果秦

⁹⁶¹ 本章上篇「春秋楚系器物文字與籀文異同數量統計表」的數字顯示，籀文合於春秋楚系文字的比率為 41.46%。

沒有統一中國，六國文字的俗體遲早也是會演成類似隸書的新字體的。⁹⁶²
隸變主要是透過改造俗體，變圓轉筆道爲方正筆法，以達到便於書寫的目的，
這種情況在戰國中晚期的楚文字裏已有充分體現。鄭芙都說：

戰國中晚期，楚銘字體發生了劇烈變化，已由瘦長形向方正形演化，甚至呈扁平、敝斜狀，秀麗之風急衰而顯草率，如「楚」、「金」、「其」、「鑄」等字乍看便能與前期相區分。同時，戰國中晚期之際，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文字的應用日趨廣泛，文字向「簡便易行」的方向發展，因此本期（引者按：即戰國早中期至戰國晚期）文字的簡化、異化、分化現象十分嚴重。⁹⁶³

又云：

春秋戰國之交開始，楚文字字形開始向隸書方向加速發展，大約戰國初年開始，文字筆畫就出現了隸變的現象……戰國初年，隸變現象還祇局限於文字的筆畫，而到了此段（引者按：指戰國早中期至戰國中期），成熟的隸書字形已產生，如湖北江陵雨臺山 169 號楚墓出土的隴公戈銘文「隴公戈」三字便為成熟的隸書。⁹⁶⁴

可見隸書確實存在於戰國中期以後的楚文字。我們知道，籀文是西周末期的大篆，本文第四章已論證了籀文確有「稍涉繁複」的傾向。籀文尚繁複，隸書則尚約易，二者的發展趨向顯然大相逕庭。即此而論，已知籀文不合於戰國中期後各國文字的發展趨勢，其對楚文字的影響持續衰減，也是意料中事。

（六）《說文》籀文與戰國五系文字關係總論

綜合《說文》籀文與戰國晉、齊、秦、燕、楚五系文字的統計數據，我們認為戰國時期五系文字皆或多或少受到籀文的影響，正如王世征、宋金蘭所言：
「戰國時代的秦系文字和六國文字都是西周文字籀文的後裔，只不過秦系文字

⁹⁶²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69。

⁹⁶³ 鄭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頁 247。

⁹⁶⁴ 鄭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頁 248。

中繼承的成分多，六國文字中變異的成分多而已。換言之，秦系文字和六國文字都是籀文在戰國時代的地域變體。」⁹⁶⁵不過，這裏必須特別指出，若以整個東周時期來衡量的話，從春秋到戰國，《說文》籀文在各系文字中的整體採用率是向下遞減的。以下把本章上篇及本篇的統計結果（春秋和戰國）簡化成一總表，以便觀察其中的變化：

《說文》籀文與春秋戰國五系文字系聯數據比較表						
		秦 ⁹⁶⁶	楚	晉	燕	齊
春 秋	可系聯	23／39 58.97%	17／41 41.46%	19／38 50.00%	不適用	18／33 54.55%
	不可系聯	16／39 41.03%	24／41 58.54%	19／38 50.00%	不適用	15／33 45.45%
戰 國	可系聯	11／25 44.00%	29／123 23.58%	21／78 26.92%	3／38 7.89%	14／49 28.57%
	不可系聯	14／25 56.00%	94／123 76.42%	57／77 74.03%	35／38 92.11%	35／49 71.43%

從表中的數字可見，春秋時期，《說文》籀文與東西土各系文字的系聯比例均達四成或以上（燕系除外）。爰及戰國，各系的數字均有所下降，平均跌幅為一成半至兩成，齊系的減幅更超過兩成半（25.98%）。而且，必須指出，上表的數字尚未計入秦系俗書與隸書材料的統計數據，如把這些材料計算在內，秦系文字的跌幅將更大（34.20%）。這些跡象表明，《說文》籀文在東周時期普遍行用於東西土各系文字，但春秋時各國使用籀文的比率較高，到了戰國時期，由於各地自身文化的影響，加之俗體和隸體的出現，籀文的影響力已日益減弱，與當時各地實際使用的文字漸行漸遠。

⁹⁶⁵ 王世征、宋金蘭《古文字學指要》（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7），頁 88。

⁹⁶⁶ 這裏僅列出了春秋和戰國篆書系統秦文字的統計數字。

四、《說文》籀文與秦小篆的關係

(1) 傳統的說法

小篆是與大篆相對而言的一種字體，因為它是秦代的篆書，故漢人又稱之為秦篆。傳統的觀點認為，籀文與小篆一脈相承，關係密切。許慎《說文·敘》云：

其後（引者按：指孔子書六經以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967

戰國時代由於各國政治分立，形成了文字異形的局面，於是秦統一中國後，便進行了「書同文字」的工作，以秦文字為標準統一了全國的文字。小篆，正是這時由李斯等人通過簡化籀文而制定出來的標準字體。

檢視傳統的說法，《說文·敘》明言小篆作於秦統一後的李斯之手，是在《史籀篇》所載籀文（《史籀》大篆）的基礎上加以省改而成的。如此一來，許慎的意思本十分清楚明白，似乎《說文》籀文與小篆的關係，就是後者出於前者，並沒有需要質疑的地方。

(2) 「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商榷

不過，仔細考察許慎的說法，有兩點需要注意：

1. 許慎說秦同文字的準則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又說《蒼頡》等三篇文字

⁹⁶⁷ 《說文解字·敘》，見《說文解字》，卷十五上，頁 315。

「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則「《史籀》大篆」（即籀文）應是當時秦國使用的文字。然而，徵諸古文字材料，籀文與戰國時的秦文字有相當差距，二者並不同。如此一來，若將小篆視為由籀文「省改」而成的字體是否恰當？同時，如果籀文並非戰國秦文字，那麼李斯等人又是否有必要再以《史籀篇》文字作為制定小篆的依據？

2. 《說文·敘》謂小篆乃是由《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而成的字體。但徵諸古文字材料，小篆的寫法似乎在戰國時期已經出現，該字體並非秦統一以後才形成。因此所謂李斯時「省改」籀文而成小篆的說法，似不合於出土古文字的實際情況。

以上兩點出發的角度雖然不同，但其實是互為表裏的。下文試分別就這兩個疑點細加申述。

1.1 「皆取《史籀》大篆」辨

關於第一點，我們知道，秦同文字的準則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換言之，李斯等人應是以秦之文字以易他國之文字。高亨說：

秦之統一文字，乃以本國之所有，易他國之所有。設籀文非秦之原有文字，篆文何得取而省改之？然則篆文未造之前，秦國通用籀文，明矣。⁹⁶⁸

高說有其道理，如果籀文不是秦統一前後的秦文字，何以籀文會成為制定小篆的基礎？然而，前文已辨明，籀文本非秦之文字，本文所作的系聯統計結果顯示，《說文》所錄籀文中，同於或近於戰國秦文字寫法的只有 40.00%，其餘形構皆相異。故此，若謂戰國時籀文見用於秦是符合事實的，但若說籀文是秦之文字則並不恰當。既然籀文不是當時秦國通行的文字，那麼李斯等人搬出《史籀篇》作為制定小篆的依據，是否顯得有些不切實際？同時這種做法也與許慎所說的「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相抵觸。然則，我們應如何看待《說文·敘》的

⁹⁶⁸ 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頁 42。

說法？

針對這一點，裘錫圭曾引述《漢書·藝文志》作旁證，他說：

《藝文志》說《蒼頡》等三篇「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只是把秦篆（即小篆）跟籀文在形體上的不同，作為客觀事實指了出來。從有關的古文字資料來看，籀文並不是秦國在統一中國前夕所用的文字，小篆是由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逐漸演變而成的，不是由籀文「省改」而成的。《說文·敘》的說法是不妥當的。⁹⁶⁹

《漢志》的時代略早於《說文》，但二者同為東漢時的文獻。裘氏引述《漢志》的說法，指出《蒼頡》等三篇不過是用了《史籀篇》的文字寫成，而字形有所不同而已，並無證據顯示小篆由籀文省改而成。由此可以證明，許慎的說法未必盡然。

我們認為，籀文既非秦之文字，那麼稱小篆省改自籀文的說法自然難以成立。唯《說文·敘》既明言《蒼頡》等三篇「皆取《史籀》大篆」，則當有所據，因此傳統的說法似乎亦不容輕易推翻。問題在於，面對此矛盾狀況，我們又應作何處理？綜合近代的相關研究來看，學者或採用折中的辦法，即對《說文》所言「《史籀》大篆」採廣義的理解，不把它局限於《史籀篇》的籀文，而視之為當時秦國通行之文字。南基琬（?-?）說：

據戰國時代秦文字看，李斯輩定小篆，「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語中「史籀大篆」，應不是《史籀篇》的籀文，而是當時秦國所通行使用的秦篆。⁹⁷⁰

晏士信也說：

春秋各國時代之紛擾所及，各國文字存在著異體本不難理解。秦國統一

⁹⁶⁹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64。

⁹⁷⁰ 南基琬：〈說文籀文至小篆之變所見中國文字演變規律〉，載謝雲飛編《第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2），頁 345。

後自然要拿出一套標準字體為用，而順理成章地採行當地通行文字自亦十分合理……秦地文字本屬籀文一系，那麼整理過程之中，《史籀篇》將或多或少成為參考工具，則《說文·敘》所謂：「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其中「史籀大篆」不妨理解為籀文系文字，而不要單單局限於《史籀篇》，「省改」事實上亦即整理功夫，因此許慎之說法並不能輕易推翻。

971

晏氏所說的「籀文系」文字，亦即李斯「省改」文字以前的秦系文字。它既包含了秦地所用的《史籀篇》文字，同時也包括了《史籀篇》以後的秦文字異體，換言之，「《史籀》大篆」亦即當時秦國所用之文字。前文曾指出，秦處宗周故地，文字多仍周舊，故秦系文字繼承的是西周的《史籀》大篆系統，在本文的統計中，秦系文字與籀文相同的比例也是東周各系文字中最多的。據此可以推想，戰國時候秦地所用的文字與籀文也許並沒有絕對的差異。而且，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也指出（段說詳參本文緒論「籀文的字數」部分），籀文大部分的形體其實本來就同於小篆，《說文》所出重文籀文，不過是許慎所見《史籀篇》中，少數與小篆不同的字形而已。從這個角度看，時賢把「《史籀》大篆」理解為李斯「省改」文字以前的秦系文字，似乎也無不可，同時，這種理解也不會和《說文》所言「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的「同文字」標準相抵觸。

平心而論，以「《史籀》大篆」為當時秦文字的看法固然說得通，但不能否認的是，上文的統計顯示《說文》籀文與戰國秦文字字形相近者僅四成，若謂籀文與秦統一前後的秦系文字無大差異，似乎有點自相矛盾⁹⁷²。其實，就《說文·敘》的說法來看，我們認為大可照字面的意思，把「《史籀》大篆」直接理

⁹⁷¹ 晏士信〈王國維《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申議〉，載《雲漢學刊》第8期（2001年6月），頁147。

⁹⁷² 當然，這裏也必須指出一點，即許慎撰《說文》時所看到《史籀篇》資料尚且不完整（十五篇中亡其六篇），而迄今能確認為籀文者，更只餘下《說文》所載的225個字（另有2形重文）。鑑於可據以分析的字例不多，要清楚闡明《史籀篇》與當時通用的秦文字的關係具有一定難度。同時，反過來說，現存的戰國秦文字材料尚不算多，但《說文》所錄之籀文竟也有四成與之相同，這個現象也反映二者其實未必盡異。

解《史籀篇》的文字，而無須作以上寬泛的解釋。許慎曾說《蒼頡》等三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其實所謂「皆取《史籀》大篆」是指形式和文字而言，並非指實際的字形。這裏，我們也許可以再引述一次《漢志》的說法作旁證。《漢志》但云《蒼頡》等三篇「文字多取《史籀篇》」，並無指明李斯等人直接取用篇中的字形，而緊接著的「而篆體復頗異」一句，更表明《蒼頡篇》和《史籀篇》的字形不盡相同。因此，我們傾向認為「《史籀》大篆」指的是《史籀篇》，李斯等著三《蒼》時取其體例，用其文字，但寫入篇中的實際字形應是當時秦國通用之文字。謝光輝也說：

秦代《倉頡篇》等字書雖是取《史籀篇》的形式和文字編成，但字形卻採用當時通行的秦國文字，籀文有不同於秦文者，則「頗省改」之。⁹⁷³

徐無聞（?-?）亦謂：

「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也就是用秦國現行的，較簡的小篆，改換了《史籀篇》中過時的、較繁的籀文。⁹⁷⁴

總言之，李斯等人確實搬出了《史籀篇》作為編纂《蒼頡篇》的依據，只不過所取的並非其實際字形，而是其體例與文字。至於李斯所「省改」的實質文字對象，應是當時秦國通行的文字。篇中以當時通行的，較簡的字形，改換了《史籀篇》中較繁的字形。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說文》中與正篆不同的重文籀文，多數都是「稍涉繁複」的。

2.1 「或頗省改」辨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知道李斯等著《蒼頡篇》所採用的字形並非《史籀篇》之文字，而是當時秦國通行的文字。換句話說，「或頗省改」一語所指向的對象自然也是當時秦國通行的文字了。然而，問題在於，當李斯「省改」文字之世，秦國的文字到底與小篆有多大差異？小篆又是否真的由李斯等人通過「省

⁹⁷³ 謝光輝〈秦文字形體研究〉，載《古文字與漢語史論集》，頁 262。

⁹⁷⁴ 徐無聞：〈小篆為戰國文字說〉，載《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84 年第 2 期，頁 31。

改」當時文字而制作的新字體呢？下文試就此略作分析。

要分析李斯時之秦系文字與小篆的關係，必然會觸及到小篆的時代問題。這是因為李斯定小篆之時，秦已經統一了六國，若如《說文·敘》所言，則小篆必出於秦併六國之後。然而，不少學者曾指出，早在戰國時期，小篆已經行用於秦地，並非出於秦統一後的李斯之手。裘錫圭便曾分析出土的秦文字材料，指出戰國時的器物如商鞅量中的「爲」字和秦昭王時代造的丞相觸戈的「角」旁均與小篆十分接近，而〈詛楚文〉的「五」字和「中」字也跟小篆相同。同時，「傳世的新郢虎符和近年發現的杜虎符，都是秦在統一前所鑄造的，但是銘文的字體跟統一後的文字簡直毫無區別」⁹⁷⁵。因此，他提出了以下看法：

總之，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是逐漸變為小篆的，小篆跟統一前的秦國文字之間並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綫。⁹⁷⁶

裘氏雖未明言小篆的產生時代，但其說法意味著小篆很可能在戰國時期已經形成。對此，高亨也有相同觀點，他說：

雖然，李斯等非創造篆文者也。秦之文字，由籀而篆，本是漸漸蛻變，其或省或改，在社會上已有行之者。秦《大良造鞅銅量銘》乃孝公十六年所作，其文字全同篆文，其證一也。《詛楚文刻石》乃惠王時所作，其文字亦多同篆文，其證二也。⁹⁷⁷

裘、高二氏的說法表明，就現存的古文字材料觀之，小篆的寫法在戰國時期已經出現，只是他們尚未明確指出小篆出於戰國的事實。不過，1984 年徐無聞發表了〈小篆為戰國文字說〉一文，正式提出了小篆為戰國文字的說法。文中他曾統計戰國時期秦國的文字材料的字形寫法，包括商鞅方升、杜虎符、詛楚文、羽陽宮瓦當三種（羽陽臨渭、羽陽萬歲、羽陽千歲）、高奴權、新郢虎符，結果證明這六種器物銘文的字形與小篆基本相同，於是他總結說：

⁹⁷⁵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 65。

⁹⁷⁶ 同上。

⁹⁷⁷ 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頁 46。

以上六種器物的銘文已很足以證明小篆是戰國時期秦國正式通行的字體，結構的規範化，筆型的綫條化，都與秦漢以下傳世的小篆相同。這幾種銘文中儘管還有很少數形體較古而不盡同於《說文》收錄的小篆，但也無礙它成為代表一個歷史階段的字體。⁹⁷⁸

按徐說甚是。徵諸古文字材料，小篆確實在戰國時期已經形成，並且普遍通行於秦國。謝光輝也說：「戰國秦文字已具備了小篆的基本特徵，而與大篆文字有明顯的區別，應該列入小篆的範圍」⁹⁷⁹。由此看來，《說文·敘》所謂小篆出於李斯「省改」的說法，在時間上似乎與出古文字材料所反映的事實有相違之處，然則，其說是否應該被推翻？

我們認為，要考察《說文·敘》的看法是否恰當，關鍵在於如何詮釋「或頗省改」一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曾於「或頗省改」下注云：

或之云者，不盡省改也，不改者多。則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省改者也。⁹⁸⁰

按段氏之意，所謂「或頗省改」，並非指全部文字都有所省改，相反，不改的部分要多於改的部分，李斯等人只是對《史籀篇》文字中不合於當時秦篆寫法的部分加以省改而已。

秦系文字承襲的是《史籀》大篆系統，因此即使到了戰國，二者的寫法亦未必盡異。儘管我們至今仍難以確定《史籀篇》有多少字，但不難推想，《說文》中的小篆與籀文同形者當不在少數，王國維也說：「小篆因古籀而不變者多」⁹⁸¹，其說甚是。換言之，李斯等人大多是採當時通行的小篆直接寫入三《倉》，並無

⁹⁷⁸ 徐無聞：〈小篆為戰國文字說〉，載《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2期，頁28。

⁹⁷⁹ 謝光輝：《秦文字形體研究》，載《古文字與漢語史論集》，頁262。

⁹⁸⁰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版），頁758。段說亦見本文緒論的部分。

⁹⁸¹ 王國維：〈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頁305。

任何結構上的改作，而這些字形，因為與《史籀篇》文字寫法相同，因此許慎在《說文》中未有別出籀文。至於需要「省改」的小部分字形（這些字形即《說文》中所見之籀文），其所謂「省改」其實也只是相對於《史籀》大篆的寫法而言。因為這些字形在《史籀篇》的大篆寫法，與當時秦通行的篆體已經不一樣⁹⁸²，因此李斯等人但採當時較簡便通行的一式寫入三《倉》，而反過來說，相對於籀文而言，這舉措亦即等於以通行的小篆「省改」了原有的《史籀篇》的大篆。這也是為甚麼《漢志》未有如《說文·敘》般言「省改」，只說「篆體復頗異」的緣故。總的來說，所謂李斯等「省改」文字的說法，其實應理解為「整理」文字，因為他們僅僅是做了些規範和整理的工夫而已。事實上，秦文字由一開始承襲籀文系統，直到發展成小篆為止，由繁趨簡的大勢已漸漸形成。早在李斯以前，秦系文字已經逐步進行趨簡的省改工作，爰及李斯之世，當時文字已發展出一些與籀文的寫法不同的，較簡省的異體，亦即小篆。許曼（?—?）說：

「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這句話是說《倉頡》、《爰歷》、《博學》三種字書的文字體例是取自西周流傳下來的《史籀篇》，李斯等人對其中一些字進行省改加工而做成字書，字書中的標準字體就是小篆。只是這種省改工作並不始於李斯等人，當然更不是由他們獨立完成的，可以說絕大部分前人已經省改過的，李斯等人不過取其簡易易其繁雜罷了。⁹⁸³

⁹⁸² 當然，本文的統計顯示《說文》籀文與戰國秦系文字材料有 23.85% 字形相合，反映《說文》所存籀文與秦通行的文字並非完全不同。這點可以以當時的異體現象來解釋。例如「中」字戰國作 （六年漢中守戈）、 （咸陽銅構件二）、 （詛楚文）等，同小篆；又有作 （十鐘）者，近於籀文；「迹」字睡虎地秦簡又有作 和 等，同籀文，戰國詛楚文作 ，同小篆；「則」字戰國作 （雲夢·為吏 38）和 （始皇詔橢量二）等，同小篆，又有作 （始皇詔權三） （詛楚文）等，同籀文。這些例子反映戰國時小篆雖然已經出現，但部分籀文寫法仍然存在，故李斯「省改」文字以前，籀篆並行的情況當亦有之，李斯但取一式以入三《倉》。若李斯所取一式同於籀文，則《史籀篇》字形與《蒼頡篇》字形相同，這些字在許慎作《說文》時，自然無須別出重文，只列入小篆正字之中；但若李斯所取一式與籀文不同，則這些字成為了《蒼頡篇》與《史籀篇》字形相異的部分（這部分也包括當時一些籀文寫法已經不傳，而只有小篆寫法的字）。許慎編纂《說文》時，順理成章的便把《蒼頡篇》字形列為正篆，《史籀篇》字形列為重文籀文。

⁹⁸³ 許曼：〈試論小篆產生的基礎〉，載《現代語文》，2006 年第 5 期，頁 125。

其實，從西周《史籀篇》傳入秦國開始，「籀文在三百年的過程中逐漸地簡化和替換，到了商鞅執政的時代，已變成普遍通行的小篆了」⁹⁸⁴。因此，李斯所作的省改，應該只是就當時所見的異體，作一些規範整理，取其一式以寫入三《倉》而已⁹⁸⁵，並沒有創造新體。高亨說：

……李斯等之於篆文，蓋取當時通行之文字而稍加整齊與改正，撰為字書，以備教學童之用耳。故李斯等乃作《倉頡》三篇者，非作篆文者也。

986

左松超（?-?）也說：

秦代的統一文字，只是在當時發展已經相當完備的秦篆基礎上，統一六國的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頂多在統一的當時，先對秦篆還有些不太完善的部分加以整理。……小篆是在籀文大篆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而成，它不是李斯或其他任何人所創作的。⁹⁸⁷

徐無聞亦謂：

所謂「或頗省改」，並不是李斯少數幾個人新創一套字體，只要聯合上文「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來理解，是不會誤會成李斯等人創小篆的。段玉裁注云：「以秦同天下之文。秦文，即下文小篆也」。是正確的。因此，許君的《說文·敘》，並沒有為目前還普遍流行的小篆為秦統一時所創的說法，提供任何的依据。⁹⁸⁸

⁹⁸⁴ 徐無聞：〈小篆為戰國文字說〉，載《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2期，頁30。

⁹⁸⁵ 裘錫圭也認為李斯等所作者乃統一之工作，他們當是取當時固有的，已省改的體式寫入三《倉》。裘氏說：「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是處於變化之中的，異體的存在當然不可避免。秦始皇要用秦國文字統一全中國的文字，首先需要對秦國文字本身作一番整理，拿出一種標準字體來。李斯等人撰《蒼頡》等篇，應該就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他們做的是整理、統一的工作，不是創新的工作。錢玄同在為卓定謀《章草考》所作的序裏說：『許叔重（許慎字叔重）謂李斯諸人取大篆省改為小篆，實則戰國時秦文已如此，可見李斯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體來統一推行，並非（創）自他們也。』這是很正確的」（《文字學概要》，頁65）。

⁹⁸⁶ 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頁46。

⁹⁸⁷ 左松超〈《史籀篇》的作者與時代及其與秦篆的關係〉，見「第二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按：原文未見，此處轉引自南基琬：〈說文籀文至小篆之變所見中國文字演變規律〉，載謝雲飛編《第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2），頁358。

⁹⁸⁸ 徐無聞：〈小篆為戰國文字說〉，載《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2期，頁31。

按上引三說是也。小篆並非秦統一後由李斯等人通過省改籀文而成的，它是自秦系文字繼承了《史籀》大篆系統後，自身由繁趨簡，逐漸演變而來的結果。

（3）《說文》籀文與小篆的關係

討論至此，我們大概可以為籀文與小篆的關係作一描述。秦小篆形成於戰國時期，是當時的秦系文字，它並不是李斯通過簡化籀文而制定的新字體，因此籀文並非小篆直接生成的基礎。但從廣義的角度看，籀文和小篆也有一定的關係，這是因為秦系文字繼承了西周的《史籀》大篆系統，儘管歷數百年後，秦系文字自身也出現了不少新的異體，但是很多籀文的寫法依然保留著（這裏指的是與小篆同形的籀文，這些籀文應已包含在後來的《說文》小篆中），故此，李斯採入三《倉》的字形，理應仍有相當一部分的寫法同於籀文，換句話說，產生自西周的籀文也可算是小篆的遠祖。

不過，以上所謂「籀文」是指廣義的《史籀篇》文字而言。至於《說文》所錄之籀文則與上述情況有所不同。《說文》的重文籀文乃是許慎所見的，與小篆寫法不同的《史籀篇》原字，可說是李斯等「省改」文字時，以當時小篆所替換的較繁或過時的籀文。由於李斯輩定小篆時，所採之字形為當時秦國通行之文字，而非《史籀篇》中的籀文，因此這些重文籀文，自然也非李斯等人定小篆時的字形依據。南基琬說：

說文所存籀文皆是異於小篆的《史籀篇》文字面貌，即是許慎所看到《史籀篇》籀文中，異於小篆的部分。換句話說，說文所存籀文不是李斯輩定小篆的直接根據。⁹⁸⁹

由此看來，單就《說文》籀文而言，應是李斯等人「省改」文字時所淘汰的字體，其與小篆並非同時代的產物，二者當不存在傳承關係。

⁹⁸⁹ 南基琬：〈說文籀文至小篆之變所見中國文字演變規律〉，載謝雲飛編《第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2），頁 345。

五、小結

本篇分析了附錄一的統計數據，嘗試探討《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針對王國維對籀文時代的看法，本篇在前文的論述基礎上，又提出了證據加以反駁。文中分析了《說文》籀文中同於戰國文字的字例，結果證明它們大部分都沒有西周金文材料可資比對，當中有說服力的例子並不多，在數量上未足以推翻傳統「籀文出於西周」的舊說。

就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之說，本篇統計了《說文》籀文在戰國時期的流傳和分佈情況，結果證明籀文同時見於東西土五系，而楚系的系聯數量更高於秦系。換言之，王國維「所謂秦文，即籀文也」和「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代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等觀點並不符合出土文字材料所反映的實況，其說有修正的必要。

站在籀文廣佈於戰國五系的論述基礎上，本文又進一步為《說文》籀文與各系文字作了獨立的系聯統計。統計結果發現，五系之中，秦系篆書與籀文相合的比率最高，齊、晉二系次之，楚系又次之，燕系最低。與本章上篇春秋文字的系聯數據相比，《說文》籀文與戰國五系的系聯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燕系不適用）。下降幅度最明顯的是齊系文字（25.98%），而秦、楚、晉三系的數字平均也有一成半的跌幅。這個結果反映籀文對春秋以至戰國各系的文字均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影響力也日漸減弱。

籀文的在戰國時期的影響力不及春秋時期，大致有兩個原因：

- （一） 由於各地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文字不再受傳統寫法所束縛；
- （二） 戰國中後期開始，各地文字向「簡便易行」的方向發展，造成俗體和隸體的出現，「稍涉繁複」的籀文與當時各地實際使用的文字漸行漸遠。

總言之，從春秋到戰國時期，籀文對各系文字（無論東西土）的影響，隨時間往後推移而愈見下降，而這個現象，其實也符合文字演變的規律。

最後，有關籀文與小篆的關係，本篇就《說文·敍》的說法作了檢討。《說文·敍》謂《蒼頡》等三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其中「《史籀》大篆」當理解為《史籀篇》的籀文，「或頗省改」應聯合上文「罷其不與合者」一句來分析，表示李斯等人曾以當時秦國通行的文字（戰國時秦已用小篆）改換了少部分《史籀篇》中較繁或過時的字形，所謂「省改」亦即「整理」工夫，李斯等人不過就當時通行文字，取其一式以入三《倉》，並沒有結構上的改作。因為秦系文字繼承了《史籀》大篆系統，故《史籀篇》文字與李斯時通行的秦文字應該是同多而異少的。其中「同」的部分，已包括在《說文》的小篆之中；小部分「異」的字形，也就是今本《說文》所見的重文籀文，亦即許慎所見《蒼頡篇》與《史籀篇》中不同的字形，因此許君才會於《說文》正文之外別出重文以資識別。換言之，《說文》小篆中有不少字形是西周流傳下來的籀文原形，故籀文可算是小篆的遠祖，但就《說文》所見之籀文言之，只是李斯等人定小篆時被替換的《史籀篇》文字原形，故《說文》所存籀文並非李斯定小篆的直接依據，二者沒有直接的傳承關係。

第六章：結論

《說文》籀文出自《史籀篇》。據班固《漢志》和許慎《說文·敘》的說法，《史籀篇》乃西周宣王時的太史籀所作。這個說法歷代相沿已久，皆無異論。逮有清一代，文字訓詁之學大盛，各家研究並起，唯學者對籀文時代的看法，始終恪守班、許的觀點，未敢越出舊說的雷池。及王國維撰〈史籀篇敘錄〉、〈史籀篇疏證序〉及〈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三文，始提出新說，以《史籀篇》為春秋戰國之間秦人所作，籀文為戰國秦地專用文字。王氏此說，引起了古文字學界極大的迴響，學者或重新檢視班、許舊說，或試圖證成王說，相關研究蜂出，正式揭開了近代籀文時地研究的序幕。

針對籀文時地的問題，已有學者作過深入研究，唯對籀文與商周各期古文字的關係，仍未有全面的分析。本文以時代為經，通過字形的系聯統計和分析，對《說文》籀文與殷商、西周、春秋、戰國的關係分別作了詳細探討。以下簡略為本文的研究結果作一總結。

有關《說文》籀文與殷商文字的關係，因這範疇未有觸及班、許舊說和王國維新說的內容，故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本文針對這個範疇，為《說文》籀文和殷商文字（甲骨文、金文）字形作了系聯統計，結果證明二字確有部分字形結構相同，顯示它們同屬一個文字系統。儘管如此，籀文與殷商時代的文字並非同時代的產物。這是因為二者在書寫風格和字形發展程度上均有相當距離。透過典型字例的分析，本文確定籀文這種字體必出於商代以後。它理應和周代的金文一樣，是繼承商代的甲骨文發展而來的。換言之，籀文雖未必直接脫胎自商代文字，但從廣義的角度看，我們仍可以把殷商文字視為籀文的源頭。

《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的關係，是近代籀文研究中的焦點。本文比照了《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的字形，並對統計數據作了分析，同時又考釋了相關的字例和偏旁寫法，結果發現籀文與西周晚期金文十分接近，二者應為同時代的文字。換言之，王國維認為《史籀篇》作於「春秋戰國之間」，以及把籀文視為戰國文字的看法，都是不恰當的。此外，通過對籀文字體特點的分析，本文認為籀文應是西周後期金文中的一種異體。西周宣王時，可能曾任命太史籀進行過一次文字規範工作，太史籀應該是從當時的文字取材，並對某些字體稍加整齊化後，再將之寫進《史籀篇》的。《史籀篇》中的籀文，就是當時被選為「正體」的一種文字異體。

論及《說文》籀文與東周文字的關係，必會觸及到王國維對籀文時代和流傳地域的看法。前賢的做法，一般是將周代文字分為兩期，即西周和東周文字，再將之與籀文分別作比較分析。然而，東周本身其實還可分為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同時這兩個時期的文字系統也有其獨特性，因此本文把東周文字分為春秋和戰國兩部分，並分別為二者作了獨立分析，試圖考察籀文由春秋到戰國的發展脈絡。

就《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的關係，本文統計和系聯了籀文與春秋文字字形，發現春秋文字的可系聯數量不及西周金文，顯示籀文在春秋時代的影響力較西周時略有下降。此外，在籀文流傳範圍方面，統計數據顯示，籀文不僅見於春秋時期的西土地區，而且廣泛見於東土三系文字之中。換句話說，王國維主張的《史籀篇》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和《史籀篇》「不傳於東方諸國」的觀點，至少在春秋層面上難以成立。與此同時，章太炎和高亨等人提出的「《史籀篇》未及行於東方」之說可能也有修正的必要。

另一方面，本文又對晉、齊、秦、楚四個系別的文字材料作了重點分析。

結果發現秦系文字中合於籀文形體的比例最高，齊系次之，晉系又次於齊系，楚系最低。春秋四系文字同時保留了籀文寫法，某程度上是由於它們皆源於西周金文。但與此同時，晉系文字所以保留了籀文寫法，也跟橫向的地理因素有關。至於齊、秦二系文字同於籀文，則是因為二者同時大幅度繼承了宗周文化，可說是歷時的縱向影響所致。楚系文字的情況則不同，楚系文字最初跟西周寫法和作風無大異，後來因為發展了具自身特色的文化，漸漸更新了舊體，以致籀文對它的影響日益減弱。這是地域和文化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

針對《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本文重新檢視了王國維對籀文時代和流傳地域的看法。就籀文時代的問題，本文又分析了《說文》籀文中同於戰國文字的字例，結果發現當中可以證明籀文為晚出的例子並不多，在數量上未足以推翻傳統「籀文出於西周」的舊說。

就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之說，本文統計了《說文》籀文在戰國時期的流傳和分佈情況，結果證明籀文同時見於東西土五系，而楚系的系聯數量更高於秦系。換言之，王國維「所謂秦文，即籀文也」和「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代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等觀點並不成立，其說有修正的必要。

就《說文》籀文與戰國各系文字的關係，本文又作了獨立的統計分析。統計結果發現，五系之中，秦系篆書與籀文相合的比率最高，齊、晉二系次之，楚系又次之，燕系最低。與春秋文字的系聯數據相比，《說文》籀文與戰國各系的系聯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這個結果反映籀文對春秋以至戰國各系的文字均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影響力也日漸減弱。

總的來說，籀文自西周宣王時《史籀篇》成書開始，一直發展到春秋以至戰國，其對各系文字的影響力基本上是隨時間推移而遞降的。但在流傳地域方

面，由於東周各系文字均源於西周金文，籀文作為西周金文中的一體，自然對東西土各系文字均有影響。若以圖表形式總結籀文與商周古文字的關係，大致上應如下表：

最後，有關籀文與小篆的關係，本文就《說文·敘》的說法作了檢討。《說文·敘》謂《蒼頡》等三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其中「《史籀》大篆」應理解為《史籀篇》的籀文，「或頗省改」應聯合上文「罷其不與合者」一句來分析，表示李斯等人曾以當時秦國通行的文字改換了少部分《史籀篇》中較繁或過時的字形，所謂「省改」即「整理」，李斯等人不過就當時通行文字，取其一式以入三《倉》，並沒有改變文字的結構。因為秦系文字繼承了《史籀》大篆系統，故《史籀篇》文字與李斯時通行的秦文字應該是同多而異少的。換言之，《說文》小篆中有不少字形是西周流傳下來的籀文原形，因此籀文可算是小篆的遠祖。但若僅就《說文》所見之籀文言之，該部分字形只是李斯等人定小篆時被替換的《史籀篇》文字原形，故《說文》所存籀文並非李斯定小篆的直接依據，二者沒有直接的傳承關係。

附錄一：《說文》籀文與商周各期古文字系聯統計表

本統計表採集的古文字字形主要根據下列著作：

甲骨文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徐文鏡《古籀彙編》、徐中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高明《古文字類編》等著作所載資料。

商代、西周及春秋金文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古籍研究中心開發之「漢達文庫」所收字形，並參考容庚《金文編》、徐文鏡《古籀彙編》、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高明《古文字類編》及徐中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所載金文字形。「漢達文庫」所收字形，主要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殷周金文集成》¹。表中於銅器名稱前所注號碼，為「漢達文庫」之器號，同時亦為《殷周金文集成》的原器圖片號碼。如遇有文庫圖片不清晰者，本表均以《金文編》的摹本代替，表中不另注明。

此外，由於《集成》所收錄金文字形止於 1988 年，而嗣後尚有千餘件同類器物出土，因此本表除了以《集成》字形為主要依據外，同時亦參考了劉雨、盧岩所著《近出殷周金文集錄》²（下稱《集錄》）中所載之金文字形。該書收錄了自《集成》出版以來至 1999 年的新出銅器文字。遇有《集成》未收，而見於《集錄》的籀文字形者，本表一律予以補入。同時，出自《集錄》的字形，本表均於該器物編號前加上*號，以示區別。

戰國文字字形根據湯餘惠《戰國文字編》、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李守奎《楚文字編》、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郭店楚簡文字編》、《包山楚簡文字編》、《中山王璽器文字編》、張光裕，黃錫全，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等書所載戰國簡帛、陶器、兵器及彝器等文字資料。

《說文》篆文及籀文的字形根據「大徐本」³所載字形資料。

關於統計的內容，有幾點需要說明：

1. 本表對字形的系聯準則是：字形結構（即偏旁及各部件等）相同或大體相同，不考慮書寫風格的差異。

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殷周金文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84- ）。

² 劉雨、盧岩著《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

³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

2. 本表依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⁴和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⁵把春秋和戰國文字材料按地域分爲秦、楚、晉、齊、燕五類，以「系」區分。各文字材料的系別依據主要參考湯餘惠《戰國文字編》及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遇有分歧者則折中取一家之說。

3. 關於器物的斷代，本表主要依據「漢達文庫」的斷代分期，同時參考高明《古文字類編》的時代分類。表中所標的時代，依次爲商代、西周早期、中期、晚期、春秋早期、中期、晚期以及戰國。商代的甲骨材料，由於分期觀點不一，本表並未對其加以細分；戰國文字材料則由於來源龐雜，斷代不易，而且戰國時期由周元王登基起計，直至秦滅六國（公元前 221 年）爲限，整個戰國時期也只有 254 年，相對於西周和春秋時期，戰國的時間跨度較短，細分爲早、中、晚期對分析籀文與戰國文字的關係幫助不大。因此本表亦未有爲戰國文字材料分期。

4. 石鼓文向來被認爲是籀文的代表作品⁶，故其所屬時代對本系聯統計的結果亦有一定影響。然而，歷來學者對石鼓的時代爭論不休。何琳儀曾指出，石鼓的年代，迄今主要有三說：西周說、春秋說和戰國說⁷。不過，經馬衡、羅振玉、馬敘倫、郭沫若等人反復研究，石鼓爲秦刻石已成定論⁸。但到底屬春秋還是戰國時之秦刻石，卻仍有爭議。郭沫若認爲是秦襄公八年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 770 年）之物，如此則石鼓乃作於春秋時。李學勤亦認爲石鼓爲春秋時之作品，但把時代稍爲推遲至春秋中晚期。高明《古文字類編》也把石鼓文斷爲春秋時期。唐蘭卻主張石鼓爲秦靈公三年即周威烈王四年（公元前 422 年）之物，何琳儀、陳煒湛、唐鈺明等學者皆從其說⁹，果如唐說，則石鼓文屬戰國文

⁴ 李氏把戰國文字分爲「齊國題銘」、「燕國題銘」、「三晉題銘」、「兩周題銘」、「楚國題銘」、「秦國題銘」等，當中除「兩周題銘」外，其餘五類都是按地域分類的。詳參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香港：神州圖書公司，1974）。

⁵ 何氏據李學勤的五分法，但不以國家分，而以地區分類，即以「系」區分。有關其劃分方法，詳參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頁 85-201。

⁶ 如林尹說：「籀文的代表作品，要算石鼓文了。」（《文字學概說》〔台北：正中書局，1994〕，頁 213。）王世征、宋金蘭也說：「秦刻石石鼓文上的文字與籀文尤爲相似，以至有相當多的人都把石鼓文作爲籀文的代表。」（《古文字學指要》〔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7〕，頁 88。）

從字形上看，籀文與石鼓文確有相同之處，如「囿」作 ，石鼓文作 ；「對」籀文作 ，石鼓文作 ；「辭」籀文作 ，石鼓文作 ；「員」籀文作 ，石鼓文作 ，「則」籀文作 ，石鼓文作 等，皆二者相同之例。

⁷ 詳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頁 185。

⁸ 馬衡：《石鼓爲秦刻石考》（台北：出版者不詳，1974）。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馬敘倫：《石鼓文疏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收錄於《中國西北文獻書》第 7 輯，第 1 卷（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

⁹ 何琳儀說：「根據石鼓文的文字結構和書寫風格，我們傾向鄭樵和唐蘭的戰國說。」（見《戰國文字通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頁 185。）陳煒湛、唐鈺明亦謂：「就石鼓的文字本身來看，把它分別與西周末、春秋初的秦國文字以及小篆作比較，可以看到它的書體風格更

字。裘錫圭則只籠統地把石鼓文視為春秋戰國間的秦國文字¹⁰。筆者認為，就石鼓文的文字結構及字體風格言之，其時代似略晚於秦景公石磬（秦公一號墓磬），但應不至晚到戰國時期，故本文把石鼓文定為春秋晚期之秦系文字。¹¹

5. 由於本表的重點是能系聯的比例，因此採集之古文字字形只限於完整字形，並沒有採用離析偏旁的方法。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說文》籀文中確有少部分字形，雖未見於完整的古文字字形，但卻與古文字的偏旁寫法相近，如「邕」，籀文作 ，金文「雝」字作 （雍伯原鼎）¹²，其所从「邕」旁的寫法與籀文接近；「次」，籀文作 ，亦與 （詛楚文）字偏旁構件 構形相近。再如「繻」，籀文从絲，作 ，金文「適」字作 （麥生盨），籀文如除去絲旁的話，則與除去辵旁之「適」字構形略同。此外，蔡侯紐鐘有「𨇗」字，作 等，右所从「差」旁與《說文》籀文「𨇗」形正同；而「寵」字 鐘作 （「𥇑」籀文作 ）；「鐘」字秦公罇作 （「童」籀文作 ）；「𩺰」字秦公一號墓磬作 （「𩺰」籀文作 ），亦同類。不過，由於這些例子並非完整字形，性質與表中所收的其它字例有別，再加上這類例子並不算多，為統一起見，本表並未將這些字納入統計範圍。

6. 為方便統計，本表中凡標為西周中晚期及春秋中晚期的文字材料，均列入與中期一起計算。

7. 表中只列出可與籀文系聯的古文字字形，對古文字材料中可與籀文比對，但形體不同的字形，本表並未分項列明。同時，遇有同時期而可系聯字形不只一例時，如各例的構形相同，本表只取一例表示，如構形不同，則分欄列出。

8. 關於統計的數字，必須指出的是，現存的殷商、西周、春秋、戰國各期的古文字材料，數量不一，本表只能根據現有的材料與籀文分別作系聯統計。

接近小篆，只是比小篆略為繁複而形近籀文罷了，可見它應為小篆之前身。唐蘭把它判斷為戰國之物，應是比較接近實際的。（《古文字學綱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第1版〕，頁143-144。）

¹⁰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第1版），頁59。

¹¹ 陳昭容曾就唐蘭的戰國說作評論，並把石鼓文與秦武公鐘、秦景公石磬、秦公簋、詛楚文等文字列表比較，認為石鼓的時代應在春秋晚期，而不宜晚至戰國中期。本文傾向陳說。有關陳說的內容，詳參《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193-212。

¹² 容庚：《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57。

9. 關於字形的考釋和隸定，本表按材料性質的不同，分別依據以下幾種著作：

甲骨文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徐文鏡《古籀彙編》等。

金文字形依據「漢達文庫」和容庚《金文編》，同時參考高明《古文字類編》、徐中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等著作。

戰國文字主要依據湯餘惠《戰國文字編》和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兩種著作。

統計結果顯示，《說文》中共有 97 形籀文可與古文字材料相對照。

時代	能與古文字材料系聯的籀文數量 （百分比計算至小數點後兩位）		
商代	32 形，32.99%		
西周早期	22 形，22.68%	西周 全期	57 形，58.76%
西周中期	32 形，32.99%		
西周晚期	44 形，45.36%		
春秋早期	15 形，15.46%	春秋 全期	45 形，46.39%
春秋中期	6 形，6.19%		
春秋晚期	37 形，38.14%		
戰國	57 形，58.76%		

說文				古文字材料				
卷	部首	篆文	籀文	形體	器物	系別	時代	隸定字
一(上)	示	禴	𣎵		10175 史牆盤		西周中期	禴
				2782 哀成弔鼎	晉	戰國	
一(上)	丨	中	𠂔		甲骨文甲 398		商代	中
				9898.1 吳方彝蓋		西周早期
				4252.2 大師盧殷		西周中期
				2814 無夷鼎		西周晚期
				石鼓文・吳人	秦	春秋晚期
				203.1 沈兒罇	楚	春秋晚期
				侯馬 299	晉	春秋晚期
				285.2b 叔尸鐘	齊	春秋晚期
				咸陽印中壹	秦	戰國
				包山 138	楚	戰國
				子禾子釜	齊	戰國	
一(下)	艸	𦰩	𦰪		*39 晉侯蘇編鐘		西周晚期	折
				*67 王孫誥編鐘	楚	春秋晚期
				9730 洹子孟姜壺	齊	春秋
				上博二・從甲 2・14	楚	戰國

				璽彙 4299	晉	戰國	
二(上)	口				5251.2 噬卣		西周早期	噬
				2838.s1 習鼎		西周中期
				4130 敖弔毀蓋		西周晚期
				侯馬盟書	晉	春秋晚期
				郭店·太一 9	楚	戰國	
二(上)	𠂔				10176 散氏盤		西周晚期

10133 薛戾盤		西周晚期
				10263 薛戾匜	齊	春秋
				包山 176	楚	戰國
				璽彙 5294	齊	戰國	
二(上)	𡳿				師友 2·73		商代	登
				4055 登公毀蓋		西周晚期
				285.4b 叔尸鐘	齊	春秋晚期
				侯馬 347	晉	春秋晚期
				10121 登白吉射盤	楚	春秋
				194.b 者濫鐘	楚	春秋
				包山 175	楚	戰國
				十四年陳侯午敦	齊	戰國	

二(下)	是	是	是		溫縣七	晉	春秋晚期	是
二(下)	是	蹕	悻		曾侯乙 73	楚	戰國	蹕
二(下)	辵	𨔵	𨔵		4313.1 師袁𨔵		西周晚期	迹
				詛楚文	秦	戰國	
二(下)	辵	速	速		秦陶 399 俑	秦	戰國	速
二(下)	辵	遲	遲		4103 仲𨔵父𨔵		西周中期	遲
				4282.1 元年師 旅𨔵		西周晚期	
三(上)	商	商	商		9491 𨔵商壺		商代	商
				4111 魯士商 𨔵𨔵		西周晚期
				268.1 秦公罇	秦	春秋早期
				秦公一號墓磬	秦	春秋晚期
				10187 魯士商 𨔵𨔵		春秋	
三(上)	言	諄	諄		甲骨文乙 781		商代	諄
				3872 旅仲𨔵		西周晚期
				侯馬 353	晉	春秋晚期	
三(上)	辛	童	童		毛公鼎		西周晚期	童
三(上)	収	𠂔	𠂔		9733.2b 庚壺	齊	春秋晚期	兵
				275.1b 叔尸鐘	齊	春秋晚期

				12108 新鄭虎符	秦	戰國
				雲夢・秦律 102	秦	戰國	
三(上)	農				3575.1 農毀		西周	農
				189.1 沔其鐘		西周晚期	
三(下)	晝				4317 𠂔毀		西周晚期	晝
				上博四・曹 10・29	楚	戰國	
三(下)	殺				侯馬盟書	晉	春秋晚期	殺
				雲夢・答問 66	秦	戰國
				雲夢・秦律 84	秦	戰國	
三(下)	皮				2831 九年衛鼎		西周中期	皮
				4127 鑄弔皮父 毀		春秋早期
				石鼓文・汧毆	秦	春秋晚期
				193.b 者濫鐘	楚	春秋
				上博四・柬 10・19	楚	戰國
				11693 卅三年鄭 令劍	晉	戰國	
三(下)	支				4216 五年師 旅毀		西周晚期	敗
				428 冉鉦鉞	楚	戰國	

¹³ 大徐本《說文》失收「殺」字籀文，今據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卷 6（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164）及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 1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第 2 版〕，頁 2098）補。

				郭店·老丙 11	楚	戰國
				包山 115	楚	戰國
				12110 噩君啓車節	楚	戰國	
四(上)	隹				甲骨文明藏 787		商代	雞
四(上)	隹				甲骨文乙 1052		商代	雛
四(上)	隹				甲骨文師友 1·80		商代	雇
四(下)	𦍋				10176 散氏盤		西周晚期	棄
				雲夢·答問 167	秦	戰國
				秦印	秦	戰國	
四(下)	爰				10173 虢季子白盤		西周晚期	爰
				雲夢·封診 84	秦	戰國	
四(下)	爰				12108 新鄭虎符	秦	戰國	敢
				杜虎符	秦	戰國
				秦簡 10·4	秦	戰國
				中山守丘石刻	晉	戰國	
四(下)	肉				2831 九年衛鼎		西周中期	臚／膚

¹⁴ 《說文》於「爰」下云：「籀文以爲車轅字。」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於「或頗省改」下注云：「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省改者也。」（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版〕，頁758）可知《說文》體例是，凡古、籀、篆文相同的字出小篆，與小篆不同的字才出古籀。由此可知 亦兼籀文。

				雲夢・秦律 13	秦	戰國
				上博二・容 1・1	楚	戰國
				古幣 219	晉	戰國	
四(下)	刀	則	則		5995.b 師觶尊		西周早期	則
				10175 史牆盤		西周中期
				2818 叔攸比鼎		西周晚期
				4469.b 鹽盥		西周晚期
				10122 黃子盤	楚	春秋早期
				4528.2 曾子 簠	齊	春秋晚期
				石鼓吾水	秦	春秋晚期
				*103 編縛	楚	春秋晚期
				侯馬 319	晉	春秋晚期
				9730 洹子孟姜 壺	齊	春秋
				詛楚文	秦	戰國
				287.5 曾侯乙鐘	楚	戰國
				中山王 壺	晉	戰國	
四(下)	刀	劍	劍		雲夢・日乙 38	秦	戰國	劍
四(下)	角	觶	觶		9572 仲多壺		西周晚期	觶
				3945 觶姬 蓋		西周晚期	

五(上)	箕				2723.b 師觶鼎		西周早期	箕／其
				3772.1 己戾觥		西周中期
				644 白上父鬲		西周中晚期
				666 戲白鬲		西周晚期
				3915 周生毀		西周
				713 昶仲鬲		春秋早期
				265 秦公鐘	秦	春秋早期
				268.2 秦公罇	秦	春秋早期
				595 衛夫人鬲	晉	春秋早期
				3987 魯大宰遽父毀	齊	春秋早期
				2573.2 鄧公禿鼎	楚	春秋中期
				2551.1 襄鼎	楚	春秋中晚期
				53.2 楚王頌鐘	楚	春秋晚期
				285.7b 叔尸鐘	齊	春秋晚期
				石鼓文・吳人	秦	春秋晚期
				195.b 者濫鐘	楚	春秋
				詛楚文	秦	戰國
				郭店・緇衣 35	楚	戰國
				2782 哀成弔鼎	晉	戰國

			甲骨文京都 934A		商代	
五(上)	鼓				203.1 沈兒罇	楚	春秋晚期	鼓
				*100 戰國編罇	楚	春秋晚期
				277.2b 叔尸鐘	齊	春秋晚期
				越王者旨於賜 鐘	楚	戰國	
五(下)	食				4195.1 滿毀		西周中期	飠
五(下)	𠂔				中山王 𠂔方鼎	晉	戰國	𠂔
五(下)	缶		¹⁵		吉大 145	秦	戰國	匋
五(下)	牆				甲骨文粹 1161		商代	牆
				10175 史牆盤		西周中期
				4314 師袁毀		西周晚期	
六(上)	木				甲骨文徵 10・39		商代	樹
				10056 對仲乍盤		西周中期
				4124 對仲毀蓋		西周晚期
				石鼓文・作原	秦	春秋晚期
				雲夢・日乙 1023	秦	戰國
				陶槩 6・80	晉	戰國	

¹⁵ 《說文》於「匋」字下云：「案《史篇》讀與缶同。」按《史篇》當即《史籀篇》，王國維〈史籀篇疏證〉云：「據許君案語，是《史篇》有匋字，匋下不云籀文者，與篆文同字也。」（見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1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第2版〕，頁2101）是匋字兼籀篆。

六(上)	木				10127 殷 ^般 盤		西周中期	槃
				10173 虢季子白盤		西周晚期
				203.2 沈兒鐘	楚	春秋晚期
				10156 曾子白盂盤	楚	春秋
				10099 徐王義楚盤	楚	春秋
				包山 97	楚	戰國
				會 ^志 鼎	楚	戰國	
六(上)	木			16	3549 櫺仲 ^般		西周中期	櫺
				4141.1 函皇父 ^般		西周晚期	
六(下)	叕				6015.b 麥方尊		西周早期	叕
				4316 師虎 ^般		西周中期
				4311.b 師 ^獸 狀 ^般		西周晚期
				2750 上曾大子鼎	齊	春秋早期
				*101 ^戰 編 ^戰 縛	楚	春秋晚期
				285.7b 叔尸鐘	齊	春秋晚期
				4128 復公仲 ^般 蓋		春秋晚期
				詛楚文	秦	戰國	

¹⁶ 按此形中心部分从木，與「櫺」之籀文 構形極近，似為「櫺」字，但漢達文庫將此隸定為「櫺」，今仍從其說法。

				上博四·東 9·2	楚	戰國
				中山王響鼎	晉	戰國	
六(下)					甲骨文前 4·12·3		商代	囿
				甲骨文甲 3730		商代
				石鼓文·吳人	秦	春秋晚期	
六(下)	員				5861 員父尊		西周早期	員
				2789或方鼎		西周中期
				石鼓車工	秦	春秋晚期
				陶彙 3·1061	齊	戰國	
六(下)	贛				璽彙 5697	楚	戰國	贛
七(上)	日				甲骨文甲 185		商代	昌
				貨系 3227 刀	燕	戰國	
七(上)	日				2675邾王黹鼎	楚	春秋早期	昔
				陶彙 3·362	齊	戰國	
七(上)			¹⁷		京津 755		商代	盟／ 盟
				5257 盟卣卣		西周早期
				璽彙 0408	晉	戰國	

¹⁷「盟」字《說文》正文作 ，許慎於其下再列重文篆文 和古文 ，據《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的原則，可知 為籀文。

七(上)	囟				甲骨文乙 3390		商代	囟
七(上)	囟		18		甲骨文前 2 · 19 · 3		商代	栗
				19	10175 史牆盤		西周中期
				石鼓文·作原	秦	春秋晚期
				包山竹簽	楚	戰國
				璽彙 0233	齊	戰國	
七(上)	鼎		20		甲骨文甲 2851		商代	鼎
				1922.b 仲乍旅鼎		西周早期
				2829 頌鼎		西周中期
				2634 虢文公子 敦鼎		西周晚期
				2421 夔子石鼎	晉	春秋早期
				2563 曾者子鼎	楚	春秋早期
				2390 余子余鼎	楚	春秋中期
				中敗鼎	秦	戰國
				哀成弔鼎	晉	戰國	

¹⁸ 《說文》於「𩰫」字下未收重文籀文，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籀文囟从三囟，則籀文𩰫亦當从三囟。《玉篇》云：『𩰫，籀文是也。』疑許書本一古一籀並載，轉寫佚亂之。」（《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版〕，頁317。）今據此以定 為籀文。

¹⁹ 此字漢達文庫釋為「檣」，今據徐中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以此為 字。

²⁰ 《說文》於「鼎」下云：「籀文以鼎為貞」，是知《史籀篇》有「鼎」字。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所考《說文》體例，知其書凡古、籀、篆文相同的字出小篆，與小篆不同的字才出古籀。由此可知「鼎」亦兼籀文。

七(上)	禾				甲骨文掇 1・435		商代	秋
七(上)	禾				甲骨文戡 37・7		商代	秦
				468 史秦鬲		西周早期
				2747.b 師秦宮鼎		西周中期
				*955 秦公壺		西周晚期
				267.2 秦公罍	秦	春秋早期
				秦公一號墓磬	秦	春秋晚期
				4616 鄒子妝簠蓋	楚	春秋
				詛楚文	秦	戰國
				159.1 虬羌鐘	晉	戰國	
七(下)	宀				2832 五祀衛鼎		西周中期	宇
				2836 大克鼎		西周晚期	
七(下)	宀				8296 寢玄爵		商代	寢
七(下)	疒				雲夢・日甲 55	秦	戰國	癰
七(下)	网				甲骨文乙 5329		商代	网
八(上)	人				甲骨文甲 2490 朱書		商代	人
				529 人守鬲		西周早期	

²¹ 《說文》於「𠂔」下云：「此籀文。」其下未有別出古文和篆文。據段玉裁「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的原則，知「𠂔」字無古籀篆之別，其形當亦兼古篆。

				4343.2b 牧𠂔		西周中期
				134 柞鐘		西周晚期
				4406 爲甫人盥		春秋早期
				2566 黃子鼎	楚	春秋早期
				595 衛夫人鬲	晉	春秋早期
				271.2 𠂔𠂔（齊 𠂔𠂔）	齊	春秋中晚期
				2358.b 宋君夫人鼎蓋		春秋晚期
				石鼓文・吳人	秦	春秋晚期
				38.2 𠂔𠂔鐘	楚	春秋晚期
				274.2b 叔尸鐘	齊	春秋晚期
				侯馬 298	晉	春秋晚期
				新郢虎符	秦	戰國
				包山 29	楚	戰國
				貨系 2560	齊	戰國	
八(上)	衣				2824 𠂔方鼎		西周中期	襲
九(上)	頂				魚𠂔	晉	戰國	頂
九(下)	厂				5992 遣尊		西周早期	厂
九(下)	石				甲骨文 前 4・10・5		商代	磬
				秦公一號墓磬	秦	春秋晚期	

九(下)	帛				雲夢・爲吏 27	秦	戰國	豪
				陶彙 3・925	齊	戰國	
九(下)	易		²²		4288.1 師西殷		西周中期	易
				2841.2s1 毛公鼎		西周晚期
				4095 食生走馬谷殷		春秋早期
				4040 寺 是 殷		春秋早期
				271 齡罽(齊戾罽)	齊	春秋中晚期
				221 蔡戾罽	楚	春秋晚期
				285 叔尸鐘	齊	春秋晚期
				秦簡 25・44	秦	戰國
				郭店・語叢 1・36	楚	戰國
				中山王響鼎	晉	戰國	
十(上)	馬				2612 玕方鼎		西周早期	馬
				5430.2 繁卣		西周中期
				2841.2s1 毛公鼎		西周晚期
				4095 食生走馬谷殷		春秋早期
				285.5b 叔尸鐘	齊	春秋晚期	

²² 《說文》於「易」字下無標明重文籀文，但同書女部「姚」下引《史篇》云：「《史篇》以爲姚，易也。」按《史篇》當即《史籀篇》，由此可知《史籀篇》當有姚、易二字。又據段玉裁考知《說文》體例爲「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由是 亦兼古籀。

十(上)	鹿				4279.1 元年師族毀		西周晚期	麗
				陶彙 5・193	秦	戰國	
十(上)	大 𠂔 ²⁴				秦陶 790 瓦	秦	戰國	大
				望山 1・10	楚	戰國
				陶彙 3・691	齊	戰國
				璽彙 0022	燕	戰國	
十(下)	奢				詛楚文	秦	戰國	奢
十(下)	心				詛楚文	秦	戰國	意
十(下)	心				211.2 蔡侯紐鐘	楚	春秋晚期	愆
				侯馬盟書	晉	春秋晚期
				侯馬盟書	晉	春秋晚期
				包山 85	楚	戰國	
十一 (下)	𣎵				石鼓霽雨	秦	春秋晚期	流

²³ 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異於小篆者，則以古籀駢小篆之後，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書之通例也。其變例則先古籀後小篆……凡全書有先古籀後小篆者，皆由部首之故也。」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版〕，頁764。）今《說文》「麗」字正文作 ，其下標明重文古文及篆文，可知 為籀文，此先古籀後小篆，屬《說文》變例。

²⁴ 《說文》有「大」部，其下未標出籀文。但同書亦有「𠂔」部，下云：「籀文大，改古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本是一字，而凡字偏旁或从古，或从籀不一，許為字書，故不得不析為二部，猶人几本一字，必析為二部也。」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版〕，頁498-499。）由此可知「𠂔」與「大」雖分立二部，但「𠂔」實為「大」之籀文。

²⁵ 「流」字《說文》並無別出籀文，正文作 ，其下別出篆文 ，據此可知「 」字兼古籀。又「次」字《說文》有籀文作 ，从𣎵與 字同，是知籀文有从𣎵者。此亦 字為籀文之一證。

十一 (下)	雨				6012 盞駒尊蓋		西周中 期	雷
				106.b 楚公逆罇		西周晚 期
				包山 175	楚	戰國
				璽彙 3694	齊	戰國	
十一 (下)	魚				石鼓文	秦	春秋晚 期	魴
十一 (下)	飛				267.2 秦公罇	秦	春秋早 期	翼
十二 (上)	西				甲骨文甲 740		商代	西
				2581 小臣迪鼎		西周早 期
				2832 五祀衛鼎		西周中 期
				4130 敖弔毀蓋		西周晚 期
				2835 多友鼎		西周晚 期
				10167 繇白盤		春秋
				貨系 0060	晉	戰國	
十二 (下)	女				2490.b 夷鼎		西周中 期	姁
				4141.1 函皇父 毀		西周晚 期
				10281 夔大內史 弔上匜	晉	春秋	
十二 (下)	女				4302 泉伯或毀 蓋		西周中 期	婚

²⁶ 《說文》於「𩇑」字下收篆文「𩇑」，是知「𩇑」字兼古籀，為《說文》「先古籀後小篆」之變例。

					4285.2 諫 ^殷		西周晚期	
					182 徐王子旂鐘	楚	春秋	
					*65 王孫誥編鐘	楚	春秋晚期	
					侯馬盟書	晉	春秋晚期	
十二 (下)	女				3667 妣 ^殷		西周早期	妣
					2789 方鼎		西周中期	
					672 召仲鬲		西周晚期	
					277.1b 叔尸鐘	齊	春秋晚期	
					十四年陳侯午敦	齊	戰國	
十二 (下)	匚				甲骨文前 4・34・1		商代	匚
					2431 乃孫作且 己鼎		西周早期 ²⁷	
十二 (下)	系				甲骨文鐵 2・2		商代	系
					8809 戈涉 ^殷 爵		商代	
					5379.2 小臣 ^殷 卣		西周早期 ²⁸	
十三 (上)	糸				仰天 6	楚	戰國	紆
十三 (下)	土				侯馬盟書	晉	春秋晚期	地
					郭店・忠信 4	楚	戰國	

²⁷ 《乃孫作且己鼎》，漢達文庫的斷代分期為商代或西周早期，高明《古文字類編》把此器列入西周早期，今據此定該鼎為西周早期時器。

²⁸ 《小臣^殷卣》，漢達文庫斷為商代時器，高明《古文字類編》則斷為西周早期時器，此處採用高氏的斷代分期。

				中山王 ^譽 圓壺	晉	戰國	
十三 (下)	土	堵			225 邵 ^鸞 鐘	晉	春秋晚期	堵
十三 (下)	土	封			10154 魯少 ^嗣 寇盤	齊	春秋	封
				上博二·容 18·43	楚	戰國
				壘彙 0839	晉	戰國
				貨系 2451 刀	齊	戰國	
十三 (下)	土	城			4275.2 元年師 兌 ^毀		西周晚期	城
				11024 武 ^戠 戈	齊	春秋晚期
				包山 2·4	楚	戰國
				陶彙 3·542	齊	戰國	
十三 (下)	堇	觀			甲骨文 前 5·40·7		商代	艱
				4328 不 ^嬰 毀		西周晚期
				274.1b 叔尸鐘	齊	春秋晚期	
十四 (上)	車	車			甲骨文存下 915		商代	車
				4201 小臣宅 ^毀		西周早期
				2831 九年衛鼎		西周中期
				2779 師同鼎		西周晚期	
十四 (下)	自	陸			甲骨文續 3·30·7		商代	陸
				8372 陸父甲角		商代

				3619 義白𣎵		西周
				包山 62	楚	戰國	
十四 (下)	𣎵				甲骨文前 2・8・3		商代	𣎵
				4234 史頌𣎵		西周晚期	
十四 (下)	四				甲骨文甲 504		商代	四
				9901.1 矢令方 彝		西周早期
				10175 史牆盤		西周中期
				108 雁戾見工鐘		西周中晚期
				2815 趨鼎		西周晚期
				268 秦公鑄	秦	春秋早期
				271 𣎵鑄 (齊戾 鑄)	齊	春秋中晚期
				秦公一號墓磬	秦	春秋晚期
				69 王孫誥編鐘	楚	春秋晚期
				晉公盆	晉	春秋晚期
				秦陶 195 俑	秦	戰國
				曾侯乙 212	楚	戰國
				中山圓壺	晉	戰國
				十四年陳侯午 敦	齊	戰國
				貨系 4098 錢	燕	戰國	

十四 (下)	辛	𢇛	𢇛		3826 耳 ^𢇛 𢇛 ^𢇛 𢇛 ^𢇛		西周早期	𢇛
				2826.b 晉姜鼎	晉	春秋早期
				271.2 𢇛 ^𢇛 𢇛 ^𢇛	齊	春秋中晚期
				285.3b 叔尸鐘	齊	春秋晚期	
十四 (下)	辛	𢇛	𢇛		4250 即 ^𢇛 𢇛 ^𢇛		西周中期	𢇛
				134 柞鐘		西周晚期
				4602 召弔山父簠		春秋早期
				4440 魯 ^𢇛 述仲 齊盨	齊	春秋早期
				石鼓作原	秦	春秋晚期
				9733.1b 庚壺	齊	春秋晚期
				10327.b 𢇛 ^𢇛 料盆	秦	春秋
				10277 魯大 ^𢇛 徒 子仲白匜	齊	春秋
				9730 洹子孟姜 壺	齊	春秋	
十四 (下)	癸	𢇛	𢇛	𢇛	石鼓霽雨	秦	春秋晚期	癸
				𢇛	雲夢・日甲 82 反	秦	戰國	
十四 (下)	子	𢇛	𢇛	𢇛	甲骨文鐵 256・1		商代	子
				傳卣		西周早期
				4293 六年召伯 虎𢇛		西周晚期	
十四 (下)	子	𢇛	𢇛		3791 𢇛 ^𢇛 君𢇛		西周早期	𢇛

				260.1 𠩺鐘（宗周鐘）		西周晚期	
十四 （下）	𠩺				5271.1 亞𠩺父 丁𠩺		商代	𠩺
				11333.2 𠩺白 戈		西周早期
				2831 九年衛鼎		西周中期
				3785 𠩺𠩺妊𠩺		西周晚期
				*305 叔𠩺父鼎		西周晚期
				磚 M3703	楚	戰國	
十四 （下）	申	申	𠩺		璽彙 3137	／	戰國	申
十四 （下）	酉	𠩺	𠩺		154 鄒子𠩺白鑄	楚	春秋	𠩺

附錄二：《說文》籀文與春秋文字字形異同表
(實際字形)

說明：以下各表只列出各國或各系古文字材料中可與《說文》籀文形體系聯的字形，可系聯字形多於一例者，只取一例表示。

一、《說文》籀文與春秋晉系文字統計資料

春秋晉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箕 𠂔	𪔐(龜) 𪔐	堵 𡇗	四 𠄎	𪔐 𪔐	共 5 形
	4625 長子 沫臣簠	225 邵黨鐘	225 邵黨鐘	10342 晉公 盆	2826.b 晉 姜鼎	

侯馬盟書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 𠂔	𠂔 𠂔	登 𠂔	諄 𠂔	殺 𠂔	則 𠂔	人 𠂔	𠂔 𠂔	婚 𠂔	地 𠂔	共 10 形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29	𠂔	𠂔	

春秋晉國文字材料（包括金文及侯馬盟書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	嗑	登	諄	殺	則	箕	人	共 15 形

	愆	婚	𪔐(龜)	地	堵	四	𪔐

²⁹ 盟書亦有作𠂔形者，下部从心，籀文則从言。劉釗說：「古文字中心、口、言、音諸字在用做義符時可以通用」(《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 336)，是𠂔形與籀文𠂔亦可系聯。

春秋鄭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箕	鼎	妘	共 3 形
	2520 箕戒 句父鼎	2421 箕子 石鼎	10281 妘大 內史弔上 匜	

春秋衛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箕	人	共 2 形
	595 衛夫人鬲	595 衛夫人鬲	

春秋晉系（晉、鄭、衛國）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	嗑	登	是	諄	殺	共 18 形

	則	箕	鼎	人	愆	妘

諄 ³⁰
	婚	睪(寵)	地	堵	四	辭

³⁰ 盟書亦有作 形者，下部从心，籀文則从言。劉釗說：「古文字中心、口、言、音諸字在用做義符時可以通用」（《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 336），是 形與籀文 亦可系聯。

二、《說文》籀文與春秋齊系文字統計資料

春秋齊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中	折	兵	登	則

273.1b 叔尸鐘	9730 洹子孟姜壺	275.1b 叔尸鐘	274.1b 叔尸鐘	9730 洹子孟姜壺
箕	鼓	盂	鼎	人

10123 齊乍 _戾 孟姬盤	284.b 叔尸鐘	285.7b 叔尸鐘	9730 洹子孟姜壺	271.2 _素 綏 _命 罍
易	妣	艱	四	辭

285 叔尸鐘	285.7b 叔尸鐘	282.b 叔尸鐘	10361 國差 _鐘	285.2b 叔尸鐘
辭	可系聯：共 16 形
9733 庚壺				

《說文》籀文與齊器 _綏 罍文字對照比較					
可系聯者	人	易	四	辭	共 4 形

《說文》籀文與齊器洹子孟姜壺文字對照比較						
可系聯者	折	則	箕	鼎	辭	共 5 形

《說文》籀文與齊器叔尸鐘字形對照比較 ³¹								
可系聯者	中	登	兵	箕	鼓	叕	人	共 13 形

	易	妣	艱	四 ³²	辭	辭

春秋魯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箕	封	城	辭	共 4 形
	3987 魯大宰遷父毀	10154 魯少嗣寇盤	11024 武城戈	4440 魯 嗣述仲齊盥	

春秋齊系（齊、魯國）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	折	登	兵	則	箕	共 18 形

	鼓	叕	鼎	人	易	妣
	封	城	艱	四	辭	辭

³¹ 「漢達文庫」顯示，《集成》編號 272-285 的器物照片均出自同一套叔尸鐘，本表所據資料即這些器物照片中的字形。

³² 𠄎 爲「四千」的合文，字形中心的四個橫劃合成「四」字，其中一筆爲借筆，借作「千」字中間的橫劃。

三、《說文》籀文與春秋楚系文字統計資料

春秋楚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	折	登	則	箕	共 10 形
	261.1 王 孫遺者鐘	67 王孫誥 編鐘	2085 昇 鼎	*103 黠 編縛	53.2 楚王 領鐘	
	鼓	𠂔	人	婚	四

*100 黠 編縛	*101 黠 編縛	38.2 型簋 鐘	*65 王孫 誥編鐘	69 王孫誥 編鐘	

春秋吳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登	皮	箕	共 3 形
	194.b 者盞鐘	196.b 者盞鐘	11637 攻敵吳 王夫差劍	

春秋越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箕	共 1 形
	421 其次句鐘	

春秋徐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	皮	箕	鼓	槃	昔	鼎	婚	共 8 形
	203.1 沈兒罍	425 邾 郢尹鉦 城	10099 徐王義 楚盤	203.1 沈兒罍	10099 徐王義 楚盤	2675 邾 王糧鼎	2390 余 子余鼎	182 徐 王子旂 鐘	

春秋蔡器文字與籀文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	差(𨾏)	易	愆	共 4 形
	211.2 蔡 紐鐘	211 蔡 紐鐘	221 蔡 罍	211.2 蔡 紐鐘	

春秋楚系（楚、吳、越、蔡、徐）器物文字與籀文異同數量統計表							
可系聯者	中	折	登	皮	則	箕	共 17 形

	差(𨾏)	鼓	槃	𠂔	昔	鼎
	𨾏
	人	易	愆	婚	四

³³ 此「𨾏」字右旁从差，與籀文「𨾏」形近。

附錄三：《說文》籀文與戰國文字字形異同表
(實際字形)

一、《說文》籀文與戰國晉系文字統計資料

《說文》籀文與戰國中山王響器文字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則	箕	命	叕	員(勛)	易	地	四	共 8 形
	方壺	方壺	大鼎	大鼎	方壺	大鼎	圓壺	大鼎	

《說文》籀文與戰國晉系文字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禮	折	皮	敢	臚	共 20 形
	2782 哀成 弔鼎	璽彙 4299	卅三年鄭 令劍	中山守丘 石刻	古幣 219	
	則	箕	命	樹	叕	
	中山王方 壺	哀成叔鼎	中山王鼎	陶彙 6・80	中山王鼎	
	員(勛)	盟	鼎	秦	頂	
	中山方壺	璽彙 0408	2782 哀成 弔鼎	159.1 厲羌 鐘	魚顛匕	
	易	西	地	封	四	
	中山王鼎	貨系 0060	圓壺	璽彙 0839	令君瓜壺	

二、《說文》籀文與戰國齊系文字統計資料

《說文》籀文與戰國齊系文字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	𠂔	登	員	昔	栗	人	共 14 形
	子禾子 金 5294	璽彙 5294	陳侯因 資敦 1・3061	陶彙 3・362	陶彙 0233	貨系 2560		
	豪	大	雷	妣	封	城	四

陶彙 3・925	六 陶彙 3・691	璽彙 3694	十四年 陳侯午 敦	貨系 2451 刀	陶彙 3・542	十四年 陳侯午 敦	

三、《說文》籀文與戰國秦系文字統計資料

《說文》籀文與戰國秦系文字（包括篆書、俗書、隸書）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中	迹	速	兵	殺	棄	共 27 形
	咸陽印 鐘	詛楚文 34	秦陶 399 俑	杜虎符	雲夢·日 書甲 792 反面	秦簡 28・16	
	爰	敢	臚	則	劍	箕

商鞅方 升	詛楚文	安康罐	始皇詔 權三	雲夢·日 書甲 861 反面	詛楚文	

³⁴ 此字《秦文字類編》未收，今據徐中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所載字形補入。

³⁵ 此字《秦文字類編》未收，今據郭沫若《詛楚文考釋》補。

	吉大 145 ³⁶	雲夢·日 乙 1023	詛楚文	中啟鼎	詛楚文	十鐘 ³⁷
	十三年 相邦義 戈	秦簡 53·27	秦簡 25.44	秦陶 1478 器 片	泰山刻 石	詛楚文
	詛楚文	秦陶 195 俑	放馬灘 日書乙 223				

四、《說文》籀文與戰國燕系文字統計資料

《說文》籀文與戰國燕系文字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共 3 形
	貨系 3227 刀	璽臺 0022	貨系 4098 錢	

³⁶ 「甸」字未見《秦文字類編》，此處據《戰國文字編》所收字形補入。

³⁷ 「癰」字未見《秦文字類編》，此處據《戰國文字編》所收字形補入。

四、《說文》籀文與戰國楚系文字統計資料

《說文》籀文與《楚文字編》文字（戰國）異同比較表							共 28 形
可系聯者	中	折	嗑	毆	登	躋

包山 138	郭店· 成之 31	天星	包山 176	包山 175	曾侯乙 73	
	晝	皮	敗	臚	則	箕

帛書甲 8	郭店· 緇衣 18	曾侯乙 115	信陽 2·27	帛書甲 7	曾侯乙 鐘	
	鼓	槃	𠂔	贛	栗	人

曾侯乙 鐘	天星	郭店· 老丙 12	璽彙 5697	包山竹 簽	郭店· 老甲 11	
	易	大	愆	𩇛	紵	地

郭店· 語叢 1·36	陶彙 3·691	包山 85	包山 175	包山 254	郭店· 忠信 5	
	城	陸	四	𣎵

包山 2·4	包山 62	包山 111	磚 M3702			

《說文》籀文與《上博竹書》文字異同比較表						
可系聯者	折 𠂔	𦰩 𦰪	𦰫 𦰬	𦰭 𦰮	皮 𠂔	共 13 形
	上博二· 從甲 2·14	上博三· 彭 7·24	上博三· 周 11·9	上博四· 曹 10·29	上博四· 東 10·19	
	敗 𦰱	臚 𦰲	則 𦰳	槃 𦰴	𦰵 𦰶
	上博四· 曹 44·6	上博二· 魯 4·15	上博五· 弟 16·20	上博四· 曹 50·16	上博四· 東 10·2	
	人 𠂔	封 𦰷	四 𠂔
	上博二· 從甲 18· 18	上博二· 容 18·43	上博一· 緇 7·19			

備注：

可與《上博竹書》文字系聯而又未見於《楚文字編》的籀文只有「封」字。

附錄四：殷商至戰國時期《說文》籀文構形樣式分類資料庫

說明

- 一、本資料庫以《說文》籀文爲經，蒐集了 225 字籀文（另 2 形重文）在殷商、西周、春秋、戰國各期的古文字字形，以便觀察籀文與各期文字的異同和源流演變。
- 二、本資料庫所錄字形包括《說文》正篆和籀文，另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等，字形材料依據與附錄一同。
- 三、爲統一出處，甲骨文字形主要參考《甲骨文編》，戰國文字主要參考《戰國文字編》和《戰國古文字典》所載字形，見於他書而字形來源相同者，悉依二書資料，間或有字形不清晰者，則採用他書所載字形。此外，爲節省篇幅，見於《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的金文字形，本資料庫只補入可與籀文系聯者。
- 四、資料庫首列《說文》正篆、籀文及其訓釋，再列出與該字相應的古文字字形材料。所有字形先按材料性質分類（如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等），金文材料又再按時代分類，包括商代、西周（分早、中、晚三期）、春秋（分早、中、晚三期）等，同時代而同形者歸爲一式，不同者別立一式，餘此類推。戰國文字依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及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把資料按地域分爲秦、楚、晉、齊、燕五系。
- 五、部分字例，如中、敢、箕（其）、易、馬、大、車、子、癸等字，由於古文字材料太多，爲表述方便，本資料庫酌量刪減部分構形相同的字形材料。
- 六、部分古文字材料，如石鼓文、侯馬盟書、溫縣盟書及某些諸侯國的銅器等，屬春秋晚期之物，但湯餘惠《戰國文字編》和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均將這些材料納入戰國文字範疇作地域分類。本資料庫從二氏的做法，唯亦於相關字形旁邊注明其時代，以資識別。
- 七、戰國文字異形情況較多，有見及此，遇有構形繁多的字例，本資料庫會於構形樣式的結尾部分總結該字在戰國時期基本構形，每式只列一例，以便觀察該字在戰國時期的構形分佈情況。
- 八、資料庫中部分字形，因原器圖片模糊不清，故本文在引錄時又於字形旁邊列出該形的摹本，這些摹本主要採自容庚《金文編》。

旁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上），頁 7：

溥也。从二，闕，方聲。 古文旁。 亦古文旁。 籀文。

甲骨文

一式： 甲 2464 卜辭旁字从凡方聲（見《甲骨文編》頁 4）

二式： 河 631 拾 5・10（見《甲骨文編》頁 4）

三式： 前 2・3・2（見《甲骨文編》頁 4）

四式： 誠 355 後 2・37・2（見《甲骨文編》頁 4）

五式： 林 1・17・15（見《甲骨文編》頁 4） 庫 1596（見《甲骨文編》頁 5）

金文

商或西周早期

一式： 2009 旁父乙鼎

西周

一式： 2071 旁肆鼎

西周早期

一式： 5431.b 高卣

二式： 9768 亞旁罍

西周中期

一式： 5922 周免旁父丁尊

西周晚期

一式： 3845 弔 弔 弔 3936.b 仲駒父毀蓋 3937.2b 仲駒父毀蓋 3937.1b

仲駒父毀蓋 3938.2b 仲駒父毀蓋 3938.1b 仲駒父毀蓋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睡虎 79 雲夢・秦律 120（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2） 咸陽瓦 秦簡
16・120 病方 238（見《秦文字類編》頁 375）

二式： 雲夢・日乙 147 雲夢・封診 22 雲夢・答問 101（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
頁 1-2） 秦簡 46・25（見《秦文字類編》頁 376）

晉系

三式： 梁十九年鼎（見《戰國文字編》頁 4）

楚系

四式： 帛書甲（見《戰國文字編》頁 4） 帛書乙五（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17）

五式： 越王者旨於賜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4）

總結戰國文字「旁」字基本構形共五式：

一式： 病方 238（秦）

二式： 雲夢・日乙 147（秦）

三式： 梁十九年鼎（晉）

四式： 帛書甲（楚）

五式： 越王者旨於賜鐘（楚）

齋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上），頁 8：

戒潔也。从示，齊省聲。（側皆切） 籀文齋，从 省。（ 音禱）

甲骨文

（缺）

金文

春秋晚期

6010 蔡夷尊

10171 蔡夷盤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詛楚湫淵（見《秦文字類編》頁 199）

楚系

二式： 望山 1·132（見《戰國文字編》頁 6） 望山 1·11 望山 1·84 望山 1·84（見《戰國古文字典》1270）

晉系

三式： 建信君鉞（見《戰國文字編》頁 6） 元年春平侯矛 王立事鉞 七年城

疾命劍 八年相邦劍（見《戰國古文字典》1270）

四式： 陽安君鉞（見《戰國古文字典》1270）

五式： 六年安平守鉞 十年鉞（見《戰國古文字典》1270）

六式： 十八年平國君鉞（見《戰國古文字典》1270）

總結戰國文字「齋」字基本構形共六式：

一式： 詛楚湫淵（秦）

二式： 望山 1・132（楚）

三式： 建信君鉞（晉）

四式： 陽安君鉞（晉）

五式： 十年鉞（晉）

六式： 十八年平國君鉞（晉）

禋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上），頁 8：

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从示，堃聲。（於真切） 籀文，从𠄎。」

甲骨文

堃之重文（見《續甲骨文編》頁 4）

金文

西周中期

10175 史牆盤

春秋晚期

一式：6010 蔡氏尊

10171 蔡氏盤

戰國文字

晉系

2782 哀成弔鼎

禱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上），頁 8：

告事求福也。从示，壽聲。（都浩切） 禱或省。 籀文禱。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日甲 101（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3）

楚系

二式： 包山 202 包山 203 包山 202（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 包山 214

包山 229 包山 240 天星（見《戰國文字編》頁 8） 包山 233

包山 229 包山 214 包山 227 包山 213 包山 244（見《包山楚

簡

文字編》頁 2）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五）文字編》頁 12）

三式： 包山 205 包山 214（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

四式： 包山 248（見《戰國文字編》頁 8）

五式： 望山 1·90（見《戰國文字編》頁 8）

總結戰國文字「禱」字基本構形共五式：

一式： 雲夢·日甲 101（秦）

二式： 包山 202（楚）

三式： 包山 205（楚）

四式： 包山 248（楚）

五式： 望山 1·90（楚）

崇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上），頁 9：

神禍也。从示，从出。（雖遂切） 籀文崇。从 省。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日乙 1111（見《秦文字類編》頁 197） 雲夢·日乙 216（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3）

二式： 雲夢·日乙 1101（見《秦文字類編》頁 197） 雲夢·日乙 206（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3）

楚系

三式： 包山 239 包山 243 包山 245（見《戰國文字編》頁 8） 包山 247（見《戰國文字編》頁 9）

總結戰國文字「崇」字基本構形共三式：

一式： 雲夢日書乙 1111（秦）

二式： 日乙 206（秦）

三式： 包山 239（楚）

璿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上），頁 10：

美玉也。从玉，睿聲。《春秋傳》曰：「璿弁玉纓。」（似沿切） 古文璿。
籀文璿。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上博二·容 38·32（《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五）文字編》頁 22）

中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上），頁 14：

中 內也。从口、丨，上下通。𠂔 古文中。𠂔 籀文中。

甲骨文

一式：𠂔 甲 398 𠂔 甲 547 𠂔 乙 7741 𠂔 粹 597 王作三師右中左（見《甲骨文編》頁 17） 𠂔

甲 624 𠂔 乙 7741 𠂔 續 4·4·5（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0） 𠂔 鄴 45·8 𠂔

續存 22 𠂔 粹 398 𠂔 粹 597 𠂔 粹 682 𠂔 粹 935（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1）

二式：𠂔 前 7·22·1 王更立中若 𠂔 佚 252 𠂔 明藏 222 𠂔 續 4·7·1（見《甲骨文編》

頁 17） 𠂔 粹 1218（見《甲骨文編》頁 18） 𠂔 甲 2052 𠂔 佚 252 𠂔 續 4·7·1（見

《續甲骨文編》頁 10） 𠂔 續存 591 𠂔 續存 348 𠂔 粹 411（見《續甲骨文編》第一

卷頁 10） 𠂔 粹 719 𠂔 粹 1218（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1）

三式：𠂔 前 6·2·3 𠂔 前 1·6·1（見《甲骨文編》頁 17）

四式：𠂔 新 492（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1）

五式：𠂔 前 4·27·5 𠂔 前 4·27·6（見《甲骨文編》頁 17） 𠂔 安 9·3（見《甲骨文編》

頁 18） 𠂔 乙 5276（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0）

六式：𠂔 前 7·7·2 𠂔 後 1·26·3 𠂔 燕 347（見《甲骨文編》頁 17） 𠂔 卜 25 𠂔 佚 100

（見《續甲骨文編》頁 10） 𠂔 粹 814（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1）

七式：𠂔 後 2·40·11（見《甲骨文編》頁 17）

八式：𠂔 掇 2·132（見《甲骨文編》頁 17）

九式：𠂔 京都 269 𠂔 河 339 中子見合文 11 𠂔 乙 8862 中母 見合文 15（見《甲骨文編》頁

18)

十式： 京都 273 菁 3·1 甲 187 中丁 甲 264 甲 1264 中宗 甲 2562 貞人名

中象卜 甲 2636 朱書 甲 3038 乙 8814 中母 乙 8897 中妣 乙 9078 中

商 掇, 2·78 反 朱書 明藏 197 中子 甲 1581 中丁 見合文三 乙 4507 中

母己見合文 14 後 1·8·5 見合文 30 (見《甲骨文編》頁 18)

十一式： 續 5·15·8 (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1)

十二式： 徵 1·10 (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1)

十三式： 京 2·203 粹 811 (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1)

先周甲骨文

周甲 22 (見《古文字類編》頁 119)

金文

商代

一式： 367 中饒 368 中饒 369 中饒 370 中饒 7716 中爵 8166 大中爵

8414 中父乙爵 9405 中父丁盃 10779 中戈 11780 中丫斧

二式： 371 中饒 7215 大中且己觚

三式： 6213 止中且觶 8630 中父辛爵

四式： 6933 目 中觚

五式： 9316 中盃

六式： 9405 中父丁盃

西周早期

一式： 949.b 中甗 1957.b 中乍寶鼎 2458 中乍且癸鼎 2751.b 中方鼎 2751.b

中方鼎 2839.b 小孟鼎 5212.b 大中乍父丁卣 6514.2b 中觶 9815.1 中

父乙罍 9898.1 吳方彝蓋 9899.2 盞方彝 9900.1 盞方彝 6014 弣尊

二式： 949.b 中甗 1194.b 中鼎 1714 中婦鼎 5332.1 平乍父丁卣 5332.2 平乍父丁卣 6087 中觶 6482 中乍匕己觶

西周中期

一式： 864 中甗 2783 七年趙曹鼎 2804 利鼎 2809 師旂鼎 2817 師農鼎

3377 中乍𠂔殷 4023.1b 白中父殷 4023.2 白中父殷 4243 叔殷蓋

4252.1 大師盧殷 4252.2 大師盧殷 4256.1 廿七年衛殷 4267 申殷

蓋 4268.2 王臣殷 4270 同殷蓋 4271 同殷 4272.1b 聖殷

4288.2 師酉殷 4288.2 師酉殷 4288.1 師酉殷 4291 師酉殷

4327 卯殷蓋 4343.2b 牧殷 4343.1b 牧殷 9667 中白壺蓋

9668 中白壺 10170 走馬休盤 10224 中友父匜

二式： 4283 師𠂔殷蓋

西周晚期

一式： 24 中義鐘 29 中義鐘 2582 辛中姬王母鼎 2583 辛中姬王母鼎 2814

無夷鼎 2819.b 袁鼎 2821 此鼎 2815 起鼎 2825 善夫山鼎 2827.1 頌

鼎 2836 大克鼎 3755 中友父殷 3859 辛弔皇父殷 3946.b 中白殷

3947.b 中白毀 4247.1 楚毀 4248.2 楚毀 4249 楚毀 4254 弭

弭師求毀 4255.b 戔毀 4257 弭白師 藉毀 4275.1 元年師兌毀

4275.2 元年師兌毀 4277 師餘毀蓋 4279.2 元年師旌毀 4280.2

元年師旌毀 4282.2 元年師旌毀 4285.1 諫毀 4287 伊毀

4296.s 鄧毀蓋〔邢敦、毛白敦〕 4297.1s 鄧毀 4297.2b-3 鄧毀

4303.1 此毀 4307 此毀 4310 此毀 4312 師頌毀 4318.1

三年師兌毀 4319 三年師兌毀 4333.2 頌毀 4334 頌毀 4335

頌毀 4338 頌毀蓋 4356 中白盥 9731.2 頌壺 9732 頌壺蓋

10102 中友父盤 10172 袁盤

二式： 4340.s 蔡毀

三式： 30 中義鐘

四式： 3028 中毀

春秋早期

11352 秦子戈

春秋晚期

一式： 203.1 沈兒罇 211.2 蔡戠紐鐘 217.2 蔡戠紐鐘 220.2 蔡戠罇 261.1

王孫遺者鐘 273.1b 叔尸鐘 285.2b 叔尸鐘

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

一式： 11566.1 中央勇矛 11566.2 中央勇矛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153.b 鄒子𠄎白罇 154.b 鄒子𠄎白罇 182.2 徐王子𠄎鐘 10137 中子化盤

二式： 4152 鄒子𠄎少子殷

三式： 10906 中都戈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六年漢中守戈（見《戰國文字編》頁 21） 咸陽銅構件二 秦陶 427 甬 秦陶 428 甬 病方 247 放馬灘地圖 詛楚巫咸（見《秦文字類編》頁 132） 中敗鼎 仲滋鼎 秦簡 10・17 秦陶 1462 罐 秦陶 1513 罐（見《秦文字類編》頁 133） 廣衍戈 王后中官甗 中央矛 十五年上郡守壽戈 聚英 16 中信帶鉤 璽彙 4506 璽彙 4508 陶彙 5・34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二式： 石鼓文・吳人〔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21）

三式： 十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21） 咸陽印中壹（見《秦文字類編》頁 132）

楚系

一式： 郭店・語叢 1・19（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 郭店・語叢 1・21（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上博一・孔 17・9 上博一・孔 27・28 上博三・中 1・9 上博三・中 6・5 上博三・中 10・26 上博三・中 17・9（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5） 上博五・君 10・3 上博五・君 11・11（見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6)

二式： 鄂君啓車節（見《戰國文字編》頁 21） 包山 138 包山 139 反（見《包山楚

簡文字編》頁 6） 曾侯乙鐘 291·4 中賁王鼎（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四式： 郭店·唐虞 16（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郭店·唐虞 5（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

五式： 郭店·語叢 3·33（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 包山 35（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

六式： 貨系 4276（見《戰國文字編》頁 21）

七式： 郭店·老甲 22（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 璽彙 4510 璽彙 4653 仰天 2 仰天 12 滕鼎（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上博一·孔 8·28 上博二·容 14·23（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6）

八式： 天星 400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九式： 包山 18 包山 140 反（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 上博二·子 5·16

上博二·子 8·18 上博三·周 4·6 上博三·周 39·17 上博四·

東 3·4 上博四·東 10·7 上博四·東 15·4 上博四·逸交 3·22 上博四·內附 22

上博四·曹 45·9 上博四·曹 50·32 上博五·季 3·6（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6）

十式： 璽彙 1429 璽彙 270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十一式： 湖南 8（見《戰國文字編》頁 21） 郭店·老甲 24（見《郭店楚簡文字編》

頁 5） 上博二·容 40·4（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6）

十二式： 包山牘 1（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

十三式： 包山 269（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

十四式： 郭店·老乙 9 郭店·老乙 14（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 上博四·內

7·28 上博五·姑 6·6（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7）

十五式： 郭店·性自 18 郭店·六德 12 郭店·五行 5 郭店·五行 5 郭

店·五行 32（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 上博二·容 7·4 上博三·互 8·24（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7）

十六式： 郭店·成之 24（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 上博三·周 7·21（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7）

晉系

一式： 中山方壺（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侯馬 299〔注：春秋晚期〕 貨系 1036 布尖（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二式： 侯馬 299 溫縣 3〔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五式： 陶彙 6·17 璽彙 2681（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中山王鼎 方壺（見《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10） 中私官鼎 溫縣 6 陶彙 6·17 璽彙 2681 璽彙 4509 璽彙 4655 貨系 1039 布尖（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七式： 春成侯鍾（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王子中廣鼎 中廣設 璽彙 269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十式： 璽彙 315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十七式： 三晉 74（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貨系 1554 布方 貨系 1035 布尖 貨系 155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古錢 2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十八式： 古錢 2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十九式： 璽彙 4642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二十式： 璽彙 453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二十一式： 聚英 14・1 三年錯銀鎗杖首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二十二式： 璽彙 269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二十三式： 貨系 1037 布尖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二十四式： 璽彙 3296 (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中山王兆域圖 (見《中山王器文字

編》頁 10) 溫縣 9〔注：春秋晚期〕 璽彙 329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二十五式： 中山王鉞 (見《中山王器文字編》頁 10)

二十六式： 溫縣 15〔注：春秋晚期〕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二十八式： 璽彙 269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二十九式： 溫縣〔注：春秋晚期〕 (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三十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 (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三十一式： 侯馬 299〔注：春秋晚期〕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三十二式： 溫縣 5〔注：春秋晚期〕 璽彙 2705 璽彙 4532 貨系 1038 布尖
貨系 156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三十三式： 溫縣 8〔注：春秋晚期〕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三十四式： 溫縣 10〔注：春秋晚期〕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三十五式： 溫縣 12〔注：春秋晚期〕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三十六式： 溫縣 13〔注：春秋晚期〕 貨系 1553 布方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三十七式： 古幣 28 布方 貨系 158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東亞 4・43 (見

《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古幣 2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三十八式： 貨系 1564 貨系 156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古錢 2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三十九式： 貨系 158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古錢 2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四十式： 古錢 28 起源 19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四十一式： 貨系 1551 布方 貨系 1555 布方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四十二式： 貨系 157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四十三式： 古錢 33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四十五式： 古錢 2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四十六式： 貨系 1556 布方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四十七式： 古錢 2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四十八式： 古錢 2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齊系

一式： 陳枋設蓋 中都戈 璽彙 2709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0)

二式： 子禾子釜 (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七式： 陶彙 3・815 (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十七式： 陶彙 3・32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0)

三十二式： 璽彙 0047 陶彙 3・109 (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四十九式： 陶彙 3・288 (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陶彙 5・282 (見《戰國古文字典》

頁 270)

五十式： 陶彙 3・472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0)

燕系

二十四式： 璽彙 463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五十一式： 璽彙 0368 (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璽彙 5547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五十二式： 燕下都 215・6 (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五十三式： 璽彙 5351 (見《戰國文字編》頁 22)

五十四式： 不降戈 貨系 3036 明刀 貨系 3056 貨系 3057 貨系 3042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0)

五十五式： 貨系 3037 貨系 3061 貨系 3090 貨系 3074 貨系 3092 b 貨系 3094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0) 貨系 3252 貨系 3204 中下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五十六式： 貨系 3050 貨系 308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0)

五十七式： 貨系 3051 貨系 3045 b 貨系 307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0)

五十八式： 貨系 3043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0)

五十九式： 貨系 3069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0)

六十式： 貨系 312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0)

六十一式： 貨系 313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0)

六十二式： 貨系 3222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六十三式： 貨系 3229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1)

未能分系

二十二式： 璽彙 545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2）

總結戰國文字「中」字基本構形共六十三式：

一式： 六年漢中守戈（秦） 郭店·語叢 1·19（楚） 中山方壺（晉） 陳助設蓋（齊）

二式： 石鼓文·吳人〔注：春秋晚期〕（秦） 鄂君啓車節（楚） 侯馬 299〔注：春秋晚期〕（晉） 子禾子釜（齊）

三式： 十鐘（秦）

四式： 郭店·唐虞 16（楚）

五式： 郭店·語叢 3·33（楚） 陶彙 6·17（晉）

六式： 貨系 4276（楚）

七式： 郭店·老甲 22（楚） 春成侯鍾（晉） 陶彙 3·815（齊）

八式： 天星 4001（楚）

九式： 包山 18（楚）

十式： 璽彙 1429（楚） 璽彙 3158（晉）

十一式： 湖南 8（楚）

十二式： 包山牘 1（楚）

十三式： 包山 269（楚）

十四式： 郭店·老乙 9（楚）

十五式： 郭店·六德 12（楚）

十六式： 郭店·成之 24 (楚)

十七式： 三晉 74 (晉) 陶彙 3·320 (齊)

十八式： 古錢 29 (晉)

十九式： 璽彙 4642 (晉)

二十式： 璽彙 4531 (晉)

二十一式： 聚英 14·1 (晉)

二十二式： 璽彙 2698 (晉) 璽彙 5458 (未能分系)

二十三式： 貨系 1037 布尖 (晉)

二十四式： 璽彙 3296 (晉) 璽彙 4638 (燕)

二十五式： 中山王鉞 (晉)

二十六式： 溫縣 15〔注：春秋晚期〕(晉)

二十八式： 璽彙 2696 (晉)

二十九式： 溫縣〔注：春秋晚期〕(晉)

三十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三十一式： 侯馬 299〔注：春秋晚期〕(晉)

三十二式： 溫縣 5〔注：春秋晚期〕(晉) 陶彙 3·109 (齊)

三十三式： 溫縣 8〔注：春秋晚期〕(晉)

三十四式： 溫縣 10〔注：春秋晚期〕(晉)

三十五式： 溫縣 12〔注：春秋晚期〕(晉)

三十六式： 貨系 1553 布方（晉）

三十七式： 貨系 1581（晉）

三十八式： 貨系 1564（晉）

三十九式： 貨系 1580（晉）

四十式： 古錢 28（晉）

四十一式： 貨系 1551 布方（晉）

四十二式： 貨系 1571（晉）

四十三式： 古錢 33（晉）

四十五式： 古錢 28（晉）

四十六式： 貨系 1556 布方（晉）

四十七式： 古錢 28（晉）

四十八式： 古錢 28（晉）

四十九式： 陶彙 5・282（齊）

五十式： 陶彙 3・472（齊）

五十一式： 璽彙 0368（燕）

五十二式： 燕下都 215・6（燕）

五十三式： 璽彙 5351（燕）

五十四式： 不降戈（燕）

五十五式： 貨系 3037（燕）

五十六式： 貨系 3050 (燕)

五十七式： 貨系 3051 (燕)

五十八式： 貨系 3043 (燕)

五十九式： 貨系 3069 (燕)

六十式： 貨系 3126 (燕)

六十一式： 貨系 3131 (燕)

六十二式： 貨系 3222 (燕)

六十三式： 貨系 3229 (燕)

備注：

1. 甲骨文第一、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2. 商代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早、中、晚期金文第一式均可與籀文系聯。
4. 春秋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5. 春秋金文（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6. 戰國文字第二、三式（秦、楚、晉、齊系）可與籀文系聯。（第二式秦系和晉系字形分別出自石鼓文和侯馬盟書，時代屬春秋晚期）

𦵏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下），頁 15：

菌𦵏，地蕈。叢生田中。从中，六聲。（力竹切） 籀文𦵏，从三𦵏。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燕系³⁸

璽臺 3502（見《戰國文字編》頁 23）

³⁸ 此字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歸燕系，湯餘惠《戰國文字編》列入晉系，趙學清《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把此形入燕系，今據此定為燕系文字。

折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下），頁 25：

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食列切） 籀文折。从艸在宀中，宀寒故折。
篆文折。从手。

甲骨文

一式： 新 1565 新 2737（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4）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2839.b 小孟鼎

二式： 6002 乍冊折尊 9248.2 折罍 9303.1 乍冊折觥 9303.2 乍冊折觥
9895.1 折方彝 9895.2 折方彝

西周晚期

一式： 2779 師同鼎 2835 多友鼎 2835 多友鼎 2835 多友鼎
2841.1s1 毛公鼎 4313.2 師袁毀 4314 師袁毀 4328 不嬰毀
4328 不嬰毀 4329 不嬰毀蓋 4329 不嬰毀蓋 4459.2 蓼生盥
4460 蓼生盥 4461.1 蓼生盥 10173 虢季子白盤 10174 兮甲盤
二式： *39 晉侯蘇編鐘

春秋晚期

一式： 9709 公子土折壺

二式： *67 王孫誥編鐘（戰國楚系四式重見）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9730 洹子孟姜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雜抄 36 雲夢·答問 75 雲夢·日乙 255 雲夢·日甲 67 背
(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8)

二式： 睡虎 7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7)

三式： 雲夢·秦律 127 (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8)

楚系

四式： 王孫誥鐘(注：春秋晚期) 郭店·成之 31 郭店·語叢 4·16 郭店·

六德 2 郭店·性自 59 九店 56·20 郭店·性自 19 郭店·老甲 19

(《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7) 帛書丙 1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7) 上博

一·孔 18·12 上博一·孔 20·41 上博一·緇 14·18 上博二·從甲 2·

14 上博二·從甲 7·13 上博三·周 51·50 上博五·鬼 2 背·4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3)

五式： 郭店·緇衣 26 (見《戰國文字編》頁 36) 上博二·容 18·16 上博二·

容 21·38 上博五·弟 23·12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3)

晉系

四式： 璽臺 4299³⁹ (見《戰國文字編》頁 36)

七式： 中山王鼎 (見《戰國文字編》頁 36)

³⁹ 《戰編》未分類，《戰典》作晉系，今據《戰典》定此字爲晉系文字。

未能分系

一式： 璽彙 545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7）

總結戰國文字「折」字基本構形共七式：

一式： 雲夢·雜抄 36（秦） 璽彙 5458（未能分系）

二式： 睡虎 71（秦）

三式： 雲夢·秦律 127（秦）

四式： 王孫誥鐘 郭店·成之 31（楚） 璽彙 4299⁴⁰（見《戰國文字編》頁 36）

五式： 郭店·緇衣 26（楚）

六式： 中山王鼎（晉）

備注：

1. 西周晚期金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春秋晚期金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春秋金文（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4. 戰國文字第四式（楚系）可與籀文系聯。

⁴⁰ 《戰編》未分類，《戰典》作晉系，今據《戰典》定此字爲晉系文字。

蓬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下），頁 26：

蒿也。从艸，逢聲。（薄紅切） 籀文蓬省。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晚期

10155 湯弔盤

戰國文字

（缺）

蓐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下），頁 37：

陳艸復生也。从艸，辱聲。一曰：族也。凡蓐之屬皆从蓐。（而蜀切） 籀文蓐。从𦰩。

甲骨文

一式： 乙 8502 甲 274（見《甲骨文編》頁 23）

二式： 前 5·48·2 或从二禾 寧滬 2·29 乙 282（見《甲骨文編》頁 24）

三式： 甲 1978 或从阜 師友 1·124（見《甲骨文編》頁 24）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缺）

牝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上），頁 29：

四歲牛。从牛，从四，四亦聲（息利切） 籀文牝从貳。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輯存 210（見《戰國文字編》頁 60）

噤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上），頁 30：

噤咽也。从口，益聲。（伊昔切）𠂔籀文噤。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5251.2 噤卣

西周中期

一式： 1961.b 益乍寶鼎 2838.s1 習鼎 5427 乍冊益卣

西周晚期

一式： 4130 敖弔毀蓋

二式： 4412 華季益盨 2547 華季噤鼎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包山 83（見《戰國文字編》頁 64） 郭店·老乙 3 郭店·太一 9 郭店·

唐虞 19 郭店·尊德 4 郭店·尊德 21 郭店·性自 28（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3） 上博一·孔 9·50 上博一·性 17·11 上博三·彭 7·24

上博五·三 8·3（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7） 上博五·三 8·3

彙 3758（「噤缶」合文）（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491） 天星 天星（見《楚文字編》頁 61）

二式： 上博四·內 8·39（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7）

晉系

一式： 貨系 472 璽彙 1551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64）

備注：

戰國文字第一式（楚、晉系）可與籀文系聯。

𦣻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上），頁 35：

𦣻

亂也。从爻、工、交、𠂔。一曰窰𦣻。讀若穰。（徐鍇曰：二口噂沓也，爻物

相交質也，工人所作也，己象交構形，女庚切）𦣻 籀文𦣻。

甲骨文

（缺）

金文

商代

一式： 2648.2b 小子𦣻鼎 2648.1b 小子𦣻鼎

二式： 6552 襄觚 9110 襄罍

三式： 6915 襄未觚

西周早期

一式： 2079 襄鼎 9047 襄庚且辛爵

西周晚期

一式： 10133 薛𦣻盤

二式： 10176 散氏盤

三式： 10205 𦣻甫人匜 10080 𦣻甫人盤

春秋晚期

一式： 4618 樂子簠

二式： 276 叔尸鐘 280 叔尸鐘 285 叔尸鐘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10263 薛 𣎵 𣎵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鄂君啓舟節（見《戰國文字編》頁 77）

二式： 璽 璽 0309 璽 璽 1251 口壽之歲戈 郭店・成之 34 帛書甲（見

《戰國文字編》頁 77） 璽 璽 一四五九（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8） 一〇三（見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9） 郭店・成之 29 郭店・成之 34 郭店・成之 34

郭店・語叢 4・23（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 上博二・容 10・12 上博

二・容 17・40 上博二・容 29・1（《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5）

三式： 郭店・成之 18（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

四式： 包山 170 包山 176（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9）

五式： 陵君豆（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9）

六式： 包山 15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9）

七式： 帛書乙 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9）

八式： 帛書乙 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9）

晉系

九式： 貨系 4050（見《戰國文字編》頁 77） 貨系 4047 圓錢 古幣 278 古幣

278 古幣 27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9）

十式： 三晉 100 三晉 100 襄陰鼎 公鼎 廿三年襄城令矛 貨系

1611 布方 貨系 1614 布方 貨系 1619 布方 貨系 1623 布方 貨系 1636

布方 貨系 1651 布方 貨系 1652 布方 古幣 242 古幣 242 古幣

242 古幣 242 古幣 242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8)

十一式： 貨系 1627 布方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8)

十二式： 貨系 1633 布方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8)

十三式： 古幣 242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8)

十四式： 東亞 4・43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8)

十五式： 東亞 4・43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8)

十六式： 貨系 1658 貨系 1659 貨系 1662 東亞 4・1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9)

十七式： 古幣 27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8)

齊系

十八式： 璽彙 0195 (見《戰國文字編》頁 77)

十九式： 璽彙 5294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8)

二十式： 陶彙 3・609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8)

燕系

二十一式： 眡盱壺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8)

總結戰國文字「𠂔」字基本構形共二十一式：

一式： 鄂君啓舟節 (楚)

二式： 璽彙 0309 (楚)

三式： 郭店·成之 18（楚）

四式： 包山 176（楚）

五式： 陵君豆（楚）

六式： 包山 155（楚）

七式： 帛書乙 2（楚）

八式： 帛書乙 2（楚）

九式： 貨系 4047 圓錢（晉）

十式： 三晉 100（晉）

十一式： 貨系 1627 布方（晉）

十二式： 貨系 1633 布方（晉）

十三式： 古幣 242（晉）

十四式： 東亞 4・43（晉）

十五式： 東亞 4・43（晉）

十六式： 貨系 1658（晉）

十七式： 古幣 278（晉）

十八式： 璽彙 0195（齊）

十九式： 璽彙 5294（齊）

二十式： 陶彙 3・609（齊）

二十一式： 盱盱壺（燕）

備注：

1.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春秋金文（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戰國文字第四式（楚系）、第十九式（齊系）可與籀文系聯。

歸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上），頁 38：

女嫁也。从止，从婦省。自聲。（舉韋切） 籀文省。

甲骨文

一式： 後 2・33・4 後 2・42・12（見《甲骨文編》頁 56）

二式： 河 604 此不从止 甲 2129 甲 3342 乙 7393 乙 8712 前 4・6・8

粹 1180 伐歸伯 鄴 2 下・38・7（見《甲骨文編》頁 56） 佚 400（見《甲

骨文編》頁 57） 甲 1090 甲 2129 甲 2814 甲 3222 甲 3342 乙

4057 乙 4531 乙 7393 珠 455 佚 400 續 3・16・6（見《續甲骨文編》第二卷頁 16）

三式： 甲 5744 甲 6397 乙 7961 續 3・13・2 續 3・45・9 續 4・35・1

徵 4・49 徵 4・50 徵 4・84 京 3・11・1（見《續甲骨文編》第二卷頁 16）

四式： 甲 427 甲 761 乙 7809 鐵 81・3 前 8・6・3 後 1・30・5 歸

後 2・8・17 前 8・1・6（見《甲骨文編》頁 56） 林 16・14 粹 221 伐

歸 文管 94 燕 405（見《甲骨文編》頁 57） 甲 761 乙 7809 乙 6239

撫續 341 粹 1067 徵 4・92（見《續甲骨文編》第二卷頁 16）

五式： 鐵 152・1（見《甲骨文編》頁 57）

六式： 甲 3479 乙 7342 撫 18（見《甲骨文編》頁 57）

金文

商代

5396 毓且丁卣

西周早期

一式： 2615.b 鳥叔鼎 4238.2 小臣誥毀 (白懋父毀) 4239.2 小臣誥毀

4239.1 小臣誥毀

二式： 2803 令鼎 6015.b 麥方尊 6016 矢令方尊 9901.1 矢令方彝

9901.2 矢令方彝 2739 聖方鼎 (周公東征鼎) 2751.b 中方鼎

2752.b 中方鼎 4238.1 小臣誥毀 (白懋父毀)

西周中期

一式： 941 王人召輔甗

二式： 4195.2 肅毀 4195.1 肅毀

西周中晚期

107 雁見工鐘

西周晚期

一式： 4328 不毀毀 4329 不毀毀蓋

二式： 4331 弅白歸宛毀 (羌白毀) 4331 弅白歸宛毀 (羌白毀) 4331 弅白歸宛毀 (羌白毀)

春秋早期

2644 邾季白歸鼎

2645 邾季白歸鼎

春秋晚期

9733.2b 庚壺

春秋

一式：4640 歸父敦

10151 齊大宰歸父盤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雲夢秦律 155（見《戰國文字編》頁 83）睡虎 9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15）

雲夢·雜抄 35

雲夢·編年記 5

雲夢·日乙 119

雲夢·秦律 46

（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7）秦簡 12·46（見《秦文字類編》頁 108）

楚系

二式：包山 141 包山 205 郭店·六德 11 郭店·尊德 20 郭店·語叢 1·

101（見《戰國文字編》頁 83）包山 43 包山 44 包山 58 包山 67

包山 129 包山 216 包山 218 包山 218 包山 219（見《戰

國古文字典》頁 1214）上博一·孔 10·16（《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

文字編》頁 68）上博五·鮑 8·18（《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9）

三式：望山 1·28 望山 1·39 包山 131 包山 206 包山 207 包山 205

包山 23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14）包山 207 包山 219 包山 221

（見《戰國文字編》頁 83）上博一·孔 11·35 上博三·周 50·3（《上

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8）上博五·季 19·12（《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9）

四式： 包山 225（見《戰國文字編》頁 83）

五式： 天星 30・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14）

六式： 曾樂律鐘 566・3 曾樂律鐘 566・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14）

七式： 曾樂律鐘 566・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14）

晉系

八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83）

總結戰國文字「歸」字基本構形共八式：

一式： 雲夢・雜抄 35（秦）

二式： 包山 205（楚）

三式： 望山 1・28（楚）

四式： 包山 225（楚）

五式： 天星 30・1（楚）

六式： 曾樂律鐘 566・3（秦）

七式： 曾樂律鐘 566・5（秦）

八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登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上），頁 38：

上車也。从𨋖、豆，象登車形。（都滕切） 籀文登。从収。

甲骨文

一式： 掇 1・38 5 燕 664（見《甲骨文編》頁 58）

二式： 甲 116 前 5・2・1 師友 2・73（見《甲骨文編》頁 58） 燕 582 774（見《甲骨文編》頁 59）

三式： 庫 1334 下（見《甲骨文編》頁 59）

四式： 續 4・34・2（見《甲骨文編》頁 58） 七・S73 林 1・29・15（見《甲骨文編》頁 59） 京 3・30・4（見《續甲骨文編》第二卷頁 18）

金文

商代

一式： 6443 登 父丁觶 7478 登爵 9771 登 卣

西周早期

一式： 949.b 中甗

二式： 5115.2 登 彝卣 5115.1 登 彝卣

三式： 5678 登尊 7258 登 彝觚

西周中期

3720 康白毀

西周晚期

一式： 2536 奠登白鼎

二式： 4216.1 五年師族毀 4216.1 五年師族毀 4217.2 五年師族毀

4217.1 五年師族毀 4218 五年師族毀

三式： 10176 散氏盤

四式： 4011 復公子毀 4012 復公子毀 4013.2 復公子毀 4013.1 復公

子毀 4055 登公毀蓋 4055 登公毀蓋

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

五式： 2643 白氏始氏鼎（事鼎）

春秋中期或晚期

2085 登鼎 2085 登鼎

春秋晚期

一式： 274.1b 叔尸鐘 285.4b 叔尸鐘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194.b 者濫鐘 10121 登白吉射盤

二式： 195.b 者濫鐘

三式： 196.b 者濫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咸陽瓦 咸陽瓦（見《秦文字類編》頁 338） 雲夢·日甲 12（見《睡虎

地秦簡文字編》頁 18） 陶彙 5·286 睡虎 11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9） 十

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86）

楚系

二式： 璽彙 1930 包山 27 包山 38（見《戰國文字編》頁 86） 璽彙 1929

璽彙 1931 璽彙 1932 璽彙 1933 包山 26 包山 66 包山 140（見
《戰國古文字典》頁 138） 包山 19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9） 包山 164
包山 27 包山 167 包山 189（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

三式： 璽彙 5663（見《戰國文字編》頁 86） 周登鼎（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8）
包山 12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9）

四式： 包山 175 包山 129 包山 15（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

五式： 望山 1・3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8）

六式： 上博五・第 5・15（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73）

七式： 上博三・彭 4・13（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73）

晉系

五式： 新鄭 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8）

八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86）

齊系

九式： 十四年陳侯午敦 陳侯因齊敦（見《戰國文字編》頁 86） 十年陳侯午鐸（見
《戰國古文字典》頁 138）

十式： 璽彙 372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8）

十一式： 陶彙 3・112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8）

燕系

十二式： 璽臺 3848 璽臺 5327 (《戰國文字編》頁 86) 陶臺 4・90 (《戰國古文字典》頁 138)

十三式： 陶臺 4・91 (《戰國文字編》頁 86)

總結戰國文字「登」字基本構形共十一式：

一式： 雲夢・日甲 12 十鐘 (秦)

二式： 包山 27 包山 167 璽臺 1930 璽臺 1931 (楚)

三式： 璽臺 5663 (楚)

四式： 包山 175 (楚)

五式： 望山 1・36 (楚) 新鄭 7 (晉)

六式： 上博五・第 5・15 (楚)

七式： 上博三・彭 4・13 (楚)

八式： 侯馬 (注：春秋晚期) (晉)

九式： 十四年陳侯午敦 (齊)

十式： 璽臺 3722 (齊)

十一式： 陶臺 3・1125 (齊)

十二式： 璽臺 5327 (燕)

十三式： 陶臺 4・91 (燕)

備注：

1. 甲骨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晚期金文第三、四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春秋晚期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4. 春秋（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5. 戰國文字第四、八、九式可與籀文系聯。（第八式爲侯馬盟書文字，時代屬春秋晚期）

是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下），頁 39：

直也。从日、正。凡是之屬皆从是。（承旨切） 籀文是。从古文正。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5348.2 麇父卣

二式： 2724 毛公旅方鼎

西周中期

一式： 3910.2 是婁殷 3910.1 是婁殷 3911.2 是婁殷 5930 麇父尊

二式： 3917 是婁殷 3911.1 是婁殷

西周晚期

一式： 2841.1s1 毛公鼎 4107 豐白車父殷

二式： 9713 季良父壺 10173 虢季子白盤

春秋

一式： 194.b 者濇鐘 195.b 者濇鐘

二式： 270.2b 秦公罇（秦銘勳鐘、盥和鐘、秦公鐘） 10319 婁君孟

三式： 9974 白亞臣罇

四式： 425.2 郟尹鉦城

五式： 10008..2 絲書缶（楚系九式重見）

春秋早期

一式： 947 陳公子弔逯父甗 9708.b 冶仲考父壺

二式： 2675 邕王邕鼎

三式： 2826 晉姜鼎 4315.1 秦公毀

春秋中晚期

四式： 271.2 命罇（齊侯罇） 271.2 命罇（齊侯罇） 2811 王子午鼎

春秋晚期

一式： 94 戕孫鐘 95 戕孫鐘 98 戕孫鐘 100 戕孫鐘 101 戕孫鐘

二式： 140 邾公孫班罇 217.1 蔡侯紐鐘 276.2b 叔尸鐘 276.2b 叔尸鐘

三式： 285.6b 叔尸鐘 285.6b 叔尸鐘 10171 蔡侯盤 6010 蔡侯尊 220.1 蔡侯罇

四式： 245 龜公華鐘 2732 大史申鼎 11263.1 邾王是楚戈 149 龜公恮鐘

五式： 150 龜公恮鐘 151 龜公恮鐘

六式： 183.1 余購逯兒鐘 9715.1 杕氏壺

七式： 184.1 余購逯兒鐘

八式： 11259 是立事歲戈（戰國文字第二十八式齊系重見）

九式： 429.3 九里墩鼓座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石鼓文・而師〔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89） 秦陶 1610 瓦書 秦

公一號墓磬〔注：春秋晚期〕（見《秦文字類編》頁 106）

二式： 雲夢・日甲 139 背 雲夢・秦律 171 雲夢・秦律 168（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9）

三式： 雲夢・效律 30 雲夢・答問 188（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9） 秦簡 24・28 雲夢日書甲 760 反面 放馬灘日書乙 228（見《秦文字類編》頁 106）
睡虎 9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1）

四式： 陶彙 5・384（見《戰國文字編》頁 89）

五式： 詛楚文（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1）

楚系

一式： 邛王是楚戈（見《戰國文字編》頁 89）

二式： 郭店老甲 31 郭店・太一 1 帛書甲（見《戰國文字編》頁 89） 郭店・老甲 3 郭店・老乙 1 郭店・老乙 10 郭店・老丙 7 郭店・成之 4 郭店・成之 5 郭店・尊德 8 郭店・語叢 4・16（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21） 信陽 1・02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0） 帛書甲 2 帛書甲 9 帛書甲 9 帛書甲 10 帛書甲 12 帛書乙 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1）
上博一・緇 2・14 上博二・從甲 4・11 上博二・魯 3・44 上博二・容 1・2（《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77） 上博二・容 1・23 上博二・容 26・3 上博二・容 41・1（《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77） 上博三・彭 1・9 上博五・鮑 8・2 上博五・姑 6・41 上博五・君 3・30 上博五・君 6・12（《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

編》頁 77) 上博三·周 57·25 上博三·瓦 2·31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79)

三式： 上博四·內 1 正·7 上博二·昔 4·27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

文字編》頁 77) 上博五·三 13·33 上博五·三 20·19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79)

六式： 上博五·三 2·9 上博五·三 3·22 上博五·三 6·22 上博五·三

6·30 上博五·三 9·23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79)

七式： 上博二·子 10·11 上博二·子 10·19 上博二·子 12·2 上博二·

子 13·1 上博二·子 13·14

八式： 包山 89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1) 帛書乙 4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1)

九式： 書也缶 包山 4 (見《戰國文字編》頁 89)

十式： 包山 4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1) 上博二·民 8·1 上博四·逸交 3·

7 上博四·曹 41·11 上博五·季 10·20 上博五·季 11·24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78)

十一式： 王子午鼎 (見《戰國文字編》頁 89)

十二式： 帛書乙 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1)

晉系

一式： 中山王鼎 (見《中山王器文字編》頁 43) 中山王方壺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0) 侯馬 318 侯馬 31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0)

二式： 溫縣 1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0)

三式： 哀成叔鼎（見《戰國文字編》頁 89） 貨系 414 布空 杕氏壺 溫縣 3〔注：

春秋晚期〕 溫縣 6〔注：春秋晚期〕 溫縣 8〔注：春秋晚期〕 貨系 1588

布方 貨系 1589 布方 古幣 12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0）

八式： 璽彙 2890 璽彙 2907 璽彙 2916 璽彙 292 貨系 1587 布方 溫縣 5

〔注：春秋晚期〕 溫縣 14〔注：春秋晚期〕 東亞 4・44 貨系 2256 布方（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0）

十三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89）

十四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89）

十五式： 三晉 99 貨系 412 布空（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0）

十六式： 貨系 1584 布方 貨系 1585 布方 古幣 126 古幣 126

十七式： 侯馬 318 侯馬 318〔注：春秋晚期〕

十八式： 溫縣 7〔注：春秋晚期〕

十九式： 璽彙 2921

二十式： 貨系 1582 布方

二十一式： 古幣 126

二十二式： 貨系 1583 布方 貨系 1586 布方 貨系 1592 布方

二十三式： 古錢 135

二十四式： 貨系 2259 布方 貨系 2262 布方

二十五式： 貨系 2260 布方

二十六式： 貨系 2261 布方 古幣 126

二十七式： 古幣 126 古幣 126 古幣 126 古幣 126 古幣 126 古幣 126
東亞 4・45

齊系

十式： 陳逆簋（見《戰國文字編》頁 89）

二十八式： 是立事歲戈〔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0）

總結戰國文字「是」字基本構形共二十六式：

一式： 邗王是楚戈（楚） 石鼓文・而師（秦） 中山王鼎（晉）

二式： 郭店・老甲 31（楚） 秦 171（秦） 溫縣 16〔注：春秋晚期〕（晉）

三式： 雲夢・效律 30（秦） 上博二・昔 4・27（楚） 哀成叔鼎（晉）

四式： 陶彙 5・384（秦）

五式： 詛楚文（秦）

六式： 上博五・三 2・9（楚）

七式： 上博二・子 10・11（楚）

八式： 包山 89 璽彙 2907（晉）

九式： 書也缶（楚）

十式： 包山 4（楚） 陳逆簋（齊）

十一式： 王子午鼎（楚）

十二式： 帛書乙 1（楚）

十三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十四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十五式： 三晉 99 貨系 412 布空（晉）

十六式： 古幣 126（晉）

十七式： 侯馬 318〔注：春秋晚期〕（晉）

十八式： 溫縣七〔注：春秋晚期〕（晉）

十九式： 璽彙 2921〔注：春秋晚期〕（晉）

二十式： 貨系 1582 布方（晉）

二十一式： 古幣 126（晉）

二十二式： 貨系 1583 布方（晉）

二十三式： 古錢 135（晉）

二十四式： 貨系 2259 布方（晉）

二十五式： 貨系 2260 布方（晉）

二十六式： 貨系 2261 布方（晉）

二十七式： 古幣 126（晉）

二十八式： 是立事歲戈〔注：春秋晚期〕（齊）

備注：

1. 戰國文字第十八式（晉系）可與籀文系聯。
2. 第十八式字例出自晉國溫縣盟書，時代屬春秋晚期。

躋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下），頁 39：

是也。从是，韋聲。《春秋傳》曰：「犯五不躋。」（于鬼切） 籀文躋，从心。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上博二·民 10·15 上博三·周 11·9（《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

文字編》頁 79） 曾侯乙 73（《楚文字編》頁 94）

備注：

戰國文字第一式（楚系）可與籀文系聯。

迹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下），頁 39：

步處也。从辵，亦聲。（資昔切） 或从足、責。 籀文迹。从束。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晚期

一式： 4216.2 五年師族毀 4216.1 五年師族毀 4217.2 五年師族毀

4217.1 五年師族毀 4218 五年師族毀

二式： 4313.2 師袁毀 4313.1 師袁毀 4314 師袁毀

春秋晚期

11407.1 口戾戈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封診 71（見《戰國文字編》頁 89）

二式： 秦簡 49·81（見《秦文字類編》頁 116）

三式： 詛楚文（見《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頁 57）

晉系

四式： 璽臺 4080（見《戰國文字編》頁 89）

備注：

1. 西周晚期金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三式（秦系）可與籀文系聯。

𨔵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下），頁 39：

往也。从辵，且聲。𨔵齊語（全徒切） 𨔵或从彳。 籀文从盧。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楚系

包山 188（見《楚文字編》頁 95）

述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下），頁 39：

循也。从辵，尢聲。（食聿切） 籀文。从尢。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2837.s1 大孟鼎 3646 史述乍父乙毀 4238.2 小臣誼毀（白懋父毀）
4239.2 小臣誼毀（白懋父毀） 4239.1 小臣誼毀（白懋父毀） 5336.2
5336.1 述乍兄日乙卣
二式： 2839.b 小孟鼎

西周早期或中期

5934 述兄日乙尊

西周中期

10321 述孟

西周晚期

2814 無夷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詛楚文（見《戰國文字編》頁 91）

楚系

二式： 郭店·成之 6 郭店·成之 17 集粹 璽臺 0333 (見《戰國文字編》頁 91)

郭店·語叢 1·42 郭店·老甲 39 郭店·老丙 2 郭店·老丙 5·34

郭店·成之 6 郭店·成之 23 郭店·性自 14 郭店·性自 15 (見《郭店楚

簡文字編》頁 22) 上博一·性 8·5 上博二·容 37·40 上博二·容 34·

22 上博二·容 41·1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80) 上

博二·容 44·25 上博二·容 44·27 上博三·彭 6·7 上博三·互 12·

3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81)

晉系

二式： 魚顛匕 (見「漢達文庫」)

三式： 方壺 (見《中山王壺器文字編》頁 37)

總結戰國文字「述」字基本構形共三式：

一式： 詛楚文 (秦)

二式： 郭店·老甲 39 (楚) 魚顛匕 (晉)

三式： 方壺 (晉)

速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下），頁 40：

疾也。从辵，束聲。（桑谷切） 籀文。从款。 古文。从款，从言。

甲骨文

（缺）

金文

春秋早期

4615 弔家父簋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陶 399 俑 秦簡 4·3（見《秦文字類編》頁 122） 十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94）

二式： 陶壺 5·159（見《戰國文字編》頁 94） 咸陽釜（見《秦文字類編》頁 122）

三式： 秦陶 397 俑（見《秦文字類編》頁 122）

四式： 秦陶 398 俑（《秦文字類編》頁 122）

五式： 石鼓車工〔注：春秋晚期〕（見《秦文字類編》頁 117）

六式： 泰山刻石（見《秦文字類編》頁 118）

楚系

七式： 包山 200 包山 219 包山 220 郭店·尊德 28 郭店·六德 31（見

《戰國文字編》頁 94） 郭店·性自 36 郭店·六德 44 郭店·六德 31（見

《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23） 包山 236 包山 242 包山 245 包山 247

包山 200 包山 220 包山 239（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 上博

五·季 22·15（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82）

八式： 包山 135 反 包山 219 包山 137 反（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

上博四·東 5·25 上博四·東 5·9 上博四·曹 44·2 上博二·容 22·24（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82）

總結戰國文字「速」字基本構形共七式：

一式： 秦陶 399 俑（秦）

二式： 咸陽釜（秦）

三式： 秦陶 397 俑（秦）

四式： 秦陶 398 俑（秦）

五式： 石鼓車工〔注：春秋晚期〕（秦）

六式： 泰山刻石（秦）

七式： 郭店·六德 31（楚）

八式： 包山 135 反（楚）

備注：

戰國文字第一、二、三式（秦系）可與籀文系聯。

送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下），頁 40：

遣也。从辵，倣省。（蘇弄切） 籀文。不省。

甲骨文

（缺）

金文

中山王圓壺，詳見戰國晉系文字。

戰國文字

秦系

秦簡 30・38（《秦文字類編》頁 116）

楚系

上博五・季 5・17（《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83）

晉系

中山王圓壺（見《中山王壺器文字編》頁 44）

遲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下），頁 40：

遲 徐行也。从辵，犀聲。《詩》曰：「行道遲遲。」（直尼切）**𨔵** 或从𠂔。**𨔶** 籀文遲。从犀。

甲骨文

一式： 甲 3427 珠 104 珠 309 佚 85 佚 571 續 3・44・10 續 5・1・3 續 5・7・9 掇 97 徵 4・68 徵 10・127 徵 10・132 徵 11・63 徵 11・64 撫 65 新 2725（見《續甲骨文編》頁 23）

金文

西周中期

一式： 2195 白遲父鼎 4102 仲獻父毀 4102 仲獻父毀 4103 仲獻父毀 4103 仲獻父毀

西周晚期

一式： 103.b 遲父鐘 4188.2 仲禹父毀 4279.1 元年師旃毀 4279.2 元年師旃毀 4280.2 元年師旃毀 4280.1 元年師旃毀 4281 元年師旃毀 4282.2 元年師旃毀 4282.1 元年師旃毀

二式： 2818 鬲攸比鼎（鬲比鼎、鬲攸比鼎） 4189.2 仲禹父毀 4189.1 仲禹父毀 4436.2 遲盥

三式： 4436.1 遲盥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望山 1・62（見《戰國文字編》頁 97） 包山 202 說文遲或从 包山 198

包山 200（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3） 郭店・老乙 10（見《郭店楚簡文字

編》頁 24） 望山 1・60 望山 1・61 天星 3603 天星 3704

天星 4405 天星 4904 包山 19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28） 上博
三・周 14・27（《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83）

二式： 天星 370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28）

三式： 望山 1・63（見《戰國文字編》頁 97）

四式： 望山 1・6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28）

五式： 王孫誥鐘〔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97）

六式： 曾侯乙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97）

燕系

七式： 右遲肩鼎 左遲壺 西宮壺 西宮壺 楚高壺 楚高壺（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28）

備注：

1. 西周中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逋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下），頁 41：

亡也。从辵，甫聲。（博孤切） 籀文逋。从捕。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6442 逋乍父乙觶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文博 1998.1（見《戰國文字編》頁 99） 雲夢·答問 164（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1）

二式： 雲夢·封診 14（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21）

商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上），頁 50：

从外知內也。从𠂔，章省聲。（式陽切） 古文商。 亦古文商。 籀文商。

甲骨文

一式： 甲 2416（晚期商字从口） 甲 3690 前 2·2·2 前 2·2·6 前 2·3·5
前 2·3·7 前 2·5·3 前 3·27·6 前 4·27·3 前 4·37·5 後
1·18·2 菁 10·1 林 1·27·8（見《甲骨文編》頁 92） 戩 37·7 粹
907（見《甲骨文編》頁 93） 甲 2416 甲 3690（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2）

二式： 甲 3659（見《甲骨文編》頁 93）

三式： 佚 853（見《甲骨文編》頁 93） 佚 853（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2）

四式： 掇 1·295（見《甲骨文編》頁 93）

五式： 甲 727（早期商字多不从口） 佚 348 前 8·10·3（見《甲骨文編》頁 93）

六式： 甲 1225 甲 2325 甲 2327 甲 2365 甲 3576 乙 98 河 687

粹 1297 前 811·1 佚 867 後 1·9·12（見《甲骨文編》頁 93） 甲 727
（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2）

七式： 掇 1·294 乙 4518 粹 144 粹 1239（見《甲骨文編》頁 93） 甲 1225
甲 2121 甲 2291 甲 2325 甲 2337 甲 2365 甲 2419 甲 3558
乙 1287 乙 1779 乙 3311 乙 3331 乙 6300 新 1592（見《續甲
骨文編》第三卷頁 2）

八式： 甲 1090 乙 4304 乙 4516 續 6·18·3（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2）

九式： 佚 518（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2）

十式： 徵 4・79 徵 4・80 乙 4605（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2）

十一式： 錄 718（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2）

金文

商代

一式： 9491 卣商壺

二式： 866 子商甗 5394 小子省卣

三式： 867 商婦甗

四式： 944 乍冊般甗 2625 豐乍父丁鼎 2708 戊嗣子鼎 2709 遷方鼎（尹
光方鼎） 5394 小子省卣 5394 小子省卣 5965 子乍父辛尊 9894.b 戊
鈴方彝

五式： 3990 亞卣父乙殷

六式： 2711.b 乍冊豐鼎

七式： 5791.b 執尊

商代或西周早期

一式： 2433 葬妣方鼎 2434 葬妣方鼎

二式： 6000 子黃尊 6000 子黃尊

西周早期

一式： 2398.b 醇鼎 2499 齊父丁鼎 2612 玕方鼎 2626 獻矢鼎
2627 獻矢鼎 2702 齊方鼎 4131 利殷 4131 利殷 4300 矢
冊矢令殷 5361 宜乍父辛卣蓋 5361 宜乍父辛卣蓋 4301 矢冊矢令殷

6512 小臣單觶

二式： 4020.b 天君殷 4059 清奚土送殷

三式： 4320 宜矢令殷 5404.1 商卣 5404.2 商卣 5828 商乍父丁希尊蓋

5997 商尊

6014 觶尊

9099 征乍父辛角

四式： 4320 宜矢令殷 3453 乍商殷

五式： 5391 執卣 5391 執卣

六式： 5986 曠乍父乙尊

西周中期

一式： 2774 帥佳鼎

二式： 2831 九年衛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1 九年衛鼎 4191 穆公殷蓋

西周晚期

一式： 4110 魯士商殷 4110 魯士商殷 4111 魯士商殷 4111 魯士商殷

二式： 4466 比盥

三式： 10253 取虎匜

春秋早期

一式： 262 秦公鐘 264 秦公鐘 267.1 秦公鐃 268.1 秦公鐃 269.1 秦公鐃

二式： 4557 商丘弔簠 4558 商丘弔簠 4559.1 商丘弔簠 4559.2 商丘弔簠

春秋晚期

一式： 424.2 姑馮
同之子句
鐘

二式： 9733.1b 庚壺 9733.2b 庚壺 10171 蔡
矢盤 6010 蔡
矢尊

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

11915 悍距末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10187 魯士商
取

二式： 10126 取膚盤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公一號墓磬〔注：春秋晚期〕（見《秦文字類編》頁 140）

二式： 秦陶 1391 器片（見《秦文字類編》頁 140） 雲夢·日甲 145（見《睡虎地秦簡文

字編》頁 29） 上博 31 陶甬 5·98 考古與文物 2000.1（見《戰國文字編》

頁 130） 眉昧鼎 陶甬 5·9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2）

楚系

二式： 隨縣鐘架 隨縣鐘架（見《戰國文字編》頁 130） 隨縣鐘架 隨縣石磬

隨縣石磬 隨縣石磬 隨縣石磬（見《戰國文字編》頁 131） 悍距末

⁴¹（見《戰國文字編》頁 131） 曾樂律鐘 286·4 曾樂律鐘 568·9 曾樂律

鐘 568·12 曾樂律鐘 318·5 輯證 94·1 輯證 94·2 輯證 94·3

⁴¹ 此字《戰編》未分類；《戰典》作楚系，今據《戰典》定為楚系文字。

輯證 94・5 輯證 100・1 輯證 101・2 輯證 101・4 輯證 102・2

輯證 104・1 輯證 100・3 輯證 100・5 輯證 110・4 輯證 112・9

輯證 113・2 輯證 114・3 輯證 115・1 輯證 116・4 輯證 114・2（見

《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輯證 117・2 輯證 119・1 輯證 122・3 輯證

122・4 輯證 131・2 輯證 131・4 輯證 136・2 輯證 140・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2）

三式： 曾樂律鐘 572・2 輯證 94・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輯證 134・1

輯證 125・1 輯證 134・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2）

四式： 距末⁴²（見《戰國文字編》頁 131）

五式： 江陵律管（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六式： 曾樂律鐘 314・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七式： 曾樂律鐘 337・1 曾墓 278・5 曾墓 278・3 曾墓 279・7 曾墓 280・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八式： 曾樂律鐘 572・2 輯證 110・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九式： 輯證 94・10 輯證 94・1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十式： 輯證 100・2

十一式： 輯證 101・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十二式： 姑馮句鐙（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2）

十三式： 輯證 123・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2）

⁴² 此字《戰編》未分類，《戰典》作楚系，今據《戰典》。

晉系

二式： 九年鄭令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十四式： 貨系 153 布空 貨系 154 布空 貨系 156 布空 貨系 157 布空 貨系
158 布空 貨系 159 布空 東亞 2・91 東亞 2・9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十五式： 璽彙 1484 璽彙 1991 璽彙 3241 璽彙 389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十六式： 車丘鏃（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齊系

十七式： 璽彙 321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1）

總結戰國文字「商」字基本構形共十七式：

一式： 秦公一號墓磬〔注：春秋晚期〕（秦）

二式： 秦陶 1391 器片（秦） 隨縣石磬（楚） 九年鄭令戈（晉）

三式： 曾樂律鐘 572・2（楚）

四式： 距末（楚）

五式： 江陵律管（楚）

六式： 曾樂律鐘 314・1（楚）

七式： 曾樂律鐘 337・1 曾墓 279・7 曾墓 280・1（楚）

八式： 曾樂律鐘 572・2 輯證 110・2（楚）

九式： 輯證 94・10（楚）

十式： 輯證 100・2（楚）

十一式： 輯證 101・1（楚）

十二式： 姑馮句鐘（楚）

十三式： 輯證 123・1（楚）

十四式： 貨系 153 布空 貨系 154 布空 貨系 159 布空 東亞 2・91 東亞 2・91（晉）

十五式： 璽彙 1484 璽彙 3241 璽彙 3896（晉）

十六式： 車丘鏃（晉）

十七式： 璽彙 3213（齊）

備注：

1. 商代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春秋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4. 春秋金文（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話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上），頁 53：

會合善言也。从言，昏聲。《傳》曰：「告之話言。」（胡快切） 籀文語。
从會。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郭店·緇衣 30（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41）

諄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上），頁 54：

亂也。从言，孃聲。（蒲沒切） 或从心。 籀文諄。从二或。

甲骨文

一式： 乙 726 乙 1945 乙 2139 乙 2324 乙 3422 乙 4518 乙 6404
乙 6422 乙 6519 乙 781 乙 815 續 3·26·2 續 5·27·2 徵 4·86
徵 8·108 徵 8·109 錄 580 掇 99 粹 1426 新 2135（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5）

二式： 新 1032 新 2179（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5）

金文

西周晚期

3872 旅仲殷

春秋晚期

2286 盂子盛鼎蓋

戰國文字

晉系

侯馬 353〔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01）

訇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上），頁 55：

駢言聲。从言，勻省聲。漢中西城有訇鄉。又讀若玄。（虎橫切） 籀文不省。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

2838.s1 召鼎

2838 召鼎

西周早期

3746 敝康散殷

西周晚期

4321 訇殷

4342.b 訇殷

戰國文字

楚系

郭店·唐虞 27（見《戰國文字編》頁 145）

誕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上），頁 55：

詞誕也。从言，延聲。（徒早切） 籀文誕。省正。

甲骨文

（缺）

金文（延）

西周早期

一式： 2661 德方鼎 2671.b 定父鼎 2672.b 定父鼎 2706 麥方鼎

2763.2 我方鼎（我甗、禦鼎、禦簋） 2763.1 我方鼎（我甗、禦鼎、禦簋） 5415.2

保卣 5415.1 保卣

西周中期

2754 呂方鼎 2838.s1 習鼎 5427 乍冊益卣

春秋晚期

11651 臆公劍

戰國文字

（缺）

讐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上），頁 56：

失氣言。一曰：不止也。从言，讎省聲。傳毅讀若罔。（之涉切）

籀文讐。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集粹

集粹（見《戰國文字編》頁 146）

三年相邦呂不韋戟戈（見《秦文字類編》頁 191）

二式：

二年寺工讐戈（見《秦文字類編》頁 191）

三式：

五年相邦呂不韋戈四（見《秦文字類編》頁 192）

四式：

四年相邦呂不韋戈（見《秦文字類編》頁 192）

五式：

四年呂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78）

童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上），頁 58：

男有皐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聲。（徒紅切） 籀文童。中與竊中同从廿，廿以爲古文疾字。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

10175 史牆盤

西周晚期

一式： 2841.1sl 毛公鼎⁴³

二式： 4326 番生 蓋

春秋早期

268 秦公罍（右旁从童，寫法近於籀文）

春秋晚期

11364 二年戈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陶彙 5・384（見《戰國文字編》頁 160） 陶彙 5・484（見《戰國文字編》頁 160）

秦陶 1610 瓦書（見《秦文字類編》頁 448）

二式： 睡虎 13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66） 雲夢・雜抄 32 三例（見《睡虎地秦簡

⁴³ 因「漢達文庫」原圖不清晰，此處以金文編摹本補入。

文字編》頁 37) 秦簡 29・32 咸陽瓦 咸陽瓦 (見《秦文字類編》頁 448)

三式： 雲夢・日甲 79 背 (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37)

楚系

四式： 包山 180 璽臺 0279 璽臺 3645 (見《戰國文字編》頁 160) 郭店・窮

達 11 郭店・尊德 39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44) 包山 276 包山 180

包山牘 1 反 包山 39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38) 武王戈 璽臺 1277

璽臺 1278⁴⁴ 望山 2・1 包山 39 包山 180 包山 276 帛書甲 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66) 璽臺 1277⁴⁵ (見《戰國文字編》頁 160)

五式： 璽臺 0279 天星 3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66)

六式： 璽臺 3645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66)

七式： 語四 一四 (郭店・語叢 4・14)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44)

八式： 包山牘一反上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66)

齊系

九式： 陶臺 3・452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66)

總結戰國文字「童」基本構形共九式：

一式： 陶臺 5・384 (秦)

二式： 雲夢・雜抄 32 (秦)

三式： 雲夢・日甲 79 背 (秦)

⁴⁴ 此字《戰編》作齊系，《戰典》作楚系，今據《戰典》之分類。

⁴⁵ 此字《戰編》未分系，《戰典》作楚系，今據《戰典》之分類。

四式： 包山 180 (楚)

五式： 璽彙 0279 (楚)

六式： 璽彙 3645 (楚)

七式： 郭店·語叢 4·14 (楚)

八式： 包山牘 1 反上 (楚)

九式： 陶彙 3·452 (齊)

備注：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兵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上），頁 59：

械也。从升持斤，并力之兒。（補明切） 古文兵。从人升干。 籀文。

甲骨文

一式： 後 2・29・6 撫續 89 陳 100（見《甲骨文編》頁 101） 佚 129 後下

29・6 新 1531（見《續甲骨文編》頁 7）

二式： 京津 1531 佚 279（見《甲骨文編》頁 101）

金文

西周中期

一式： 4322.2 或殷 4322.1 或殷

春秋晚期

一式： 275.1b 叔尸鐘 285.5b 叔尸鐘 9733.2b 庚壺 9733.2b 庚壺

不能分期之春秋

425.2 郟諸尹鉦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新郢虎符 集證 221・264（見《戰國文字編》頁 163） 杜虎符 秦簡

53・21 繹山碑 詛楚巫咸（見《秦文字類編》頁 98）

二式： 陽陵虎符（見《秦文字類編》頁 98）

三式： 雲夢・秦律 102（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38）

四式： 璽臺 570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10）

五式： 雲夢·日甲 122 背 雲夢·日乙 61 雲夢·爲吏 21（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38）

六式： 雲夢·日甲 118 背（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38）

楚系

七式： 禽志鼎 禽志鼎（見《戰國文字編》頁 163） 禽志盤（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10）

八式： 包山 241（見《戰國文字編》頁 163） 包山 81（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38）
郭店·老甲 29（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45）

九式： 郭店·唐虞 12（見《戰國文字編》頁 163）

十式： 帛書乙（見《戰國文字編》頁 163） 郭店·老甲 6（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45） 帛書甲 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10） 上博五·競 5·14（《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30）

十一式： 大武避兵戈 天星 40·4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10） 上博五·三 16·39 上博二·容 41·30（《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30）

十二式： 郭店·老丙 6（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45） 上博四·曹 39·5 上博四·曹 51·5 上博四·曹 38·32（《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30）

十三式： 璽臺 0280 帛書殘片 1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10）

晉系

十四式： 璽臺 344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10）

燕系

十五式： 璽彙 1225 璽彙 4092 (見《戰國文字編》頁 163)

齊系

十六式： 璽彙 1589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10)

未能分系

十七式： 璽彙 5205 璽彙 520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10)

總結戰國文字「兵」字基本構形共十七式：

一式： 新郢虎符(秦)

二式： 陽陵虎符(秦)

三式： 雲夢·秦律 102(秦)

四式： 璽彙 5707(秦)

五式： 雲夢·日甲 122 背(秦)

六式： 雲夢·日甲 118 背(秦)

七式： 禽心鼎(楚)

八式： 包山 81(楚)

九式： 郭店·唐虞 12(楚)

十式： 帛書乙(楚)

十一式： 大武避兵戈(楚)

十二式： 郭店·老丙 6(楚)

十三式： 璽彙 0280(楚)

十四式： 璽臺 3445 (晉)

十五式： 璽臺 1225 (燕)

十六式： 璽臺 1589 (齊)

十七式： 璽臺 5205 璽臺 5206 (未能分系)

備注：

1. 春秋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一、三式 (秦系) 可與籀文系聯。

戴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上），頁 59：

分物得增益曰戴。从異，𡗗聲。（都代切） 籀文戴。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十鐘 十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166）

楚系

二式： 上博二·容 9·7（《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32）

農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上），頁 60：

耕人也。从 ，凶聲。（徐鍇曰：當从凶乃得聲。奴冬切） 籀文農，从林。

古文農。 亦古文農。

甲骨文

一式： 甲 96 前 5·47·5 前 5·47·6 前 5·48·1 後 2·39·17 戩
2·9 續 2·1·4 續 2·2·1 鄴 2 下·40·1 掇 2·63 存 216
存 1505 明藏 358 明 46 明 302 金 90 七 118 佚 855 佚
924（見《甲骨文編》頁 107） 佚 855 佚 924 續 2·2·1 續存 216 續
存 1505 新 2354（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10）

二式： 乙 5329（見《甲骨文編》頁 107）

三式： 明 668（見《甲骨文編》頁 107）

四式： 後 17·11（見《甲骨文編》頁 107）

五式： 乙 282（或从艸） 後 2·13·2（見《甲骨文編》頁 108） 乙 8502（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10）

六式： 甲 274 甲 1978 乙 282（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10）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3575.1 農 殷

二式： 890 田 甗 2803 令鼎 3576 田農 殷 6169 史農解

三式： 3461 農父殷

西周中期

一式： 5424.1 農
5424.1 農
5424.1 農

二式： 10175 史牆盤

西周晚期

一式： 187.1 其鐘
189.1 其鐘
192 其鐘

二式： 10176 散氏盤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秦律 144（見《戰國文字編》頁 167） 秦簡 17·137（見《秦文字類編》頁 379）

齊系

二式： 陶彙 3·1234⁴⁶（見《戰國文字編》頁 167）

備注：

1. 西周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⁴⁶ 此字《戰編》作齊系，《戰典》作秦系，今據《戰編》之分類。

爨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上），頁 60：

齊謂之炊爨。𤇀象持甑，冂爲竈口，升推林內火。凡爨之屬皆从爨。（七亂切）

籀文爨省。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集粹（見《戰國文字編》頁 168） 秦簡 42・192（見《秦文字類編》頁 516）

雲夢・答問 192（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39） 睡虎 10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42）

二式： 雲夢・日甲 112（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39）

三式： 集粹（見《戰國文字編》頁 168）

楚系

四式： 包山 67 包山 75 包山 76 望山 2・6（見《戰國文字編》頁 168）

五式： 天星（見《戰國文字編》頁 168）

未能分系

四式： 璽臺 2480（見《戰國文字編》頁 168）

六式： 璽臺 1152 璽臺 2742（見《戰國文字編》頁 168）

鞀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1：

鞀遼也。从革，召聲。（徒刀切） 鞀或从兆。 鞀或从鼓，从兆。 籀文鞀。从鼓召。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包山 95（說文鞀或从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0）

鬻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2：

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甗曰鬻。从鬲，𠂔聲。讀若岑。（才林切） 籀文鬻。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秦印（見《戰國文字編》頁 173）

融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2：

炊气上出也。从鬲，蟲省聲。（以戎切） 籀文融。不省。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包山 237 望山 1・123 帛書甲（見《戰國文字編》頁 174） 上博五・鬼 5・11（《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37）

𡗗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4：

𡗗 老也。从又，从灾。闕。（穌后切）𡗗 籀文从寸。𡗗 𡗗或从人。

甲骨文

一式： 前 4・28・7（象人在屋中舉火） 前 4・29・1 前 4・29・2 後 2・4・10

京都 278B（見《甲骨文編》頁 117） 前 4・28・7（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16）

二式： 甲 788（或不从𡗗 𡗗之初文） 乙 210 乙 322 掇 2・159（見《甲骨文編》

頁 117） 京都 629（見《甲骨文編》頁 118）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𡗗 雲夢・爲吏 21（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41）

燮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4：

和也。从言，从又、炎。籀文燮从𠂔。（𠂔音飪）讀若溼。（臣鉉等案：燮字義大孰也，从炎从又，即孰物可持也。此燮蓋从燮省，言語以和之也。二字義相出入故也。穌叶切。）

甲骨文

前 5・33・4 明 1552（見《甲骨文編》頁 118）

金文

西周中期

4046 燮

春秋早期

4631 曾白 𠂔 簠 4632 曾白 𠂔 簠

不能分期之春秋

270.2b 秦公罇（秦銘勳鐘、 和鐘、秦公鐘）

戰國文字

晉系

璽 3286⁴⁷（見《戰國文字編》頁 179）

⁴⁷ 此字《戰編》未分系，《戰典》作晉系，今從《戰典》。

𢇛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5：

𢇛習也。从丰，𠂔聲。（羊至切）𢇛籀文𢇛。𢇛篆文𢇛。

甲骨文

一式： 甲 537（商承祚釋𢇛） 甲 634（見《甲骨文編》頁 127） 後 1·5·12 粹 313

（見《甲骨文編》頁 128） 甲 613 續 1·23·7 外 430 粹 386 粹 577

粹 1019 新 4555 新 4619 粹 1003（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23）

二式： 甲 613（見《甲骨文編》頁 127） 甲 1676 粹 317 粹 544 後 2·22·8

後 2·30·14 佚 147（見《甲骨文編》頁 128） 甲 1676 佚 147 誠

161 續存 1820 撫續 332 粹 303 粹 831 粹 976（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23）

三式： 甲 1649（見《甲骨文編》頁 127） 甲 2252 後 1·10·12 後 2·6·7（見

《甲骨文編》頁 128） 甲 1924 甲 2252 甲 2491 甲 2569 甲 2613

甲 2618 甲 2674 甲 2695 甲 2772 甲 2787 甲 3102 甲 3915

鄴 40·9 粹 317 新 4565 粹 1195（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23）

四式： 後下·33·1 佚 255 後 1·8·15（見《甲骨文編》頁 128） 甲 1646（見《續甲骨文編》第三卷頁 23）

金文

商代

4144 𢇛作父乙殷

西周中期

一式： 4192.2 毀 4192.1 毀 4193 毀 4237 臣諫 毀 4269

縣妃毀（稽白彝、縣白彝、娼妃彝）

西周晚期

一式： 110 井人女鐘 112 井人女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珍秦 58 璽彙 5572（見《戰國文字編》頁 186）

二式： 秦陶 1230（見《戰國文字編》頁 186）

三式： 璽彙 5120 秦陶 1232（見《戰國文字編》頁 186） 睡虎 14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47）

晝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5：

日之出入，與夜爲界。从晝省，从日（陟救切） 籀文晝。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晚期（厲王）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簡 46・29（見《秦文字類編》頁 388）

二式： 雲夢・日乙 159 22 例 雲夢・封診 95 2 例（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44）

楚系

三式： 九店 56・71 帛書甲（見《戰國文字編》頁 187） 上博五・三 19・27
上博四・曹 10・29（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61）（按：从日，不从旦。）

備注：

1. 西周晚期金文（ ）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三式（楚系）可與籀文系聯。

豎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5：

豎立也。从収，豆聲。（臣庾切）

籀文豎。从殳。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十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188）

楚系

二式：包山 94（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4）

上博五·競 10·11

上博五·鮑 5·

33（《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63）

晉系

二式：陶彙 6·143

三式：侯馬〔注：春秋晚期〕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188）

燕系

二式：陶彙 4·38（見《戰國文字編》頁 189）

四式：璽彙 0605（見《戰國文字編》頁 188）

璽彙 5334（見《戰國文字編》頁 189）

未能分系

五式：璽彙 0440

璽彙 1105

璽彙 1719

璽彙 1390

璽彙 3181（見《戰國文字編》頁 188）

六式： 璽彙 3016 (見《戰國文字編》頁 188)

總結戰國文字「豎」字基本構形共六式：

一式： 十鐘 (秦)

二式： 包山 94 (楚) 陶彙 6・143 (晉) 陶彙 4・38 (燕)

三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 侯馬〔注：春秋晚期〕 (晉)

四式： 璽彙 0605 (燕) 璽彙 5334 (燕)

五式： 璽彙 0440 璽彙 1719 璽彙 3181 (未能分系)

六式： 璽彙 3016 (未能分系)

臧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6：

臧善也。从臣，戕聲。（則郎切）**臧**籀文。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2839.b 小孟鼎

春秋晚期

一式： 94 臧 孫鐘 95 臧 孫鐘 100 臧 孫鐘 101 臧 孫鐘

西周中期

2410 甚謏臧鼎

春秋早期

2757 曹子旂鼎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4442.1 臧 白子莊父盥 4443.1 臧 白子莊父盥

二式： 4443.2 臧 白子莊父盥 4444.2 臧 白子莊父盥 4445.2 臧 白子莊父盥

戰國文字⁴⁸

秦系

一式： 璽彙 0611⁴⁹（見《戰國文字編》頁 189）

⁴⁸ 除「臧」字外，以下同時收入「臧」字的字形材料。何琳儀說：「臧，从口，戕聲。疑臧之異文」（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3），是也。

二式： 秦簡 25・42（見《秦文字類編》頁 429） 雲夢・秦律 197（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44）

三式： 咸陽瓦 咸陽瓦（見《秦文字類編》頁 429） 十鐘 3・2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3）

四式： 雲夢・日甲 817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429） 雲夢・日乙 46（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44） 陶甬 5・21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3）

五式： 雲夢・日甲 80 背（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44）

六式： 秦陶 288 俑（見《秦文字類編》頁 429）

楚系

七式： 包山 167（見《戰國文字編》頁 189） 郭店・緇衣 1 郭店・窮達 8（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5） 包山 163 包山 121 包山 160（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4）

八式： 長沙銅量 包山 23 包山 224（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4） 帛書丙 8 包山 22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3） 上博四・曹 38・19 上博四・曹 22・15 上博四・曹 10・10 上博四・曹 57・10（《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64） 上博四・曹 64・6（《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65）

九式： 包山 38 包山 182 包山 163 包山 72（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4） 包山 6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3） 包山 43（見《戰國文字編》頁 189）

十式： 郭店・老甲 35（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5）

⁴⁹ 此字《戰典》未分系，《戰編》作秦系，今依《戰編》。

十一式： 璽彙 1330⁵⁰（見《戰國文字編》頁 189）

晉系

十二式： 貨系 645（見《戰國文字編》頁 189）

十三式： 貨系 672（見《戰國文字編》頁 190）

十四式： 貨系 644（見《戰國文字編》頁 190）

十五式： 貨系 661 璽彙 2628 璽彙 3085（見《戰國文字編》頁 190）

齊系

七式： 陶彙 3・1210 陶彙 3・36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3）

八式： 璽彙 1464（見《戰國文字編》頁 190） 璽彙 3934 璽彙 3935 陶彙 3・45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3）

十六式： 璽彙 1333（見《戰國文字編》頁 190）

十七式： 陶彙 3・421（見《戰國文字編》頁 190）

十八式： 陶彙 3・49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3）

燕系

十九式： 璽彙 348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3）

未能分系

七式： 璽彙 1328 璽彙 132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3）

八式： 璽彙 1141 璽彙 393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3）

⁵⁰ 此字《戰典》未分系，《戰編》作楚系，今依《戰編》。

十七式： 璽彙 133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3）

總結戰國文字「臧」字基本構形共十七式：

一式： 璽彙 0611⁵¹（秦）

二式： 秦簡 25・42（秦）

三式： 咸陽瓦（秦）

四式： 雲夢・日甲 817 反面（秦）

五式： 雲夢・日甲 80 背（秦）

六式： 秦陶 288 俑（秦）

七式： 包山 163 包山 121（楚） 陶彙 3・1210（齊） 璽彙 1328 璽彙 1329（未能分系）

八式： 包山 23 包山 224（楚） 璽彙 3934 璽彙 3935（齊） 璽彙 1141（未能分系）

九式： 包山 38（楚）

十式： 郭店・老甲 35（楚）

十一式： 璽彙 1330（楚）

十二式： 貨系 645（晉）

十三式： 貨系 672（晉）

十四式： 貨系 644（晉）

十五式： 貨系 661（晉）

⁵¹ 此字《戰典》未分系，《戰編》作秦系，今依《戰編》。

十六式： 璽彙 1333 (齊)

十七式： 陶彙 3・421 (齊) 璽彙 1332 (未能分系)

十八式： 陶彙 3・494 (齊)

十九式： 璽彙 3488 (燕)

殺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6：

𡕊

戮也。从殳，𠂔聲。凡殺之屬皆从殺。（臣鉉等曰：說文無杀字。相傳云：

音察，未知所出，所八切） 古文殺。 古文殺。 古文殺。

徐鍇（920—974）《說文解字繫傳》卷六（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164：

𡕊

籀文殺。⁵²

甲骨文（見《甲骨文編》頁 134）

一式： 戠 33・9

二式： 甲 143

三式： 甲 455

四式： 甲 1222

五式： 甲 1356

六式： 乙 902

七式： 乙 8462

八式： 乙 8898

九式： 河 68

十式： 河 367

十一式： 鐵 185・1

十二式： 前 5・40・3

⁵² 籀文「殺」大徐本未收，此據小徐本補。詳見王國維〈史籀篇疏證〉。

十三式： 前 5・40・5

十四式： 前 6・48・5 甲 3016

十五式： 前 6・52・2 菁 1・1 菁 2・1 後 2・9・1 佚 974 前 4・50・4

佚 386 背 拾 12・15

十六式： 後 1・6・12

十七式： 後 2・27・13

十八式： 林 2・16・1

十九式： 林 1・21・1

二十式： 戩 49・3 佚 386 背

二十一式： 佚 676

二十二式： 佚 923

二十三式： 明藏 147

二十四式： 師友 1・77

二十五式： 師友 1・127

二十六式： 無想 220 明藏 146

二十七式： 燕 124

二十八式： 佚 74

二十九式： 粹 302

三十式： 鄴三下 34・10

金文

西周金文

一式： (融比鼎) (見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頁 120)

春秋金文

一式： (庚壺)、 (叔夷罇)、 (莒叔之仲子平鐘) (見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頁 120)

蔡(《說文》古文作 , 金文以爲蔡字〔見《金文編》頁 207〕)

西周中期

一式： 3678 白蔡父 毀 2931 九年衛鼎 92 叔鐘 (釐伯鐘) 91 叔鐘
89 盧鐘 88 盧鐘

西周晚期

一式： 2518 蔡生鼎 2441 蔡 戠 鼎 4340 蔡 毀 4198 蔡姑 毀

春秋晚期

一式： 4491 蔡 戠 簠 9994 蔡 戠 缶 2738 蔡大師鼎 3595 蔡 戠 毀
3599 蔡 戠 毀 2217 蔡 戠 鼎 210 蔡 戠 紐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日乙 104 (見《戰國文字編》頁 192) 雲夢·答問 66 雲夢·秦
律 6 雲夢·日甲 144 四背 雲夢·日甲 27 雲夢·日甲 104 背 雲
夢·日乙 104 (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45) 雲夢·日甲 792 反面 秦簡 10·
7 (見《秦文字類編》頁 95) 睡虎 9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40)

二式： 雲夢·秦律 84（見《戰國文字編》頁 192）

楚系

三式： 郭店·魯穆 6（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5） 包山 121（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5） 包山 12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40）

四式： 包山 135 包山 135 反（見《戰國文字編》頁 192） 郭店·老丙 7 郭店·太一 7 郭店·魯穆 5 郭店·尊德 3（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5） 包山 137 包山 133 包山 84（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5） 包山 84 包山 90 包山 95 包山 96 包山 134 包山 13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40） 上博五·三 12·39 上博五·季 21·19 上博五·三 14·20 上博四·東 7·3（《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65）

五式： 帛書丙（見《戰國文字編》頁 192）

六式： 包山 83（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5）

晉系

七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192） 侯馬 326〔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40）

八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192）

齊系

九式： 陶壘 3·937（見《戰國文字編》頁 192）

燕系

十式： 璽臺 1233

總結戰國文字「殺」字基本構形共九式：

一式： 雲夢·答問 66 雲夢·日乙 104 (秦)

二式： 雲夢·秦律 84 (秦)

三式： 郭店·魯穆 6 包山 121 (楚)

四式： 包山 137 老丙 7 2 例 郭店·尊 (楚)

五式： 帛書丙 (楚)

六式： 包山 83 (楚)

七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八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九式： 陶彙 3·937 (齊)

十式： 璽彙 1233 (燕)

備注：

1. 戰國文字第一、二式(秦系)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七式(晉系)可與籀文系聯。(第七式爲侯馬盟書文字，時代屬春秋晚期。)

皮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7：

𠩺 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爲省聲。凡皮之屬皆从皮。（符羈切）𠩺 古文皮。

𠩺 籀文皮。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

一式： 2831 九年衛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1 九年衛鼎

西周晚期

一式： 4090 弔皮父𠩺

二式： 4213 異敝𠩺蓋

春秋早期

一式： 4127 鑄弔皮父𠩺 4127 鑄弔皮父𠩺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193.b 者盨鐘 195.b 者盨鐘 196.b 者盨鐘 199 者盨鐘 202 者盨鐘
425 和誥尹鉦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石鼓馬薦〔注：春秋晚期〕（《秦文字類編》頁 71） 石鼓作原〔注：春秋晚期〕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5） 石鼓文・汧毆〔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

頁 194)

二式： 龍崗 156 (見《戰國文字編》頁 194) 秦簡 25·42 秦簡 10·7 睡虎

雲夢·雜抄 16 雲夢·秦律 7 雲夢·日甲 26 背 (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46)

楚系

一式： 包山 33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5) 郭店·緇衣 18 郭店·語叢 4 6 (《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6) 上博四·東 10·19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67)

三式： 之利殘器 (見《戰國文字編》頁 194)

四式： 之利殘片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5) 上博二·容 37·5 上博三·周 56·2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66)

五式： 上博一·緇 10·27 上博五·鬼 6·38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67)

晉系

一式： 元年鄭令矛 卅三年鄭令劍 貨系 2187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5)

四式： 圓壺 (見《中山王壺器文字編》頁 19) 三晉 115 壺 3998 (見《戰國文字編》頁 195) 貨系 2192 貨系 2195 貨系 218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5)

六式： 貨系 2190 貨系 2191 新探 268 圓錢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5)

七式： 壺 3089 (見《戰國文字編》頁 195)

齊系

八式： 陳子皮戈 陶壺 3·1170 (見《戰國文字編》頁 195)

總結戰國文字「皮」字的基本構形共六式：

一式： 石鼓文·汧毘（秦）〔注：春秋晚期〕 包山 33（楚） 貨系 2187（晉）

二式： 龍崗 156（秦）

三式： 之利殘器（楚）

四式： 上博三·周 56·2（楚） 圓壺（晉）

五式： 上博一·緇 10·27（楚）

六式： 貨系 2190（晉）

七式： 璽彙 3089（晉）

八式： 陶彙 3·1170（齊）

備注：

1. 西周中期、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春秋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春秋金文（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4. 戰國文字第一式（秦、楚、晉系）可與籀文系聯。（秦系第一式出自石鼓文，時代屬春秋晚期。）

敗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8：

毀也。从支、貝。敗、賊皆从貝會意。 籀文敗。从貝。

甲骨文

一式 乙 7705（見《甲骨文編》頁 140）

二式 前 3・27・5（見《甲骨文編》頁 140）

三式 珠 294 錄 757（見《續甲骨文編》第四卷頁 28）

金文

西周晚期

4216 五年師放段 4216 五年師放段 4217 五年師放段 4217 五年師放段
4218 五年師放段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青川木牘（見《戰國文字編》頁 200） 雲夢・秦律 164 雲夢・效律 22
日甲 132（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47） 秦簡 45・1 青川木牘（見《秦文字類編》頁 91）

二式： 睡虎 76（《戰國古文字典》頁 948）

楚系

三式： 包山 128（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7） 曾侯乙 64 曾侯乙 46 曾侯乙 66（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60）

四式： 包山 23 九店 621・2（見《戰國文字編》頁 200） 包山 38 包山 14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7） 上博四・曹 44・21 上博四・曹 44・6

上博四·曹 46·17 上博五·三 13·45 (按：《說文》籀文作 , 「目」爲「貝」

之譌變)(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71) 包山 46

包山 103 (見《戰國文字編》頁 200) 郭店·老甲 10 郭店·老丙 11 郭

店·語叢 4·16 郭店·語叢 4·20 郭店·老丙 12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58) 包山 46 包山 62 包山 60 包山 15 反 包山 115 (見《包

山楚簡文字編》頁 47) 包山 15 包山 35 包山 48 包山 78 包

山 90 包山 103 包山 40 包山 8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47-948)

曾侯乙 95 曾侯乙 112 曾侯乙 115 曾侯乙 86 曾侯乙 6 (見《曾

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60) 郭店·老甲 11 郭店·老甲 11 (見《郭店楚簡文字
編》頁 58)

五式： 鄂君啓舟節 (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60) 12110 噩君啓車節

六式： 上博二·民 2·27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71)

七式： 上博二民·9·11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71)

八式： 包山 79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48)

九式： 包山 22 (見《戰國文字編》頁 200) 包山 22 包山 76 包山 75 (見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47) 包山 27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48)

十式： 冉鉦鉞 (見容庚《金文編》頁 219)

十一式： 包山 115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48)

總結「敗」戰國文字基本構形共十一式：

一式： 雲夢·效律 22 (秦)

二式： 睡虎 76（秦）

三式： 包山 128（楚）

四式： 包山 38 包山 115（楚）

五式： 鄂君啓舟節（楚）

六式： 上博二·民 2·27（楚）

七式： 上博二民·9·11

八式： 包山 79（楚）

九式： 包山 22 3 例（楚）

十式： 冉鉦鉞（楚）

十一式： 包山 115（楚）

備注：

1. 西周晚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四、五、十式（楚系）可與籀文系聯。

𦣻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上），頁 74：

𦣻盛也。从大，从𦣻，𦣻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徐鍇曰：

《史篇》謂所作倉頡十五篇也。詩亦切）**𦣻**古文𦣻。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上），頁 74：

𦣻

𦣻目圍也。从𠃊，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爲醜字。（居倦切）

筆者按：《說文》云「《史篇》名醜，是《史篇》有醜字。王國維謂𦣻、醜二字形聲迥異，無由得其歧出之由，然𦣻部有𦣻字，下云「古文以爲醜字」，王氏因以爲《史篇》醜字本以𦣻字爲之。他認爲𦣻字一譌爲𦣻，再譌爲𦣻，經典相承遂爲𦣻字，是以𦣻爲𦣻之籀文，其說精當可從。王說見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頁 2091-2092。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𦣻** 八年相邦呂不韋戈（見《秦文字類編》頁 39）**𦣻** 璽彙 365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1）

二式：**𦣻** 咸陽釜（見《秦文字類編》頁 39）

楚系

三式：**𦣻** 上博一·緇 18·38（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195）

晉系

一式： 璽彙 286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1）

閨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上），頁 76：

今閨。似鵠鵠而黃。从佳，門省聲。（良刃切） 籀文不省。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

3476 閨

戰國文字

秦系

雲夢·爲吏 23

雲夢·日甲 2（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3）

睡虎 189（見《戰

國古文字典》1149） 秦簡 53·23（見《秦文字類編》頁 249）

雞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上），頁 76：

知時畜也。从隹，奚聲。（古兮切） 籀文雞。从鳥。

甲骨文

一式： 甲 478（見《甲骨文編》頁 176）

二式： 前 2・28・5（見《甲骨文編》頁 176）

三式： 前 2・36・7 前 2・37・2 簠游 77 粹 976 粹 1562（見《甲骨文編》頁 176）

四式： 佚 547 明藏 787 京都 2018 京都 2216（見《甲骨文編》頁 176）

五式： 前 2・37・1（見《甲骨文編》頁 176）

六式： 佚 740（見《甲骨文編》頁 176）

七式： 佚 995（見《甲骨文編》頁 176）

八式： 京津 4455（見《甲骨文編》頁 176）

九式： 掇 259（見《甲骨文編》頁 176）

十式： 粹 1563（見《續甲骨文編》第四卷頁 10）

金文

商代

雞魚鼎（見《古文字類編》頁 228）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秦律 63 雲夢・日乙 76（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4） 秦簡 6・

45（見《秦文字類編》頁 249）

楚系

二式： 包山 258 包山 257 2 例（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5）

齊系

一式： 陶彙 3・306（見《戰國文字編》頁 233）

備注：

甲骨文第四式可與籀文系聯。

雛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上），頁 76：

雛子也。从隹，芻聲。（士于切） 籀文雛。从鳥。

甲骨文

乙 1052（見《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頁 142）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缺）

備注：

甲骨文可與籀文系聯。

雕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上），頁 76：

雕也。从隹，周聲。（都僚切） 籀文雕。从鳥。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雕陰鼎 秦印（見《戰國文字編》頁 233）

雍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上），頁 76：

雍

鳥也。从隹，瘡省聲。或从人，人亦聲（徐鍇曰：鷹隨人所指輒，故从人。

於凌切） 籀文雍。从鳥。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883 雁監甗 6174 雁公鰈

二式： 2150 雁公方鼎 2172 雁弔鼎 2553 雁公鼎 2554 雁公鼎

3442.1 雁事殷 3442.2 雁事殷 3477 雁公殷 3478 雁公殷 5177.1b

雁公卣 5177.2b 雁公卣 5220.1 雁公卣 5220.2 雁公卣 5841 雁公尊

西周中期

一式： 2807 大鼎 2808 大鼎 2830 師胡鼎 2780 師父鼎

二式： 4045 雁矢殷

西周中晚期

一式： 107 雁矢見工鐘 107 雁矢見工鐘

西周晚期

一式： 2841.1s1 毛公鼎 2841.2s1 毛公鼎 3775 昇公殷 4467.1 師克盥

4468 師克盥蓋

二式： 3860.1b 雁矢殷 3860.2b 雁矢殷

三式： 4331 芊白歸苑殷

四式： 3775 昇公殷

五式： 4342.b 師匄殷

春秋早期

一式： 263 秦公罍 268.2 秦公罍 269.2 秦公鐘

春秋晚期

一式： 273.1b 叔尸鐘 274.2b 叔尸鐘 275.1b 叔尸鐘 282.b 叔尸鐘

285.5b 叔尸鐘 285.2b 叔尸鐘

二式： 285.4b 叔尸鐘

戰國文字

楚系

上博港·戰3·6（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197）

雇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上），頁 76-77：

雇九雇。農桑候鳥，扈民不姪者也。从佳，戶聲。春雇鵠盾，夏雇竊玄，秋雇竊藍，冬雇竊黃，棘雇竊丹，行雇喑喑，宵雇嘖嘖，桑雇竊丹，老雇鷦也。（侯古切）**𠂔**雇或从雥。**𠂔**籀文雇。从鳥。

甲骨文

一式： 乙 8872 前 2·4·8 前 2·6·6 後 1·13·2 林 1·9·12 粹 300
金 448（見《甲骨文編》頁 177） 粹 300 粹 1553 乙 5405（見《續甲骨文編》第四卷頁 10）

二式： 佚 524（見《甲骨文編》頁 177）

三式： 乙 2101 師友 1·80（見《甲骨文編》頁 177） 外 141（見《續甲骨文編》第四卷頁 10）

四式： 佚 756（見《甲骨文編》頁 177）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包山 121 包山 122 包山 123（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5）

二式： 天星 3402 天星 420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69）

三式： 雇疾骨管（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69）

備注：

甲骨文第二、三式可與籀文系聯。

棄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 83：

捐也。从升推𠂔棄之。从去，去，逆子也。（臣鉉等曰：去，他忽切、詰利切）

古文棄。 籀文棄。

甲骨文

一式： 後 2・21・14（羅振玉釋棄） 後 2・7・13（或从𠂔）（見《甲骨文編》頁 189）

二式： 甲 2121 甲 2815 甲 3338 甲 3479 甲 3403 乙 4055 乙 7661 珠

338 珠 1368 佚 980 續 1・38・2 續 3・40・2 續 4・32・1（見《續甲

骨文編》四卷頁 19） 粹 1082 粹 1096 粹 1124 新 685（見《續甲骨文編第
四卷頁 20）

三式： 佚 250 書 1・10・E（見《續甲骨文編第四卷頁 20）

金文

西周晚期

10176 散氏盤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答問 167 雲夢・答問 71（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7） 睡虎 93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01）

二式： 雲夢・日甲 58 背（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57） 秦簡 28・16（見《秦文字
類編》頁 307） 吉大 125 秦印（見《戰國文字編》頁 246）

楚系

三式： 包山 121 (說文古文棄) 包山 179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58) 郭店·

老甲 1 郭店·老甲 1 郭店·老甲 1 郭店·窮達 6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

頁 72) 上博二·容 3·10 上博五·競 7·20 上博五·三 19·12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07)

晉系

三式： 大鼎 (見《中山王器文字編》頁 27) 貨系 507 (見《戰國文字編》頁 246)

燕系

三式： 璽彙 1485 (見《戰國文字編》頁 246)

四式： 璽彙 0872 (見《戰國文字編》頁 246)

總結戰國文字「棄」字基本構形共四式：

一式： 雲夢·答問 167 (秦)

二式： 雲夢·日甲 58 背 (秦)

三式： 包山 121 (楚) 大鼎 貨系 507 (晉) 璽彙 1485 (燕)

四式： 璽彙 0872 (燕)

備注：

1. 西周晚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一、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爰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 84：

引也。从爰，从于。籀文以爲車轅字。

甲骨文

一式： 甲 2754 甲 3915 乙 3787 乙 3788 反 乙 4699 乙 7041 反 乙 8730 乙 8896 河 579 後 2·30·16 簠人 85 京津 4894 師友 2·77 爰伯 撫續 270 燕 30 燕 625 珠 395 明藏 224 京都 2215（見《甲骨文編》頁 195） 徵 4·85 凡 26·1 撫續 270（見《續甲骨文編》第四卷頁 24）

二式： 乙 3328 撫 91 乙 4770 乙 7818（見《續甲骨文編》第四卷頁 23）

三式： 徵 3·55（見《續甲骨文編》第四卷頁 24）

金文

商代

一式： 824 爰父癸甗 4738.1b 爰卣 4738.2 爰卣 6180.b 爰一觶 9126 爰罍 10684 爰戈

西周早期

27122s 乃子克鼎

西周中期

一式： 6008 匱尊 6008 匱尊 6008 匱尊

西周晚期

一式： 10173 虢季子白盤

二式： 2841.2s1 毛公鼎 4469.b 𠄎 盥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封診 84（見《戰國文字編》頁 1153） 商鞅方升 雲夢·日甲 846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79）

楚系

二式： 鄂君啓舟節 鄂君啓車節（見《戰國文字編》頁 1153）

三式： 望山 2·12（《戰國古文字典》頁 936）

四式： 郭店·尊德 2（見《戰國文字編》頁 1153）3

晉系

五式： 侯馬 310 璽臺 3769（《戰國古文字典》頁 936）

齊系

六式： 陶臺 3·1153（見《戰國文字編》頁 1153）

備注：

1.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一式（秦系）可與籀文系聯。

敢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 84：

進取也。从受，古聲（古覽切）。 籀文敢， 古文敢。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4301 乍册矢令敢 5408 靜卣 9901.2 矢令方彝 9901.2 矢令方彝

10360 鬲圖器

二式： 2837.s1 大孟鼎 4330 沈子它敢蓋（它敢） 2555 旂鼎

三式： 2837.s1 大孟鼎 4300 乍册矢令敢 4301 乍册矢令敢 5384.1 耳卣

四式： 2654 毫鼎

五式： 4241 癸乍周公敢（周公敢、井侯敢） 9901.1 矢令方彝 9901.1 矢令方彝

六式： 4169 章白匚敢

西周中期

一式： 250 庚鐘 747 仲栒父鬲 2781 爾季鼎 2783 七年趙曹鼎

2784 十五年趙曹鼎 2792.2b 大矢始鼎（大夫始鼎） 2816 白晨鼎

4170.2 庚敢 4171.1 庚敢 4200 恒敢蓋 4207 適敢

4211.1 衛敢 4243 叔敢蓋口 4252.2 大師盧敢 4463 庚盥

4256.2 廿七年衛敢 4268.1 王臣敢 9898.1 吳方彝蓋 6516 趯觶

4302 彖白或殷蓋

二式： 248 庚鐘 249 庚鐘 2736 不指方鼎 2820 善鼎 4219 追殷

4222 追殷蓋 4223.1 追殷 4272.2b 翌殷 4273 靜殷

4276 豆閉殷 4283 師貞殷蓋 4462 庚盥 5424.1 農貞

三式： 9897.1 師遽方彝 9897.2 師遽方彝 5420.1 彖或貞 4316 師虎殷

9455 長田壺 9436.1 卣盃

四式： 10170 走馬休盤 9727 三年庚壺 10321 通孟 6013 盞方尊

9899 盞方彝 2832 五祀衛鼎 4250 即殷 4252.1 大師盧殷

2747.b 師秦宮鼎

五式： 4269 縣妃殷（稽白彝、縣白彝、娼妃彝）

西周中晚期

48 豐鐘 108 雁戾見工鐘

西周中期或晚期

2786 康鼎

西周晚期

一式： 189.2 卣其鐘 207 克鐘 239.1 虢弔旅鐘 2814 無夷鼎

2819.b 賓鼎 2821 此鼎 2835 多友鼎 2836 大克鼎 4313.1

師寅殷 4326 番生殷蓋 4326 番生殷蓋 4327 卯殷 4468 師克

盥蓋 9725.b 白克壺 9731.1 頌壺 9731.2 頌壺 4184 公臣殷

二式： 9732 頌壺蓋 10172 貞盤 10285.1 何匜 10285.2 何匜

4469.b 盟盥 4323.b 敵殷 4331 卣白歸苑殷 (姜白殷) 4313.2 師

4285.2 諫殷 4332.1 頌殷 4337 頌殷 4338 頌殷蓋

285 越鼎 4324.1 師楚殷 242.b 虢弔旅鐘 260.1 大鐘 (宗周鐘)

4312 師頌殷

三式： 4298 大殷蓋 2841.1s1 毛公鼎 4318.2 三年師兌殷 4280.2 元年

4292 五年召白虎殷 4187 公臣殷 10174 兮甲盤 63 逆鐘

四式： 4279.1 元年師旂殷 10174 兮甲盤 181 南宮乎鐘 4285.2 諫殷

4285.1 諫殷

五式： 4297.2b-3 鄧殷

春秋早期

一式： 2766.1 邾郕尹晉鼎

二式： 10222 魯白匜

春秋晚期

一式： 210.1 蔡侯鍾 218.1 蔡侯鍾 219.1 蔡侯鍾 221.1 蔡侯鍾

226 郢鍾 231 郢鍾 233 郢鍾 235 郢鍾 237 郢

11718 姑發門反劍

二式： 272.2b 叔尸鍾 273.2b 叔尸鍾 275.2b 叔尸鍾 285.5b 叔尸鍾

427.2 配兒鈎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秦律 68 雲夢·爲吏 2 雲夢·日甲 111 背（見《睡虎地秦簡文

字編》頁 58） 秦簡 10·4（見《秦文字類編》頁 92） 集粹 雲夢·秦律 192（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二式： 杜虎符 詛楚巫咸（見《秦文字類編》頁 92）

三式： 新郢虎符（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四式： 放馬灘墓主記墓一（見《秦文字類編》頁 92）

楚系

五式： 郭店·老甲 9 郭店·老甲 18 郭店·老丙 14（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73）

包山 135 包山 224 包山 85（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0） 璽臺 2539

包山 225 郭店·五行 46 郭店·五行 46 郭店·五行 46（見《戰國

文字編》頁 252） 上博二·容 18·7 上博二·容 46·25 上博三·中 5·

12 上博四·柬 7·2 上博四·相 2·12 上博四·曹 7·24（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12）

六式： 包山 38（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0）

七式： 包山 15（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0） 郭店·六德 17（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上博二·從甲 14·16 上博四·昭 2·37 上博五·季 14·17 上

博五·姑 7·19 上博五·三 5·2 上博二·民 5·17（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11）

晉系

二式： 中山圓壺 中山守丘石刻（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六式： 侯馬 侯馬〔注：春秋晚期〕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八式： 中山圓壺 集粹 璽彙 3404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九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 溫縣〔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齊系

五式： 陶彙 3・407（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六式： 陳曼 匠（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燕系

六式： 陶彙 1351 陶彙 4・1 陶彙 4・3（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十式： 璽彙 1002 璽彙 3294（見《戰國文字編》頁 252）

總結戰國文字「敢」字基本構形共十式：

一式： 雲夢・秦律 68（秦）

二式： 杜虎符（秦） 中山圓壺（晉）

三式： 新鄭虎符（秦）

四式： 放馬灘墓主記墓一（秦）

五式： 郭店・老甲 9（楚） 陶彙 3・407（齊）

六式： 包山 38（楚） 侯馬（晉）〔注：春秋晚期〕 陳曼 匠（齊） 陶彙 1351

(燕) 璽彙 1002 (燕)

七式： 包山 15 (楚)

八式： 中山圓壺 (楚)

九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楚)

十式： 璽彙 1002 (燕)

備注：

戰國文字第二、三式（秦、晉系）可與籀文系聯。

叡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 85：

深明也，通也。从𠂔，从目，从谷省（以芮切）。 古文叡。 籀文叡从土。

甲骨文

（缺）

金文

不能分期之春秋

270.1b 秦公罇（秦銘勳鐘、盥和鐘、秦公鐘）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上博三·周 28·9 上博三·周 29·5（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12）

晉系

二式： 中山王鼎（見《戰國文字編》頁 253）

臚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 87：

皮也。从肉，盧聲。（力居切） 籀文臚。

甲骨文

一式： 乙 1062 乙 1615 乙 4911 乙 4925 甲 8951 佚 383 續 1·

44·7 凡 11·3（見《續甲骨文編》頁 26）

二式： 甲 2902 佚 31 佚 392 粹 934（見《續甲骨文編》頁 26）

金文

西周中期

一式： 2831 九年衛鼎 5950 引尊⁵³

二式： 2784 十五年趙曹鼎 2784 十五年趙曹鼎

春秋晚期

156 能原罍

不能分期之春秋

10126 取膚盤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秦律 13 雲夢·雜抄 29（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60） 安康罐（見《秦文字類編》頁 169）

⁵³ 「漢達文庫」把此器定為西周早或中期之器物。高明《古文字類編》則斷為西周中期，今從高說。

楚系

二式： 信陽 2・15（見《戰國文字編》頁 256） 信陽 2・17 信陽 2・27（見《楚文字編》頁 255） 信陽 2・014 信陽 2・029（《戰國古文字典》頁 450） 望山 2・4 包山 193（《戰國古文字典》頁 450） 包山 191（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1） 上博二・魯 4・15 上博二・魯 4・48 上博二・從乙 2・10 上博二・容 1・1 上博四・東 3・3（見《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16） 蒙陵公戈（見《戰國文字編》頁 256） 郭店・五行 43 郭店・唐虞 11（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75） 包山 261 包山 84（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1）

三式： 能原鑄（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468）

晉系

四式： 三晉 48 三晉 48 三晉 66（見《戰國文字編》頁 256） 貨系 991 布尖 貨系 993 布尖 貨系 994 貨系 996 貨系 997 古幣 219 古幣 219 古幣 219 古幣 219 布方（《戰國古文字典》頁 450）

五式： 古幣 219 古幣 219 古幣 219 東亞 3・10 東亞 3・10（《戰國古文字典》頁 450）

六式： 古錢 219（《戰國古文字典》頁 450）

七式： 幣史 7・1（《戰國古文字典》頁 450）

齊系

八式： 璽臺 0656（見《戰國文字編》頁 256）

九式： 璽彙 5675 (《戰國古文字典》頁 450)

總結戰國文字「臚」字基本構形共九式：

一式： 雲夢・秦律 13 (秦)

二式： 信陽 2・15 包山 261 (楚)

三式： 能原鑄 (楚)

四式： 三晉 48 (晉)

五式： 古幣 219 古幣 219 (晉)

六式： 古錢 219 (晉)

七式： 幣史 7・1 (晉)

八式： 璽彙 0656 (齊)

九式： 璽彙 5675 (齊)

備注：

1. 西周中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一、二、五式 (秦、楚、晉系) 可與籀文系聯。

則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 91：

等畫物也。从刀，从貝。貝，古之物貨也。（子德切） 古文則。 亦古文則。 籀文則。从鼎。

甲骨文

（缺）

金文（說文籀文則从鼎）

西周早期

一式： 2723.b 師觶鼎 5995.b 師觶尊 6014 弅尊

西周中期

一式： 252 庚鐘 2824 或方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8.s1 召鼎

2838.s1 召鼎 2838.s1 召鼎 4262.1 格伯殷 4264.1 格伯殷

10175 史牆盤 2838.s1 召鼎

二式： 6011.2 盞駒尊

三式： 4208 段殷

四式： 4263 格伯殷 4264.2 格伯殷

五式： 4265 格伯殷

六式： 6515 萬謨觶

七式： 8828 則乍寶爵

西周晚期

一式： 2818 比攸比鼎（ 比鼎、鬲攸比鼎） 2818 比攸比鼎（ 比鼎、鬲攸比鼎）

4278 師克盥蓋 4278 師克盥蓋 4468 師克盥蓋 10176 散氏盤

10176 散氏盤

二式： 4292 五年召白虎毀 4292 五年召白虎毀 4292 五年召白虎毀

4293 六年召白虎毀 4321 匚毀 4342.b 師匚毀 4467.2 師克盥

4467.1 師克盥 4469.b 盥盥 10174 兮甲盤 10174 兮甲盤

10285.2 匚匚 10285.2 匚匚

春秋早期

一式： 624 黃子鬲 687 黃子鬲 2566 黃子鼎 4687 黃子豆 9663

黃子壺 9664 黃子壺 9963 黃君孟鑄 9966 黃子鑄 10104 黃子孟盤

二式： 10122 黃子盤 9987 黃子罐

三式： 2497 黃君孟鼎

春秋晚期

一式： 4528.1 曾子鬲簋 4528.2 曾子鬲簋 4529.1 曾子鬲簋 *103 編鑄

二式： 156.1 能原鑄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9445 黃子盃 9730 洹子孟姜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始皇詔權一 始皇詔權三 秦陶 1590 量 詛楚巫咸（見《秦文字類編》）

頁 353) 陶甗 5 · 400 石鼓文 · 吾水〔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二式： 始皇詔橢量二 青川木牘（見《秦文字類編》頁 353） 雲夢·爲吏 38

雲夢·日甲 39 背（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63） 兩詔權二（見《秦文字類編》頁 353）

楚系

二式： 上博一·緇 2·2 上博一·緇 3·25 上博一·緇 4·25 上博一·緇 6·32（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25）

三式： 上博一·緇 5·19 上博一·緇 10·30 上博一·緇 13·2 上博一·緇 13·35 上博一·緇 13·43 上博一·緇 13·50 上博一·緇 16·23

上博一·緇 17·3 上博一·緇 17·9 上博一·緇 17·14 上博一·緇 17·38
上博一·緇 22·41 上博二·子 2·6 上博二·子 2·21 上博五·

鬼 3·37 上博一·緇 7·5（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25）
（按：所从「貝」旁乃「鼎」之省譌）

四式： 鄂君啓車節（見《戰國文字編》頁 274）

五式： 信陽 1·1（見《戰國文字編》頁 274） 信陽 1·0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4） 郭店·語叢 4 22 郭店·緇衣 1 郭店·老丙 12 郭店·五行 5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77） 郭店·語叢 4 22 郭店·五行 10 郭店·成之 1 郭店·成之 4（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78） 郭店·成之 17（見《戰國文字編》頁 274）

六式： 郭店·尊德 26 郭店·老丙 6 郭店·五行 15 郭店·尊德 33 郭店·語叢 1·34（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77） 郭店·老丙 6（見《戰國文字編》頁 274） 帛書甲 1 帛書甲 8 帛書甲 10 帛書甲 12 帛書甲

12 帛書甲 12 帛書甲 12 帛書乙 6 帛書乙六 帛書乙 7

帛書丙 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4) 上博四·曹 33·17 上博四·曹

33·22 上博四·曹 35·3 上博四·曹 33·12 上博五·弟 16·20 (見《上

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27) 287.5 曾侯乙鐘

七式： 郭店·五行 13 郭店·語叢 3·4 郭店·尊德 34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

頁 77) 曾樂律鐘 323·7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4) 上博一·孔 8·46

上博一·孔 9·29 上博一·孔 9·55 上博一·孔 11·8 (見《上海博物館藏

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25) 上博一·孔 11·17 上博一·孔 11·

26 上博一孔 24·13 上博一·緇 4·8 上博二·子 6·31 上博二·

子 7·12 上博五·季 15·22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
頁 226)

八式： 曾樂律鐘 329·5

九式： 郭店·老甲 35 (見《戰國文字編》頁 275) 郭店·緇衣 31 郭店·老乙 2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78)

十式： 郭店·唐虞 21 郭店·忠信 1 郭店·唐虞 20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78)
(見《戰國文字編》頁 275)

十一式： 郭店·緇衣 2 郭店·性自 2 22 郭店·緇衣 7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
頁 78)

十二式： 郭店·六德 25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78)

十三式： 鳥書箴言帶鈎 (見《戰國文字編》頁 274)

十四式： 鳥書箴言帶鈎 (見《戰國文字編》頁 274)

晉系

一式： 侯馬 319〔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3） 中山王方壺（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45）

二式： 虢光鐘 行氣玉銘（見《戰國文字編》頁 275）

四式： 侯馬 319〔注：春秋晚期〕 侯馬 319〔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3） 中山王方壺（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45）

十五式： 侯馬 319〔注：春秋晚期〕 溫縣 6〔注：春秋晚期〕 溫縣 9〔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3）

十六式： 侯馬 319〔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3）

十七式： 溫縣 3〔注：春秋晚期〕 溫縣 12〔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3）

總結戰國文字「則」字基本構形共十六式：

一式： 始皇詔權三（秦） 中山王方壺（晉）

二式： 始皇詔橢量二（秦） 兩詔權二（秦） 虢光鐘（晉）

三式： 上博一·緇 13·35

四式： 鄂君啓車節（楚） 侯馬 319〔注：春秋晚期〕（晉）

五式： 信陽 1·1（楚）

六式： 郭店·尊德 26（楚）

七式： 郭店·五行 13（楚）

八式： 曾樂律鐘 329·5（楚）

九式： 郭店·老甲 35（楚）

十式： 郭店·唐虞 21 (楚)

十一式： 郭店·緇衣 2 郭店·性之 2 郭店·緇衣 7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78)

十二式： 郭店·六德 25 (楚)

十三式： 鳥書箴言帶鈎 (楚)

十四式： 鳥書箴言帶鈎 (楚)

十五式： 侯馬 319〔注：春秋晚期〕(晉)

十六式： 侯馬 319〔注：春秋晚期〕(晉)

十七式： 溫縣 3〔注：春秋晚期〕(晉)

備注：

1. 西周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中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4. 春秋早期金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5. 春秋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6. 春秋金文(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7. 戰國文字第一、八式(秦、楚、晉系)可與籀文系聯。

劍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 93：

人所帶兵也。从刀，僉聲。（居欠切） 籀文劍，从刀。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晚期

2779 師同鼎

春秋晚期

一式： 11663.b 齊公劍（葬公劍） 11620.1b 攻敵王光劍 11621 郢王鳩淺劍（戰

國文字部分重見）

11654 攻敵王光劍

11640 吳季子之子逞劍（戰國文字部

分重見）

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

11589 富彘劍（戰國文字部分重見）

不能分期之春秋

425 郢尹征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答問 84 雲夢·日乙 38（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65） 秦

簡 36·84 雲夢·日甲 861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356）

楚系

二式： 子逞劍〔注：春秋晚期〕 越王句踐劍〔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279）

三式： 包山 18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65) 仰天 10 天星 (《戰國古文字典》頁 1460)

晉系

二式： 富奠劍〔注：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279)

四式： 耳公劍 (見《戰國文字編》頁 279)

燕系

五式： 11634 鄧王職劍 11643 鄧王職劍 (分系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460)

總結戰國文字「劍」字基本構形共五式：

一式： 雲夢·日乙 38 (秦)

二式： 子逞劍 越王句踐劍〔注：二者皆屬春秋晚期〕(楚) 富奠劍〔注：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晉)

三式： 包山 18 (楚)

四式： 耳公劍 (晉)

五式： 11634 鄧王職劍 11643 鄧王職劍 (燕)

備注：

戰國文字第一式(秦系)可與籀文系聯。

觴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 94：

觴實曰觴，虛曰觶。从角， 省聲。（式陽聲） 籀文觴。从爵省。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晚期

一式： 9572 觴仲多壺 3945 觴姬毀蓋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公一號墓磬〔注：春秋晚期〕（右旁所从與籀文相近，見《秦文字類編》頁 488）

楚系

二式： 包山 259（見《戰國文字編》頁 282）

備注：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箕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上），頁 99：

箕也。从竹，甘象形，下其丌也。凡箕之屬皆从箕。 古文箕省。 亦古文箕。 亦古文箕。 籀文箕。 籀文箕。

甲骨文

一式： 甲 662 乙 7285 朱書 前 5·6·1 甲 2366 乙 3400 骨橋朱書

甲 7 甲 37 甲 257 甲 353
甲 363 甲 2366 甲 3640 乙 6370 乙 6385 乙 6664 珠
189 零 45 佚 37 續 1·26·4 掇 400（見《續甲骨文編》第五卷頁
1） 徵 1·7 粹 297（見《續甲骨文編》第五卷頁 2）

二式： 、 前 1·18·1 前 3·1·1（見《甲骨文編》頁 205）

三式： 京都 934A 前 6·34·7（見《甲骨文編》頁 206）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631 匱鬲 2252 乍父己鼎

二式： 2723.b 師觶鼎 3909 癸殷

三式： 2839 小孟鼎

四式： 3573 師觶鼎

西周中期

一式： 249 匱鐘 569 乍寶彝鬲 633 聖肇家鬲 638 庚姬鬲 641 京

姜鬲 650 白先父鬲 2806.b 大鼎（己白鼎） 2824 或方鼎

3979.2b 吕白殷 3867.2 洹秦殷 2747.b 師秦宮鼎

二式： 652 白先父鬲 3550 敌仲殷 3772.2 己天殷 3772.1 己天殷

三式： 3979.1b 吕白殷 2831 九年衛鼎

四式： 2411 弔師父鼎

五式： 2721 師鼎（師雛父鼎）

西周中晚期

一式： 49 豳狄鐘 636 吕雒姬鬲 669 吕白鬲

二式： 35 豳鐘

三式： 644 白上父鬲

西周晚期

一式： 20 猷鐘（侑友鐘） 24 中義鐘 43 楚公穀鐘 55.b 走鐘 69

兮仲鐘 106.b 楚公逆鑄 134 柞鐘 187.1 汾其鐘 260.2 鉄鐘

（宗周鐘） 2559 雍白原鼎

二式： 141 師與鐘 612 白子鬲 642.b 白嬭父鬲 710 仲勛鬲 730

奠白荀父鬲 2548 囙皇父鼎 2796 小克鼎 681.b 仲父鬲 666 戲白鬲

三式： 710 仲勛鬲

四式： 3935.b 豳鐘生殷

不能分期之西周

一式： 2420.b 陽鼎

二式： 2539.b 鼎

三式： 3915 周 穆生 殷

春秋早期

一式： 595 衛夫人鬲(晉) 713 昶仲鬲 262 秦公鐘 265 秦公鐘 267.2

秦公罍 268.2 秦公罍 269.2 秦公罍 2520 秦公罍 3987 魯大宰 父 殷

二式： 670 來佳鬲 660 夔羌白鬲

春秋中期

2573.2 鄧公 鬲

春秋中晚期

2551.1 襄鼎

春秋晚期

一式： 53.2 楚王 鐘 421 其次 鐘 285.7b 叔尸鐘 114 子璋鐘

78 敬事天王鐘(楚) 4625 長子沫臣簋 4625 長子沫臣簋(晉) 11637

攻敵吳王夫差劍

二式： 175 弔之仲子平鐘 175 弔之仲子平鐘

三式： 173 弔之仲子平鐘

四式： 172 弔之仲子平鐘

不能分期之春秋

- 一式： 7 自乍其徒鐘 86 大宰鐘 119 子璋鐘 118 子璋鐘 203
- 10123 沈兒鐘 齊乍其孟姬盤 10099 徐王義楚盤
- 二式： 195.b 者其鐘 140 邾公孫班鐘 140 邾公孫班鐘
- 三式： 270.2b 秦公鐘（秦銘勳鐘、盪和鐘、秦公鐘） 153 鄒子盪白鐘
- 四式： 147 鑄其求鐘 197 者其鐘 225 即其鐘
- 五式： 72 楚王鐘
- 六式： 182 徐王子其鐘

戰國文字

秦系

- 一式： 石鼓汧河 石鼓文・吳人〔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291）
- 二式： 詛楚文（據郭沫若《詛楚文考釋》所載字形補）
- 三式： 陶甬 9・38 青川牘（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
- 四式： 璽彙 164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
- 五式： 雲夢日書甲 871 雲夢日書甲 803（見《秦文字類編》頁 329） 津藝 79
- 珍秦 108（見《戰國文字編》頁 291）

楚系

- 一式： 鄂君啓舟節 郭店・緇衣 35（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82） 鄂君車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7） 曾侯乙鐘（見《楚文字編》頁 284）
- 六式： 龔璋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291）

七式： 書也缶（見《戰國文字編》頁 291）

八式： 郭店・緇衣 39（見《戰國文字編》頁 291） 郭店・緇衣 40（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82）

九式： 曾侯乙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291）

十式： 信陽 2・21（見《戰國文字編》頁 291）

晉系

一式： 中山圓壺 哀成叔鼎 中山方壺（三字見《戰國文字編》頁 291） 魚顛匕、

令狐壺 中山王鼎 中山王鼎（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6-27）

六式： 魚顛匕 魚顛匕 者泐鐘（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6-27）

八式： 魚顛匕 魚顛匕 魚顛匕（以上四字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6）

十一式： 魚顛匕 溫縣 12〔注：春秋晚期〕（二字皆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6）

十二式： 魚顛匕 魚顛匕 魚顛匕（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6）

十三式： 璽彙 286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6）

十四式： 貨系 1604（見《戰國文字編》頁 291）

齊系

十三式： 陶彙 3・827 陶彙 3・108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6）

十五式： 璽彙 026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6）

燕系

八式： 貨系 286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6）

未能歸系

十四式： 璽彙 3108 箕鼎（見《戰國文字編》頁 291）

總結戰國文字「箕」字的基本構形共十四式：

一式： 石鼓文・吳人〔注：春秋晚期〕（秦） 郭店・緇衣 35（楚） 中山王圓壺（晉）

二式： 詛楚文（秦）

三式： 陶彙 9・38（秦）

四式： 璽彙 1649（秦）

五式： 雲夢日書甲 871 津藝 79 珍秦 108（秦）

六式： 禽璋鑄（楚） 魚顛匕 者刃鐘（晉）

七式： 書也缶（楚）

八式： 郭店・緇衣 40（楚） 魚顛匕（晉） 貨系 2863（燕）

九式： 曾侯乙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291）

十式： 信陽 2・21（見《戰國文字編》頁 291）

十一式： 魚顛匕（晉）

十二式： 魚顛匕（晉）

十三式： 璽彙 2864（晉） 陶彙 3・1080（齊）

十四式： 貨系 1604（晉） 璽彙 3108 箕鼎（未能歸系）

十五式： 璽彙 026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6）

備注：

1. 甲骨文第三式可與第二形籀文系聯。
2. 西周早、中期金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中晚期第三式可與籀文系聯。
4. 西周晚期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5. 西周（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三式可與籀文系聯。
6. 春秋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7. 春秋中期、中晚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8. 春秋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9. 春秋（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10. 戰國文字第一式（秦、楚、晉）和第二式（秦）可與籀文系聯。
（秦系第一式見於石鼓文，時代屬春秋晚期）

差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上），頁 99：

貳也，差不相值也。从左，从𠂔。（徐鍇曰：左於事，是不當值也。初牙切。

又，楚佳切） 籀文𠂔。从二。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

一式： 4270 同𠂔蓋

二式： 4270 同𠂔蓋 4271 同𠂔

三式： 4271 同𠂔

西周晚期

4032 宮差父𠂔

春秋中晚期

(𠂔) 2811.2 王子午鼎

春秋晚期

一式： 274.2b 叔尸鐘 285.4b 叔尸鐘 11289 宋公差戈

二式： 11204 宋公差戈 11281 宋公差戈 11638 攻敵王夫差劍

三式： 11258.1 攻敵戟

四式： 11637 攻敵王夫差劍（戰國文字部分重見）

五式： 11639 攻敵王夫差劍

六式： 11636 攻敵王劍

七式： (𠂔) 211 蔡_矢紐鐘（右旁所从與籀文近）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10294 吳王夫差鑑（戰國文字部分重見）

二式： 10295 吳王夫差鑑 10296 吳王夫差鑑

三式： 10361 國差_鑄

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

11915 距末（戰國文字部分重見）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十鐘 3・3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0） 故宮 411（見《戰國文字編》頁 301）

二式： 集粹 故宮 474（見《戰國文字編》頁 301）

楚系

三式： 包山 49 包山 138 包山 177 包山 180 包山 85 包山

78（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71） 郭店・老甲 6 郭店・窮達 4（見《郭店楚簡

文字編》頁 82） 包山 51 包山 51 攻敵王夫差戈 距末（見《戰國

古文字典》頁 880） 長沙銅量 盱眙鼎 盱眙鼎 包山 108 郭店・

窮達 4（見《戰國文字編》頁 301） 上博一・孔 21・34 上博一・孔 22・15

上博三・中 19・11 上博二・容 37・24（《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

文字編》頁 244）

四式： 曾侯乙 7 曾侯乙 120（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44）

五式： 吳王夫差矛（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0）

六式： 攻敵王夫差劍 攻敵王夫差劍〔注：二者皆屬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0）

七式： 攻敵王夫差劍（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0）

八式： 矢形器（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0）

未能分系

三式： 矢形器⁵⁴（見《戰國文字編》頁 301）

總結戰國文字「差」字基本構形共九式：

一式： 十鐘 3・39（秦）

二式： 集粹（秦）

三式： 包山 49（楚） 矢形器（未能分系）

四式： 曾侯乙 120（楚）

五式： 吳王夫差矛（楚）

六式： 攻敵王夫差劍 攻敵王夫差劍〔注：二者皆屬春秋晚期〕（楚）

七式： 攻敵王夫差劍（楚）

八式： 矢形器（楚）

備注：

春秋晚期金文第七式可與籀文系聯。

⁵⁴ 此器《戰編》未標明系別，《戰典》作楚系，今依《戰典》。

習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上），頁 100：

出氣詞也。从曰，象氣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習。（呼骨切）」籀文 ，一曰佩也，象形。

甲骨文

（缺）

金文

容庚《金文編》：

《說文》从口習聲之 曾侯乙墓出土漆器作 ，是知 即習。說文習籀文作 从口。⁵⁵

西周早期

一式： 2175.7 習乍旅鼎 2330 姑習母方鼎 5190 習卣蓋 9041 史習爵

西周中期

一式： 2838.s1 習鼎 2838.s1 習鼎 2838.s1 習鼎 2838.s1 習鼎
2838.s1 習鼎 2838.s1 習鼎 2838.s1 習鼎 2838.s1 習鼎
2838.s1 習鼎 4251.1 大師盧殷 4252.2 大師盧殷 4252.1 大師盧
殷 5931 習尊 9728 習壺蓋 9728 習壺蓋 9728 習壺蓋

西周晚期

一式： 4116.2 師害殷 4117 師害殷 4340.s 蔡殷 10285.2 伯簋匚 204
克鐘 206 克鐘 208 克鐘
二式： 4340.s 蔡殷

⁵⁵ 《金文編》頁 316。

西周早期或中期

5815 史召尊

戰國文字

(缺)

乃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上)，頁 100：

𠂔 曳詞之難也。象氣之出難。凡𠂔之屬皆从𠂔。(奴亥切。臣鉉等曰：今隸書作

乃) 𠂔 古文乃。𠂔 籀文乃。

甲骨文

一式：𠂔 前 5 · 30 · 3 𠂔 前 7 · 31 · 3 𠂔 前 7 · 36 · 1 𠂔 菁 7 · 1 𠂔 明藏 211 𠂔 甲 3079

𠂔 寧滬 2 · 45 𠂔 金 670 𠂔 甲 3079 𠂔 前 · 812 · 1 (見《甲骨文編》頁 210-211)

二式：𠂔 菁 3 · 1 𠂔 前 445 · 2 𠂔 菁 41 𠂔 甲 1553 𠂔 掇 1 · 454 𠂔 庫 1124 𠂔 陳 31

𠂔 京都 1886 𠂔 京都 2440 𠂔 甲 2121 𠂔 粹 845 𠂔 燕 173 𠂔 乙 5689 (見甲骨文編
頁 210-211)

三式：𠂔 甲 1325 𠂔 後 2 · 36 · 2 𠂔 明藏 212 𠂔 明藏 213 𠂔 庫 1088 𠂔 珠 189 背 (見甲

骨文編頁 210-211) 𠂔 珠 187 𠂔 古 2 · 8 (見《續甲骨文編》第五卷頁 6)

金文

商代

𠂔 9823 乃孫疊

商代或西周早期

𠂔 2431 乃孫乍且己鼎

西周早期

一式：𠂔 4330 沈子它毀蓋 (它毀) 𠂔 5389.1 鼎 𠂔 5401.1b 豆 𠂔 5428.1 弔 𠂔 父 𠂔

𠂔 5429.2 弔 𠂔 父 𠂔 9901.1 矢令方彝 𠂔 9901.2 矢令方彝 𠂔 2554 雁公鼎

2712.2s 乃克子鼎 2785.b 中方鼎 2803 令鼎 2837.s1 大孟鼎

二式： 2532 乃贈子鼎 3991 且日庚殷

三式： 949.b 中甗

西周中期

一式： 2774 師佳鼎 2820 善鼎 2824.1 或方鼎 2824.2 或方鼎 2830

師胡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8.s1 召鼎 4165 大殷 4178 君夫殷

蓋 4267 申殷蓋 4276 豆閉殷 4291 師酉殷 4302 彖伯或殷蓋

4322.1 或殷 4341.s1 班殷 5392.2 寡子卣 10169 呂服余盤

二式： 2813 師空父鼎 2816 白晨鼎 4322.2 或殷 4327 卯殷蓋

三式： 4269 縣妃殷（稽白彝、縣白彝、娼妃彝）

西周晚期

一式： 63 逆鐘 63 逆鐘 103.b 遲父鐘 2810 噩侯鼎 2837.s1 大克

鼎 4197 卻咎殷 4204.1 曾仲大父或殷 4274.2 元年師兌殷

4286 輔師釐殷 4296.s 郛殷蓋（邾敦、毛白敦） 4297.1s 郛殷

4297.2s 郛殷 4258.1b 害殷 4274.1 元年師兌殷 4299 大殷蓋

4316 師虎殷 4318.1 三年師兌殷 4324.1 師釐殷 4325.2 師

釐殷 4325.2 師釐殷 4328 不娶殷 4329 不娶殷蓋 4331 卣白歸

苑殷 4340.蔡殷 4343.2b 師匄殷 4469.b 盟盟 10285.1 饋卣

10285.2 饋卣 4467.2 師克盥 4467.2 師克盥 4468 師克盥蓋

二式： 2835 多友鼎 4464 駒父盥蓋 2841.2s1 毛公鼎 4298 大毀蓋

4311.b 師毀(毀敦、白穌父敦) 4311.b 師毀(毀敦、白穌父敦) 4312

師毀 4321 匱毀 4318.2 三年師兌毀 4342.b 師匱毀

4343.2b 師匱毀 4342.b 師匱毀 4260.b 害毀 4467.2 師克盥

103.b 遲父鐘

三式： 4325.1 師毀

春秋晚期

一式： 180 匱弔之仲子平鐘 272.1b 叔尸鐘 275.2b 叔尸鐘 10298 吳王光鑑

不能分期之春秋

4152 簡戾少子毀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新郢虎符 陶甬 5·384 陶甬 5·393 新郢虎符 陶甬 5·384

者鐘 者鐘 (《戰國古文字典》頁 77) 杜虎符 兩詔橢量三 始皇

詔權一 瓦書秦陶 1610 兩詔權一 始皇詔橢量四 (見《秦文字類編》) 頁 377-378)

二式： 雲夢·日乙 1133 秦簡 25·39 (見《秦文字類編》) 頁 377)

楚系

一式： 郭店·老乙 17 郭店·唐虞 9 信陽 1·33 (《戰國文字編》頁 304)

信陽 1·032 帛書甲四 帛書甲 5 帛書甲 9 帛書乙 1 帛書乙

3 帛書乙七 帛書丙九(《戰國古文字典》頁 77) 郭店·老乙 17 郭

店·緇衣 29(《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83) 上博五·姑 8·1 上博五·姑 5·46(見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54)

三式： 九店 56·71(《戰國文字編》頁 304) 郭店·老乙 16(《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83) 上博一·緇 15·17 上博二·子 12·28 上博港·戰 3·8 上博二·

魯 1·22 上博二·容 17·8 上博二·容 25·34 上博二·容 28·44 上

博

二·容 29·11 上博四·曹 32·17 上博三·彭 1·44 上博五·季 11·19

上博五·三 9·3(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52-254)

總結戰國文字「乃」字基本構形共三式：

一式： 新鄴虎符 瓦書秦陶 1610(秦) 郭店·老乙 17(楚)

二式： 雲夢·日乙 1133(秦)

三式： 九店 56·71(楚)

廼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上），頁 100：

驚聲也。从乃省，西聲。籀文 不省。或曰： ，往也。讀若仍。（臣鉉曰：西非聲，未詳，如乘切） 古文 .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頁 2100：

案此字《說文》不重籀文，而其字又與篆文無別，疑有脫誤。段注以本書之例，正之曰：「廼，籀文 ，是也。」

筆者按：此字說解疑有脫誤，姑且據王國維說，先定廼爲籀文，其形則從段注作廼。事實上，《說文》說解曾提及籀文，雖然書中未別出形體，但據此推論，可知籀文應與篆文所作有所不同。

甲骨文（卜辭 从 ，其義與乃同）

一式： 明藏 634 寧滬 1・179 甲 404 甲 716 甲 761 粹 140（見《甲骨文編》頁 211）

二式： 甲 1505 甲 1225（見《甲骨文編》頁 211）

三式： 續 2・2・4 前 6・58・5（見《甲骨文編》頁 211）

四式： 鄴初下・38・3 寧滬 1・501（見《甲骨文編》頁 211）

五式： 鄴初下・40・1 後 2・22・16 存 265 甲 3590 乙 5399（見《甲骨文編》頁 211）

六式： 後 2・20・4 戩 44・17（見《甲骨文編》頁 211）

七式： 甲 2489 鐵 2403 京津 1557（見《甲骨文編》頁 211）

八式： 鐵 179・1（見《甲骨文編》頁 211）

九式： 簠游 68（見《甲骨文編》頁 211）

十式： 前 4・35・1（見《甲骨文編》頁 211）

十一式： 前 6・61・7（見《甲骨文編》頁 211）

金文

商代

2033 亞𠂔鼎

西周早期

一式： 2803 令鼎 2837.s1 大孟鼎 4030 史𠂔𠂔 4031 史𠂔𠂔

4330 沈子它𠂔蓋（它𠂔） 6016 矢令方尊

二式： 9901 矢令方彝

三式： 9901 矢令方彝

西周中期

一式： 4161 穆公𠂔蓋 4343.1b 牧𠂔 5424.1 農𠂔 10175 史牆盤

10322 永孟 10322 永孟 9456 裘衛盃 9456 裘衛盃

2838.s1 召鼎 2838.s1 召鼎 2838.s1 召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2 五祀衛鼎 2832 五祀衛鼎

二式： 2838.s1 召鼎 2838.s1 召鼎 2838.s1 召鼎 2841.2s1 毛公鼎

2809 師旂鼎

三式： 2841.1s1 召鼎

西周晚期

一式： 238.1 虢弔旅鐘

二式： 239.1 虢弔旅鐘 2835 多友鼎 2835 多友鼎 2818 𠂔攸比鼎（𠂔比）

鼎、鬲攸比鼎) 2833 禹鼎

三式: 240.1 虢弔旅鐘 243 虢弔旅鐘

四式: 260.1 鼓鐘 (宗周鐘) 699 曾白宮父穆鬲 4156 白家父殷蓋 4203

曾仲大父 殷 4204 曾仲大父 殷 4278 鬲比殷蓋 10176 散氏盤

10176 散氏盤 10285.2 匱匱 10285.1 匱匱 4469.b 匱匱

4469.b 匱匱 4469.b 匱匱 2834.2b 禹鼎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9712 曾白匱壺 10150 右盤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隨縣 13 隨縣 16 隨縣 69 隨縣 17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8)

秦系

二式: 睡虎 17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8)

鼓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上），頁 102：

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壺，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鼗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皋鼓、晉鼓皆兩面。凡鼓之屬皆从鼓。（徐鍇曰：郭者，覆冒之意，工戶切） 籀文鼓，从古聲。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9：

擊鼓也。从支，从壺，壺亦聲。（公戶切）

筆者按：

《說文》所收兩「鼓」字當係一字。唐蘭《殷虛文字記》云：

金文『鼓』字，或从支，或从攴，殊無別。卜辭則有从『攴』、『受』二體。

蓋古文字凡像以手執物擊之者，从『攴』、『受』或『攴』，固可任意也。⁵⁶其說是也。

甲骨文

一式： 甲 2288（見《甲骨文編》頁 220）

二式： 乙 662 乙 663（見《甲骨文編》頁 220）

三式： 乙 4684 乙 5802 乙 6111 鐵 38·3 餘 10·2 前 4·1·4 前

5·11 後 2·14·15 後 2·28·3 乙 1424 乙 6310 京津 1560 京

津 2212 甲 240（見《甲骨文編》頁 220） 簠 117 珠 277 珠 876 掇 1·

364 曾藏 6 零 91 柏 44 佚 106（見《甲骨文編》頁 220）

四式： 甲 1164（見《甲骨文編》頁 220）

⁵⁶ 唐蘭：《殷虛文字記》，收錄於《古文字詁林》，第五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頁 91。

五式： 京都 1839（見《甲骨文編》頁 220） 京都 1886（見《甲骨文編》頁 221）

金文

商代

6044 鼓觶

西周早期

6500 鼓臺乍父辛觶

西周中期

一式： 247 癸鐘 248 癸鐘 249 癸鐘 259 癸鐘 4047.b 變貯鼓

西周晚期

一式： 2836 大克鼎 4324.1 師釐鼓

二式： 4325.1 師釐鼓

春秋晚期

一式： 116.1 子璋鐘 216.2 蔡戾鈕鐘

二式： 226 郢鬯鐘 235 郢鬯鐘

三式： 203.1 沈兒罍 277.2b 叔尸鐘 284.b 叔尸鐘 285.8b 叔尸鐘

四式： 9733.1b 庚壺

五式： 261.1 王孫遺者鐘

六式： 9733.1b 庚壺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153.b 鄒子鬯白罍 154.b 鄒子鬯白罍 9729 洹子孟姜壺 9730 洹

子孟姜壺

二式： 182.1 徐王子旂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爲吏 22（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1）

二式： 雲夢・日書甲 864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343）

三式： 陶彙 5・42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79）

楚系

四式： 越王者旨於賜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310）

五式： 斂鐘〔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201） 曾侯乙鐘（見《楚文字編》

頁 200） *100 斂編鑄〔注：春秋晚期〕

六式： 斂鐘〔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201） 308.5 曾戾乙鐘

七式： 包山 95（見《戰國文字編》頁 201）

八式： 上博一・孔 14・21（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62）

九式： 信陽 2・0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79）

十式： 王孫誥鐘〔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201）

十一式： 信陽 2・3（見《戰國文字編》頁 310）

晉系

十式： 十二年趙令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79）

總結戰國文字「鼓」字基本構形共十一式：

一式： 雲夢・爲吏 22（秦）

二式： 雲夢・日甲 864 反面（秦）

三式： 陶彙 5・421（秦）

四式： 越王者旨於賜鐘（楚）

五式： 曾侯乙鐘（楚）

六式： 308.5 曾侯乙鐘（楚）

七式： 包山 95（楚）

八式： 上博一・孔 14・21（楚）

九式： 信陽 2・03（楚）

十式： 王孫誥鐘〔注：春秋晚期〕（楚） 十二年趙令戈（晉）

十一式： 信陽 2・3（楚）

備注：

1. 春秋晚期金文第三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春秋（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戰國文字第四、五式（楚系）可與籀文系聯。

盧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上），頁 104：

飯器也。从皿，盧聲。（洛乎切） 籀文盧。

甲骨文

一式： 粹 109（郭沫若釋盧與趙曹鼎盧字同） 甲 886 甲 1626 林 2・22・5 鄴 3
下・36・9 京津 4769 庫 986 鄴 3 下・41・9 甲 3652 存 1949（見《甲骨文編》頁 227）

二式： 拾 4・18 方國名 京津 71 庫 1903（見《甲骨文編》頁 227） 新 71（見《續甲骨文編》第五卷頁 14）

三式： 佚 935（見《甲骨文編》頁 227）

金文

西周早期

4320 宜 戾父殷

西周中期

5423.1 匡卣

西周晚期

4628.2 白公父簠 4628.1 白公父簠

春秋晚期

10386 王子嬰次盧

不能分期之春秋

10391 郟令尹者旨型盧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十鐘 十鐘 3・4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53） 病方 249（見《秦文字類編》

頁 231） 故宮 402 集粹（見《戰國文字編》頁 317）

二式： 放馬灘地圖（見《秦文字類編》頁 231）

楚系

三式： 王子嬰次爐（見《戰國文字編》頁 317）

晉系

四式： 貨系 578 布空（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53）

五式： 貨系 580 布空 貨系 585 布空 貨系 1215 布銳 貨系 1217 布銳（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53）

六式： 貨系 586 布空 古錢 82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53）

七式： 古錢 821 古幣 22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53）

八式： 璽彙 341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53）

九式： 貨系 1218 布銳 貨系 1219 布銳（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53）

十式： 貨系 1435 布橋（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53）

十一式： 貨系 1437 布橋 貨系 1436 布橋（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53）

十二式： 古幣 22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53）

十三式： 璽彙 1302（見《戰國文字編》頁 317）

未能分系

十三式： 璽彙 3775 (見《戰國文字編》頁 317)

總結戰國文字「盧」字基本構形共十三式：

一式： 故宮 402 集粹 (秦)

二式： 放馬灘地圖 (秦)

三式： 王子嬰次爐 (楚)

四式： 貨系 578 布空 (楚)

五式： 貨系 580 布空 (楚)

六式： 貨系 586 布空 (楚)

七式： 古錢 821 (楚)

八式： 璽彙 3418 (楚)

九式： 貨系 1218 布銳 (楚)

十式： 貨系 1435 布橋 (楚)

十一式： 貨系 1436 布橋 (楚)

十二式： 古幣 229 (楚)

十三式： 璽彙 1302 (楚) 璽彙 3775 (未能分系)

飴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下），頁 107：

米粦煎也。从食，台聲。（與之切） 籀文飴。从異省。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

4195.2 飴

4195.1 飴

戰國文字

（缺）

鋪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下），頁 107：

日加申時食也。从食，甫聲。（博狐切） 籀文鋪，从冊，浦聲。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雲夢·日甲 135（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76）

饗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下），頁 108：

食也。从食，號聲。（土刀切） 饗或从口，刀聲。 籀文饗。从號省。

金文

西周早期

3791 孳君設

侖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下），頁 108：

思也。从亼，从册。（力屯切） 籀文侖。

甲骨文

（缺）

金文

僅見於戰國金文，詳見戰國文字部分。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放馬灘地圖（見《秦文字類編》頁 15）

楚系

二式： 郭店·尊德 1 郭店·尊德 25 郭店·尊德 30 郭店·成之 31 郭店·性自 17（見《戰國文字編》頁 331）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77）

晉系

三式： 中山王鼎（同論）（見《中山王器文字編》頁 34）

四式： 璽臺 0341（見《戰國文字編》頁 331）

五式： 七年侖氏令戈（見《戰國文字編》頁 331）

匋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下），頁 109：

瓦器也。从缶，包省聲。古者昆吾作匋。案：《史篇》讀與缶同。（徒刀切）

筆者按：《說文》匋下云「《史篇》讀與缶同」，是《史篇》有匋字。匋下不云籀文者，與篆文同字也。說詳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頁 2101-2102。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5984 能匋尊

5984 能匋尊

10075 匋父盤

西周中期

2073 建鼎

4167 虞毀

9416 匋父盃

春秋晚期

11651 鵬公劍（戰國文字部分重見）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吉大 145（見《戰國文字編》頁 334）

楚系

郭店·窮達 2

郭店·忠信 3（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89）

上博二·容 13

16（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80）

齊系

陶彙 3·65

陶彙 3·71

陶彙 3·425

陶彙 3·427

陶彙 3·464（見

《戰國文字編》頁 335)

四式： 陶甗 3・95 (見《戰國文字編》頁 335)

五式： 璽彙 0272 (見《戰國文字編》頁 334)

未能分系

六式： 鵬公劍〔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334)

就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下），頁 111：

就高也。从京，从尤。尤異於凡也。（疾猷切） 籀文就。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

3762 白就父毀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效律 49 雲夢·秦律 48（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80） 秦陶

1375 陶塾 雲夢 11 號木牘（見《秦文字類編》頁 420） 陶彙 5·21（見《戰國

文字編》頁 341） 秦陶 1301 睡虎 5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33）

二式： 雲夢·日甲 56（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80） 秦簡 25·49（見《秦文字類

編》頁 420） 陶彙 5·22（見《戰國文字編》頁 341）

楚系

三式： 12110.b 鄂君啓車節 包山 169 包山 209 包山 212 包山 221

包山 234 郭店·五行 21 郭店·六德 1（見《戰國文字編》頁 341）

牆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下），頁 111：

垣蔽也。从牆，月聲。（才良切） 籀文从二禾。 籀文亦从二來。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

一式： 9067 牆父乙爵 9068 牆父乙爵 10175 史牆盤

二式： 4288.2 師酉毀 4290 師酉毀

西周晚期

4314 師袁毀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秦律 195 日乙 114（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80）

楚系

二式： 包山 170 郭店·語叢 4·2（見《戰國文字編》頁 344）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86）

備注：

1. 西周中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晚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樹

許慎《說文解字》（卷六上），頁 118：

生植之總名。从木，對聲。（常句切） 籀文。

甲骨文

一式： 乙 3065

二式： 續 3・28・6

三式： 續 3・30・2

四式： 徵 10・39 續 5・1・6（以上皆見《續甲骨文編》第六卷頁 1）

金文

西周中期

10056 對仲乍盤

西周晚期

4124 對仲殷蓋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石鼓文・作原〔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360） 石鼓吾水〔注：春秋晚期〕（見《秦文字類編》頁 311）

二式： 雲夢・日甲 809 反面 雲夢・日乙 1023（見《秦文字類編》頁 311）

楚系

三式： 郭店・語叢 3・46（見《戰國文字編》頁 360） 上博五・季 8・21（《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61）

晉系

四式： 陶彙 6・80（《戰國古文字典》頁 372） 考古學集刊 5（見《戰國文字編》頁 360）

齊系

五式： 陶彙 3・857（見《戰國文字編》頁 360）

備注：

1. 甲骨文第四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中、晚期金文均可與籀文系聯。
3. 戰國文字第一、二、四式（秦、晉系）可與籀文系聯。（第一式出自石鼓文，時代屬春秋晚期）

枱

許慎《說文解字》（卷六上），頁 122：

未耑也。从木，台聲。（弋之切） 或从金。 籀文从辟。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雲夢・日甲 872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301）

栢

許慎《說文解字》（卷六上），頁 122：

也。从木，否聲。（布回切） 籀文栢。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封診 93（通杯）（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87） 病方 234
秦簡 50·96（見《秦文字類編》頁 305）

二式： 病方 235（見《秦文字類編》頁 297）

楚系

三式： 信陽 2·20（見《戰國文字編》頁 368）

槃

許慎《說文解字》（卷六上），頁 122：

承槃也。从木，般聲。（薄官切）

古文。从金。

籀文。从皿。

甲骨文

戠 45・1（見《甲骨文編》頁 261）

續 6・243

甲 2101

甲 2630（見《續甲骨文編》第六卷頁 2）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9386 敔般盃

9409.2 強白瑩

9409.1 強白瑩

10061 吏從盤

西周中期

一式：

10056 對仲乍盤

二式：

10110 德盤

三式：

10127 殷穀盤

西周晚期

一式：

9438 王盃

10133 薛戾盤

二式：

10089 自乍盤

三式：

10097 曾仲盤

10108 白考父盤

10149 囂白盤

四式：

10173 虢季子白盤

五式：

10130 昶白庸盤

六式：

10148 楚羸盤

春秋早期

一式： 10132 單盤

二式： 10140 番 白者君盤

三式： 10162 黃大子白克盤

春秋晚期

一式： 203.2 沈兒鐘

二式： ( ) 10072 蔡 戾盤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10099 徐王義楚盤 10156 曾子白 盤

二式： 10160.b 白淺盤 10391 邾令尹者旨 盧

三式： 10137 中子化盤

四式： 10143 般仲宋盤

五式： 10151 齊大宰歸父盤

六式： 10284 蔡弔季之孫 君也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包山 167 包山 15 包山 265 包山 97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87)

包山 150 望山 2・35 望山 2・3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8) 上

博四・曹 50・16 上博四・曹 51・15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

字編》頁 296) 天星 (見《楚文字編》頁 349)

二式： 𣎵志鼎 𣎵楚爲匕（見《戰國文字編》頁 368） 上博四·曹 53·1（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296）

三式： 𣎵𣎵盤（見《戰國文字編》頁 368）

四式： 望山 2·3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8）

備注：

1. 西周中期第三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晚期第三、四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春秋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4. 春秋金文（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5. 戰國文字第一、二式（楚系）可與籀文系聯。

櫺

許慎《說文解字》（卷六上），頁 122：

櫺，目酒尊，刻木作雲象，象施不窮也。从木，晶聲。（魯回切） 櫺或从缶。

櫺或从皿。 籀文櫺。

甲骨文

（缺）

金文

商代

9823 乃孫罍

西周早期

9815.2 中父乙罍

西周中期

3549 櫺仲殷

西周晚期

一式： 4141.2 函皇父殷 4141.1 函皇父殷 4143 函皇父殷

二式： ( ) 10164 函皇父盤

戰國早期

10006 不白缶

10007 不白缶

備注：

1. 西周中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叒

許慎《說文解字》(卷六下)，頁 127：

𠂔 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凡叒之屬皆从叒。(而灼切)
籀文。

筆者按：叒、若應爲一字，詳參本文第一章「《說文》籀文的訛形」第七例「叒」字條。

甲骨文

若

一式： 甲 205 象人跪跽而兩手扶其首，有巽順義，與《說文》訓擇菜之若偏旁不同(見《甲

骨文編》頁 20) 甲 411 甲 896 甲 968 甲 1153 甲 1164 甲 1237

甲 2443 甲 2504 甲 2905 甲 2992 鐵 61·4 拾 7·11 前 4·11·

3 前 5·20·5 前 7·38·1 後 2·21·14 佚 745 存下 402 掇 2·

395 甲 1032 甲 2805 (見《甲骨文編》頁 21) 金 620 鐵 51·3 鐵

125·3 前 5·30·1 後 2·7·8 後 2·20·10 佚 927 乙 3400 甲橋

朱書 乙 766 (見《甲骨文編》頁 21) (並參見《古文字類編》頁 298) 乙 6377

乙 7142 乙 7307 乙 7762 珠 475 珠 620 續 1·46·3 續 4·9·

2 續 5·34·4 徵 4·87 徵 11·53 京 3·28·2 古 2·8 (見《續甲骨

文編》第一卷頁 12) 粹 31 (見《續甲骨文編》第一卷頁 13)

金文

商代

一式： 2401.b 亞若癸鼎 2402 亞若癸鼎 2713 亞若癸殷 5937 亞若癸尊

5938 亞若癸尊 6430.1 亞若癸觶 7308.b 亞若癸觚 7309.b 亞若癸方觚

7309.b 亞若癸方觚

9253 亞若觥蓋

9887.2 亞若癸方彝

11114.2 亞若癸戈

二式： 2400 亞若癸鼎

西周早期

一式： 2837.s1 大孟鼎 2837.s1 大孟鼎 2837.s1 大孟鼎 2839.b 小孟鼎

8545 若父己爵

2763.1 我方鼎（我甗、禦鼎、禦簋）

2763.2 我方鼎（我

甗、禦鼎、禦簋）6409 亞若父己觶（以上三者皆為「亞若」二字）

二式： 6015.b 麥方尊

西周中期

一式： 4266 趙殷 4343.1b 牧殷

二式： 2838.s1 召鼎 4302 象白或殷蓋 4316 師虎殷

西周晚期

一式： 2836 大克鼎 2841.1s1 毛公鼎 2841.1s1 毛公鼎 2841.1s1 毛公

鼎 4312 師頤殷

4312 匄殷

4324.2 師釐殷

4331 弅白歸苑殷

（羌白殷）

4467.2 師克盥

4468 師克盥蓋

二式： 61 逆鐘 4294 揚殷 4295 揚殷 4311.b 師獸殷（殷敦、白穌父

敦）4313.1 師袁殷

4313.2 師袁殷

4340.s 蔡殷

4342.b 師匄殷

春秋早期

2750 上曾大子鼎

春秋晚期

一式： 277.2b 叔尸鐘 283.b 叔尸鐘 285.7b 叔尸鐘 2732 簡大史申鼎

二式： 4128 復公仲毀蓋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193.b 者濫鐘

二式： 195.b 者濫鐘

三式： 196.b 者濫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詛楚湫淵（見《秦文字類編》頁 313）

楚系

二式： 郭店·老甲·38 郭店·老丙 12 郭店·尊德 23 郭店·語四 17

曾箱漆書（見《楚文字編》頁 363） 上博四·逸交 1·7 上博四·逸交 1·9
上博四·逸交 2·18（《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03）（按：《說

文》籀文作 ，二者形近。與《說文》卷一之「若」當係一字） 上博二·子 8·

37 上博三·中 17·12 上博三·互 2·10 上博三·彭 2·6 上博三·

彭 2·10 上博三·彭 2·20 上博四·東 9·2 上博四·東 10·2 上

博四·東 13·19 上博五·三 13·32 上博五·鬼 5·1730（《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04）

晉系

三式： 中山王𣎵鼎（《金文編》頁 413）

備注：

1. 西周早期金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中、晚期金文第二式皆可與籀文系聯。
3. 春秋早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4. 春秋晚期金文第一、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5. 戰國文字第一至三式（秦、楚、晉）均可與籀文系聯。

囿

許慎《說文解字》（卷六下），頁 248：

苑有垣也。从囗，有聲。一曰：禽獸曰囿。（于救切） 籀文囿。

甲骨文

一式： 乙 9031（此囿字說文囗部，又別出 字云：下取物縮藏之。从囗，从又，讀若聶）

乙 8526（見《甲骨文編》頁 276）

二式： 前 4·12·4 或从四木，與說文囿字籀文同 前 4·12·3（見《甲骨文編》頁 276）

三式： 甲 3730 前 4·53·4 前 7·20·1 七 S186（見《甲骨文編》頁 276）

四式： 乙 643 京都 3146（見《甲骨文編》頁 276）

五式： 乙 498（見《續甲骨文編》第六卷頁 14）

金文

春秋早期

4315.2 秦公毀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石鼓文·吳人〔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393）

二式： 雲夢·爲吏 34（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93）

楚系

三式： 郭店·老甲 22（見《戰國文字編》頁 393）

備注：甲骨文第二、三式及戰國文字第一式（秦系）可與籀文系聯。

員

許慎《說文解字》（卷六下），頁 129：

物數也。从貝，口聲。凡員之屬皆从員。（徐鍇曰：古以貝爲貨，故數之，王權切） 籀文，从鼎。

甲骨文

一式： 中大 107 或从鼎卜辭鼎貞二字通用 佚 11（見《甲骨文編》頁 277） 六中 107（見《續甲骨文編》第六卷頁 15）

二式： 後 2·1·11 卜辭員字从貞（見《甲骨文編》頁 277）

三式： 乙 443 前 8·5·7 掇 1·315 庫 1807（見《甲骨文編》頁 277）

四式： 佚 314（見《續甲骨文編》第六卷頁 15）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5861 員父尊 8818 員乍旅爵 8819 員乍旅爵 9803.1 乍員從彝罍 9804.1 乍員從彝罍 9804.2 乍員從彝罍

二式： 9367.1 員乍盃 5024 員乍夾卣

三式： 5387.1 員卣 9534.1 員乍旅壺

西周早期或中期

1958 員乍用鼎

西周中期

一式： 1751 貞鼎 6431.1 員觶 6432.1 員觶

二式： 2695 員方鼎 2789 或方鼎 5692 員乍尊 6432.2 員觶

三式： 5966 員乍父壬尊 3564 員父殷

四式： 3950 堆弔鼎 3951 堆弔鼎

西周

2038.b 白員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秦律 123 (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94) 秦簡 53·29 放馬灘地圖 (見《秦文字類編》頁 239)

二式： 石鼓車工〔注：春秋晚期〕(見《秦文字類編》頁 239)

楚系

三式： 郭店·緇衣 45 郭店·緇衣 18 24 例 郭店·緇衣 16 (見《戰國文字編》頁 396)

四式： 郭店·語叢 3 11 郭店·語叢 3·16 (見《戰國文字編》頁 396)

五式： 郭店·唐虞 19 上博一·緇 2·8 上博一·緇 10·26 上博一·緇 10·44 上博一·緇 12·27 上博一·緇 14·12 上博一·緇 15·21 上博一·緇 18·11 上博一·緇 18·28 上博一·緇 23·18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31) (按：「鼎」足皆譌爲火形)

六式： 郭店·老甲 24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98) 上博一·緇 4·31 上博一·緇 9·15 上博一·緇 15·14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31)

七式： 郭店·老乙 3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98) 郭店·老甲 3 (見《戰國文字編》頁 396)

晉系

二式： 中山方壺（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59）

齊系

八式： 陶彙 3・1061

總結戰國文字「員」字基本構本形共八式：

一式： 雲夢・秦律 123（秦）

二式： 石鼓車工〔注：春秋晚期〕（秦） 中山方壺（晉）

三式： 郭店・緇衣 45 郭店・緇衣 18（楚）

四式： 郭店・語叢 3 11（楚）

五式： 郭店・唐虞 19（楚）

六式： 郭店・老甲 24（楚）

七式： 郭店・老乙 3（楚）

八式： 陶彙 3・1061（齊）

備注：

1. 西周早期金文第一、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中期金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戰國文字第二式（秦、晉系）及第八式（齊系）可與籀文系聯。

贛

許慎《說文解字》（卷六下），頁 130：

賜也。从貝， 省聲。（臣鉉曰： 非聲，未詳，古送切） 籀文 .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陶 478 墓志瓦文 秦陶 490 墓志瓦文（見《秦文字類編》頁 246） 陶甬 5·

36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455） 集粹（見《戰國文字編》頁 399）

楚系

二式： 信陽 1·010 包山 17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455）

三式： 天星 4029 包山 24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455） 上博五·君 11·20

上博五·君 15·7 上博五·弟 1·24 上博五·弟 8·13（見《上海博物館藏戰

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32） 天星（見《楚文字編》頁 382）

四式： 璽臺 5697（見《戰國文字編》頁 399） 上博二·魯 3·4 上博二·魯 3·22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32）

晉系

五式： 十五年鄭令戈 二十年鄭令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455）

備注：

戰國文字第四式（楚系）可與籀文系聯。

昌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38：

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詩》曰：「東方昌矣。」（臣鉉等曰：

曰亦言也。尺良切） 籀文昌。

甲骨文

一式： 甲 185 甲 840 甲 1494 粹 700 京津 4450 金 381 京津
4036 佚 468（見《甲骨文編》頁 288）

二式： 後 2・39・14 明藏 447

三式： 粹 702 粹 1029 鄴初下 33・3 鄴三下 44・5 京津 4546 寧滬
1・650（見《甲骨文編》頁 288）

四式： 京津 4048（見《甲骨文編》頁 288）

金文

春秋晚期

10171 蔡戾盤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陶彙 3・790 陶彙 5・2 陶彙 5・8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4） 十
鐘 陶彙 5・185 陶彙 6・12（見《戰國文字編》頁 458） 秦陶 483 墓
志瓦文 秦陶 484 墓志瓦文 雲夢日書甲 763（見《秦文字類編》頁 496）
秦陶 1018 磚（見《秦文字類編》頁 497） 雲夢・日甲 120 雲夢・日甲 119
雲夢・日甲 36（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103）

楚系

二式： 郭店·緇衣 30 郭店·成之 9（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03）

三式： 璽彙 0178 璽彙 2189 璽彙 499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4）

晉系

一式： 璽彙 0958 璽彙 4564 璽彙 4919 四年昌國鼎 璽彙 0006 璽彙
030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4） 璽彙 1214（見《戰國文字編》頁 458）

三式： 貨系 515 布空（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4）

四式： 璽彙 307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4）

齊系

二式： 古幣 10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五式： 昌城戈 貨系 2504 刀 貨系 2505 刀 古幣 108 古幣 108
古幣 108 古幣 108 陶彙 3·27 貨系 2505（見《戰國文字編》
頁 458） 陶彙 3·50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六式： 璽彙 5390（見《戰國文字編》頁 458）

七式： 古幣 10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燕系

三式： 東亞 4·14 璽彙 488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四式： 廿四年銅 璽彙 412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璽彙 4995（見《戰
國古文字典》頁 654） 燕下都 218·6（見《戰國文字編》頁 459）

八式： 貨系 3228 刀 璽彙 4761 璽彙 4874 貨系 3222 刀 貨系 3225 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九式： 貨系 2336 布方 貨系 2337 布方 古錢 230 璽彙 4866 東亞 4・14 古幣 10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璽彙 498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4） 燕下都 237・2（見《戰國文字編》頁 459）

十式： 璽彙 4990 陶彙 4・79 璽彙 498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4） 三晉 130（見《戰國文字編》頁 458）

十一式： 貨系 3230 刀 貨系 3241 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陶彙 4・8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4）

十二式： 東亞 4・1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十三式： 東亞 4・1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十四式： 東亞 4・1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十五式： 貨系 3227 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十六式： 古幣 31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十七式： 璽彙 088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53）

未能分系

三式： 璽彙 4977（見《戰國文字編》頁 458）

四式： 璽彙 4980（見《戰國文字編》頁 458）

九式： 璽彙 4987 璽彙 0178（見《戰國文字編》頁 458）

十式： 璽彙 0882（見《戰國文字編》頁 458）

十五式： 璽彙 4993 璽彙 4997（見《戰國文字編》頁 458）

十八式： 璽彙 4999（見《戰國文字編》頁 459）

總結戰國文字「昌」字基本構形共十九式：

一式： 陶彙 5・185（秦） 璽彙 0958（晉）

二式： 郭店・緇衣 30（楚） 古幣 108（齊）

三式： 璽彙 0178（楚） 貨系 515 布空（晉） 東亞 4・14（燕） 璽彙 4977（未能分系）

四式： 璽彙 3075（晉） 廿四年銅徒（燕） 璽彙 4980（未能分系）

五式： 昌城戈（齊）

六式： 璽彙 5390（齊）

七式： 古幣 109（齊）

八式： 璽彙 4761（燕）

九式： 貨系 2336 布方（燕） 璽彙 4987 璽彙 0178（未能分系）

十式： 璽彙 4990（燕） 璽彙 0882（未能分系）

十一式： 貨系 3230 刀（燕）

十二式： 東亞 4・13（燕）

十三式： 東亞 4・13（燕）

十四式： 東亞 4・13（燕）

十五式： 貨系 3227 刀（燕） 璽彙 4993 璽彙 4997（未能分系）

十六式： 古幣 310（燕）

十七式： 璽彙 0882（燕）

十八式： 璽彙 4999（未能分系）

備注：

1. 甲骨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十五式（燕系）可與籀文系聯。

昔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39：

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思積切） 籀文。从肉。

甲骨文

一式： 甲 2913（見《甲骨文編》頁 286）

二式： 鄴初下·45·5（見《甲骨文編》頁 286）

三式： 後 2·5·3 庫 1516（見《甲骨文編》頁 286）

四式： 京津 1885（見《甲骨文編》頁 286）

五式： 乙 1968 簠文 45 佚 537 前 4·27·3 後 1·28·3 佚 386

背 菁 6·1 昔甲辰（見《甲骨文編》頁 286） 佚 543 徵 12·45 鄴 24·3（見《甲骨文編》頁 286）

七式： 明藏 785（見《甲骨文編》頁 286）

金文

西周早期

6014 柯尊

西周早期或中期

( ) 2189 史昔鼎

西周中期

一式： 2820 善鼎 2838.s1 留鼎 4327 卯殷蓋 4343.1b 牧殷

西周晚期

一式： 2836 大克鼎 4297.2s 卣殷 4297.2b 卣殷 4297.1s 卣殷

4324.2 師楚毀

4325.2 師楚毀

4340.s 蔡毀

4467.2 師克盥

4468 師克盥蓋

春秋早期

2675 邾王種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日甲 29 反（見《戰國文字編》頁 459） 雲夢·日乙 120（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04） 雲夢·日甲 867 反面 雲夢·日乙 1015（見《秦文字類編》頁 497）

二式： 繹山碑（見《秦文字類編》頁 497）

三式： 雲夢·日甲 29 背（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04）

四式： 詛楚文（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586）

楚系

四式： 天星 26 天星 2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586）

五式： 郭店·緇衣 37 郭店·成之 6（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04） 上博二·子 1·24 上博二·昔 1·4 上博二·容 6·5 上博二·容 13·10 上博二·容 49·23 上博三·中 18·5 上博四·曹 2·20 上博四·曹 3·16 上博四·曹 6·28 上博四·曹 64·35 上博五·競 2·10 上博五·2·34（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47） 上博五·鬼 1·20 上博五·鬼 7·10（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晉系

四式： 圓壺（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33）

六式： 中山王鼎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33）

七式： 吉林 1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586）

齊系

八式： 陶彙 3・362（見《戰國文字編》頁 460）

總結「昔」字戰國文字基本構形共八式：

一式： 雲夢・日甲 29 反（秦）

二式： 繹山碑（秦）

三式： 雲夢・日甲 29 背（秦）

四式： 詛楚文（秦） 天星 26（楚） 圓壺（晉）

五式： 郭店・緇衣 37（楚）

六式： 中山王鼎（晉）

七式： 吉林 12（晉）

八式： 陶彙 3・362（齊）

備注：

1. 春秋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八式（齊系）可與籀文系聯。

盟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42：

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與相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

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从囧，从血。（武兵切） 篆文。从明。

古文。从明。

筆者按：《說文》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此為全書通例，今觀「盟」字下別出篆文和古文，知書中所列正字 當為籀文。

甲骨文

一式： 甲 2363 後 2・30・17 後 2・39・17 粹 79 京津 3087 寧

滬 1・156 甲 221 存 1494（見《甲骨文編》頁 296） 佚 872（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8）

二式： 粹 251（見《甲骨文編》頁 296）

三式： 京津 755（見《甲骨文編》頁 296）

四式： 撫續 64（見《甲骨文編》頁 296）

五式： 撫續 64（見《甲骨文編》頁 296）

金文

商代

9491 卣商壺

西周早期

一式： 2110 逯乍且丁鼎 9811.1 冉父丁壺 9811.2 冉父丁壺

二式： ( ) 2485 刺盟鼎

三式： ( ) 5257 盟盟卣

春秋中晚期

2811.2 王子午鼎

春秋晚期

一式： 245 龜公華鐘 ( ) 10171 蔡盟盤

二式： 274.2b 叔尸鐘 275.1b 叔尸鐘 285.4b 叔尸鐘 285 叔尸鐘

不能分期之春秋

102 邾公盟鐘（戰國文字部分重見）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簡 54・48（見《秦文字類編》頁 333）

二式： 詛楚湫淵（見《秦文字類編》頁 333）

楚系

三式： 包山 23 包山 211（見《戰國文字編》頁 472）

四式： 包山 139 反 王孫誥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472）

五式： 𡗗鐘〔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472）

六式： 𡗗鐘〔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472）

七式： 曾侯乙 214（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91）

八式： 王子午鼎〔注：春秋中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472）

晉系

九式： 侯馬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472） 侯馬 31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24）

十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 邾公鉞鐘〔注：春秋〕（見《戰國文字編》頁 472）

十一式： 璽臺 040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25）

齊系

九式： 陶臺 3・83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24）

十二式： 璽臺 019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24）

十三式： 璽臺 019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24） 璽臺 0201 璽臺 527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25）

十四式： 璽臺 020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25）

十五式： 吉林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25）

十六式： 璽臺 032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25）

總結戰國文字「盟」字基本構形共十六式：

一式： 秦簡 54・48（秦）

二式： 詛楚湫淵（秦）

三式： 包山 211（楚）

四式： 包山 139 反（楚）

五式： 駟鐘〔注：春秋晚期〕（楚）

六式： 𨾏鐘〔注：春秋晚期〕（楚）

七式： 曾侯乙 214（楚）

八式： 王子午鼎〔注：春秋中晚期〕（楚）

九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陶彙 3・832（齊）

十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十一式： 璽彙 0408（晉）

十二式： 璽彙 0198（齊）

十三式： 璽彙 0199（齊）

十四式： 璽彙 0202（齊）

十五式： 吉林一（齊）

十六式： 璽彙 0322（齊）

備注：

1. 西周早期金文第三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十一式（晉系）可與籀文系聯。

夨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42：

敬惕也。从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夨。」（翼真切） 籀文夨。

甲骨文

（缺）

金文

春秋早期

4315 秦公毀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陶 1399 器片（見《秦文字類編》頁 506）

齊系

二式： 陶彙 3・488（見《戰國文字編》頁 473）

囟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43：

𩚑 艸木實垂囟囟然。象形。凡囟之屬皆从囟。讀若調。（徒遼切） 籀文三囟爲囟。

甲骨文

一式： 甲 2040 甲 2752 乙 7835（見《甲骨文編》頁 301）

二式： 甲 2354 乙 105 乙 124 乙 4009 乙 2144 清暉 103 寧滬 2 · 10 佚 801（見《甲骨文編》頁 301） 乙 6344 乙 7835（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10）

三式： 無想 347（見《甲骨文編》頁 301）

四式： 甲 1139（亦𩚑字，《說文》系於乃部，訓氣行兒，殆後起義，今列爲𩚑字重文） 甲 1276 甲 2795（見《甲骨文編》頁 301） 京津 4234 掇 1 · 396 寧滬 3 · 232 戡 25 · 10 京都 3014（見《甲骨文編》頁 301） 續 1 · 40 · 5 天 32 外 106 撫續 60 新 4235（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10）

五式： 前 5 · 17 · 3（見《甲骨文編》頁 301）

六式： 前 6 · 15 · 5（見《甲骨文編》頁 301）

七式： 前 6 · 61 · 7（見《甲骨文編》頁 301）

八式： 京津 4334 或从皿 乙 6907 乙 7064 反朱書 乙 8077 鐵 193 · 4 粹 795 戡 25 · 9 乙 2053（見《甲骨文編》頁 301）

九式： 前 6 · 41 · 5 後 2 · 39 · 11 林 2 · 11 · 4（見《甲骨文編》頁 301）

十式： 河 813（見《甲骨文編》頁 301）

十一式： 鐵 66・1 雨亦作 ，乃 字別體 前 4・19・8 林 1・9・8 林 2・

11・3 林 2・27・14 粹 429 乙 2656 庫 1559（見《甲骨文編》頁 302）

十二式： 中大 32（見《甲骨文編》頁 302）

十三式： 後 2・3・9（見《甲骨文編》頁 302）

十四式： 乙 3390 乙 3661（見《甲骨文編》頁 302）

十五式： 乙 1546 乙 900 乙 1121 後 2・17・16（見《甲骨文編》頁 302）

十六式： 掇 2・18・7（見《甲骨文編》頁 302）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2837.s1 大孟鼎

二式： 5335.1 卣乍文考癸卣 5421.1 土上卣 9454.1 土上卣

西周中期

一式： 9728 匱壺蓋

二式： 4343.2b 牧殷

三式： 2754 呂方鼎 2816 白晨鼎 2838.s1 匱鼎 4302 象伯 或殷蓋
9898.1 吳方彝蓋 9898.2 吳方彝蓋

西周晚期

一式： 4318.1 三年師兌殷 4468 師克盃蓋

二式： 2841.2s1 毛公鼎 4467.2 師克盃 4467.1 師克盃 4318.2 三年師兌

殷

三式： 4469.b 盟盥 4342.b 師匚殷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郭店·緇衣 45（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06）

二式： 上博一·緇 23·21（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56）

三式： 上博三·周 1·14 上博三·周 20·15 上博三·周 22·39 上博三·

周 28·14 上博三·周 30·15 上博三·周 37·13 上博三·周 40·17

上博三·周 42·18（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56）

燕系

三式： 軈生不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02）

備注：

甲骨文第十四式可與籀文系聯。

栗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43：

木也。从囟木，其實下垂，故从囟。（力質切） 古文栗。从西，从二囟。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

甲骨文

後下 16・13 前 2・19・3 前 2・19・4（見《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頁 272） 乙 2762

佚 392（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11）

金文

西周中期

牆盤（見《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頁 272）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石鼓文・作原〔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475）

楚系

二式： 包山竹簡 包山 257（見《戰國文字編》頁 475）

齊系

三式： 璽臺 0233（見《戰國文字編》頁 475）

未能分系

四式： 璽臺 3101（見《戰國文字編》頁 475）

備注：

1. 西周中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一、三式（秦、齊系）可與籀文系聯。（第一式爲春秋晚期）

粟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43：

嘉穀實也。从囟，从米。孔子曰：「 之爲言續也。」 籀文 .

甲骨文

一式： 後 1・18・11 寧滬 2・106 粹 1574 後 1・7・10 佚 563 鄴 3
下・42・7（見《甲骨文編》頁 302）

鼎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43：

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罔兩，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象折木以炊也。籀文以鼎爲貞字。凡鼎之屬皆从鼎。（都挺切）

甲骨文

一式： 甲 11・80 甲 2307 乙 745 前 5・3・4 後 1・6・4 戠 47・4

佚 495 燕 297 簠人 36 掇 1・325 明藏 44 （見《甲骨文編》

頁 305） 徵 4・36 掇 325 乙 745 乙 6103 續 3・43・1（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12）

二式： 甲 1633（見《甲骨文編》頁 305）

三式： 甲 2851 乙 1971 乙 8606 戠 47・8 鄴初下・32・1 甲戌貞

鐵 65・4 掇 2・8（見《甲骨文編》頁 305） 乙 1971 乙 453（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12） 前 7・39・1（見《古文字類編》頁 324）

四式： 甲 3575（見《甲骨文編》頁 305） 甲 3576（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12）

五式： 鐵 202・4（見《甲骨文編》頁 305）

六式： 乙 9085 反 卜辭借鼎爲貞 乙 9073（見《甲骨文編》頁 305） 甲 202（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12）

七式： 續 5・16・4 王貞 京都 99（見《甲骨文編》頁 305） 徵 7・1（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12）

八式： 前 7・35・1 後上 19・3 後上 4・16 粹 505 後上 15・12（見《古文字類編》頁 324）

九式： 甲 2902（見《甲骨文編》頁 305）

金文

商代

一式： 1189 鼎鼎

二式： 1188 鼎鼎 1481 交鼎鼎 5649 鼎父己尊

三式： 3015 鼎𩑦

西周早期

一式： 542 楷弔叔父鬲 514 矢白鬲 1724 白旅鼎 1922.b 仲乍旅鼎

2837.s1 大孟鼎 1957 中乍寶鼎 1937 大祝禽方鼎 1780 乍寶鼎

二式： 1768 陽盍方鼎

西周中期

一式： 1722 白乍鼎 1778 乍旅鼎 1924.b 內弔乍鼎 1948 戈乍寶鼎

2829 頌鼎 2783 七年趙曹鼎 1778 乍旅鼎 1787 乍寶鼎

二式： 2063 𩑦鼎 2196 史盍父鼎 2068 姚鼎 2128 具乍父庚鼎 1954 舟乍寶鼎

三式： 1951 車乍寶鼎

西周早期或中期

一式： 1929 弔乍旅鼎

二式： 1958 員乍用鼎

西周晚期

一式： 2208 仲義父鼎 2213 尹𩑦父鼎 2548 函皇父鼎 2419 樂鼎

2442 仲宦父鼎 2463 仲殷父鼎 2469 大師人鼎 2553 師奭父乍季姁鼎

二式： 2634 虢文公子咎鼎

三式： 2196 史盂父鼎 2418 己華父鼎

四式： 2417 廟孱鼎

不能分期之西周

一式： 2197 白威父鼎 2204 羌鼎 2038 白員鼎

二式： 1912 白乍寶方鼎

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

一式： 2496 內大子白鼎 2519 君季鼎

二式： 2475 內公鼎

春秋早期

一式： 2421 簋子石鼎 2389 內公鼎 2692 戣戣朕弔鼎

二式： 2563 曾者子鼎 2214 尹小弔鼎 2523 武生鼎 2675 邾王邾鼎

三式： 2550 曾白從寵鼎

四式： 713 昶仲鬲

五式： 2426 甗甗試鼎

六式： 732 番君甗白鬲

七式： 733 番君甗白鬲

春秋中期

2390 余子余鼎

春秋中晚期

2811 王子午鼎（戰國文字部分重見）

春秋晚期

2086 君子之弄鼎（戰國文字部分重見）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9730 洹子孟姜壺 2667 夔白士弔皇父鼎

二式： 1955 鼎之戌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中啟鼎（見《戰國文字編》頁 477）

楚系

二式： 坪夜君鼎（見《戰國文字編》頁 477）

三式： 信陽 1·24 包山 254（見《戰國文字編》頁 477）

四式： 天星 14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92）

五式： 王子午鼎（見《戰國文字編》頁 477）

六式： 君夫人鼎（見《戰國文字編》頁 477）

七式： 右官鼎（見《古文字類編》頁 324）

八式： 包山 265（見《戰國文字編》頁 477）

晉系

一式： 哀成叔鼎 鄆孝子鼎 璽彙 0321（見《戰國文字編》頁 477） 君子之弄
鼎〔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92）

二式： 中山王鼎（見《中山王器文字編》頁 69）

總結商至秦代「鼎」字基本構形共八式：

一式： 中敗鼎（秦） 哀成叔鼎（晉）

二式： 坪夜君鼎（楚） 中山王鼎（晉）

三式： 信陽 1・24（楚）

四式： 天星 148（楚）

五式： 王子午鼎〔注：春秋中晚期〕（楚）

六式： 君夫人鼎（楚）

七式： 右官鼎（楚）

八式： 包山 265（楚）

備注：

1. 甲骨文第三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早期及中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4. 西周（不能分期的部分）可與籀文系聯。
5. 春秋早期金文第一、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6. 春秋中期、中晚期、晚期金文均可與籀文系聯。
7. 春秋（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8. 戰國文字第一式（秦、晉系）可與籀文系聯。

秋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46：

禾穀孰也。从禾， 省聲。（七由切） 籀文。不省。

甲骨文

一式： 粹 251 掇 1・435 乙 4741 後下 33・1（見《古文字類編》頁 272）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8）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日甲 1 雲夢・秦律 120（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10） 咸陽瓦 咸陽瓦 陶徵 17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8） 青川木牘（見《秦文字類編》頁 286）

二式： 雲夢・日甲 143 背（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10） 雲夢・日乙 972（見《秦文字類編》頁 286）

三式： 放馬灘地圖（見《秦文字類編》頁 286）

楚系

四式： 包山牘 1（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19） 郭店・六德 25（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07） 帛書丙 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8）

五式： 郭店・語叢 1・40（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07）

六式： 包山 47 包山 18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8） 郭店・語叢 3・20（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07） 上博五・鮑 7・14（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頁 107）

一五) 文字編》頁 360)

七式： 包山 214 帛書甲 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8)

八式： 天星 4207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8)

晉系

九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484)

十式： 璽彙 4430 璽彙 4432⁵⁷ (見《戰國文字編》頁 484) 璽彙 4437 璽

彙 4456⁵⁸ 璽彙 4439 璽彙 4453 璽彙 4459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8)

十一式： 璽彙 4433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7)

十二式： 璽彙 4449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8)

十三式： 中原 86·4·9 陶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8)

十四式： 璽彙 4919 (見《戰國文字編》頁 484)

燕系

十五式： 璽彙 0824 (見《戰國文字編》頁 484) 璽彙 3466 璽彙 3887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7)

未能分系

十六式： 璽彙 4445

十七式： 璽彙 4448 (見《戰國文字編》頁 485)

⁵⁷ 此兩字(璽彙 4430 及 4432)《戰編》未分系,《戰典》作晉系,今依《戰典》。

⁵⁸ 此字《戰編》未分系,《戰典》作晉系,今依《戰典》。

總結戰國文字「秋」字基本構形共十七式：

一式： 雲夢·日甲 1（秦）

二式： 雲夢·日甲 143 背（秦）

三式： 放馬灘地圖（秦）

四式： 包山牘 1（楚）

五式： 郭店·語叢 1·40（楚）

六式： 包山 47（楚）

七式： 包山 214（楚）

八式： 天星 4207（楚）

九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十式： 璽臺 4430（晉）

十一式： 璽臺 4433（晉）

十二式： 璽臺 4449（晉）

十三式： 中原 86·4·9 陶（晉）

十四式： 璽臺 4919（晉）

十五式： 璽臺 0824（燕）

十六式： 璽臺 4445（未能分系）

十七式： 璽臺 4448（未能分系）

備注：

甲骨文第一式結構與籀文略近，可以系聯。

秦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46：

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匠鄰切） 籀文秦。从秝。

甲骨文

一式： 甲 571（从禾與籀文同） 甲 794 後 2・37・8 後 2・39・2 戠 37・7

戠 44・8 寧滬 1・192 京津 3937（見《甲骨文編》頁 310） 佚 955 續 1・16・6（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15）

二式： 續 6・1・7 徵 2・7 粹 1457（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15）

三式： 甲 761 佚 745 新 4825（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15）

四式： 粹 1576（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15）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468 史秦鬲

二式： 2739 壘方鼎（周公東征鼎）

西周中期

一式： 2747.b 師秦宮鼎

二式： 4288.1 師酉毀 4289.2 師酉毀 4289.1 師酉毀 4291 師酉毀

三式： 3867.2 洹秦毀

西周晚期

一式： *955 秦公壺

二式： 4321 殷

不能分期之西周

10582.b 伊器

春秋早期

一式： 262 秦公鐘 264 秦公鐘 266 秦公鐘 267.2 秦公鑄 268.2 秦公鑄 269.2 秦公鑄 269.1 秦公鑄 (秦)4315 秦公殷 (秦)11353 秦子戈

春秋晚期

一式： 37 秦王鐘 (秦) 37 秦王鐘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270.2b 秦公鑄（秦銘勳鐘、 和鐘、秦公鐘） 270.1b 秦公鑄（秦銘勳鐘、 和鐘、秦公鐘） 270.1b 秦公鑄（秦銘勳鐘、 和鐘、秦公鐘） 4616 鄒子妝簠蓋 10356 蔡大史鉶

二式： 11547.1 秦子矛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卅八年上郡守戈 集粹 集粹 珍秦 36 秦陶文 雲夢·雜抄 5
（見《戰國文字編》頁 485） 璽彙 5·31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57） 秦陶
1117 磚 秦陶 1213 磚 秦簡 28·5（見《秦文字類編》頁 287） 雲夢·
答問 203 4 例（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10）

二式： 十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485）

三式： 始皇陵石板（見《秦文字類編》頁 287）

四式： 秦公一號墓磬〔注：春秋晚期〕 詛楚文（見《秦文字類編》頁 287）

楚系

五式： 會志鼎 包山 141 包山 167 陶甬 5475（見《戰國文字編》頁 485）

東陵鼎（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57） 郭店·窮達 7（見《郭店楚簡文字編》

頁 107） 包山 174 包山 132 包山 189 包山 167 包山 180（見

《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19） 上博一·孔 29·7（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頁 360）

六式： 型簞鐘〔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485）

七式： 曾侯乙 3 曾侯乙 9 曾侯乙 48 曾侯乙 86 曾侯乙 48（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152）

晉系

四式： 厲羌鐘（見《金文編》頁 507）

五式： 璽臺 297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57）

八式： 四年□雍矛（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57）

燕系

五式： 璽臺 3423 璽臺 3853 璽臺 4131 陶甬 4·109（見《戰國文字編》頁

485） 陶甬 4·10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57）

未能分系

五式： 璽臺 1630（見《戰國文字編》頁 485）

九式： 璽彙 1177 璽彙 1369 (見《戰國文字編》頁 485)

總結戰國文字「秦」字基本構形共八式：

一式： 集粹 (秦)

二式： 十鐘 (秦)

三式： 始皇陵石板 (秦)

四式： 詛楚文 (秦) 虜羌鐘 (晉)

五式： 包山 189 (楚) 璽彙 2977 (晉) 陶彙 4・109 (燕) 璽彙 1630 (未能分系)

六式： 型簞鐘 (楚)

七式： 曾侯乙 3 (楚)

八式： 四年口雍矛 (晉)

九式： 璽彙 1177 (未能分系)

備注：

1. 西周早期、中期、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春秋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春秋（不能分期的部分）可與籀文系聯。
4. 戰國文字第四式（秦、晉系）可與籀文系聯。

糲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47：

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从米，甚聲。（桑感切） 籀文糲。从𠂔。 古文糲。从參。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上博一·孔·21·17（《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60）

臬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下），頁 149：

麻也。从尗，台聲。（胥里切） 籀文臬。从尗，从𣎵。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簡 15・91 秦簡 17・131（見《秦文字類編》頁 302）

宇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下），頁 150：

屋邊也。从宀，于聲。《易》曰：「上棟下宇。」（王桀切） 籀文字。从禹。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

10175 史牆盤

西周晚期（厲王）

4317 敔鼓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4610 龔公彭字簠

4611 龔公彭字簠

禹

西周中期

一式： 2832 五祀衛鼎

252 夷鐘

西周晚期

2836 大克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爲吏 19 金村銅鈐（見《戰國文字編》頁 495） 雲夢·日乙 912

雲夢·日甲 874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393）

雲夢·答問 186

雲

夢・日乙 253 雲夢・日甲 22 背（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14）

備注：

西周中期、晚期金文（ 字）可與籀文系聯。

寢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下），頁 151：

𢇛 臥也。从宀，𢇛聲。（七荏切）𢇛 籀文寢省。

甲骨文

一式： 甲 55（从𢇛與籀文相近） 乙 232 前 1・30・5 前 4・15・5 後 2・3・13 戡 25・13 燕 595 佚 426 佚 518 背 佚 921 京津 4614 後 2・29・4（或从厂，人名） 續 3・34・5 續 6・17・1 徵 10・69 續存 810

續存 811（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20）

二式： 錄 303（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20）

金文

商代

一式： 8296 寢玄爵

二式： 741 鄧鬲 2710.6 寢晨鼎 5378 小臣𢇛卣 5379.1 小臣𢇛卣

5379.2 小臣𢇛卣 10029 寢址盤 10031 鼓寢盤

商代或西周早期

2425 未鼎

西周早期

6015 麥方尊

西周中期

一式： 9897.1 師遽方彝 9897.2 師遽方彝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曾侯乙戈 包山 166 信陽 2・21（見《戰國文字編》頁 502）

備注：

商代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疾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下），頁 154：

𠄎病也。从疒，矢聲。（秦悉切）𠄎古文疾。𠄎籀文疾。

甲骨文

一式： 乙 29（……象人腋下箸矢之形，非从矢得聲。） 乙 35 乙 64 乙 383

乙 8889 後 2・35・2（見《甲骨文編》頁 330） 粹 1568（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26）

二式： 山西洪趙出土（周代甲骨文）（見《古文字類編》頁 55）

金文

西周晚期

一式： ( ) 2841.1s1 毛公鼎 4342.b 師匚殷

二式： 4340.s 蔡殷

春秋晚期

一式： 278.b 叔尸鐘 285.8b 叔尸鐘 2234.1 鄧尹疾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集粹 雲夢・日甲 142（見《戰國文字編》頁 519） 王六年上郡疾戈

兩詔橢量四 琅琊刻石 泰山刻石（見《秦文字類編》頁 64）

二式： 雲夢・秦律 17 雲夢・日乙 157（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19） 秦陶

483 墓志瓦文 秦簡 10・17 放馬灘日書甲 15 雲夢・日乙 1058（見《秦文字類編》頁 64）

三式： 咸陽瓦（見《秦文字類編》頁 64）

四式： 王五年上郡守疾戈（見《秦文字類編》頁 64）

楚系

一式： 包山 220（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6） 故宮 42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93） 上博三·周 15·2 上博三·周 30·34 上博四·曹 44·12（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78）

二式： 陶彙 9·8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93） 上博二·容 36·37（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78）

五式： 包山 239 包山 218 包山 123（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6）

六式： 包山 207（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6） 上博三·周 21·19 上博四·

內 8·14 上博五·姑 6·43（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78） 包山 247 郭店·語叢 1·110（見《戰國文字編》頁 519） 望山 1·

9 望山 1·50 望山 1·63 天星 3402 包山 221 包山 223（見

《戰國古文字典》頁 1093） 郭店·成之 22 郭店·成之 22 郭店·成之 23

郭店·成之 21 郭店·性自 42 郭店·語叢 1（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14）

包山 242 包山 245 包山 222（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6）

七式： 天星 360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93） 郭店·成之 22（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14）

八式： 包山 236（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6）

九式： 望山 1·5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93）

晉系

一式： 四年咎奴令戈 十三年上官鼎 六年安平守劍（見《戰國文字編》頁 519）

疾 古幣 157 布空 疾 侯馬 324〔注：春秋晚期〕 疾 璽臺 0466 疾 璽臺 0552

疾 六年安平守鉞（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93）

燕系

一式：疾 陶臺 4・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93）

十式：疾 璽臺 2812 疾 璽臺 412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93）

齊系

一式：疾 璽臺 148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93）

七式：疾 陶臺 3・106 疾 陶臺 3・556 疾 陶臺 3・70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93）

十一式：疾 璽臺 372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93）

總結戰國文字「疾」字基本構形共十一式：

一式：疾 雲夢・日甲 142（秦） 疾 包山 220（楚） 疾 十三年上官鼎（晉） 疾 陶臺 4・2（燕）

二式：疾 雲夢・秦律 17 25 例（秦） 疾 陶臺 9・87（楚）

三式：疾 咸陽瓦（秦）

四式：疾 王五年上郡守疾戈（秦）

五式：疾 包山 239（楚）

六式：疾 郭店・語叢 1・110（楚）

七式：疾 天星 3603（楚） 疾 陶臺 3・106（齊）

八式：疾 包山 236（楚）

九式：疾 望山 1・52（楚）

十式： 璽彙 4125 (燕)

十一式： 璽彙 3726 (齊)

癰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下），頁 155：

脛氣足腫，从疒，童聲。《詩》曰：「既微且癰。」（時重切） 籀文从允。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日甲 744（見《秦文字類編》頁 64）

楚系

二式： 包山 249 包山 177（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27）

癰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下），頁 156：

罷病也。从疒，隆聲。（力中切） 籀文癰省。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十鐘 雲夢·日甲 55（見《戰國文字編》頁 524）

備注：

戰國文字第一式（秦系）可與籀文系聯。

网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下），頁 157：

庖犧所結繩，以漁。从冂，下象网交文。凡网之屬皆从网。（今經典變隸作 。

文紡切） 网或从亡。 网或从系。 古文网。 籀文网。

甲骨文

一式： 甲 3112 京都 2111（見《甲骨文編》頁 332）

二式： 乙 3947 反 佚 702 庫 737 明 1583 佚 460（見《甲骨文編》頁 332）

三式： 前 6·38·2 後 2·8·12（見《甲骨文編》頁 332） 甲 2957 佚 702（見《續甲骨文編》第七卷頁 29）

四式： 乙 5329（見《甲骨文編》頁 332）

五式： 明藏 198（見《甲骨文編》頁 332）

六式： 庫 653（見《甲骨文編》頁 332）

金文

商代或西周早期

一式： 1234 鼎

西周早期

二式： 5383 岡刼卣 5383 岡刼卣

三式： 4854 戈五卣 797 戈 甗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爲吏 35（見《戰國文字編》頁 539）

晉系

二式： 璽 璽 2459（見《戰國文字編》頁 539）（《戰編》未分類，類見戰典）

置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下），頁 158：

兔网也。从网，且聲。（子邪切） 置或从系。 籀文。从盧。

甲骨文

一式： 卷一第十一葉 卷四第五十葉 卷五第十四葉 卷六第三十五葉 後編下第十七葉（見《古籀彙編》頁 274）

二式： 卷五第十四葉（見《古籀彙編》頁 274）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缺）

人

許慎《說文解字》（卷八上），頁 161：

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形。凡人之屬皆从人。（如鄰切）

甲骨文

一式： 甲 792 854 甲 2005 甲 2490 朱書 乙 1938 反 前 2・15・3 前 2・40・7
林 1・9・12 燕 4（見《甲骨文編》頁 339） 乙 118 乙 1938 乙 5582
乙 6404 龜卜 1 續存 1592（見《續甲骨文編》第八卷頁 1）

二式： 鐵 191・1 前 3・31・2 後 1・17・1 菁 5・1 菁 6・1 戠 12・12 戠
26・8 戠 41・6 粹 1089 佚 537 甲 279（見《甲骨文編》頁 339） 甲 68
甲 279 甲 2123 甲 2798 珠 8 珠 290 珠 458 稻 10 佚 19 續 1・52・2（見《續甲骨文編》第八卷頁 1）

金文

商代

一式： 944 乍冊般甗

二式： 5417.1 小子卣

三式： 8803 宗人爵

西周早期

一式： 529 人守鬲

二式： 2456 白矩鼎 4301 乍冊矢令殷 2660 辛鼎 2674 征人鼎

三式： 2837 大孟鼎 2837.s1 大孟鼎 2838.s1 留鼎 2839.b 小孟鼎
3698 東人父口殷 3972 弔德殷 4241 焚乍周公殷 4300 乍冊矢

令殷 5428.1 弔趙父卣 6001.b 小子生尊 6016 矢令方尊 9901.1 矢令
方彝 2785.b 中方鼎

四式： 5324 戎佩玉人卣 949.b 中甗 2731.b 壹鼎

西周中期

一式： 246 庚鐘 2487 白父鼎 2733 衛鼎 2812 師望鼎 2820 善鼎
4222 追殷蓋 4250 即殷 4267 申殷蓋 4284 師寅殷蓋
4288 師酉殷 4322.1 或殷 4322.2 或殷 2832 五祀衛鼎
43770 降人匚殷 4115 白或殷 4327 卯殷蓋 10322 永孟

二式： 5916 戎玉尊

三式： 5994 次尊 6515 萬祺觶 941 王人白輔甗 2830 師胡鼎
3771 晉人殷 4219 追殷 5405.2 次卣

四式： 4343.2b 牧殷

西周晚期

一式： 69 兮仲鐘 105 吳生殘鐘 109.1 井人女鐘 356 井弔采鐘
358.1 五祀鉄鐘 2469 大師人鼎 2835 多友鼎 2836 大克鼎
3946 中白殷 4055 登公殷蓋 4215 肅殷 10176 散氏盤
10206 甫人父匚 4323.b 敵殷 4340.s 蔡殷 4342.b 師匚殷
4469.B 盟盥 4669 辟弔甗 10080 肅人盤 10174 兮甲盤
4277 師觶殷蓋 4303.1 此殷 4306 此殷 4317 鉄殷 4321

殷

二式： 133 柞鐘 134 柞鐘 141 師與鐘 4465.1s 善夫克盥

三式： 188.1 其鐘 2841.1s1 毛公鼎 10176 散氏盤

春秋早期

一式： 4406 爲甫人盥 595 衛夫人鬲

二式： 624 黃子鬲 675 樊夫人龍羸鬲 687 黃子鬲 945 邕子良人甗

2284 喬夫人鼎 2566 黃子鼎 4687 黃子豆 9966 黃子鬻

10209 樊夫人龍羸匜 10261 爲甫人匜

春秋中晚期

271.2 輪鑄（齊矢鑄）

春秋晚期

一式： 38.2 型甗鐘（楚） 274.2b 叔尸鐘 2358.b 宋君夫人鼎蓋

二式： 261.2 王孫遺者鐘 427.2 配兒鉤鑄〔戰國文字部分重見〕

三式： 4589 宋公歸簠

四式： 285.4b 叔尸鐘

春秋

一式： 425.2 和鐘尹征城 9730 洹子孟姜壺 9445 黃子盃

二式： 2227 取它人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新郢虎符（見《戰國文字編》頁 549） 杜虎符（見《秦文字類編》頁 17） 十鐘 3・6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4）

二式： 石鼓文・吳人〔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549） 十三年相邦義戈（見《秦文字類編》頁 17）

三式： 秦簡 23・17 秦簡 24・25 （見《秦文字類編》頁 17）

四式： 秦簡 24・28 雲夢日書乙 1017 雲夢日書乙 914（見《秦文字類編》頁 17） e 柏人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4）

楚系

二式： 郭店・語叢 1・3 郭店・老甲 11 郭店・老甲 31 郭店・老丙 13（見《楚文字編》頁 484） 型篇鐘〔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549） 包山 77

包山 29 包山 15 反（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33） 曾姬無卣壺 包山 29
包山 3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4）

四式： 曾侯乙 144 曾侯乙 147 曾侯乙 164 曾侯乙 164 曾侯乙 166 曾侯乙 169 曾侯乙 172 曾侯乙 176 曾侯乙 177 曾侯乙 181 曾侯乙 205 曾侯乙 206 曾侯乙 212 曾侯乙 214（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20）
包山 3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4）

五式： 郭店・成之 20 郭店・成之 26（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17） 曾侯乙 212（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20） 包山 5（見《戰國文字編》頁 549） 包山 2（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33）

六式： 郭店・老甲 3 郭店・語叢 1・18（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17） 天星 3905

天星 4708 包山 168 包山 12 包山 41 包山 135 帛書甲 5 (見《戰國

古文字典》頁 1134) 上博一·孔 8·49 上博一·孔 24·36 上博一·孔 24·

43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85) 上博二·從甲 17·1

上博二·從甲 3·17 上博二·從甲 4·7 上博二·從甲 18·9 上博二·從
甲 18·18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86)

七式： 包山 7 包山 12 包山 120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33) 郭店·老甲 6

(見《戰國文字編》頁 549) 包山 246 包山 224 包山 225 包山 71 君

夫人鼎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4) 上博一·緇 21·26 上博一·緇 21·43

上博一·緇 23·29 上博一·緇 23·33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

文字編》頁 385) 上博二·容 12·8 上博二·容 30·6 上博二·容 48·20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86) 上博四·昭 2·35

上博四·昭 1·42 上博四·內 1 正·18 上博四·內 2·35 (《上海博物館藏戰

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87) 上博四·曹 36·24 上博四·曹 62·4

上博四·曹 36·20 上博五·鮑 2·46 上博五·鮑 6·17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
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88)

八式： 曾侯乙 1 (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20) 上博三·周 21·5 (見《上海博物
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386)

九式： 信陽 10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4) 上博三·周 4·14 上博三·周 4·

40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頁 386) 上博五·三 10·11 (見《上海博物館
藏戰國楚竹書》頁 389)

十式： 配兒鈞 〔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4)

晉系

二式： 侯馬 298〔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3）

六式： 侯馬 298〔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3）

七式： 侯馬 298〔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3）

九式： 貨系 3879 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4）

十式： 中山王鼎 中山王鼎（見中山王**罍**器文字編）頁 1） 侯馬 298〔注：春秋晚期〕

璽彙 1550 璽彙 451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3）

十一式： 貨系 3879（見《戰國文字編》頁 549） 璽彙 469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3）

貨系 1085 布尖 貨系 3878 刀 兆域圖（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4）

齊系

二式： 貨系 2559 貨系 2560 璽彙 0192 陶彙 3・19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3）

四式： 陶彙 3・40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3）

九式： 陶彙 3・41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3）

十一式： 子禾子釜 陶彙 3・154（見《戰國文字編》頁 549） 子禾子釜 璽彙 0277

璽彙 0642 陶彙 3・455 貨系 249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3）

燕系

七式： 燕侯載簋（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3）

十一式： 燕王戎人戈 貨系 314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3）

十二式： 璽彙 0192 璽彙 288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33)

總結戰國文字「人」字基本構形共十二式：

一式： 新鄴虎符 (秦)

二式： 十三年相邦義戈 (秦) 郭店·語叢 1·3 (楚) 侯馬 298 [注：春秋晚期] (晉)
貨系 2560 (齊)

三式： 秦簡 23·17 (秦)

四式： 雲夢日書乙 914 (秦) 曾侯乙墓 144 (楚) 陶彙 3·409 (齊)

五式： 郭店·成之 20 (楚)

六式： 郭店·老甲 3 (楚) 侯馬 298 [注：春秋晚期] (晉)

七式： 包山 12 (楚) 侯馬 298 (晉) [注：春秋晚期] 燕侯載簋 (燕)

八式： 曾侯乙 1 (楚)

九式： 信陽 101 (楚) 貨系 3879 刀 (晉)

十式： 配兒鈎 1 [注：春秋晚期] (楚) 大鼎 (晉)

十一式： 貨系 3879 (晉) 子禾子釜 (齊) 貨系 3147 (燕)

十二式： 璽彙 0192 (燕)

備注：

1. 甲骨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商代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早期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4. 西周中期第四式可與籀文系聯。
5. 西周晚期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6. 春秋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7. 春秋中晚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8. 春秋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9. 春秋（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10. 戰國文字第一、二式（秦、楚、晉、齊系）可與籀文系聯。（晉系第二式出於侯馬盟書，時代屬春秋晚期）

仿

許慎《說文解字》（卷八上），頁 163：

相似也。从人，方聲。（妃罔切） 籀文仿。从丙。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包山 73 包山 10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14） 包山 73 包山 100

包山 149 包山 161 包山 182（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33） 郭店·窮達 14（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18）

襲

許慎《說文解字》（卷八上），頁 170：

左衽袍。从衣，隴省聲。（似入切） 籀文襲不省。

甲骨文

一式： 甲 562 甲 779 甲 781 甲 1865 書 1·3·D 佚 376 佚 378 續
1·51·5 續 6·19·4 續存 201 撫續 115 粹 14 粹 15 粹 16 粹
1538 新 3930 新 3931（見《續甲骨文編》第八卷頁 13）

二式： 卜 497 卜 517 甲 2498 乙 3680 天 66 續存 569 撫續 155
續存 570 外 455（見《續甲骨文編》第八卷頁 13）

金文

西周中期

2824或方鼎 4322.2或殷

戰國文字

秦系

雲夢·答問 105（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33）

楚系

簡天星觀 M1（見《古文字類編》頁 256）

表

許慎《說文解字》（卷八上），頁 170：

衣帶以上。从衣，矛聲。一曰：南北曰表，東西曰廣。（莫候切） 籀文表，从𦐇。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封診 58（見《戰國文字編》頁 576） 雲夢·封診 78 雲夢·秦律 66（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33）

二式： 青川牘（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59）

屋

許慎《說文解字》（卷八上），頁 175：

居也。从尸，尸，所主也。一曰：尸，象屋形。从至，至，所至止。室、屋皆从至。（烏谷切） 籀文屋从厂。 古文屋。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日乙 191 7 例 雲夢·日乙 112 11 例（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36） 雲夢殘簡三 雲夢·日乙 952（見《秦文字類編》頁 54） 睡虎 5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31）

楚系

二式： 望山 2·15（見《戰國文字編》頁 588） 望山 2·12 望山 2·2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31）

晉系

二式： 璽臺 314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31）

燕系

二式： 璽臺 0015（見《戰國文字編》頁 588） 璽臺 5541 璽臺 554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31）

兒

許慎《說文解字》（卷八下），頁 177：

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凡兒之屬皆从兒。（莫教切） 兒或从頁，豹省聲。 籀文兒从豹省。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郭店·五行 32（見《戰國文字編》頁 593）

未能分系

璽彙 336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30）

𡗗

許慎《說文解字》（卷八下），頁 177：

𡗗也。周曰𡗗，殷曰𡗗，夏曰收。从兒，象形。（皮變切） 籀文𡗗。从升，上象形。 或𡗗字。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郭店·性自 43（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25）

二式： 包山 240 包山 245 郭店·五行 32（見《戰國文字編》頁 594）

三式： 郭店·老甲 1（見《戰國文字編》頁 594）

晉系〔注：侯馬盟書屬春秋晚期〕

四式： 侯馬 侯馬（見《戰國文字編》頁 594）

五式： 侯馬（見《戰國文字編》頁 594）

六式： 侯馬（見《戰國文字編》頁 594）

未能分系

七式： 璽臺 1523（見《戰國文字編》頁 594）

次

許慎《說文解字》（卷八下），頁 180：

慕欲口液也。从欠，从水，凡次之屬皆从次。（敍連切） 次或从侃。 籀文次。

甲骨文

（缺）

春秋文字（作為偏旁）

秦系

一式： 秦公罃（《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頁 349） 石鼓文（《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頁 349）

備注：

春秋秦系文字第一式（偏旁寫法）可與籀文系聯。

顏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上），頁 181：

眉目之間也。从頁，彥聲。（五姦切） 籀文。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恭王）

一式： 2831 九年衛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1 九年衛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答問 74 雲夢·答問 88（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41）

楚系

二式： 上博五·鬼 8·5（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30）

齊系

三式： 璽臺 3718（見《戰國文字編》頁 605）

頌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上），頁 181：

兒也。从頁，公聲。（余封切。又，似用切） 籀文。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

252 頌鐘

西周晚期

一式： 2787 史頌鼎 2827.1 頌鼎 2828.4 頌鼎 2829 頌鼎 2829 頌
2829 頌鼎 4230 史頌
10220 史頌
9731.1 頌壺 9732
頌壺蓋 10093 史頌盤 4231 史頌
4234 史頌
4481 史頌簋
二式： 2788 史頌鼎 2828.1 頌鼎 2828.3 頌鼎 2828.3 頌鼎

春秋晚期

一式： ( ) 9715 林氏壺 ( ) 10171 蔡氏盤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郭店·老甲 8 郭店·性自 20 郭店·緇衣 16（見《戰國文字編》頁 127）

上博二·從甲 6·2 上博四·內 8·20（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30）

晉系⁵⁹

二式： 杕氏壺（春秋晚期）

⁵⁹ 杕氏壺或以爲燕器，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指出該器應爲晉系器物，說詳《戰國文字通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頁 135-136。

頂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上），頁 181：

顛也。从頁，丁聲。（都挺切） 或从貨作。 籀文。从鼎。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晉系

一式： 魚顛匕（見《戰國文字編》頁 606）

未分系

二式： 璽彙 558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91）（構形與籀文有異，頂之異文，从首，與或體近）

備注：

戰國文字第一式（晉系）可與籀文系聯。

頰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上），頁 182：

面旁也。从頁，夾聲。（古叶切） 籀文頰。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日甲 79 背（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41） 雲夢·日甲 817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156）

二式： 秦陶 1245 瓦（見《秦文字類編》頁 156）

彪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上），頁 188：

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密祕切） 或从未聲。 古文。 籀文从彡首，从尾省聲。

甲骨文

拾 4・11（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6）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缺）

廡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下）頁 192：

堂下周屋，从广，無聲。（文甫切） 籀文。从舞。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日甲 21 背（見《秦文字類編》頁 147） 雲夢·日甲 875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415）

楚系

二式： 包山 53 包山 83（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48）

厂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下），頁 193：

厂 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凡厂之屬皆从厂。（呼旱切）𠩺 籀文。从干。

甲骨文

一式： 乙 3212 掇 1・385 明藏 439 鐵 141・1 前 4・53・4 前 8・6・1
後 2・14・8 京都 3113（見《甲骨文編》頁 384）

金文

商代

6069 犧形銘觶

西周晚期

10176 散氏盤

注：漢達文庫另有隸作𠩺和𠩻者，皆从干與籀文同，唯後者从广，與籀文从厂略異（字形見下）。本文認為厂、广二者取象相近，可以通用，故這些字例均可與籀文系聯。相關分析詳見本文第二章「《說文》籀文與西周金文」中典型字例分析部分第 9 例「厂」字下。

𠩺（籀文从干）

西周早期

一式： 9303 乍冊折觥 9303 乍冊折觥 9895 折方彝 9895 折方彝

𠩻

西周早期

一式： 5402.2 遣卣 5402.1 遣卣 5407.1 乍冊鬯卣 5989 乍冊鬯尊

5992 遣尊

二式： 5407.2 乍冊鬯卣 6002 乍冊折尊

戰國文字

燕系

一式：「𠂔」貨系 2913 刀 「𠂔」貨系 2933 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76）

備注：

西周早期金文「𠂔」和「𠂔」字均可與籀文系聯。

仄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下），頁 194：

側傾也。从人在厂下。（阻力切） 籀文。从矢，矢亦聲。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郭店·唐虞 18（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31）

晉系

二式： 古錢 535 布空（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6）

磬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下），頁 195：

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虞之形；殸，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苦定切）

籀文省。 古文。从殸。

甲骨文

一式： 甲 1319（不从石，象擊磬之形） 餘 12·1 前 2·43·6 前 2·43·7 前 2·44·1 前 4·10·5 前 7·42·1（見《甲骨文編》頁 385） 前 2·43·5

戠 10·1 佚 719 河 758 掇 1·453 通別 2·12·4 京津 1578（見《甲骨文編》頁 386） 續 4·4·5 續 4·26·2 錄 758（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8）

二式： 存 746（見《甲骨文編》頁 386）

三式： 佚 858（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8）

金文

西周晚期

4311.b 師 說 殷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公一號墓磬〔注：春秋晚期〕（見《秦文字類編》頁 96）

楚系

二式： 黠 鐘 黠 鐘 黠 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637）

備注：

1. 甲骨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一式（秦系）可與籀文系聯。（秦公一號墓磬爲春秋晚期之物）

帑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下），頁 197：

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互，下象毛足。凡帑之屬皆从帑。讀若弟。（羊至切） 籀文。 古文。

甲骨文

一式： 甲 455 甲 806 甲 1222 乙 9080 （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1） 粹

400 粹 401（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2）

二式： 珠 169 珠 739 珠 879 佚 76 續 1・34・1 續 1・47・2 續 1・47・

7 續 4・29・3 乙 902 乙 1358 乙 7096 粹 1141 粹 1144（見《續

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1） 續 5・5・6 掇 549 徵 3・180 徵 3・193 徵 4・

10 徵 5・24 京 1・17・2 京 4・27・4 錄 68 天 84 外 27（見《續
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2）

三式： 甲 2256（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1）

四式： 甲 2356 甲 3016 乙 4529 乙 4065 乙 6404 乙 6408 乙 6664 乙

6962 珠 4 續 4・33・1 續 1・40・8 佚 974 續 1・29・5 續 5・4・

1 乙 8697（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1） 續 5・8・1 掇 454 徵 2・33

徵 2・58 續 5・5・3 京 1・23・3 京 4・5・5 京 1・22・1 凡 7・2

古 2・6 古 2・7 古 2・8 古 2・9 徵 11・103 徵 11・130 掇 79

續 4・46・5 佚 923 續 1・43・1（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1） 徵 8・

100 徵 11・55 徵 11・60 掇 380 京 3・11・2 徵 4・17 粹 854

珠 975 珠 1182 佚 74 珠 578 乙 8898 徵 4・88 （見《續甲骨文編》
第九卷頁 12）

五式： 乙 906 乙 5760 乙 5765 （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1）

六式： 乙 5803 （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1）

七式： 乙 6842 （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1）

八式： 乙 6777 （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1）

九式： 乙 8462 （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1）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郭店・語叢 2・24

二式： 信陽 2・3 （見《戰國文字編》頁 645）

豪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下），頁 197：

豕鬣如筆管者。出南郡。从豕，高聲。（乎刀切） 籀文从豕。（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毫，非是。）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爲吏 27（見《戰國文字編》頁 646）

楚系

二式： 包山 273（見《戰國文字編》頁 646）

齊系

三式： 陶彙 3·925（見《戰國文字編》頁 646）

備注：

戰國文字第一、三式（秦、齊系）可與籀文系聯。

易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下），頁 198：

蜥易，蜥蜴，守宮也。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
凡易之屬皆从易。（羊益切）

許慎《說文解字》頁 258，「姚」下云：

《史篇》以爲姚，易也。

甲骨文

一式： 乙 3400 不其易日 鐵 3·2 鐵 85·1 鐵 262·4 拾 4·11 前 1·

10·2 前 4·2·5 前 7·4·1 前 7·31·3 前 7·40·2 林 1·23·

5 戠 14·5 戠 22·14 佚 662（見《甲骨文編》頁 394） 天 18（見《甲

骨文編》頁 394） 坊間 3·81 錫貝二朋 撫讀 125 續 2·6·4 佚 518 背（見

《甲骨文編》頁 395） 乙 5849 乙 6385 珠 160 珠 450 佚 37

佚 413 續 3·2·1 續 4·4·5 掇 82（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3）

二式： 甲 336 乙 161 前 7·4·1 佚 38 佚 234 鐵 162·1（見《甲

骨文編》頁 394） 後 2·8·5 易用爲錫 錫母出貝朋 福 20 京津 3810

存下 733 粹 178 鄴 3 下·42·3（見《甲骨文編》頁 394） 掇 2·160 見

合文 25（見《甲骨文編》頁 395） 甲 212 甲 257 珠 772 佚 38

982 徵 8·10 徵 23·3（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3）

三式： 佚 518 背（見《甲骨文編》頁 395） 佚 518（見《續甲骨文編》第九卷頁 13）

四式： 乙 4867 錫禾（見《甲骨文編》頁 394）

五式： 粹 18（見《甲骨文編》頁 394）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689 白矩鬲 2595 臣卿鼎

二式： 2405 德鼎

三式： 2459 交鼎 2670 旂鼎 2661 德方鼎 2706 麥方鼎 2785 中
方鼎 2791 白姜鼎

西周中期

一式： 10170 走馬休盤 2781 雨季鼎 2435 從鼎 2654 毫鼎 2783 七
年趙曹鼎 2784 十五年趙曹鼎 2789 戎方鼎 2792 大矢始鼎
2792 大矢始鼎 2804 利鼎 2813 師父鼎

二式： 2806 大鼎 2808 大鼎

三式： 247 庚鐘

四式： 4288.1 師酉 殷

五式： 2747.b 師秦宮鼎

西周中晚期

一式： 2638 弟 弟鼎

二式： 2721 師離父鼎

西周晚期

一式： 2815 起鼎

二式： 4274.1 元年師兌 殷 4326 番生 殷 蓋 2835 多友鼎 4050 瑊伐父 殷

2810 噩𠂔鼎

2814 無夷鼎

三式：2743 仲師父鼎

2790.b 𠂔鼎

2841.2s1 毛公鼎

4049 琯伐父𠂔

4007 𠂔白寺𠂔

春秋早期

一式：4040 寺𠂔

4581 白其父簠

4095 食生走馬谷𠂔

4183 上郡公

𠂔蓋

春秋中晚期

271 𠂔𠂔（齊𠂔𠂔）

春秋晚期

一式：276 叔尸鐘

285 叔尸鐘

221 蔡𠂔𠂔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9681 復公仲壺

二式：9712 曾白陴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秦簡 25・44（見《秦文字類編》頁 496）

陶彙 4・168（見《戰國文字編》頁 648）

二式：雲夢・效律 44（見《戰國文字編》頁 648）

楚系

三式：郭店・語叢 2・23

郭店・語叢 2・24（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33）

郭店・

六德 25（見《戰國文字編》頁 648）

四式： 郭店·語叢 1·36（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33） _b 郭店·語叢 1·36（見《戰

國文字編》頁 648） 上博三·周 55·24（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57）

五式： 郭店·尊德 6 郭店·尊德 5（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33）

六式： 郭店·老甲 25（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33） 上博三·彭 2·49（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57）

七式： 郭店·尊德 37（見《戰國文字編》頁 648）

八式： 信陽 1·1（見《戰國文字編》頁 648） 信陽 1·02 信陽 1·0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59）

晉系

三式： 大鼎

九式： 方壺（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36）

總結戰國文字「易」字基本構形共九式：

一式： 秦簡 25·44（秦）

二式： 雲夢·效律 44（秦）

三式： 郭店·語叢 2·23（楚） 大鼎（晉）

四式： 郭店·語叢 1·36（楚）

五式： 郭店·尊德 6（楚）

五式： 郭店·尊德 6（楚）

六式： 郭店·老甲 25（楚）

七式： 郭店·尊德 37（楚）

八式： 信陽 1・1 (楚)

九式： 方壺 (晉)

備注：

1. 西周中期金文第四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晚期金文第三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春秋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4. 春秋中晚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5. 春秋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6. 春秋（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7. 戰國文字第一、三、四式（秦、楚、晉系）可與籀文系聯。

馬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頁 199：

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凡馬之屬皆从馬。（莫下切） 古文。
籀文馬，與 同，有髦。

甲骨文

一式： 鐵 2・2 乙 9092 前 4・46・2 前 7・5・2 後 2・6・1 林 1・7・11

菁 3・1 佚 378 佚 980 乙 192 乙 6738 乙 8812 京津 1372

京津 1686 甲 3473（見《甲骨文編》頁 397） 前 4・45・5 前 4・46・1

續 3・8・7 燕 592 掇 1・93 存 65 多馬亞 前 4・46・3 前 5・6・5

後 2・42・10 林 2・15・14 林 2・15・15 鐵 304（見《甲骨文編》頁 397）

拾 10・4 師友 2・155（見《甲骨文編》頁 398） 甲 696 甲 2695 甲

3473 乙 2844 乙 3381 乙 3449 乙 4589 乙 5305 乙 5408

乙 5521 乙 6738 乙 7360 乙 8057 乙 9092 乙 1368 佚 378

續 5・6・3 續 5・25・9 續 5・34・2 掇 93 掇 454 徵 2・44

徵 11・97 徵 12・13 京 1・19・4 京 2・6・1 古 2・8 佚 980

續 3・40・2 續 5・4・5 錄 582 續存 66 續存 743 撫續 152

續 1・29・4 撫續 64 粹 1554 新 2103（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卷頁 1）

二式： 甲 362 甲 1286 甲 1992 甲 2233 甲 2695 甲 2810 粹 135 子馬

粹 1152 粹 1154 粹 1156 明藏 760 寧滬 1506 夷三族馬令 寧滬 1・

521 鐵 10・2 前 4・47・5 林 1・23・20 佚 643 河 312 誠 492 先

馬 鄴三下 40・8 後 1・6・5 (見《甲骨文編》頁 398) 乙 8812 珠 121

珠 318 佚 111 佚 203 佚 306 佚 518 新 4771 甲 362

甲 1240 甲 1286 甲 1992 甲 3913 (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卷頁 1)

金文

商代

一式： 5749 父辛尊 6069 犧形銘牌 6997 何馬觚 6998 何馬觚

7807 亞馬爵 10857.1 馬戈 10858.1 馬戈

西周早期

一式： 2612 方鼎 2613 方鼎 2729 方鼎 2760 乍冊大方鼎

2803 令鼎 2837 大孟鼎 4044 御正衛 4201 小臣宅

5390 白 父卣 5416.1 召卣 5416.2 召卣 5432.1 乍冊

5432.2 乍冊 卣 6004 尊 6015.b 麥方尊 9300 馭觥蓋

6514.1b 中觶 6514.2b 中觶 8986 走馬乍彝爵

二式： 2775.b 小臣菱鼎 (季 鼎)

三式： 4885 馬永卣 6068 馬觶

西周早期或中期

5994 次尊

西周中期

一式： 2719 公 鼎 4099.2 盥 4462 盥 5405.1 次卣 5405.2 次

卣 4266 趙殷 2838.s1 召鼎 2838.s1 召鼎 5430.2 繁卣

9899.1 盞方彝 4276 豆閉殷 10170 走馬休盤

二式： 9898.1 吳方彝蓋 755 尹姑鬲 2831 九年衛鼎 2832 五祀衛鼎

4195.1 南殷 9898.2 吳方彝蓋 9900.1 盞方彝 4264.1 格白殷

4195.2 南殷 4243 叔殷蓋 4262.2 格伯殷 4284 師貞殷蓋

4283 師貞殷蓋 4463 庶盥 2808 大鼎

三式： 2807 大鼎 4283 師貞殷蓋 9900.2 盞方彝 4327 卯殷蓋

四式： 2813 師空父鼎

五式： 4302 泉伯或殷蓋 9456 裘衛盃

西周中晚期

107 雁矢見工鐘

西周晚期

一式： 204 克鐘 2779 師同鼎 2841.2s1 毛公鼎 3878 夔牧馬受殷蓋

4225.2 無殷 4227 無殷蓋 3880 夔牧馬受殷蓋

二式： 4275.2 元年師兌殷 4275.2 元年師兌殷 4285.2 諫殷 4229.2 史

頌殷 4231 史頌殷蓋 3879 夔牧馬受殷蓋 2788 史頌鼎

4318.2 三年師兌殷 10176 散氏盤

三式： 4184 公臣殷 4185 公臣殷 4255 哉殷 4274.1 元年師兌殷

4274.2 元年師兌殷

四式： 738 孟辛父鬲 739 孟辛父鬲 740 孟辛父鬲 2810 噩矢鼎

五式： 4298 大殷蓋 4467.1 師克盥 4277 師觶殷蓋

六式： 10174 兮甲盤 10173 虢季子白盤 4469 盥盥 10241 嗣馬南弔匜

4318.1 三年師兌殷 4318.1 三年師兌殷 4318.2 三年師兌殷

4318.2 三年師兌殷 2835 多友鼎 4186 公臣殷 4230 史頌殷

4229.1 史頌殷 4232.1 史頌殷 4234 史頌殷 4235.1b 史頌殷

4235.2b 史頌殷 4236.2 史頌殷 4318.1 三年師兌殷

七式： 4299 大殷蓋

八式： 4244 徒殷

不能分期之西周

一式： 4179 小臣守殷 4180 小臣守殷 4181 小臣守殷蓋

春秋早期

一式： 4095 食生走馬谷殷

二式： 4505.1 大嗣馬簠 4505.2 大嗣馬簠 4556 走馬仲赤簠

三式： 49588 右走馬嘉壺

春秋晚期

一式： 275.1b 叔尸鐘 285.5b 叔尸鐘 11206 邾大司馬戈

二式： 9733.1b 庚壺 9733.2b 庚壺 9733.2b 庚壺

三式： 11156 平陽高馬里戈（戰國文字部分重見）

四式： 11364 二年戈

不能分期之春秋

11131 司馬望戈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官印 0027 雲夢·效律 55（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秦陶 1491 罐

秦簡 25·44 病方目錄（見《秦文字類編》頁 215） 雲夢·效律 60 雲

夢·效律 44 雲夢·雜抄 26 雲夢·封診 22 雲夢·爲吏 30（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53）

二式： 石鼓文·吾車〔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石鼓·鑾車（見《戰

國古文字典》頁 607） 雲夢·秦律 120（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53）

三式： 陶甬 5·35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7）

四式： 集粹（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五式： 陶甬 5·57（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楚系

二式： 曾侯乙 43 曾侯乙 80（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173） 曾侯乙 210（見

《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174） 鄂君啓舟節（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鄂君

車節 鄂君車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7）

六式： 曾侯乙 64 曾侯乙 66（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173） 曾侯乙 164（見

《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174） 曾侯乙 150（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七式： 璽彙 5538 包山 30 包山 38 包山 103 (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包山 8 包山 267 包山 276 包山 130 反 包山 22 包山

182 包山 60 包山 牘 1 包山 24 包山 38 包山 133

包山 236 包山 228 包山 115 包山 230 包山 30 包山 140

包山 240 包山 206 包山 牘 1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3) 郭

店·窮達 8 郭店·尊德 7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35) 璽彙 0042 望

山 1·9 信陽 2·04 天星 4607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7)

八式： 包山 200 包山 53 包山 118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3) 璽

彙 0268 仰天 6 望山 2·25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7)

九式： 曾侯乙 52

十式： 上博三·周 22·28 上博三·周 32·9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

五) 文字編》頁 459) 天星 54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7)

十一式： 子馬鼎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7)

十二式： 信陽 2·07 信陽 2·024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7)

晉系

二式： 三晉 120 三晉 120 (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古幣 127 古幣 128 古

幣 128 貨系 1697 貨系 1699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6)

七式： 貨系 1703 貨系 1715 王何戈 陶彙 6·5 璽彙 1144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6)

十三式： 貨系 1708 璽彙 3828（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王二年馬雍戈 貨系

1706 貨系 1708 貨系 1711 古幣 127 璽彙 2757 璽彙 3799 璽

彙 3806 璽彙 3808 古幣 128 璽彙 3788 璽彙 382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6）

十四式： 侯馬 322〔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6） 侯馬〔注：春秋晚

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圓壺 圓壺（見《中山王璽器文字編》頁 47）

十五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十六式： 貨系 1698 貨系 1700 貨系 1709 貨系 1710 貨系 1714 古幣 127
古錢 23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6）

十七式： 貨系 1701 貨系 1704 古幣 128 古錢 232 古錢 234 東亞 4・
31 璽彙 6・14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6）

齊系

十三式： 陶彙 3・48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6）

十七式： 齊司馬車器（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5）

十八式： 平陽高馬里戈（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十九式： 璽彙 0025 璽彙 0026（見《戰國文字編》頁 651） 璽彙 0028（見《戰

國文字編》頁 652） 璽彙 0023 璽彙 0027 璽彙 0029 璽彙 0031

璽彙 0032 璽彙 0033 璽彙 0034 璽彙 0035 璽彙 0037 璽

彙 0038 璽彙 0040 璽彙 0041 璽彙 0062 璽彙 0063 璽彙

3081 璽彙 3813 璽彙 3824 璽彙 553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5）

二十式： 璽彙 0039 璽彙 554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5)

二十一式： 璽彙 0064 (見《戰國文字編》頁 652) 封泥 1·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6)

二十二式： 陶彙 3·399 (見《戰國文字編》頁 652) 陶彙 3·40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5) 陶彙 3·401 陶彙 3·402 陶彙 3·403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6)

燕系

七式： 庚都司馬鐙 燕侯載簋 十三年乘馬戈 璽彙 0050 璽彙 0052

璽彙 0293 (見《戰國文字編》頁 652) 燕侯載簋 燕侯載簋 乘馬戈

御司馬戈 璽彙 0050 璽彙 0052 璽彙 0053 璽彙 0054 璽彙 0055

璽彙 0293 璽彙 3770 璽彙 3816 璽彙 3893 陶彙 4·40 陶彙 4·45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06)

總結戰國文字「馬」字基本構形共二十二式：

一式： 官印 0027 (秦)

二式： 雲夢·秦律 120 (秦) 曾侯乙 80 (楚) 三晉 120 (晉)

三式： 陶彙 5·358 (秦)

四式： 集粹 (秦)

五式： 陶彙 5·57 (秦)

六式： 曾侯乙 64 曾侯乙 66 (楚)

七式： 璽彙 5538 包山 267 璽彙 0042 (楚) 貨系 1703 (晉) 庚都司

馬鐙（燕）

八式： 包山 200（楚）

九式： 曾侯乙 52（楚）

十式： 上博三·周 22·28（楚）

十一式： 子馬鼎（楚）

十二式： 信陽 2·07（楚）

十三式： 貨系 1708（晉） 陶壘 3·489（齊）

十四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 圓壺（晉）

十五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十六式： 貨系 1698（晉）

十七式： 齊司馬車 （齊） 貨系 1701 壘壘 6·146（晉）

十八式： 平陽高馬里戈（齊）

十九式： 壘壘 0025（齊）

二十式： 壘壘 0039（齊）

二十一式： 壘壘 0064（齊）

二十二式： 陶壘 3·399 陶壘 3·402（燕）

備注：

1. 西周早期、中期、晚期金文第一式均可與籀文系聯。
2. 春秋早期、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駟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頁 199：

黃馬黑喙。从馬，𠂔聲。（古華切） 籀文駟。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十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653）

駕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頁 200：

馬在軛中。从馬，加聲。（古訝切） 籀文駕。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十鐘 集證 218・242（見《戰國文字編》頁 654） 雲夢・秦律 47 雲

夢・雜抄 3 雲夢・答問 46 雲夢・答問 1（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53）

秦簡 28・3 秦簡 12・47（見《秦文字類編》頁 216）

二式： 雲夢・日乙 937（見《秦文字類編》頁 216）

三式： 石鼓文・吾水〔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654）

楚系

四式： 包山 38 包山 60（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4）

晉系

五式： 侯馬 侯馬〔注：二字屬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654）

麋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頁 202：

麋也。从鹿，囙省聲。（居筠切） 籀文不省。

甲骨文

一式： 前 4・48・8 前 7・28・4 京津 1345（見《甲骨文編》頁 403）

二式： 佚 43（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卷頁 4）

金文

西周早期

9030 麋婦爵

9029 麋婦爵

西周晚期

4116.2 師害

（《金文編》釋為“麋”）（字形作 師害簋〔見《金文編》頁 680〕）

戰國文字

（缺）

麗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頁 203：

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郎計切） 古文。 篆文麗。

甲骨文

一式： 甲 615 甲 1301 甲 1303 甲 1762 甲 2148 續 3・25・1 續 3・40・4 天 81 鄴 3・36・6 粹 972 粹 973（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卷頁 5）

二式： 粹 927 新 4464（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卷頁 5）

金文

商代

一式： 3975 麗 殷

西周晚期

一式： 4279.2 元年師 放 殷 4279.1 元年師 放 殷 4280.2 元年師 放 殷
4280.1 元年師 放 殷 4281 元年師 放 殷 4282.1 元年師 放 殷
10253 取虎匜

不能分期之春秋

10126 取膚盤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陶彙 5・193 雲夢・日乙 200（見《戰國文字編》頁 663） 陶彙 5・190
陶彙 5・191 陶彙 5・19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74） 麗山圓鍾 秦陶 1473

器片 秦陶 1468 壺蓋 雲夢·日甲 871 反面 秦陶 1478 器片 秦陶 1467
 壺蓋（見《秦文字類編》頁 227）

楚系

二式： 曾侯乙 164（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874） 曾侯乙 195（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187）

齊系

三式： 陳麗子戈（見《戰國文字編》頁 663）

𩇛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頁 208：

以火乾肉。从火，𩇛聲。（臣鉉等案：《說文》無𩇛字，當从𩇛省，疑傳寫之誤。符逼切） 籀文不省。

甲骨文

珠 25 徵 12 · 71 後下 22 · 16 藏 55 · 1（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卷頁 12）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缺）

栽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頁 209：

天火曰栽。从火，𠂔聲。（祖才切） 或从宀、火。 古文，从才。 籀文，从𠂔。

甲骨文

乙 959（从宀火與說文栽字或體同。） 誠明二 後 2・8・18（从才火與說文栽字古文同）（見《甲骨文編》頁 413）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上博三・周 56・19（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66）

煙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頁 209：

火氣也。从火，堊聲。（烏前切） 或从因。 古文。 籀文，从宀。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病方 253（見《秦文字類編》頁 514）

楚系

二式： 上博五·三 8·42（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66）

三式： 上博二·子 11·9 上博二·子 11·31（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66）

炙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下），頁 212：

炮肉也。从肉在火上。凡炙之屬皆从炙。（之石切） 籀文。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日甲 21 背（見《睡虎地秦簡文字編》頁 160） 雲夢日書甲 875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511）

晉系

一式： 璽彙 1516⁶⁰（見《戰國文字編》頁 682）

未能分系

二式： 璽彙 5303（見《秦文字類編》頁 682）

⁶⁰ 此字屬晉系，分類見《戰典》頁 526。

大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下），頁 213：

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他達切）也。凡大之屬皆从大。
（徒蓋切）

𡗗

許慎《說文解字》頁 215：

籀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凡大之屬皆从大。（他達切）

容庚《金文編》大下云：

象人正立之形。 、 為一字。說文分二部，金文只作 。段玉裁曰：大下云古文 ， 下云籀文 ，此以古文籀文互釋，明祇一字而體稍異。後來小篆偏旁或从古或从籀，故不得不殊為二部。亦猶从 从 ，必分系二部也。經典又以泰太為之。

甲骨文

一式： 鐵 23·1 前 4·45·4 鐵 175·4 鐵 242·1 前 1·6·1 後 1·4·
17 前 4·35·1 珠 21（見《甲骨文編》頁 418） 甲 387 乙 2494 乙
2653 反 鐵 115·1 後 1·28·3 佚 393 後 2·13·12 前 7·28·1
後 1·5·1 林 1·9·6 鐵 151·2 拾 7·13 前 1·46·4 後 1·1·2
佚 498（見《甲骨文編》頁 418） 甲 2905 乙 2601 乙 4508 乙 7390
乙 7402 續 1·1·5 續 1·8·8 續 1·9·8 徵·27 徵 3·33 徵
3·37 徵 4·48 續 2·29·2 續 5·32·1 凡 13·3（見《續甲骨文編》
第十卷頁 16） 錄 443 天 102 大中 86 六清 171 續存 504 續存 1434
外 29（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卷頁 17）

二式： 甲 1275 甲 2015 甲 2644 後 1·22·7 後 1·28·8 戠 2·6 戠

16・10 粹 112 寧滬 1・2 寧滬 1・63 鄴初下・30・1 鄴初下・33・
 12 福 26 京津 3857 甲 2416 前 3・28・1 前 4・7・1 佚 73
佚 247 (見《甲骨文編》頁 418) 京津 4990 存 2449 存 2689 燕 139
燕 719 (見《甲骨文編》頁 419) 甲 2278 甲 2397 乙 4495 乙 6291
 乙 7889 佚 32 續 1・1・7 續 2・28・5 掇 395 徵 8・23 (見《續甲
 骨文編》第十卷頁 16) 錄 373 鄴 3・48・10 書 1・8・B 擴續 7 擴續
 64 粹 12 粹 798 粹 809 新 4613 (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卷頁 17)

三式： 乙 8862 (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卷頁 16)

四式： 乙 9092 (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卷頁 16)

金文

商代

一式： 11392 大兄日乙戈

二式： 9818 者
9818 者
9090 者
11401 大且日己戈

6354 兄丁大鳥觶 6354 兄丁大鳥觶 5936 者
3457 大

3457 大
2711 乍冊豐鼎 2708 戌嗣子鼎 2653 臣

1472 大禾方鼎

三式： 9295 者女觥 9294 者女觥 3975 麗
6170 大

四式： 2711 乍冊豐鼎 9819 者

西周早期

一式： 949 中甗 2785 中方鼎 4132 弔
2839 小孟鼎

二式： 1735 大保方鼎 1938 大祝禽方鼎 2760 乍冊大方鼎 4140 大保殷

三式： 2803 令鼎 2837 大孟鼎 4060 不壽殷

西周中期

一式： 88 盧鐘 247 庚鐘 2783 七年趙曹鼎 2792 大矢始鼎 2806 大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8 召鼎 3979 呂白殷 4165 大殷 4171 庚殷

4178 君夫殷蓋 4240 免殷 4237 臣諫殷 4252 大師盧殷 4250 即殷

二式： 2792 大矢始鼎

西周晚期

一式： 45 楚公冢鐘 70 兮仲鐘 134 柞鐘 133 柞鐘 2823 此鼎

2827 頌鼎 2829 頌鼎 2833 禹鼎 2841 毛公鼎 3682 大師小子

師望殷 188 泂其鐘 240 虢弔旅鐘 937 奠大師小子甗 2649 大師人

鼎 4328 不嬰殷 10176 散氏盤

二式： 2492 虢弔大父鼎 43 楚公冢鐘

三式： 2779 師同鼎 135 柞鐘

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

2448 內大子鼎 2496 內大子白鼎

春秋早期

一式： 10277 魯大司徒子仲白匜

二式： 4505 大嗣馬簠 4602 召弔山父簠 2750 上曾大子鼎 3989 魯白大父
乍仲姬俞殷 263 秦公鐘

春秋晚期

一式： 9733 庚壺 245 龜公華鐘
二式： 2738 蔡大師鼎 81 敬事天王鐘 172 弔之仲子平鐘 175 弔之仲子
平鐘 226 郕璧鐘 285 叔尸鐘
三式： 2732 弔大史申鼎

春秋中晚期

271 鞶鈴鑄（齊厭鑄）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10281 夔大內史弔上匜 10336 曾大保盆 10338 黃大子白克盆 9730
洹子孟姜壺 9712 曾白匜壺 2687 宗婦郕嬰鼎 2668 鐘白侵鼎
2652 余大子鼎 4086 宗婦郕嬰毀
二式： 10151 齊大宰歸父盤
三式： 153 鄒子鹽白鑄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陶 485 墓志瓦文（見《秦文字類編》頁 33） 始皇陵洗 始皇詔權一 秦
陶 798 瓦 放馬灘地圖 秦陶 1610 瓦書 石鼓吳人〔注：春秋晚期〕（見《秦
文字類編》頁 34） 大官盃 陶壘 6・38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a

陶彙 5・384（見《戰國文字編》頁 684）

二式： 秦簡 29・23（見《秦文字類編》頁 34）

三式： 秦簡 24・18（見《秦文字類編》頁 33） 放馬灘地圖 始皇詔權四 放

馬灘地圖（見《秦文字類編》頁 34） 平都矛（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四式： 秦陶 789 瓦（見《秦文字類編》頁 34） 雲夢・秦律 17（見《戰國文字編》頁 684）

五式： 秦陶 802 瓦 秦陶 804 瓦（見《秦文字類編》頁 34）

六式： 秦陶 806 瓦（見《秦文字類編》頁 34）

七式： 泰山刻石（見《秦文字類編》頁 33） 秦陶 790 瓦（見《秦文字類編》頁 34）

八式： 陶彙 5・319 陶彙 5・321（見《戰國文字編》頁 684） 陶彙 5・32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九式： 十三年相邦義戈（見《秦文字類編》頁 34） 平宮鼎 秦公簋 十三年相
邦義戈 十六年大良造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十式： 青川木牘（見《秦文字類編》頁 34） a 青川木牘（見《戰國文字編》頁 684）

十一式： 鐵石權二（見《秦文字類編》頁 35）

十二式： 始皇詔權三 始皇詔權一 石鼓而師 秦陶 1549 量 秦公一號墓
磬（見《秦文字類編》頁 35）

十三式： 泰山刻石（見《秦文字類編》頁 35）

十四式： 秦陶 1605 量（見《秦文字類編》頁 35）

十五式： 始皇詔橢量三（見《秦文字類編》頁 35）

楚系

一式： 包山 121 包山 23 包山 2（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9） d 信陽 2·018 望山 1·8 望山 1·10 天星 3005 包山 2 帛書乙 6

帛書丙 4 攻吳王夫差鑑（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上博二·昔 1·8

上博二·昔 1·17 上博二·昔 4·32 上博二·昔 2·16 上博二·昔 4·13 上博二·容 30·13 上博二·容 39·1 上博二·容 41·31（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68）

二式： 隨縣鐘架 隨縣鐘架（見《戰國文字編》頁 684） 包山 5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曾侯乙 1 曾侯乙 1 曾侯乙 13 曾侯乙 122 曾侯乙 124（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34） 曾侯乙 145 曾侯乙 145 曾侯乙 146 曾侯乙 147 曾侯乙 149 曾侯乙 152 曾侯乙 152 曾侯乙 153 曾侯乙 155 曾侯乙 156 曾侯乙 158 曾侯乙 175 曾侯乙 175 曾侯乙 178 曾侯乙 190 曾侯乙 210 曾侯乙 210（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35） 上博一·緇 10·5 上博一·緇 11·16 上博一·緇 12·18 上博一·緇 18·2 上博一·緇 19·2（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70）

三式： 包山 154 郭店·老丙 4 太后鼎 東陵鼎（見《戰國文字編》頁 684） 包山 51 包山 61 包山 248（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9） 郭店·老乙 12（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38） 包山 5 仰天 11 鑄客爲大后鼎 天星 360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上博三·周 2·10 上博三·周 8·22 上博三·周 12·14 上博三·周 22·1 上博三·周 25·

28 上博三·周 25·38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68)

上博三·周 35·11 上博三·周 58·21 上博四·昭 8·3 上博四·

東 1·2 上博四·東 10·15 上博四·東 14·8 上博四·東 18·4 上博四·東 22·22

上博四·內 10·14 上博四·曹 1·6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69)

上博三·周 22·12 上博四·東 1·12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70)

四式： 鄂君啓舟節 大府敦 包山 2 郭店·太一 6 (見《戰國文字編》頁 684)

郭店·老甲 6 郭店·成之 38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38) 包山 12

包山 205 6 例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9) 包山 102 包山 52

包山 213 望山 1·2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上博四·昭 6·11

上博五·姑 8·22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69)

上博四·曹 8·2 上博四·曹 25·20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70)

五式： 文物 1988.2 (見《戰國文字編》頁 684) 鄂大府量 璽彙 0127 璽江

出土鈐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望山 1·63 天星 3201 包山 242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上博一·孔 2·32 上博一·孔 3·25 上博二·子 7·15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470)

七式： 望山 1·10 包山 14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九式： 鄂君車節 鄂君車節 大府盞 大武避兵戈 璽彙 4533 璽彙 559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十六式： 集脰大子鼎 璽彙 0102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十七式： 包山 157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59)

十八式： 曾侯乙鐘 (見《戰國文字編》頁 684)

晉系

一式： 貨系 145 布空 侯馬 299 (注：春秋晚期) 溫縣 3 溫縣 5 璽彙
3426 璽彙 4560 兆域圖 廿七年大梁司寇鼎 中山王鼎 中山王方
壺 中山王圓壺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中山方壺 (見《戰國文字編》頁 684)

二式： 廿七年大梁司寇鼎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三式： 大攻尹鉞 (見《戰國文字編》頁 685)

四式： 陶彙 6·219 (見《戰國文字編》頁 685)

五式： 陶彙 6·5 陶彙 6·10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陽安君鉞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九式： 貨系 815 布尖 貨系 816 貨系 824 貨系 833 貨系 834 貨系 1083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十九式： 侯馬 299 (注：春秋晚期) 璽彙 040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二十式： 貨系 849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齊系

一式： 陳逆簋 (見《戰國文字編》頁 685) 陳侯午鐔 陳璋壺 因齊鐔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二式： 貨系 2531 刀 璽彙 3427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七式： 陶彙 3·69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九式： 陳喜壺 陳逆壺（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二十一式： 貨系 2505 陶彙 3・87 陶彙 3・91 陶彙 3・95 陶彙 3・
620（見《戰國文字編》頁 685）

二十二式： 貨系 3793（見《戰國文字編》頁 685）

燕系

三式： 貨系 3451 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四式： 貨系 3447 刀 璽彙 412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五式： 貨系 3458 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七式： 璽彙 0022（見《戰國文字編》頁 685）

九式： 璽彙 486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0）

二十一式： 十三年乘馬戈（見《戰國文字編》頁 685）

未能分系

三式： 璽彙 489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四式： 大公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五式： 大石鑑（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九式： 璽彙 557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921）

總結戰國文字「大」字基本構形共二十二式：

一式： 放馬灘地圖（秦） 包山 121（楚） 溫縣 3（晉） 陳逆簋（齊）

二式： 秦簡 29・23（秦） 隨縣鐘架（楚） 廿七年大梁司寇鼎（晉） 貨系
2531 刀（齊）

三式： 秦簡 24・18（秦） 包山 154（楚） 大攻尹鉞（晉） 貨系 3451 刀
（燕） 璽彙 4892（未能分系）

四式： 秦陶 789 瓦（秦） 郭店・太一 6（楚） 陶彙 6・219（晉） 貨系
3447 刀（燕）

五式： 秦陶 802 瓦（秦） 文物 1988.2（楚） 陶彙 6・106（晉） b 貨系 3458
刀（燕） 大石鑑（未能分系）

六式： 秦陶 806 瓦（秦）

七式： 泰山刻石（秦） 望山 1・10（楚） 陶彙 3・691（齊） 璽彙 0022
（燕）

八式： 陶彙 5・319（秦）

九式： 十三年相邦義戈（秦） 鄂君車節（楚） 貨系 815 布尖（晉） 陳喜
壺（齊） 璽彙 4866（燕）

十式： 青川木牘（秦）

十一式： 鐵石權二（秦）

十二式： 始皇詔權三（秦）

十三式： 泰山刻石（秦）

十四式： 秦陶 1605 量（秦）

十五式： 始皇詔橢量三（秦）

十六式： 集脰大子鼎（楚）

十七式： 包山 157（楚）

十八式： 曾侯乙鐘（楚）

十九式： 侯馬 299（晉）

二十式： 貨系 849（晉）

二十一式： 貨系 2505（齊） 十三年乘馬戈（燕）

二十二式： 貨系 3793（齊）

備注：

戰國文字第七式（秦、楚、齊、燕系）可與籀文系聯。

奢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下），頁 215：

張也。从大，者聲。凡奢之屬皆从奢。（式車切） 籀文。（臣鉉等曰：今俗作陟加切，以爲𡇗厚之𡇗，非是。）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4088 奢 殷

春秋早期

4539.2 奢 虎簠

4539.1 奢 虎簠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十鐘 陶壘 5・88（見《戰國文字編》頁 691） 咸陽罐 秦陶 1411 器片
（見《秦文字類編》頁 39）

二式： 詛楚文（見《戰國文字編》頁 691）

備注：

戰國文字第二式（秦系）可與籀文系聯。

意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下，頁 218：

滿也。从心，音聲。一曰：十萬曰意。（於力切） 籀文省。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

意殷（見《古文字類編》頁 156）

戰國文字

一式： 十鐘 雲夢·封診 82（見《戰國文字編》頁 700）

二式： 詛楚文（見《秦文字類編》頁 176）

備注：

-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1）謂音、意、意、億爲一字之孳乳，但書中把音和意（意）分作二字，各舉文例，是音和意當爲二字。意殷 形當隸作音，非意。
- 戰國文字第二式（秦系）可與籀文系聯。

愆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下），頁 221：

過也。从心，衍聲。（去虔切） 或从寒省。 籀文。

甲骨文

（缺）

金文

春秋晚期

( ) 211.2 蔡侯紐鐘 217.2 蔡侯紐鐘

戰國文字（以下字形皆見《戰國文字編》頁 711）

楚系

一式： 客豐鼎

二式： 包山 85（从心、从言義近通用）

晉系

二式： 侯馬〔注：侯馬盟書屬春秋晚期之物，以下同〕

三式： 廿四年晉戈

四式： 侯馬

五式： 侯馬

六式： 侯馬

七式： 侯馬

未能分系

三式： 集粹

備注：戰國文字第二、五、六式（楚、晉系）與籀文接近，可以系聯。

惓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下），頁 221：

忿也。从心，𠂔聲。一曰：憂也。（於緣切） 籀文。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集粹（見《戰國文字編》頁 712）

二式： 秦陶 547 瓦 秦陶 447 俑（見《秦文字類編》頁 173）

涉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下），頁 239：

徒行厲水也。从沝从步（時攝切） 篆文。从水。

筆者按： 字先古籀後小篆，當以 爲籀文。

甲骨文

（缺）

金文

商代

一式： 7040 涉車觚 8809 戈涉 爵（高明《古文字類編》作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

6009 效尊

西周中期

一式： 4265 格白毀 4264 格白毀 4263 格白毀 5433 效卣 5433
效卣

西周晚期

一式： 10176 散氏盤 10176 散氏盤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石鼓齏雨（《秦文字類編》頁 478）

二式： 涉戈（《戰國古文字典》頁 1431）

楚系

一式： 郭店·老甲 8（《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59） 帛書甲 3·72 天星·策 天

星・策 天星・策 包 128 背（《楚文字編》頁 646） 帛書乙三（《戰國古文字典》頁 1431）

未能分系

二式： 璽彙 2758（《戰國古文字典》頁 1431）

流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下），頁 239：

水行也。从沝充。充，突忽也。（力求切） 篆文。从水。

筆者按： 字先古籀後小篆，當以 爲籀文。

甲骨文

（缺）

金文

僅見於戰國，參見戰國文字部分。

戰國文字

秦系

石鼓齏雨〔注：春秋晚期〕 繹山碑（見《秦文字類編》頁 478）

楚系

一式： 璽 0212（見《楚文字編》頁 646）

二式： 郭店·尊德 28 郭店·性自 31 郭店·性自 46 璽 3201 璽 3200

郭店·語叢 4·7（見《楚文字編》頁 646） 郭店·緇衣 30 郭店·成之 11 4 例

郭店·語叢 4·7（《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59）

晉系

三式： 中山王圓壺（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2，此處採漢達文庫圖片）

齊系

四式： 陶彙 3·133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2）

備注：

戰國文字第一式（春秋晚期秦石鼓文）可與籀文系聯。

邕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下），頁 239：

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川，从邑。（於容切） 籀文邕。

甲骨文

鐵 210・3（此古文邕卜辭離宮等字並從此得聲） 前 5・9・5 前 6・44・6 後 2・34・2 後 2・41・3 林 2・2・13 林 2・7・9 甲 3073 甲 3447（見《甲骨文編》頁 447）

金文

春秋早期

( ) 945 邕子良人甗

見於偏旁（「離」字）

西周

一式 雍母乙鼎 雍伯原鼎 鉄鐘 毛公厝鼎

春秋

秦公罍 平鐘

戰國文字

見於偏旁（「離」字）

（據高明、葛英會《古陶文字徵》頁 260）

備注：

西周及春秋金文（離字偏旁）可與籀文系聯。

岷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下），頁 240：

血理分衺行體者。从底，从血。（莫獲切） 血或从肉， 籀文。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五十二病方目錄（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78）

雷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下），頁 241：

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从雨，晶象回轉形。（魯回切） 古文雷。 古文雷。 籀文雷間有回。回，雷聲也。

甲骨文

一式： 粹 1570 明藏 395（見《甲骨文編》頁 453）

二式： 乙 529（或變田形爲口） 前 7·26·2 乙 563 反 乙 3864 乙 727
（或變 形爲 ） 乙 564 前 4·11·7 後 2·42·7 後 2·1·12

佚 367 佚 838 存下 87 存下 589（見《甲骨文編》頁 453） 乙 727
乙 3282 乙 3434 乙 5600 乙 6877 乙 7030 乙 7313 乙 7321
乙 7808 佚 838 京 4·18·3 續存 1 續存 3 續存 5（見《續甲骨文編》第十一卷頁 13）

三式： 珠 840（見《甲骨文編》頁 453）

四式： 前 3·19·3 前 3·22·1 前 4·10·1 前 7·24·4 乙 12（或變 形爲點）（見《甲骨文編》頁 453） 乙 12 乙 478（見《續甲骨文編》第十一卷頁 13）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 ）876 雷甗

二式： 9816 陵父日乙晶

三式： 9815 中父乙疊

西周中期

一式： ( ) 2809 師旅鼎 9826 對盨

二式： ( ) 6011.1 盩駒尊 ( ) 6012 盩駒尊蓋

三式： 9824 沼卣事盨 9825 沼卣事盨

西周晚期

106.b 楚公逆鐘

春秋

一式： ( ) 9729 洹子孟姜壺

二式： ( ) 9730 洹子孟姜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日甲 854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490）

楚系

二式： 信陽 2·0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63） 包山 174 包山 175（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73）

三式： 包山 85（見《戰國文字編》頁 765）

四式： 信陽 2·1（見《戰國文字編》頁 765）

五式： 上博二·容 13·22（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518）

齊系

二式： 璽彙 369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63）

備注：

1. 西周中期金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晚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3. 戰國文字第二式（楚、齊系）可與籀文系聯。

震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下），頁 241：

劈歷，振物者。从雨，辰聲。《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臣鉉等曰：今

俗別作劈歷，非是。章刃切） 籀文震。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雲夢·日甲 7 反（見《戰國文字編》頁 765）

魴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下），頁 243：

赤尾魚。从魚，方聲。（符方切） 魴或从𩺰。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石鼓〔注：春秋晚期〕（見《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頁 444）

晉系⁶¹

二式： 璽臺 2728 璽臺 2729（見《戰國文字編》頁 770）

備注：

戰國文字第一式（秦石鼓文，春秋晚期）可與籀文系聯。

⁶¹ 以下兩字例《戰編》作晉系，《戰典》作燕系，今依《戰編》。

翼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下），頁 245：

翼也。从飛，異聲。（與職切） 篆文翼。从羽。

筆者按： 字先古籀後小篆，當以 爲籀文。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10360 鼎圓器

春秋早期

一式： 262 秦公鐘 267.2 秦公鐘 268.2 秦公鐘 269.2 秦公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日甲 6 反（見《戰國文字編》頁 773）

二式： 雲夢日書甲 808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251）

楚系

三式： 曾侯乙 62 曾侯乙 68（見《戰國文字編》頁 773） 曾侯乙 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2）

四式： 隨縣漆書（見《戰國文字編》頁 773）

晉系

五式： 中山王方壺（見《中山王器文字編》頁 74）

備注：

春秋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西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上），頁 247：

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凡西之屬皆从西。（先稽切） 西或从木、妻。 古文西。 籀文西。

甲骨文

一式： 乙 3188 前 6・37・3（見《甲骨文編》頁 463）

二式： 甲 2121 粹 407 粹 800 京津 431 京津 1126 鐵 59・3 續 4・32・2 天 56 京津 1178 前 7・17・1 前 7・38・2 戠 40・9

佚 773 燕 56 鐵 182・3 佚 175 京津 2099（見《甲骨文編》頁 463）
寧滬 3・92（見《甲骨文編》頁 464）

三式： 乙 6673 反 乙 3471 續 4・24・5 京津 1177 鐵 85・1 前 7・37・1 後 1・24・5 後 2・9・5 菁 11 戠 26・7 佚 382 燕 54
京津 1883（見《甲骨文編》頁 463） 明藏 88 掇 2・370（見《甲骨文編》頁 464）

四式： 鐵 29・4（見《甲骨文編》頁 463）

五式： 前 5・13・2（見《甲骨文編》頁 463）

六式： 京都 2363 王令多尹 田于西 拾 5・7 前 4・6・1（見《甲骨文編》頁 464）

七式： 後 2・38・3 戠 26・4 佚 200 甲 622 甲 816 甲 2029 林 1・23・13（見《甲骨文編》頁 464）

八式： 粹 907 西土（見《甲骨文編》頁 464）

九式： 甲 1603 後 1・23・4（見《甲骨文編》頁 464）

十式： 甲 740 西對 前 4・36・4 前 4・36・5 後 2・10・4 後 2・38・5

前 4・36・6 京津 3560（見《甲骨文編》頁 464）

金文

商代

一式： 2001.b 西單光父乙鼎 5156.1 西單毋父丁卣 6384.1 西單父乙觶

6396 西單父丁觶 7015 西單觚 7016 西單觚 7192 西單光觚

7193 西單己觚 8257 西單爵 8258 西單爵 8259 西單爵 8808

西單卣爵 8884 西單父丙爵

二式： 2694 戌甬鼎

三式： 3243.b 西隻單殷 5007.1b 西隻單卣 5007.2b 西隻單卣

西周早期

一式： 9230 西單父丁卣

二式： 2581 小臣卣鼎 2839.b 小孟鼎

三式： 5340.1 西卣卣 5340.2 西卣卣 5431.b 高卣

西周中期

一式： 2832 五祀衛鼎 9722 幾父壺

二式： 4115 白父殷 4288.1 師酉殷 4288.1 師酉殷 4289.1 師酉殷

4289.2 師酉殷 4290 師酉殷 4291 師酉殷 9427.1 白父盃

9721 幾父壺

西周晚期

- 一式： 10176 散氏盤 10176 散氏盤 10176 散氏盤 10176 散氏盤
- 10176 散氏盤 10176 散氏盤 4311.b 師獸殷（殷敦、白穌父敦）
- 4321 匚殷 4328 不嬰殷 4328 不嬰殷 4329 不嬰殷蓋
- 4329 不嬰殷蓋 2833 禹鼎
- 二式： 2835 多友鼎
- 三式： 2833 禹鼎 4130 敖弔殷蓋

春秋早期

4315.3 秦公殷

春秋晚期

11718 姑發鬲反劍

不能分期之春秋

- 一式： 10167 繇白盤
- 二式： 10267 陳白元匜 10383 右白君權
- 三式： 10361 國差罇

戰國文字

秦系

- 一式： 石鼓齏雨〔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 二式： 官印 0083 秦陶 1234（見《戰國文字編》頁 777） 蜀西工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三式： 文博 1998.1 (見《戰國文字編》頁 777) 十五年上郡守壽戈 廿年相邦冉戈 睡虎 16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二十年相邦冉戈 雲夢·日乙 1072 放馬灘地圖 放馬灘地圖 雲夢·日乙 1068 石鼓·吳人〔注：春秋晚期〕(見《秦文字類編》頁 508)

楚系

一式： 璽彙 031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四式： 禽章縛 (見《戰國文字編》頁 777) 包山 153 包山 154 4 帛書甲 天星 廿八宿漆書 西替簋 西替盨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包山 154 包山 166 包山 153 包山 184 包山 191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76) 郭店·太一 13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64) 上博二·容 31·16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535) 上博五·弟 18·11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536)

五式： 帛書乙 (見《戰國文字編》頁 777)

晉系

四式： 貨系 0058 (見《戰國文字編》頁 777) 貨系 4081 錢 侯馬 307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49)

五式： 長信侯鼎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六式： 貨系 61 布空 璽彙 3963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49) 璽彙 3966 璽彙 321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七式： 璽彙 0079 (見《戰國文字編》頁 777)

八式： 璽彙 3997 吉林 65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九式： 貨系 0060（見《戰國文字編》頁 777） 貨系 59 布空（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49）

十式： 古錢 640 布空（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49） 貨系 1042 布尖 貨系 1043 布尖 貨系 1044 布尖（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十一式： 貨系 0061（見《戰國文字編》頁 777） 貨系 1049 布尖 古幣 72 古幣 72 古幣 72 古幣 7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齊系

八式： 陶壘 3・433（見《戰國文字編》頁 777） 陶壘 3・43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燕系

六式： 陶壘 3966 陶壘 3963（見《戰國文字編》頁 777） 西宮壺 璽壘 396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50）

總結戰國文字「西」字基本構形共十一式：

一式： 石鼓・霽雨〔注：春秋晚期〕（秦） 璽壘 0316（楚）

二式： 官印 0083（秦）

三式： 文博 1998.1（秦）

四式： 包山 154（楚） 貨系 4081 錢（晉）

五式： 帛書乙（楚） 長信侯鼎（晉）

六式： 璽壘 3966（晉） 陶壘 3966（燕）

七式： 璽壘 0079（晉）

八式： 吉林 65（晉） 陶壘 3・431（齊）

九式： 貨系 0060 (晉)

十式： 古錢 640 布空 (晉)

十一式： 貨系 0061 (晉)

備注：

1. 甲骨文第十式可與籀文系聯。
2. 商代金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早期金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4. 西周中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5. 西周晚期金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6. 春秋（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7. 戰國文字第九系（晉系）可與籀文系聯。

臣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上），頁 250：

顛也。象形。凡臣之屬皆从臣。（與之切） 篆文臣。 籀文。从首。

甲骨文

（缺）

金文

商代

6746 臣觚

西周晚期

4423 鑄子弔黑臣盥

4570.1 鑄子弔黑臣簠

4571.2 鑄子弔黑臣簠

春秋早期

624 黃子鬲

10122 黃子盤

春秋早期（姬字偏旁）

685 齊趙父鬲

685 齊趙父鬲

691 魯白父愈鬲

694 魯白父愈鬲

262 秦公鐘

268 秦公罍

春秋晚期

2738 蔡大師鼎

戰國文字

晉系

一式： 貨系 1797 布方 貨系 1798 布方（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1）

妘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 258：

祝融之後姓也。从女，云聲。（王分切） 籀文妘。从員。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2775.b 小臣夔鼎（季嬭鼎）

西周中期

2490.b 夷鼎

西周晚期

一式： 642.b 白嬭父鬲 2516 裕嬭鼎（會嬭鼎） 2548 函皇父鼎 2745

函皇父鼎 4141.1 函皇父毀 4141.1 函皇父毀 4143 函皇父毀

4459.1 蓼生盥 4460 蓼生盥 4461.1 蓼生盥 4563 季良父簠

10164 函皇父盤 10225 函皇父匜

二式： 2546 輔白嬭父鼎 4564 季良父簠 9447 王仲皇父盃

不能分期之西周

3915 周生毀

不能分期之春秋

10281 夔大內史弔上匜

戰國文字

（缺）

備注：

1. 西周中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春秋（不能分期的部分）可與籀文系聯。

姚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 258：

虞舜居姚虛，因以爲姓。从女，兆聲。或爲姚，嬈也。《史篇》以爲姚，易也。
（余招切）

筆者按：《說文》姚下云「《史篇》以爲姚，易也」，則《史篇》當有姚字。許君不云籀文者，與篆文同也。說詳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收錄於《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頁 2127-2128。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

2068 姚鼎

4113 井南白

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

2679 旃弔樊鼎

西周晚期

4009 毛白

4068.2 弔父

4068.1 弔父

4069 弔父

4070 弔父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簡 54・43（見《秦文字類編》頁 43）

二式： 十鐘 3・28 珍秦 28 陶壘 5・36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12）

婚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 259：

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从女，从昏，昏亦聲。（呼昆切）
籀文婚。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2837.s1 大孟鼎

4131 利𣪠

5401.1b 𣪠𣪠

5401.2b 𣪠𣪠

西周中期

4302 象伯𣪠𣪠蓋

西周晚期

一式： ( ) 4285.1 諫𣪠
毛公鼎

4465.2s 善夫克𣪠

62 逆鐘

( ) 2841.1s1

二式： 4331 𣪠白歸苑𣪠（𣪠白𣪠）

三式： ( ) 9713 𣪠季良父壺

不能分期之春秋

182 徐王子𣪠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詛楚文（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11）

晉系

二式： 璽彙 115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11）

三式：〔以下屬春秋晚期〕 67：38 67：2 67：29 67：21 67：4 67：

26（見〈侯馬盟書字表〉，載張頴著《侯馬盟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備注：

1. 西周中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春秋（不能分期的部分）可與籀文系聯。
4. 戰國文字第三式（晉系侯馬盟書，春秋晚期）可與籀文系聯。

姻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 259：

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从因，因亦聲。（於真切） 籀文姻。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詛楚巫咸（見《秦文字類編》頁 43）

妣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 259：

歿母也。从女，比聲。（卑履切） 籀文妣省。

甲骨文

一式： 甲 355（卜辭用匕爲妣） 後下 366 前 1・8・1 寧滬 1・221 乙 3729 佚
76（見《古文字類編》頁 27）

二式： 京都 1852（卜辭用比爲妣）（見《甲骨文編》頁 472）

金文

商代

8735 剌匕乙爵 8736 並匕乙爵

西周早期

一式： 586 朋乍義丐妣鬲 3667 朋丐毀 8978 舌乍妣丁爵

西周中期

2789 或方鼎

西周晚期

一式： 672 召仲鬲 673 召仲鬲

春秋中晚期

( ) 271.1 肅命罍（齊侯罍）

春秋晚期

一式： 277.1b 叔尸鐘 284.b 叔尸鐘 285.7b 叔尸鐘

不能分期之春秋

4152 解 矢 少子 毀

戰國文字

齊系

一式：十四年陳侯午敦（見《戰國文字編》頁 802）

備注：

1. 西周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中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4. 春秋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5. 戰國文字第一式（齊系）可與籀文系聯。

婁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 264：

空也。从母中女，空之意也。一曰：婁，務也。（洛侯切）（籀文婁从人、中、

女，臼聲。此九字大徐本無今據小徐） 古文。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卷二十四），頁 688：

籀文婁从人、中、女，臼聲。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

一式： 3910.2 是婁毀 3910.1 是婁毀 3911.2 是婁毀 3911.1 是婁毀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睡虎 4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36）

楚系

二式： 郭店·語叢 1·90 郭店·語叢 2·44（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68）

三式： 包山 75 包山 143 包山 192（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79） 161

包山 161 包山 66（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80） 郭店·成之 5（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68）

四式： 郭店·忠信 9（見《戰國文字編》頁 806）

五式： 包山 5（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80） 璽臺 352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36）

六式： 包山 37（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80）

七式： 包山 19 包山 48 包山 185 包山 128 包山 141 包山 259

包山 164 包山 187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180) 郭店·成之 27 (見《郭

店楚簡文字編》頁 168) 望山 2·22 包山 162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36)

上博二·容 2·37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550)

八式： 帛書甲 6

九式： 二十八宿漆書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36)

晉系

三式： 長子盃 (見《戰國文字編》頁 806)

齊系

十式： 璽臺 366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336) 璽臺 3662 (見《戰國文字編》頁 806)

總結戰國文字「婁」基本構形共十式：

一式： 睡虎 42 (秦)

二式： 郭店·語叢 1·90 郭店·語叢 2·44 (楚)

三式： 包山 75 (楚)

四式： 郭店·忠信 9 (楚)

五式： 包山 5 (楚)

六式： 包山 37 (楚)

七式： 包山 259 (楚)

八式： 帛書甲 6 (楚)

九式： 二十八宿漆書（楚）

三式： 長子盃（晉）

十式： 璽彙 3666（齊）

匚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 268：

匚受物之器。象形。凡匚之屬皆从匚。讀若方。（府良切） 籀文匚。

甲骨文

一式： 甲 2123 甲 2665 粹 368 明藏 476 明藏 478 無想 475 珠 277
粹 1203 京津 2323 鐵 96·4 前 4·34·1 前 5·2·6 存
1770 河匚 佚 175 佚 595 後 1·6·7 林 2·10·12 福 14（見《甲
骨文編》頁 500） 甲 2127 甲 2667 甲 3510 甲 3542 乙 965 乙
2101 乙 2728 乙 3153（見《續甲骨文編》第十二卷頁 25） 乙 4983 乙
5408 乙 6409 乙 6488 乙 7799 珠 633 珠 634 佚 50 佚 413
佚 846 續 1·44·5 續 2·6·7 錄 379 錄 517 天 33 六中 250
六清 100 六清 172 續存 200 續存 1770 外 228 書 1·5·F
撫續 44 粹 368 粹 399 粹 1535（見《續甲骨文編》第十二卷頁 26）
二式： 鄴初下 40·113 珠 628 後 1·8·10 見合文二 甲 2693 見合文二 戩
1·8·11 見合文二（見《甲骨文編》頁 500）

金文

商代或西周早期（高明《古文字類編》頁 321 定爲西周早期）

2431 乃孫乍且己鼎

西周早期

一式： （ ）2132 父癸鼎 8502 父丁爵

戰國文字

（缺）

備注：

1. 甲骨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早期乃孫作且己鼎之匚字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膚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 268：

𠂔也。从𠂔，虎聲。讀若盧同。（洛乎切） 篆文膚。 籀文膚。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中期（恭王）

2784 十五年趙曹鼎

不能分期之春秋

10126 取膚盤

戰國文字

晉系

一式： 璽彙 0072 璽彙 1303 璽彙 3775 陶彙 3・76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49）

二式： 貨系 984 布尖 貨系 985 布尖 貨系 987 布尖 貨系 988 布尖（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49）

三式： 貨系 989 布尖（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49）

四式： 古幣 21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49）

五式： 古錢 44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49）

齊系

六式： 陶彙 3・67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49）

七式： 陶彙 3・110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49）

燕系

八式： 陶徵 16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49）

系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上），頁 270：

繫也。从系，丿聲。凡系之屬皆从系。（胡計切） 系或从穀、處。 籀文系。从爪、絲。

甲骨文

一式： 鐵 2・2 鐵 92・3 前 5・366 前 7・4・1（見《古文字類編》頁 235）

金文

商代

一式： 6996 系保觚

二式： 7255 系子 刀觚

三式： 8809 戈涉 爵

西周早期

一式： 5378 小臣 卣 5379.2 小臣 卣 5379.1 小臣 卣（時代據高明《古文字類編》頁 235）

戰國文字

晉系

陶彙 6・7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76）

備注：

1. 甲骨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商代金文第三式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早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繒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上），頁 273：

帛也。从糸聲，曾聲。（疾陵切） 籀文繒，从宰省。楊雄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十鐘 陶彙 9・90（見《戰國文字編》頁 843） 陶彙 9・9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55）

紵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上），頁 275：

衣系也。从系，今聲。（居音切） 籀文从金。

甲骨文

前 6・33・2（見《續甲骨文編》第十三卷頁 1）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仰天 3（《說文》籀文从金） 仰天 6 信陽 2・12 信陽 2・12 包
山 254 信陽 2・21 包山 254（見
《楚文字編》頁 733）

備注：

戰國文字第一式（楚系）可與籀文系聯。

繡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上），頁 276：

綆也。从糸，喬聲。（余聿切） 古文从絲。 籀文繡。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晚期（「繹」字偏旁）

一式： ( ) 4459 蓼生盥 ( ) 4460 蓼生盥

戰國文字

（缺）

備注：

西周晚期金文「繹」字偏旁與去除絲旁的籀文構形接近，可以系聯。

強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上），頁 525：

𧈧也。从虫，弘聲。（徐鍇曰：夕與強聲不相近，秦郊石文从口，疑从籀文省。

巨良切） 籀文強。从𧈧，从彊。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簡 17・127 雲夢・日乙 1090 繹山碑（見《秦文字類編》頁 365）

睡虎 6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48） 十鐘 吉大 130 雲夢・雜抄 8（見《戰國文字編》頁 869）

楚系

二式： 郭店・老甲 7 郭店・老甲 6（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0）

三式： 郭店・成之 13 郭店・成之 23 郭店・六德 32（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0） 包山 103 包山 162（見《戰國文字編》頁 869）

四式： 郭店・殘片 5（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0）

五式： 郭店・語叢 4・25（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0）

六式： 上海 14・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48）

晉系

五式： 璽臺 2282 璽臺 3325（《戰國古文字典》頁 646）

七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869）

齊系

五式： 璽臺 0336（《戰國古文字典》頁 646）

七式： 璽臺 2199（《戰國古文字典》頁 646）

燕系

五式： 璽臺 3553 璽臺 4110（見《戰國文字編》頁 869） 貨系 2342 布方 貨系

2343 布方 璽臺 1888 璽臺 2810（《戰國古文字典》頁 646）

七式： 璽臺 2749（見《戰國文字編》頁 869）

八式： 璽臺 2204（見《戰國文字編》頁 869）

總結「強」字戰國文字基本構形共七式：

一式： 雲夢・日乙 1090（秦）

二式： 郭店・老甲 7（楚）

三式： 郭店・成之 23（楚）

四式： 郭店・殘片 5（楚）

五式： 郭店・語叢 4・25（楚） 璽臺 2282 璽臺 3325（晉） 璽臺 3553 璽

臺 4110（燕） 璽臺 0336（齊）

六式： 上海 14・3（楚）

七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璽臺 2749（燕） 璽臺 2199（齊）

八式： 璽臺 2204（燕）

虹

許慎《說文解字》頁 282-283：

蜺蜺也。狀似蟲。从虫，工聲。《明堂月令》曰：「虹始見。」（戶工切） 籀文虹。从申。申，電也。

甲骨文

一式： 前 7·43·2 前 7·7·1 菁 4·1 簠雜 109 珠 452（見《甲骨文編》頁 510）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石鼓·馬薦〔注：春秋晚期〕（見《古文字類編》頁 211）

𧈧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下），頁 285：

𧈧𧈧也。从它，象形。𧈧頭與它頭同。（臣鉉等曰：色其腹也。）凡𧈧之屬皆从𧈧。（莫杏切） 籀文𧈧。

甲骨文

一式： 甲 1161 甲 2241 甲 2954 乙 265 乙 950（見《甲骨文編》頁 515）

二式： 鐵 41・2（見《甲骨文編》頁 515）

三式： 福 24 燕 156（見《甲骨文編》頁 515）

四式： 鐵 23・2（見《甲骨文編》頁 515）

五式： 前 7・6・1 林 1・2・18（見《甲骨文編》頁 515）

六式： 鐵 217・1 粹 421（見《甲骨文編》頁 515）

七式： 前 6・24・3 林 2・27・16 林 2・17・18（見《甲骨文編》頁 515）

八式： 林 2・17・22（見《甲骨文編》頁 515）

九式： 佚 724（見《甲骨文編》頁 515）

十式： 佚 379（見《甲骨文編》頁 515）

十一式： 佚 379 燕 160 京津 889（見《甲骨文編》頁 515）

十二式： 前 4・56・2（見《續甲骨文編》第十三卷頁 6）

金文

商代

1584 𧈧父丁鼎

4979 父辛𧈧卣

7073 𧈧且乙觚

7536 𧈧爵

西周早期

1583 睪父丁鼎

6290 睪父己觶

9243 睪乍婦姑罍

西周晚期

9677.1 睪壺蓋

2779 師同鼎

「寵」字偏旁

春秋早期

(寵) 4315 秦公毀

225 郢爰鐘

春秋晚期

石鼓文

不能分期之春秋

270 秦公鎛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大良造鞅鐲（見《戰國文字編》頁 874）

二式： 珍秦 142 陶彙 5・118（見《戰國文字編》頁 874） 陶彙 3・79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32）

三式： 十鐘 3・46（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32）

四式： 秦陶 1460 瓮（見《秦文字類編》頁 231）

楚系

五式： 鄂君啓車節（見《戰國文字編》頁 874）

六式： 包山 172 包山 179 包山 273 包山 27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32）

七式： 包山 27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32）

晉系

八式： 三年付余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32）

備注：

見於諸「寵」字偏旁之「睪」可與籀文系聯。

地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下），頁 286：

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从土，也聲。（徒內切）

籀文地，从隸。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十鐘 秦玉版（見《戰國文字編》）頁 878） 雲夢·日甲 758 反面 雲夢
六號木牘（見《秦文字類編》頁 435）

二式： 雲夢·封診 65（見《戰國文字編》）頁 878） 四年相邦呂不韋矛（見《秦文字類編》頁 435）

三式： 三年相邦呂不韋矛（見《秦文字類編》頁 435）

楚系

四式： 包山 149（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1）

五式： 包山 140 包山 140 反 包山 219 包山 202（見《包山楚簡文字編》
頁 201） 郭店·老甲 18 郭店·窮達 5（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3） 郭

店·尊德 7（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3） 上博二·容 8·8 上博二·容 9·6

上博二·容 9·16（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598）

上博三·互 4·23 上博三·互 4·36 上博三·彭 2·3 上博五·三 5·

29 上博五·三 6·44 上博三·三 5·29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頁 599)

六式： 郭店·太一 1 (見《戰國文字編》) 頁 878) 郭店·太一 12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3)

七式： 郭店·唐虞 15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3)

八式： 郭店·五行 48 (見《戰國文字編》) 頁 878) 郭店·五行 49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3) 包山 207 包山 207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01)

九式： 郭店·忠信 4 (見《戰國文字編》) 頁 878) 郭店·忠信 5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3)

十式： 郭店·語叢 4 22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3)

十一式： 郭店·語叢 1·12 (見《戰國文字編》) 頁 878)

十二式： 郭店·語叢 4·22 (見《戰國文字編》) 頁 878)

晉系〔注：以下各侯馬盟書字形皆屬春秋晚期〕

十式： 侯馬 (見《戰國文字編》) 頁 878)

十三式： 侯馬 侯馬 (見《戰國文字編》) 頁 878)

十四式： 侯馬 侯馬 (見《戰國文字編》) 頁 878)

十五式： 璽彙 2163

十六式： 璽彙 2737 (見《戰國文字編》) 頁 878)

十七式： 璽彙 1793 璽彙 2862 (見《戰國文字編》) 頁 878)

十八式： 圓壺 (見《中山王壺器文字編》頁 24) 行氣玉銘 (見《戰國文字編》) 頁 878)

總結戰國文字「地」字基本構形共十八式：

一式： 十鐘（秦）

二式： 四年相邦呂不韋矛（秦）

三式： 三年相邦呂不韋矛（秦）

四式： 包山 149（楚）

五式： 包山 140（楚）

六式： 郭店·太一 1（楚）

七式： 郭店·唐虞 15（楚）

八式： 郭店·五行 48（楚）

九式： 郭店·忠信 4（楚）

十式： 郭店·語叢 4·22（楚）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十一式： 郭店·語叢 1·12（楚）

十二式： 郭店·語叢 4·22（楚）

十三式： 侯馬 侯馬〔注：二字屬春秋晚期〕（晉）

十四式： 侯馬 侯馬〔注：二字屬春秋晚期〕（晉）

十五式： 璽臺 2163（晉）

十六式： 璽臺 2737（晉）

十七式： 璽臺 1793 璽臺 2862（晉）

十八式： 圓壺（晉）

備注：

戰國文字第九、十、十八式（楚、晉系）可與籀文系聯。

垣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下），頁 287：

牆也。从土，亘聲。（雨元切） 籀文垣，从亘。

甲骨文

（缺）

金文

僅見於戰國，參見戰國文字部分。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上郡守壽戈 十鐘 雲夢·日甲 138 反（見《戰國文字編》頁 881）
十二年上郡守壽戈 上郡戈 秦簡 13·55 雲夢日書甲 873 反面
放馬灘日書乙 227 雲夢日書甲 757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436）
平周戈 漆垣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3）

晉系

二式： 三晉 100 三晉 100（見《戰國文字編》頁 881） 貨系 1611 布方 貨系
1613 布方 貨系 1615 布方 古幣 129 垣上官鼎 貨系 4028 圓錢
貨系 4029 圓錢 古錢 1211 貨系 1627 布方（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3）

三式： 貨系 4055（見《戰國文字編》頁 881）

四式： 貨系 1626 布方（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3）

五式： 貨系 1629 布方（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3）

六式： 貨系 1651 布方（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3）

七式： 古幣 12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3）

八式： 貨系 1628 布方 貨系 4026 圓錢 貨系 4034 圓錢（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3）

九式： 貨系 4057 圓錢 貨系 4060 圓錢 古錢 251 古錢 25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3）

十式： 東亞 6・2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3）

十一式： 中山王兆域圖 中山王兆域圖（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053）

堵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下），頁 287：

垣也。五版爲一堵。从土，者聲。（當古切） 籀文从 。

甲骨文

（缺）

金文

春秋早期

4120.b 甯仲之孫毀

春秋晚期

225 邵槃鐘

230 邵槃鐘

233 邵槃鐘

戰國文字

秦系

秦簡 53・30（見《秦文字類編》頁 437）

雲夢・雜抄 40（見《戰國文字編》頁 881）

晉系

璽彙 0124（見《戰國文字編》頁 881）

未分系

璽彙 1328（見《戰國文字編》頁 881）

堂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下），頁 287：

殿也。从土，尙聲。（徒郎切） 古文堂。 籀文堂，从高省。

甲骨文

（缺）

金文⁶²

僅見於戰國，詳見戰國文字部分。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集粹（見《戰國文字編》頁 882） 放馬灘地圖 放馬灘地圖（見《秦文字類編》頁 437）

楚系

二式： 郭店·性自 19（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4） 鄂君車節 鄂君車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0） 鄂君啓節（見《古文字類編》頁 423） 上博五·君 8·7（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00）

三式： 貨系 4176 布 貨系 4192 布 古幣 203 古幣 204 古錢 249 貨系 4189 布 貨史 13·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0）

四式： 貨系 4182 布（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0）

五式： 貨系 4183 布（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0）

六式： 古錢 25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0）

⁶² 容庚《金文編》「堂」字下列有 （戚方鼎）和 （戚簋）兩個西周金文字形，條下云：「《說文》籀文堂作 小異，孳乳爲 」（《金文編》頁 884）。唯劉釗《古文字構形學》指出 字當釋爲 ，非堂，甚是。今從劉說。劉說詳參《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 308。

七式： 貨系 4181 布（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0）

晉系

二式： 璽彙 5422⁶³（見《戰國文字編》頁 882） 璽徵附三（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0）

八式： 璽彙 3442（見《戰國文字編》頁 882） 璽彙 0123 璽彙 354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0）

九式： 中山王兆域圖 中山王兆域圖（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680）

齊系

一式： 璽彙 3999（見《戰國文字編》頁 882）

總結戰國文字「堂」字基本構形共九式：

一式： 集粹（秦） 璽彙 3999（齊）

二式： 郭店·性自 19（楚） 璽彙 5422（晉）

三式： 貨系 4176 布（楚）

四式： 貨系 4182 布（楚）

五式： 貨系 4183 布（楚）

六式： 古錢 251（楚）

七式： 貨系 4181 布（楚）

八式： 璽彙 3442（晉）

九式： 兆域圖 兆域圖（晉）

⁶³ 此字《戰典》未分系，《戰編》作晉系，今依《戰編》。

封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下），頁 287：

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徐鍇曰：各之其土也。會意。府容切） 古文封省。 籀文。从丰。

甲骨文

一式： 京津 4499（見《古文字類編》頁 65）

二式： 甲 2092 粹 192（見《續甲骨文編》第十三卷頁 8）

三式： 乙 8688 佚 426（見《續甲骨文編》第十三卷頁 8）

金文

西周晚期

4827 伊殷 4293 六年召白虎殷 10176 散氏盤

不能分期之春秋

10154 魯少司寇盤

戰國文字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434：

封，春秋金文作 （魯少司寇盤）。从土，从丰，丰亦聲。據《說文》封之籀文作 ，知 應為封之省文。戰國文字承襲春秋金文，或疊加土旁。

秦系

一式： 秦簡 24·28 秦簡 13·64 秦陶 355 俑 青川木牘 青川木牘（見《秦文字類編》頁 75） 青川木牘（見《戰國文字編》頁 883） 啓封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34）

二式： 秦簡 53·24（見《秦文字類編》頁 75） 陶彙 5·384 陶彙 5·384（見《戰

國文字編》頁 883)

楚系

三式： 上博二·容 18·43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00)

晉系

四式： 中山王鼎 (見《戰國文字編》頁 883)

五式： 啓封令戈 (見《戰國文字編》頁 883)

六式： 貨系 2489 (見《戰國文字編》頁 883) 貨系 2486 布孔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34)

七式： 璽彙 0839⁶⁴ (埤) (見《戰國文字編》頁 883)

八式： 璽彙 2496 (埤) 璽彙 2569⁶⁵ (埤) (見《戰國文字編》頁 883)

齊系

七式： 貨系 2451 刀 (埤)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34)

九式： 貨系 2542 (埤)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34)

十式： 貨系 2545 (埤)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34)

十一式： 古錢 982 (埤) 東亞 6·15 (埤)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34) 齊
刀貨東亞上六 (埤) (見《古文字類編》頁 65)

十二式： 起源 26 (埤)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34)

燕系

十三式： 璽彙 4091⁶⁶ (埤) (見《戰國文字編》頁 883) 璽彙 0192 璽彙 3319 (見

⁶⁴ 此字《戰編》未分類；《戰典》作晉系，今依《戰典》。

⁶⁵ 此二字《戰編》未分類；《戰典》作晉系，今依《戰典》。

⁶⁶ 此字《戰編》未分類；《戰典》作燕系，今依《戰典》。

未能分系

八式： 璽彙 5706 (埤)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434)

十四式： 璽彙 0861 (見《戰國文字編》頁 883)

總結戰國文字「封」字基本構形共十四式：

一式： 秦簡 24・28 (秦)

二式： 秦簡 53・24 (秦)

三式： 上博二・容 18・43 (楚)

四式： 中山王鼎 (晉)

五式： 啓封令戈 (晉)

六式： 貨系 2486 布孔 (晉)

七式： 璽彙 0839⁶⁷ (埤) (晉) 貨系 2451 刀 (埤) (齊)

八式： 璽彙 2496 (埤) (晉) 璽彙 5706 (埤) (未能分系)

九式： 貨系 2542 (埤) (齊)

十式： 貨系 2545 (埤) (齊)

十一式： 古錢 982 (埤) (齊)

十二式： 起源 26 (埤) (齊)

十三式： 璽彙 4091⁶⁸ (埤) (燕)

⁶⁷ 此字《戰編》未分類；《戰典》作晉系，今依《戰典》。

⁶⁸ 此字《戰編》未分類；《戰典》作燕系，今依《戰典》。

十四式： 璽 璽 0861（未能分系）

備注：

1. 春秋金文（不能分期的部分）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三、七式可與籀文系聯。

璽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下），頁 287：

璽

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爾聲。（斯氏切）

璽

籀文从玉。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集粹（《說文》：『籀文从玉』） 集粹 十鐘（見《戰國文字編》頁 883）

璽

雲夢·答問 146（見《戰國文字編》頁 883）

璽

秦簡 40·146

璽

雲夢·日乙 1089

璽

雲夢·日乙 1090（見《秦文字類編》頁 439）

璽

封泥 1·12（見《戰國古文字典》

頁 1253）

二式： 璽 璽 4623（見《戰國文字編》頁 883）

楚系

三式： 璽 璽 0002 璽 璽 0100 璽 璽 0135 璽 璽 0137 璽 璽 0139

璽

璽 璽 0160

璽

璽 璽 0165（見《戰國文字編》頁 883）

璽

璽 璽 0166

璽

璽 璽 0214

璽

璽 璽 0228

璽

璽 璽 0279

璽

璽 璽 0283

璽

璽 璽 3703

璽

璽 璽 5549

璽

包山 13（見《戰國文字編》頁 884）

晉系

四式： 璽 璽 0341 璽 璽 4605（見《戰國文字編》頁 884）

齊系

四式： 陶彙 3・645（見《戰國文字編》頁 884）

五式： 璽彙 0236 璽彙 0345 山東 170（見《戰國文字編》頁 884）

六式： 璽彙 0199（見《戰國文字編》頁 884）

燕系

三式： 璽彙 0158 璽彙 0159（見《戰國文字編》頁 884）

未能分系

三式： 璽彙 5258（見《戰國文字編》頁 884）

七式： 璽彙 4252（見《戰國文字編》頁 884）

八式： 璽彙 5253（見《戰國文字編》頁 884）

九式： 璽彙 5467（見《戰國文字編》頁 884）

總結戰國文字「璽」字基本構形共九式：

一式： 集粹（秦）

二式： 璽彙 4623（秦）

三式： 璽彙 5549（楚） 璽彙 0159（燕） 璽彙 5258（未分系）

四式： 璽彙 0341（晉） 陶彙 3・645（齊）

五式： 璽彙 0236（齊）

六式： 璽彙 0199（燕）

七式： 璽彙 4252（未分系）

八式： 璽彙 5253（未分系）

九式： 璽 彙 5467（未分系）

城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下），頁 288：

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成亦聲。（氏征切）**𨛦**籀文城，从**𨛦**。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晚期

一式： 3866 **𨛦** 虢遣生𨛦 4275.2 元年師兌𨛦 4341.s1 班𨛦 4341.s1
10176 散氏盤

春秋晚期

一式： 11024 武**𨛦**戈（戰國文字部分重見）

二式： 10900 武城戈（戰國文字部分重見）

三式： 224.24 蔡侯墓殘鐘四十七片

不能分期之春秋

425.1 斜**𨛦**尹征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城** 考古與文物 2000.1 **城** 雲夢·秦律 122（見《戰國文字編》頁 885）**城** 始皇
詔橢量六 **城** 秦簡 12·49 **城** 詛楚巫咸 **城** 夢 11 號木牘（見《秦文字類編》
頁 436）**城** 陶彙 6·2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10）

二式：**城** 秦陶 1209 瓦（見《秦文字類編》頁 436）

三式： 三年上郡守冰戈（見《秦文字類編》頁 436）

楚系

四式： 曾侯乙 166 璽彙 0278（見《戰國文字編》頁 885） 曾侯乙 119 曾侯

乙 156 曾侯乙 163 曾侯乙 173 曾侯乙 176 曾侯乙 193（見《曾侯乙

墓竹簡文字編》頁 33） 上博二·民 8·14（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02）

五式： 郭店·老甲 17 九店·56·22 包山 261 郭店·太一 1（見《戰國文

字編》頁 885） 帛書丙（見《戰國文字編》頁 885） 鄂君車節 璽彙 0207

信陽 1·017 包山 100 包山 120 包山 120 包山 140 包山

155 包山 155 包山 174 包山 175 包山 202 反 包山 202 反

包山 215 帛書丙 1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10） 上博二·容 44·6

上博一·緇 17·50 上博二·子 6·32 上博四·內 8·43 上博四·曹 56·

12 上博三·中 2·10（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02）

上博五·季 7·26（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03）

六式： 郭店·語叢 3·29 郭店·老甲 16（見《戰國文字編》頁 885） 包山 151（見

《戰國古文字典》頁 810） 上博四·采 3·12 上博五·鮑 1·17（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03）

七式： 郭店·太一 12（見《戰國文字編》頁 885） 上博二·從甲 7·11（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03）

八式： 曾侯乙 11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10）

九式： 包山 2（見《戰國文字編》頁 886） 包山 2・4 包山 2・2（《楚系簡帛文字編》頁 968）

晉系

一式： 陶彙 6・24（見《戰國文字編》頁 886）

五式： 廿三年襄城矛（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09） 貨系 1208 璽彙 021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10）

六式： 中山王鼎（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43） 璽彙 0115 璽彙 4043 璽彙 4047 度量 85（見《戰國文字編》頁 886） 璽彙 1310 璽彙 4038 璽彙 4046 甬鐘 八年新城戈 貨系 1688 布方 陶彙 6・25 陶彙 6・27 度量 8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09） 璽彙 0078 璽彙 0115 陶彙 9・5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10）

十式： 三晉 51（見《戰國文字編》頁 886）

十一式： 貨系 1080（見《戰國文字編》頁 886） 貨系 1076 貨系 107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09） 貨系 1103 貨系 3873 貨系 1081 貨系 107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10）

十二式： 七年城疾命劍 貨系 1074 布尖（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09） 古幣 137 貨系 3872 直刀 貨系 1079

十三式： 貨系 1073 布尖（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09）

十四式： 古錢 45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10）

齊系

一式： 武城戈〔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886）

四式： 昌城右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09） 成陽高馬里戈〔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886）

六式： 璽彙 0150（見《戰國文字編》頁 886）

十五式： 武城戈〔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886） 陶彙 3・532 陶彙 3・514 陶彙 3・539 陶彙 3・542（見《戰國文字編》頁 886）

燕系

十二式： 燕侯載簋 璽彙 0119 璽彙 1889 璽彙 2798（見《戰國文字編》頁 886）
璽彙 0017 璽彙 0190 璽彙 0755 璽彙 5259 璽彙 0323
璽彙 1888 璽彙 0899 璽彙 5262 璽彙 1248 沟城小器 方城小器（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09）

十三式： 璽彙 025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09）

十六式： 廿尙城小器（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09）

十七式： 璽彙 0359（疑齊璽）（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09）

總結戰國文字「城」字的基本構形共十四式：

一式： 雲夢・秦律 122（秦） 陶彙 6・24（晉） 武城戈（齊）

二式： 秦陶 1209 瓦（秦）

三式： 三年上郡守冰戈（秦）

四式： 曾侯乙 166（楚） 昌城右戈（齊）

五式： 郭店・老甲 17（楚） 廿三年襄城矛（晉）

六式： 郭店・老甲 16（楚） 中山王鼎（晉） 璽彙 0150（齊）

七式： 郭店·太一 12 (楚)

八式： 曾侯乙 119 (楚)

九式： 包山 2 (楚)

十式： 三晉 51 (晉)

十一式： 貨系 1080 (晉)

十二式： 七年城 疾命劍 (晉) 燕侯載簋 (燕)

十三式： 貨系 1073 布尖 (晉) 璽彙 0251 (燕)

十四式： 古錢 457 (晉)

十五式： 武城戈〔注：春秋晚期〕(齊)

十六式： 卅尙城小器 (燕)

十七式： 璽彙 0359 (疑齊璽) (燕)

備注：

1.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春秋晚期金文第一式（戰國文字第十五式，齊系）可與籀文系聯。
3. 戰國文字第九、十五式（楚、齊系）可與籀文系聯。

壞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下），頁 289：

敗也。从土，褱聲。（下怪切） 古文壞省。 籀文壞。（臣鉉等按：支部有數，此重出。）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廿一年相邦冉戈（見《戰國文字編》頁 888）

二式： 雲夢·雜抄 40（見《戰國文字編》頁 888） 秦簡 16·116 雲夢·日乙 936

雲夢·日甲 757 反面（見《秦文字類編》頁 439）

楚系

三式： 郭店·唐虞 28（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84）

艱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下），頁 290：

土難治也。从堇，艮聲。（古閑切） 籀文艱。从喜。

甲骨文

一式： 甲 2125 河 425 河 519 業初下・39・3 前 3・16・2 前 5・40・6 前 5・40・7 前 5・41・1 前 5・41・2 後 1・30・3 後 1・30・4 戠 20・11 戠 26・12 粹 1295 佚 789（見《甲骨文編》頁 521） 新 1185 新 3443 錄 98 錄 573 錄 772 粹 1295 續 6・8・9 續 6・8・10（見《續甲骨文編》第十三卷頁 10）

二式： 乙 4508 乙 6698 乙 7793 乙 7832 佚 764 佚 789（見《續甲骨文編》第十三卷頁 10）

金文（从喜與籀文同）

西周晚期

一式： (𨾏) 2841.1s1 毛公鼎 4328 不嬰殷 4329 不嬰殷蓋

二式： 4342.b 師匄殷

春秋晚期

一式： 274.1b 叔尸鐘 282.b 叔尸鐘 285.4b 叔尸鐘

備注：

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車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上），頁 301：

車輿輪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凡車之屬皆从車。（尺遮切）**𨾏**籀文車。

甲骨文

一式： 拾 12・16（見《甲骨文編》頁 531） 乙 7795（見《甲骨文編》頁 532）

二式： 前 7・5・3 菁 3・1（見《甲骨文編》頁 531） 珠 290 存 743（見

《甲骨文編》頁 532） 明 1343 簠游 122 佚 980（見《甲骨

文編》頁 532） 續 3・40・2（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四卷頁 5）

三式： 明藏 641 存下 915 存下 379 鐵 114・1（見《甲骨文編》頁 532）

四式： 撫續 330（見《甲骨文編》頁 532）

五式： 前 7・5・3 前 5・6・5（見《甲骨文編》頁 532） 新 1002（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四卷頁 5）

六式： 乙 324 明 1906（見《甲骨文編》頁 532）

七式： 菁 3・1（見《甲骨文編》頁 531） 坊間 3・71 京津 2821（見《甲骨文編》頁 532） 古 2・8（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四卷頁 5）

八式： 甲 1003 乙 8081 鐵 91・4 新 2701（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四卷頁 5） 六中 217（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四卷頁 5）

九式： 鐵 62・1（見《甲骨文編》頁 532）

金文

商代

一式： 1455 車鼎 1622 父己車鼎 4874.1 買車卣 5590 買車尊

7040 涉車觚 7048 買車觚 9196 買車罍 2988 車毀

12000 車車飾 3194 車父己毀

二式： 6190 車觶 6749 車觚 6751.b 車觚 7043.b 亦車觚

6752 車觚 7042.b 亦車觚 7045 亦車觚 7047 車車觚

7049 弔車觚 7718 亦車爵 7719 亦車爵 8251 車買爵

8253 弔車爵 8506 車父丁爵 8804 羊貝車爵 9776 車

9838.2 車方彝 10009 車盤 10863.1 亦車戈

10863.2 亦車戈 10864 亦車戈 10866.1 車戈 11448.2 亦車矛

三式： 8252.b 貝車爵

四式： 1456 車鼎 9944 車甗 9958 亞車邑甗

西周早期

一式： 2612 珣方鼎 2613 珣方鼎 2839.b 小孟鼎

二式： 4201 小臣宅毀 5248 鼎 2837.s1 大孟鼎 2839.b 小孟鼎

3454 乍車毀 5272.1b 戈車乍父丁卣 5272.2 戈車乍父丁卣 5750 木

車父辛尊 6015.b 麥方尊 8832 大乍車爵

三式： 4205 獻毀

四式： 5979 大尊 8921 父戊車犬爵 8922 父戊車犬爵 3464 卣父

殷

五式： 9071 小車父丁爵

西周中期

一式： 2816 白晨鼎 2831 九年衛鼎 9898.1 吳方彝蓋

二式： 1951 車乍寶鼎 1952 車乍寶鼎

三式： 4343.2b 牧殷

四式： 4302 糸伯父殷蓋 5398.1 同卣 5398.2 同卣 5430.1 繁卣

9669 叔氏車父壺 9697 叔車父壺 9697 叔車父壺

西周晚期

一式： 2779 師同鼎 2834.2b 禹鼎 2835 多友鼎 2835 多友鼎 2835

多友鼎 2841.2s1 毛公鼎 4318.2 三年師兌殷 4326 番生殷蓋

4328 不嬰殷 4328 不嬰殷 4329 不嬰殷蓋 4329 不嬰殷

蓋 4383 白車父盥 4467.1 師克盥 4469.b 盥盥 10174 兮甲盤

204 克鐘 206 克鐘

二式： 2697 散白車父鼎（散白車父鼎） 2700 散白車父鼎（散白車父鼎）

2699 散白車父鼎（散白車父鼎） 2779 師同鼎 3882.1 散車父殷

3882.2 散車父殷 3883 散車父殷 3886 散車父殷 9602.1 散車

父壺 3881.2 散車父殷 3881.1 散車父殷 4213 吳敖殷蓋

三式： 1149 車鼎

不能分期之西周

一式： 10956 交車戈 10957 子車戈 12001 車合頁

春秋早期

一式： 4574 鑄公簠蓋 2476 專車季鼎 2604.2 子 車鼎（奚子宿車鼎）

春秋晚期

一式： 9715 杕氏壺 9733.1b 庚壺 9733.2b 庚壺 275.1b 叔尸鐘
285.5b 叔尸鐘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9658.2 季壺 10109 季 寬車盤 10234 季 寬車匣 10337 季
子宿車盆 11786 呂大弔斧 11788 邵大弔斧 12028.p 晉公車書
12030 妊車輅 2603.1 子 車鼎（奚子宿車鼎） 2603.2 子 車鼎（奚子宿車鼎）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石鼓文・鑾車〔注：春秋晚期〕 雲夢・秦律 74（見《戰國文字編》頁 931）
秦陶 470 俑 石鼓車工 秦陵銅車馬轡（見《秦文字類編》頁 346）

楚系

一式： 鄂君啓車節 包山 267（見《戰國文字編》頁 931） 鄂君啓車節 虎節
璽彙 1927 望山 2・11 天星 4602 天星 曾侯乙 67 廿八宿漆
書（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531） 包山 271 包山 267 包山牘 1 包山

牘 1 包山牘 1 反（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14） 郭店·緇衣 40（《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1） 曾侯乙 1 曾侯乙 12 曾侯乙 45 曾侯乙 48 曾侯乙 50 曾侯乙 51（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139） 上博一·緇 20·24 上博二·容 14·10 上博三·周 22·22 上博四·昭 6·10（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21） 上博四·曹 24·9 上博五·鮑 1·15 上博五·三 21·8 上博一·孔 21·5（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22）

二式： 包山 157（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14）

三式： 璽彙 031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531）

晉系

一式： 中山圓壺圈足 集粹（見《戰國文字編》頁 931） 秋氏壺 車大夫長畫戈
溫縣 10〔注：春秋晚期〕 璽彙 0553 璽彙 2149 告林 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531） 中山圓壺 帳杆毋扣 中山圓壺（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28） 中山王小鼎 中山王扁壺 中山王圓壺 中山王方座豆（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29）

二式： 中山王流鼎（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28）

四式： 帳杆毋扣（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29）

五式： 中山王升鼎 中山王鬲 帳杆毋扣 中山王神獸（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28）

六式： 中山王帳架（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29）

七式： 中山王平蓋豆 西庫：11（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29）

八式： 中山王圓壺（見《中山王書器文字編》頁 28）

齊系

一式： 子禾子金（見《戰國文字編》頁 931） 交車戈 子車戈 陳豫車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531）

燕系

一式： 璽彙 0368（見《戰國文字編》頁 931） 璽彙 029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531）

九式： 璽彙 5270（見《戰國文字編》頁 931）

總結戰國文字「車」字基本構形共九式：

一式： 雲夢·秦律 74 鄂君啓車節（楚） 集粹（晉） 子禾子金（齊） 璽彙 0368（燕）

二式： 包山 157（楚） 流鼎（晉）

三式： 璽彙 0311（楚）

四式： 帳杆毋扣（晉）

五式： 升鼎 西庫：3（晉）

六式： 帳架（晉）

七式： 平蓋豆 西庫：11（晉）

八式： 圓壺（晉）

九式： 璽彙 5270（燕）

備注：

1. 甲骨文第三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早期金文第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中期、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輶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上），頁 302：

輶也。从車，舟聲。（張流切） 籀文輶。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包山木牘（見《戰國文字編》頁 933）

陸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04：

高平地。从自，从壘，壘亦聲。（力竹切） 籀文陸。

甲骨文

續 3・30・7（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四卷頁 7）

金文

商代

一式： (𠄎) 8372 陸父甲角 5050 陸冊父甲貞 (𠄎) 5081.2 陸冊父庚貞 8874
父乙陸冊爵

二式： 5052.2 陸冊父乙貞 5052.1 陸冊父乙貞

商代或西周早期

1359.b 陸冊鼎

西周早期

3621 陸婦𣪠

不能分期之西周

3619 義白𣪠

春秋晚期

9733.2b 庚壺

不能分期之春秋

102 邾公鉶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珍秦 140 陶彙 8・1 (見《戰國文字編》頁 944)

二式： 睡虎地秦墓 瓮 (見《秦文字類編》頁 464)

楚系

三式： 包山 62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17)

四式： 上博三・周 50・35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25)

晉系

五式： 吉大 6 (見《戰國文字編》頁 944)

齊系

五式： 平陸戈 平陸左戟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5)

燕系

四式： 燕下都 462・6 (見《戰國文字編》頁 944) 陶彙 4・15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225)

未分系

四式： 璽彙 2318 (見《戰國文字編》頁 944)

總結戰國文字「陸」字基本構形共五式：

一式： 珍秦 140 陶彙 8・1 (秦)

二式： 睡虎地秦墓 瓮 (秦)

三式： 包山 62 (楚)

四式： 上博三·周 50·35 (楚) 燕下都 462·6 (燕) 璽彙 2318 (未分系)

五式： 吉大 6 (晉) 平陸戈 (齊)

備注：

1. 甲骨文从二𢇛，與籀文从三𢇛接近，可以系聯。
2. 商代金文構形同甲骨文，也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金文（不能分期的部分）可與籀文系聯。
4. 戰國文字第三式（楚系）可與籀文系聯。

陴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06：

城上女牆陴倪也。从自，卑聲。（符支切） 籀文陴。从𡗗。

甲骨文

一式： 前 2·8·3（陴从𡗗與說文籀文同） 前 2·8·4（見《甲骨文編》頁 536）

金文

西周晚期

一式： 2787 史頌鼎 4230 史頌毀 4231 史頌毀蓋 4232.1 史頌毀
4234 史頌毀 4235.1b 史頌毀 4235.2b 史頌毀 4236.2 史頌毀

備注：

1. 史頌鼎之「陴」字，容庚《金文編》釋為「堦」。本文則以此為「陴」字，相關分析詳參本文第二章「典型字例分析」部分第 12 例。
2. 甲骨文及西周晚期金文第一式均可與籀文系聯。

四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07：

陰數也。象四分之形。凡四之屬皆从四。（息利切） 古文四。 籀文四。

甲骨文

一式： 甲 318 甲 504 餘 16·2 前 1·7·1 前 3·27·7 前 4·29·

5 京都 1269（四子見合文 21） 乙 5339·反（四百見合文 17） 鐵 258·1（四

千見合文 17） 京津 4587（四人見合文 18） 後 1·23·13（四牛見合文 19）（見

《甲骨文編》頁 538） 粹 90（四羊見合文 20） 粹 90（四豕見合文 20） 甲

9024（四牢見合文 21） 乙 3216（四牡見合文 21） 乙 97（四月見合文 27） 存

1430（四告見合文 26） 鄴 3 下·35·1（四日見合文 29） 林 1·14·18（四

旬見合文 29） 前 1·17·2（四祖丁見合文 8）（見《甲骨文編》頁 539） 甲 133

乙 7156 乙 8670 乙 8671 珠 465 珠 1141 佚 224 佚

884 續 1·51·2 續 2·20·1 徵 8·24 京 1·36·3 掇 128

六清 103 六束 44 外 30（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四卷頁 9）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9901.1 矢令方彝 5415.1 保卣 2839.b 小孟鼎 5408 靜卣 2760

乍冊大方鼎 2837 大孟鼎 2839 小孟鼎 5408 靜卣 5415 保卣

5987 臣衛父辛尊 6514 中觶 9103 御正良爵 9901 矢令方彝

西周中期

一式： 251 癸鐘 10175 史牆盤 4214 師遽殷蓋 2838.s1 召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1 九年衛鼎 2832 五祀衛鼎 2838 召鼎 4208 段殷
4214 師遽殷蓋 4322 或殷 4341 班殷 4463 匱盥 5433
 效卣 9722 幾父壺 10175 史牆盤 10166 鮮盤

西周中晚期

108 雁 戾見工鐘

西周晚期

一式： 133 柞鐘 134 柞鐘 181 南宮乎鐘 260 戠鐘（宗周鐘）
2697 散 白車父鼎 2815 起鼎 2833 禹鼎 2841 毛公鼎
4228 無 殷蓋 4258 害殷 4280 元年師 旂殷 4293 六年召白虎
 殷 4342 師匄 殷 4454 弔專父盥 4464 駒父盥蓋 4467 師克盥
10173 虢季子白盤 10174 兮甲盤

二式： 4323 散殷

春秋早期

一式： 263 秦公鐘 268 秦公鐘 269 秦公鐘 270 秦公鐘（秦銘勳鐘、盥和鐘、秦公鐘）
2753.b 都公 戠鼎
 二式： 2650 陳 戾鼎 2757 曾子旂鼎

春秋中晚期

271 輪 鐘（齊 戾 鐘）

春秋晚期

一式： 273 叔尸鐘 285 叔尸鐘 69 王孫誥編鐘

二式： 225 郢𡵓鐘 228 郢𡵓鐘 229 郢𡵓鐘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10361 國差鐘 10342 晉公盆

二式： 182 徐王子旂鐘 198 者𡵓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四年相邦穆旂戈 十四年相邦冉戈 十四年屬邦戈 石鼓秦款

〔注：春秋晚期〕 繹山碑 秦陶 26 俑（見《秦文字類編》頁 430）

二式： 陶彙 5・384（見《戰國文字編》頁 955） 青川木牘 四年相邦呂不韋

戈 秦陶 1610 瓦書 秦陶 24 俑 秦簡 23・6 秦陶 34 俑（見《秦

文字類編》頁 430） 王子中府鼎 卅六年私官鼎 貨系 4071 錢 陶彙 5・38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5）

三式： 秦公一號墓磬〔注：春秋晚期〕（見《秦文字類編》頁 430）

四式： 秦陶 25 俑（見《秦文字類編》頁 430） （見《秦文字類編》頁 431）

楚系

一式： 郭店・緇衣 12（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3） 曾侯乙 19 曾侯乙 32

曾侯乙 57 曾侯乙 92 曾侯乙 95（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32）

上博一・孔 22・17 上博三・周 26・31（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

五〕文字編〕頁 628)

二式： 隨縣漆書（見《戰國文字編》頁 955） 帛書乙 2 帛書乙 3 信
陽 2・06 帛書乙 4 帛書乙 6 帛書乙 9 帛書乙 7 曾
侯乙 28 廿八宿漆書 輯證 22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4） 上博
三・周 1・17 上博三・周 5・1 上博三・周 10・4（見上海博物館藏戰
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28)

三式： 包山 111 包山 112 包山 140（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19） 郭
店・唐虞 26（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3） 望山 2・3 隨縣 140（見《戰國
古文字典》頁 1284） 曾侯乙 140 曾侯乙 212 曾侯乙 212 曾侯乙
212（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19） 上博一・緇 7・19（見《上海博物館藏戰
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30)

五式： 璽臺 0316 郭店・老甲 9（見《戰國文字編》頁 955） 包山 276
包山 256（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19） 郭店・老甲 22（見《郭店楚簡文字編》
頁 193） 包山 266 包山 266 包山 276 包山 256（見《戰國古文
字典》頁 1284） 貨系 4186 連布（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4） 上博二・民 7・
10 上博二・民 12・18 上博二・容 5・11 上博二・容 20・1 上
博三・彭 7・36 上博四・相 3・16 上博四・曹 62・3 上博五・三 16・
31（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29）

六式： 包山 254 包山木牘（見《戰國文字編》頁 955） 包山 259 包山
260 包山 119（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19） 郭店・窮達 10（見《郭店楚
簡文字編》頁 193） 望山 2・35 包山 115 包山 119 包山 254
曾侯乙 3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4） 上博四・束 15・25（見《上海博物

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29)

七式： 郭店·性自 9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3)

八式： 郭店·六德 3 (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3) 帛書乙 (見《戰國文字編》頁 955) 隨縣 12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4) 帛書甲 4 帛書甲 5 帛書甲 8 帛書丙 1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4) 曾侯乙 108 曾侯乙 120 (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32)

九式： 輯證 225 輯證 225 輯證 225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5)

晉系

三式： 令君瓜壺 中山圓壺 (見《戰國文字編》頁 955) 中山王鼎 中山王兆域圖 帳櫛 東庫 中山王方案 中山王扁壺 中山王犀 中山王提練圓壺 中山王神獸 帳杆毋扣 帳杆毋扣 帳杆毋扣 (見《中山王器文字編》頁 19) 身文鼎 貨系 716 布尖 古幣 248 中山王方壺 中山 19 土匄錫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4)

八式： 鄆孝子鼎 (見《戰國文字編》頁 955)

十式： 廿七年大梁司寇鼎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4)

十一式： 貨系 902 貨系 979 貨系 3923 刀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4)

齊系

三式： 十四年陳侯午敦 (見《戰國文字編》頁 955)

燕系

三式： 貨系 4098 錢 貨系 4128 錢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3)

九式： 貨系 3122 刀 貨系 3565 刀 貨系 3590 刀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4)

十一式： 貨系 2903 刀 貨系 3117 刀 貨系 3564 刀 貨系 3566 刀
貨系 3571 刀 貨系 3580 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4）

十二式： 陶甗 4・6 燕下都 463・11（見《戰國文字編》頁 955） 貨系 3387
刀 貨系 3499 刀 貨系 3499 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3） 陶
甗 4・13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4）

十三式： 貨系 3077 刀 廿四年銅_挺（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3）

十四式： 休涅壺 貨系 3079 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3）

十五式： 貨系 3116 刀（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3）

十六式： 古幣 4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283）

總結戰國文字「四」字基本構形共十六式：

一式： 十四年屬邦戈（秦） 郭店・緇衣 12（楚）

二式： 陶甗 5・384（秦） 隨縣漆書（楚）

三式： 秦公一號墓磬〔注：春秋晚期〕（秦） 包山 111（楚） 中山圓壺（晉）
十四年陳侯午敦（齊） 貨系 4098 錢（燕）

四式： 秦陶 25 俑（秦）

五式： 郭店・老甲 9（楚）

六式： 包山 260（楚）

七式： 郭店・性自 9（楚）

八式： 郭店・六德 3（楚） 鄆孝子鼎（晉）

九式： 輯證 225（楚） 貨系 3122 刀（燕）

十式： 廿七年大梁司寇鼎（晉）

十一式： 貨系 902（晉） 貨系 2903 刀（燕）

十二式： 燕下都 463・11（燕）

十三式： 貨系 3077 刀（燕）

十四式： 貨系 3079 刀（燕）

十五式： 貨系 3116 刀（燕）

十六式： 古幣 45（燕）

備注：

1. 甲骨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早期、中期、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中晚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4. 春秋早期、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5. 春秋中晚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6. 春秋（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7. 戰國文字第三、四式（秦、楚、晉、齊、燕系）可與籀文系聯。

乾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08：

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𠂔聲。（渠焉切。又，古寒切） 籀文乾。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雲夢·日甲 857 反面 秦簡 50·92 病方 247 雲夢·日乙 1061（見

《秦文字類編》頁 13） 雲夢·封診 89（見《戰國文字編》頁 960）

辭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09：

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辭之。（似茲切） 籀文。从台。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3826 耳𦣻戠𦣻殷

春秋早期

2826.b 晉姜鼎 4592 弔 父簠

春秋中晚期

271.2 素命𦣻 鑄 ( ) 271.2 素命𦣻 鑄

春秋晚期

( ) 151 龜公𦣻 鐘 273.2b 叔尸鐘 273.1b 叔尸鐘 285.3b 叔尸鐘
285.2b 叔尸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簡 29·35（見《秦文字類編》頁 280）

燕系

三式： 貨系 2343 布方（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59）

備注：

1. 西周早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2. 春秋早期、中晚期、晚期金文可與籀文系聯。

辭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09：

訟也。从言。言猶理辜也。言，理也。（似茲切） 籀文辭。从司。

甲骨文

（缺）

金文

西周早期

一式： 2837 大孟鼎 2837 大孟鼎 4300 乍册矢令殷

西周早中期

2659 嗣鼎

西周中期

一式： 746 仲枹父鬲 2832 五祀衛鼎 4173 庶殷 4200 恒殷 蓋 4240

免殷 4272 壺殷 4273 靜殷 4626 免簠 4322 式殷 4327 卯
殷蓋

二式： 4171 庶殷 4462 庶殷

三式： 2838 召鼎 4271 同殷 4250 即殷 4276 豆閉殷 4288 師酉殷

4316 師虎殷 6013 盞方尊

四式： 2813 師空父鼎

五式： 4343 牧殷

六式： 9456 裘衛盃

西周中晚期

2638 呂侯弟鼎

西周晚期

一式： 2821 此鼎 4303 此殷 4304 此殷 4324 師夷殷 4326 番生殷蓋

二式： 2827 頌鼎 4274 元年師兌殷 4318 三年師兌殷 4332 頌殷 2829 頌鼎

三式： 134 柞鐘 135 柞鐘 2805 南宮柳鼎 2597 白盃父鼎 4468 師

2790 克盥蓋 2841 毛公鼎 4186 公臣殷 4246 楚殷

4258 害殷 4279 元年師放殷 4281 元年師放殷 4285 諫殷

4293 六年召白虎殷

四式： 2814 無夷鼎

不能分期之西周

2673 羌鼎

春秋早期

一式： 4602 召弔山父簋 10116 魯嗣徒仲齊盤 10277 魯大嗣徒子仲白匜

10116 魯嗣徒仲齊盤

二式： 4505 大嗣馬簠

春秋晚期

一式： 285 叔尸鐘 9733 庚壺 273 叔尸鐘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4691 魯大嗣徒厚氏元卣 10154 魯少嗣冠盤 2592 魯大左嗣徒元鼎

4440 魯嗣述仲齊盥 4441 魯嗣述仲齊盥 4690 魯大嗣述厚氏元卣

10327.b 嗣料盆

二式： 9730 洹子孟姜壺 9730 洹子孟姜壺

三式： 10275 魯嗣徒仲齊匜

四式： 9981 樂大嗣徒瓶

五式： 9729 洹子孟姜壺

六式： 10260 乍嗣口匜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兩詔橢量一 琅琊刻石（見《秦文字類編》頁 266）

二式： 雲夢 11 號木牘（見《秦文字類編》頁 266）

三式： 石鼓作原〔注：春秋晚期〕（見《秦文字類編》頁 266） 司粗盆〔注：春秋〕（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2）

備注：

1. 西周中期、晚期金文第三式可與籀文系聯。
2. 春秋早期、晚期金文第一式可與籀文系聯。
3. 春秋金文（不能分期的部分）第一、二式可與籀文系聯。

癸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09：

𠂔 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凡

癸之屬皆从癸。（居誅切）𠂔 籀文。从𠂔，从矢。

甲骨文

一式： 鐵 112・3 鐵 156・4 鐵 247・2 鐵 2524 菁 31 乙 6695 反 乙 6722 朱書 福 17 佚 282 佚 378 燕 30 寧滬 2・56 甲 1178 甲 2337 甲 2255 癸亥見合文 30（見《甲骨文編》555） 甲 26 徵 4・4（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四卷頁 9）

二式： 存 2742 存 2712 前 1・20・1 前 3・5・2 林 1・15・3 佚 325 佚 545（見《甲骨文編》555） 乙 6690（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四卷頁 9）

金文

商代

一式： 483 冉父癸鬲 824 爰父癸甗 1300 正癸鼎 1667 天父癸鼎 1277 父癸鼎 1676 戈父癸鼎 1685 鳥父癸鼎 1693 串父癸鼎 1700 鄉寧癸方鼎 1815 且己父癸鼎 2136 子父癸鼎 2401 亞若癸鼎 2708 戌嗣子鼎 3089 癸冉𠂔 3210 酉父癸𠂔

二式： 846 戌父癸甗 1275 父癸方鼎 1282 癸母鼎 4838 癸冉卣 4838 癸冉卣

西周早期

一式： 460 癸父鬲 1274 父癸鼎 1278 父癸鼎 1514 戈且癸鼎 1674

冉父癸鼎 1678 弓父癸鼎 2133 或乍父癸方鼎 2703 堇鼎 2763 我
 方鼎 3225 史母癸 3296 且癸父丁 4020 天君 5218 集乍
 父癸卣 5307 需乍且癸卣 5335 卣乍文考癸卣 5370 乍文考父丁卣
5346 豐卣 5667 史父癸尊 5838 臣辰父癸尊 5752 尹舟父癸尊
5946 乍父癸尊 6332 弓父癸觶 6130 父癸觶 6337 史父癸觶
6340 冉父癸觶 7872 且癸爵 7988 父癸爵 8696 集父癸爵
8964 苐目父癸爵 8976 白乍父癸爵 9901 令方彝 9778 父癸壺

二式： 3655 亞高乍父癸 3070 癸山

西周中期

一式： 2021 孔乍父癸鼎 2695 員方鼎 4114 仲辛父 49826 對壺

二式： 4264 格白

西周晚期

一式： 282 此鼎 2835 多友鼎 4303 此

不能分期之西周

一式： 1892 亞共父癸鼎

二式： 4685 康生豆

春秋早期

一式： 4014 酈公子 2771 都公平

不能分期之春秋

182 徐王子旌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集粹 雲夢·日甲 82 反 秦陶 1220 (見《戰國文字編》頁 965) 珍
 秦 166 秦陶 1218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89) 放馬灘日書乙 223 秦
 簡 5·19 秦陶 1222 瓦 (見《秦文字類編》頁 38)

二式： 陶甬 5·384 (見《戰國文字編》頁 965)

三式： 石鼓·霑雨〔注：春秋晚期〕(見《古文字類編》頁 31)

楚系

四式： 璽甬 1929 璽甬 1533 包山 205 (見《戰國文字編》頁 965) 包山 24
包山 205 包山 26 包山 33 包山 25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3)
包山 55 包山 132 包山 207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89)

五式： 包山 23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3) 望山 1·5 天星 4805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89) 包山 177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89)

六式： 望山 1·6 天星 3703 包山 27 包山 15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89)

晉系

二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965) 溫縣 12〔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88)

四式： 長沙銅量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89)

七式： 陶甬 4·17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88)

八式： 右使車嗇夫鼎（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89）

齊系

二式： 陳侯因嗇敦（見《戰國文字編》頁 965） 陶彙 3・6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88）

九式： 陶彙 3・371（見《戰國文字編》頁 965）

燕系

九式： 璽彙 3988（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88）

總結戰國文字「癸」字基本構形共九式：

一式： 雲夢・日甲 82 反（秦）

二式： 陶彙 5・384（秦） 侯馬〔注：春秋晚期〕（晉） 陳侯因嗇敦（齊）

三式： 石鼓霽雨〔注：春秋晚期〕（秦）

四式： 璽彙 1929（楚） 長沙銅量（晉）

五式： 包山 23（楚）

六式： 望山 1・6（楚）

七式： 陶彙 4・170（晉）

八式： 右使車嗇夫鼎（晉）

九式： 陶彙 3・371（齊） 璽彙 3988（燕）

備注：

戰國文字第一、三式（秦系）可與籀文系聯（第三式出自石鼓文，屬春秋晚期）。

子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09：

𠤎

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偁。象形。凡子之屬皆从子。（李陽冰曰：

子在襁褓中足併也。（卽里切）𠤎古文子。从𠤎，象髮也。𠤎籀文子。囟有髮，臂脛在几上也。

甲骨文

一式：𠤎菁 6・1（此爲子丑之專字，經典以己字爲之）𠤎鐵 122・1（見《甲骨文編》頁 555）

𠤎佚 137 𠤎佚 383 背 𠤎燕 2 𠤎前 4・13・1 𠤎後 2・19・3 𠤎甲 144 𠤎甲 2911

（見《甲骨文編》頁 556）𠤎鄴三下・35・10 𠤎前 1・38・4 𠤎戩 15・6 𠤎

戩 39・14 𠤎前 3・7・5 𠤎佚 230（見《甲骨文編》頁 556）

二式：𠤎鐵 108・1（見《甲骨文編》頁 555）𠤎鄴初下・38・9（見《甲骨文編》頁 556）

三式：𠤎鄴三下・36・6 𠤎鄴三下・38・3 𠤎戩 17・2 𠤎鄴初下・33・4（見《甲骨文編》頁 556）

四式：𠤎佚 233（見《甲骨文編》頁 556）𠤎京都 2270（見《甲骨文編》頁 557）

五式：𠤎後 1・7・5（見《甲骨文編》頁 556）

六式：𠤎後 2・24・5 𠤎佚 911 𠤎佚 300（見《甲骨文編》頁 556）

七式：𠤎戩 2・7 𠤎前 8・1・5 𠤎後 2・5・14（見《甲骨文編》頁 556）

八式：𠤎乙 9084（見《甲骨文編》頁 556）

九式：𠤎甲 2908（見《甲骨文編》頁 556）

十式：𠤎乙 413（見《甲骨文編》頁 557）

十一式：𠤎佚 233 𠤎甲 2299（見《甲骨文編》頁 556）

十二式： 後 2・10・10（見《甲骨文編》頁 556）

十三式： 甲 2418 甲 2907（見《甲骨文編》頁 556）

十四式： 甲 622（見《甲骨文編》頁 556）

十五式： 甲 204 乙 222（見《甲骨文編》頁 556）

十六式： 鐵 256・1 前 1・5・4 前 3・4・1 前 3・7・2（見《甲骨文編》頁 556）

前 3・7・3 前 3・10・2 林 1・15・6 林 1・17・8 佚 59 存

存 2711 存 2740（見《甲骨文編》頁 557）

十七式： 燕 261 甲 1861（見《甲骨文編》頁 557）

十八式： 甲 1607（見《甲骨文編》頁 556） 林 1・16・2（見《甲骨文編》頁 557）

十九式： 鄭初下・41・11（見《甲骨文編》頁 557）

金文

商代

一式： 1042 子鼎 1301 子妥鼎 487 眉公鬲 1311 子韋鼎 1316 子戊

2694 戊甬鼎 3078 𠂔子𠂔 3186 子父戊𠂔 4901 子且癸卣

5716 子且辛步尊 5544 子𠂔尊 6292 子父庚觶

二式： 1596 子父丁鼎 1879 子刀父己鼎 3071 子癸𠂔 2711 乍冊豐鼎

5965 子乍父辛尊

三式： 2708 戊嗣子鼎 5935 者𠂔方尊

四式： 3975 𠂔𠂔 4943 子父丁卣 5353 𠂔卣 6210 子且己觶 6020

子觶 6485 子达觶

五式： 5967 小小夫父己尊

西周早期

一式： 7318 子爵 8085 子守爵 9298 仲子觥

二式： 6000 子黃尊 1789 父刀己鼎 8097 子蝠爵 688 𠂔乍厥母辛鬲

874 解子甗 917 者女甗 924 乃子乍父辛甗 930 父旅乍且乙甗

1881 子刀父辛鼎 2329 北子乍母癸方鼎 2503 父旅鼎

三式： 9303.2 乍册折觥 9303.1 乍册折觥 9895.2 折方彝 9895.1 折方彝

四式： 4206 小臣傳殷

五式： 4131 利殷

西周中期

一式： 92 取鐘 58 走鐘 649 白先父鬲 750 仲栒父鬲 932 子邦父甗

2350 乍寶鼎

西周中晚期

108 雁見工鐘 35 姁鐘

西周晚期

一式： 112 井人女鐘 147 士父鐘 134 柞鐘 139 柞鐘 146 士父鐘

68 兮仲鐘 106 楚父逆罍 62 逆鐘 103 遲父鐘 31 內公鐘

443 楚公冢鐘 46 虢王鐘 181 南宮乎鐘 189 其鐘 207 克

鐘 238 虢弔旅鐘 665 釐白鬲 682 白家父鬲 684 樊鑄友父鬲

704 善夫吉父鬲 736 虢文公子鉶鬲 2464 仲殷父鼎 2467 奠姜白鼎

2469 大師人鼎 2547 華季嗇鼎 2549 盨男鼎 2562 弔姬鼎

2584 白夏父鼎 4328 不嬰殷

二式： 82 單白 昊生鐘 937 奠大師小子甗 4328 不嬰殷

三式： 4293 六年召伯虎殷

不能分期之西周

一式： 12110 子車鑾鈴 12009 子車鑾鈴 1046 子鼎

二式： 2420 陽鼎

春秋早期

一式： 624 黃子鬲 625 曾子單鬲 668 右戲仲夏父鬲 734 番君 甌白鬲

945 邕子良人甗 2421 奠子石鼎 2424 曾 疾仲子遊父鼎 2497 黃君孟

鼎 2563 曾子者鼎 2566 黃子鼎 2652 余大子鼎 2657 弔單鼎

2737 曾子仲宣鼎 4015 鮒公子殷

二式： 2826 晉姜鼎 2683 宗婦 嬰鼎

三式： 262 秦公鐘 268 秦公罍

春秋中期

2390 余子余鼎

春秋中晚期

271 罍 罍 () 2811 王子午鼎

春秋晚期

一式： 180 弔之仲子平鐘 185 余購逐兒鐘 117 子璋鐘 81 敬事天王

鐘 52 王子嬰次鐘 93 臧孫鐘 74 敬事天王鐘 218 蔡疾紐鐘

226 郢鐘 274 叔尸鐘 278 叔尸鐘 427 配兒鉤 2235 鄧子午

鼎 2732 大史申鼎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182 徐王子鐘 182 徐王子鐘 193 者鐘 154 鄒子白鑄

86 大宰鐘 72 楚王鐘 425 尹征城 2572 交君子鼎

二式： 153 鄒子白鑄

三式： 270 秦公鑄（盨和鐘）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珍秦 70 雲夢·日乙 88（見《戰國文字編》頁 965） 詛楚文 陶壘 5·384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9） 寺工鉞四十七年 秦陶 1610 瓦書 秦陶 1610

瓦書 秦簡 13·59 秦公一號墓磬〔注：春秋晚期〕 石鼓雷雨〔注：春秋晚期〕（見《秦文字類編》頁 56）

二式： 石鼓文·汧毆（見《戰國文字編》頁 965） 秦陶 1457 陶墊 雲夢·日乙 897

放馬灘日書甲二（見《秦文字類編》頁 56）

三式： 雲夢 6 號木牘（見《秦文字類編》頁 56）

楚系

一式： 書也缶（見《戰國文字編》頁 965） 集脰大子鼎 信陽 1・0（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郭店・老甲 1（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6）

二式： 包山 2 九店 56・32 帛書丙（見《戰國文字編》頁 966） 子馬鼎

沖子鼎 包山 16 包山 240 帛書乙 曾侯乙 14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包山 2 包山 42 包山 215 包山 103（見《包山楚簡文字編》223）

郭店・緇衣 3 21 例 郭店・窮達 3 郭店・緇衣 10 38 例

郭店・成之 4 34 例 郭店・唐虞 5 5 例 郭店・五行 10 郭店・語叢 1・

69（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6） 168（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36）

三式： 包山 12 包山 240（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3） 曾侯乙 151 曾

侯乙 156 曾侯乙 175（見《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頁 36）

四式： 曾侯乙 62（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五式： 子賈之用戈（見《戰國文字編》頁 966）

晉系

一式： 中山侯鉞 鄆孝子鼎（見《戰國文字編》頁 966）

二式： 中山方壺 貨系 0127 璽壘 1651（見《戰國文字編》頁 966） 貨系 1494 布

方 王子中府鼎 君子之弄鼎 璽壘 0724 璽壘 1202 璽壘 1303

虢光鐘 陶壘 6・6 貨系 2456 布孔 令狐壺 二年壘鼎 貨系 1540

布方 璽壘 0109 中山王鼎 中山王圓壺 兆域圖 中山五（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四式： 侯馬 299〔注：春秋晚期〕（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六式： 貨系 1497（見《戰國文字編》頁 966）

七式： 貨系 1548（見《戰國文字編》頁 966）

八式： 陶彙 6・3 陶彙 6・4 貨系 1496 布方（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九式： 古幣 19（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十式： 貨系 1512 布方（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十一式： 貨系 1541 布方（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齊系

一式： 陳勗簋蓋 陳麗子戈 陶彙 3・472 陶彙 3・945（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二式： 陳侯因脊敦 璽彙 0233 陶彙 3・492（見《戰國文字編》頁 966） 國子鼎 子禾子戟 子易子戈 歷博 79・1 璽 陶彙 3・49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三式： 子禾子釜（見《戰國文字編》頁 966）

燕系

一式： 乘馬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8）

未分系

三式： 璽彙 4732（見《戰國文字編》頁 966）

四式： 璽彙 1304（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89）

十二式： 子劍（見《戰國文字編》頁 966）

總結戰國文字「子」基本構形共十二式：

一式： 詛楚文（秦） 書也缶（楚） 鄆孝子鼎（晉） 陳助盞蓋（齊） 乘馬戈（燕）

二式： 雲夢日書乙 897（秦） 包山 2（楚） 中山方壺（晉） 陳侯因脊敦（齊）

三式： 雲夢六號木牘（秦） 包山 12（楚） 子禾子釜（齊） 璽臺 4732（未分系）

四式： 曾侯乙 62（楚） 侯馬 299〔注：春秋晚期〕（晉） 璽臺 1304（未分系）

五式： 子賈之用戈（楚）

六式： 貨系 1497（晉）

七式： 貨系 1548（晉）

八式： 陶臺 6・4（晉）

九式： 古幣 19（晉）

十式： 貨系 1512 布方（晉）

十一式： 貨系 1541 布方（晉）

十二式： 子劍（未分系）

備注：

1. 甲骨文第十六、十七式可與籀文系聯。
2. 西周早期金文第三、四式可與籀文系聯。
3. 西周晚期金文第三式可與籀文系聯。

孳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10：

汲汲生也。从子，茲聲。（子之切）

籀文孳。从絲。

甲骨文

（缺）

金文

商代（亞孳）

9379 亞孳父辛盃

西周早期

一式：3334 孳父辛殷（亞孳）

6414 亞孳父辛觶（亞孳）

3791 孳君

西周晚期（厲王）

二式：260.1 𠂔鐘（宗周鐘）

260 𠂔鐘（宗周鐘）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郭店·老丙 3

郭店·緇衣 25（見《戰國文字編》頁 968）

上博三·彭 2·27

上博三·彭 3·12

上博三·彭 8·30（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47）

𡗗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10：

盛兒。从孨，从曰。讀若蕤蕤。一曰：若存。（魚紀切） 籀文𡗗。从二子。
一曰：𡗗卽奇字𡗗。

甲骨文

（缺）

金文

商代

5271.2 亞夷父丁卣

5271.1 亞夷父丁卣

西周早期

11333.2 𡗗𡗗白戈

西周中期

2831 九年衛鼎

西周晚期

一式： 3785 𡗗𡗗妊殷

二式： *305 叔𡗗父鼎

戰國文字

楚系

一式： 磚 M3702 磚 M3703（見《楚文字編》頁 848）

備注：

1. 西周早、中、晚期金文均可與籀文系聯。
2. 戰國文字第一式（楚系）可與籀文系聯。

申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11：

申 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吏臣鋪時聽事，申旦政也。

凡申之屬皆从申。（失人切） 古文申。 籀文申。

甲骨文

一式： 鐵 163·4 燕 175 佚 57 福 35 餘 15·3 菁 6·1 甲 3044 甲 3918
乙 6664 鐵 263·3 林 2·9·3 乙 6419 掇 1·201 反 燕 540 佚
57 佚 32 甲 2881 粹 10（見《甲骨文編》567） 甲 2635 前 3·7·5
前 4·1·1 後 1·13·5 甲 2293 佚 59 佚 256 林 1·15·13 京津 4677 鄴三下·42·5 林 1·15·12 佚 428 燕 165 甲 64 甲 3928 甲 1362 林 1·1·8 林 1·15·10 後 1·18·6 後 1·1·
10 存 2732 存 2732 存 2748 京都 539（見《甲骨文編》頁 568） 甲
243 甲 551 甲 2293 甲 2492 乙 971 乙 4563（見《續甲骨文編》第十四卷頁 22）

金文

商代

一式： 9102.2 9102.1 9718 9105.1
宰梲角

西周早期

一式： 1873 子申父己鼎 2039.b 白申鼎 2728 旅鼎 2791 白姜鼎
4044 御正衛殷 4112.2 命殷 4112.1 命殷 4121 焚殷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春秋早期

春秋晚期

一式： 73 敬事天王鐘 78.1 敬事天王鐘 80.1 敬事天王鐘 2732 高大

史申鼎 4605.2 嘉子白易口簠

二式： 75 敬事天王鐘

不能分期之春秋

一式： 4643 王子申盞蓋 10146 黃韋俞父盤 10167 白盤

二式： 2722 兒鼎 4573 曾子 彝簠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珍秦 131 (見《戰國文字編》頁 973) 咸陽盆 秦陶 389 俑 秦陶 391 俑

雲夢日書乙 899 放馬灘日書甲一 雲夢日書乙 898 二十五年上郡守厝

戈 (見《秦文字類編》頁 441) 湖南 93 陶彙 5・11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19)

二式： 三年相邦呂不韋矛 四年相邦呂不韋矛 (見《秦文字類編》頁 441)

三式： 石鼓文・吾水〔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973) 秦公一號墓磬〔注：春秋晚期〕(見《秦文字類編》頁 441)

楚系

四式： 我陵君豆 璽彙 1258 玉印 28 包山 42 包山 98 (見《戰國文字

編》頁 973) 包山 162 (見《戰國文字編》頁 974) 包山 91 包山 16

反 包山 98 包山 175 包山 48 包山 167 (見《包山楚簡文字編》

頁 227) 我陵君鑑 信陽 1・053 天星 4803 包山 26 包山 42

包山 46 包山 62 包山 182 包山 182 隨縣 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18)

上博二·53·39 (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頁 657)

五式： 越王太子矛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18)

六式： 郭店·忠信 6 (見《戰國文字編》頁 974)

七式： 郢陵君豆 (見《戰國文字編》頁 973)

晉系

一式： 襄門鼎 中山 20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18) 象牙干支簪 (再掃) (見《戰國文字編》頁 974)

二式： 璽臺 1294 璽臺 4701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18) 璽臺 1295 (見《戰國文字編》頁 974)

燕系

八式： 璽臺 0876 璽臺 364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18)

九式： 貨系 3616 刀 貨系 3617 刀 陶臺 4·97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118)

未能分系

八式： 璽臺 0876 (見《戰國文字編》頁 974)

十式： 璽臺 3137 (見《戰國文字編》頁 974)

總結戰國文字「申」字基本構形共十一式：

一式： 雲夢·日乙 898 (秦) 中山 20 (晉)

二式： 三年相邦呂不韋矛 (秦) 璽臺 1294 (晉)

三式： 石鼓文・吾水〔注：春秋晚期〕（秦）

四式： 我陵君豆（楚）

五式： 越王太子矛（楚）

六式： 郭店・忠信 6（楚）

七式： 我陵君豆（楚）

八式： 璽彙 0876（燕） 璽彙 0876（未分系）

九式： 貨系 3616 刀（燕）

十式： 璽彙 3137（未能分系）

備注：

戰國文字第十式（未能分系）可與籀文系聯。

酸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13：

酢也。从酉，夂聲。關東謂酢曰酸。（素官切） 籀文酸。从峻。

甲骨文

（缺）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病方 250（見《秦文字類編》頁 340）

晉系

二式： 酸枣戈（見《戰國文字編》頁 976）

三式： 古錢 150 布方（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1342）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13：

𩚑也。从肉；从酉，酒以和𩚑也；月聲。（即亮切） 古文。 籀文。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705：

𩚑，从酉，月聲。醬之省文。

甲骨文

（缺）

金文

不能分期之春秋

153 鄭子𩚑白罍

154 鄭子𩚑白罍

戰國文字

秦系

一式： 秦簡 19・180 病方 240（見《秦文字類編》頁 340） 雲夢・日甲 26 反（見《戰國文字編》頁 976）

楚系

二式： 信陽 2・021 望山 1・47 包山 253（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7）

郭店・語叢 4・16（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8） 包山 211（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7）

三式： 天星 400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5） 郭店・老甲 14（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8）

四式： 包山 144（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7） 郭店・老甲 13（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8）

五式： 包山 142（見《戰國文字編》頁 976） 郭店・老甲 10（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8）

六式： 包山 102（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7）

七式： 包山 254（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7）

八式： 包山 149 郭店・老丙 9（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8）

九式： 包山 16（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7） 包山 147（見《包山楚簡文字編》頁

227） 帛書甲 1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5） 帛書乙 郭店・尊德 13
（見

《戰國文字編》頁 976）

十式： 郭店・老甲 20 郭店・老甲 19（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8）

十一式： 郭店・語叢 4・7（見《郭店楚簡文字編》頁 198）

十二式： 信陽 2・011（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5） 包山 253（見《戰國文字編》頁
976）

晉系

二式： 兆域圖（見《中山王壺器文字編》頁 53）

三式： 中山王方壺（見《中山王壺器文字編》頁 53）

四式： 中山守丘石刻（見《戰國文字編》頁 976）

十式： 璽臺 0048 璽臺 0093 璽臺 0096（見《戰國文字編》頁 976） 璽臺 0096
（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5）

十三式： 珍秦 3（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5）

十四式： 陶臺 6・20（見《戰國文字編》頁 976）

十五式： 侯馬〔注：春秋晚期〕（見《戰國文字編》頁 976）

齊系

二式： 璽臺 0095 璽臺 0307（見《戰國文字編》頁 976）

五式： 陶彙 9・104（見《戰國文字編》頁 976）

七式： 璽彙 5657（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5）

燕系

四式： 九年將軍戈（見《戰國古文字典》頁 705）

未分系

十六式： 璽彙 0176（見《戰國文字編》頁 976）

總結戰國文字「醬」字基本構形共十三式：

一式： 秦簡 19・180（秦）

二式： 信陽 2・021（楚） 兆域圖（晉） 璽彙 0307（齊）

三式： 天星 4003（楚） 中山王方壺（晉）

四式： 包山 144（楚） 守丘刻石（晉） 九年將軍戈（燕）

五式： 郭店・老甲 10（楚）

六式： 包山 102（楚）

七式： 包山 254（楚） 璽彙 5657（齊）

八式： 郭店・老丙 9（楚）

九式： 包山 16（楚）

十式： 郭店・老甲 19（楚）

十一式： 郭店・語叢 4・7（楚）

十二式： 信陽 2・011（楚）

十三式： 珍秦 3 (晉)

十四式： 陶甬 6・20 (晉)

十五式： 侯馬 (晉)〔注：春秋晚期〕

十六式： 璽甬 0176 (未分系)

備注：

春秋金文（不能分期的部分）可與籀文系聯。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頁 313：

醢，肉醬也。从酉、盃。（臣鉉等曰：盃，甌器也，所以盛醢。呼改切） 籀文。

甲骨文

鐵 59・3 後下 31・6（見《古文字類編》頁 331）

金文

（缺）

戰國文字

楚系

包山 255 郭店・窮達 9 郭店・語叢 4・10（見《戰國文字編》頁 976）

《說文》籀文原形及訓釋（無古文字材料可資比對的部分）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上），頁 7：

吉也。从示，其聲。（渠之切） 籀文从基。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下），頁 16：

菜也。似藿。从艸，微聲。（無非切） 籀文薇省。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下），頁 26：

蒿也。从艸，逢聲。（薄紅切） 籀文蓬省。

許慎《說文解字》（卷一下），頁 27：

拔去田艸也。从蓐，好省聲。（呼毛切） 籀文。薺省。 蔣或从休。《詩》曰：「既茶茶蓼。」

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上），頁 32：

吹聲也。从口，肅聲。（穌弔切） 籀文嘯。从欠。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1：

引軸也。从革，引聲。（余忍切） 籀文靽。

許慎《說文解字》（卷三下），頁 67：

柔葦也。从北，从皮省，从𦉰省。凡𦉰之屬皆从𦉰。讀若奕。一曰：若𦉰。（臣鉉等曰：北者，反覆柔治之也。𦉰，營也。而兗切） 古文𦉰。 籀文𦉰。从𦉰省。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上），頁 76：

雞也。从隹，氏聲。（處脂切） 籀文𪇧。从鳥。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上），頁 77：

雉屬。从隹，畚聲。（恩含切） 籀文雛。从鳥。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上），頁 81：

鷦風也。从鳥，宣聲。（諸延切） 籀文鷽。从塵。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上），頁 82：

鷩鼠形，飛走且乳之鳥也。从鳥，晶聲。（力軌切） 籀文鷮。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 88：

脰瘍也。从肉，彡聲。（之忍切） 籀文脰从疒。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 88：

肱也。从肉，尤聲。（羽求切） 籀文肱从黑。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 91：

劒劍刃也。从刀，𠂔聲。（臣鉉等曰：今俗作鐔，非是。五各切） 籀文劒。
从𠂔，从各。

許慎《說文解字》（卷四下），頁 91：

劓判也。从刀，畐聲。周禮曰：「副辜祭。」（芳逼切） 籀文劓。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上），頁 95：

箴竹也。从竹，微聲。（無非切） 籀文箴从微省。

許慎《說文解字》（卷五上），頁 97：

籊竹豆也。从竹，邊聲。（布玄切） 籀文籊。

許慎《說文解字》（卷六上），頁 115：

木也。从木，藟聲。（力軌切） 籀文。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46：

布之八十縷爲稷。从禾，𥽿聲。（子紅切） 籀文稷省。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上），頁 147：

酒滓也。从米，曹聲。（作曹切） 籀文。从酉。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下），頁 153：

寐覺而有信曰寤。从𦝵省，吾聲。一曰：晝見而夜𦝵也。（五故切） 籀文寤。

許慎《說文解字》（卷七下），頁 155：

皮剝也。从疒，丹聲。（赤占切） 籀文，从𠂔。

許慎《說文解字》（卷八下），頁 179：

吟也。从欠，𠂔省聲。（池案切） 籀文歎。不省。

許慎《說文解字》（卷九下），頁 190：

山穴也。从山，由聲。（似又切） 籀文从穴。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頁 200：

馬小兒。从馬，垂聲。讀若箠。（之壘切） 籀文。从𠂔。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頁 203：

鹿行揚土也。从𦝵，从土。（直珍切） 籀文。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頁 203：

獸也。似兔，青色而大。象形。頭與兔同，足與鹿同。凡𪚩之屬皆从𪚩。（丑略切） 篆文。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上），頁 206：

豹文鼠也。从鼠，冬聲。（職戎切） 籀文省。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下），頁 240：

衰視也。从𪚫，从見。（莫狄切） 籀文。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下），頁 242：

魚子已生者。从魚，隹省聲。（徒果切） 籀文。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一下），頁 243：

鯉也。从魚，亶聲。（張連切） 籀文鱣。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 260：

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从女，𪚮聲。（古蛙切） 籀文媧，从𪚮。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 261：

順也。从女，𪚮聲。詩曰：「婉兮嬀兮。」（力沆切） 籀文嬀。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 268：

棺也。从匚，从木，久聲。（日救切） 籀文𪚯。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二下），頁 269：

甗也。从瓦，曾聲。（子孕切） 籀文甗，从𪚮。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三上），頁 280：

蜺子也。从虫，氏聲。《周禮》有蜺醢。讀若祁。（直尼切） 籀文蜺。从蛭。

古文蜺。从辰、土。

許慎《說文解字》（卷十四上），頁 296：

芒也。从金，兌聲。（以芮切） 籀文銳。从厂、剡。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以下書目均依作者姓氏筆劃爲序）

- 王筠：《說文釋例》（台北：世界書局，1969）。
- 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第2版）。
- 孔廣居：《說文疑疑》（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
- 孔廣居等：《說文研究論叢》（香港：海山圖書公司，1988）。
- 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3）。
-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94）。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孫詒讓：《孫詒讓先生集》（台北：藝文印書館，1963）。
-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40卷；附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夏竦：《古文四聲韻》（台北：學海出版社，1978）。
- 郭忠恕：《汗簡》（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1版）。
- 張行孚：《說文發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鄧廷楨著；馮惠民點校：《雙硯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顧野王撰；（宋）陳彭年等重修：《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二、古文字資料彙編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84— ）。。
-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
- 吳大澂、丁佛言、強運開、莊述祖：《說文古籀補、補補、三補、疏證》（北京：中國書店，1990）。
- 林漢仕：《重文彙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 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93）。
-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 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 高明：《古文字類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 徐文鏡：《古籀彙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 容庚編：《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徐中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1）。

袁仲一、劉鈺：《秦文字類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陽海清、褚佩瑜、蘭秀英編：《文字音韻訓詁知見書目》（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張守中撰集：《中山王璽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

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張守中、張小滄、郝建文撰集：《郭店楚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張光裕，黃錫全，滕壬生主編：《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三、近人論著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

中國文字學會、河北大學漢字研究中心編：《漢字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王寧：《說文解字與漢字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王寧主編；羅衛東著：《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王寧主編；趙學清著：《戰國東方五國文字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王世征、宋金蘭：《古文字學指要》（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7）。

王志民主編：《齊文化概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

王志民：《齊魯文化概說》（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

方詩銘編：《中國歷史紀年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編纂：《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

向夏：《說文解字敘講疏；中國文字學導論》（香港：中華書局，1974）。

邱德修：《說文解字古文字釋形考述》（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

沙青巖：《說文大字典》（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2）。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1版。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李孝定：《漢語的起源與演變論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李孝定：《讀說文記》（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

杜忠誥：《〈說文〉篆文訛形釋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吳大澂：《字說》（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5）。

周名輝：《新定說文古籀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金德建：《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林漢：《古文字研究簡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
 林尹：《文字學概說》（台北：正中書局，1982，第8版）。
 林慶勳、竺家寧、孔仲溫：《文字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5）。
 祝敏申：《〈說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胡小石：《胡小石論文集三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陳夢家：《中國文字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
 陳初生編纂；曾憲通審校：《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濟南：齊魯書社，1981）。
 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
 高田忠周：《古籀篇》（台北：宏業書局，1975）。
 馬敘倫：《說文解字研究法》（香港：太平書局，1970）。
 馬敘倫：《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香港：龍門書店，1969）。
 孫海波：《中國文字學》（台北：學海出版社，1979）。
 孫鈞錫：《中國漢字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1991）。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香港：太平書局，1965）。
 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
 容庚：《中國文字學形篇》（台北：廣文書局，1963）。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
 徐志奇：《漢語文字學概要》（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收錄於《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7輯，第1卷（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
 郭沫若：《詛楚文考釋》，收錄於《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7輯，第1卷（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
 陳煒湛、唐玉明編著：《古文字學綱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
 啓功：《古代字體論稿》（香港：邵華文化服務社，1963）。
 莊錦津：《說文解字釋形釋例》（台北：出版者不詳，1980）。
 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許欽輝：《說文重文形體考》（台北：文津出版社，1973）。
 許欽輝：《說文解字重文諧聲考》（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8）。
 張其昀：《漢字學基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張光裕：《先秦泉幣文字辨疑》（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70）。
 張再興：《西周金文文字系統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張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張曉明：《春秋戰國金文字體演變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編：《金文引得》（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2）。

章太炎：《國學略說》（香港：香港寰球文化服務社，出版年份不詳）。

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4）。

單周堯：《〈說文釋例〉有關籀文、或體、俗體諸篇之研究》（香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出版，1986）。

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黃德寬：《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萬國鼎編：《中國歷史紀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2）。

葉德輝：《葉德輝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楊五銘：《文字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楊家駱：《文字學發凡》（台灣：鼎文書局，1972）。

楊樹達：《中國文字學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楊伯峻注：《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董蓮池：《說文部首形義通釋》（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董蓮池主編：《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現當代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董蓮池主編：《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古代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董蓮池：《說文部首形義新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1版）。

潘重規：《中國文字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劉志基：《漢字體態論》（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蔣善國：《漢字形體學》（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

蔣善國：《漢字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蔣善國：《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鄭慧生：《中國文字的發展》（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鄭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7）。

戴增元：《文字學初步》（台灣：中華書局，1963）。

戴家祥：《金文大字典》（上海：學林出版，1995）。

龍宇純：《中國文字學》（台北：五四書店，2001）。

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蘇尚耀：《中國文字學叢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

顧靜編：《中國歷代紀年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四、單篇論文

王輝：〈《史籀篇》時代重探〉，載《一粟集——王輝學術文存》（台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2）。

尹漳浚：〈《說文解字》中「先古籀後篆」研究〉，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2001 年第 6 期。

古敬恆、孫建波：〈小篆對籀文的省改與秦人的思維趨向〉，載《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1 期，頁 54-56。

江舉謙：〈說文籀篆淵源關係論析〉，載《東海學報》10 卷 1 期，1969 年 1 月，頁 72-87。

何清谷：〈《史籀篇》初探〉，載《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第 1 期（1994 年 3 月），頁 89-95。

李朝遠：〈新出秦公器銘文與籀文〉，載《考古與文物》，1997 年第 5 期，頁 82-86。

林素清：〈《說文》古籀文重探〉，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8 本，頁 209-252。

林清書：〈《說文》重文的簡化與繁化〉，載《龍巖師專學報》，第 13 卷第 2 期（1995 年 6 月），頁 73-75。

林宛臻：〈《說文》古籀文來源的性質及年代試探〉，載《中國語文》，第 103 卷第 2 期（2008 年 8 月），頁 47-60。

范進軍：〈大徐本重文初探〉，載《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2 卷第 2 期（1991 年 4 月），頁 71-76。

南基琬：〈《說文》籀文至小篆之變所見中國文字演變規律〉，載《第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2），頁 345-359。

祝敏申：〈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疏證〉，載《中國古文字研究》（第 1 輯），1999，頁 256-282。

洪燕梅：〈秦金文與《說文解字》小篆書體之比較〉，載《政大中文學報》，第 5 期（2006 年 6 月），頁 1-32。

孫海波：〈說文籀文古文考〉，載《文哲月刊》1 卷 8 期，頁 58-78。

徐無聞：〈小篆為戰國文字說〉，載《西南師範學院學報》，1984 年第 2 期。

徐學標、曹寶麟：〈「諷籀書九千字」辨〉，載《中國書畫》，2003 年第 12 期，頁 30-33。

陳楓：〈籀文時代新探〉，載《人文雜誌》1996 年第 3 期，頁 63-68。

陳楓：〈從籀文到篆文的變化看漢字改革〉，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第 2 期（1996 年 6 月），頁 73-76。

陳煒燾：〈詛楚文獻疑〉，收錄於《陳煒燾語言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82-93。

晏士信：〈王國維「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申議〉，載《雲漢學刊》，第 8 期（2000 年 6 月），頁 133-155。

徐寶貴：〈石鼓文的學術及藝術價值〉，載《故宮學術季刊》，第 19 卷第 3 期，2007 年 4 月，頁 1-27。

張傳旭：〈從楚文字看古文籀文的性質〉，載《青少年書法》，2004 年第 10 期，頁 29-31。

許曼：〈試論小篆產生的基礎〉，載《現代語文》2006 年第 5 期，頁 125-127。

- 趙平安：〈試論秦國歷史上的三次書同文〉，載《河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頁81-84、112。
- 趙衛：〈《說文》中籀文與小篆形體之比較〉，載《漢語言文化論叢》（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50-364。
-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2002年3月），頁82-85。
- 潘玉坤：〈存在爭議的籀文〉，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5期（2002年9月），頁36-85。
- 潘玉坤：〈籀文形體淺論〉，載《殷都學刊》，2003，頁89-92。
- 齊秋生、徐學標：〈史籀篇文體考〉，載《語言研究》，第25卷第3期（2005年9月），頁62-63。
- 熊柱：〈《說文解字·序》存疑舉要〉，載《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頁90-93。
- 廖才高：〈論漢字發展史上的三次轉折〉，載《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1月，第26卷第1期，頁142-146。
- 劉釗：〈談考古資料在《說文》研究中的重要性〉，《第二屆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訓詁論叢》第2輯，頁151-178。
- 劉啓益：〈伯寬父盨銘與厲王在位年數〉，載《文物》，1979年第11期，頁16-20。
- 謝光輝：〈秦文字形體研究〉，載曾憲通主編《古文字與漢語史論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頁260-270。

五、學位論文

- 方怡哲：〈《說文》重文相關問題研究〉，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3。
- 江影紅：〈籀文時地重探〉，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學士學位論文，1992。
- 林素清：〈戰國文字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
- 洪燕梅：〈秦金文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 陳韻珊：〈小篆與籀文關係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2。
- 陳紹慈：〈甲、金、籀、篆四體文字的變化研究〉，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4。
- 陳立：〈戰國文字構形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徐筱婷：〈秦系文字構形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 曾志雄：〈侯馬盟書研究〉，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論文，1993。